

匹克威克外传

〔英〕狄更斯 著

〔英〕狄更斯 著

匹克威克外传

上

蒋天佐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英〕狄更斯 著

匹克威克外传

下

蒋天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本书根据 The Educational Book Co., London 版本译出

匹克威克外传
上 册
〔英〕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35,000
1979 年 4 月新 1 版 197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56 定价：1.65元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本书根据 The Educational Book Co., London 版本译出

匹克威克外传

下　册

〔英〕狄　更　斯　著

蒋　天　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六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341,000
1979年4月新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57　　定价：1.55元

作 者 序

一个作者，他有满肚子的話要在序文里說，并且希望他所說的話人家肯听；这好比是一个人一把拉住一位要跨进戏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戏，先去找个地方聊聊天。

可是，序文虽然难得有人去讀，作者却始終在写，这无疑是为了平白承受丰厚遗产的后代着想（說起后代这位人物，他可眞要承受一笔巨大的遗产啊！）。因此，我也就在总的紀念品之外，再加上我这笔遗产吧。《匹克威克外傳》以单行本問世以来，到今天已有十年了；自其以月刊形式問世，则已将近十二年。

在初版本的序里我就說过，《匹克威克外傳》是企图介紹一些趣人趣事的，并不打算有什么精巧的結构，甚至作者当时并没有认为有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部小說本来就是以散漫的形式发表的；而"匹克威克社"这一机构，由于在小說的进程中发現难于处理，所以也就逐漸放弃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經驗和钻研后来对我有所教益，也許眼前我可以指望，这些篇章已經有一根总的綫索貫穿起来了，然而目前的篇章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意图。

十余年来，我看到过各色各样的文章在談論《匹克威克外傳》的来历，那些文章对于我总是具有一种十足新奇的魅力。既是探討本书緣起的这些文章不断出現，我推断讀者們一定对这个問題很感兴趣，那么我就来談一談。

我那时还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曾在《記事晨报》上发表过一些特写文章(最近已收集成一个集子，分两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乔奇·克魯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作插图，其中有几篇引起了現在这位出版家的注意，就約我写点什么，出个“先令月刊”[①]——提到这种刊物，当时无論对我来說，或是对任何人来說，都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起二十五年前、由小販带到乡村各处去兜卖的那种長篇小說的分期連載的小册子；我还記得，在我开始当人生的学徒以前，曾为其中的某几本洒过不少眼泪呢。

我打开我在浮尔尼瓦尔旅館的房間的門，接待了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經理。我看出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到了那赫然刊載着我第一篇瞎扯淡的文章的杂志；在那次以前和以后，我都沒有見过他。文章是我在一天黄昏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弄堂里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的信箱里去的。不妨順便說一說，那一次——我記得多么清楚啊！——我一直朝着威斯明斯特会堂走去，钻进去耽了半个钟头之久，因为我实在快活和驕傲得泪眼模糊了，看不清大街上的东西，而且那副样子也不便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見。我把这次的巧合告訴了我的客人，双方都欣然认为这是个吉兆，接着就言归正题。

他提供給我的主張是这样：这个月刊要便于西摩先生制插图；他另外还提出一个主意(我已記不清这究竟是那位可敬的幽默艺术家出的主意，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主意)：通过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写这些文章：描写这个俱乐部的会員如何四出

---

① 所謂“先令月刊”，即以月刊形式分期刊出，每期售价一先令。

漁猎，而由于缺乏熟练的技巧，以致惹起多少麻煩。我提出了异議，因为考慮到：虽然我出生于乡村，并且在乡村受了部分的教养，但除了各种运动都懂得一些以外，却算不上什么游猎家，何况这种題材并不新鮮，已經运用得很濫了；倒不如做得自然些，根据作品去制图，那倒要好得多；我宁可让我自己任意去写，在更广泛的范圍里去描繪英国的风光和人物；而且，不管我在开头的时候給我自己規定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恐怕最后还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我的意見被采納了，于是我想起了匹克威克先生，写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还画了該社創办人的快活的肖象，从此人們一看見那画象就知道是他，可以說是画象使他变成了一个現实的人。我按照出版社本来的建議，让匹克威克先生跟一个社团联系起来，又特地加入了文克尔这个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們开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頁，而是二十四頁；用了四張插图，而不是两張。第二期尙未出版，西摩先生不幸突然逝世，于是原先議而未决的一个問題，随即作出了决定：每期改为三十二頁，插图两幅，就这样出到底。朋友們跟我說，这是一种低賤的出版方式，会毁了我的前程；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朋友們說得多么正确啊。

这本月刊的封面上署着我在《記事晨报》上用的“鮑斯”这一笔名，并且以后还沿用了好久。这本是我喜爱的一个小弟弟的綽号——为了紀念《威克斐尔牧师傳》，我本来把这位小弟弟叫做摩西斯①，用鼻音滑稽地一讀，讀成了“鮑西斯”，再縮短一下，就成了“鮑斯”。远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鮑斯”就成了我极

① 狄更斯颇推崇其前輩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摩西斯即哥尔德斯密斯所著《威克斐尔牧师傳》一书中的人物。

其熟悉的常用語，我便采用了它作为笔名。

有人說，匹克威克先生这个人物的性格随着小說的进展而有了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懂事了。我认为这种变化对于讀者們并不是勉强的，不合情理的，只要他們能这样想一想就行了：在現实生活里，凡是具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开头引人注目的总是他那些荒乎其唐的怪癖，除非我們进一步跟他搞熟了，我們才能透过这些表象去了解他的主要的一面。

我唯恐好心的人們不能辨别（正如《清教徒》[1]最近的新版，人們就不能辨别）宗教和宗教口头禪的截然不同，虔誠和伪装虔誠的截然不同，不能辨别虚心崇敬《圣經》中的种种偉大眞理截然不同于抹煞其精义、而只是把它的字句大胆胡乱运用于最无謂的紛爭和最卑微的生活瑣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为了这种种，我要人們了解，这本作品中所諷刺的永远是后者，而非前者。进一层說，諷刺后者，則是諷刺它与前者的不相协調，諷刺它与前者的不能合为一体，諷刺它构成了当年社会中最邪恶、最有害的虚伪事物之一——不管它的大本营設立在厄克塞脱大会堂也好，或是設在爱本納塞尔小礼拜堂也好，或是两处兼而有之也好。对于这样显而易見的問題，似乎毋需贅述。但是，对于那种任意侮弄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不当它一回事的行为，对于那种把基督教和某种人混为一談的做法，提出抗議，是并不过时的；其实这种人，用史威夫特的話来說，他們所理解的宗教恰恰足以使他們相恨，而不能使他們相爱。

我感到奇异而有趣的是：一面翻閱着这本重版的作品，一面看看从它最初脱稿到現在，我們周圍究竟在不知不覚中有了些

---

[1] 《清教徒》(Old Mortality)是司各德著的历史小說。

多么重大的改革啊。辯护士的許可証問題，陪审官的微妙而尴尬的处境，都还有待于改善；而改善国会选举的方式（尤其是郡的选举），則尚在未定之天。但是法律上的改良斩断了道孙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他們的办事員之中，为了达到这些良好目的，已經普遍增长起一种自尊、相互忍让、教育和合作的精神，莫大的隔閡消除了，使公众能享受到現有的便利和利益，而且将能及时廢除那許許多多使公众独受其害的、无謂的妒嫉，盲目和偏見；有关債务监獄的法律已經改革；弗利特监獄已經拆除！

回溯了这短短一段时期里的情形，我怀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我原先所披露的种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現其中某条某項业已根絕。誰說得准呢，也許等整部书中的弊端統統根絕的时候，城乡的长官們也将学会每天跟“常識”和“正义”握手言欢；《貧民法》也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学校，在基督教的广泛原則之下，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全境內的最美好的装飾；监獄之門非但在里边多門紧鎖，外面亦多門紧鎖；为維持象样的、适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資源得以普遍分享，既使富人和国家能借以保障安全，而穷得无以复加的人亦能享受这項权利；若干渺不足道的慈善团体——它們实在比那在它們四周汹涌怒吼着的人海里的水滴还要渺小——再也不会任意放纵“热病”和“肺痨”来摧殘上帝所創造的生灵，它們再也不会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来为“死亡的舞蹈”伴奏！

这部廉价的作品并不是落在时代之后的，而是据有它自己的地位，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我相信，这部书本身自会显示其重大意义。

1847,9.倫敦。

内 容 提 要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它通过匹克威克先生等人游历的见闻，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广阔的社会生活，解剖了贵族、地主、资本家、政客、军人等上层人物的丑恶生活和肮脏灵魂，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和监狱等上层建筑的虚伪和腐朽。作者还以深切的同情为受尽苦难的下层善良人物发出了沉痛的呼吁。

目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廓除疑云，化幽暗为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荣事业的早期历史免于湮没，这第一綫光輝，是檢閱匹克威克社文献中如下的記載得来的；編者把这个記录呈獻于讀者之前，感到最大的荣幸，因为这是一种証明——証明他鉆研这些交托給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时候所具有的小心謹愼、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匹社永任副社长約瑟夫·史密格斯老爷。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議。

“会議听取了匹社总主席塞繆尔·匹克威克老爷所提交的題为‘关于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測，并及于有关鉄特尔拜[①]学說之若干意見’的文件的宣讀，会議覺得異常地滿意，并且无限地贊同；为此，特向总主席塞繆尔·匹克威克老爷致以最热烈的敬意。

“因为会議深知，这一著述——即是匹社总主席塞繆尔·匹克威克老爷在洪賽、海該特、布列克斯頓以及坎伯威尔各地之不

① 鉄特尔拜：一种魚。

解的調查研究——自然而然地会对于科学大有貢献；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地相信，假使延伸他旅行的足迹，从而扩大他的观察范圍，把这位学者的学說推行到更广闊的領域，那是对于知識的提高和学术的傳播，自然而然地有不可估量的利益的。

“会議根据上述意見，严肃地考虑了上面已經說过的总主席塞繆尔·匹克威克老爷和其他三位下面就要提到他們名字的匹克威克社社員所提出的一个提案，成立‘統一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新的部門，定名为‘匹克威克社通訊部。’

“上述的提案得到会議的批准和贊同。

“因此，‘匹克威克社通訊部’正式成立；提名并指定匹社总主席塞繆尔·匹克威克老爷、匹社社員屈来西·特普曼老爷、匹社社員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老爷、匹社社員那生聶尔·文克尔老爷四位为部員；并且要求他們，把关于他們的行程和考察，关于他們对人物和風俗的观察，以及关于他們的全部奇遇、連同有关地方景色或地方社团的一切故事和文件，确实地予以記录，作出书面材料，随时向倫敦的匹克威克社汇报。

“会議誠意确认的原則是，‘通訊部’的人員各自支付自己的旅費；在这一条件之下，不反对該部人員随意延长旅行时間以从事考察。

“此外，并应通知該通訊部人員，他們提出的自行償付信件邮費和包裹运費的提議，已由会議加以考虑。会議认为这种提議不失为胸怀偉大的人所提出，因此，会議宣布完全同意。”

会議秘书还加上了使我們受惠非淺的如下記述——在上列決議宣讀的时候，那个秃頂和那副聚精会神地对着他（即秘书）的臉的圓眼鏡，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也許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之处吧。然而对于知道匹克威克的偉大的头脑正在那額头下

面活动、匹克威克的光閃閃的眼睛正在那眼鏡后面閃爨的人們，这情景确是大有兴味的。旁究了不凡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由于他的鉄特尔拜学說而轰动了科学界的这位人物，冷靜而无动于中地坐在那里，像冰冻的冬天里罕普斯德的一池深水，也像伏在一只土鉢的最深处的一条孤独的鉄特尔拜。当他的信徒們同声高呼“匹克威克”，因而使这位著名的人物大为兴奋，于是慢慢地爬上他所坐的宮椅，对他自己所創办的团体发表演說的时候，这情景又是何等的更加有味呵。这种动人的場面給一个艺术家提供了何等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呵！口若悬河的匹克威克，一只手文雅地背着藏在上衣的燕尾里，一只手在空中揮舞，佐助他的雄辯；因为升高了地位而显露出来的紧身褲和皮綁腿，假使是穿在一个平常人的身上，人家也許不会去注意的；但是穿在匹克威克身上，那就引起——如果不妨这样說的話——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了。簇拥在他周圍的，是自告奋勇要分担他的旅行的艰苦的人們，也就是注定要分享他的发現的光荣的人們。他的右手坐着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这位过于多情的特普曼，除上了年紀的人的智慧和經驗之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对于那种最有趣味也最可以原諒的人情之常的弱点——恋爱——的热情和勁头。时間和食物已經把这副一度很風流瀟洒的身材扩大了；絲质的黑背心，越来越扩展；它下面拖着的金表鏈一时一时地退出了特普曼的視野；广闊的下巴逐漸侵占了白領带的边界，但是特普曼的灵魂却沒有改变——崇拜女性仍然是他的灵魂的支配力量。在偉大的領袖的左手坐着富于詩意的史拿格拉斯，他的身旁是好运动的文克尔，前者富于詩意地裹在一件神秘的狗皮領的藍色斗篷里，后者使一件新的綠色猎装、格子領巾和紧紧裹在腿上的褐色短褲生色不少。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会議上的演說，还有当場发生的辯論，都記录在該社的会議录上。两者都和其他有名团体的会議情形极其酷肖；我們且把那些記录抄在这里，因为在偉人們的言行記述中寻求相似之处，总是很有趣味的。

"匹克威克先生认为（秘书說），荣誉是人人心目中所宝貴的。詩名是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所重；征服異性的荣誉，对于他的朋友特普曼，也是同等地可貴，而他的朋友文克尔胸中最高的欲望，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中的游艺方面获得声名；他（匹克威克先生）呢，不必否认他是受着人类的情欲和人类的感情的影响的，（采声）——还可能是受着人类的弱点的影响——（高呼'不'）；但是他要說，假使他的胸中居然有自高自大的火苗燃燒起来，那末另一种首先要为人类謀福利的欲望，一定有效地把它扑灭掉。人类的贊美是他的'韵律'，博爱是他的保險公司。（剧烈的采声）他觉得有点儿驕傲——他坦然承认这一点；让他的仇敌們尽量去說吧——他觉得有点儿驕傲，那是在他把鋏特尔拜学說公之于世的时候；这学說也許会聞名，也許不会聞名。（一声'聞名了'的呼声和热烈的喝采）他不妨接受刚才听到的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的話——是聞名了，但是即使这篇論文的名气普及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吧，而作为作者的他将要感到的驕傲，假使比起現在、他一生最驕傲的頃刻、他对周圍看着的时候所感到的驕傲来，还是算不了什么的。（采声）他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罢了。（不，不。）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感觉到他們已經选擇了他来負担一件极其光荣、也有点儿危險的工作。旅行是很麻煩的，而馬車夫們的头脑是不冷靜的。請大家出去看看，仔細看一下周圍在演出的話剧吧。公共馬車到处有翻車的事，馬脫韁，船翻身，汽鍋爆炸。（采声——一声'不是'。）不是嗎？（采

声）倒要請那位大呼‘不是’的可敬的匹克威克派走上前來說一說‘不是’的道理，假使他說得出。（采声）說‘不是’的是誰？（热烈的采声）是不是什么无聊的落魄的人——他不說是負販之流（高声喝采）——这种人，因为妒忌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获得的——也許是非份得来的——贊美，并且因为自己的可怜相的敌对企图受到成堆的斥責而伤心痛苦，所以出之于这种卑劣的和誹謗的——

“布辣頓先生（阿尔德該特地方的）起立发言。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所說的是不是指他？（‘秩序’，‘主席’，‘是的’，‘不是’，‘說下去’，‘不要說’，等等的叫喚。）

“匹克威克先生是不会被喧騷堵住嘴巴的。他是指的那位可敬的紳士。（大激动。）

“布辣頓先生說他用最大的輕蔑斥拒这位可敬的紳士的不正当的和非礼的責难（大喝采）。这可敬的紳士是个騙子。（极大的騷乱以及大声叫喚‘主席’和‘秩序’。）

“奥·史拿格拉斯先生起立发言。他大声质問主席。（‘听呀’。）他要請問，难道应該允許本社的两位社員之間这种拆台的爭执像这样继續下去嗎？（‘听呀’，‘听呀’。）

“主席深信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会取消他剛才所使用的那种字眼。

“布辣頓先生虽然对主席怀着一切可能的尊敬，却深信他不能取消。

“主席感到他的断然的責任是质問这位可敬的紳士，他使用剛才那个脫口而出的字眼，是否按照通常的意味使用的。

“布辣頓先生毫不犹疑地回答說，不是通常的意味——他是按照匹克威克派的意味用这个字眼的。（‘听呀’，‘听呀’。）他理

应承认，就个人而言，他对那位可敬的紳士是抱着最高的尊敬和推崇的；他仅仅是从匹克威克派的观点，认为他是一个騙子。（'听呀'，'听呀'。）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很滿意他的可敬的朋友的这个公正、坦白而充分的解釋。他要求立刻諒解他，他自己所說的話的意义，也只希望得到一种匹克威克派的解釋而已。（采声。）"

記录到此为止了，而我們完全相信，这場爭执既然已經达到这种极其令人滿意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步，当然也是到此为止的。关于讀者就要看到的下一章，其中所录的事实虽然不是从正式的記录材料摘引的，却是从书信和其他权威的手稿里小心搜集起来的，这些材料十分眞实可靠，所以不妨把文章整理成为連貫的形式。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結果

太阳，这个一切工作的守时的僕役，剛剛升起，开始照亮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这时候塞繆尔·匹克威克先生像另一个太阳似的从他的睡眠中醒了过来，推开臥室的窗戶，俯瞰外面的世界。他的脚下是高斯維尔街，他的右手是高斯維尔街——他的左手、眼界所及之处也是高斯維尔街；而对面呢，也就是高斯維尔街的对街。"这，"匹克威克先生想，"这就是那些哲学家的狭小的眼界，他們滿足于考察放在他們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藏在視綫之外的眞理。我呢，本来也会滿足于永远凝

視着高斯維尔街的，甚至都不想努一把力深入那些环繞在四周的乡村。"匹克威克先生发了这一通美妙的感想之后，开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衣服，又把衣服塞进旅行皮箱。偉人們是很少对于服飾过于拘泥的；刮臉、打扮、喝咖啡，很快就完成了；隔了一个鉮头，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鏡，背心口袋里放着准备記下任何值得一記的发现的笔記簿，走到了圣瑪丁广場上的馬車停車場。

"馬車！"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来啦，先生，"一个模样很特別的人叫他，这人穿着麻袋布的上衣和同样料子的圍裙，頸子上挂着一个有号碼的銅牌子，像是什么被編了目录收藏着的珍奇物品。这是一个飲馬的人。"你来啦，先生。哪，就是第一輛車子！"这第一輛車子从他抽过第一袋烟的酒店里叫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和皮箱就进了車箱。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說。

"只是一宝[①]的生意經，湯密，"——馬車开动的时候，車夫不高兴地叫着說，告訴他的朋友飲馬人听。

"这馬有几岁口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問，用預备付車錢的一先令銀币在鼻子上擦着。

"四十二岁，"車夫回答，斜着眼看看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地喊了一声，伸手去摸笔記簿。車夫把話重新說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緊盯着那人的臉看看，但是他的臉繃得紧紧的，一动不动，所以他把那句話記上了簿子。

---

① 就是一先令。

“你这馬每次要在外面拉多少时候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問,探求更多的材料。

“两三个星期,”那人回答。

“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說——笔記簿又拿出来了。

“它回家的話,就是住在賓奔維尔,”車夫冷冷地說,“但是我們很少把它牽回家,因为它很衰弱。”

“因为它衰弱,”大惑不解的匹克威克先生重复他的話說。

“把它从車杠里卸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下,”車夫继續說,“但是套在車子上的时候,我們把它扣得牢牢的,拉得紧紧的,它就不大跌得下去了。而且我們有两只很大很大的輪子,只要它一动,輪子在它后头滾,它就只好向前跑,——不得不跑嘛。”

匹克威克先生把这話的每一个字都記进了笔記簿,打算把它报告給社里,作为一个卓絕的实例,証明馬在困难的境遇之下生命力的頑强。記录剛剛完成,他們就已經到了金十字。車夫跳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鉆了出来。已經在焦急地等候着他們的偉大領袖来临的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拥上来欢迎他。

“車錢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把那枚先令递給車夫。

这位飽学之士是多么惊訝呢,因为那莫名其妙的家伙竟把錢丟在人行道上,并且用隐喻的字句說要和他(匹克威克先生)較量較量,誰贏了錢就归誰。

“你发瘋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要末是喝醉了,”文克尔先生說。

“或許两者兼而有之,”特普曼先生說。

“来吧,”馬車夫說,揮拳頓脚的,像一架钟的机器。“来

吧，——你們四个一道来。"

"有好看的了！"半打的街車車夫喊。"动手呀，山姆，"——他們兴高采烈地圍攏来。

"什么事呀，山姆？"一位穿了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紳士問。

"什么事！"車夫回答說。"他要我的号头干什么？"

"我沒有要你的号头，"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你記下来干么？"車夫問。

"我沒有記呀，"匹克威克先生憤憤地說。

"誰信得过呢，"馬車夫继續說，对看热鬧的群众申訴着，——"誰信得过呢？他明明是个告密的，坐上人家的車子，不但記了号头，份外还把他說的話一句一句都記下来，"（匹克威克先生臉上閃出毫光——那是笔記簿的原故呵。）

"他到底記了沒有？"另外一个馬車夫問。

"他記了，"第一个車夫回答，——"而且故意激得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找了这三个人来做見証。但是我要叫他吃一頓生活，哪怕有六个月我坐的。来吧，"車夫用一种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私有財产的样子把帽子向地上一摔，于是打掉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鏡，紧接着又是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第三拳打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睛上，第四拳来了一个变化，打在特普曼先生的腰里，随后跳进馬路，随后又回到人行道上，最后就把文克尔先生身上所有的暫存的一点胆量打得烟消火灭；而全部的經过只是几秒钟的工夫。

"警官在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把他們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一个卖热餡餅的人提議說。

"你們要受到处罰的，"匹克威克先生喘咻咻地說。

"都是些告密的，"群众喊。

“來吧，”那車夫叫，他是一直在不住地磨拳擦掌。

到这时为止，群众是消极的旁观者，但是匹克威克派是些告密人的消息在他們中間傳开之后，他們开始非常活跃地討論把那热心的卖餅人的提議付之实行是否妥当了：要不是一个新来的人居中調停，使这場騷扰出乎意外地告一結束的話，他們会做出什么侵犯人身的行动，那可就难說了。

“什么花头？”一个高高瘦瘦的、穿一件綠色上衣的青年人說，他从停車場那里突然走了出来。

“一些告密的！”群众又喊。

“我們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叫說，那种声調在任何平心静气的人听来都是具有說服力的。

“到底是不是——到底？”青年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毫无顾忌地用手肘推开那些挤在那里的人的臉孔夺路前进。

那位学者匆匆用几句話說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末跟我来，”穿綠色上衣的那人說，用力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讲下去。“喂，九百二十四号，把車錢拿去，走你的道儿——可尊敬的老爷——我很熟識——别胡說啦——这儿走，先生——你的朋友們哪？——完全是誤会，我知道，——不用介意——意外是不免的——秩序最好的家庭——不用丧气——倒运唄——拉起他来——劝他想透徹些——够味儿的——該死的流氓們。”这位陌生人就这样滔滔不絕地而且很流利地讲着这种断断續續的不成句法的話，在前面領路走到旅客候車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紧跟在他背后。

“喂，堂倌！”陌生人一面狠狠地打鈴，一面叫喚，“每人一杯——羼水白兰地，要烫，要濃，要甜，要滿，——先生，你伤了眼？堂倌，拿生牛排給这位老爷医眼——生牛排医皮肉伤再好

沒有啦；冰冷的路灯杆儿很好，可是不方便——成半个钟点地站在大街上，眼貼着路灯杆儿，这怪别扭的——嘛——妙啊——哈！哈！"紧接着这些之后，他連喘一口气的停頓也不要，就一口吞下了整整半品脫热气騰騰的攙水白兰地，于是一屁股坐到一張椅子上靠着，那种輕松愜意的样子，就像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也沒有发生过。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位同伴忙着向新相識表示謝意的时候，得空观察了一下他的服装和外貌。

他近于中等身材，但是由于身体瘦削腿长，使他显得高了許多。那件綠色上衣，在流行燕尾服的时候是一件讲究的礼服，但是显然当时是比这位陌生人矮小得多的人穿的，因为那两只污黑的、褪了色的袖子，几乎够不到他的手腕。他把这件上衣从下到上地扣得結結实实，一直扣到下巴，绷得那么紧，大有裂开背縫的危險；他的頸子里看不見衬衫領子，只圍着一条旧的關領带。他的狹小的黑色褲子上，到处露出发光的补釘，說明了它服务的时間之长；褲管紧紧扎在一双打过补釘的鞋子上，好像要想掩飾那骯髒的白袜子，然而袜子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見。长长的黑头发蓬乱地逸出在高統的旧呢帽下面的两边；从手套統子和上衣袖口之間，可以看到他的光光的手腕。他的臉孔瘦削而憔悴；但是整个的人洋溢着一种形容不出的神气——洋洋得意的厚顏无耻和充分的泰然自若。

这样的人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透过眼鏡（他很幸运地重获了他的眼鏡）所凝視着的人，也就是在他的朋友們說尽了感激的話之后，于是他自己接上去用文雅的辭句对他剛才的援助致以最热情的謝意的人。

"不用介意，"陌生人很唐突地打斷匹克威克先生的話，"够

啦——不用再說啦；那車夫好样儿的——拳头打得挺好；可如果我是你那穿绿上装的朋友——活該——揍他的脑袋瓜子——不含糊——只要出口大气的工夫儿，——还有那卖餅的，——不吹牛。”

洛彻斯特驛車的車夫进来打断了这番有条有理的演說，他宣布說，“海軍司令号”馬上要开了。

“海軍司令号！”陌生人說，連忙起身。“是我的車——已經訂了座——外边儿的——让你們会鈔罗——要换个五块头的——坏銀子——假的——沒有用——不行——嘤？”他极其狡猾地搖搖头。

碰巧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决定的第一个歇脚地点也是洛彻斯特；他們对这位新相識說明了他們也是要到相同的城市去之后，大家就同意了去坐馬車背后的座位，这样可以坐到一起。

“上呀，”陌生人說，帮助匹克威克先生登上車顶，但是拉得这样卤莽，以致大大地損害了这位紳士的举止的庄严。

“有行李嗎，先生？”車夫問。

“誰——我？就这棕色紙包儿，就这一样儿，别的行李走的水路——大箱子，釘了釘子——大得像屋子——重，重，重得要死，”陌生人回答，一面把棕色紙包尽量向口袋里塞，这就显出一些非常可疑的迹象，好像里面只有一件衬衫和一条手絹。

“脑袋，脑袋，当心脑袋瓜子，”馬車开出低低的拱門——在那个时代停車場的入口处是这样的——时，多話的陌生人喊。“可怕的地方——危險的工作——有一天——五个小孩儿——母亲——高个儿的女人，吃着夹肉面包——忘了拱門——喀嚓——好家伙——小孩儿們回头一看——媽的脑袋沒有啦——夹

肉面包还在她手里——可沒有嘴巴好塞啦——一个家庭的脑袋沒有啦——吓死人，吓死人。在看白厦嗎，先生，——好地方儿——小窗戶儿——那儿有另外的人的脑袋搬家吶，对嗎，先生？——他也是沒有多留点儿神啊——嘜，先生，嘜？"

"我正在沉思，"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想着人事的变幻无常。"

"唉！可不是——头一天打王宫的大門进去，第二天打窗戶里出来。是哲学家嗎，先生？"

"人性的观察者，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我也是。人們在沒有什么可做而且更沒有什么可得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这样儿的。詩人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有强烈的詩人气，"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也有吶，"陌生人說。"史詩——一万行——七月革命——当場做出来的——白天是馬斯①，夜里是阿波罗②，——野战炮砰砰，七弦琴鏘鏘。"

"你亲身参与过那种壮烈的場面嗎，先生？"史拿格拉斯說。

"亲身！当然是罗③；拿着枪开火——心里一个意象也在冒火——赶忙跑上酒館——写下了意象——再回来开火——嘶，砰——又是一个意象——又到酒館里——笔呀墨水呀——再回来——杀呀砍呀——高貴的时代，先生。游猎家吧，先生？"突兀地掉轉話头对文克尔先生說。

"不敢当，先生，"那位紳士回答。

---

① 馬斯，罗馬神話中的战神。

② 阿波罗，希腊神話中的音乐、詩歌、太阳等之神。

③ 这是金格尔先生的想像富有預言力的明証：这段对話是一八二七年的事，而革命是在一八三〇年。——原注。

"好玩意，先生——好玩意。——狗呢，先生？"

"暂时还沒有，"文克尔先生說。

"啊！你应該养狗呀——好畜生呵——机伶的动物——我从前有只狗——細毛猎狗——惊人的本能——有一天出去打猎——进圍場的时候——打了唿哨——狗站住不动——又打唿哨——龐托——不中用；木头似的——贼它——龐托，龐托——动也不动——釘在地上似的——眼睛盯着一块牌子——我一抬头，看見一块告示牌——'猎場看守人奉命，凡进入本圍場之狗，一概打死'——去不得嘛——了不得的狗呵——可貴的狗呵——非常之可貴呵。"

"眞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記下来嗎？"①

"当然罗，先生，当然——这条畜生的趣事还有百十来件哪。——漂亮的姑娘呵，先生，"（这是对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說的，他对馬路旁边的一个年輕女子丢了各种各样的非匹克威克派的眼風。）

"非常漂亮！"特普曼先生說。

"英格兰姑娘沒有西班牙女郎漂亮——高貴的东西——黑玉似的头发——黑眼珠——可爱的身段——甜蜜的东西——漂亮。"

"你到过西班牙嗎，先生？"特普曼先生說。

"在那儿住过——几百年。"

---

① 虽然我們发现这件事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事情被記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筆記簿上，我們却忍不住对这位飽学的权威要卑微地表示我們不敢苟同。这陌生人讲的故事，比起耶賽先生的《搜奇集》里某些故事来，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他所記述的那些狗的面前，龐托是完全不足道的了。——原注。

“許多韵事吧，先生？”特普曼先生問。

“韵事！几千。伯拉乐·菲茲及格老爷——大公爵——独养女儿——克里斯丁娜小姐——絕色佳人——爱我爱得神魂顛倒——猜忌的父亲——品性高尙的女儿——漂亮的英国男子——克里斯丁娜小姐絕望啦——吃了氫氰酸——我皮箱里有洗胃器——动手术急救——老伯拉乐高兴死啦——同意我們結合——握手讲和，泪如泉涌——浪漫的故事呵——非常之浪漫。”

“这位女士現在在英国嗎，先生？”特普曼先生問，关于她的动人之处的描写已經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死啦，先生——死啦，”陌生人說，掏出一小块碎布——一条很旧的白麻紗手絹擦擦右眼。“沒有能够恢复——伤了体质——成了牺牲。”

“她的父亲呢？”富于詩意的史拿格拉斯問。

“又悔恨又悲苦，”陌生人回答。“突然失了踪——鬧的滿城風雨——到处寻找——白費——广場上的噴泉忽然不噴啦——几礼拜一晃就过去啦——还是堵着——雇了工人去通——抽掉了水——发現了丈人，头向前塞在大水管里，右脚靴子里藏了一份自白书——把他拉了出来，噴泉也就又噴起来，跟往常一个样儿啦。”

“允許我把这小小的罗曼司記下来嗎，先生？”大为感动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当然罗，先生，当然——只要你高兴听，还有五十个哪——我的生活很奇怪——相当奇妙的历史——不是不平凡，只是少有。”

这位陌生人用这种口气这么一直談着，当驛車停下来換馬的时候就偶尔弄一杯啤酒作为插曲；馬車开到洛徹斯特桥的时

候，四克威克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位的笔記簿都記滿了他的奇遇的精萃了。

"堂皇的廢墟喲！"他們远远看見洛彻斯特的出色古堡的时候，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他所特有的全部的詩意的热情說。

"对于一个博古家，这是多好的研究材料呵，"这是匹克威克先生把望远鏡罩在眼睛上之后所說的話。

"啊！好地方儿，"陌生人說，"輝煌的大建筑群——皺着眉头的墻壁——像要倒下来的拱頂——黑漆漆的墻角落——破破烂烂的楼梯——还有古老的大教堂——泥土味儿——香客的脚步磨損了古老的台阶——薩克逊式的小門——懺悔室就像戏院子的售票房——那些僧侶就是古怪的顾客。教皇們，財政大臣們，和各种各样的老家伙們，生着一副大紅臉儿，起伏不平的鼻子，每天出現——还有軟皮短上衣——火枪——沙可法古①——好地方儿——还有古老的傳說——奇異的故事：眞棒；"陌生人继續这样自言自語，直到馬車开进大街，停在牡牛飯店門口。

"你在这里歇嗎，先生？"那生孺尔·文克尔先生問。

"这儿嗎——我不——可你們倒是在这儿好——好房間——精致的床鋪。賴依特飯店之外的第二家，貴——非常之貴——叫一叫侍者就要你半克朗②——如果你在朋友家吃，不在咖啡間吃，就要你更多的錢——好家伙——非常之好。"

---

① 沙可法古，一种石棺。欧洲傳說，古希腊人用一种特殊的石头造成棺材，尸体入棺后几个星期就被石头吃掉，因此称这种石头为沙可法古（食肉石）。后来"沙可法古"一辞一般指一种带有雕刻的石棺。

② 克朗：旧时英国货币，約值五先令。

文克尔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嘰咕了几句；匹克威克先生对史拿格拉斯先生耳語，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向特普曼先生耳語，并且大家互相点点头。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对陌生人說話了。

“今天早上你先生帮了我們很大的忙，”他說；“为了聊表謝忱，我們想請你来吃飯，你能够賞光嗎？”

“荣幸得很罗——我不敢点菜，可是烤鸡和香菌哪——好东西嘛！什么时候儿？”

“让我看一看，”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看看表。“現在快三点了。五点好不好？”

“剛好合我的意，”陌生人回答，“准五点——回头見——保重吧；”陌生人把高統帽子从头上举起一两吋，又随随便便地戴回头上，歪在一边，于是匆匆地走出院子，走上大街，棕色紙包一半塞在口袋里一半露在外面。

“显然是到过許多国家的旅行家，并且是对于人和事有細致的观察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很想讀一讀他的詩，”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要是見过那条狗多好，”文克尔先生說。

特普曼先生沒有說話；但是他想到克里斯丁娜小姐、洗胃器和噴泉；他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泪。

訂了一間单用的起坐間，看了臥室，叫了菜，大家步行出去观光这个城市和邻近的地方。

我們把匹克威克先生所写的关于史特劳德、洛彻斯特、查特姆和布隆頓这四个市鎮的記載仔細閱讀之后，发現不出他对它們的印象跟到过这些地方的別人有什么重大的不同之处。他的概括的描写是很容易摘录出来的。

“这些市鎮的主要产物，”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像是兵士，水

手，犹太人，白垩，小虾[1]，官吏和造船厂的人。在热閙街道上出卖的商品，主要是船舶用具、甜面包干、苹果、比目魚和牡蠣。街上显得活跃而有生气，主要是由于軍人們的飲酒作乐所致。看見这些英勇的男子由于过多的火气和火酒两者的作用而在街上蹣跚，那对于一个宅心仁厚的人眞是愉快；而且，跟着他們走，和他們打趣，是本地的孩子們的便宜而天眞的娛乐，我們回想到这一点，是尤其覺得愉快的。无論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又說）都扫不了他們的兴。就在我到这里的前一天，他們中間有一个曾經在一个酒店里受了极其粗暴的侮辱。酒吧間侍女坚决地拒絕再給他添酒；因此之故，他拔出了刺刀（不过是开玩笑地）刺伤了女孩子的肩头。然而第二天早晨这位好汉还是到酒店里去，并且是最先到的，这表示他是欣然地不以为意的，他已經忘怀了发生过的事！

"在这些市鎮里（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烟草的消耗一定很大；弥漫在街上的气味，对于特别喜欢吸烟的人一定是非常中意的。一个肤淺的观察家也許要反对这些鎮市的污秽——那是它們的主要特征；但是在那些把这看作商业繁荣的征象的人看来，正是令人滿意的。"

准五点，陌生人来了，随后很快地飯也来了。他已經丢开了棕色紙包，但是沒有換服装；并且更加——假使还有这可能的話——議論風生了。

"那是什么？"侍者揭开一道菜的时候他問。

"箬鰨魚，先生。"

"箬鰨魚——啊！——好魚——都是倫敦来的呐——公共馬車公司的东家們举行政治宴会——整馬車地載——几十籮

---

[1] 小虾(Shrimps)：又作侏儒解。

子——这些人真机伶。喝一杯嗎，先生？”

“奉陪，”匹克威克先生說——于是陌生人喝起酒来；先是和他干一杯，然后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然后和特普曼先生，然后和文克尔先生，然后和大家，喝得几乎和他讲得一样迅速。

“楼梯上出什么乱子啦，侍者，”陌生人說。“一些人影儿上去——木匠們下来——灯籠、玻璃杯、竪琴。在干些什么？”

“跳舞会，先生，”侍者說。

“集会性质——嗳？”

“不是，先生，不是集会，先生。慈善性质的跳舞会，先生。”

“这个城市的許多漂亮女人你知道嗎，先生？”特普曼先生津津有味地問。

“漂亮哪——妙哪。肯特州①，先生——肯特人人知道——苹果、樱桃、忽布果子和娘儿們。喝一杯嗎，先生？”

“很願意奉陪，”特普曼先生回答說。陌生人斟了酒，干了杯。

“我倒是非常想去，”特普曼先生重新提起跳舞会，說，“非常想。”

“門票在酒吧間卖，先生，”侍者插嘴說，“一張票半个基尼②，先生。”

特普曼先生又表示了一次渴望參加的意思；但是从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曖昧的眼光或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心不在焉的凝視里都沒有得到反响；于是他就专心地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对付紅葡萄酒和剛剛拿到桌上的尾食③。侍者退出了，留下食客們去享

① 肯特州系英格兰东南的一州。

② 基尼：旧时英国貨币，約值二十一先令。

③ 尾食：西餐吃到最后的时候拿上来的点心水果。

受飯后的舒服的时間。

“劳駕，先生，”陌生人說，“瓶子摆着不动——傳递吧——太阳的路綫——通过鈕孔——别拉下脚后跟皮儿，①”他干了两分钟之前斟满的杯子；又斟上一杯，带着一副慣于此道的人的神气。

酒喝完了，又添了酒。客人讲着，匹克威克派們听着。特普曼先生越来越渴慕跳舞会。匹克威克先生臉上閃耀着博爱众生的表情；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睡得人事不省。

“他們在楼上搞起来了，”陌生人說——“你听乐队——四弦琴在調音——現在是竪琴——現在跳开了。”傳下楼来的各种音响宣布了第一場四組舞的开始。

“我多想去啊，”特普曼先生又說。

“我也想，”陌生人說，——“該死的行李——笨重的船——沒有赴会的衣服——别扭，是嗎？”

兼爱正是匹克威克派理論的主要特色之一，而且特普曼先生对待这样一个高貴的信条的热忱是誰也比不上的。关于这位优秀人物指引施舍的对象到别的会友們家里去討旧衣服和救济金的事，通訊部的記录上所載的次数簡直惊人。

“我倒是很願意借給你一套出客的衣服，”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說，“但是你瘦了一点，而我——”

“胖了一点——长大了的拜克斯②——摘了叶子——爬下了酒桶，穿了粗絨布，嗳？——不是蒸餾了两次，倒是攪拌得起

① 太阳的路綫即輪流；通过鈕孔即倒进嘴巴；别拉下脚后跟皮儿即不要留下剩酒。

② 拜克斯：酒神，戴葡萄叶作的花冠，以酒桶为宝座。这里是說特普曼像跌下宝座、失去花冠、穿了平常服装、发了胖的酒神。

了两倍的泡沫——哈！哈！——递酒来。"

究竟特普曼先生是因为叫他递酒——陌生人喝酒喝得那么快——的时候那种专断的声調使他有点憤慨呢；还是因为把匹克威克社的一位重要的社員可耻地比做跌下宝座的拜克斯，使他很正当地感到受了侮辱呢，这还不能完全确定。他递了酒，干咳了两次，带着严肃的紧張对客人盯了几秒钟；然而这位先生显得十分泰然，而且在他的探索的眼光之下十分鎮靜，所以他逐渐平了气，又提起跳舞会来。

"我倒想到，先生，"他說，"虽然我的衣服太大了，我的朋友文克尔先生的衣服也許能合你的身。"

陌生人用他的眼睛打量了一下文克尔先生的身材，这双眼睛里就閃出了滿意的亮光，于是他說——"巧极啦！"

特普曼先生四面看看。对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起了催眠作用的酒，已經偷偷地蒙蔽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知覺。这位紳士已經逐步地經历了作为偷餐及其后果所产生的昏睡状态的种种先行阶段。他已經发生过那种正常的变化——从欢乐的頂点到不幸的深淵，又从不幸的深淵到欢乐的頂点。像街上的一盞煤气灯似的，管子里冒着气，暫时发出一陣不自然的光輝；然后暗了下去，几乎看不見了；隔了一会，又发出光来照耀一下，随后带着一种犹疑的、逡巡的微光閃鑠着，終于完全熄掉：他的头低垂在胸口；于是，可以听到这位偉人的存在的仅有的征候就是一种不断的鼾声，其中还时而带一声局部的哽咽。

參加舞会和一見肯特州的美人，对于特普曼先生是强有力的引誘。带那位客人一道去，对于他也有同样大的引誘力。他完全不熟悉这个地方以及这里的居民；而那位陌生人却似乎对这两者都具有那么多的知識，就像他是从小生長在这里的。文

克尔先生已經睡着了，而特普曼先生根据过去类似的經驗，充分知道他一醒过来就会按照很自然的規律昏头昏脑地爬上床去的。他在犹疑不决。“你自个儿斟上，再把酒递过来吧，”不屈不撓的客人說。

特普曼先生照他的話做了，这追加的最后一杯兴奋剂使他决定了。

“文克尔的臥室在我的里間，”特普曼先生說；“假使我現在喊醒他对他說明我的意思，他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一套礼服，在一只毡呢旅行包里；假使你穿了去赴舞会，回来就脱下来，我就可以放回原处，根本用不着麻煩他了。”

“妙，”陌生人說，“妙計——只怪碰着这么个别扭事儿——十四件上装都在那些捆扎好的箱子里，却不得不穿别人的衣服——非常之好的主意，那是——非常之好。”

“我們該买票了，”特普曼先生說。

“犯不着为这件小事兌开基尼了，”陌生人說，“猜字幕来决定誰会东吧——我說，你旋——第一次——女人——女人——迷人的女人，”金币落了下来，“龙”（女人是对“龙”的恭維說法）朝上。

特普曼先生按鈴召来了侍者，买了票，吩咐点上了臥室的蜡烛。一刻钟之內，陌生人已經用那生聶尔·文克尔先生的一套礼服打扮齐全了。

“是一件簇新的上衣，”特普曼先生說，这时陌生人正在很滿意地对着穿衣鏡打量自己。“是第一件釘着我們社徽的鈕子的衣服，”——于是他叫他的同伴注意那鍍金的大鈕子，在中央有一个匹克威克先生的半身像，两边各有“P. C.”两个字。

“P. C.”陌生人說——“古怪的装飾——老家伙的像，还有

P. C.——P. C.是什么意思——'特别的上衣'嗎，嚶？"特普曼先生带着勃然的愤慨和很大的自傲，解釋了这徽章的奥妙。①

"腰身短了点儿，是嗎？"陌生人說，团团地轉着，为了从鏡子里看一看腰带上的鈕子——它們是在他的后背的半中間。"就像郵差穿的号衣啊——郵差那种上装眞滑稽——包工承办的——不量尺寸——神秘的天意——所有的矮个儿都穿长衣服——所有高个儿都穿短的。"特普曼先生的新同伴一面这样高談闊論着，一面整理好了他的衣服——或者不如說文克尔先生的衣服；于是由特普曼先生陪着，走上了到舞厅去的樓梯。

"貴姓呀，先生？"門口的僕人說。特普曼先生正要跨上前去通报自己的姓名，陌生人阻止了他。

"不要报什么姓名，"——然后他向特普曼先生耳語說，"姓名要不得——不出名啊——原本是很好的姓名，不过却不是鼎鼎大名的——对于一个小圈子是頂括括的名字，可是在公共集会里出不了鋒头——匿名反倒好——倫敦來的老爷們——显貴的外宾——等类。"僕役推开了門；特普曼先生和陌生人進了舞厅。

这是一間很长的房間，放着大紅套子的长椅，挂着插蜡烛的玻璃的枝形灯架，乐师們另外集中在一处比舞池高出来的凹洞里，舞池里有两三組跳舞的人正在有規律地跳着四組舞。邻近的牌室里有两桌牌局，是两对老太太和两对胖紳士，在打"惠斯特"②。

舞曲的最后一节奏完了，跳舞的人們在房間里散步，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观察在場的人。

---

① P.C.是"匹克威克社"的縮写。但是英文"特别的上衣"的縮写也是P.C.。

② "惠斯特"：四人玩的一种牌戏。

“漂亮的女人們呵，”特普曼先生說。

“且慢，”陌生人說，“待一会儿才有味儿哪——貴人們还沒有来——奇怪的地方儿嘛——‘造船厂的人’中間，身份高的不认得身份低的——身份低些的‘造船厂的人’，不认得社会上的中等阶級——中等阶級不认得生意人——部长不认得任何人。”

“那个淡色头发、粉紅眼睛、穿着奇異装束的小孩子是誰？”特普曼先生問。

“噓，你眞是——什么粉紅眼睛——奇異装束——小孩子——胡說八道——九十七联队的旗手——威尔麦特·史耐普大人唄——名門大族——史耐普家族——非常之——”

“托馬斯·克勒伯爵士，克勒伯夫人，克勒伯小姐們！”守在門口的僕人用高吭的声音喊。整个房間起了一陣大激动，因为进来了一位穿了釘着亮晶晶的鈕子的藍色上衣的高大紳士，一位穿藍緞子的大块头太太，和两位也是那样块头的小姐，穿的也是那样顏色的时髦服装。

“部长——造船厂的首长——大人物——大的了不得的人物，”慈善委員会把托馬斯·克勒伯爵士和他的家庭招待到房間的最里面的一头去的时候，陌生人湊近特普曼先生的耳朵低低地說。威尔麦特·史耐普大人和其他的显貴随即拥上去对克勒伯小姐們致敬意；而托馬斯·克勒伯爵士呢，笔直地挺立在那里，从他的黑色領带上面威严地看着集合着的众人。

“史密西先生，史密西太太，和史密西小姐們，”这是其次的通报。

“史密西先生是什么人？”特普曼先生問。

“造船厂的什么官儿，”陌生人回答。史密西先生恭恭敬敬地对托馬斯·克勒伯爵士鞠了躬；托馬斯爵士故作謙遜地受了

礼。克勒伯夫人通过望远镜对史密西太太和小姐打量一番，而史密西太太呢，就反过来对某某太太盯一眼，这位太太的丈夫根本不是在造船厂做事的。

“布尔德尔陆軍上校，布尔德尔上校夫人，布尔德尔小姐，”——这些是其次的来宾。

“駐屯軍的首长，”陌生人回答特普曼先生的探問的眼光說。

布尔德尔小姐受到克勒伯小姐們的热烈欢迎；布尔德尔上校夫人和克勒伯夫人之間的寒暄是一种极其热情的寒暄；布尔德尔上校和托馬斯·克勒伯爵士相互地递了鼻烟壶，他們的样子很像一对亚历山大·賽尔科克——“他們眼光所及的范圍之內的君王。”

当本地的貴族們——姓布尔德尔的，姓克勒伯的，姓史耐普的——在房間的上席那一头这样維护着他們的尊严的时候，其他阶級的人就在房間的另一头学他們的榜样。九十七联队的一些比較不显貴的軍官对造船厂的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官吏們的家屬献着殷勤。律师們的妻子和酒商的妻子領导了另一阶层（糟坊主人的妻子拜訪布尔德尔家族去了）；还有湯林孙太太，开邮政局的[①]，似乎根据双方的同意做了生意人的一群的領导者。

当时一位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最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小胖子，头上一圈直竪的黑头发，中間一片广大的光秃秃的平原——这是史倫謨医生，九十七联队的軍医。这位医生跟每个人都一道吸鼻烟，跟每个人都交談，他笑乐、跳舞、打趣、打惠斯特，无所不为，也无处不到。这些事情已經可以算得花样繁多了，可是这位小小的医生却还有一件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事情——孜孜不倦地

① 在英国当时，似乎小地方的邮局都是附設在旅館里，并且由人民自办的，即所謂“商办”。

对一位小小的老寡妇献着极其坚持而热烈的殷勤。这位寡妇的华丽的衣服和許許多多的飾物，說明了她对于一个有限的收入是极其可羡的补助。

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四只眼睛都对那医生和寡妇盯了好一会儿，于是陌生人打破了沉默。

“有錢得很——老女人——目中无人的医生——这主意不坏——逗个乐，”这些是他嘴里說出来的可以領悟的字句。特普曼先生用探詢的眼光看看他的臉。

“我要和那寡妇跳舞，”陌生人說。

“她是什么人？”特普曼先生問。

“不知道——平生沒有見过她——我来擠掉那医生——馬上动手。”陌生人随即走到房間的那一边，靠在一只壁炉架上，开始用一种尊敬而忧郁的恋慕神情盯着那老妇人的胖臉。特普曼先生在无言的惊訝中旁观着。陌生人进展得很快；小小的医生和另一位女士跳舞去了——寡妇的扇子落在地上；陌生人拾了起来，送了上去——一个微笑——一个鞠躬——一个屈膝礼——几句談話。陌生人勇敢地走到司仪那里，又和他一起回来；一点儿介紹的手势；陌生人就和布及尔太太参加了四組舞了。

这简捷的过程固然使特普曼先生大为惊訝，然而医生的惊慌还要大得无限。陌生人是年輕的，寡妇被奉承上了。医生献殷勤但是寡妇不理睬；而医生的憤慨对于他的泰然自若的敌手也是毫无作用。史倫讃医生慌得目瞪口呆了。他，九十七联队的史倫讃医生，頃刻之間就被一个人压倒了，而这人是从来沒有誰見过的，并且就是現在也沒有誰知道他！史倫讃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史倫讃医生，被拋棄了！不可能的！不能够是这样的！

然而是的；他們明明是在那里。什么！介紹他的朋友！能相信他的眼睛嗎！他又看看，不得不悲苦地承认他的視覺器官的准确性；布及尔太太正和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跳舞，这是沒有錯誤的事实。明明是那寡妇正在他面前跳舞，她跳到这里，跳到那里，而且特別有勁哪；特普曼先生也在跳来跳去，臉上带着最庄严的表情，他（像許多人一样）在跳舞的时候显出一种神气，仿佛觉得四組舞可不是什么可以鬧着玩的东西，而是一种对感情的严肃考炼、需要用不屈不撓的坚定来应付的。

医生沉默而忍耐地忍受了这一切，还有随后的一切端茶、斟酒、遞餅干、献媚；但是后来陌生人出去送布及尔太太上她的馬車了，他等了几秒钟也就迅速地冲出了房間，那勉强压制到現在的全部憤慨就从臉上各处冒了出来，而且激动得渾身是汗。

陌生人正走回来，特普曼先生跟在他旁边。他低声說着什么，还笑。医生簡直想要他的命。他在得意哪。他胜利了。

“先生！”医生用庄严的声調說，遞上一張名片，退到过道的一个角落里，“我叫史倫讃，史倫讃医生，先生——九十七联队——查特姆营房——我的名片，先生，我的名片。”他还打算再說些什么，但是他的憤慨哽住了他的喉嚨。

“啊！”陌生人回答，冷冷地，“史倫讃——多謝罗——客气得很——我現在不害病，史倫讃——等我生病的时候——拜訪你。”

“你——你是一个装样的人，先生，”暴怒的医生喘息地說，“一个胆小鬼——一个懦夫——一个撒謊的騙子——一个——一个——什么也不会使你把名片給我的，先生。”

“噢，我說呀，”陌生人說，側着身子，“这儿的混合飲料太濃——慷慨的东家——太笨啦——非常之笨——檸檬水好得

多——悶热的房間——上年紀的老人家——明儿早晨可要受罪啦——殘酷——殘酷；"于是继續走了一两步。

"你是宿在这旅館里的吧，先生，"憤激的小胖子說；"你現在醉了，先生；明天早上你听我的信吧，先生。我会把你找出来的，先生；我会把你找出来的。"

"我本来是要出来的，你去找吧，"① 不动声色的陌生人回答。

史倫講医生臉上显出一种說不出的凶恶相，忿然把帽子向头上一撳；陌生人和特普曼先生上楼到后一位的臥室里，去把借来的羽毛② 还給一无所知的文克尔。

那位紳士睡得正熟；衣服很快放回了原处。陌生人十分兴高采烈；特普曼先生呢，被葡萄酒、混合飲料、灯光和女人們弄得神魂顚倒了，覺得整个的事情是个絕妙的笑料。新朋友告別了；他为了找出預备把头伸进去的睡帽口而費了一点儿手脚之后，并且也因为拚命要戴上睡帽而終于打翻了蜡烛台之后，經过一串繁复的手續上了床，很快就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剛剛打了七点钟，匹克威克先生的博学的头脑就被臥室門上的响亮的敲击声从睡眠使之陷入的无意識状态中喚醒了。

"是誰呀？"匹克威克先生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說。

"擦靴子的，先生。"

---

① 上句医生所說的是："I shall find you out"原意是"我会找到你的"，但此句又可解作"我将发現你已出外"，所以对方据而回答："Rather you found me out than found me at home"（只能发現我已出外，不能发現我在家）也就是"你找不到我"。因为无法可以譯得圓滿，不得已略加更改，存其故意曲解对方、支吾其詞的語态。

② 指衣服。这个成語是根据烏鴉借孔雀羽毛的寓言而来的。

"你干什么？"

"对不起，請問和你們一道的一位穿鮮艳的藍色礼服、带一只有P.C.两个字的鍍金鈕子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送出去刷的吧，"匹克威克先生想，大概这人忘記是誰的衣服了——"文克尔先生，"他說，"过去第二个房間，右手的。"

"謝謝你，先生，"擦靴子的僕人說，走开了。

"什么事呀？"特普曼先生房門上的大声敲击把他从健忘的安眠中惊醒的时候，他叫嚷說。

"我可以和文克尔先生說句話嗎？"擦靴子的僕人在外面回答。

"文克尔——文克尔，"特普曼先生对里面房間大声地叫喚。

"哈罗！"从被子下面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回答。

"有人找你——在門口——"屈来西·特普曼先生勉强說了这些字句之后，轉过去又睡得人事不知了。

"找我！"文克尔先生說，急忙跳下床，馬馬虎虎地穿上了衣服。"找我！在这种偏僻地方——究竟誰会来找我呀！"

"一位紳士在咖啡間里等着呢，先生，"文克尔先生开了房門碰到擦靴子的僕人的时候，僕人說："他說他不耽擱你的工夫，但是他非見你不可。"

"古怪得很！"文克尔先生說："我馬上下来。"

他匆匆用一件旅行披巾和一件便袍把自己包起来，走下楼梯。一个老妇人和两个侍者正在收拾咖啡間，一个穿着簡便制服的軍官正向窗外看着。文克尔先生进去的时候，他轉过身来，把头硬倔倔地一点。他吩咐僕人們退出之后，很細心地关上了門，于是說，"是文克尔先生吧，我想？"

“我正是文克尔，先生。”

“你不会感到意外吧，先生，我要通知你，今天早上我到这里拜訪是为了我的朋友，九十七联队的史倫謨医生。”

“史倫謨医生！”文克尔先生說。

“史倫謨医生。他叫我轉达他的意見，你在昨天夜里的行为不是任何紳士所能忍受的；也不是（他又說）任何紳士能够对别的紳士做得出来的。”

文克尔先生的惊訝是如此之眞实和明显，史倫謨医生的朋友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继續說——“我的朋友，史倫謨医生叫我說，他坚决相信你昨天夜里是喝醉了酒，可能不知道你对于别人的侮辱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委托我說，假使你认为这是你的行为的一种辯解的話，他同意接受你的书面的道歉，根据我的口授、由你亲笔写下来。”

“书面的道歉！”文克尔先生重复他的話說，是可能有的惊訝声調中最强調的声音。

“当然你知道两者之間的抉擇的，”来訪者說，冷冷地。

“你是受了委托把这个信息指名指姓带給我的嗎？”文克尔先生問，他的脑子被这一場突兀的談話弄得一团糟了。

“我并沒有在場，”来訪者回答，“因为你坚决拒絕把你的名片給史倫謨医生，所以那位紳士就叫我替他找出穿一件很不平常的上衣的人——那是一件鮮藍色的礼服，有一顆鍍金鈕子，上面有一个半身像，和‘P. C.’两个字。”

文克尔先生听到这样詳細地描写他的衣服，眞正是惊訝得不知所措了。史倫謨医生的朋友继續說：

“根据在賬房那里的探問，才知道那件上衣的所有者是昨天下午和三位紳士同到这里的。我連忙叫人去問被认为大約是你

們中的領袖的那位紳士；而他立刻叫我来找你。”

假使洛徹斯特保壘的主塔突然从基础上走出来，站到咖啡間的窗戶对面，这事使文克尔先生发生的惊訝，要是比起他听了这些話之后的深刻的惊駭来，簡直还算不得什么的。他的第一个感想是他的上衣被人偷去了。“你能够等一会儿嗎？”他說。

“当然，”那位不受欢迎的来客回答。

文克尔先生急忙跑上樓梯，用顫抖的手打开了旅行袋。上衣是在老地方，但是在仔細察看之下，有昨天夜里曾經被人穿过的明显的痕迹。

“一定是这样的，”文克尔先生說，让衣服从手里落下。“飯后我喝了太多的酒，很模糊地記得后来曾經在街上散步，抽着雪茄。事实是我喝得太醉了；——一定是換了衣服——去了什么地方——得罪了什么人——毫无疑問的；而这信息就是那件事情的可怕的后果。”文克尔先生說着这些，回头向咖啡間走去，抱着悲惨而庄严的决心，打算接受好斗的史倫讃医生的挑战，承受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后果。

由于种种的考虑，文克尔先生作出了这个决定；第一是他在匹社的名誉。他向来被推崇为在一切娛乐和技艺方面的崇高的权威者，无論是进攻的，防御的，或是无所謂的；假使他在这第一个实地試驗的机会上就退縮起来，而且当着他的領袖的面退縮起来的話，他的声名和地位就要永远消失了。何況，他記得常常听到这类事情的門外汉的猜測之辞，說是由于副手們之間的諒解的安排，手枪是极少眞正上了子彈的；再者，他想到，假使他叫史拿格拉斯先生做他的副手，并且对他把危險活龙活現地描写一番，那末那位紳士也許会把事情告訴匹克威克先生，而匹克威克先生呢，当然会立刻报告地方当局，这样就可以防止他的信徒

被杀害或是被打成殘廢。

他这样想着，回到咖啡間里，表白了他願意接受医生的挑战。

"你可以給我介紹一个朋友，来商量見面的时間和地点嗎？"軍官說。

"完全用不着，"文克尔先生回答；"你先告訴我时間和地点，我以后找一个朋友同来就是了。"

"今天日落的时候行嗎？"軍官用淡漠的声調問。

"很好，"文克尔先生回答；心里却觉得很糟。

"你知道毕特耦堡嗎？"

"唔；我昨天看到的。"

"請你走到堡垒的一只角那里的时候，拐进沿着壕沟边上的田地，走上向左手的一条小路，再尽向前走，我在那里等你；我可以把你領到一个隐僻的地方，在那里进行我們的事，不怕有人来打断。"

"怕有人来打断！"文克尔先生想。

"沒有其他什么要布置了，我想，"軍官說。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了，"文克尔先生回答。

"早安。"

"早安，"軍官大步走开的时候，噘起嘴来吹了一支輕快的曲子。

这天早飯吃得很沉悶。特普曼先生經过昨天夜里那場不习惯的消遣之后，到現在还沒有要起身的样子；史拿格拉斯先生似乎正在富于詩意的意气消沉的心境之下；連匹克威克先生都对于沉默和苏打水表示出不平常的爱好。文克尔先生急切地等着机会。它不久就来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議去看一看堡垒，而

大伙之中唯一情愿散一散步的只有文克尔先生，所以他們一道出去了。

“史拿格拉斯，”他們走出热鬧街道之后，文克尔先生說：“史拿格拉斯，我的好朋友，你能够替我保守一个秘密嗎？”他一面这样說，一面极其誠心誠意地希望他不能够。

“能，”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让我发誓——”

“不必，不必；”文克尔打斷他，他的同伴出于无心地保証不泄露消息的想法把他吓坏了；“不要发誓，不要发誓；完全不必要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就把他的一只已經根据詩歌的精神在說前面那句話的时候向天举起的手放了下来，做出傾听的姿势。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好朋友，这是一件关系到名誉的事，”文克尔先生說。

“你放心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握着他朋友的手。

“是跟一个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史倫譔医生，”文克尔先生說，想把事情說得尽可能地庄严；“跟一个軍官决斗，他的副手也是一个軍官，时間是今天黄昏，在毕特稠堡那边的荒地上。”

“我陪你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他是惊訝的，但是一点也不沮丧。在这种場合，恰恰是除了决斗的本人之外，别人都能够很鎭靜的。文克尔先生忘記了这一点。他用自己的感情忖度了别人的感情。

“結果也許是很可怕的，”文克尔先生說。

“我希望不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相信那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文克尔先生說。

“軍人們大多都是，”史拿格拉斯先生鎭靜地說，“不过你也是的，不是嗎？”

文克尔先生作了肯定的答复；他发覺他还沒有使他的朋友吃惊到合宜的程度，所以他变换了陣地。

“史拿格拉斯，”他說，声音由于激动而顫抖，“假使我死了，你可以在我就要交給你的小包里找到一封信，是我留給我的——我的父亲的。”

这一进攻还是失敗。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被感动了，但是他对于負責送出这一封信欣然承諾，好像他是一个普通的邮差。

“假使我死了，”文克尔先生說，“或者是那医生死了，那末你，我的亲爱的朋友，就要作为从犯而受到审判。我岂不是要連累我的朋友受到流放——說不定还是終身放逐哪！”

这話使史拿格拉斯先生略微畏縮了一下，但是他的英雄主义是不可征服的。“为了友誼的緣故，”他热烈地叫喚說，“我願意冒一切的危險。”

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默默地并肩而行；这时候，文克尔先生心里是多么恨他的同伴的忠誠的友誼呵！早晨的时間要完了；他漸漸发起急来。

“史拿格拉斯，”他說，突然站住；“不要阻擋我做这件事——不要报告地方当局——不要喊什么維持治安的官吏把我或是史倫謨医生——現在駐扎在査特姆营房的九十七联队的軍医——拘留起来。以致阻止了这場决斗；——喂，不要啊！”

史拿格拉斯先生热烈地抓住他朋友的手，热情地回答說，“万万不！”

一陣顫栗掠过了文克尔先生的身体，因为他确信已經毫无希望叫他的朋友害怕了，而他是注定了要做一个活靶子了。

这件事的一切情况已經正式对史拿格拉斯先生作了交待之后，并且从洛徹斯特的一个制造商租到了連带火药、子彈、銅帽

子等必要附件的决斗手枪之后，朋友俩就回了旅店；让文克尔先生去沉思将临的一場决斗；史拿格拉斯先生去安排战斗的武器，使它們可以随时应用。

当他們重新走出旅館去履行他們的倒霉差使的时候，正是很沉悶的黃昏。文克尔先生用一件极大的斗篷包住了身体，使人认不出来；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却在斗篷下面携带了杀人的工具。

“一切你都带了嗎？”文克尔先生說，声調很兴奋。

“都带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充分的彈药，为了怕打些空枪。箱子里有四分之一磅的火药，我口袋里带了两張报紙，預备装药的。”

这些都是友誼的例証，任何人对这些当然都会极其感激的。推測起来，文克尔先生的感激大概是过于强烈得說不出来了，所以他什么都沒有說，只是继續向前走——而且走得相当慢。

“我們正赶上好时候，”他們爬过第一片田野的圍籬的时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太阳剛剛落下去。”文克尔先生抬头看看落日，痛苦地想到自己不久也有“落下去”的可能。

“軍官在那里了，”走了几分钟之后文克尔先生叫喊說。

“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那里；——穿藍色披風的紳士。”史拿格拉斯先生依照他朋友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正如他所說的裹着披風的人。軍官微微地招一招手，表示已經看到他們；他随即轉身走去，这两位朋友就稍为离开一段距离在他后面跟着。

黃昏越来越阴暗了，一股忧郁的風在荒凉的田野里叫喊，像是一个隐約的巨人在呼喚他的看家狗。景象的凄凉使文克尔先生的心情带上了阴暗的色調。他們走过壕沟的轉角的时候，他

吓了一跳——它像一个巨大的墓穴。

軍官突然走到路外面去了；爬过一道栅栏，越过一道籬笆，到了一个隐僻的地方。有两位紳士正在等着；一个是身材矮矮的胖子，黑头发；另外一个——穿着紧身长外套的大块头——十分安閑地坐在一只行軍帆布凳上。

“大概就是对方，还有一个是外科医生吧，我想，”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喝一口白兰地吧。”文克尔先生接住他朋友递过来的柳条花紋的酒瓶，把那兴奋飲料大飲一通。

“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軍官走过来的时候，文克尔先生說。史倫謨医生的朋友鞠了躬，拿出一只像史拿格拉斯先生带来的那样的箱子。

“我們沒有什么再要說的了，我想，”他冷冷地說，一面打开箱子；“道歉是被坚决拒絕了的。”

“沒有什么要說了，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他开始覚得他自己也有点儿不安起来。

“請你走过来好嗎？”軍官說。

“当然，”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距离已經量好，各种准备也都作好了。

“你会发现这些比你們的好，”对方的副手說，拿出他的那些手枪。“你看見我装彈药的。你反对用这些枪嗎？”

“当然不反对，”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用軍官的枪的提議使他解除了很大的煩恼；因为他自己对于怎样装手枪还是有点儿模糊和不明白的。

“那末我們可以叫我們的人站好位置了，我想，”軍官說，那样淡漠，就好像决斗的人是棋子、而副手是下棋的人。

“我想可以了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他对任何的提議都

会同意，因为关于这件事他是什么也不懂得的。軍官走向史倫謨医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走向文克尔先生。

“都預备好了，”他說，拿手枪交給他。“披風給我吧。”

“我的小包裹你已經拿到了，亲爱的朋友，”可怜的文克尔說。

“不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坚定一点，爭取胜利。”

在文克尔先生看来，这种劝告非常之像旁观者們在看打架的时候千篇一律地鼓励最小的孩子的話；什么“干呀，爭胜利呀！”——胜利說来倒是很美妙的，可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它。然而他还是默默地脫了斗篷——斗篷这种东西，脫起来总是要費很长的时間的——接了手枪。副手們退开了，坐在行軍凳上的紳士也退开了，交战的双方互相走近。

文克尔先生向来是出名的极端仁慈。据猜測，他走到那要命的地点的时候紧閉着眼睛的原故，就是为了不願意故意伤害一个同类；而因为他的眼睛是閉着的，所以他沒有看到史倫謨医生的非常出奇的和不可思議的举动。那位紳士先生一惊，瞪着眼睛看了看，退回几步，揉揉眼睛，又瞪眼看看；終于大叫：“停止，停止！”

“到底怎么回事？”史倫謨医生当他的朋友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奔跑过来的时候說——“不是他。”

“不是他！”史倫謨医生的副手說。

“不是他！”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是他！”手里拿着行軍凳的紳士說。

“当然不是的，”矮小的医生回答。“这不是昨天夜里侮辱我的人。”

“眞是奇怪！”軍官喊。

“很奇怪，”拿行軍凳的紳士說。“不管这位紳士到底是不是昨天夜里侮辱了我們的朋友史倫讃医生的人，唯一的問題是，事已如此，能不能仅仅因为形式問題就认为他不是那个人，”这拿着行軍凳的人用非常高明而神秘的神气发表了这通意見之后，吸了一大撮鼻烟，含有深意地四面看看，像是这类事情的权威。

文克尔先生已經在听到他的敌手呼喚停止交手的时候張开了眼睛，也張开了耳朵；他又根据敌手后来的几句話，知道这事情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誤会，所以立刻預見到假使他把前来决斗的眞正动机隐瞞起来，他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名誉的；因此他勇敢地走上去，說，——

“不是我。我知道的。”

“那末这就是一个侮辱，”拿行軍凳的人說，“对史倫讃医生的一个侮辱，也就是立刻继續进行的充足的理由了。”

“請你不要說了，貝恩，”医生的副手說。“为什么你今天早上不把这种事实对我說明呢，先生？”

“可不是——可不是，”拿行軍凳的人憤慨地說。

“我請你不要說話，貝恩，”那一个說。“要我把問題再說一遍嗎，先生？”

“因为，先生，”得到时間把答复考虑了一下的文克尔先生回答說——“因为，先生，你描写一个醉酒的有失紳士体統的人穿着一件上衣，这上衣呢，慚愧得很，不仅是我穿的，而且是我創造的——預定作为倫敦的匹克威克社的制服的，先生。我覺得維持这种制服的荣誉，是义不容辞的，因此我問也不問就接受了挑战。”

“我的亲爱的先生，”善良的小医生說，伸着手走过来，“我佩服你的豪俠。請允許我說，先生，我非常欽佩你的行为，并且极

端抱歉，因为无原无故麻煩你到这里来。”

“我請你不要介意了，先生，”文克尔先生說。

“我假使能够和你交个朋友，那是足以自傲的，先生，”小小的医生說。

“和你相識我是求之不得的，先生，”文克尔先生回答。于是医生和文克尔先生握了手，随后文克尔先生和泰普尔頓中尉（医生的副手），再后来文克尔先生和拿行軍凳的人，最后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都握了手；最后提到的这位紳士对于他的英勇的朋友的高貴行为佩服得无以复加。

“我想我們可以休会了，”泰普尔頓中尉說。

“当然，”医生說。

“除非是，”拿行軍凳的人插上来說，“除非是文克尔先生抱怨这次挑战；果真如此，我认为，他是有权利求得滿足的。”①

文克尔先生非常克己地說，他已經十分滿足了。

“或者，”拿行軍凳的人說，“很可能，这位紳士的副手会因为我先前說了些什么話覺得受到侮辱了；假如这样，我很乐于馬上給他滿足。”

史拿格拉斯先生連忙表白說，他非常之感激剛才說話的这位紳士的豪爽的提議，但是他只能加以拒絕，因为他对于整个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滿意的。两位副手整理好武器箱子，大伙儿动身回去，神情比来的时候活跃得多。

“你在这里待得久嗎？”史偷謨医生問文克尔先生，他們俩极其亲睦地走在一起。

“我想我們后天要离开这里了，”是他的回答。

---

① “有权利求得滿足”的眞正的意思就是有权利要求決斗，借以恢复名誉。因为和下句关联，所以照字面譯出。

"我希望你和你这位朋友能够光臨舍間，使我在这場失礼的誤会之后陪你們消磨一个愉快的晚上，"小小的医生說。"今天晚上你們沒有事情嗎？"

"我們还有些朋友在这里呢，"文克尔先生回答，"今天夜里我不能离开他們。也許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到牡牛飯店来看我們吧。"

"好得很，"矮小的医生說；"来拜訪半个钟头的話，十点钟不嫌太晚吧？"

"啊，不晚，"文克尔先生說。"我会极其荣幸地給你介紹一下我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

"那是我的荣幸了，的确的，"史倫謨医生回答，并沒有怀疑到特普曼先生是誰。

"你一定来的吧？"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阿，一定。"

說到这里，他們已經走到大路上了。互相热忱地道别之后，大家分了手。史倫謨医生和他的朋友們回营房，文克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一道回旅館。

第 三 章

一位新相識。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一个討厌的打扰和一場不愉快的遭遇

匹克威克先生因为两个朋友突然外出覺得有点儿忧虑，而他們整个早上的神秘行动又是絕不足以減輕他这种疑虑的。因

此，当他們重新进来的时候，他怀着比平常更大的愉快站起来欢迎他們；并且怀着比平常更多的兴趣問他們是什么事情使他們勾留在外。对于他这問題，史拿格拉斯先生正打算把剛才的事情忠实地叙述一番作为回答，但是他突然地带住了，因为看見在場的不仅有特普曼先生和他們前一天在驛車上的那位伴侶，而且还有一位外貌同样古怪的生人。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他的病色的臉和深陷的眼睛已是天生触目，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挂到半臉的黑色的直头发，就更显得古怪。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銳利，几乎是不自然的；他的顴骨高而突出；下巴是那样长而瘦，要不是半开的嘴和不动的表情說明了那是他的常态的話，人家会以为他是暫时收縮着肌肉、把嘴巴上的肉吸进去了。一条綠色的大披巾圍在他頸子里，披巾的两个大头子散在胸口，时而从那件旧背心的破鈕孔下面显露出来。他的上身衣服是一件黑色紧身长外套；在下面穿了一条寬大的褐色褲子和一双快要破的大靴子。

文克尔先生的眼睛所盯住的，正是这位異样的人物；匹克威克先生一面說明、一面伸手指着的，也正是他。匹克威克先生說，"这是我們的朋友的一个朋友。今天早上我們发現了我們的朋友是和这地方的剧場有关系的，虽然他并不願意給大家知道；而这位紳士呢，就是这行职业里的一員。你們走进来的时候，他正打算讲一段和这有关的逸話給我們听听呢。"

"逸話多着哪，"头一天的穿綠上衣的陌生人，走向文克尔先生面前，用低而推心置腹的声調說。"怪家伙——干这种沉悶的事儿——不是演員——怪人儿——种种的不幸——我們在巡迴的时候叫他忧郁的杰美。"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有礼貌地欢迎了这位被很雅致地叫做"忧郁的杰美"的紳士；叫了白兰

地和开水，像其余的人那样在桌旁坐了下来。

"現在，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能賞光把你打算說的告訴我們嗎？"

这位忧郁的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污秽的紙，对着剛剛掏出笔記簿子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一种跟他外表完全相配的空洞的声音說："你就是那位詩人嗎？"

"我——我算不了什么啊，"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有点儿被这問題的突兀吓了一跳。

"啊！詩歌对于人生就像灯光和音乐对于舞台一样。假使剝夺了一个的虛伪装飾，和另一个的虛幻，那末，真的人生或舞台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或者值得注意的呢？"

"很对，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

"在脚灯前面呢，"忧郁的人继續說，"就像坐在宮廷里看堂皇的演出一样，欣賞着华貴的人群的絲綢服飾，——在脚灯后面呢，就像是縫制那些艳服的人，沒人注意和知道，是浮是沉、是死是活，全由命运摆布。"①

"的确，"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因为那忧郁的人的深陷的眼睛盯着他，而他覚得必須說点什么才行。

"說下去，杰美，"西班牙的旅行家說，"像黑眼睛的苏珊一样——全都在港里②——别哼哼哑哑——說呀——拿出精神来。"

"你在开始之前要再来一杯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① 按理說，在脚灯前应指演員，在脚灯后应指观众。但此处疑为作者故意作了相反的安排，以譏諷史拿格拉斯的隨声附和。而这些話的意思仍不外是說，观众只看到表面，不了解演員的悲苦。

② 这里是引用英国詩人盖依（John Gay，1685—1732）的詩《黑眼睛的苏珊》，其第一句为："艦只全部停泊在港里……"

忧郁的人接受了这个提示，調起一杯掺水白兰地，慢慢地呑下一半，打开紙卷半念半讲地說了如下的故事，我們发现它被記在匹社的記录里，題为《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

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

“我要叙述的事情并沒有惊人之处，”那忧郁的人說；“甚至也沒有不平凡的地方。貧困和疾病原是人生常事，除了被看做极其普通的人事盛衰之外，不足以引起更多的注意。我把这些記录搜集起来，是因为里面所說到的是我多年所熟識的人。我追踪着他的向下发展，一步一步，直到他最后走到貧困的极端，从此一蹶不振。

“我所說的人是一个演哑剧的下級演員；他像他那个阶級的許多人一样，也是一个經常的醉鬼。在他的情形还比較好的时候，在他还沒有由于放蕩而衰弱、由于疾病而消瘦之前，他拿的薪水还不坏，假使他能够小心謹慎，他还可以继續再拿几年——虽不說許多年；因为这些人不是死得早，就是由于不自然地耗費体力而过早地丧失了肉体的能力，而他們的生存是全靠这来維系的。然而他的摆脱不了的罪恶害得他太快了，在他其实对于剧場还有用处的时候就不可能雇用他了。酒店对他有一种魔力，他抗拒不了。假使他坚持走这条老路的話，那末他的命运就不仅是放任不医的疾病和毫无办法的貧穷，而且連死也是逃不了的；可是他竟坚持了，結果是猜想得到的。他不能找到职业，他沒有面包。

“无論誰，只要是熟悉剧場的事情的，都知道有一大群褴褛的、穷得不堪的人徬徨在一个大規模的舞台的周圍，——不是正式被雇为演員，只是凑凑舞队的人数，充当跑龙套的、翻跟头的

之类，在連演一出大哑剧、或者演复活节戏剧的时候用用他們，过后就解雇掉，等到下次再演什么大戏需要他們的时候再說。这人就被迫走上了这条謀生的路；天天夜里还要到什么下等戏院去讲課，每礼拜好多赚几个先令，以便能够过过他的老瘾。不久連这条生路也断了；他的行为太不檢点，以致連这样去挣那可怜的微薪都办不到了，他是眞正到了瀕于餓死的境地，只能偶而向什么老伙伴借借、或者偶而在什么最普通的小戏院里凑上一角，弄几个錢；而他只要弄到什么，总是照老规矩花掉。

"他在那种誰也不知道他怎么活下去的境况之下过了一年多，那时我和苏誩滩的一家剧場有一个短期合同，就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因为我曾經到各省旅行了一趟，而他是在倫敦的小街小巷里隐匿着。我正穿好了衣服要离开戏院，并且正穿过舞台向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永远忘記不了当时回头看見的那副令人厌恶的样子。他穿了演哑剧的服装，是荒唐不堪的小丑装。'死的跳舞'里的鬼怪角色，最有才能的画家曾經在画布上描画出来的最可怕的形象，都决不能表現出一半这样的鬼气。他的浮肿的身体和萎縮的腿子——它們的畸形被古怪的服装加强了一百倍——还有那双跟塗在臉上的很厚的白粉对照起来显得很可怕的滞鈍的眼睛；由于麻痹症而顫抖着的、装飾得奇形怪状的头，以及搽了白粉的、瘦骨嶙峋的长手——这一切都使他显出一副可憎恶的和不自然的模样，沒有言語能够把它形容得很适当，而我直到如今一想起来还要发抖。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不成句的言語說了一大篇疾病和穷困，說到最后照旧是迫切地要求一笔小数目的借款。他說話的声音空洞而发抖。我放了几个先令在他手里，当我轉身走开的时候，听到他跌跌撞撞地出現在舞台上引起的那陣哄堂大笑。

"过了几夜，一个茶房交給我一小片污黑的紙，上面有鉛笔乱塗的几个字，通知說那人病得很危險了，要求我在演完戏之后到什么街上——我現在忘記了街名——他的住处去看他，那里离戏院不远。我答应一脫得开身立刻就去；所以在閉幕之后我就出发履行我的忧郁的任务去了。

"时間已經很晚，因为我演的是最后一幕戏；而且因为那天晚上是义演，所以特别延长了时間。那是一个又黑又冷的夜，冷湿的風吹着雨点沉重地打在窗子和屋檐上。狭小的冷落街道上积了一汪一汪的水，稀稀落落的油灯有許多已經被狂風吹熄了；这一路走去，不仅是不舒服的，而且是极其沒有把握的。但是我幸而沒有走錯，略为麻煩了一下之后就找到了我的目的地——一个煤棧，上面有一层樓，我寻找的对象就躺在樓上的后間。

"一个可怜相的女人，那人的妻子，在樓梯上迎接了我，一面告訴我他刚刚昏睡了过去，一面領我輕輕走进去，給我端了一張椅子在床边坐着。病人是臉向着墻躺着的；他沒有注意到我来，所以我有时間观察我置身其中的地方了。

"他躺在一張旧床上，这床是白天应該翻起来的。一条格子花的破碎不全的幔子張在床头擋風，然而風却从門上的无数裂縫里吹进这凄凉的房間，把幔子吹得不停地蕩来蕩去。在一只生銹的不固定的炉子里，生了不旺的煤渣火；它前面放了一張旧的、有污斑的三角桌子，上面有几只药瓶子、一只破玻璃杯和一两样其他的家用物件。一个很小的孩子睡在临时鋪在地板上的床上，女人就坐在旁边的一張椅子里。墻上有两块擱板，上面有几只盘子、杯子和小碟子；下面挂着一双戏鞋和两把演戏用的劍。除了乱丢在房間角落里的几堆破布和包裹之外，这些就是这房里的所有的东西。

“我有时間看清了这些一五一十的东西，并且注意到了病人的沉重呼吸和高热之下的惊震之后，他才知道我已經来了。他在不停地轉側着想把头枕得舒服一点的时候，把手乱伸到床外，碰着了我的手。他吃惊地撑起身体来，对我臉上紧紧地盯着。

“‘是赫特来先生，約翰。’他妻子說，‘赫特来先生，你今天晚上請他来的，你知道。’

“‘啊！’病人說，用手摸摸額头；‘赫特来——赫特来——让我想想。’他像是努力凝思了一会儿，随后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說，‘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老朋友。她要謀杀我，我知道她会的。’

“‘他这样已經有多久了？’我对他的啜泣着的妻子說。

“‘昨天夜里起头的，’她回答。‘約翰，約翰，你不认識我了嗎？’

“‘不要让她靠近我，’她俯向他的时候，他顫抖了一下說，‘赶她走；她靠近我我就受不住。’他狂乱地盯着她，带着极度恐惧的神情，随后就湊近我的耳朵低声說，‘我打她，杰姆；昨天我打了她，以前还打过好多次。我餓她，还有孩子；而現在我是衰弱和毫无办法了，杰姆，她会因此謀杀我了；我知道她会的。假使你像我一样看見她哭，你也就知道了。不要让她靠近。’他松了手、精疲力尽地倒在枕头上了。

“我对于这一切的意义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假使我曾經有一瞬間抱着任何怀疑的話，一看見那女人的蒼白的臉孔和消瘦的身材也就足够明了事情的眞相了。‘你还是站开些好，’我对那可怜的女人說。‘你不能够給他什么好处。假使他看不見你，也許会安靜一些。’她退到她男人看不到的地方。过了一会他睁开了眼睛，焦急地四面看看。

“‘她走了嗎？’他急切地問。

“‘是呀——是呀，’我說；‘她不能伤害你的。’

“‘我告訴你吧，杰姆，’那人低声說，‘她确实伤害我。她的眼睛里有种东西，在我心里喚起那么一种可怖的恐惧，簡直逼得我要发瘋。昨天一整夜，她的睜得大大的眼睛和蒼白的臉孔一直紧紧凑在我的面前；我把臉轉到哪里，它們也就跟到哪里；每次我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她总是在床边看着我。’他把我拉近些，用深沉的、惊慌的耳語声說——‘杰姆，她一定是个邪惡的精灵——一个惡鬼！别响！我知道她是的。假使她是个女人，她早就会死掉了。任何女人都受不了她所受的苦。’

“一定是那長期的虐待和遺棄的过程才会使他这样一个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的，我想到这里，心里难受极了。我說不出回答的話；对于我面前的这个卑賤的人，誰能給与希望或安慰呢？

“我在那里坐了两个钟头以上，他一直是在床上轉側，喃喃发出痛苦和焦躁的叫喚，不停地乱揮着手臂，不停地翻来复去。最后，他沉入了部分地失去知觉的状态，心灵从一个景象到另一个景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样不安地彷徨着，失去了理性的控制，然而还是解脫不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于当前的痛苦的感覚。我从他的不連貫的胡言乱語看出他的病症就是如此，知道这个热病多半是不致于立刻惡化，所以就离开了他，答应他的不幸的妻子我明天晚上再来，而且，假使必要的話，可以坐夜陪他。

“我踐了約。这二十四小时中間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的眼睛呢，虽然深陷而迟鈍，却发出一种亮光，看上去很怕人。嘴唇燒焦了，并且裂了許多口子；干枯发硬的皮肤滚燙，面他的臉

上有一种几乎非人間所有的、忧急欲狂的神情，尤其有力地說明了疾病对他的殘害。热病是正在最高点。

“我坐了前一晚所坐的位置，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听着一定会使人类之中最硬心腸的人也深深感动的那种声音——要死的人的可怕的囈語。根据我所听到的医务員的意見判断，我知道他是沒有希望了：我是坐在他临終的床前呵。我看見他的枯瘦的四肢在燃燒一般的高热的磨折之下扭动。不久之前，为了取悅于喧嘩的下等观众，他的枯瘦的四肢还做出种种怪相——我听見小丑的尖声怪笑，夹杂着临死的人的低声呻吟。

“看見一个人心灵回到了健康时候的正常工作和业务上，而身体却衰弱而无能地躺在你面前，这是很使人感触的；而且，如果这些工作又是同任何带有庄严或严肃的意味的东西极不相容的，那末，所产生的印象就更加是无限地强烈了。剧場、酒店，是这可怜人的胡言乱語的主要題目。他幻想那是一个晚上；当夜他要去演戏；时間不早了，他必須立刻出去。他們为什么拉住他、阻止他去呢——他要拿不到錢了——他一定要去。不成！他們不肯让他去。他把滾烫的手掩住臉，无力地悲叹自己的軟弱和迫害他的人們的殘酷。稍稍停頓一下，他又大声唱起几句拙劣的韵文来——那是他最近才学上的。他爬在床上，縮起枯瘦的手脚，做出不可思議的姿态滾来滾去；他是在演剧——他是在舞台上。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含糊不清地唱起什么喧嘩的歌曲的疊句来。他終于到了他老去的酒店里了；房里多热呵。他曾經病过一場，病得很厉害，但是現在好了，而且很快乐。把杯子倒滿。是谎呀，是誰把酒从他的唇边撞洒了的？就是早已跟着他的那个迫害者。他倒在枕头上大声地呻吟。一陣暫时的忘怀之后，他钻进一串低矮的拱頂房間的走不完的迷陣中了——有

些时候，房間是那么低，使他必須伏在地上用手和膝盖向前爬；里面又悶又黑，无論他轉到哪里都有什么障碍物阻止他前进。还有許多昆虫，可憎恶的爬着的东西，它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空中四面八方凈是这些眼睛；在深深的黑暗之中可怕地閃着光。墙壁和天花板上滿是蠕动的爬虫——拱頂扩張得巨大无比——可怕的人影来来去去地掠过——其中出現了許多他所认識的人的臉孔，对他装模作样地譏笑和謾罵，因而都显得很可怕；他們用燒紅的鉄烙他，用绳子絞他的头、弄到冒血；而他瘋狂地为生命而掙扎。

“他这样一連发作了好几次，有一次在他发作完之后，我費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撳在床上，他像是睡着了。我呢，因为看守和用力气，弄得太疲乏了，就閉上了眼睛，一会儿，覚得肩膀上被人猛烈地一把抓住。我馬上醒了。他已經爬了起来，打算坐在床上——他的臉上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但是神志清醒了，因为他显然认得我。那一直被他的囈語煩扰着的小孩子，从小床上爬了起来，奔向他的父亲，同时惊恐地嘶叫着——母亲連忙把他抱在怀里，怕他在癲狂的胡作胡为中伤害了他；但是，却被他臉相的改变吓得楞楞地站在床边。他痙攣地抓住我的肩头，用另外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胸膛，掙扎着要說話。但是徒然——他对他們伸着手，又作了一次剧烈的努力。喉嚨口格格地响了一下——眼睛瞪了一下——短促的一声窒息的呻吟——于是他仰面倒下——死了！”

假使我們能够記下匹克威克先生对于上述逸事的意見，那是一定会給与我們最大的滿足的。要不是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我們无疑是可以把这奉献給我們的讀者的。

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在故事說到最后几句的时候把端在手里的杯子放在桌上了；已經打定主意发言了——的确的，据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笔記簿上說，他确实已經張开了嘴啦——这时候，侍者走了进来說：

"有客人，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受到这样的打岔的时候，正打算发表一些意見。据猜測，这些意見纵使不是会启发泰晤士河，也是会启发全世界的。他严厉地看看侍者的臉，然后对在座的人环顾一下，像是寻求关于新来的客人們的消息。

"啊！"文克尔先生站起身来，說，"是我的一些朋友——請他們进来吧。是很使人愉快的人們，"——侍者退出之后，文克尔先生补充說，"九十七联队的軍官們，我今天早上有点儿奇怪地結識上的。你們会很欢喜他們。"

匹克威克先生的鎮靜馬上恢复了。侍者回来了，引进来三位紳士。

"泰普尔頓中尉，"文克尔先生說，"泰普尔頓中尉，匹克威克先生——潘恩医生，匹克威克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是你已經見过的；我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潘恩医生——史倫謨医生，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史倫謨医——"

文克尔先生說到这里突然打住了；因为看見特普曼先生和医生二人的臉上都表現出了强烈的情緒。

"我以前見过这位紳士，"医生用显著的强調語气說。

"当眞！"文克尔先生說。

"还有——还有那个人，假使我沒有弄錯，"医生說，对那穿綠色上衣的陌生人打量了一眼。"我記得昨天夜里曾經对那人提出一个非常迫切的邀請，而他却认为应該加以拒絕。"說着，他

对那陌生人寬容地皺着眉头盯一眼，同他的朋友泰普尔頓中尉耳語起来。

“你說的是确实的嗎？”那位紳士在耳語結束的时候說。

“是的，确确实实，”史倫謨医生回答。

“你应該当場踢他一頓，”行軍凳的所有者神气十足地咕嚕着說。

“别說話，潘恩，”中尉插嘴說。“允許我問一問嗎，先生，”他对被这場很不礼貌的插曲弄得大为头昏脑暈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問一問嗎，先生，那人是不是你們一道的？”

“不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是我們的客人。”

“他是你們貴社的一員吧，还是我弄錯了呢？”中尉追究說。

“确实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从来沒有带过有你們社徽的鈕子？”中尉說。

“沒有——决沒有！”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泰普尔頓中尉轉向他的朋友史倫謨医生，几乎看不出来地微微聳一聳肩，像是表示有点怀疑他的記忆的正确性。矮小的医生显得很忿怒，但是也很狼狽；潘恩先生呢，恶狠狠地凝視着一无所知的匹克威克先生的容光煥发的臉。

“先生，”医生突然对特普曼先生說，那声調使那位紳士吓了一跳——跳动得那样显而易見，就好像有一支釘子很巧妙地戳进了他的小腿肚子——“昨天夜里在这里开的跳舞会你参加了嗎？”

特普曼先喘气似的輕声作了肯定的答复，并且一直对匹克威克先生牢牢地盯着。

“那人是你当时的同伴，”医生說，指着那始終不动声色的陌生人。

特普曼先生承认了这一事实。

“喂，先生，”医生对陌生人說，“我再問你一遍，当着这些紳士的面問你，你还是把名片給我、接受一个紳士的待遇呢，还是硬要叫我非当場动手懲罰你不可呢？”

“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不加以解釋的話，我真不能让这事再进行下去了。特普曼，把情形說一說。”

特普曼先生受到这个庄严的命令，三言两語把事情說了一下；略略提到了借上衣的事；一再說明那是“飯后”做出来的事情；以自己有点儿后悔作結束；而让陌生人替他自己尽可能地辯白去。

他显然是正打算进行辯白了，这时，曾經用很好奇的态度打量他的泰普尔頓中尉大为輕蔑地說——“我不是在戏院里見过你的嗎，先生？”

“的确，”并不羞慚的陌生人回答。

“他是一个走江湖的戏子，”中尉輕蔑地說；然后轉向史倫謨医生——“明天夜里五十二联队的軍官們在洛徹斯特戏院組織的戏剧里有他的脚色。这事你不能进行，史倫謨——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尊严的潘恩說。

“对不起了，使你处在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泰普尔頓中尉对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說一句，避免将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最好办法，是选擇朋友的时候要更慎重一点。晚安，先生！”中尉跳出房間去了。

“允許我也說一句，先生，”容易动气的潘恩医生說，“假使我是泰普尔頓，或者假使我是史倫謨，我就要揪你的鼻子，先生，还有你們这一伙每个人的鼻子。我要揪的，先生，——每个人。我

的名字是潘恩，先生——四十三联队的潘恩医生。晚安吧，先生。"他結束了这一篇話、幷且用很高的声調說了最后一句之后，跟在他的朋友后面威風凜凜地大搖大摆走了，紧跟着他的是史倫謨医生——他沒有說什么，只是用足以使匹克威克先生等人畏縮起来的眼色对他們扫了一眼。

上面那些侮辱的言語說出来的时候，勃然的怒火和极端的狼狽使匹克威克先生的高貴的胸怀膨脹了，几乎要脹裂了背心。他呆呆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向空凝視着。关門的声音把他喚醒过来。他向前猛冲过去，臉上带着狂怒，眼睛里冒着火。他的手搭在房門的鎖上了；要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把抓住他那可敬的領袖的上衣燕尾、把他拉回来的話，那只手馬上就要扼住四十三联队的潘恩医生的喉嚨了。

"阻止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叫。"文克尔，特普曼——他不应該使他的卓越的生命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毁灭掉。"

"让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抱紧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喊；由于大家一致努力，匹克威克先生被迫坐在一張圈椅里了。

"让他安靜吧，"穿綠衣的陌生人說——"摻水白兰地——有趣的老紳士——胆量不小——喝吧——啊！好东西。"陌生人把那忧郁的人調出来的一大杯先嚐了一嚐，考驗考驗它的效力，然后把杯子凑到匹克威克先生的唇边；于是里面剩下的酒很快就消失了。

短时間的停頓；摻水白兰地起了作用；匹克威克先生的和藹的臉孔已經在很快地恢复着平常的表情。

"他們不值得你介意的，"忧郁的人說。

"你說得对，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不值得。我慚愧得

很，居然动了火气。把你的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来吧，先生。”

忧郁的人欣然同意了：围住桌子的圆圈重新形成了，和諧又籠罩了整个房間。似乎有什么一种余怒流連在文克尔先生胸中，那可能是由于他的上衣被人暂借而引起的——虽然这几乎是难于設想的，这样小的一件事情竟会在一位匹克威克派的胸中引起一种暂时的憤怒之感。除开这一点之外，他們的兴致是完全恢复了；而这一夜結束得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欢暢。

第四章

野外演习和露营。又是些新的朋友。下乡的邀請

許多作家抱着一种不仅是愚笨的、而且的确是不誠实的态度，不肯承认他們取得許多可貴的材料的来源。我們不是这样。我們只是努力用正直的态度，履行我們作为編輯者的应尽之責；即使在别种情形之下我們也許会有什么野心，想自称是些故事的著作者，然而对于眞理的尊重阻止我們僭越地居功——我們只能說，我們的功劳只是把材料作了适当的处理和不偏不倚的叙述而已。匹克威克社的文件是我們的新江水源；我們可以比做新江自来水公司。別人的劳动替我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积聚了重要材料的貯水池。我們呢，只是通过这些人的媒介，把它們安排成清洁而緩和的水流，輸送給渴望匹克威克派的学問的世界。

为了根据这一精神行事，并且毅然执行我們的决定，把我們所叨光的藍本承认出来，我們坦白地說，这一章和下一章所記載

的詳情細节，都是叨了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笔記簿的光——那末，旣然已經解脫了我們良心上的負担，現在我們就来把这些情节加以詳述，不再注釋了。

第二天，洛徹斯特和附近一些市鎮上的全体居民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而且极其忙乱和兴奋。操場上要举行大閱兵。有半打联队要演习給总司令大人"明察"；临时的炮台已經搭好了，要有对堡垒攻击和占領，还有一个地雷要爆炸。

讀者从前面記述的匹克威克先生对查特姆的描写的簡单摘要看来，也許已經推测得出他是軍队的热情的贊美者了。无論什么都比不上看演习更能使他愉快，也更能使他的同伴們的各别的口味如此地和諧一致。因此，他們很快就出发向檢閱的地点走去，那里已經有成群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去了。

操場上的一切都显示出將临的仪式是极端庄严和隆重的。有哨兵們站崗替队伍守住場子，僕人們在炮台上照应女眷們的座位，中士們腋下挾着皮面的书跑来跑去，布尔德尔上校呢，穿着全副武装，騎在馬上，一会儿奔到这里，一会儿奔到那里，并且在人群里勒馬倒退，跳着，蹦着，用极其惊人的样子叫喚着，弄得嗓子非常之哑，臉孔非常之紅，其实并沒有什么原因或理由。軍官們前前后后地奔跑，先和布尔德尔上校說話，后来就命令中士們，再后来就全都跑掉了；連兵士們在他們的发光的枪杆子后面都显出神秘的庄严神情，这充分說明了事情有着一种特殊的性质。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在群众的最前排站着，耐心地等候演习开始。人群时刻在增加；他們为了維持旣得的地位而被迫进行的努力，充分占据了他們随后两个钟头之內的注意力。有一次，后面来了一陣突然的压力；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猛

然撞出去几碼远，这一动作的速度和彈性，达到了和他的一般举止的庄重极不調和的程度；又有一次，前面来了"退后"的叫声，于是枪托子不是落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脚趾上来提醒他执行这个要求，就是戳到他的胸口来保証这个要求不被忽視。随后，左边有几个詼諧的紳士，合伙向旁边乱推乱挤，把史拿格拉斯先生挤到了人間慘境的极点，而他們倒说"请问他到底要軋到哪里去"，而文克尔先生因为目击这种无原无故的襲击，刚刚表示出非常憤慨的样子，却有什么人在他背后把他的帽子撳到眼睛上，說是劳駕把头塞在口袋里吧。諸如此类的并不是开玩笑的妙事，再加上特普曼先生的不可捉摸的下落不明（他突然失踪了，而且到处找不到），弄得他們的处境整个說来与其說是愉快或者可意，不如說是不舒服了。

終于，群众中間傳出許多声音所組成的一种低吼声了，这种声音通常是宣布他們所等待着的什么东西来临了。所有的眼睛都向着暗門[①]那边看。望眼欲穿地等了一会儿之后，看見旗帜在空中得意地飞揚，武器在阳光之下亮晶晶地閃耀；于是一队接一队的兵涌到平地上了。軍队停下来排好了队；命令傳遍了行列，全体克拉一声，都举起枪；总司令由布尔德尔上校和許多軍官陪着，策馬緩步而来，到了队伍前面。軍乐队全体吹奏起来；每匹馬都用两只腿站着，慢慢向后退着，把尾巴四面八方地拂着；狗吠着，群众尖叫着，軍队举枪完毕，恢复了原样；这时，目光所及之处，无論在哪一边都是什么也看不見了，只有一片由紅衣服和白褲子构成的由近而远的景色，一动也不动地固定在那里。

匹克威克先生因为全心全意地忙着退避和从馬腿中間奇妙

---

① 暗門：演习中軍队出击的时候所通过的地道門。

地解脱出来，所以沒有得到充分的閑暇来观察当前的情景，直到它变成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副样子。当他終于能够立定脚跟的时候，眞是无限地滿足和愉快了。

“还能有什么更妙的，或者更有趣的嗎？”他問文克尔先生。

“沒有了，”那位紳士回答；先前曾經有一位矮小的男人在他的两只脚上站了一刻钟。

“眞是高貴而光輝的景象，”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一股詩意在他的胸中急速地爆发了，“請看这些英勇的、保卫自己祖国的人們，在和平的市民面前摆出了堂堂的陣容；他們的臉輝耀着——不是杀气騰騰的凶猛，而是文明的温雅；他們的眼睛閃着光——不是劫掠或复仇的粗卤的火，而是人道和智慧的温柔的光。”

匹克威克先生是完全同意这一番頌詞的精神的，但是他不能很好地响应它的字句了；因为“向前看”的命令发出之后，那智慧的柔光却在战士們的眼睛里变微弱了；所有的观众都只看見面前成千对笔直地凝視着前方的眼睛，完全丧失了任何种类的表情。

“現在我們的位置好得很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看看。群众已經逐漸从他們附近散开，差不多只有他們几个人在那里了。

“好得很！”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同声响应說。

“他們現在在干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整了一整眼鏡。

“我——我——我看他們好像，”文克尔先生說，臉漸漸地变了色——“我看他們好像是要开火了。”

“胡說，”匹克威克先生冒冒失失地說。

“我——我——我看当眞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迫切地說，

有点惊慌。

“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几乎还沒有說完，整个的半打联队就都举平了枪，好像他們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目标就是匹克威克派；而且一种最可怕、最猛烈的射击开始了，这种射击会震得大地的心发抖，会使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的心抖掉。

这是一种艰难的处境，既暴露在空枪的火力的威胁之下，又受着部队行动的侵扰，一支新的队伍开始在对面列陣，匹克威克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偉人所不可缺少的附屬物的那种充分的冷靜和鎮定。他抓住文克尔先生的手臂，并且让自己留身于这位紳士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之間，热切地請求他們記住，除了有被声音震聾耳朵的可能之外，不用担心有什么即将临头的危險。

“但是——但是——假設有些兵士偶尔錯用了实彈呢，”文克尔先生諫諍地說，他自己想到的这种假設使他失色了。“剛才听到什么东西在空中嘘嘘地响——声音淸淸楚楚：紧貼着我的耳朵。”

“我們还是伏在地下吧，好嗎？”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不——这就沒有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嘴唇也許会发抖，他的臉也許会发白，但是这位不朽的人的嘴里不吐出一句恐惧或者忧虑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是对的：枪不放了；可是他几乎还沒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意見的正确，就看見队伍中間发生了一种迅速的运动；沙哑的命令声沿着行列傳了过去，还在这三位之中誰都沒有来得及猜到这种新行动的意义的时候，全体六个联队就都端着上好了的刺刀，快步地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站着的地

点冲了过来。

人总不过是血肉之躯；也总有一个界限是人类的勇气所不能超越的。匹克威克先生通过眼镜向前进中的大批軍队凝視了一会儿；然后老老实实地轉过身来，于是就——我們不說是逃；因为，第一，那是一个卑劣的字眼，而第二呢，匹克威克先生的身材是一点儿也不适合于那种方式的撤退的——于是就尽他的腿子能搬动他的最高速率，用碎步跑开了；的确是跑得很快的，所以他竟沒有充分地发覺他的处境的尴尬，等到发覺，已經太迟了。

对方的軍队，就是在几秒钟之前曾經列陣使匹克威克先生覺得惶惑的，已經摆开陣势准备击退装作攻城的軍队了；結果呢，匹克威克先生和两位同伴发現自己突然被包圍在两条长长的行列之中了，一条是在急速地向前推进，另外一条是保持着敌对的陣势坚决地等待着冲击。

“嗬！”前进着的行列中的軍官喊——

“让开，”静止不动的一边的軍官們叫。

“我們向哪里跑呢？”发了急的匹克威克派們尖声叫喊。

“嗬——嗬——嗬，”是唯一的回答。一瞬間的极度的狼狈，一陣沉重的脚步的践踏，一陣猛烈的冲击；一声忍住的笑——六个联队已經过去五百碼远了；匹克威克先生的靴子底朝了天。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各人都很矯捷地演了一場迫不得已的翻跟头的把戏；当后者坐在地上、用一条黄色絲手絹来阻擋从鼻子里淌出来的生命之流的时候，觸到他的眼睛的第一件东西却是他的可敬的領袖在不远的地方追自己的帽子，那帽子呢，恶作剧地跳着，由近而远。

人的一生中是难得經驗到像追逐自己的帽子的时候这样可

笑的窘境的，也是难得像这样不容易博得慈善的怜恤的。大量的鎮定，和一种特别的判断力，是捉帽子的时候所必需的。你决不能跑得太快，不然的話就要踩了它；你也决不能走另一个极端，那是会根本找不到它的。最好的办法是文雅地緊跟着你所追的东西，小心而謹慎，看准机会，逐漸走到它的前面，于是很快地向下一扑，一把抓住帽頂，把它結結实实地揿在头上；并且始終高高兴兴地微笑着，似乎你像任何别人一样，覚得这是怪有趣的事情。

那时正刮着不大不小的風，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就在風前面嬉戏地滾着。空中吹着風，匹克威克嘴里也吹着風，帽子滾了又滾，像趁着大潮的一只活潑的海豚一样快活；它簡直要徑自向前滾去，叫匹克威克先生望尘莫及了，幸而它的行程終于被阻，这时那位紳士正打算把它交給它的命运去处置了。

原来，匹克威克先生完全精疲力竭了，正打算放棄这場追逐，帽子却相当猛烈地撞在一輛馬車的輪子上了；他所趋向的地点有七八輛車子排着，那輛就是其中之一。匹克威克先生看到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就急忙地冲上去保全了他的财产，把它戴在头上，就停下来喘气。他站定了还不到半分鈡，就听到有人热情地叫他的名字，他立刻听出那是特普曼先生的声音，抬头一看，眞使他又惊又喜。

在一輛敞篷四輪大馬車里——为了更好地适应于那样挤的地方起見，馬已經卸掉了——站着一位胖胖的老紳士，穿着有亮晶晶的鈕子的藍色上衣、起凸花的厚布短褲和高統靴；两位都有闊披肩和羽毛裝飾着的年輕的女士；一位显然已經爱上了有披肩和羽毛的两位小姐之一的青年紳士，一位年齡很难說的太太，也許是上述两位的姑母；还有特普曼先生，就像他是一生出来就

屬于这个家庭的那么自在和逍遥。車子后部拴着一只容量很大的籃子——这是那种永远叫一个爱沉思的人联想到冷鸡、牛舌和酒瓶的籃子——而車子前面的馭者座上坐了一个昏昏欲睡的、紅臉的胖小厮，任何一个善于推測的观察者看見他，都不会怀疑：如果到了应該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那籃子里东西的正式分发者。

匹克威克先生对这些有趣的东西投了匆匆的一瞥之后，他的忠实的信徒又招呼他了。

“匹克威克——匹克威克，”特普曼先生說；“这里来。快点。”

“来吧，先生。請上来，”那个胖紳士說。“乔！——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放下脚踏子。”胖孩子慢吞吞地滚下馭者座，放下脚踏子，邀請地拉开了車門。这时，史拿格拉斯和文克尔先生走了过来。

“你們都有地方，紳士們，”那胖子說。“两位在里面，一位在外面。乔，让一位紳士坐在馭者座上。喂，先生們，来吧；”胖紳士伸出了手臂，用全力首先把匹克威克先生拉进了馬車，然后是史拿格拉斯先生。文克尔先生爬上了御者座，胖孩子也蹒跚地爬了上去，而且立刻睡得人事不知了。

“唔，紳士們，”胖子說，“看見各位荣幸得很。久仰了，紳士們，虽然你們也許不記得我了。去年冬天我在你們貴社消磨过几个晚上——今天早晨在这里碰上了我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我眞高兴。唔，先生，你好嗎？你看来是好得很的，毫无疑問罗。”

匹克威克先生接受了这番恭維，跟那穿高統靴的胖紳士热忱地握了手。

“你呢，你好嗎，先生？”胖紳士用父兄般的关切对史拿格拉

斯先生說。"动人得很嗎，呃？唔，不錯——不錯。而你呢，先生(对文克尔先生)？好，听你說好，我很高兴；非常高兴，的确的。我的女儿們，紳士們——这是我的女儿們；那是我的妹妹，来雪尔·华德尔小姐。她是一位小姐；然而她又不是一位小姐①——呃，先生——呃！"这位胖紳士用手拐子开玩笑地搗了一下匹克威克先生的肋骨，纵声大笑起来。

"嚶呀，哥哥？"华德尔小姐說，带着向哥哥求饒的微笑。

"眞的嘛，眞的嘛，"胖紳士說；"誰也不能否认呵。紳士們，請你們原諒；这是我的朋友特倫德尔先生。你們現在彼此都认得了，让我們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看看那里还在进行着什么；就这样吧。"因此胖紳士戴上了眼鏡，匹克威克先生也拿出了眼鏡，大家都在馬車上站了起来，越过别人的肩膀看軍队的演习。

眞是惊心动魄的演习：一排兵从另外一排兵的头上放枪，放了就跑开；于是这另外一排又从另外的一排的头上放枪，放了也就跑开；后来是排成許多方陣，把軍官們圍在当中；后来是用云梯从一边爬下壕沟，再从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爬上来；于是用一切的英勇姿态之中最英勇的姿态冲破了籃子做成的障碍陣。随后，炮台上的大炮被用那些像放大的拖把似的工具把里面的火药塞得那么紧；而且在放炮之前做了那么认眞的准备，在放炮的时候又发出那么可怕的声音，以致空中迴响着太太小姐們的尖声叫喚。两位年輕的华德尔小姐是这样吃惊，以致特倫德尔先生竟不得不抱住其中的一位，同时史拿格拉斯先生也支持了另外一位；而华德尔先生的妹妹呢，她的神經受惊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地步，使得特普曼先生发現：用他的手臂去圍住她的腰使

① 意思是指来雪尔年紀太大，不能算小姐了。

她能够站住，是万分必要的。每个人都激动了，除了那个胖小斯，他睡得那么熟，好像大炮的吼声只不过是他的寻常的催眠歌。

"乔，乔！"堡垒被占领之后，攻击的和被攻击的都坐下来吃飯的时候，胖紳士說。"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請你行个好擰他一把，先生——在腿上，劳駕；除此之外，怎么也弄不醒他的——謝謝你。把籃子解下来，乔。"

胖孩子由于腿子的一部分在文克尔先生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間被压榨的結果，醒过来了，于是又一次爬下馭御者座，着手打开食物籃，动作却比人們根据他先前的不活跃所預料的要敏捷些。

"那末，我們紧挨着坐下来吧，"胖紳士說。說了許多笑話要女士們束紧袖子之后，并且由于叫女士們坐在紳士們膝头上之类的詼諧提議而引起了大量的臉紅之后，大伙儿挤着在馬車里坐好了；胖紳士开始从胖孩子（他已經特地騎在車篷后面）手里把东西接到里面来。

"现在，乔，拿刀叉来。"刀叉递进来了，里面的紳士淑女和外面馭者座上的文克尔先生各人都配备好了这些有用的工具。

"盘子，乔，盘子。"这种陶器也用同样的办法分配了。

"现在，乔，拿鸡来。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乔！"（一根手杖在胖小厮头上作了种种的敲打，他勉勉强强从昏睡中醒来了。）"来，把吃的东西递进来。"

"吃的东西"这几个字眼里面有种什么东西使那叫人感到油膩的孩子振奋了起来。他跳起来从籃子里拿出食物，一面用他那双藏在像山一样鼓起来的两頰后面眨动着的沒有光澤的眼睛，可怕地对那些食物睨視着。

"哪，快些，"华德尔先生說；因为胖孩子恋恋不舍地拿住一

只閹鸡，好像完全不可能放手了。被催促之后，他就深深叹一口气，并且热烈地凝视一番它的肥壮，然后才不情願地交給了他的主人。

“这才对——提起精神来。現在拿口条来——現在拿鴿子餡餅。当心小牛肉和火腿——注意龙虾——把生菜从包着的餐巾里拿出来——把作料給我。”华德尔先生嘴里发出这些急促的命令，拿来了上述种种食品，把一盘盘的菜放在每人的手里，和每人的膝上，一道一道沒有个完結。

“哪，这样妙不妙？”那位有趣的人物在消灭食物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发問。

“妙！”在馭者座上切鸡的文克尔先生說。

“来杯酒嗎？”

“再好沒有了。”

“你还是另外弄一瓶在那上面喝吧，好不好？”

“眞多謝了。”

“乔！”

“嗳，先生。”（这次他沒有睡着，剛剛暗地拿下一块小牛肉餡的面餅。）

“拿瓶葡萄酒給馭者座上的紳士。干一杯吧，先生。”

“多謝。”文克尔先生干了杯，把酒瓶放在身边。

“賞光干一杯嗎，先生？”特倫德尔先生对文克尔先生說。

“奉陪，”文克尔先生回答特倫德尔先生；于是两位紳士喝了葡萄酒。之后，大家都干了一杯，女士們也在內。

“亲爱的爱米丽跟那位陌生紳士撒嬌哪，”老处女姑母带着道地的老处女姑母式的妒忌对她的哥哥华德尔先生低低地說。

“啊！我不知道，”有趣的老紳士說；“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我

敢說——沒有什么希奇。匹克威克先生，喝点儿嗎？”深深地钻研着鴿子餅的內幕的匹克威克先生，欣然首肯了。

“爱米丽，我的亲爱的，”老处女姑母用保护者的神情說，“不要讲得这么响，宝貝。”

“嗳呀，姑母！”

“我想，姑母和那矮小的老紳士是要我們都不响，只让他們讲去，”伊莎白拉·华德尔小姐和她的姊妹爱米丽搗鬼話說。年輕的女士們笑得很开心，年紀大的那位努力装作很和蔼，但是装不好。

“年輕女孩子們真有这样的精神，”华德尔小姐对特普曼先生說，带着温柔的表示怜恤的神情，好像旺盛的精神是違禁品，未經允許而有了的話，就是很大的罪过。

“啊，她們是那样的，”特普曼先生回答，回答得并不恰如对方的期望。“那很叫人欢喜。”

“哼！”华德尔小姐說，带着怀疑的意味。

“允許我嗎？”特普曼先生用最殷勤的态度說，伸出一只手去摸迷人的来雪尔的手腕，另外一只手文雅地举起了酒瓶，“允許我嗎？”

“啊！”来雪尔說。特普曼先生的神情是极其动人的；而来雪尔呢，她表示害怕等会儿还要放炮，在那种情形之下，她当然是又需要人搀扶的。

“你覺得我的侄女們漂亮嗎？”她們的慈爱的姑母向特普曼先生耳朵里低低地說。

“假使她們的姑母不在場的話，我会覺得是的，”那位胸有成竹的匹克威克派回答，热情地瞟了她一眼。

“嗳；你这頑皮的人——但是說真話，假使她們的相貌稍微

好一点儿的話，你不覚得她們是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嗎——在灯光下面看起来？”

“是的；我想是的；”特普曼先生說，带着淡漠的神情。

“啊，你这刻薄的人——我知道你打算說什么的。”

“說什么？”特普曼先生問，他根本沒有打算說什么。

“你想說，伊莎白拉是駝背的——我知道你想这样說——你們男人正是这样的观察者呵。是呀，她是駝的；不能否认呵；而且的确，假使有一种比什么都厉害的、最叫女孩子显得难看的缺点，那就是駝背。我常常对她說，她到年紀略微大些的时候，那就怕人极了。哪，你眞是一个刻薄的人！”

特普曼先生对于这么便宜地得到这种荣誉并不反对；所以他显出非常了然的样子，并且神秘地微笑一下。

“好厉害的譏諷的微笑，”欽佩的来雪尔說；“我承认我是十分怕你的。”

“怕我！”

“嘜，你什么都瞞不了我——我知道那种微笑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得很清楚。”

“什么呢？”特普曼先生說，他自己是連想都沒有想到的。

“你的意思是，”这位和藹的姑母說，把声音放得更低些——“你的意思是，你覚得伊莎白拉的駝背还沒有爱米丽的厚臉皮坏。唔，她眞是厚臉皮哪！你想不到有些时候把我弄得多么可怜——我为了这种事情一定要連哭几个钟头也止不住——我的亲爱的哥哥是太好了、太不疑心了，所以他一点儿也沒有看出来；要是看出来的話，我断定那是会叫他心碎的。我但願我能够相信那不过是她的态度問題——我希望那是如此——”（說到这里，这位慈爱的亲戚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灰心地摇摇头。）

"我相信姑母是在讲我們了，"爱米丽·华德尔小姐对她的姊妹說——"我相信一定是的——她的样子显得那样恶毒。"

"是嗎？"伊涉白拉回答——"哼！姑母，亲爱的！"

"嗳，我的好宝貝！"

"我眞怕你要受凉呢，姑母——找条絲手絹扎住你的上了年紀的头吧——你眞正要好好地保重呀——想想你的年紀呀！"

这一番报复的話，受的人也許是咎有应得，然而說的人也眞算得是复仇心切了。姑母的憤怒会发泄成为何种形式的回答，那眞是难于猜测的，要不是华德尔先生无意中岔开了話題：他大声地叫喚乔。

"該死的小子，"老紳士說，"他又睡着了。"

"非常出奇的孩子，"匹克威克先生說，"他总是像这样睡么？"

"睡！"老紳士說，"他总是睡着的。打发他做事是睡得人事不知，叫他侍候是打鼾。"

"多古怪！"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眞古怪哪，"老紳士回答；"有这个孩子，我很得意——无論怎么我也不肯辞退他——他是天然的奇物！喂，乔——乔——把这些收拾掉，另外开一瓶来——听到沒有？"

胖孩子爬起来，睜了眼睛，把上次睡过去的时候正在咀嚼的一大块餅吞了，慢慢地执行了主人的命令——一面沒精打彩地垂涎剩菜，一面收拾掉盘子，放在籃子里。又拿来了一瓶酒，而且很快就空了：籃子重新被拴在老地方了——胖孩子重新爬上了馭者座——眼鏡和袖珍鏡重新被戴上了——軍队的演习重新开始了。炮火大大地嘶嘶和呼呼地响了一番、太太小姐們大大地惊駭一番——随后爆炸了一个地雷，使人人都很滿意——地

雷一轰而散之后，軍队和观众也仿做着一哄而散了。

“那末，記住，”老紳士說——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在演习节目結束的时候曾經断断續續談了些話，現在談到末了他們握手道別了——“明天我請你們各位都去。”

“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地点你記住了嗎？”

“丁格来谷；馬諾庄园，”匹克威克先生說，参考着笔記簿。

“对，”老紳士說。“我在一个星期之內是不让你們走的，記住；我担保你們会看到一切值得看的东西。假使你們来是为了过乡村生活的話，来找我，我会給你們許許多。乔——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乔，帮湯姆套馬呀。”

那些馬被套上了——車夫爬上去了——胖孩子爬在他的旁边——互相說了再会——馬車軋軋地开走了。匹克威克派們回头对馬車投了最后一瞥的时候，落日射出輝煌的光輝照在他們的款待者們的臉上，并且照着胖孩子的身体。他的头垂在胸口；又睡过去了。

第 五 章

这章不长。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写匹克威克先生如何赶車，文克尔先生如何騎馬；以及他們做得結果如何

天空明朗而愉悅，空气芬芳，周圍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很美丽，匹克威克先生倚在洛彻斯特桥的栏杆上，冥想着自然，等着

早飯。这一片景色的确是即使思索力比現在这位远远逊色的人也会大受迷惑的。

观察者的左手是一带敗壁殘垣，許多地方已經倒坍了，有些地方还有粗糙而厚重的殘壁巍然俯临河岸。參差而尖銳的石头上挂了一大团一大团的海藻，在一陣陣的風里顫抖；还有綠色的常春藤悲哀地繞着黑色的、倒坍的雉堞。在这后面聳立着古堡，它的塔沒有了頂，它的厚墻倒了，但是驕傲地告訴我們它的昔日的威風和力量，在七百年以前，它里面响着武器的鏗鏘声，或者迴蕩着宴会和鬧酒的喧声。两边，麦德威的两岸，是谷田和牧場，这里那里都有一架風車，或是远远的教堂，伸展到視力所能看到的远处；薄而半定形的云在晨曦的光輝之中掠过，投下变化多端的影子在地上迅速地推移，使这一片丰富多采的風景更加美丽了。河水无声地流着，閃耀着光芒，反映着天空的清徹的藍色；漁夫們的桨投入河水发出清脆的声音，沉重的然而像图画一般美的小船緩緩地順流而下。

深深地一声叹息和肩膀上一触，把匹克威克先生从当前的景物引导他走了进去的愉快的出神状态中喚醒了。他回过头来一看：那个忧郁的人在他旁边。

“观看風景嗎，”忧郁的人問。

“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庆祝你自己起了这么个大早？”匹克威克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啊！人应該早起的，早起看輝煌极了的太阳，因为太阳的光明很难持續一整天的。一天的早晨和一生的早晨眞是太相像了。”

“你說得对，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俗話說，"忧郁的人继續說，"'晨光太好难持久。'这話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有多么恰当。天哪！我什么不能牺牲，假使能恢复我的童年或者能够把它永远忘掉！"

"你受到的苦难太多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同情地說。

"是呀，"忧郁的人慌忙說；"是呀。多得連現在看見我的人都不相信是可能的。"他停了一下然后突兀地說：

"在像这样的早晨，你曾經想到过在水里淹死了倒是幸福和太平嗎？"

"嗳呀，沒想到过！"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側着身子偷偷地离开栏杆一点儿，因为他果真不由自主地想到忧郁的人可能把他推下水去作为实驗。

"我常常这样想，"忧郁的人說，沒有注意那个行动。"平靜清凉的水似乎喃喃地邀請我去休息。一跳，水花一濺，一会儿挣扎；起初有一个漩渦，漸漸消散而成为微波；水把你的头隐沒了，而世界也就永远隐沒了你的悲苦和不幸。"忧郁的人一面說，深陷的眼睛里一面亮晶晶地閃着光，但这暫时的兴奋很快消失了，他冷靜地扭过臉去說——

"哪——够了。我想找你談談别的問題。前天夜里你要我念了那些稿子，我念的时候你听得很注意。"

"是嘛，"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而且我的确认为——"

"我不是問你的意見，"忧郁的人打断他說，"我不需要任何意見。你是旅行着找消遣和教益的。假使我送你一个奇怪的抄本——注意，所謂奇怪，不是因为狂妄和难于置信，而因为是真实的生活故事中的一頁。你会拿它向你常常說到的那个社里报告嗎？"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只要你願意，而且会記到他們

的文献里。”

“那就給你，”忧郁的人回答。“你的通訊处；”匹克威克先生說明了他們可能采取的路綫，忧郁的人把它在一本油膩膩的袖珍簿上仔細地記了；然后謝絕了匹克威克先生請吃早飯的恳切的邀請，在旅館門口离开了这位紳士，慢騰騰地走开了。

匹克威克先生发現他的三位同伴已經起身了，并且在等着他来吃早餐，而早餐却已經誘人地陈列在桌上了。他們坐下来吃；煮火腿、鸡蛋、咖啡、茶、等等，都开始很快地消失，那种速度立刻証明了食品的精美和食客的胃口的旺盛。

“那末，談談馬諾庄园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怎么去法呢？”

“我們还是問問侍者好，”特普曼先生說，因此侍者被叫来了。

“丁格来谷，紳士們——十五哩哪，紳士們——岔路——叫驛車嗎，先生？”

“驛車只坐得了两个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眞的，先生——对不起，先生。呱呱叫的四輪小馬車，先生——后面有两个人的座位——前面坐一位紳士赶車子——对不起，先生——还只坐得了三个。”

“怎么办呢？”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也許哪位先生欢喜騎馬吧，先生，”侍者提議說，对文克尔先生看着；“非常好的备着鞍子的馬，先生，——可以让华德尔先生的佣人到洛彻斯特来的时候带回来，先生。”

“只有如此，”匹克威克先生說。“文克尔，你騎馬去好嗎？”

关于自己的騎术，文克尔先生的心底里原是怀着很大忧虑的，但是他因为不願意人家对于这一点发生任何怀疑，所以立刻

带着很大的勇气回答說，“当然。那我是頂欢喜不过的了。”

文克尔先生只好去碰运气了；毫无办法。“叫他們十一点钟的时候在門口等我們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先生，”侍者回答。

侍者退出了；早飯結束了；旅行者們上楼进了各人的臥室，准备即将来临的远行所要带的換洗衣服。

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完成了准备工作、并且从咖啡間的百叶窗上面看着街上行人的时候，侍者进来了，說馬車已經准备好——車子本身証实了这話，它出現在上述的咖啡間的百叶窗前面了。

那是安在四只輪子上的一只奇怪的小小的綠色車厢，后面有像酒箱子似的一片低下去的地方可以坐两个人，前面有可以坐一个人的高起来的車台，拉車的是一匹褐色的大馬，粗大的骨头对称地显露着。一个馬夫站在近旁，抓住另外一匹大馬的繮绳——这匹显然是套在車上那匹的近亲——是备好了鞍子給文克尔先生騎的。

“嚏呀呀！”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时他們都站在人行道上穿上衣了。“嚏呀呀！誰赶車呀？我倒沒有想到这一层。”

“啊！当然你罗，”特普曼先生說。

“当然嘛，”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先生，”馬夫插嘴說。“保証它乖乖的，先生；抱在怀里的小娃娃也赶得了它。”

“它不会惊吧，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惊嗎，先生？——它哪怕碰到一大車燒掉了尾巴的猴子，它也不会惊哪。”

最后这句推荐的話是不可爭辯的。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进了車厢；匹克威克先生上了駕駛台，把脚擱在座位下面的鋪了漆布的踏板上。

“哪，发光的威廉，”馬夫对馬夫助手說，“把繮绳交給先生。”“发光的威廉”——这样叫他也許是因为他的光滑的头发和油光光的臉孔的緣故——把繮绳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左手里，馬夫把一根鞭子塞在他右手里。

“嗬——哦！”匹克威克先生說，因为那高大的四脚兽坚决表示要退到咖啡間的窗子那里去。

“嗬——哦！”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在車厢里响应。

“这不过是它开个玩笑，先生，”馬夫头鼓励地說；“威廉，拉住它。”助手制住了那牲口的烈性，头子跑过去帮助文克尔先生上馬。

“那一边，先生，請那一边上。”

“那位先生要不是上錯了边，我就該死，”一个露着牙笑的郎差对那快活得形容不尽的侍者搗鬼說。

文克尔先生經过这样指点之后，很費力地爬上了鞍子，就像他爬上一艘一等兵艦那样吃力。

“統統都好了嗎？”匹克威克先生問，內心怀着統統都糟了的不吉利的預感。

“好了，”文克尔先生怯弱地回答。

“让他們走吧，”馬夫叫，——“带住它点儿，先生；”于是馬車和馬都出发了，前者的駕駛台上坐着匹克威克先生，后者的背上騎着文克尔先生，使全院里的人都看得又快活又滿意。

“它怎么斜着走？”車厢里的史拿格拉斯先生对鞍子上的文克尔先生說。

"我怎么知道，"文克尔先生回答。他的馬正用极其神秘的态度在街上漫游着——首先是斜着身子，头对着路的一边，而尾巴对着另外一边。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或者任何其他情节并沒有閑工夫去观察，他的全部才能都集中在对付那套在馬車上的牲口上了，它显出了各种的特性，那在一个旁观者看来是很有趣的，但是对于坐在它后面的人可就不那样好玩了。除了用一种非常令人不痛快和不舒服的态度經常昂起头来、并且把繮绳糊得叫匹克威克先生要費很大的勁才揪得住之外，它还有个古怪的癖好，就是时时刻刻突然向路边冲去，随后突兀地站住，随后向前猛冲一陣，快得完全不能控制。

"它这是什么意思？"那匹馬把这种手段实行了第二十次的时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知道，"特普曼先生回答；"那样子好像是惊了，不是嗎？"史拿格拉斯先生正要答話的时候，被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声叫喚打断了。

"喃，"那位紳士說，"我的鞭子掉了。"

"文克尔，"史拿格拉斯先生叫，这位騎师正騎在那匹高头大馬上小跑而来，帽子歪到了耳朵上，而且渾身上下都抖着，好像他要被这剧烈的运动震得骨头都散开来似的。"把鞭子拾起来，好人。"文克尔先生用力勒住高馬的繮绳，直到脸都青了；終于使它停住了，下了馬，把鞭子递給了匹克威克先生，于是抓住繮绳，打算重新上馬。

現在，这匹高馬究竟是出于頑皮的天性要拿文克尔先生作一番小小的天真的消遣呢，还是它覺得沒有一个人騎在背上正如有一个人騎在背上一样能够称心如意地完成这趟旅程呢，这

一点却是我們不能得到确定而明白的結論的問題。不管这畜生抱着什么动机，总之事实上是文克尔先生一触到繮绳，它就把头往一边滑开，而且向后退，把繮绳拉到最长度。

"可怜的家伙，"文克尔先生撫慰地說，——"可怜的家伙——好馬。"这"可怜的家伙"却不受恭維；文克尔先生越是接近它，它就越是往一边躲避，各种各样的劝誘和哄騙都沒有用，文克尔先生和那好馬互相兜着圈子有十分钟之久；到末了，彼此的距离还是和开头的时候完全一样，不多也不少——这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不如意的事情，而在一条冷靜的找不到人帮忙的路上尤其如此。

"怎么办呢？"这場躲閃已經延长了很大一会儿之后，文克尔先生叫喚起来。"怎么办呀？我騎不上去。"

"你只好牵着它走，等到了一座稅卡子的时候再說了，"匹克威克先生从馬車上回答說。

"但是它不走呀，"文克尔先生吼叫似的說。"来呀，来抓住它。"

匹克威克先生是仁慈和博爱的化身；他把繮绳丢在馬背上，下了座位，小心地把馬車拉进籬笆里面，免得在路上出什么事情，于是走回去帮助他的遭难的同伴，把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留在車上。

那馬一看見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拿着鞭子走过来，立刻把先前它所貪恋的打旋的运动改做了倒退的运动，而且是如此之毅然决然，立刻把始終在繮绳那一头的文克尔先生拖了就跑：跑得比快步走的速度还快一点；向着他們来的方向。匹克威克先生跑上去帮忙，但是他向前跑得越快，馬就倒退着跑得越快。

一大陣的脚步声和一大片楊起的灰尘；最后，手臂几乎被拉

脱了臼的文克尔先生，老老实实地松了手。馬站住了，看看，摇摇头，轉过身去，静静地小跑着回洛彻斯特去了，留下文克尔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茫然若失地面面相覷。不多远的地方的一陣軋軋声吸引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抬头一看。

“我的天哪！”痛苦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另外那匹馬跑走了！”

可惜是真的。那牲口被喧声惊动了，而繮绳又是在它背上。結果是猜得到的。它把四輪車拉在背后跑走了，四輪馬車里面是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这一場竞賽时間不长。特普曼先生投身于一排小树丛中，史拿格拉斯先生学了他的样，馬使四輪車撞上了一座木桥，使輪子和車身分了家，車厢和駕駛台脫了节；最后楞楞地站住了凝視着它所造成的殘破的东西。

两位沒有摔倒的朋友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幸的同伴們从树丛的床上解救出来——这一工作使他們感到說不尽的滿意，因为发現他們并沒有受伤，只有衣服上的种种裂口和荆棘划破的許多皮伤。第二件要做的是把馬卸下来。做好这种繁杂的工作之后，大家緩步前进了，把馬牵在身边，丢下車子听天由命去了。

一小时的步行之后，旅行者們走到了一家小小的路边酒店；酒店面前有两棵榆树，一个馬槽和一块路牌；后面有一两个变了形的干草堆；旁边有一个菜园，周圍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的朽敗的披屋和发霉的下房。一个紅头发的男子在园子里做工；匹克威克先生对他大声地叫喚——“哈罗！”

紅头发的人抬起了身，用手在眼睛上罩着，对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們长久而冷淡地注視了一会儿。

“哈罗！”匹克威克先生又叫喚。

“哈罗！”是紅头发的人的回答。

“到丁格来谷有多远?”

“七哩多。”

“路好嗎?”

“不,不好。”作了这簡单的回答，并且又对他們打量一番之后，这个紅头发的人就重新做起活来。

“我們要把这匹馬寄在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可以的，是嗎?”

“要把馬放在这里，是嗎?”紅头发的人重复对方的話，倚在鋤头上。

“当然是的，”这时已經牽着馬走到園子栅栏前面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师母，”——紅头发的人吼似地喊，走出園子，对馬死死盯着——“师母。”

一个瘦骨嶙嶙的高女人——上下笔直沒有一点曲綫，穿了一件粗糙的藍色外衣，衣服的腰身吊在腋下一两吋的地方——应声而来了。

“我們可以把馬放在这里嗎，我的*好奶奶*?”特普曼先生走上前去用他的最富于誘惑性的声調說。那女人对他們大家狠命地盯着，紅头发的人在她耳朵里低低說了些什么。

“不行，”女人略一考虑之后回答說，“我怕这种事情。”

“怕!”匹克威克先生叫。“这女人怕什么!”

“上次已經叫我們吃过苦头啦，”女人說，回头就向屋子里走;“我不跟他們多嚕囌。”

“眞是我平生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我——我想，”文克尔先生低声說，他的朋友們圍攏

着他，"他們以为这匹馬是我們用什么不名誉的方法弄来的。"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叫，爆发了一陣憤慨。文克尔先生謹慎地又說了一遍自己的意见。

"哈罗，你这家伙！"发怒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以为这馬是我們偷来的？"

"当然是罗，"紅头发的人回答，咧开嘴一笑，从一只听覚器官咧到另外一只听覚器官，半个臉都皺了起来。他說了这話轉身走进屋子，砰的一声带上了門。

"像一場梦，"——匹克威克先生情不自禁地說，"一場可怕的梦。想想看，一个人整天地徒步走着，牵了一条摆脫不了的可怕的馬！"沮丧的匹克威克派們怏怏不乐地走开了，那匹使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嫌恶的高大的四足兽，慢騰騰地跟在他們背后。

四位朋友和他們的四只脚的同伴走进通到馬諾庄园的小路的时候，已經是将近黄昏了：虽然已經这样接近目的地了，但是想到他們的模样的古怪和处境的可笑，他們却提不起兴致，否則兴致应該是很大的。撕破的衣服，划破的臉，滿是灰尘的鞋子，疲乏的臉色，尤其是那匹馬。啊，匹克威克先生多恨那匹馬呵：他时时刻刻用深仇大恨的眼光看看那高大的畜生；曾經不止一次地計算假使杀了它的話要破費多少錢；而現在，杀了它或者把它放了不管的想头，十倍有力地冲进他的脑子了。小路轉了一个弯，突然出現了两个人影，把他从这些可怕念头的沉思中惊醒了。那是华德尔先生，和他的忠誠的随从胖孩子。

"嘿，你們到哪里去了？"好客的老紳士說。"我等了你們一整天。唔，你們的样子是累了。什么！破了皮！我希望沒有受伤吧——呃？唔，我听到这話很高兴——很高兴。那末你們翻了車，呃？不必介意。这些地方常有的事故。乔——該死的孩

子，他又睡着了！——乔，替这位紳士把馬牽走，牽到馬房里去。"

胖孩子带着馬在他們后面困倦地蕩着；老紳士用朴实的字句慰問着他的宾客們——他們把遭遇的事情加以合宜的改造，說了一番——領着大家到厨房里去。

"我們要让你們在这里整飭一番，"老紳士說，"然后我再把你們介紹給客厅里的人們。爱瑪，拿樱桃白兰地来；娜，珍，拿針綫来；拿毛巾和水，瑪丽。女孩子們，赶快。"

三四个嬌媚的女僕迅速分头找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去了，同时有两个大头圓臉的男子从火炉旁边的坐位上站了起来（虽然那是五月的黄昏，而他們对于木柴火的依恋却像在圣誕节的时候一样的热誠），隐到什么黑暗的角落，很快从那里拿出一瓶鞋油和半打刷子。

"赶快，"老紳士又說，但是这訓誡完全是不必要的，女僕之一倒出了樱桃白兰地，另外一个拿了毛巾来，男僕之一突然抓住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腿——險些儿使他失了平衡——在他的靴子上擦了起来，直到他的鸡眼滚热发烫；而另外一个男僕用一只沉重的衣刷刷着文克尔先生，在这一行动之中不断地发出一种嗤嗤的声音，那是馬夫們在刷馬的时候常常弄出来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結束了洗滌之后，就观察起房間来，背对火炉站着，心滿意足地慢慢呷着樱桃白兰地。据他描写，这是一間鋪着紅磚的大房間，装着大烟囱；天花板上装飾着火腿、大片的咸肉、一串串葱头。墙上装飾着几根猎鞭、两三副轡头、一副鞍子和一根旧的生銹的大口徑枪，这下面有字說明是"装了彈药"的，这也是据史拿格拉斯先生的記述，那至少是在半世紀之前装的。一只風度庄严而沉静的能走八天的旧钟，在一个角落里严肃地滴嗒走着；还有一只同样古老的銀表挂在那些装飾着食器

橱的許多鈎子中的一只下面。

"妥了嗎?"老紳士的宾客們已經洗好、补好和喝好的时候，他詢問說。

"完全妥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那末跟我来，"于是，大伙儿經过几条黑暗的过道，而逗留在后面偷吻了爱瑪一下因而被适当地回敬了几推和几抓的特普曼先生也追了上来之后，走到客厅門口了。

"欢迎，"他們的周到的主人把門推开跨到前面說，作为通报他們的到来。"欢迎，紳士們，欢迎光临馬諾庄園。"

第 六 章

旧式的一局牌。牧师的詩句。归囚的故事

几个集合在这古旧的客厅里的宾客，站起来招呼走进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进行那一套正式的介紹礼节的当儿，匹克威克先生偸空观察圍繞着他的那些人的外貌，并且推究他們的性格和职业；这是他和其他許多偉大人物所共有的一种嗜好。

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太太，戴着高帽子、穿着褪色的絲袍子——不是别人，正是华德尔先生的母亲——占据了火炉右角的上座；各种足以說明她年輕的时候所經过的、而且年老的时候还沒有丢开的生活方式的証明文件，都裝飾在牆壁上：那就是，古式的花样，同样古旧的絲絨織錦風景画和比較新式的、大紅色的、絲质的茶壶套子。姑母、两位小姐和华德尔先生，互相竞賽

着热烈而不間断地对老太太献殷勤，挤在她的安乐椅的周圍，一个拿着她的听筒，另外一个拿一只橘子，第三个拿一只嗅香瓶，而第四个是忙着拍打給她靠的枕头。对面呢，坐着一位秃头的老紳士，长着一張愉快善良的臉——他是丁格来谷的牧师。他的旁边坐着他的妻子，是一位異常肥胖的老太太，看样子她不仅精通制造使别人滿意的家釀药酒的技术和秘訣，而且善于时常使自己更加大为滿意地嚐嚐它們。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位里伯斯頓苹果臉的、精明的、矮小的男子跟一位胖胖的老紳士談着；还有两三位老紳士和两三位老太太，一动不动地笔直坐在各人的椅子上，对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旅伴們緊緊地盯着。

“是匹克威克先生，母亲，”华德尔先生用他最高的声音說。

“啊！”老太太說，摇着头。“我听不見。”

“匹克威克先生，祖母！”两位小姐同声嘶叫。

“啊！”老太太喊。“罢了；沒有多大关系。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他是不会見怪的，我敢說。”

“你放心，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抓住老太太的手說，說得那么响亮，使的劲把他的仁慈的臉都漲紅了，“我告訴你，老太太，看見像你这样年紀的一位老太太領导着这样好的一个家庭，而且看起来这样年輕和健康，我是再快乐也沒有了。”

“啊！”老太太略为停頓了一下說。“非常之好，我相信；但是我听不見。”

“祖母现在有点儿不高兴，”伊莎白拉·华德尔小姐低声地說；“但是馬上她就会跟你談話的。”

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表示他願意迁就老年人的缺点，就和在座的大伙儿閑談起来。

“这里的环境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史拿格拉斯、特普曼和文克尔几位先生响应說。

"唔，我覺得是的，"华德尔先生說。

"全肯特州再沒有更好的地点了，先生，"苹果臉的精明的人說；"眞是沒有了，先生——我断定是沒有了，先生；"于是那精明的人得意揚揚地四面看看，好像曾經有誰极力反对他的話、而終于被他駁倒了似的。

"全肯特州再沒有更好的地点了，"稍停了一下，精明的人又說。

"除了茂林牧場之外，"那个胖胖的人庄严地发表意見。

"茂林牧場嗎！"对手脫口而出地叫，带着极度的輕蔑。

"嗳，茂林牧場，"胖胖的人重复說。

"那眞是个好地方，"另外一个胖子插嘴說。

"是这样的，的确，"第三个胖子說。

"人人都知道的，"肥肥的主人說。

精明的人怀疑地四面看看，但是发現自己是少数，就做出可怜别人的神情不再多說了。

"他們在談些什么？"老太太用很响的声音問她的孙女之一；她跟許多聾子一样，好像决不考慮别人有听到她所說的話的可能的。

"关于田地，祖母。"

"田地的什么？——沒有什么事情吧？"

"沒有，沒有。米勒先生說我們的地段比茂林牧場还好。"

"他怎么知道的？"老太太憤慨地問。"米勒是个吹牛皮的花花公子，你就告訴他是我說的。"說了之后，这位一点儿不知道自己已經把話說得很响的老太太挺一挺腰，对那位精明的罪犯狠狠地看看。

"来，来，"忙着張罗的主人說，带着自然而然的急于想換一換話題的神情，——"你說打牌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

"我是再欢喜也沒有了，"那位紳士回答；"但是請你不要为我湊起一局来。"

"啊，我告訴你，母亲是非常欢喜打牌的，"华德尔先生說；"不是嗎，母亲？"

老太太对于这个題目比对什么都要不聾得多，作了肯定的答复。

"乔，乔，"老紳士說——"乔——該死的——呵，他在这里；摆好牌桌子。"

这个害昏睡病的青年人居然不用其他的督促，就摆好了两張牌桌子；一張是玩"琼教皇"的，一張是打"惠斯特"的。打惠斯特的两对是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米勒先生和胖紳士。那个圍成圓圈的游戏包括了在座的其他的人。

他們玩牌的样子眞是所謂态度庄严、举止文靜，适合于称为"惠斯特"的① ——那簡直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据我們看来，称之为"玩牌"是很大的不敬和污蔑。另外一方面，那圍成圓圈的一桌却是如此的喧騰和快乐，以致大大地妨碍了米勒先生的思索，使他沒有能够做到应有的专心，竟然犯了許多罪大恶极的过失，这使胖紳士非常冒火，而相对地使老太太非常开心。

"瞧！"負罪的米勒在一局的临了抓了最后决胜負的第十三張牌之后得意地說，"这打得再好也沒有了，我不妨自己吹一句；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了！"

"米勒应該拿王牌打那張紅方块的，是不是，先生？"老太太

---

① 惠斯特(Whist)这字又作"靜穆"解。

說。

匹克威克先生点头同意。

“真的嗎？”那不幸的人說。对他的联手发出怀疑的申訴。

“应該的，先生，”胖紳士用严厉的声音說。

“糟糕得很，”垂头丧气的米勒說。

“說这个还有什么用，”胖紳士咆哮着說。

“二付大牌是八分，我們贏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另外一局。“你能叫一副嗎？”老太太問。

“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双，单，清一色。”

“沒有見过这种运气，”米勒先生說。

“沒有見过这种牌，”胖紳士說。

庄严的靜默：匹克威克先生幽默，老太太严肃，胖紳士吹毛求疵，米勒先生畏畏縮縮。

“再来个双，”老太太說，得意地拿了一枚六便士和一枚凹凸不平的半便士放在烛台下面，作为記号。

“双，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知道了，知道了，先生，”胖紳士恶狠狠地說。

得到同样結果的另外一局中間不幸的米勒有牌却不跟牌、犯了規；胖紳士因此大发脾气，一直发到牌打完的时候，那时他就縮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待了一点钟又二十七分钟之久，臨了，他从隐蔽处走出来，遞給匹克威克先生一撮鼻烟，带着决心以基督徒的精神来寬恕所受到的伤害的神情。那位老太太的听觉是明显地改进了，而不幸的米勒呢，却像一只海豚耽在一座崗亭里似的不自在。

同时，那圍成一圈的一局却进行得着实快活。伊莎白拉·华德尔和特倫德尔先生“配了对”，爱米丽·华德尔和史拿格拉

斯先生也一样；甚至特普曼先生和老处女姑母也合开了經营彝碼和諂媚的股份公司。华德尔老先生快乐得无以复加；他做庄的时候如此的滑稽、而那些老太太对于她們的贏帳算得如此地精明，所以全桌永远在喧鬧声中。有一位老太太老是有約摸半打的牌要賠，这使得大家都笑，每回都如此；而这位老太太因为要賠牌显得不高兴的时候，他們就笑得更加厉害；于是老太太的臉色漸漸开朗起来，而終于笑得比誰的声音都大。还有，当老处女姑母摸到"結婚"的时候，年輕的小姐們又笑了，老处女姑母好像要发脾气，但是，她覺察到特普曼先生在桌子底下捏她的手，于是她的臉色也漸漸开朗起来，显出心中有数的样子，好像覺得实际上結婚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么渺茫；因此，大家又都笑了，尤其是华德尔老先生，他对于开玩笑是跟最年輕的人一样津津有味的。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只是一个劲向他的搭檔的耳朵里低声訴說詩意的感情，这使一位老紳士詼諧起来，恶作剧地提出打牌的搭檔和人生的搭檔的問題，因而引出老华德尔的一番妙論，附带各种各样的霎眼睛和格格地笑，使得大家都非常快乐，尤其是那位老紳士的太太。文克尔先生說了些城市里誰都知道而乡村里誰都不知道的笑話；大家听了都由衷地笑起来，并且說非常妙，所以文克尔先生覺得很光荣。仁慈的牧师愉快地旁观着；因为圍繞着桌子的那些快乐的臉孔使这位老年人也覺得快乐了；而且虽然这种快乐有点儿喧嘩，然而那是发自內心而不是发自口头上的：这无論如何还是正当的欢乐。

夜晚在这些活潑的娛乐中迅速地滑过去；这一頓家常的然而实惠的晚餐吃完以后，大家圍着火炉組成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子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他一生从来沒有感覺得这样幸福过，也从来沒有这样地只想愛惜和充分受用这种瞬息即逝的光

阴。

“哪，”好客的主人說，——他庄严地坐在老太太的安乐椅旁边，把她的手紧紧地抓在手里——“这就是我所欢喜的——我一生之中最幸福的一些时刻，都是在这古旧的火炉旁边消磨的：我对于这炉子是如此地依恋，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生起旺旺的火，除非到了热得实在受不住的时候。我的可怜的老母亲，在她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常常搬一張小板凳坐在这火炉前面——是不是，母亲？——”

因为突然想到許多年前的幸福和过去的时代而自动涌进老太太眼睛里的泪水，在她带着忧郁的微笑点点头的时候，偷偷滚下她的臉了。

“你一定要原諒我談到这个古老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主人在短时間的停頓之后重新說——“因为我爱它很深，胜过了其他的地方——古老的房屋和田地在我就像是活的朋友：我們的繞着长春藤的小小的教堂也是如此，——关于这长春藤，順便說起，那边我們的那位杰出的朋友曾經做过一首詩，那时他初到我們这里来。史拿格拉斯先生，你的杯子里还有嗎？”

“滿滿的，謝謝，”那位紳士回答，他的詩人的好奇心已經被主人的最后那句話大大地激动起来了。“对不起，你剛才讲到关于长春藤的詩。”

“这你要問对面我們那位朋友，”主人心里有数地說，把头一点，指着那位牧师。

“我很想請你念一念，你不見怪嗎？”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啊，眞的，”牧师回答，“那是一桩小极了的事，的的确确；我胡謅了这首詩的唯一的托辞，就是，那时我是个青年人。然而假使你要听，那我就念一念吧。”

回答当然是一陣耍听的喃喃声；于是这位老紳士开始了，靠着他妻子的許多提示，背誦了那些詩句。“我管它們叫，”他說——

常綠的长春

啊，美丽的植物呀常綠的长春，
他蔓延在古老的廢墟之上！
他的三餐是精美的饈珍，
虽然他的墓穴是寂寞而凄凉。
墙必須倒，石也将頹，
才合于他的美丽的奇想；
而时光造成的霉烂尘灰，
正是他的可口的食粮。
在这地方沒有生命留存，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綠的长春。

迅速呀他偷偷前进，虽沒有羽翼飞騰，
他有一顆坚实頑強的心臟。
他繞得多紧，依恋得多深，
纏住他的朋友那巨大的老橡！
而他秘密地在地上蔓生着，
把他的叶子輕輕地搖蕩，
欣然地拥抱和温存着，
死者們的坟墓的肥沃的土壤。
在这地方猙獰的死亡藏身，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綠的长春。

几个世紀已經过去，它們的业績已經頹傾，
民族已經經历了桑滄；
但是壯健的老长春藤永不雕零，
他的綠色少壮如常。
在凄凉寂寞的日子里，
勇敢的老植物将借过去而发胖；
因为任何最堂皇宏偉的工程，
終于是长春藤的营养。

　　爬呀，在这地方时光留了殘痕，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綠的长春。

当老紳士把这些詩句重念了第二遍、以便史拿格拉斯先生記录下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带着很感兴趣的表情諦視了一下他的臉孔的輪廓。老紳士背完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把笔記簿放回口袋，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請原諒，先生，初次見面就說这种話；但是我想像你这样一位紳士，在你作为傳道师的生活經驗里是不会沒有观察到許多值得銘記的景象和事件的。"

"我的确是目睹过一些，"那位老紳士回答；"但是事情和人物都很平凡，因为我的活动的范圍是如此之有限啊。"

"你是做了些笔記的，我想，关于約翰·爱德門德，不是嗎？"华德尔先生問，他似乎是要引出他的朋友的話头，来給新宾客們一些启迪。

老紳士微微点一点头表示同意，正要开始轉換話題，但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請你原諒，先生；但是对不起，我想冒昧問一問，約翰·爱德門德是誰呢？"

“我也正想問这句話哪，”史拿格拉斯先生急切地說。

“你是脫不了身啦，”兴高采烈的主人說。“迟早你总得滿足这些紳士的好奇心；所以你不如利用現在这个好机会，立刻就說。”

老紳士一面和善地微笑，一面把椅子向前移一移；其余的人都把椅子拉得靠紧一些，特別是特普曼先生和老处女姑母，也許他們是因为耳朵不大灵吧；老太太的听筒被妥妥当当地安排好了，米勒先生（他在朗誦詩歌的时候睡过去了）被訓誡地一把招醒了——那是他的前搭檔那位庄严的胖子从桌子底下使出来的，——于是老紳士不再用什么序言，直截了当地开口說了如下的故事，我們自作主張替它加了一个題目，叫做

归 囚

“我初到这村子来住的时候，”老紳士說，“离現在正二十五年了，那时，在我的教民之中有一个恶名最大的人，叫做爱德門德，他租了一块离这里很近的小小田地。他是一个脾气很坏、心腸野蛮的坏人；懶惰和荒淫的习气，殘酷和凶猛的气質。除了几个跟他一道在田野里浪蕩或是在酒店里纵飲的、懶惰而无賴的流氓之外，他連一个朋友或者熟人都沒有；沒有人願意跟这个叫許多人害怕而且叫人人痛恨的人說話——大家都躲避爱德門德。

“这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那孩子在我初到这里的时候大約有十二岁。关于这个女人的痛苦的剧烈程度，关于她用以忍受这些的溫和而忍耐的态度，关于她撫养那个孩子的时候的操心忧虑的苦痛，沒有人能够恰当地想像出来。上天饒恕我这种猜测——假使那是不仁的猜测的話——但是我坚决地相信、

而且我从心眼里相信，那人好多年来有系統地試着弄碎她的心；但是她为了孩子的緣故忍受了一切，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父亲——虽然这在許多人看来也許是奇怪的；因为，虽然他是一个畜生、虽然他待她很殘酷，然而她曾經一度爱过他：由于回忆到他曾經是她的什么人，就在她的胸中喚起了在苦难中要容忍和溫順的感情；这种感情，除了女人之外，对于上帝創造的一切生物都是陌生的。

“他們很穷——既然那男人过着这种日子，他們当然是非穷不可的；但是女人不停和不倦地操作，早晨、中午、夜里，不分早晚地干，使他們得免于饥寒。这种操作只得到恶意的报答。夜里經过那里的人們——有时已經是深夜了——告訴大家說听到一个悲痛的女人的呻吟和嗚咽，还听到毆打的声音；不止一次，孩子在半夜以后輕輕地去敲邻居的門，到那里躲避他的反常的父亲醉后的暴行。

“在这些日子，这可怜的女子始終是我們的小小教堂的出席者，她来做礼拜的时候常常带着她不能完全掩飾掉的、虐待和暴行的伤痕。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和下午，她一定来坐在她的老位置上，把孩子带在身边；虽然他們两人都穿戴得很坏——比許多地位不如他們的邻居們还穿得坏得多——不过他們总是整齐和清洁的。每人都对“可怜的爱德門德太太”友善地点一点头、和藹地招呼一声；有些时候，当她做完礼拜站在通到教堂大門的一小排榆树下面和一个邻居交談几句的时候，或者怀着母亲的驕傲和喜悅在旁边看着她的健康的孩子和一些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的憔悴的脸孔由于发自深心的感恩的表情而开朗起来；这时她的样子虽不是高兴和幸福的，至少是平靜而滿足的。

“过了五六年；孩子已經长成一个結实而发育健全的小伙

子。把小孩子纖弱的身材和四肢加强和改造成为一个强壮男子的光阴，已經使他的母亲的身体弯了，使她的脚力衰弱了；但是那本来应該扶持她的手臂却不再在她的怀抱里了，那本来应該使她愉快的脸孔却不再望着她的脸了。她还是坐在她的老位置上，但是在她身边有一个位置空着。《圣經》还是像向来一样保存得很細致，要讀的地方还是像向来一样查明了疊好；但是却沒有和她一道讀的人了；眼泪密而快地落在书上，字迹都模糊难辨了。邻居們对她还像从前一样和藹，但是她掉开头躲避他們的招呼。現在再也不在老榆树下面勾留了——沒有对未来幸福的欣慰的預期了。这孤苦的女人把軟帽拉得更低些遮在脸上，匆匆地走掉了。

“那青年人假使还有記忆和良心的話，他只要想一想，从他的童年的最初直到那个时候，他沒有一件事不是这样那样地和他的母亲长期的自願的犧牲相关联的；她为他忍受了虐待、侮辱和暴行，一切都是为他。但是他，悍然不顾她那顆将要破碎的心，凶恶地故意忘怀她为他所做和所受的一切，跟一些堕落的、无賴的人混在一起，发瘋似的干着一种要叫他送命和叫她丢人的冒險的勾当。这一点我要告訴你們嗎？可悲的人性！你們是早已預料到的了。

“这不幸女子的悲苦和不幸的定数是要滿了。邻近已經出过許多罪案；犯案的人一直沒有发現，所以他們的胆子更大了。一次，一件胆大妄为的劫案引起了他們沒有料到的一番警戒的追究和严密的搜索。小爱德鬥德和三个伙伴被人怀疑了。他被捉了去——押了——审了——判了罪——死刑。

“庄严的判决宣讀之后，法庭里发出女人的一声狂乱和刺耳的尖叫，这声音到如今还在我耳朵里响着。这声叫喚，使犯人感

到恐怖，那是审訊、判罪——接近死亡——都沒有喚起来的。他那始終含着执拗的怒气紧紧閉着的嘴抖动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張了开来；臉变得灰白，每个毛孔里都冒着冷汗；这个重罪犯人的强壮的四肢顫抖了，他在被告席上搖搖晃晃地站不住了。

“这受苦的母亲在她的精神慘痛的最初的襲击之下，向我面前一跪，热烈地祈求那位在她的一切困难中支持她到現在的全能的神，让她从这悲哀和苦难的世界解脱，饒了她的儿子的性命。接着是一陣悲痛的发作和一陣猛烈的掙扎，这种情景我但願永远不再看到第二回。我知道她的心从那时起开始破碎了；但是我从来沒有听到她的嘴里滑出一声訴苦或是怨言。

“看見这女人每天都到监獄的院子里去，急切而热烈地用感动和哀求的方法試想把她的硬心腸的儿子的心弄軟下来，眞是一种悲慘的景况。徒然。他还是怏怏的，执拗的，无动于中的。甚至他的判决得到意外的減刑、改做十四年的放逐，也沒有能够使他态度上的阴沉的执拗軟化片刻。

“但是，支持了她那么久的那种听天由命和忍耐的精神，不能够抵敌她肉体上的衰弱了。她病倒了。她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搖晃的腿子又去看她的儿子一次，但是她精疲力竭，无力地倒在地上了。

“現在，这青年人的那种可夸耀的冷酷和淡漠眞是受到了考驗了；报应沉重地落在他身上，几乎逼得他发瘋。一天过去了，他的母亲沒有来；又是一天，她沒有到他身边；第三天的晚上了，他还沒有看到她；在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就要被迫和她别离了——也許是永别呢。啊！他几乎像奔跑似的在那狹小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消息会因为他着急就来得快些似的——这时，那些久已遺忘的旧事涌上了他的心头！而当他听到消息的

时候，他的脑子里又是怎样悲苦地涌出了一种毫无办法的孤寂的感觉！他的母亲，他所知道的唯一的长辈，在离他站着的地点一哩远的地方病倒在地上——也許要死了；假使他是自由的和不带鐐銬的，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她身边了。他冲到門口，拚命用力抓住鉄栅栏搖撼得它发响，并且用身体向那厚墙上撞，像是想从石头里硬冲出一条路来；但是这坚固的建筑物嘲笑他的微弱的努力，他絞着两手啜泣得像小孩子一样。

"我把母亲的寬恕和祝福带給她那个在监牢里的儿子，把他的悔过的庄严誓約和求恕的热烈悬求带到她的病床前面。我怀着怜恤和同情听那悔过的人談起当他回来之后如何安慰和奉养她的无数計划；但是我知道在他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之前几个月，他的母亲就不会再在人世了。

"他在夜里被解走了。过了一两个星期，可怜的女人的灵魂飞升了，我暗暗地希望并且庄严地相信它是到永恒的幸福和休息的地方去了。我給她的遺骸行了葬礼，她躺在我們的小小的教堂墓地里。她的坟头上沒有石碑。她的悲哀世人知道，她的德行上帝知道。

"在犯人解走之前已經和他約好，他一得到允許就写信給他母亲，信可以寄給我收。父亲自从儿子被捕之后就坚决地拒絕見他了；儿子是死是活，于他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一去毫无消息，好几年过去了；到他的刑期过了一半，而我沒有接到一封信的时候，我断定他是死了，而我的确几乎希望他如此。

"然而爱德門德呢，他在到了居留地之后被派到很远的荒僻地方去了，也許是因为这个緣故，所以他寄的几封信都沒有到我手里，他在整整十四年中都居留在一个地方。刑期終了之后，他坚持从前的决定和对母亲的誓約，經过无数的困难回到了英国，

徒步走回家乡。

“在八月里一个晴和的星期日的黄昏，約翰·爱德門德踏进了十七年前他蒙着耻辱离开了的村庄。他的最近的捷徑是要經过教堂墓地的。他穿过籬笆上的活門的时候，他心里激动起来。那些高大的老榆树——落日透过它們的枝叶把輝煌的光線这里那里地投射在蔭影的小徑上——喚醒了他童年的联想。他想像那时候的自己，吊住母亲的手，安靜地走进教堂。他記起了自己是慣于抬头望着她的蒼白的臉孔的；而有些时候她的眼睛对他臉上凝視的时候会充溢着眼泪——这些泪在她俯身吻他的时候就热辣辣地落在他的額头上，使他也啜泣了起来，虽然他那时一点也不懂得她的眼泪是何等悲苦的眼泪。他想起他如何常常在这路上和一些孩子气的游伴快乐地奔跑，时而回头看看，瞥瞥他母亲的微笑，或者听听她的温柔的声音；他的記忆上的一重帘幕似乎揭开了，于是，得不到报答的恩情的言語、被藐視的劝告、被毁棄的信約，蜂拥到他的記忆里，簡直使他的心要破裂，他是再也受不住了。

“他进了教堂。晚禱的礼拜仪式結束了，会已經散了，不过还沒有关門。他的脚步在低矮的屋子里发出空洞的迴声；是如此地寂靜和悄然，他孤零零一个人几乎害怕起来。他向四面看看。什么都沒有改变。地方似乎比从前小了些，但是那些古老的石碑还在那里，他小的时候曾經怀着孩子气的畏惧对它們凝視过无数次；鋪了褐色的垫子的讲道坛，还在那里，还有圣餐台也在那里。在这圣餐台前面，他曾經时常背誦过他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所尊敬而作为一个大人的时候所忘記的圣誡。他走近了从前的老座位，它显得冷清而凄凉。坐垫已經拿掉了，《圣經》也不在那里了。也許他的母亲現在是坐更坏的位置了，也許她

身体已經太坏了，不能独自走到教堂来吧。他不敢想到他所害怕的事上去。他走开的时候顫抖得很厉害，渾身感到一陣冷。

“他正走到大門口的时候，一个老年人走了进来。爱德門德吃惊地縮回一步，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識他；他曾經好多次看他在墓地里掘坟墓的。他对这回家的囚犯会說些什么呢？老年人抬起眼睛对陌生人的臉看看，对他說了“晚安”，就慢慢地走了。他已經忘了他。

“他走下土岡子，穿过村庄。天气很热，人們都坐在門口，或是在他們的小园子里散步，享受着黄昏的宁静和劳动后的休息。許多人都对他看一眼，他也向两旁怀疑地看了几眼，看看是否有誰认得他和躲避他。差不多每家都是些陌生人；从一些高大的身材中間他认出他的一个老同学——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被一群快乐的小孩子圍繞着；另外一些呢，其中有一个坐在一所茅屋門口的安乐椅里的病弱的老年人，他記得他当年是个筋强力壮的劳动者；但是他們都已經忘記了他，他走过的时候沒有一个人认識。

“落日的最后的柔光落在地面上，使一捆捆黄色的谷穗上发出輝煌的光采，拖长了果树的影子，这时他站在老家的門口了——这是他童年的家——是他的心在拘囚和悲苦的悠长岁月里怀着不可形容的强烈的爱恋所渴慕的家。園墻是低低的，虽然他清楚地記得从前在他看来是一座高墻；他从墻上对园子里看。里面的花果比从前多些和茂盛些，但是那些老树还在——他曾經无数次在太阳下面玩厌了之后躺在这些树下，渐渐感觉到幸福的童年时代的温柔的睡眠輕輕地来临。房子里有人声。他听見了，但是它們听来很陌生；他不熟識。声音也是愉快的，而他很明白他的可怜的老母亲是不会愉快的，于是他走开去。門

开了，一群小孩子跳了出来，叫着和蹦着。手里抱了一个很小的孩子的父亲出現在門口了，于是他們包圍着他，拍着小手，拖他出来参加他們的有趣的游戏。犯人想到，就在这个地方他曾經躲避过他的父亲多少次呵。他記起了他如何时常把发抖的头埋在被子里，听着那粗暴的言語、凶狠的鞭打和他母亲的哀号；虽然他离开这地点的时候由于心灵的剧痛、高声抽咽了，但是他在狂暴而悲痛的感情之下捏着拳头，咬着牙齿。

“这就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回家，这就是他历尽千辛万苦的回家！沒有欢迎的脸孔，沒有寬恕的眼光，沒有容身的房屋，沒有援助他的手——而且还是在他的老家的村上。他在那种人迹不到的、荒野的密林里的寂寞，比起这个来又算得什么！

“他覚得他在那蒙受耻辱和奴役的远方所想到的家乡，是他离开的时候的家乡，而不是他回来的时候的家乡。这种悲惨的現实冷酷地打击了他的心，他的精神消沉了。他沒有勇气探問，也沒有勇气去見那唯一可能用亲切和同情接待他的人，他向前慢慢走去；閃閃躲躲地走在路边上，像一个犯罪的人；轉到一片他还很記得的草地上之后，用手蒙着臉，扑在草上。

“他沒有注意到有一个人躺在他旁边的河岸上，这人轉身对新来的人偸看一眼的时候，衣服沙沙响了一下；爱德門德抬起了头。

“那人已經改成坐的姿势。他的身体很駝了，他的臉又皺又黄。他的服装說明了这是貧民收容所里的貧民：他的样子很老了，但是看来更像是由于放蕩或疾病而不是由于年龄的緣故。他正紧紧地盯着这新来的人；虽然他的眼睛最初是沒有光澤的和滞鈍的，但是它們对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之后，竟閃出一种不自然的和惊慌的表情，以至于几乎要从眼眶里爆出来。爱德門德逐

渐抬起身体跪下了，对老年人的脸越来越热切地看着。他們默默地互相凝視。

“老年人臉色灰白得可怕。他抖了一下，蹒跚地站了起來。爱德門德跳了起来。他退縮了一两步。爱德門德走了过去。

“‘让我听你讲話，’犯人用沉重的变了声的声音說。

“‘站开！’老年人喊，带了一句可怕的咒駡，犯人向他走得更近些。

“‘站开！’老年人尖叫。由于恐怖而暴怒的他，举起手杖在爱德門德臉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父亲——恶鬼！’犯人咬着牙齿喃喃地說。他发狂地冲过去扼住老年人的喉嚨——但是他是他的父亲啊；他的手臂无力地垂下了。

“老年人发出一声高呼，像一个妖怪的咆哮似的，在寂靜的田野間飄过。他的臉发了青；血从他的臉上和鼻子里涌出来，把地上的草染成濃厚的暗紅色，而他蹒跚地倒下去了。他裂了一根血管；他的儿子还沒有来得及把他由那污浊的、呆滞的泥塘里扶起来的时候，他已經是死人了。”

“在教堂墓地的那个角落里，”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老紳士說，“就是在我已經說过的那个教堂墓地的一个角落里，那里埋葬了一个男子，在这件事情之后我雇用了他三年；他是真正悔过了的和自卑的，做到了最好的人所能做到的地步。在他去世之前，除了我沒有誰知道他是什么人、或是他是哪里来的；——他就是約翰·爱德門德，这重归的囚犯。”

第七章

文克尔先生倒不是打鸽子打杀烏鴉，却是打烏鴉伤了鸽子；丁格来谷板球队大战“圣瑪格尔頓”，而“圣瑪格尔頓”大吃“丁格来谷”；附帶其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白天令人疲倦的遭遇、或者是牧师的故事的催眠作用，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的睡意如此之濃，他被領到他的舒服的臥室里之后不到五分钟，就人事不省地而且梦也沒有地睡着了；直到早晨的阳光譴責地把明亮的光綫投射到房里之后，他才醒了过来。匹克威克先生可不是懶人；他像一个热情的战士似的一跳跳出了他的行軍床。

“愉快的、愉快的乡村呵，”推开格子窗之后，这位热情的紳士叹息說。“曾經受过这样的景色熏陶的人，誰还能够天天望着磚头和石板？要是沒有母牛，只有母牛的尸体，沒有任何东西有牧神的气味，倒是都有財神的气味；沒有田里长的五谷，只有田里用的肥料，那么誰还能够再在那种地方生活呢？住在那种地方挨命，誰能受得住呢？我請問誰能够忍受呢？”匹克威克先生像这样用最完善的方式自盘自問了好一会儿之后，就把头伸出了窗格子，向周圍眺望起来。

干草堆的濃烈的甜香直扑他的臥室窗戶；下面小花园里的种种花草芬香四溢；在微風中顫动着的草叶，每一片草叶上閃耀着朝露，照亮了濃綠的草場；鳥儿歌唱着，好像每一顆晶瑩的露珠都是它們的灵感的源泉。匹克威克先生墮入心曠神怡的出神

状态了。

"哈罗!"这声音唤醒了他。

他向右手看看，但是看不見誰；他把眼睛轉向左手，望穿了那一片風景；他凝視天空，但是那里沒有人找他；后来他做了一个普通头脑的人立刻就会做的事——看看花园里，于是看見了华德尔先生。

"你好嗎?"那位好兴致的先生說，由于愉快的期望已經兴奋得喘气了。"美丽的早晨呵，是不是？看見你起得这么早我很高兴。赶快下来吧。我在这里等你。"

匹克威克先生不用第二次邀請。十分钟已經够他梳洗裝束之用；到这十分钟的末了，他已經在那位老紳士的旁边了。

"哈罗!"匹克威克先生也說。他看見他的同伴拿了一支枪，另外还有一支躺在草地上。"你要干什么?"

"呃，"主人回答，"你的朋友和我在早餐之前要去打白嘴鴉呵。他是一位呱呱叫的枪手，是嗎?"

"我听他說过他的枪法很妙，"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我从来沒有見他打过什么东西。"

"唔，"主人說，"我希望他就来才好。乔——乔!"

在早晨刺激的空气下的胖孩子，带着不过三分零一点儿的睡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上去請那位紳士，告訴他我和匹克威克先生在鳥窠那里等他。你領他去；听到沒有?"

孩子去执行他的任务了；主人像魯濱孙第二似的捐了两支枪，带路走出花园。

"就是这里，"老紳士走了一会儿之后，在一丛树林子的进口站住了說。这話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些一无所觉的白嘴鴉的不

停的哑哑声已經充分說明了他們所在的地方。

老紳士把一支枪放在地上，把另外一支装了彈药。

“他們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說着，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的身形就远远地出現了。胖孩子因为弄不清楚要他請哪一位紳士，他为了防止任何錯誤的可能，想出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把他們都請了来。

“来吧，”老紳士对文克尔喊；“像你这样热心打猎的人早就应該起来了，虽說这里的玩意儿沒有多大意思。”

文克尔先生报之以苦笑，臉上带着一种異样的表情拿起了剩下的那支枪；那种表情，假使有一只形而上学的白嘴鴉感到它即将橫死的預兆的話，也許它会露出来的。那大概是表現热心吧，但是却显得非常可怜。

老紳士点点头；在嬰儿兰伯特[①]的指导之下列队而来的两个褴褸的孩子，就开始爬上两棵树。

“这些孩子干什么的？”匹克威克先生突兀地問。他有点吃惊了；他还不大相信，不过他常常听說农民生活困难，所以他怕这会逼迫那些靠土地为生的小孩子去做一种危險而冒險的营生——把自己当做沒有經驗的猎人的靶子。

“不过是惊鳥而已，”华德尔先生回答，笑着。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

“呃，說得明白点，就是吓一吓白嘴鴉。”

“噢！就是如此嗎？”

“你放心了嗎？”

“放心了。”

---

① 兰伯特(Lambert)为英国著名胖人，重六百数十磅。这里所謂嬰兒兰伯特是指胖孩子乔。

"很好。我先来？"

"請，"文克尔先生說，任何的拖延他都高兴。

"那末，請站开些。干吧。"

一个孩子叫喚起来，并且搖撼一根有鳥巢的树枝。

半打惊慌的大声交談着的小白嘴鴉，飞出来問是怎么回事。老紳士开了一枪作为回答。掉下了一只，其余的飞掉了。

"拾起来，乔，"老紳士說。

这孩子一面走过去一面臉上带着微笑。鴉肉餅的模糊的幻影浮現在他的想像里——那是很肥的一只呢。

"喂，文克尔先生，"主人說，把自己的枪重新装上。"打吧。"

文克尔先生向前走了几步，举起了枪。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不由自主地退縮了几步，免得大批白嘴鴉沉重地落下来伤害了他們，这他們认为只要他們的朋友毁灭性的枪声一起，就一定会发生的。一种严重的停頓——一陣叫喚——一陣羽翼振动的声音——一声輕微的"咔嗒"。

"哈罗！"老紳士說。

"不行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响，"文克尔先生說，臉色非常灰白，也許是因为失望的緣故。

"古怪，"老紳士說，拿过枪来。"无論哪一支以前从来沒有不响过。啊，怎么看不見銅帽呀？"

"嗳呀呀，"文克尔先生說。"我声明我忘記安銅帽了！"

这个小小的疏忽被糾正了。匹克威克先生又蹲下去了。文克尔先生带着毅然决然的神情走向前去；特普曼先生躲在一棵树后面往外看。孩子叫喚了；飞出了四只鳥，文克尔先生开了枪。一声痛叫——不像是白嘴鴉的，却像是一个肉体受到痛苦的人

的。特普曼先生在左臂上接受了一部分子弹，这样救了无数无辜的鳥的性命。

要描写出接着发生的那場混乱簡直是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在情緒爆发的最初一瞬間駡文克尔先生"渾蛋！"特普曼先生如何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文克尔先生如何吓得呆呆地跪在他身边；特普曼先生如何昏昏迷迷地乱叫些女人的教名，接着先睜开一只眼睛，再睜开第二只，然后倒了过去把两只統統閉上；——这一切，以及后来这不幸的人如何漸漸神志清醒过来，如何用手絹把他的手臂扎好，如何由他的焦虑的友人們用手搀扶着慢慢回去，都一样地难以詳細叙述。

他們走近房屋了。女士們正在園門口，等他們来吃早飯。老处女姑母出現了；她微笑着招呼他們，叫他們走快些。显然她并不知道这場禍事。可怜的家伙！有的时候无知眞是福气哪。

他們走近些了。

"嘿，那位小老先生怎么了？"伊莎白拉·华德尔說。老处女姑母沒有介意这句話；她以为是說匹克威克先生。在她眼里，屈来西·特普曼是一个青年；她是通过縮小鏡看他的年紀的。

"不要怕呵，"年老的主人远远地喊，恐怕吓了他的女儿們。因为打猎的一伙完全圍住了特普曼先生，所以她們还沒有弄清眞相。

"不要害怕，"主人說。

"什么事情？"女士們尖叫。

"特普曼先生出了一点儿小事；就是这样。"

老处女姑母发出一声尖銳的嘶叫，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声，倒在她的侄女們的怀抱里了。

"給她澆点冷水，"老紳士說。

“不用，不用，”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說；“我現在好些了。白拉，爱米丽——請个外科医生来！他受了伤嗎？——他死了嗎？——他——哈，哈，哈！”老处女姑母又发出第二陣歇斯底里的大笑，点綴着几声尖叫。

“鎮靜一点，”特普曼先生說，被这种同情他的痛苦的表示感动得几乎下泪了。“亲爱的，亲爱的小姐，鎮靜一点。”

“是他的声音！”老处女姑母喊；第三陣强烈的征候又发展了。

“我求你不要着急，最亲爱的女士，”特普曼先生撫慰地說，“請你相信，我伤得很輕。”

“那末你沒有死！”这位歇斯底里的女士大叫說。“啊，你說你沒有死，說！”

“不要发傻了，来雪尔，”华德尔先生插嘴說，說得有点粗鹵，不十分适合于那富于詩意的場面。“眞見鬼，叫他說沒有死干什么呀？”

“沒有，沒有，我沒有死，”特普曼先生說。“我除了你的帮助之外什么都不需要。让我倚在你的手臂上。”他接着用耳語声說，“来雪尔小姐呀！”兴奋的女人走了过来，伸出了手臂。他們走进了早餐室。屈来西·特普曼先生溫柔地用嘴吻了吻她的手，坐上了沙发。

“你头昏嗎？”忧虑的来雪尔問。

“不，”特普曼先生說。“沒有关系，我馬上就好的。”他閉了眼睛。

“他睡了，”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說。（他的視官閉了將近二十秒钟）“亲爱的——亲爱的——特普曼先生！”

特普曼先生跳了起来——“再說說这些話！”他喊。

那位女士一惊。"你一定是沒有听到!"她羞答答地說。

"啊,我听到了!"特普曼先生回答;"再說一遍。假使你要我好起來,你就再說一遍。"

"嘘!"女士說。"我的哥哥来啦。"

屈來西·特普曼先生恢复了先前的姿势;华德尔先生陪着一位外科医生进了房間。

手臂被診察了,伤口被包扎好了,据說是很輕的伤;因此大家都放了心,带着重新恢复了愉快的臉孔开始滿足他們的食欲了。只有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沉默而且若有所思。他的臉上显露出怀疑和不信任的神情。他对文克尔先生的信任已經由于早上的事情而动摇了——大大地动摇了。

"你是一位板球家吧?"华德尔先生問那位射击家。

假使在别的时候,文克尔先生是会作肯定的回答的。他感到他的处境的困难,謙虛地回答說,"不是。"

"你是的吧,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問。

"曾經一度是的,"主人回答;"但是現在我已經把它丢了。我參加这里的板球会,但是我不打。"

"今天大比賽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今天,"主人回答。"你一定很想去看看的。"

"我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是欢喜看任何运动的,只要安全,只要里面的不熟练的人的无能的献丑不致于危害到人們的性命。"匹克威克先生打住了,注視着文克尔先生,他呢,在他的領袖的炯炯的目光之下畏縮着。那位偉人隔了一会儿之后收回了眼光,接上去說:"我們把受伤的朋友留給小姐們照应的話是不是对的呢?"

"你們把我交托給她們是再好也沒有了,"特普曼先生說。

“的确再好也沒有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因此决定：把特普曼先生留在家里交給妇女們照应；而其余的客人們在华德尔先生的引导之下到将要举行把整个瑪格尔顿从痳痹中喚起、并且叫丁格来谷兴奋得发狂的比赛的竞技场去。

他們这不超过两哩路的步行，一路都是走的蔭凉的小徑和幽靜的狹路；而且在他們的談話轉到了四面八方圍繞着他們的怡人的風景，匹克威克先生发現自己已經置身于瑪格尔顿鎮的大街上的时候，他几乎懊悔他們走得太急速了。

任何人，只要他天生有風土学的嗜好，都清清楚楚知道瑪格尔顿是一个自治城市，这里有市长、市議員和公民；任何人假使参考过市长对公民說的話，或是公民对市长的，或是这两者对自治团体的，或是这三者对国会的，就可以知道那种他們早就应該知道的事情，就是：瑪格尔顿是一个古老而忠于王室的市鎮，对基督教义的热心拥护和对商业权利的虔誠爱戴兼而有之；作为証明的，是市长、法人和其他居民曾經在各种时候上过不下一千四百二十次的呈文，反对国外继續保持黑奴制度，还有同样多的呈文反对国內干涉工厂制度；六十八次贊助在教堂里卖东西，八十六次主張廢除星期日在街上做生意。

匹克威克先生站在这个大名鼎鼎的市鎮的主要街道上，带着一种未必沒有兴趣的好奇神情注視着周圍的事物。那里有一片作市集之用的方場；場中央有一座大旅館，旅館面前有一块招牌，上面表現了一种在艺术上很普通、而在自然界却很少有的事情——这就是，一只藍獅把三条弯腿悬在空中，用第四条腿的脚爪的中間一根爪子的最尖端平衡着身体。一眼看去，那里有一家拍卖行、一个火災保險公司办事处、一家粮行、一家亚麻布店、一家馬具店、一家糟坊、一个杂貨店和一个鞋店——这最后一家

商店还附带推銷呢帽、女帽、服装、布伞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有一座紅磚房屋，面前有一个小小的鋪石院子，这大約任何人都知道是律师的产业；此外，还有一座安着百叶窗的紅磚房屋，門上有一块大大的銅牌子，上面明明白白地宣布了这是屬于外科医生的。有几个孩子正向板球場走去；还有两三个店老板，站在店門口，显出也想上那里去的样子，要不是怕因此会失掉了若干顾客的話，他們一定会去的。匹克威克先生停留下来作了这些观察，以便将来加以記載，然后赶上已經走出大街的朋友們，到了这里，战場已經在望了。

三柱門已經竪好了，作为參加竞賽的团体休息的地方的两个大篷帳也竪好了。比賽还沒有开始。两三个丁格来谷队队員和全瑪格尔頓队队員，用威風凛凛的态度随意地把球由甲手到乙手丢来丢去在消遣；另外有几个打扮得和他們一样——草帽、法兰絨上衣和白褲子，他們穿了就像业余的石匠——的紳士，在篷帳周圍撒水；华德尔先生正带着大家向其中的一位走了过去。

几十声"你好嗎？"欢迎到場的老紳士；在他介紹了他的宾客之后，大家的草帽都举了起来，法兰絨上衣也都向前弯曲；他介紹的話是，这些是倫敦来的紳士，他們极其想看今天的节目，而他覚得这些节目会使他們大为高兴，那是毫无疑問的。

"你还是到篷帳里来好些，我想，先生，"一位非常胖的紳士說，他的身体和腿，看来就像半截其大无比的法兰絨卷竪在两只脹大的枕头套上。

"你会发現那里舒服得多呢，先生，"另外一位胖紳士敦促地說，他非常像上述的那一卷法兰絨的另外半截。

"你們太好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这里来，"第一个說話的人說；"他們在这里記分——这是全場最好的地方；"这位板球員喘吁吁赶到前面領他們进篷帳去了。

"妙極了的比賽——呱呱叫的游戏——好运动——非常之好，"这是匹克威克先生走进篷帳的时候襲进他耳朵里的話；而他的眼尖所遇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洛彻斯特馬車上的那位綠衣朋友，正在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使全瑪格尔頓队的选手們中間的上流分子們获得不小的愉快和启廸。他的服装略有改进，穿了靴子；但是无疑是他。

这位陌生人立刻认出了他的朋友們：冲过来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用他慣常的那种性急的样子，把他拉到一張坐位上，一边不停地讲着話，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在他的特别保护和指导之下安排的。

"这里——这里——絕妙的趣事——很多的啤酒——几大桶；牛腱子肉——閹牛；芥末——几大車；好天气——坐下去——不用客气——看到你高兴——非常之高兴。"

匹克威克先生照吩咐坐下了，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也照着他們的神秘的朋友的指示做了。华德尔先生怀着沉默的惊奇旁观着。

"华德尔先生——我的一个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介紹說。

"你的一个朋友！——我的亲爱的先生，你好嗎？——我的朋友的朋友——握个手，先生。"——陌生人用一种多年老友的热情劲儿抓住了华德尔先生的手，然后退后一两步，像是为了把他的面貌和身材从上到下地打量一番，然后又和他握手，甚至比先前还要热烈——假使可能的話。

"好吧；那末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带着一

种慈爱和惊惶相搏斗的微笑。

"来了，"陌生人回答——"歇在王冠飯店——瑪格尔頓的王冠飯店——遇到一批人——法兰絨上衣——白褲子——鯷魚三明治——辣腰子——呱呱叫的家伙們——漂亮。"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陌生人的速記法已經相当地精通，足以从这急速而不連續的話里推論出他反正是想着办法和全瑪格尔頓队員結交上了，而且已經通过一种特屬于他的过程，把这种結識轉变成为很好的交情，因此輕而易举地就把他請来了。他的好奇心滿足了，就戴上眼鏡，准备看那正要开始的球賽。

"全瑪格尔頓"是第一局的攻方；当这最出色的球队里的两位最出名的球員，鈍金先生和拔多先生，各人拿了球棒向各人的三柱門走去的时候，兴趣大增了。丁格来谷的最高的光荣，路非先生，被选出来抵擋可畏的鈍金，并且选了史特勒格尔先生做那位从来没有敗过的拔多先生的敌手。几个球員分散在球場的各个位置上"警戒"着，各人摆好了正当的姿势，两手各自撑住一个膝头、深深地弯着腰，就像小孩子玩跳背游戏的时候"弯背供人跳过"的人似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球員都这么干法；——确实是大家公认其他任何姿势都不可能警戒得好的。

裁判員們站在三柱門后面；記分員們准备好了記分；接着是屏息的寂靜。路非先生向采取守势的拔多的三柱門后面退了一两步，把球放在右眼上瞄了几秒钟。鈍金胸有成竹地等着球来，眼睛紧盯着路非的动作。

"来了，"投球手突然一叫。球从他的手里笔直而迅速地飞向三柱門中間的一根柱子。小心的鈍金是提防着的；球触在他的球棒的头上，又高又远地弹了出去，飞过了那些蹲得低低地正好让球飞过去的外野手的头。

“跑呀——跑呀——再跑呀。——好啦，甩过来——甩——站住——另外一个——不——是——不——甩掉，甩掉！”——这些是接着那一击的叫喚；这一次的結果，“全瑪格尔頓”得了两分。拔多在替自己和瑪格尔頓掙来誉这方面，也不落后。他擋住可疑的球，放过坏的，看中好的，把它們打得飞到四面八方。外野手們跑得渾身又热又疲乏；投球手們换了又换，擲球擲得手臂发痛；而鈍金和拔多兀然不敗。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企图阻止球的前进，但是球从他的腿中間滚掉了，或者从他的手里滑掉了。有一位瘦紳士想接住它，但是它打着他的鼻子，带着双倍的力量輕快地跳走了。让那位瘦紳士的眼睛里泪汪汪的，痛得身体乱扭。假使球是直向三柱門投来的，鈍金就已經比球先到。总之，鈍金和拔多失利下場的时候，全瑪格尔頓队已經得了五十四分，而丁格来谷队的分数还是像他們的臉一样的一片空白。这种形势是太难挽回了。发狠的路非和热心的史特勒格尔使尽了浑身的解數。还是不能挽救丁格来谷队在这場竞賽中的失敗；——徒劳无功；这場悅目的竞賽还沒有結束的时候，丁格来谷队就服輸了，承认了全瑪格尔頓的优越的本事。

同时呢，那位陌生人不停地吃着、喝着和談着。每逢有一种好手法表演出来的时候，他就用极其垂青和抬举的态度对那位球員表示滿意和嘉許，使有关方面不得不大为感激；而每逢接球或者擋球失敗的时候，他就把他个人的不滿向那注定遭殃的家伙发泄，大罵“啊，啊！笨貨”——“油手”[①]——“傻瓜”——“騙子”——之类——这些叫喚似乎使周圍的人都认为他对于板球这种高貴的游戏的全部技术和奧妙是一位最卓越的和无可非議

① “油手”指球已到手却接不住的人。好像手上有油。

的評判家。

“妙极了的游戏——打得不坏——有几下眞妙，”賽球結束，双方的球員都挤到帳篷里的时候，陌生人說。

“你从前玩过吧，先生？”覺得他多嘴多舌很有趣的华德尔先生問。

“玩过！可不是嗎——几千次——不是在这里——在西印度群島——兴奋的玩意儿——費勁儿——非常之費勁儿。”

“在那样天气打起来倒有点热呢，”匹克威克先生发表感想。

“热！——滚热发烫——烫得发焦——冒火，有一次我打——一只三柱門——跟朋友陆軍上校——托馬斯·布来佐爵士——看誰得分最多。——拈鬮是我胜——首先是我攻——上午七点——六个土人警戒——开始了；不放手——紧張得要命——土人都暈倒了——抬掉——另外叫来半打——也发了暈——布来佐擲球——两个土人扶着他——打不下我来——也发了暈——抬走了上校——不服輸——忠心的随員——昆可·山巴——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这么热，球棒起了泡，球发了焦——五百七十分了——有点儿累——昆可鼓起了最后的余力——他击倒球竿使我下了場——洗了一个澡，就去吃中飯。”

“那位叫什么的后来怎么了，先生？”老紳士問。

“布来佐嗎？”

“不是——另外一位。”

“昆可·山巴？”

“对啦。”

“可怜的昆可——徒劳无功——他往我的左側擲是为我——打落球竿是为他自己——死掉了，先生。”說到这里，陌生人把臉埋在一只棕色的大杯子上。究竟是为了遮掩他的感情

呢、还是为了喝里面的东西，我們却不能明白确定。我們只知道他突然打住了，深而长地吸了一口气，对两位正走到匹克威克先生前面来說話的丁格来谷队的主要队員眼巴巴地望着——

“我們打算在藍獅飯店吃家常便飯，先生；我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們参加。”

“当然，”华德尔先生說，“我們的朋友之中还包括这一位——”他对陌生人看看。

“金格尔先生，”这位随机应变的紳士說，他立刻就領悟了人家的意思。“金格尔——阿尔弗雷德·金格尔老爷，烏有乡的无府的。”

“我非常荣幸，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也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說，一只手挽着匹克威克先生，另外一只挽着华德尔先生，一面对前一位紳士的耳朵里机密地輕声說：

“好得要命的菜——冷的，可是美妙极了——今天早上对里面張望了一下——鸡和餡儿餅，还有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家伙很有趣——而且很大方——非常之大方。”

再不用其他的程序，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分成小組上鎮去了；一刻钟之內都已經在瑪格尔顿的藍獅飯店的大厅里坐好——鈍金先生做了主席，路非先生是副的。

发出了一大片談話声和刀、叉、盘子的声音，三个笨头笨脑的侍者大大奔走一場，桌上的丰盛食品迅速消失；那位詼諧的金格尔先生在这場热鬧的每一个項目里至少起了抵得上六个平常人的作用。每人都尽量吃飽之后，台布卷掉了，瓶子、杯子和尾食摆上了桌子；侍者們出去了，去“收拾”，换句話說，就是擅自去享受他們可能搞到的殘余的食物和飲料去了。

在接着起来的一片談笑声和普遍的嗡嗡声中，有一位矮小的人，带着气鼓鼓的、“你不用开口”或是“我要跟你抬杠”的臉色，一直保持着沉默；談話声低落一些的时候，他就偶尔四面看看，像是要說几句非常重要的話的样子，并且时而发出一声庄严得形容不尽的短促的咳嗽。終于，在一个比較沉靜的时机，这位小人儿发出了一声很响的庄严的叫喚：

“路非先生！”

每一个人都緘默了，在深深的肃靜之中，那位被人点了名的人回答說：

“先生！”

“我想对你說几句話，先生，請你請各位紳士先把杯子斟上吧。”

金格尔先生說了两声带着保护者口气的“是了，是了”，其余的人都响应了：杯子斟滿之后，副主席摆出一副极其凝神注意的聪明神气，于是說：

“史推普尔先生”

“先生，”小人儿說，站了起来，“我想說几句我要对你說的，而不是要对我們可敬的主席說的話，因为我所要說的和我們的可敬的主席有一点——我可以說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所要說的、或是我所要——要——”

“发表的，”金格尔先生提醒他。

“对，要发表的，”小人儿說，“为了这个提醒我感謝我的可尊敬的朋友，假使他允許我这样称呼他的話（四声“对”，其中一声无疑是金格尔先生喊的。）先生，我是一个谷人，——丁格来谷人，（欢呼声）我不能自称有作为瑪格尔頓居民的一分子的荣幸；而我也不，先生，我坦白地承认，也不貪图这种荣幸，我要說

明为什么，先生，（啊呀）我要欣然地把瑪格尔頓所应該得到的一切荣誉和声名让給它——这些是太多和太明显了，无須乎我来扼要地陈述了。但是先生，当我們記得瑪格尔頓生过一个鈍金和一个拔多的时候，同时也决不要忘記了格来谷也有一个路非和一个史特勒格尔足以自豪。(喧騰的欢呼)請不要以为我要贬低前面两位紳士的价値。先生，在这时候，我羡慕他們自己的丰富感情。（欢呼声）听我这么說，在座的每一位紳士大概都知道有一个人所回答的話的，那是一个——用一句普通的說法就是——'住在'一个桶里的人对亚历山大皇帝說的：——'假使我不是提奥奇尼斯①，'他說，'我就要做亚历山大。'我想像得到这些紳士一定会这样說，'假使我不是鈍金，就要做路非；假使我不是拔多，就要做史特勒格尔。'（大激昂）但是瑪格尔頓的紳士們，难道你們的貴同乡仅仅是在板球方面杰出嗎？难道你們沒有听說过鈍金和果断？难道你們从来不知道把拔多和財富联系起来？（大喝采）难道你們在为你們的权利、你們的自由和你們的特权而奋斗的时候，就沒有遭遇过忧惧和失望，哪怕是一瞬間的？而你們处在这种境地的时候，难道不是鈍金的名字使那刚熄掉的火在你們胸中重新燃燒起来的；难道不是这人的一句話使它重新燃燒得像絕沒有熄过一样的明亮的？（大欢呼）紳士們，我要求你們用热烈的欢呼給'鈍金和拔多'这联合的名字装上一圈輝煌的光輪。"

說到这里，小人儿不說了，而大家就开始大叫和拍桌子，这在这一晚的余下的时間內几乎一直沒有停过。还有一次次干杯。路非先生和史特勒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尔先生，

① 提奥奇尼斯（Diogenes，紀元前412—323），有名的古希腊犬儒学派哲人，据說他是住在一只桶里的。

都先后做了无資格承担的頌辞的主題；并且各自在恰当的时候表示了答謝。

我們对于我們所献身从事的高貴事业既然是非常热忱，所以，假使我們能够把这些演讲辞的最模糊的輪廓呈献于热心的讀者之前的話，我們也会感觉到一种形容不出的驕傲了，也会感觉到我們已經做了一种应該不朽——但是現在我們是被剝夺了——的事情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像平常一样做了很多的笔記，但是由于那些話的熾烈的辯才或是由于酒的狂热的影响，这位紳士的手抖动得如此厉害，以致他的字迹几乎不能辨认了，而他的文章也完全如此，不然的話，他的笔記无疑会供給我們最有用和最有价值的材料。凭着极其耐心的考察，我們发現某些字和发言的人們的名字依稀相似；我們还能够看出有一首詩歌的記录（据猜想也許是金格尔先生唱的），那里面常常隔不多远就重复"投球""发光""紅玉""光明"和"葡萄酒"这些字眼。我們还好像可以看出在記录的末尾隐約像是說到"紅燒排骨"，随后出現了"冷的""不用"；但是我們根据这些所能提供的任何假設，应該只是推測而已，旣然如此，所以我們并不想流連于它們所能引起的任何推測之中。

因此我們要回头讲到特普曼先生了；还得再說一句的，只是这一点：这天夜里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人們听到丁格来谷和瑪格尔頓的名士們的集会上大唱其歌，带着很丰富的感情和很大的强調語气，用美丽而感伤的国歌調子唱着：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直到白日已来临。

第 八 章

真情实爱的軌道不是鉄軌，这情形，这里有一个強有力的証明

丁格来谷的恬靜的隐僻，这許多女性的亲近，以及她們为了他而表示的关怀和忧急，都是有利于助长自然所深深种植在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胸中的那种比較溫柔的感情的发展和成长的；現在这种感情像是注定了要集中在一个可爱的对象身上了。那些年輕的小姐是很漂亮的，她們的風采动人，她們的品性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老处女姑母呢，神情中有一种尊严的意味，步态中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姿态，眼睛里有一种高貴的神情，这，是她們目前所望尘莫及的，而这使她显得比特普曼先生从来所注目过的任何女子都出色。他們两人的气质有些地方很类似、在灵魂里有些地方很情投意合、在胸中有一种神秘的共鳴，这是明明白白的。特普曼先生受伤躺在草地上的时候，第一个浮上他的嘴唇的就是她的名字；当他被搀扶着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闖进他的耳朵的声音就是她的歇斯底里的笑声。但是，她的这种激动，究竟是由于一种在任何場合都同样难于遏制的、普通的好心腸的和女性的敏感呢，还是由于一种更加热烈和真摯的感情，世上所有男子之中唯有他才能喚起的感情呢？这正是当他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的时候絞着他的脑汁的疑問，这也正是他决定要立刻幷且永远加以解决的疑問。

是晚上。伊莎白拉和爱米丽同特倫德尔先生出去散步了；

聋子老太太在她的椅子里睡着了；胖孩子的鼾声低沉而单調地从老远的厨房里傳过来；那些嬌媚的女僕在后門口蕩着，享受着黄昏的愉快，并且跟庄上的一些呆笨的牲口在卖弄風情（在原則上是如此）；这有趣的一对儿坐在家里，沒有誰注意他們，他們也不注意誰，只梦想着他們自己：簡单說，他們坐在那里像一双小心疊好的羔皮手套——纏在一块儿难解难分。

"我忘了我的花了，"老处女姑母說。

"現在去澆吧，"特普曼先生用劝諫的声調說。

"在这种黄昏时候你要受凉的呀，" 老处女姑母脉脉含情地說。

"不，不，"特普曼先生說，站了起来；"这对我是好的。让我陪你去。"

女的停下来把吊着那位青年的左臂的吊腕带整理一下，于是挽了他的右臂带他到花园里去了。

在花园那一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小亭子，长着些忍冬、素馨和藤蔓——这是人类为了蜘蛛的方便而造的、可爱的隐僻处所之一。

老处女姑母拿起放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只大噴水壶，預备离开亭子了。特普曼先生留住了她，拉她坐在他身边的座位上。

"华德尔小姐！"他說。

老处女姑母发抖了；直抖到一些碰巧进入大噴水壶里的石子像小孩子的玩具似的沙拉拉直响。

"华德尔小姐，"特普曼先生說，"你是个安琪儿呀。"

"特普曼先生！"来雪尔喊，臉紅得就像噴壶貝一样了。

"哪里，"好口才的匹克威克派說——"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

"所有女人都是安琪儿，人們說，"女士喃喃地說，开玩笑似的。

"那末你是什么呢；或者說，我能把你比做什么——假使不太放肆的話？"特普曼先生回答。"世上哪有像你这样的女人？哪里还能够找到像你这样一个絕无仅有的、美和妙的結合？哪里还能够找到——啊！"特普曼先生說到这里打住了，握住了那只抓住幸福的噴水壶的把子的手。

这位女士掉开了头。"男子們是那么会騙人的人呵，"她温柔地低声說。

"是的，是的，"特普曼先生脫口而出說；"但是并非所有男子都是如此。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是决不变心的——这一个人，他甘心情愿为了你的幸福而献出他的整个生命——他只是在你的眼睛里才活着——他只是在你的微笑里才有呼吸——他忍受生命本身的重担，只是为了你的緣故。"

"难道找得到这样的人，"女士說——

"会找到这样人的，"热情的特普曼先生插嘴說。"已經找到了。他就在这里呀，华德尔小姐。"而特普曼先生趁那位女士猝不及防的时候，双膝着地跪在她面前了。

"特普曼先生，起来呀，"来雪尔說。

"决不！"是那勇敢的回答。"啊，来雪尔！"——他抓住她的并不抗拒的手，而当他用嘴去亲它的时候，噴水壶掉到地上去了——"啊，来雪尔！你說你爱我。"

"特普曼先生，"老处女姑母說，掉过头去——"我很难說出这种話来；但是——但是——你在我心目中并不是完全不足輕重的呀。"

特普曼先生一听到这句自白，立刻开始进行他的热情所促

使他做的事情了；这种事情，据我們看来（因为我們对于这类事情不大熟悉），大概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总是这么做的吧。他跳了起来，抱住老处女姑母的頸子，在她嘴上大亲其吻；經过适度的挣扎和抗拒之后，这些吻就乖乖地被她接受了，特普曼先生还会吻多少次那就难說了，要不是那位女士一点儿不做假地惊跳了一下，并且用惊慌的声音喊起来，——

"特普曼先生，我們被人看見了！——我們被人发現了！"

特普曼先生回头一看。那胖孩子毫无动作地站在那里，用他的又大又圓的眼睛盯着亭子里，但是臉上沒有絲毫表情，連最有本領的看相专家，都不能在上面找到任何可以称为惊訝、好奇、或者其他激动人类心怀的、叫得出名目的感情来。特普曼先生对胖孩子看看，胖孩子对他看看；特普曼先生对胖孩子的完全发了呆的臉越看下去，就越相信他对于剛才的事情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懂。在这种印象之下，他就下了很大的决心說話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先生？"

"晚飯好了，先生，"是敏捷的回答。

"你是剛来的嗎，先生？"特普曼先生問，用銳利的眼光盯他一眼。

"剛来，"胖孩子回答。

特普曼先生又对他紧紧地盯一眼；但是他的眼睛一霎不霎，他的臉皮子一动不动。

特普曼先生挽了老处女姑母的胳臂向屋子走去；胖孩子跟在后面。

"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低低地說。

"一点也不知道，"老处女姑母說。

他們背后发出了一种声音，像是一声沒有完全遏制住的格格笑声。特普曼先生猛然回过头来。不是；那不可能是胖孩子；他的整个臉上沒有絲毫笑意、或者別的什么，只有一副貪吃相。

“他当时一定睡得很熟，”特普曼先生低低地說。

“我覺得这是毫无疑問的，”老处女姑母回答。

他們两人都开心地笑了。

特普曼先生錯了。胖孩子这一次却沒有睡着。他是清醒的——当时所进行的事情他完全明白。

晚飯吃过了，大家沒有任何进行談話的企图。老太太上了床；伊莎白拉全神貫注在特倫德尔先生身上；老处女姑母的注意力是屬于特普曼先生的；而爱米丽的思想又像是另有所屬——那可能是不在場的史拿格拉斯。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都敲过了，而那些紳士还沒有回来。每一張臉孔都罩上了惊駭。他們会遭到伏击和搶劫嗎？要不要派人打着灯籠到他們回家的时候可能走的每一条路上去接？或者要不要——听！他們来了。他們怎么会弄得这么迟？还有一个陌生的声音！那是什么人的声音呢？他們赶到这些游手好閑的家伙已經去了的厨房里，立刻把事情的眞相弄得很明白了。

匹克威克先生两手插在袋里，帽子完全歪戴在左眼上，倚在厨桌上把头左右地晃着，并且不断地发出最和善最仁慈的微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緣故；华德尔老先生带着慷慨激昂的臉色握住一位陌生的紳士的手，喃喃地声明要保持永久的友情；文克尔先生把身体倚在八日钟上，誰要是說他应該去睡覺，他就无力地詛咒誰；而史拿格拉斯先生縮在一張椅子里，他那富于表情的臉

显出人类的头脑所能想像出的一副最頹丧最絕望的可怜相。

“有什么事情沒有？”三位女士問。

“沒有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們——我們是——很好的——喂，华德尔，我們很好呵，是不是？”

“我以为是这样的，”兴高采烈的主人回答。——“我的亲爱的人們，这位是我的朋友金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金格尔先生，他来——来看看我們。”

“史拿格拉斯先生沒有什么吧，先生？”爱米丽很不放心地問。

“沒有什么，小姐，”陌生人回答。“板球宴会——出色的人物——絕妙的歌——陈葡萄酒——紅葡萄酒——好——非常之好——是酒，小姐——是酒。”

“不是酒，”史拿格拉斯喃喃地說，声音断断續續的。“是鮭魚。”（不管怎样，在这样情形之下，那决不会是酒的緣故。）

“让他們上床去好不好，小姐？”爱瑪問。“叫两个男佣人来抬这些先生上楼。”

“我不要上床，”文克尔先生堅决地說。

“沒有人抬得动我，”匹克威克先生断然地說；——并且继續跟先前一样微笑着。

“好呵！”文克尔先生微弱地喘息着說。

“好呵！”匹克威克先生响应他，脫下帽子向地上一攒，并且发瘋似的把眼鏡甩在厨房的中央。——还对这滑稽的举动哈哈大笑。

“我們——再——喝——一瓶，”文克尔先生喊，开始的时候非常高亢，而結束的时候非常微弱。他的头垂在胸口；一面咕嚕着他“不上床”的万万不能改变的决定和早上“沒有干掉老特普

曼"的殘酷的懊悔，一面就人事不知地睡着了；他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被两个青年的大汉子抬着，由胖孩子亲自指揮着，送到他的臥室去了。史拿格拉斯先生随后不久也就把自己交托給胖孩子照应了。匹克威克先生接受了特普曼先生奉献出来的手臂，一声不响地走了，一路上微笑得比以前更有劲；华德尔先生呢，像是馬上要被执行死刑似的那么亲热地和全家道别之后，賞光让特倫德尔先生送上樓去了，努力想装出庄严和高貴的神气，但是徒劳无益。

"多怕人的景象！"老处女姑母說。

"討厌！"两位小姐不覚失声地說。

"可怕——可怕！"金格尔先生說，显得很庄严；他的酒量比他的同伴們都要大这么一瓶半的样子。"怕死人的事情——非常之怕人。"

"多好的人呵！"老处女姑母对特普曼先生低低地說。

"而且漂亮哪！"爱米丽·华德尔低低地說。

"啊，的的确确，"老处女姑母說。

特普曼先生想到洛彻斯特的寡妇；心乱了起来。随后半点钟的談話可又不是足以鎮靜他的紊乱的心情的。新来的客人非常健談；他的掌故之多，唯有他的礼貌的周全庶几可以超过。特普曼先生覚得金格尔的風头越出越足，而他自己却是向暗影里越退越远。他的笑是强顏为笑的——他的兴致是假装的；当他終于把发痛的太阳穴枕在床上的时候，他恨不得金格尔的头这时就在他的羽毛褥子底下好让他随意处置。

那位毫不疲倦的陌生人第二天一早就起身了，他的同伴們还被隔夜的放纵制服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为了增进早餐桌上的兴致大卖力气了。他的努力是如此成功，連聾老太太都堅持要

他把最好的笑話通过傳声筒向她傳播一遍；而且連她都屈尊地对老处女姑母說，“他”（金格尔）“是一个老臉皮的青年人”，这个意見，那时她的在場的所有亲屬都完全同意。

老太太有个习慣，在晴朗的夏天早晨到特普曼先生曾經显过身手的那个亭子里去，去的形式和方法如下：先是胖孩子到老太太的臥室門后的釘子上取下一頂緊小的黑緞子軟帽、一条温暖的棉布披肩，还有一根有一个大把手的粗手杖；老太太悠悠然然地穿戴了帽子和披肩之后，就一只手拄着手杖，一只手扶着胖孩子的肩膀，慢吞吞地走到亭子里，胖孩子就把她丢在那里呼吸半个钟头新鮮空气；到了钟点，他再回来带她进屋子。

老太太做事是非常精确和非常严格的；这个仪式已經一連进行了三个夏天，从来沒有逸出过常軌，可是这天早晨，她看見胖孩子并沒有丢下她离开亭子，却走出亭子几步、小心地四面八方看看，然后偷偷摸摸地，显出极其神秘的样子回到她身边来了，她这一惊可非同小可。

老太太是胆小的——大多数的老太太都是如此——她的第一个想法是那肿脹的孩子要給她什么严重的伤害，以便占有她的零錢。她原来要大呼救命的，但是年齡和疾病早就剝夺了她的叫喚的能力；所以她怀着剧烈的恐惧心情察看他的行动；他走近她，用兴奋的、而且在她看来是威胁的声調，对她耳朵里叫喚，这并不能使她的恐惧減輕絲毫——

“太太！”

碰巧这时金格尔先生正在靠近亭子的花园里散步。他也听見了“太太”的叫声，于是站下来諦听。他这样做有三个理由。第一，他是无所事事而好奇的；第二，他是一点儿也不拘泥小节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是被些开花的灌木遮住了的。

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听下去了。

“太太！”胖孩子喊。

“唔，乔，”发抖的老太太說。“我相信我是你的一个好女主人呵，乔。我向来待你很好的。你从来沒有做过太多的事情；你总是吃得飽飽的。”

这最后一点是想投合胖孩子的最銳敏的感觉的。他像是被感动了，用力地回答說：

“我知道呵。”

“那末你現在想要干什么呀？”老太太說，恢复了一点勇气。

“我要叫你汗毛倒竪，”孩子回答。

这活像是一种非常殘忍的报恩方式；老太太不大知道达到这种結果（指汗毛倒竪）的过程究竟如何，所以先前的全部恐惧又回来了。

“你知道昨天夜里我在这个亭子里看見了什么嗎？”孩子問。

“啊呀！什么呀？”老太太叫，被那肥胖的年輕人的庄严的态度吓住了。

“那个客人——就是膀子受了伤的那个——他吻着和抱着——”

“誰呀，乔？不是女佣人里面哪一个吧，我希望。”

“还要坏哪，”胖孩子对着老太太的耳朵吼。

“不是我的孙女儿中間哪一个吧？”

“还要坏哪。”

“还要坏呀，乔！”老太太說，她以为那已經是人間坏事的极点了。“那是誰呀，乔？你一定要告訴我。”

胖孩子小心翼翼地四面看看，在考察完毕之后，对老太太的耳朵喊着說：

“来雪尔小姐。”

“什么?”老太太尖声說。“說响些。”

“来雪尔小姐,”胖孩子吼。

“我的女儿!”

胖孩子連連点头作为回答,这一动作使他的肥滿的两頰像魚胶凉粉似的抖动着。

“而她竟容許!”老太太叫。

胖孩子臉上偷偷地显出一种露齿怪笑,一面說:

“我看見她再一次地吻他。”

假使躲在那里的金格尔先生能够看見老太太听了这話之后臉上的表情,那是很可能突然发出一声大笑而泄露出他是躲在凉亭的附近的。他注意地听着。片片断断的忿怒的句子,像“不征求我的許可!”——“像她这样的年紀”——“像我这样的可怜老太婆”——“应該等我死了之后,”等等,傳进了他的耳朵;随后他听到胖孩子的靴子踏着沙子路的軋軋的声音,他留下老太太独自走了。

也許是个稀有的偶合,但是总之是个事实,就是,金格尔先生头一天夜里到馬諾庄園来了之后不到五分钟,就已經暗暗地下了决心,要毫不耽擱地进攻老处女姑母。他有足够的观察,看出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对于他要进攻的对象并不是不中意的;而且他认为——不仅是强有力的猜想——她在所有必要的条件之中有一項最使人渴望的东西,就是一笔小小的独立的財产。那种要用点儿手段打倒他的敌手迫切的需要很快地涌上他的心头,他立刻决定采取某些步驟来实现这个目的,片刻也不延迟。菲尔丁告訴我們,男子是火,女子是麻,而黑暗王子把它們点着。金格尔先生知道青年人对于老处女們就像燒着的煤气对于火药

一样，他决定要赶快試驗一下爆炸的效力。

他滿脑子凈盘算着这个重要的决定，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在上面說过的灌木的掩蔽之下，走近房屋。命运似乎决定了帮他的忙。特普曼和其他紳士們从旁門走出了花园，正好被他看見；年輕的小姐們剛吃了早飯就出去散步了。正是好机会。

早餐室的門半开着。他向里面窺探了一下。老处女姑母正在織东西。他咳嗽一声；她抬头看看，微微一笑。迟疑和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的性格是无緣的。他神秘地把一只手指压在嘴唇上，走进房，关了門。

"华德尔小姐，"金格尔先生說，装出一副真摯的样子，"原諒打扰——拜識不久——沒有工夫客气——統統被发現了。"

"先生！"老处女姑母說，由于这意外的降临有点吃惊，而对于金格尔先生的神志是否清醒不免有些怀疑。

"别响！"金格尔先生用高声的耳語說——"大孩子——湯团臉——圓眼睛——坏蛋！"說到这里，他把头富有意味地搖搖，老处女姑母激动得发抖了。

"我想你指的是約瑟夫吧，先生？"那位女士說，努力装作鎮静。

"是的，小姐——該死的乔！——叛逆的狗，乔——告訴了老太太——老太太生气了——气得了不得——发狂——亭子——特普曼——接吻和拥抱——諸如此类——呃，小姐——呃？"

"金格尔先生，"老处女姑母說，"假使你，先生，你是来侮辱我——"

"一点儿也不是——完全不是，"不害羞的金格尔先生回答；"我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話——来警告你当心——表示我一点好意——防止闹开来。沒有关系——认为侮辱——我就出去——"

于是他轉过身，像是要实行他的威胁似的。

“我怎么办呢！”可怜的老处女說，哭了起来。“我的哥哥要生气了！”

“当然他要生气，”金格尔先生站住了說——“大大的生气。”

“呵，金格尔先生，我怎么說法呀！”老处女姑母喊，又来了一陣絕望的洪流。

“說是他做梦，”金格尔先生回答，冷冷地。

听了这个指点，老处女姑母的脑子里射过一道安慰的光。金格尔先生覺察到了，于是乘胜直追。

“呸，呸！——再容易也沒有了——下流的孩子——可爱的女人——胖孩子用馬鞭子抽一頓——你相信——沒事了——万事就如意了。”

是因为可能逃避这不合时宜的发現的后果，所以老处女覺得高兴了呢，还是因为听到她自己被描繪成“可爱的女人”，所以她的忧愁的苦味減輕了呢，我們不知道。她微微地紅了臉，拋給金格尔先生一个表示謝意的眼色。

那位善于献媚的紳士深深叹了一口气，把眼睛紧盯在老处女姑母臉上两分钟之久，演戏一样地一震，然后突然收回了眼光。

“你像是不快乐呵，金格尔先生，”那位女士用悲叹的声音說。“为了表示感謝你好意的帮忙我可以問一問是什么原因嗎，以便——假使可能的話——設法加以解除？”

“哈！”金格尔先生叫，又是一震——“解除！解除我的不幸，而你的爱情却交托給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福气的人——这人到現在还在想博取你的侄女的欢心，而你——但是不說吧；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揭发他的罪恶。华德尔小姐——再会了！”金格尔

先生說完这話——从来也沒有听到他說过这样最有連續性的話——就拿那块以前已經提过的手絹的破片擦擦眼睛，轉身向門走去。

“不要走，金格尔先生！”老处女姑母用力地說。“你已經隐隐約約說到特普曼先生了——解釋一下吧。”

“决不！”金格尔先生用职业的（就是戏剧性的）神气喊。“决不！”而且为了表示他不願意再受盘問，就拉了一張椅子紧靠着老处女姑母坐了下来。

“金格尔先生，”这位姑母說，“我請你——我求你，假使有什么可怕的內幕和特普曼先生有关系，就說明白了吧。”

“我能够嗎，”金格尔先生說，把眼睛盯着姑母的臉——“我能够袖手旁观嗎——可爱的人——牺牲在神龕上——沒有心肝的貪婪！”他像是和各种矛盾的感情奋斗了几秒钟的样子，于是低沉地說——“特普曼不过是想你的錢呵。”

“渾蛋！”老处女喊，气得很厉害。（金格尔先生的疑問解决了。她是有錢的。）

“还不止如此哪，”金格尔先生說——“爱别人。”

“别人！”老处女失声地喊。“誰呀？”

“矮女孩子——黑眼睛——侄女爱米丽。”

一陣停頓。

假使說，全世界有一个人是老处女姑母所深深妒嫉、簡直妒忌得要命的，那就是这个侄女。血色冲上了她的臉和頸子，她默默地带着不可名状的輕蔑神情昂一昂头。最后，咬着她那薄薄的嘴唇，仰着头，說：

“不会的。我不相信。”

“你注意他們好啦，”金格尔說。

"好的，"姑母說。

"注意他的神色。"

"好的。"

"注意他搗鬼話。"

"好的。"

"吃飯他会挨着她坐。"

"让他去。"

"他会恭維她。"

"让他去。"

"他处处体貼她。"

"让他去。"

"他要不睬你了。"

"不睬我。"老处女姑母尖声叫。"他不睬我——他会嗎！"而她气得和失望得发抖了。

"你会明白过来嗎？"金格尔說。

"会的。"

"你会表示一下你的骨气嗎？"

"会的。"

"你以后不要他了？"

"决不要。"

"你接受别人嗎？"

"要接受。"

"接受吧。"

金格尔先生跪下去了，跪在那里五分钟之久；老处女姑母的获得承认的爱人起身的时候附带一个条件，就是要先把特普曼的罪状証明得明明白白。

找証明的责任落在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身上：而当天吃中飯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証据。老处女姑母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屈来西·特普曼先生坐在爱米丽旁边，送秋波，搗鬼話，微笑着，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对抗。对前一晚他心上引以驕傲的人却一句話、一个眼色、一瞥都沒有賜与过。

“那孩子眞該死！”华德尔老先生心里想。——他已經从母亲那里听到了那个故事。“那孩子眞該死！他一定是睡昏了。全是幻想。”

“叛徒！”老处女姑母想。“亲爱的金格尔先生沒有騙我。呸！我多恨这渾蛋呵！”

下面的談話也許可以給我們的讀者解釋一下特普曼先生的行为的这种显然不可解的轉变。

时間是黃昏；背景是花园。有两个人在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个有点又矮又肥，另外一个有点又长又瘦。他們是特普曼先生和金格尔先生。胖的一个先开口。

“我干得怎么样？”他問。

“呱呱叫——妙极了——我自己也不能干得更好——明天你还应該重演一下——每天晚上——除非她另行通知。”

“来雪尔是不是还要这样呢？”

“当然——她不欢喜——但是得这样做——避免怀疑——怕她的哥哥——說是毫无办法——只要再过几天——老家伙們都受了蒙蔽的时候——你的幸福就完成了。”

“她給我捎来口信沒有？”

“爱——最高的爱——最亲切的問候——不变的爱情。要我代你說什么嗎？”

“我的亲爱的朋友，”毫不猜疑的特普曼先生回答，热情地握

住他的“朋友”的手——請轉达我的最高的爱——說我感覺掩飾眞情是如何的为难——只要是溫柔的話随你說吧；但是另外要告訴她，对于她今天早上請你轉告我的提議，我有多么了解它的必要。就說我贊美她的聰明和佩服她想得周到。”

“好的。还有什么話嗎？”

“沒有了；只是請你再說一句，我是如何热烈地盼望着那个时候——能够說她是我的、而一切掩飾都成为不必要了的时候。”

“好的，好的。还有嗎？”

“啊，我的朋友！”可怜的特普曼先生說，重新握住了他的同伴的手，“請你接受我对于你的毫无私心的好意的最热烈的感謝；請你原諒我，假使我曾經——哪怕仅仅是想到——冤枉你疑惑你会碍我的事。我的亲爱的朋友啊，我怎么能够报答你呀？”

“不要說这个吧，”金格尔先生回答。他突兀地站住了，像是忽然想起什么，說——“順便說一句——通融十镑可以嗎？——有个特別的用場——三天还你。”

“怎么不可以，”特普曼先生回答，滿腔的热情。“三天就还，你說？”

“只要三天——那就一切都解决了——再也沒有困难了。”

特普曼先生把錢数在他的同伴手里，他就一个一个放进口袋，于是他們向屋子走去。

“当心啊，”金格尔先生說——“一眼都不要看。”

“一个眼色都不丢，”特普曼先生說。

“一个字也不要說。”

“一个耳語都不說。”

"你全神貫注在侄女身上——对姑母倒是粗卤些比什么都好——騙那些老家伙的唯一的办法。"

"我会加意小心的，"特普曼先生高声說。

"我也会加意小心的，"金格尔先生心里說；他們走进了屋子。

当天下午的情景在当天晚上重演了一次，并且在随后三天的下午和晚上都重演了一次。到了第四天，主人很高兴，因为他认为毫无責难特普曼先生的理由，覚得很滿意了。特普曼先生也很高兴，因为金格尔先生对他讲他的事情不久就要达到紧要关头了。匹克威克先生也很高兴，因为他是难得不如此的。史拿格拉斯先生并不高兴，因为他漸漸妒忌起特普曼先生来。老太太也很高兴，因为她打惠斯特贏了。金格尔先生和华德尔小姐也很高兴，因为这部故事层出不穷的傳記里一些頗为重要的原因，要知道这些原因，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章

发現和追逐

晚飯已經开好，椅子圍着桌子放好了，瓶子、壶、杯子，都安排在食器架上，一切都表示出整个二十四小时之中的最欢暢的时期就要到了。

"来雪尔呢？"华德尔先生說。

"嗳，还有金格尔呢？"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嗳呀，"主人說，"我向来沒有把他丢掉过呀。嘿，我想至少

有两个钟头沒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爱米丽，亲爱的，拉鈴。”

鈴拉过了，胖孩子出現了。

“来雪尔小姐呢？”他說不出来。

“那末金格尔先生呢？”他不曉得。

大家都吃惊了。时間已經不早了——十一点多了。特普曼先生在肚子里暗笑。他們是在什么地方蕩着，談着他呢。哈，哈！眞是个妙主意——有趣。

“不要紧，”稍微停了一会之后，华德尔說。“他們就要回来的，我想。我从来不等任何人吃晚飯的。”

“这眞是高明的規律，”匹克威克先生說，“可佩可敬。”

“請吧，請坐，”主人說。

“妙阿，”匹克威克先生說。于是他們坐下了。

桌上有老大老大的一块冷牛腱子，分給了匹克威克先生很大部分。他已經把叉子举到嘴边，剛剛要張开嘴来接受一片牛肉，这时，厨房里突然发出了許多人声构成的一片嗡嗡声。他停住了，放下了叉子。华德尔先生也停住了，不知不覺地松了手里的餐刀，让它插在牛肉里。他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看看。

听見过道里有沉重的脚步声；客厅的門突然打开了；在匹克威克先生初到的时候替他擦鞋子的那个男僕冲进了房間，后面跟着胖孩子，还有所有的僕人。

“見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主人喊。

“不是烟囱里失火吧，爱瑪？”老太太問。

“啊呀祖母！不是的，”两位小姐同声叫。

“什么事情呀？”家主吼似的叫。

男僕喘着气，无力地叫着說——

"他們走了，老爷——逃之夭夭，老爷！"(这时，特普曼先生放下了刀叉，大惊失色了。)

"誰走了？"华德尔先生說，恶狠狠地。

"金格尔先生和米雪尔小姐，从瑪格尔頓藍獅飯店，坐的衣(驛)車，我在那里；但是我擋不住他們；所以跑回来告訴。"

"我替他出了路費！"特普曼先生說，发瘋似的跳起来。"他拿了我十鎊！——抓住他！他騙了我！——我不能忍下去！——我要和他說理，匹克威克！——我不能就此了事！"这位不幸的紳士在一陣瘋狂的发作之下，一面說着种种諸如此类的不相連貫的話，一面在屋子里兜着圈子。

"上帝保佑我們呵！"匹克威克先生叫，怀着恐怖的惊慌看着他的朋友的失常的神态。"他发瘋了！我們怎么办呀！"

"办去！"肥胖的老主人說，他只注意到这句話的最后一个字。"把小馬車套上！我到藍獅弄一部輕快的車子，立刻去追。"男僕跑出去执行任务之后，他又叫喚說：

"乔那恶棍哪去了？"

"在这里；但是我并不是恶棍，"一个声音回答。那是胖孩子的声音。

"让我去揍他，匹克威克！"华德尔喊，一面向那倒霉的年輕人冲过去。"他受了金格尔那个流氓的賄賂，胡謅一个故事說我的妹妹和你的朋友特普曼有什么，叫我上了他的当！"(說到这里特普曼先生頹丧地往椅子里一坐)"让我去揍他！"

"别让他去呀！"所有的妇女都尖叫起来，而胖孩子的号哭声凌駕于这些叫喚之上，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拉不住我的！"老头子叫。"文克尔先生，放开手！匹克威克先生，让我去，先生！"

这眞是一个好看的場面，匹克威克先生，在这狼狽和混乱的情形之下，臉上显出平靜而富有哲学意味的表情——虽說由于用力而漲得有点发紅——用手臂紧紧的抱住他們的胖主人的寬闊的腰，这样来遏制他的感情的猛烈性，这时，集合在房里的所有的妇女把胖孩子又抓、又拖、又推地弄出了房間。他剛剛松手之后，男僕进来說小馬車已經駕好了。

“別让他一个人去！”女人們尖叫說。“他要杀人的！”

“我同他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眞是个好家伙，匹克威克，”主人說，握着他的手。“爱瑪，拿条披巾給匹克威克先生圍住頸子——赶快。照应你們的祖母，女孩子們；她暈过去了。喂，你准备好了嗎？”

匹克威克先生的嘴和下巴已經被匆匆地包进了一条大披巾；他的帽子已經戴上了头，他的大衣已經披上了肩膀，所以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們跳进了小馬車。“放松它的繮绳，湯姆。”主人叫；于是他們沿着狹窄的小路駛去了；在車轍的里面和外面顚簸着，时而撞在两边的树籬上，像是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可能。

“他們先走了多少时候？”华德尔叫，这时他們已經开到“藍獅”門口，时候虽然不早，那里却聚了一小群人。

“不出三刻钟，”这是大家的回答。

“駟馬車！——馬上赶出来！以后再把这小馬車开进車房。”

“喂，侍者！”店主叫——“把駟馬車赶出来——赶快——你們起勁点！”

馬夫們和侍者們跑去了。人們跑来跑去的时候灯籠一閃一閃；馬蹄子在院子里鋪得不平的地面上得得地响；車子轔轔地响着从車房里拖出来；一片喧声和忙碌。

"喂！——你这馬車今天夜里弄得出来嗎？"华德尔叫。

"就到院子里了，先生，"馬夫回答。

車子出来了——馬套进去了——車夫們①跳上去了——乘客們坐进去了。

"注意——一站七哩必須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間內赶到！"华德尔喊。

"走吧！"

車夫們运用鞭子和馬刺，侍者們叫喚，馬夫們喝采，車子开了出去，又快又猛。

"好事儿，"匹克威克先生有了工夫想一下的时候，心里这样想，"匹克威克社的总主席碰上的好事儿。濕而冷的車子——奇怪的馬——一个钟头十五哩的速度——在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

最初的三四哩路，两位紳士誰都沒有說一句話，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顾不得和同伴說話了。但是当他們过了这一关之后，馬也完全跑上了勁、开始用眞是呱呱叫的作風进行它們的工作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被这迅速的运动搞得太兴奋了，再也不能保持充分的沉默了。

"我們一定抓得到他們，我想，"他說。

"希望如此，"他的同伴回答。

"今天夜色很好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抬头看着亮堂堂的月亮。

"所以更坏，"华德尔回答；"因为他們正好利用月光搶在我們头里，我們却不能。再过一个钟头月亮就落下去了。"

---

① 駟馬車常用一二僕人騎于馬上，策馬拖車而行，故所謂車夫与尋常不同，原文是boys。

"在黑暗里用这样速度开下去，那倒不免討厌哪，不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想是的，"他的朋友冷冷地回答。

匹克威克先生的暫时的兴奋开始减退了一点儿，因为他想到了他那么不加思索就參与了的远征的不便和危險。騎着先导馬的車夫高声的叫喚惊动了他。

"嗬——嗬——嗬——嗬——嗬，"第一个車夫这样叫。

"嗬——嗬——嗬——嗬！"第二个也这样叫。

"嗬——嗬——嗬——嗬！"老华德尔把头和半个身体都伸在窗子外面，中气非常足地响应。

"嗬——嗬——嗬——嗬！"匹克威克先生也担負起叫喚的責任，虽然他一点儿不知道它的意义或者目的。在全体四个人的"嗬——嗬"声中，馬車停住了。

"怎么回事？"匹克威克先生問。

"这里有一个卡子，"老华德尔回答。"我們还可以問問逃亡者的消息。"

不断的敲門和叫喚，花了五分钟之后，一个穿着衬衫和褲子的老头子从通行稅卡的屋子里出現了，开了門。

"多久之前有一部驛車經过这里？"华德尔先生問。

"多久嗎？"

"嗳！"

"嘿，我不十分知道。并不是很久，也不是不久——就在这两者之間，也許吧。"

"到底有沒有驛車經过呀？"

"是有的呀，有部車子經过的。"

"有多久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有一个钟头

嗎？”

“啊，我想差不多，”那人回答。

“或者有两个钟头了吧？”騎在后边一匹馬上的僕人問。

“唔，假使是两个钟头我也不希奇的，”老头子疑疑惑惑地回答。

“开車吧，”性急的老紳士叫，“不要跟这个老傻子白費工夫了！”

“傻子嗎！”老头怪笑了一下說，他站在馬路中心，門半关着，目送着那馬車在漸漸增加的距离之中迅速地縮小下去。“不——一点儿也不；你們在这里浪費了十分钟，走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依旧不得要領。假使一路上每个模棱两可的人也都这样半吞半吐的話，你們就不用想在米凱尔节① 之前追到那部車子了，老矮胖子啊。”老头又做了一个持久的怪笑，关了門进了他的屋子，随手閂了門。

同时，馬車毫不减低速度向驛站的終点前进。月亮正如华德尔所預言的很快就要落下了；早已在漸漸布滿天空的大片黑暗的濃云，現在已經聚成漆黑的一团遮在天上了；大滴的雨不断地打着馬車的窗子，似乎警告旅客們風暴之夜的迫近。还有風也是偏偏和他們作对，一陣陣地在这狹路上狂刮，凄厉的哀号着吹过路旁的树木。匹克威克先生把大衣裹得更紧些，把身体更舒适地縮在馬車角落里，人事不知地睡着了；直到馬車停了，馬夫的鈴响了，和“立刻換馬！”的叫声发出了，这才把他弄醒过来。

但是在这里又遇到了耽擱。僕人們睡得出奇地熟，每一个

① 九月二十九日。

要費五分钟才叫得醒。馬夫不知怎的把馬厩的钥匙放在哪里找不到了，好容易找到之后，两个睡得昏沉沉的助手又把馬具套錯了馬，以致套車的过程要整个的从头来过。假使只是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的話，这变故多端的阻碍毫无疑問立刻就会叫他停止追逐，但是老华德尔却不是那么容易丧气的；他以他的那么好的心腸四面八方地砍杀，打这个一拳，推那个一把；这里扣上一条皮带，那里套上一只鉄环，于是車子比較迅速地弄妥了，比預料在这許多困难之下所需要的合理的时間提早了不少。

他們重新上路了；而他們的前途的确很渺茫，一点儿不乐观。这一站是十五哩远，夜是黑的，風是紧的，下着傾盆大雨。在这些联合的阻难之下，要走得很快是不可能的：已經快要一点钟了；走完这一站又費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然而在这一个站上出现了一样东西，重新燃起了他們的希望，重新鼓起了他們消沉的勇气。

"这部車子什么时候到站的？"老华德尔叫，跳出自己坐的車，指着停在院子里的一部篕滿了濕泥的車子。

"还不到一刻钟以前，先生，"被他問的馬夫回答說。

"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华德尔問，几乎着急得透不过气来了。

"是的，先生。"

"高高的紳士——常礼服——长腿子——瘦身材？"

"是的，先生。"

"上了点年紀的女太太——瘦臉——有点儿有皮沒肉的——呃？"

"是的，先生。"

"天啊，一定是他們，匹克威克，"老紳士叫。

“不然早就到了，”馬夫說，“但是他們斷了一根挽带。”

“是他們！”华德尔說，“是的，凭宙斯神发誓！立刻弄部驅馬車来！他們还沒有到下一站的时候，我們就可以追上他們了。一个人一个金币，伙計們——赶快点儿——上勁——这才是好家伙。”

老紳士說着这样的訓辞，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来回地忙着；这种兴奋也傳染了匹克威克先生；受了这种影响，这位紳士把自己和馬具弄得难分难解，或者钻进了馬的中間和車輪的中間，极尽使人惊心动魄之能事，他坚决地相信他这样做是大大地促进了重上旅途的准备的。

“跳进去——跳进去！”老华德尔叫，爬上車子，拉起踏板，随手呼地一声带上了車門。“来吧！赶快！”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十分明白他的处境之前，就觉得被老紳士一拉和馬夫一推已經进了另外一扇車門；他們重新上路了。

“啊！我們现在又走了，”老紳士欢天喜地地說。他們的确是又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就是充分的証明，因为他不断地和車箱的硬木头或者他的同伴的身体相撞。

“抓紧儿点！”胖胖的华德尔老先生說，因为匹克威克先生一头俯冲到他的闊大的背心上了。

“我有生以来沒有像这样的顛过，”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要紧，”他的同伴回答。“不久就沒有事了。坚决一点，坚决一点。”

匹克威克先生把身体尽可能牢牢地縮在自己的角落里；馬車开得比先前更快了。

他們这样走了大約三哩路，这时候已經把头伸在窗外看了两三分钟的华德尔先生突然縮回被濺滿了泥水的臉，兴奋得透

不过气似的說——

“他們就在这儿！”

匹克威克先生从他的窗子伸出头来。是的；他們前面不远，有一輛馬車，正疾馳前进。

“赶上去，赶上去，”老紳士几乎是尖声叫喊了。“每人两个金币，伙計們——不要让他們占了我們的上風——追上去——追上去。”

第一輛車子的馬用最高的速度奔馳，华德尔先生的馬在后面拼命地追。

“我看見他的头，”性急的老年人叫，“該死的，我看見他的头。”

“我也看見，”匹克威克先生說，“是他。”

匹克威克先生沒有錯。金格尔先生的那張塗滿了被車輪拋濺上來的泥的臉，在窗口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他把手臂对左馬上的車夫剧烈地揮着，这个动作說明他是在鼓励他們更加努力。

眞是紧張。他們前进得如此之急速，田地、树木和籬笆都像是用旋風的高速度向他們后面飞过去。他們紧跟在第一輛車子后面了。金格尔的声音也听得很清楚了——甚至超过了車輪的喧声以上——他在催促車夫們。老华德尔憤怒得和兴奋得渾身冒汗。他大駡了几十声流氓和恶棍，捏紧了拳头对他的憤怒的对象晃着；但是金格尔只回答了一个輕蔑的微笑，并且对他的威胁报以一声胜利的叫声，那时他的馬在加强的鞭刺之下开始更快地奔馳起來，把追赶者丢在后面了。匹克威克先生剛剛縮回头來，而叫喊得乏了力的华德尔先生也这么做了的时候，一陣特别大的顚簸把他們摔到車箱前面的一头。突然一撞——很响的咔嗒一声——一只輪子滚掉了——車子翻了身。

在几秒钟的惶惑和混乱之中只听到馬提起后脚跳动和玻璃的破裂声；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觉得自己被人从馬車的殘骸堆里用力拉了出来；他一站稳了脚、把头从他那大大妨碍了眼鏡的功能的大衣衣裾里探出来之后，这場不幸立刻整个地展开在他眼前了。

华德尔老先生站在他旁边，光着头，衣服撕破了好几处；馬車的碎片散在他們脚下。車夫們呢，好不容易才割断了挽带，站在馬的头旁，被泼泥弄得不成人形，被辛苦的奔馳弄得头昏脑暈了。前面大約一百碼远的地方，那另外一輛馬車停在那里，它是因为他們听到了翻車的声音才刹住車子的。两个騎馬的各自扭着一副咧开嘴大笑的怪臉，坐在鞍子上看着这一群不幸的人；金格尔先生带着显然很滿意的神情，从窗口端詳着这場顚复。天色剛剛发亮，灰色的曙光使整个的景象看得十分清楚了。

“哈罗，”无耻的金格尔叫着說，“有什么人受了伤嗎？——上了年紀的紳士們——斤量不輕——危險的工作——非常之危險。”

“你是流氓！”华德尔吼。

“哈！哈！”金格尔回答；随后，狡猾地霎一霎眼，翹起大拇指对車子里面一指，接着說——“听我說——她很好——叫我致意——請你們不必費神了——轉致对特坯的爱——你們不跟上来了嗎？——赶車吧，伙計們。”

車夫們恢复了正常的姿勢，馬車軋軋地赶走了，金格尔先生把一条白手絹嘲弄地在窗口揮着。

整个这一場事故，連翻車在內，什么都沒有扰乱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心平气和的气质。然而，最初向他的忠实信徒借錢，后来把他的名字縮成“特坯”，这样下流，却不是他能捺住火性忍受

的。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臉紅到眼鏡脚子，緩慢而强調地說——

"我只要再碰到这人，我就——"

"不錯，不錯，"华德尔插嘴說，"那些話全都不錯。但是我們站在这里讲話的时候，他們就要領了許可証在倫敦結婚了。"

匹克威克先生住了嘴，把他的报仇心忍下去，硬压住了。

"到下一站还有多远？"华德尔先生問車夫之一。

"六哩，是不是，湯姆！"

"还多一点儿。"

"六哩还多一点儿，先生。"

"沒有办法，"华德尔說，"我們得走着去，匹克威克。"

"这是沒有办法的事，"那位名不虛傳的偉人回答。

因此，打发了一个車夫騎着馬先去搞新的車子和馬匹，把另外一个留下来照应破車和馬，匹克威克先生和华德尔先生英勇地徒步前进了；他們先把圍巾紧紧圍在頸子里，把帽子边翻下来，聊以抵擋那稍微停了一下之后又大落特落起来的傾盆大雨。

第十章

金格尔先生性格的剛正与否的一切疑問（假使有任何疑問的話）一扫而空

在倫敦还有些古旧的旅館，它們在馬車比現在扮演着更重大和更庄严的角色的时代，曾經是出風头的馬車的总部；但是現在已經差不多降为乡下貨車的停車处和卖票处了。讀者要想在倫敦的大有改进的街道上的、門面堂皇的"金十字"和"牡牛和

嘴"①等类之中找这些古旧的逆旅，是徒劳无益的。要发現这些古旧的地方，非走到比較偏僻的地段不可；在那些隐晦的角落里他会找到一些，它們仍然阴暗而坚固地站在圍繞着它們的現代新建筑之中。

特别是波洛，还有这么半打的旧旅館，保持着它們的外貌不变，旣沒有被卷进公共的改革的狂潮，也沒有受到私人的投机的侵害。它們巨大、零乱、古怪、陈旧，有走廊、过道、楼梯，广闊而老朽，包藏着足够一百个鬼怪故事的材料——假設我們竟有創造任何鬼怪故事的可悲的必要的話，而且假設世界长久存在下去以致說尽了关于古旧的倫敦桥和苏雷滩上它的邻近地方的无数眞实傳說的話。

在这些旅館之一——正是鼎鼎大名的"白牡鹿旅社"——的院子里，有一个人在忙着擦一双靴子上的灰，这是前一章所說到的事情的第二天清早的事。他穿着粗糙的条紋背心，带了黑布袖筒，和藍色的玻璃鈕子；褐色的短褲和裹腿。一条鮮紅色的頸巾松松地、馬馬虎虎地繞在頸子里，一頂旧的白帽子随随便便地歪戴在头上。他面前有两排靴子，一排是擦好的，一排是髒的，他每次往擦好的一排上加一只的时候就停下手来带着显然的滿意神情端詳工作的成果。

院子里沒有一点作为一个大驛車旅館的通常特点的那种忙碌和活跃。搭在院子一头的高大的棚子下面，藏着三四輛笨重的貨車，每个广大的車篷下都有約摸普通房屋的二层楼窗戶那么高的一堆貨物；另外有輛貨車已經被拖到空地上了，也許是今天早上要开出去的。环繞在这零乱的地方的两边，是上下两层

① "金十字"及"牡牛和嘴"俱系倫敦旅館常用之招牌。

臥室走廊；走廊的栏杆旧而拙劣；走廊里各有一排鈴子，裝在通到酒吧間和咖啡間門口的小飞檐下面，为了避免雨淋日晒。有二三部小馬車和輕便馬車，轉动到小棚子里和屋檐下；院子的較远的一头时而发出馬蹄的沉重踐踏声和鉄鏈的当当声，使注意这种事的人一听就知道馬厩是在那边。要是再說一声，还有一些沉重貨包、羊毛包和其他物件，零乱地放在一堆堆的干草上，有几个穿工作服的僕人正在这些貨包上睡覺：对波洛区大街上的白牡鹿旅社这天早晨院子里的景象，我們作这样的描写可以說是已經相当充分了。

那些鈴子中間的一只大响一陣，接着在上一层臥室的走廊上出現了一个漂亮的女侍者，她在一扇門上敲了两下，接受了房里发出的要求之后，对栏杆外面喊了起来：

“山姆，”

“哈罗，”戴白帽子的人回答。

“二十二号要他的靴子。”

“問問二十二号，他还是馬上就要，还是等輪到他再送来，”这是答复。

“哪，不要傻了，山姆，”女侍者用好話哄他說，“那位先生馬上要靴子呢。”

“唔，你眞是个好女人，說得这么好听，加入乐队倒不錯，眞是，”擦靴子的人說。“你看看这些靴子吧——十一双；还有六号按着木腿的人的一只鞋子。十一双靴子八点半钟要，这一只鞋子九点钟要。二十二号是什么人，想压下别的一切？不行，不行，杰克·凱契① 把人綁起来的时候說得不錯，要按次序輪流着来，

---

① 杰克·凱契(Jack Ketch)：英国十七世紀有名的絞刑吏。

对不起，要你等一等了，先生，但是我馬上就来侍候的。"

説着，戴白帽的人更勤奋地擦起一只高統靴子来。

另外一陣很响的鈴声；白牡鹿旅社的忙碌的老板娘在对面的走廊上出現了。

"山姆，"女店主叫，"上哪去了，这懶惰的、游手好閑的——啊，山姆——你在这里呀；你怎么不答应？"

"你还沒說完我就回答，那是沒有礼数了，"山姆回答，粗声粗气地。

"喂，把这双鞋子馬上給十七号擦出来，送到二层楼五号私人起坐間里。"

女店主把一双女人鞋子扔在院子里，又忙忙碌碌地走了。

"五号，"山姆說，一面拾起女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鞋底上写明它們的去处——"女太太的鞋子和私人起坐間！我想她不是坐貨車来的。"

"她是在今天一大清早，"仍旧倚在走廊的栏杆上的女侍者說，"同一位紳士坐了出租馬車来的，要靴子的就是他，所以你还是快些把这些擦出来吧。"

"你怎么不早說，"山姆很憤慨地說，从面前一堆靴子里选出那双靴子来。"我看他也許是个十足的小脚色。私人起坐間！还有一个女太太！要是他眞是个紳士的話，一先令一天不难，别說这些差使。"

塞繆尔先生受到这种兴奋想头的刺激，刷得那么起劲，不一刻儿靴子和鞋就到了五号門口，而且雪亮放光，眞会使和善的华倫先生从心坎里妒忌（因为白牡鹿旅社里用的是"德和瑪丁"）①。

"进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山姆在門上的輕叩。

山姆最恭敬地鞠了一躬，走到坐着吃早飯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紳士面前，殷勤地把靴子放在紳士脚边、把鞋子放在女士脚边之后，就退到門口打算走了。

"擦鞋子的，"紳士說。

"是，"山姆說，关上門，把手停留在門鎖的把手上。

"你知道嗎——那叫什么名字——'民法博士协会'② 嗎？"

"知道的，先生。"

"在哪里？"

"保尔教堂的墓地那里，先生；馬車道那边有个低拱門，一个角落里是小书店，一个角落里是旅館，中間是两个看門的——是执照的兜攬員③。"

"执照的兜攬員！"紳士說。

"执照的兜攬員呵，"山姆回答。"两个穿白圍裙的家伙——你走进去的时候向你敬个礼——'执照嗎，先生，执照？'古怪，眞是，他們的主子也是的，先生——中央刑事法庭的代理人——一点不錯的。"

"他們是干什么的？"紳士問。

"干什么！先生！这还不是頂坏的哪。他們叫老头子想起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的父亲是个馬車夫，先生。他是个孤老头子，胖得像个什么似的——特別的胖，的确的。他的女人死了，留給他四百鎊。他到'协会'里去找律师和領錢——打扮得很漂亮——穿了高統靴子——鈕孔上插了花——寬边礼

① 想來英国当时流行的鞋油主要是"德和瑪丁"和"华倫"两种牌子，故云。

② 民法博士协会为英国十八世紀前之一种民法机关，专理遺囑、結婚、离婚等执照手續。

③ 执照兜攬員(Tout)：俗語，作暗探、秘密解，也作招待主顾的人解。

帽——綠圍巾——像个紳士。进了拱門，想着把錢怎么投資——兜攬員走了上来，敬个礼——‘执照嗎，先生，执照要嗎？’——‘什么？’我父亲說。——‘执照，先生，’那人說。——‘什么执照？’我父亲說。——‘結婚执照呵，’兜攬員說。——‘該死，’我父亲說，‘我从来沒有想到这个。’——‘我想你是用得着一張的，先生，’兜攬員說。我的父亲站住了，想了一下——‘不行，’他說，‘該死，我太老了，況且我的块头大得太过火了，’他說。——‘一点也不是的，先生，’兜攬員說。——‘你眞认为不嗎？’我父亲說。——‘我說的确不，’他說；‘上个礼拜一我們还給一位比你块头大一倍的紳士結了婚。’——‘当眞的嗎？’我父亲說。‘当眞的嘛，’兜攬員說，‘比起他来你是个小宝宝罢了——这里走，先生，这里走！’——当然我父亲是跟他去了，像只养馴了的猴子跟在風琴后面似的，走进一間小小的办公室，那里有个家伙坐在許多骯髒紙头和白鉄箱子中間，装出很忙的样子。‘請坐一坐，先生，让我把这些公文清一清，’那律师說。——‘謝謝，先生，’我父亲說，坐了下来，張开了嘴、瞪着眼睛看那些箱子上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呀，先生？’律师說。——‘湯尼·維勒，’我父亲說。——‘什么教区？’律师說。——‘貝尔·塞維奇，’我父亲說；他赶着車子来的时候是歇在那里的，他对教区是什么也不知道，的确是的。——‘那位女士的姓名呢？’律师說。我的父亲被弄得懵做一团了。‘我要知道那就叫我該死，’他說。——‘不知道！’律师說。——‘正和你一样呵，’我父亲說，‘我以后再填上去行嗎？’——‘不可能！’律师說。——‘好吧，’我父亲想了一会儿之后說。‘就写克拉克夫人吧。’——‘什么克拉克呢？’律师說，把笔插在墨水里蘸蘸。——‘苏珊·克拉克，’我的父亲說；‘她会跟我的，假使我向她提出来，我相信的——我从来沒有和她說过什

么，但是我知道她会跟我的。’执照发出来了，而她真的跟了他，而且現在她迷住他了；那四百鎊我永远得不到了，倒霉。对不起，先生，”山姆說到临了的时候說，“但是我受了这个害之后，我反而輕快了，像一部新的手車，輪子又加了油似的。”山姆說了这話，又停了一会看有沒有新的吩咐，就退出了房間。

“九点半了——时間正好——馬上就去；”那位紳士說，不用說，他就是金格尔先生了。

“时間嗎——有什么事呀？”老处女姑母說，做出卖弄風情的神态。

“执照呵，安琪儿之中最可爱的——通知教堂——把你叫做我的，明天，”金格尔先生說，把老处女姑母的手捻了一把。

“执照！”来雪尔說，臉紅起来。

“执照，”金格尔先生重复說——

忙啊，赶紧出去弄执照，

忙呵，叮叮当当我回来。

“你真会說：流水似的，”来雪尔說。

“流水——我們結了婚之后，什么小时、昼夜、星期、月、年，都談不上了——流水也似的——它們是飞了——閃电——下雨——蒸气机———千匹馬力——什么都談不上。”

“我們——我們不能在明天早上之前結婚嗎？”来雪尔問。

“不可能——办不到——要通知教堂——今天送执照去——明天举行仪式。”

“我只怕我的哥哥要找到我們！”来雪尔說。

“找到——廢話——翻車已經够他受的了——况且——极端的謹愼——不坐驛車——步行——叫一部出租馬車——到了波洛——他找遍了全世界才会找到这里来——哈！哈！——真

是妙极了的主意——非常之妙。"

"不要很久呵，"老处女爱恋地說，金格尔先生已經把尖角帽子戴到头上了。

"离开你。很久嗎？——殘酷的迷人精呵，"金格尔先生嬉戏地跳跃到老处女姑母面前，在她嘴唇上亲了一个貞洁的吻，于是跳舞着出去了。

"可爱的男子啊！"門关上了之后，老处女說。

"古怪的老女人，"金格尔先生下过道的时候說。

想起我們人类的不义来，那是悲痛的；所以我們不想追寻金格尔先生一路向民法博士协会走去的时候的思想的綫索。我們只要把事实簡单的說一說就够了：他逃过守住那魔窟的大門的两个穿白圍裙的怪物的圈套，安全地到了副主教的公事房，弄到一篇写在羊皮紙上的非常恭維的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对他的"忠实的和摯爱的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和來雪尔·华德尔的問候"，于是他把那神秘的文件小心地放在口袋里，胜利地回头向波洛走去了。

他还在去白牡鹿旅社的途中，这时有两位胖紳士和一位瘦个子一同走进了院子，四面看着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問几句話。塞繆尔·維勒先生这时正在擦一双高統漆皮靴子，那是一个农民的私产，那人在波洛市場上經过一番劳碌之后，正在小心吃一頓补养补养，冷牛肉吃了两三磅，黑啤酒是一两壶。瘦紳士看見山姆，就笔直向他走过来——

"我的朋友呵，"瘦紳士說。

"你是想白差遣我了，"山姆想，"要不你不会馬上就这么看中我的。"但他只說了一句——"唔，先生。"

"我的朋友，"瘦紳士說，表示好意地在喉嚨里哼了一声——

"你們这儿現在歇了許多客人吧？忙吧，呃？"

山姆对問話的人偷看了一眼。他是一个瘦小枯干的小矮子，一張黑皺臉，机伶的小黑眼睛不断地在好事的小鼻子两边溜着要着，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捉迷藏'游戏。他穿着一套黑衣服，靴子亮得像他的眼睛，低垂的領巾是白的，干淨的衬衫上有一道折。一条金表鏈，連带图章，垂在表袋外面。他把他的黑羔皮手套捏在手里，却不戴在手上；說話的时候把手抄在西服的燕尾下面，那样子就像一个好出难题的人。

"很忙吧，呃？"那小矮子说。

"啊，沒有什么，先生，"山姆回答，"我們不想破产，我們也不想发財。我們吃煮羊肉的时候不用續随子，弄到牛肉的时候也不管有沒有蘿卜。"

"啊，"小矮子說，"你是个爱說俏皮話的人呵，不是嗎？"

"我的大哥常被人这样埋怨的，"山姆說，"或許是傳染的——我总是和他睡在一起。"

"你們这座房屋是个奇怪的老房子呵，"小矮子說，四面看看。

"假使你先通知了你要来，我們就把它修一修了，"泰然自若的山姆回答。

小矮子像是被这几句閉門羹弄得沒有主意，于是他和两位胖紳士之間进行了一場短短的商討。临了，小矮子从一只长方形的銀盒子里弄一撮鼻烟吸了，显然打算重新开始和山姆談話了，这时，两位胖紳士之一，有一張仁慈的臉、外加一副眼鏡和一双黑色裹腿的那位，插嘴說——

"事实是这样的，"这位仁慈的紳士說，"我这位朋友（他指着另外一位胖紳士）要給半个金币，假使你能够回答一两个——"

"喂，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说，"請你让我說一句——我的好先生，在这些事情上要注意的第一条原則是：假使你把一件事情交給一个专門的人，那么在进行中你就絕不应該干涉；你应該对他加以絕对的信任。眞的，这位——(他掉过头对另外一位胖紳士說)——我忘了你这位朋友的名字。"

"匹克威克，"华德尔先生說，原来那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快活的老先生。

"啊，匹克威克——匹克威克先生呵，眞的，我的好先生，原諒我——我很乐于接受你作为一位'法庭之友'的私下的建議；但是你用这种籠絡人心的言論，像什么出半个金币，来干涉我办这件案子的行动，这你应該看得出是不适当的吧。眞的，我的好先生，眞的，"小矮子吸了一撮为辯論而吸的鼻烟，显出非常卑恭的神情。

"我的唯一的願望，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过是要使这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尽可能的快些結束罢了。"

"很对——很对，"那小矮子說。

"因此我說了那种話，"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那是我的人生經驗所教导我的在任何場合都是最可能成功的一个办法。"

"嗯，嗯，"那小矮子說，"很好，很好，的确；但是你应該向我提議。我的好先生，我相信你不是不知道对于一个专門的人所应該有的信任的限度。关于这一点假使需要任何証明的話，請你想一想巴維尔[①] 的有名的案子——"

---

① 乔治·巴維尔，十七世紀英国小說作家乔治·李洛所作通俗悲剧《倫敦商人》的主角，为一商店学徒，被下流女子莎拉·米尔吳所誘，为了她，始則偷窃，继則搶劫杀人，后因錢已用完竟被莎拉所逐；最后互相告发，两人都被处絞刑。这故事流行民間頗广。

"不用管乔治·巴維尔，"山姆插嘴說，他是一直好奇地听着那短短的談話的；"誰都知道他的情形是怎样的，固然我要告訴你，我向来就认为那女人比他該死得多。且不管它，这跟本題无关。你們給我半个金币。很好，我贊成；我这話是再公平不过了，是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那末第二个問題就是，你們要我干什么呢，見你們的鬼？"

"我們要問你，"——华德尔先生說。

"喂，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多事的小矮子插嘴說。

华德尔先生聳聳肩，不响了。

"我們要知道的是，"小矮子庄严地說，"我們要問的是——为了我們不要引起里面的人的不安起見——我們要問你，你們这儿現在住了些什么人。"

"这里住了什么人！"山姆說，在他的头脑里，这里的人們总是以在他直接管理之下的这些特殊的装束品的姿态而出現的。"六号里有一只木腿；十三号里有一双海孙；商人房間里有两双半統；这里的一双漆皮高統是酒吧間里的；还有五双高統是咖啡間里的。"

"沒有了嗎？"小矮子說。

"慢点儿，"山姆回答說，突然想起了什么。"唔；有一双威灵吞，已經很破旧了，还有一双女鞋，都在五号里。"

"什么样的女鞋？"华德尔連忙問。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一样，都被这旅客表弄得莫名其妙了。

"乡下貨，"山姆回答。

"有厂家名字嗎？"

"白朗。"

"什么地方的？"

“瑪格尔頓。”

“正是他們，”华德尔喊。“天哪，我們到底找到他們了。”

“别响！”山姆說。“威灵吞到民法博士协会去了。”

“不会的，”小矮子說。

“是的，弄执照去了。”

“我們来得正好，”华德尔叫。“带我們到房里去；一刻也不耽擱。”

“对不起，我的好先生，对不起，”小矮子說；“小心呵，小心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紅色的絲质錢袋，再从里面拿出一个金鎊，一面对山姆紧紧盯着。

山姆富于表情地咧开嘴怪笑了一下。

“馬上带我們到房里去，不用通报，”小矮子說，“錢就是你的了。”

山姆把漆皮靴丢在角落里，領头穿过一条黑暗的过道，走上一层宽闊的楼梯。在第二条过道的尽头处站住了，伸出手来。

“拿去吧，”辯护士低声說，一面把錢放在他們的向导的手里。

山姆走在前面一两步，后面跟着两位朋友和法律顾問。他走到一个門口停了。

“是这間房子嗎？”小紳士喃喃地說。

山姆点点头。

老华德尔开了門；三个人都走了进去，这时，剛剛回来的金格尔先生正把执照拿了出来給老处女姑母看。

老处女高声尖叫了一声，扑通往一張椅子里一坐，用手掩着脸。金格尔先生把执照捏成一团塞在上衣口袋里。不受欢迎的客人們走到房間的中央。

“你——你是一个高明的流氓啊，是嗎？”华德尔叫，激动得气都透不过來。

“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小矮子說，把帽子放在桌上。“請你，想一想——請你。誹謗人格：要求賠償損失的起訴。冷靜些儿，我的好先生，請你——”

“你竟敢从我的家里把我的妹妹拐走？”老年人說。

“呃——呃——很好，”小紳士說，“这話你可以問。你怎么敢的，先生？——呃，先生？”

“你是什么东西？”金格尔先生問，声調如此凶猛，使那小紳士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两步。

“他是誰嗎，你这流氓？”华德尔插嘴說。“他是我的律师，潘卡先生，格雷院的。潘卡，我要控告这家伙——告发他——我要——我要——該死的——我要毁了他。你呢，”华德尔先生突兀地轉向他的妹妹說，“你，來雪尔，你这么大年紀也应該懂事了，你怎么竟跟一个流氓逃走，玷辱了家声，害了你自己。把帽子戴好，回家去。馬上叫一部馬車来，并且把这位女太太的賬开来，听到沒有——听到沒有？”

“听到了，先生，”山姆回答，华德尔猛烈地拉鈴叫人，鈴声一响山姆就进來了，迅速得叫不明底細的人覚得奇怪；原来他一直在外面把眼睛凑着鈅匙孔看的。

“把帽子戴上，”华德尔重复說。

“这样可不行的，”金格尔說。“出去，先生——这儿沒有你們的事——女士有行动的自由——不止二十一岁了。”

“不止二十一岁！”华德尔輕蔑地脫口而出說。“不止四十一岁了！”

“我不是的，”老处女姑母說，她的憤怒战胜了她的昏厥的傾

向。

“是的，”华德尔回答，“你十十足足是五十岁了。”

說到这里老处女姑母发出一声很响的尖叫，失掉知覺了。

“弄一杯水来，”仁慈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召喚着女店主。

“一杯水！”激昂的华德尔說。“弄一桶水来，統統澆在她身上；那对她有好处的，也是她活該。”

“呸，你这畜生！”好心腸的老板娘冲口而出地叫。“可怜的宝貝啊。”老板娘一面叫喚着“得罗，这才是宝貝哪——喝一点儿——有好处的——不要这样伤心呀——听我的話才是好乖乖哪，”等等，等等，一面由一个女侍者协助着进行抹額头、拍手掌、搔鼻孔、解圍胸，諸如此类的事，那是慈悲的女性們对于竭力要乱发一通歇斯底里的妇女所惯于施行的治法。

“馬車来了，先生，”山姆出現在門口說。

“来吧，”华德尔叫。“我抱她下楼去。”

在这个提議之下，歇斯底里发作得加倍的猛烈了。

老板娘正要对这个举动大加反对，并且已經大胆地对华德尔发出一个憤憤然的质問，問他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个万物之灵，这时，金格尔先生插嘴了——

“擦鞋的，”他說，“給我找个警察官儿来。”

“慢一点，慢一点，”小小的潘卡先生說。“想一想，先生，想一想。”

“我不要想，”金格尔回答，“她是自己的主宰——看誰敢带她走——除非她情願。”

“我不要被人家带走，”老处女姑母喃喃地說。“我不情願走。”（說到这里又来了一陣可怕的发作。）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低声地說，把华德尔先生和匹克威克

先生带到旁边："我的好先生，我們的处境非常为难呵。这是麻煩的案子——非常麻煩；我从来沒有遇到比这更棘手的了；但是眞的，我的好先生，我們眞的沒有权力限制这位女士的行动呵。我在我們来之前就警告过你了，我的好先生，我說除了和解之外沒有别的希望的。"

短时間的停頓。

"你主張的是哪一种和解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哪，我的好先生，我們的朋友碰着不愉快的事了——的确是的。我們不得不受些金錢上的損失了。"

"任何損失都可以，只要不丢这种臉，不叫她一輩子受苦，虽然是她自己找的，"华德尔說。

"我看那是办得到的，"忙忙碌碌的小矮子說。"金格尔先生，請你到隔壁房里和我們去談一会儿好嗎？"

金格尔先生同意了，于是四个人走到一間空房里。

"喂，先生，"小矮子說，一面小心地关了房門，"这个事情难道沒有和解的办法嗎——請你到这边来，一会儿就行了——到窗戶这里，先生，我們可以单独两人談談——喂，先生，喂，請坐吧，先生。那末，我的好先生，只在你我之間談談，我們很清楚，你带这位女士跑掉是为了她的錢呵。不要皺眉头，先生，不要皺眉头，我說呀，只在你我之間談談，我們是很清楚的。你我都是懂世故的人，而我們很清楚我們这两位朋友并不是这种人——是嗎？"

金格尔先生的臉孔漸漸松动了，并且有某种約略类似于霎眼的东西在他的左眼里顫动了一会儿。

"很好，很好，"小矮子說，他看出他的話所产生的印象了。"事实是这样的，这位女士除一二百鎊之外，手里是什么也沒有，一

切都要等她母亲死了之后——就是那位健康的老太太呵，我的好先生。”

“老了，”金格尔先生說，虽然簡单却很强調。

“嗯，不錯，”代辯人輕咳一声說。“你說得对，我的好先生，她年紀是老了一点儿，然而她是一个老家族出身，我的好先生；样样都老。这家族的締造者到肯特州来的时候，正是裘里厄斯·凱撒侵犯不列顛的时候；——他的后代只有一个人沒有活到八十五岁，而他是因为被亨利杀了头的緣故。那位老太太現在还沒有滿七十三岁呢，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停下来，吸了一撮鼻烟。

“唔，”金格尔先生喊叫。

“唔，我的好先生——你不吸鼻烟嗎？——啊！这倒好——浪費的习慣呵——那末，我的好先生，你是一个出色的青年，深通世故的人——很能够拚命挣家当，只要有資本的話，是嗎？”

“唔，”金格尔先生又說。

“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不大懂。”

“你覺得怎么样——我的好先生，我向你提出来吧，你覺得怎么样——五十鎊和自由，是不是比华德尔小姐和承継遺产的希望好些？”

“不成——一半还不够！”金格尔先生說，站了起来。

“慢，慢，我的好先生，”小小的辯护士劝諫地說，拉住他的衣鈕。“不小的一笔款子了——像你这样的人馬上就会把它变成三倍的——五十鎊可以有許多用处哪，我的好先生。”

“一百五十鎊用处更大，”金格尔先生冷冷地回答。

“罢了，我的好先生，我們不必浪費时間来斤斤計較了，”小矮子重新說，“喂——喂——七十吧。”

"不行，"金格尔先生說。

"不要走呀，我的好先生——請你不要性急，"小矮子說。"八十吧；好了：我馬上写張支票給你。"

"不行，"金格尔先生說。

"好的，我的好先生，好的，"小矮子說，仍旧拉住他；"你說要什么数目才行吧。"

"費本錢的事情，"金格尔先生說。"已經用掉的——車馬費，九鎊；执照费，三鎊——就是十二鎊——賠償費，一百鎊——一百十二鎊——坏了名誉——損失了女人——"

"是的，我的好先生，是的，"小矮子說，带着心里明白的神气，"不必介意这最后两点。那是一百十二鎊——就算一百鎊——得罗。"

"还有二十，"金格尔先生說。

"来，来，我出張支票給你，"小矮子說；坐到一張桌子旁边打算开支票了。

"我写明是后天支付，"小矮子說，对华德尔先生看一眼；"同时我們就把这位女士带走。"华德尔先生悻悻地点头同意了。

"一百鎊，"小矮子說。

"还有二十，"金格尔先生說。

"我的好先生哪，"小矮子劝諫地說。

"給他吧，"华德尔先生插嘴說，"好让他走路。"

支票由那小紳士开好，金格尔先生装在口袋里。

"那末，立刻走你的路吧！"华德尔說，跳了起来。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劝告說。

"注意，"华德尔先生說，"我跟你妥协絕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也不是为了我的家声——要不是我知道你的口袋里一有了

錢，你上魔鬼那里去就会更快些——”

“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又劝告說。

“别响，潘卡，”华德尔继續說。“出去，先生。”

“馬上就走，”毫不羞惭的金格尔說。“少陪，少陪，匹克威克。”

假使任何冷静的旁观者看到这位名人——他的名字在本书的书名里占着領导的地位——在这場談話談到后来的时候的臉孔，几乎是要怀疑怎么他眼睛里冒出来的怒火竟沒有把他眼鏡的玻璃熔化掉——他的怒火是那么大呵。他听到那恶棍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鼻孔張大了，拳头不知不覺地捏紧了。但是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沒有撕碎他。

“拿去，”那冷酷的背信棄义的人继續說，把执照丢在匹克威克先生脚下；“把名字改一改——把女人带回家——給特丕去案。”

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位哲学家，但是哲学家到底不过是穿着鎧甲的人。这支箭射中了他，穿过了他的哲学武装戳进他的心。他在狂怒之下把墨水缸发狂地向前一扔，自己也跟了上去。但是金格尔先生已經不見了，他发現自己是被抱在山姆的手臂里。

“哈罗，”这位怪異的职員說，“你們来的地方东西便宜吧，先生；这是自动的墨水，它把你的名气写在墻上了，老紳士。不要动，先生：你跟在他后面追有什么用呀，算他走了运，他这时候要到波洛那一头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头脑是服理的，像所有眞正的偉大人物的头脑一样。他是敏捷而高强的推理家；稍一思索之后就足以使他知道自己的憤怒的无能为力了。它消失得像发作起来的时候一样快。他喘喘气，温和地对左右的朋友們看看。

华德尔小姐发现她被毫无信义的金格尔丢掉之后的悲哀，我們要不要說呢？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伤心慘目的場面的高妙的描写，我們要不要加以摘录呢？他的笔記簿摊开在我們面前，那上面斑斑点点地染着同情的仁慈之泪；只要一句話，它就在印刷者的手里了。但是，不！我們要毅然割爱了！我們不能用这种痛苦的描画来折磨公众的心！

第二天，两位朋友和被抛棄了的女士坐了到瑪格尔頓的沉重的馬車，慢慢地和悲哀地回去了。当他們又到了丁格来谷、站在馬諾庄园的大門里的时候，夏夜的朦朧的暗影已經模模糊糊地、黑魆魆地籠罩在周遭了。

第十一章

另外一趟旅行和一个考古的发現。說到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去出席一个选举大会；还包括老牧师的一部手稿

在丁格来谷的深沉的寂靜之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它的新鮮而芬芳的空气里呼吸了一个钟头，使匹克威克先生完全从身体的疲劳和心灵的焦虑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位卓越的人物已經和他的朋友兼信徒們分別了两整天；所以，他作了清晨的散步之后回来碰到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时候，怀着何等的欣喜和愉快上前去招呼他們，决不是普通的想像力所能够胜任愉快地設想出来的。愉快是两方面的；因为，誰能够看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容光煥发的臉孔而体会不到这种情緒呢？虽

然如此，他的同伴們的臉上似乎还有一层暗云罩着，这一点，那位偉人虽然不能不感觉到，却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們两人都带着一种神秘的神情，这是既異常又惊人的呵。

“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握了手，交換了热烈的問候之后，說；“特普曼好嗎？”

文克尔先生——剛才的問話大半是对他說的——不回答。他掉过头去，像是沉浸于忧郁的思虑之中。

“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急切地說，“我們的朋友怎么样——他沒有生病嗎？”

“沒有，”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一顆眼泪在他的感伤的眼皮上顫动了，就像窗戶框子上的一顆雨滴。“沒有；他沒有生病。”

匹克威克先生站住了，輪流着看他的两位朋友。

“文克尔——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先生說：“这是什么意思？我們的朋友呢？出了什么事情？說呀——我求你們，我請你們——不，我命令你們，說呀。”

有一种庄严——一种威严——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态度里，那是不可抗拒的。

“他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喊，“走了！”

“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又說一遍。

“哪儿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喚說。

“我們只能从这个通訊猜測，”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在他的朋友手里。“昨天早上接到华德尔先生的信，說是你們同他的妹妹晚上就到家了，这时，前天一整天纏着我們的朋友的那种忧郁，看得出来是更变本加厉了。随后不久他就不見了；整天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到晚上，瑪格尔頓王冠

旅社的馬夫送来了这封信。那是早上交給他們的，严格吩咐了非到晚上不能送出来。”

匹克威克先生打开了信。那是他的朋友的手迹，內容是这些：

我亲爱的匹克威克，

你，我亲爱的朋友，你是远远超出于人类的許多弱点和缺欠之外的，而这些却不是普通人所能克服的。一个人受了这种打击、被一个可爱的和迷人的人抛棄了，而且变成了挂着友誼的面具、却笑里藏刀的一个恶棍的詭計的犧牲，那种滋味你是不知道的。我希望你永远不知道呵。

有什么信給我，可以寄到肯特州、科伯姆村、皮瓶子——假使我还活着的話。我急忙逃开了这个在我已經变成可憎恶的世界。我应該根本脫离这个世界才好呢，可怜——饒恕我吧。生命，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对于我已經变成不能忍受的了。在我們的內心燃燒着的精神，就像脚夫的肩上的瘤子，上面放着尘世的忧煩之重担；而当这种精神离开了我們的时候，这重担就重得不堪承受了，我們就在它的压力之下倒下去了。你不妨告訴来雪尔——呵，这个名字！——

屈来西·特普曼。

“我們应該立刻离开这地方，”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把信重新折好。“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們再留在这里无論如何是不适合的了；現在我們非得去找我們的朋友不可。”說着，就領头向屋子里走去。

他的心思很快就說出来了。留客的恳求是真摯的，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不为所动。他說，有事情要他立刻去料理。

老牧师也在座。

“你真的要走嗎？”他把匹克威克先生領到旁边說。

匹克威克先生重申了先前的决定。

"那末，"那位老紳士說，"这是一本小小的手稿，我原来想讓給你听的。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死的时候我在可以随意加以毁棄或保存的許多文件里找到的；他是一个医生，在我們的州立瘋人院里服务。我几乎不相信这稿本是原稿，虽然确实不是我的朋友写的。无論怎样吧，不管它是一个瘋子的原作也好、是根据什么不幸的人胡言乱語作成的也好——我覺得这是更可能的——总之請你讀一讀，自已来判断一下吧。"

匹克威克先生接了手稿，說了許多表示善意和尊重的話，跟那位仁慈的老紳士分别了。

跟馬諾庄園的人們别离却是比較更困难的工作，因为他們曾經受到这些人那么多的殷勤款待。匹克威克先生吻了小姐們——我們原来打算說，他吻她們的时候就像她們是他自已的女儿一样，只是因为他可能是在这礼节里注入了稍微多一点儿的热情，所以这个比拟是不十分适当的；他用孝道的眞誠拥抱了老太太。他用十足的家长派头拍拍女僕們玫瑰色的臉蛋，一面在她們每人手里塞了些实质上更能表現他的嘉許的东西。至于跟他們的好老主人和特倫德尔先生的道别，那互相交换的誠摯，甚至还要强烈而持久；直到史拿格拉斯先生被人喊了好几次、終于从一条黑暗的过道里走了之后（不久爱米丽也跟了出来，她的明亮的眼睛显得異乎寻常的阴暗），三位朋友这才和他們的友好的主人們分了手。他們慢慢走开的时候对庄园回顧了許多次；史拿格拉斯为了答謝楼上一个窗戶里揮动着的像是一条女人手絹的东西，在空中送了許多飞吻，直到小路轉了弯把那古旧的房屋遮着看不見了为止。

他們在瑪格尔頓弄到一辆交通工具到洛彻斯特去。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們的悲哀的剧烈性巳經相当減輕，所以能够吃一頓

非常丰盛的提早的中飯了；下午，打听了关于路途上一些必要消息，三位朋友下午又出发，步行到科伯姆去。

那是愉快的步行：因为那正是六月的愉快的下午，而他們的路是在又深又密的树林之中，使濃密的树叶輕輕响着的微風吹得他們很凉爽，停在树枝上的鳥儿的歌唱增加了他們的兴致。长春藤和青苔一丛丛地爬在古树上，柔軟的綠茵像絲质地毯似地鋪在地上。他們走进一个开放的花园，里面有一所古厦，是伊利莎白时代的古雅而别致的建筑。四面是长排的威風凛凛的橡树和榆树；一大群一大群的鹿正在吃新鮮的草；偶尔有一只吃惊的野兎在地上竄过，速度快得就跟那像夏季的微風似的掠过充滿阳光的地面的輕云所投下的影子一般。

"假使，"匹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看看，"假使所有像我們的朋友一样受到那种心病的苦恼的人都到了这里，我想他們从前对于这个世界的留恋很快就会恢复的吧。"

"我也这样想，"文克尔先生說。

"当真的，"經过半小时的步行达到了村庄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說，"对于一个厌世者，这里的确是再好不过的、再合意不过的栖身之所了，我从来沒有看到比这更适合于厌世者的地方。"

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位，对于这个意見也表示了贊同；这三位旅人受了人家的指点，走进了那清洁而寬暢的乡村酒店"皮酒囊"，一进去就探聞有沒有一位叫做特普曼的紳士。

"把紳士們請到客厅里呀，湯姆，"老板娘說。

一个矮胖的乡下小伙子打开了过道尽头的一扇門，三位朋友走进了一間低頂的长房間，里面陈設了許多張式样古怪的高背皮垫子的椅子，墙上装飾着許多旧的肖像和有点儿古气的着色粗陋的印刷画片。房間的上首是一張桌子，鋪了白色的台布，

摆满了烤鸡、腌猪肉、啤酒以及其他等等；坐在桌旁的是特普曼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弃世的人。

朋友們进来的时候，这位紳士放下了刀叉，带着悲哀的神情走过去迎接他們。

“我想不到在这里見到你們，”他說，一面握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你們待我非常好啊。”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坐下来揩掉由于走路的緣故額头上冒出来的汗。“把飯吃完了和我出去走走。我要和你单独談談。”

特普曼先生照着要求他的做了；匹克威克先生喝了大量啤酒提了神之后，在旁边等候着他的朋友。飯很快就吃完了，于是他們一同走了出去。

足有半个钟头，可以看見他們的形影在教堂坟地里踱来踱去，这时匹克威克先生正在和他的朋友的决定搏斗。把他的議論加以任何复述都是无益的；因为，什么語言能够把这位偉人发言时那种态度里所表現的精神和力量傳达出来呢？是特普曼先生已經对退隐厌倦了呢，还是完全不能抗拒向他发揮的那場雄辯呢？反正这是无关紧要的，总之他最后不抗拒了。

“他无論在什么地方度过他的悲慘的余生，”他說，“对于他都无关紧要；旣然他的朋友对他的卑微的陪伴如此重視，他願意担負起他的冒險事业。”

匹克威克先生微笑了；他們握握手，重新回到同伴們身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有一个不朽的发現。这个发現是他的朋友們的驕傲和荣耀，也是本国或其他全国的一切考古家們所妒忌的。他們已經走过了他們的旅館的門口，并且在村庄上走了一小截路，这才想到旅館的准确地点。他們返回头

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的眼光落到一块小小的破石头上，那是在一所茅屋門前，一半露出一半埋在地里。他停住了。

“这非常奇怪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什么东西奇怪？”特普曼先生問，仔細地察看他附近的一切东西，偏偏沒有看到該看的那一件。“上帝保佑我，什么事情呀？”

这最后一句是遏制不住的惊訝的叫喚，因为他看見热心于发現的匹克威克先生双膝跪在那块小石头前面，开始用手絹替它擦灰。

“这上面有銘文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眞的嗎！”特普曼先生說。

“我看得出，”匹克威克先生継續說，一面用全副气力擦灰，并且聚精会神地通过眼鏡凝視着石头：“我看得出有一个十字，一个B字，然后是一个T字。这是很重要的，”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来継續說。“这是一个很古的碑文，也許比这里的古老救济院还要古得多。可不能把它埋沒啊。”

他敲那茅屋的門。一个工人开了。

“你知道这块石头怎么会在这里嗎，我的朋友？”慈爱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不知道，先生，”那人有礼貌地回答說。“我沒有出世的时候，或者无論我們哪个都沒有出世的时候，这石头就老早在这里了。”

匹克威克先生得意地对他的同伴們瞥一眼。

“你——你——你并不一定要它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心急得发着抖。“喂，你肯卖的吧？”

“啊！但是誰买它呀？”那人問，臉上带着也許是表示他很狡猾的表情。

"我出十先令买它，立刻給你錢，"匹克威克先生說，"只要你替我挖出来。"

匹克威克先生凭着自己很大的气力亲手捧着它（这小石头被一把鏃一掘就挖出来了）到旅館里，小心加以洗滌之后把它放在桌上，这时，全村的惊訝是可想而知了。

匹克威克派們的欢欣鼓舞是无限的，因为他們的忍耐和勤勉、他們的洗和括，換得了成功的无上光荣。石头是不平而破碎的，字迹是零乱而不規則的，但是下面的一部份銘文的片断，清清楚楚看得出：

十
BILST UM PSHI S.M. ARK

匹克威克先生坐在那里欣然凝視着他所发現的宝物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冒着愉快的火花。他的最大的野心之一已經达到目的了。他——他，匹克威克社的主席——在一个以富有古代遺物而出名的地方，在一个仍然存在着往昔的若干紀念物的乡村里，发現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毫无疑問是古代的碑文，他以前的許多飽学之士竟然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感官了。

"这——这，"他說，"这使我决定了。我們明天就回倫敦去。"

"明天！"不胜欽佩他的信徒們賊。

"明天，"匹克威克先生說。"这个宝物应該立刻放到能够彻底研究和充分理解它的地方去。采取这一步驟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过几天伊頓斯威尔自治城就要举行选举；在这場选举中，我新近认識的一位潘卡先生是一位候选人的代理人。我們要去

看看、并且細細观察一番这种对于每一个英国人都有那么大的利害关系的場面。"

"我們去吧，"是三条喉嚨一致的兴奋的叫声。

匹克威克先生四面看看。他的信徒們的爱戴和热情，在他內部燃起了感奋的火焰。他是他們的領袖，他感觉到这一点。

"让我們痛飲一番来庆祝这幸福的聚会吧，"他說。这提議像其他的一样，被一致喝采地接受了。他亲自把那重要的石头放在特地向老板娘买来的松板小箱子里之后，在桌子上首的一張安乐椅里坐好；于是这一晚就献給宴会和談論了。

过了十一点——在科伯姆这个小村子上，这已經是很迟的时間了——匹克威克先生告退到为他預备好的臥室去了。他推开了格子窗，把蜡烛放在桌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回想起两天来的匆促的事件。

时間和地点都有利于思索；教堂的钟打十二点，把匹克威克先生从沉思中惊醒了。钟声的第一下很庄严地送进他的耳朵；但是钟声停止的时候，那种寂靜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了；——他几乎觉得他好像失掉一个伴侶。他神經紧张起来和激动起来；連忙脫了衣服，把火放在炉架上，鉆进了床。

身体的疲困之感徒然和失眠相掙扎，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是人人都經历过的。这时候匹克威克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先往这边翻个身，又往那边翻滚；耐心地閉着眼睛像是在哄自己入睡。沒有用。不知是因为白天做了不惯的劳力的事呢，还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白兰地和水，还是因为陌生的床，——不論是因为什么吧，反正他脑子里很不舒服地不断回想楼下的那些怪相的图画，并回想他們在晚上因为这些图画而談起的一些古老的故事。轉側了半小时之后，他得到一个不愉快的結論，硬想睡是沒

有用的了，因此他爬了起来，并且穿上了一部分衣服。他想，随便怎么都比躺在那里胡思乱想着种种怕人的事情好。他看看窗户外面——外面很黑。他在房里走走——又是非常寂寞。

他从門到窗子、又从窗子到門地轉了几趟，这时他第一次想到了牧师的稿本。这个主意不坏。假使它不能使他发生兴趣，那也許会使他睡觉的。他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拉过一張小桌子靠在床边，弄亮了灯光，戴上了眼鏡，静心讀起来。字迹很奇怪，紙头很髒。而且題目就敎他吃了一惊；他不免若有所见地对房里环顾一眼。然而他想到屈伏于这种感情之下有多么荒謬，于是重新剪一剪烛心，讀之如下：

疯子的手稿

"不錯！——一个瘋子的！这話假使在許多年以前是多么刺我的心呵！它一定会引起我常常感到的那种恐怖；敎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沸騰，以致恐惧的冷汗大顆大顆地冒出皮肤，怕得我的膝盖互相敲击！然而我现在欢喜它。它是一个好名字。請問有哪一个君王，他的发怒的睥睨能够像瘋子的眼光这样让人害怕——他的绳索和斧头能够有瘋子握紧的拳头一半坚实？嗬！嗬！发了瘋，这眞是偉大！——被人从铁栏外面看獅子似的窺視——在漫漫的静夜咬牙切齿咆哮，应和着沉重的鉄鏈的快乐的鄉鐺声——在干草里打滚和乱扭，陶醉于这种勇敢的音乐之中。瘋人院万岁！它是一个难得的地方呵！

"我还記得我怕发瘋的时候；那时我常常从睡眠中惊醒，跪下来求上帝使我免了我們人类的这种災难；我逃开了欢乐和幸福的情景，躲在什么孤寂的地方，把使人生厌的时間消磨在注意那要燒干我的脑汁的热狂的进展上面了。我知道瘋狂是混在我

的血液里了，我的骨髓里也有；上一代没有出现这种疫痼，那末我是它要在里面复活的第一个了。我知道那一定是这样的；向来就是这样，而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当我在一个拥挤的房間里縮在什么隐晦的角落里的时候，就看見人們搗着鬼話，指指点点，并且对我看看，我知道他們是在互相談論这注定要发瘋的人；于是我又溜走了，独自怏怏地呆着。

“我这样做了几年；这几年眞是悠长的、悠长的岁月呵。这儿的夜有时也是长的——很长；但是比起那几年的不眠的夜和怕人的梦，簡直不算什么了。我回想起来就覚得发冷。那些又大又黑的人影，带着鬼鬼祟祟的和譏嘲的臉色，縮在房間的角落里，到夜里就俯在我的床上，引誘我发瘋。他們用低微的耳語告訴我說，我的父亲的父亲死在里面的那所房屋的地板上沾着他自己的血，是他在瘋狂之中用自己的手弄出来的。我把手指塞住耳朵，但是他們高声往我的头里叫喚，叫得整个房間都迴响起来，說是在他的上一代瘋狂沒有发作，但是他的祖父有好几年却被鉄鏈把手扣在地上，为了防止他把自己撕成碎片。我知道他們說的是实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那是我几年之前就发現了的，虽然他們还想瞞着我！哈！哈！他們以为我是瘋子，其实我可比他們狡猾。

“最后，它落到我身上来了，我倒奇怪我以前怎么竟会害怕它。現在我能够走进这个世界了，能够和其中最好的人一同笑、一同叫了。我知道我瘋了，但是他們甚至都沒有怀疑。他們从前对我指指点点和斜眼看我，那时我并不瘋，不过是耽心我也許有一天会瘋罢了；現在我已經瘋了而他們却不知道，我想到我这样报复地作弄他們，眞是滿心欢喜！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想到我把我的秘密保守得多好，想到我的和善的朋友們要是知道了

实情的話会多么迅速地背棄我，这时我总是快活得大笑起来。我和什么兴高采烈的家伙单独两人一道吃飯的时候，想到他假使知道坐在他身旁边磨着明晃晃的小刀的好朋友竟是一个完全有力量和很想把小刀刺进他的心的瘋人，那末他的臉色会变得如何的蒼白，而且他会逃得多么迅速呵——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高兴得恨不得大叫起来。啊，这是愉快的生活啊！

"財富为我所有了，財富向我涌来，我尽情沉醉于快乐之中，而这些快乐由于我知道我的秘密保守得很好而增加一千倍。我承襲了一笔財产。法律——目光炯炯的法律，被騙过了，把爭論中的巨产交給了一个瘋子。头脑健全的明眼人的聪明哪儿去了？热心于找錯处的法律家們的本領哪儿去了？瘋人的狡猾騙过了他們大家。

"我有了錢。人家是如何地拍我的馬屁！我揮霍得很厉害。人家是如何地恭維我！那三个傲慢不遜的弟兄在我面前是何等的卑恭！还有那个白头发的老父亲——这样的謙遜——这样的敬重——这样恳切的友誼——是呀，他崇拜我。老年人有一个女儿，也就是那些青年人有一个姊妹；而他們五个人都穷。我是富有的；我娶了这女孩之后，我看見她的拮据的亲屬們的臉上現出了胜利的微笑，因为他們想到他們的周密的計划和他們的那一大笔横財了。应該微笑的倒是我。微笑！要公然地大笑，揪我的头发，开心地尖叫着在地上打滚。他們一点也沒有想到他們把她嫁給了一个瘋人呵。

"且慢，假使他們知道，是不是就不会把她嫁給我？一个姊妹的幸福是以她丈夫的金子为背景的。我吹到空中的最輕的羽毛，是以装飾在我身体上的美丽的鉄鏈为背景的！

"虽然我很狡猾，却有一件事情我受了騙。假使我沒有

瘋——因为我們瘋子虽然很聪明，有些时候却会糊塗一时——我就会知道这个女孩子宁願僵硬而冰冷地被人放在一口黑沉沉的笨重的棺材里，而不願做我的富丽堂皇的家庭里的使人妒羡的新妇了。我早該知道她的心是在一个黑眼睛的男孩子身边，这人的名字我曾經听見她在一次不安的睡眠中低声說过；而她的献身于我，是为了解救白发老人和傲慢的兄弟們的貧穷。

“我現在已經記不得身材和面孔了，但是我知道那女孩子是很美的。我知道她是的；因为，在一些光明的月夜，我从睡眠中惊醒，周圍一切都寂然无声的时候，我看見一个苗条和消瘦的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小房間的一个角落里，长长的黑发披在背上，在非人間的風中飄动，眼睛紧盯着我，絕不霎动或者閉上。嘘！我写下这話的时候，心里的血都发冷了——这个身影就是她的；面孔呢，非常蒼白，而眼睛是玻璃似的发光；但是我很熟悉它們，这个身影絕不移动；它絕不皺眉头、咧嘴，像有些时候挤滿了这里的别的人影那样；但是它更使我害怕，甚至比多年前引誘过我的那些精灵更可怕——它是剛出坟墓的，而且非常像死了一样。

“差不多有一年了，我看着这面孔越来越蒼白；差不多有一年了，我看着眼泪偷偷滚下那悲哀的两頰，却不知道原因何在。然而我終于找到了原因。它們不能长久瞞过我。她从来沒有欢喜过我；我从来沒有以为她欢喜过我；她藐視我的財富，憎恨她所过的豪华的生活；我倒沒有料到这一点。她爱别人。这个我也从来沒有想到。忽然一些奇怪的心情襲上我的心来，什么秘密的力量逼得我起了种种想头，在我的脑子里旋来轉去。我不恨她，虽然我恨那个她仍然为他哭泣的男孩子。她的冷酷自私的亲屬使她陷入这种不幸的生活，使我怜悯——是的，怜悯。我

知道她活不长，但是我想到她在死掉之前也許会生出不幸的小生命，注定了要把瘋狂傳給子孙，就使我下了决心。我决定杀死她。

"我想下毒想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到淹死她，再后来想到用火燒死她。那所巨厦燃燒起来，而瘋子的妻子燒成了枯炭，这眞是怪好看的。想想看，这是对他們所希望的大报酬怎样的一种嘲弄啊；想想看，一个什么神志清爽的人为了他从来沒有犯过的罪行而被絞死又是多么有趣，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瘋子的狡猾而造成的！我常常想到这个，但是終于放棄了它。啊，一天又一天地磨着剃刀，撫摸着它的鋒利的刀口，想像着它的发亮的薄刃一下子会割成多大的裂口，是何等有趣呵！

"最后，从前常和我在一道的那些精灵，对我耳朵里低低地說时候已經到了，他們把那把出鞘的剃刀放在我的手里。我把它紧紧握住，从床上輕輕爬起，俯在我的睡着的妻子身上。她的臉是埋在手里的。我輕輕把她的手拿开，它无力地落在她的胸口上了。她曾經哭过的；因为她的頰上还有潮湿的泪痕。她的臉色安靜而和平；甚至在我望着它的时候，她的蒼白的臉上还露出平靜的微笑。我把手輕輕放在她的肩膀上。她惊了一下——那只是一个轉瞬就消逝的梦。我又俯在她身上。她叫起来，醒了。

"我的手只要一动，她就永远不会再发出叫喚或者声音了。但是我着慌了，縮回去。她的眼睛緊盯着我。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們使我畏惧和惊慌了；我在她的眼光之下发抖。她从床上爬起来了，一面还是紧紧地盯着我。我抖着；剃刀在我手里，但是我不能动。她向房門走去。她走近門口的时候，她轉了身，眼光离开我的臉了。魔力消失了。我跳上去抓住她的胳臂。

她接連尖叫了几声，倒在地上了。

“現在我不用格斗就能够柔掉她了；但是家里人惊动了。我听見楼梯上的脚步声。我把剃刀在常放的抽屉里放好，开了門，高声地叫人来。

“他們来了，把她抬起来放在床上。她毫无生气地在床上躺了好几个钟头；等到生命、眼神和言語恢复了之后，她的理性已經丧失，她变成狂乱的了。

“医生們被請来了——都是些坐着舒服的馬車来的、有好馬豪僕的大人物。他們闊在她床边好几个星期。他們在另外一个房間里开过一次偉大的会議，用低而庄严的声音互相商討。其中一个最聰明最出名的，把我領到旁边，叫我准备一下以防万一，告訴我——我这个瘋子！——說，我的妻子瘋了。他紧靠着我站在一个开着的窗戶前面，眼睛对我的臉上看着，一只手放在我手臂上。我只要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甩到下面的街上了。假使这样干了，那才眞是好玩哪；但是我的秘密却要孤注一擲了，于是我放过了他。过了几天，他們对我說，我必須对她加以一些約束了；我必須替她找一个看守了。我！我走到沒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空地上放声大笑，笑得空中迴蕩着我的叫声。

“第二天她死了。白头发的老年人送她到坟墓去。驕傲的兄弟們对着她的毫无知觉的尸体洒了一点儿泪，在她活着的时候他們对于她的痛苦却是用鉄石一样的心腸来对待的。这一切都是我秘密的喜悦所吃的食物，我們坐了馬車回家的时候，我把白手絹蒙住臉偸着发笑，笑得直淌眼泪。

“但是我虽然达到了目的，杀死了她，我却感到不安和煩恼，我觉得不久我的秘密就一定要人人皆知了。狂乱的欣喜和愉悦在心中沸腾，当我单独在家的时候，便忍不住跳跃和拍手，在房

里繞来繞去地跳舞，高声吼叫；这，我隐藏不了。我出去的时候看見忙碌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或者到戏院里的时候听到音乐的声音和看見人們跳舞，我就覚得如此的欢喜，恨不得冲到他們中間，把他們撕成一片片的，并大声狂吼。但是我咬咬牙齿，在地上頓脚，把尖利的指甲攢到自己手里。我忍住了；还沒有一个人知道我是瘋子。

“我記得——虽然这是我能够記得的最后的事了：因为現在我已經把現实和幻梦混在一起，而这里老是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老是这样的忙法，所以沒有工夫把这两者由它們所陷入的这种奇怪的混乱中分析出来了——我記得我怎样終于把秘密泄露出来了。哈！哈！我似乎現在还看見他們的惊駭的臉色，还感覚得我多么輕易地把他們甩到一边，用紧捏着的拳头揍他們的白臉，然后像一陣風似的溜掉，让他們在后面老远的地方尖叫和呼号。我想到它的时候，巨人的力量就上了我的身。瞧——瞧这鉄条在我狂扭之下弯得多么厉害呀。我能够把它像小树枝似的噼啪折断，只是这里有許多許多門的长走廊——我想我要在里面迷路的；纵使不迷路，我知道楼下还有几重大鉄門是上了鎖加了閂的。他們知道我是多么聪明的瘋子，他們要我在这儿，供人参观，很引以自傲。

“让我想想；——唔，我出去了。我到家的时候已經夜深了，发現三个驕傲弟兄之中最驕傲的一个正等着見我。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有要紧事。我怀着一个瘋人的全部憎恨恨他。我的手指不知有多少次想撕碎他。他們告訴我他在那儿。我迅速地跑上楼。他有一句話要对我說。我把僕人打发开了。时間很迟了，我們又是单独两人在一起——第一次单独在一起。

“开头我小心地把眼光避开他，因为我知道——而且因此很

自鳴得意哩——他一点也沒有想到我的眼睛里正射着像火一样的瘋狂的光。我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終于說話了。我最近的放蕩行为和奇怪的言語，居然就发生在他的姊妹死了以后不久，这在紀念她的意义上說对她是一种侮辱。再加上許多他最初沒有注意到的事实，所以他以为我以前待她很不好。他想知道一下，假使他說我对已故的她加以污辱并且对她的家庭有所不敬，这話是否正确。他要求我加以解釋，是适合于他穿的这一身制服的。

"这人在軍队里有一个官职——是用我的錢和他的姊妹的痛苦換来的官职！他就是最积极地設計陷害我和要搶夺我的財产的人。他就是强迫他的姊妹嫁給我的主要居間拉攏的人；他很清楚她的心已經屬于那个小娃娃似的孩子了。适合！适合于他的制服！他的下流的制服！我把眼睛对着他了——我忍不住——但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看見他在我的眼光之下突然变了模样。他是勇敢的人，但是他的臉上失色了，他把椅子向后拉开了些。我把我的拉近他些；我大笑起来的时候——那时我非常开心——我看見他顫抖起来。我覚得瘋狂在我的內部升騰。他怕我了。

"'你的姊妹活着的时候你是很欢喜她的，'——我說——'很欢喜呵。'

"他不安地四面張望，我看見他的手抓住椅子背；但是他沒有說什么。

"'你这恶棍，'我說，'我看破你了；我識破了你害我的毒計；我知道在你强迫她嫁我之前她的心已經屬于了别人。我知道——我知道。'

"他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椅子在空中揮舞，并且叫我

退后——因为我說話的时候一直注意着更向他靠近些。

“我与其說是在說話，不如說是在嘶叫，因为我覚得騷动的感情在我的血管里洶湧，从前那些精灵向我耳語，激我把他的心扒出来。

“‘你这該死的东西，’我說，跳起来对他冲过去；‘我杀了她。我是个瘋子。打倒你。血，血！我要它！’

“我一拳揮开了他在恐怖中对我摔过来的椅子；竄近他的身边；轰隆一声，我們在地上滚做一团了。

“那眞是一場好斗；他是高大而强壮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我是强有力的瘋人，渴望着毁灭他。我知道我的力气是誰都比不上的，而我想得很对。我又对了，当然我是瘋子！他的掙扎漸漸沒力了。我跪在他胸上，用两只手紧紧掐住他的强壮的咽喉。他的脸发了紫；他的眼睛从头壳里突了出来，舌头伸着，像是嘲諷我。我勒得更紧一些。

“突然門被大声打开了，一群人冲了进来，互相大叫抓住瘋人。

“我的秘密暴露了；而現在我的唯一的掙扎是为了爭取自由了。有一只手还沒有抓住我的时候我就跳了起来，冲进我的迫害者們之中，用我的强壮的手臂打开一条路，好像我手里拿着一把鐮刀把他們紛紛砍倒似的。我冲到門口；跳过栅栏，馬上就到了街上。

“我一直向前迅速奔跑，沒有一个人敢阻止我。我听見后面的脚步声，于是把我的速度加快了一倍。脚步声越来越微弱，終于完全消失了；但是我还是跳跃着前进，穿过沼澤和小溪，跳过籬笆和墻头，拚命地叫喚着——我的叫喚被集合在我周圍的許多奇怪的东西接下去，因为叫声扩大了，直冲天上，我被一些鬼

怪抱在怀里，它們馭風而行，越过重重障碍，把我一圈一圈地旋轉，轉得沙沙作响而且非常迅速，使我头昏脑暈，最后它們猛然一摔，丢开了我，我重重地跌在地上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現自己是在这里——在这可爱的小房間里，这里阳光难得进来，月光还偷偷地进来——然而它的光綫只足以照出我周圍的黑暗的人影和那个老是待在一个角落里的沉默的人影。有的时候我醒着躺在这里，能够听到从这所大房屋的老远的别处傳来奇怪的尖叫和呼号。这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些既不是那灰白的人影发出的，也与它无关。因为从黄昏的最初的阴影到早晨的第一綫光辉为止，它一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老地方，听着我的鉄鏈的音乐，看着我在干草鋪上的欢騰雀跃。"

在这篇稿子的末了，另一笔迹写了这样的話：——

〔上面是一个不幸的人的囈語的記录。这人是一个凄慘的实例，是早年用錯精力和放纵无度延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造成的有害結果的实例。他年輕时代的輕率的放肆、纵欲和淫佚，引起了高热和精神錯乱。这后者的第一个結果是他那奇怪的幻想，以为瘋狂存在于他的家族里，所根据的是一些人所强烈拥护但是另外一些人所同样强烈反对的、一个有名的医学理論。这种幻想产生了确定不移的忧郁，到了时候就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精神錯乱，終于成为暴乱的瘋狂。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所詳述的事实虽然被他的病态的想像歪曲了很多，但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在熟知他早年生活上的罪惡的人們看来，他的感情既然已經失了理性的控制，却沒有引导他做出还要更可怕的事情，这倒是奇怪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讀完老牧师的稿本的时候，烛洞里的蜡烛也刚刚点完；火光沒有任何作为警告的先行的閃爍，就突然熄掉的

时候，这使他的激昂的心境受了很大的惊吓。他連忙把先前睡不着爬起来穿上的一些衣物脫掉，用畏惧的眼光四顾一下，慌忙地重新爬进被窩，不久就沉沉睡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太阳正光明地照在他的臥室里，早晨已經前进了很远了。昨夜压抑着他的那种忧郁，已經和包着大地的黑暗一道消失了，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正像早晨一样的輕松愉快。用过一頓丰盛的早飯之后，四位紳士就徒步向格雷夫孙德出发了，后面跟了一个人，捐着装在松板箱子里的那块石头。他們大約一点钟的时候到了那里（他們已經把行李交給人从洛彻斯特运到倫敦），而且幸运地弄到了馬車外面的坐位，当天下午就在心身俱健的状态之下到了倫敦。

此后的三四天是做一些到伊頓斯威尔市旅行的必须的准备。关于这极其重要的举动必須另起一章加以叙述，所以我們不妨把本章临了的少許篇幅用来叙述一下那个考古的发现的后事，当然是极其簡略的。

据匹社的文件上的記載，他們回到倫敦之后的那夜，举行了全体社員大会，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发現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說，并且对于銘文的意义作了种种天才而博学的推測。还記載了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把这刻在石头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实的写生画，送到王家考古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去，——为这問題而写的許多文章，发生了敌对的論战，造成了怀恨和妒忌——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也写了一部小册子，有九十六頁，都是很小的小号字，里面提出了那銘文的二十七种不同的讀法。还有三位老紳士用給一先令遺产的办法解除了他們各人的长子的承继权利①，就

① 遺嘱上写明給某人一先令遺产，实即不給遺产之意，为的是防止以脫漏名字为借口而反对遺嘱。

因为这些孩子胆敢怀疑那碑碑是古物——一位热心人士提早“解除”了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莫測銘文的高深而絕望了。匹克威克先生被选为十七个本国的和外国的学会的名誉会員，因为他有了这个发現；这十七个学会沒有一个对于銘文能够作任何解釋，但是它們全都同意那是非常之不平常的。

布辣頓先生，眞的——这个名字是注定了要受那些从事神秘而崇高的研究的人永生永世的蔑視了——布辣頓先生，居然有这种事情，他抱着鄙俗的头脑所特有的怀疑和吹毛求疵的态度，狂妄地发表了一个意見，旣卑鄙又可笑。布辣頓先生心怀恶意，想損伤匹克威克先生的不朽之名的光澤，眞的亲自到科伯姆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在社里演說的时候，譏諷地說他曾經見过向他买到石头的那个人，那人认为石头是古的，但是庄严地否认銘文是古的——他說那是他自己在无聊的时候随随便便刻出来的，那些字母所表示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BILL STUMPS, HIS MARK”①。

这几个字，而史登普斯先生因为不大熟悉文字的組織，他写字与其是按照严格的拼字法的規律，不如說是按照声音来拼的，所以就把他的教名(皮尔BILL) 的第二个L丢掉了。

匹克威克社是如此高尙的机关，所以可以預料得到，这意見受到了它所应得的輕蔑待遇，該社开除了那傲慢而坏心眼的布辣頓，表决了送給匹克威克先生一副金边眼鏡，作为他們的信任和嘉許的标記；为了酬答这一层，匹克威克先生就請人給他自己画了一張肖像，挂在社里。

布辣頓先生虽然受到排斥，却沒有被征服。他也写了一本

① “皮尔·史登普斯，他的記号”。

小册子，是对十七个学会发言的，里面包含他已經发表过的那个演讲的复述，并不止一次隐隐約約地暗示他认为那十七个学会是許多"騙子"。因此之故，激起了十七个学会的名正言順的憤慨，几个新的小册子出現了；外国的学会和本国的学会意見一致，本国学会把外国学会的小册子譯成英文，外国学会把本国学会的小册子譯成各种文字；于是就开始了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曉的有名的科学討論，就是所謂匹克威克論战。

但是这个中伤匹克威克先生的下流企图沒有成功，那个誹謗人的作者反倒受到了报应。十七个学会一致通过那傲慢的布辣顿先生是个无知的好事者，因此就格外大做其文章了。直到今天，那块石头仍然是标志匹克威克先生之偉大的見解的紀念碑，也是揭示他敌人之渺小的持久的胜利品。

第十二章

描写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这对他的一生是个新紀元，对这部历史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在高斯維尔街的寓所虽然不算寬敞，然而不仅非常舒适合意，而且特别适合具有他这样天才和观察力的人居住。他的起坐間是一楼的前房，他的臥室是二楼的前房；因此，无論他是坐在他的客厅里的写字台旁边，或者站在他的寢室的穿衣鏡前面，都有同等机会观察那条人口旣多、声名又大的通衢大道上所展現的人性的无数方面。他的女房东，巴德尔太太——一个病故的稅关职員的寡妇和唯一的遺囑执行人——是个神情

忙碌、相貌可人、体态优美的女人，具有烹調的天才，由于研究和长期的实踐，更进一步成为一种絕技了。这里沒有小孩子，沒有僕人，沒有家禽。房子里所仅有的其他的居住者只是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男孩；前者是房客，后者是巴德尔太太的产物。那个大男人老是夜里十点正回家，然后就循規蹈矩地把自己的身子收縮在后客堂的一張矮小的法国式床上；巴德尔少爷的幼稚的游戏和体育鍛炼呢，是絕对被限制在邻近的人行道和阴沟那里的。整洁和安靜統治了全家；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意志就是这里的法律。

任何知道这里的家政的这些特点的人、熟悉匹克威克先生的头脑的令人欽佩的規律性的人，要是看到了他在預定要到伊頓斯威尔去的前一天早晨的外貌和行为，一定会覺得极其神秘和不可思議。他在房里急促地走来走去，差不多每隔三分钟就把头伸到窗子外面看一下，不斷地看表，还显出了其他种种焦急的表現，这都是他向来少有的。显然是正在筹划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什么事情，連巴德尔太太也不能发現。

"巴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終于說，那时这位和善的女子已經快要結束那拖得很长的打扫房間的工作了——

"先生，"巴德尔太太說。

"你的孩子去了好久啦。"

"唉呀，离波洛有老远哪，先生，"巴德尔太太提出異議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的确；是这样。"

匹克威克先生又沉默了，巴德尔太太继續打扫。

"巴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隔了一两分钟之后說。

"先生，"巴德尔太太又答应說。

"你覺得养兩个人是不是要比养一个人多花錢呵？"

"唷，匹克威克先生，"巴德尔太太說，臉紅到帽子边，因为她自以为看到她的房客眼睛里有某种关于男女問題的眼光一閃；"唷，匹克威克先生，这是什么問題哪！"

"别管吧，但是你到底覚得怎样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这要看，"巴德尔太太說，把拂尘伸到撑在桌上的匹克威克先生的胳臂肘的近旁——"这主要看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主要看是不是一个节省的和謹愼的人哪，先生。"

"这是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这时他紧紧地对巴德尔太太盯着）我想是有这些条件的；除此之外，还深通世故，很精明呢，巴德尔太太；那对于我也許有很大的用处的。"

"唷，匹克威克先生阿，"巴德尔太太說；臉又紅到帽子边了。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漸漸上了勁，那是他說到有兴趣的題目的时候的习惯，"是的，当眞；老实告訴你吧，巴德尔太太，我已經下了决心啦。"

"嗳呀，先生，"巴德尔太太叫。

"你覚得很奇怪吧，"和蔼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对他的同伴兴高采烈地瞥了一眼，"因为我从来沒有和你商量过这个事情，連提都沒有提过，直到今天早上把你的小孩打发出去了才——呃？"

巴德尔太太只能对他看一眼作为回答。她很久以来就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崇拜着匹克威克先生，但是现在，突然之間，她被提高到一个絕頂——那是即使她抱着最狂妄和最过份的希望也从来不敢期望的。匹克威克先生竟提出了——并且还作了一个周密的計划——打发她的小孩子到波洛去，免得他碍事——考慮得多么謹愼——多么周到！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覺得怎么样？”

“啊，匹克威克先生，”巴德尔太太說，激动得顫抖着，“你对我眞好，先生。”

“那可以免掉你好多麻煩了，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我从来沒想到麻煩不麻煩呵，先生，”巴德尔太太回答；“而我当然从此以后更要不辞辛苦地来討你的欢喜了；但是你眞是心腸好，匹克威克先生，你为我的孤独設想得这么多。”

“啊，眞的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倒从来沒有想到这一层。只要我在城里的时候，你总有人陪伴了。毫无疑問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应該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了，”巴德尔太太說。

“而你的小孩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上帝保佑他呵，”巴德尔太太带着一声母性的嗚咽打断他的話头說。

“他呢，也要有一个同伴了，”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一个活潑的同伴，他可以教他許多本領，一个星期就比他一年里学的要多，这我可以担保的。”匹克威克先生平靜地微笑了。

“啊，你这可爱的人——”巴德尔太太說。

匹克威克先生一惊。

“你这仁慈的、好心的、爱玩笑的、可爱的人呵，”巴德尔太太說；以后毫不費力地，立刻站了起来摟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頸子，接着来了一陣瀑布似的眼泪和合唱似的嗚咽。

“嗳呀，”这位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巴德尔太太，我的好人——嗳呀，多糟糕——請你想一想。——巴德尔太太，不要——假使有人来——”

“啊，让他們来吧，”巴德尔太太叫，发了瘋似的；“我永远不离开你——亲爱的、仁慈的好人；”巴德尔太太一面这么說，一面

更紧地摟住他。

“上帝可怜我，”匹克威克先生說，猛烈地掙扎着，“我听見有人上樓梯来了。不要这样，不要，好人，不要。”但是悬求和抗議都无效：因为巴德尔太太已經在匹克威克先生怀里暈过去了；他还沒有来得及把她放在椅子里的时候，巴德尔少爷就进来了，引进来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吓得动彈不得，一句話都說不出来。他怀里抱着他的可爱的負担站在那里，失神地凝視着朋友們的臉孔，既不招呼他們也不加以解釋。他們呢，也凝視着他；而巴德尔少爷呢，对大家瞪着眼睛看。

匹克威克派們的惊訝是如此深刻，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惶恐是如此厉害，假使不是那位女太太的小儿子表示了极其美丽和动人的孝道的話，他們一定会这样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各人的位置和姿势，直到那位人事不知的女子苏醒过来为止。这个穿着綴着发亮的大銅鈕子的灯芯絨紧身衣服的孩子，起初吃惊和犹豫不决地站在門口；但是他的不大懂事的脑子里漸漸形成了一种感想，以为他的母亲一定受了什么伤害，而匹克威克先生就是侵害者，于是他发出一声凄慘的几乎非人間所有的长号，一头冲了过去，对这位不朽的紳士的背上和腿上拳脚交加，尽他的力量和他的激憤所能做到的打他和掐他。

“把这小恶棍拉开，”吃了大苦头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发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三位張口結舌的匹克威克派說。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很不高兴地說。“把这孩子拉开，”——（文克尔先生这就把那叫着和掙扎着的有趣的孩子抱到了房間的另外一头）——“現在帮助我把这女人弄下樓去吧。”

“啊，我現在好些了，”巴德尔太太有气沒力地說。

“让我扶你下楼吧，”永远是英雄气概的特普曼先生說。

“謝謝你，先生——謝謝你；”巴德尔太太歇斯底里地叫。于是她被扶下楼了，她的摯爱的儿子跟着。

“我簡直想不出——”特普曼回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簡直想不出那女人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告訴她我想用一个男僕人，她就发作了一陣你們所看見的那种古怪的毛病。眞是古怪得很。”

“古怪得很，”他的三位朋友說。

“弄得我尴尬得要命，”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

“要命，”是他的信徒們的回答，他們一面輕輕地咳嗽，并且怀疑地互相看看。

这种举动并沒有逃过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了他們的不信任。他們显然是怀疑他的。

“过道里有个人来了，”特普曼先生說。

“就是我对你們說的那个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今天早上派人到波洛去叫他来的。劳駕叫他上来吧，史拿格拉斯。”

史拿格拉斯先生照着要求他的做了；塞繆尔·維勒于是出现了。

“啊——你还认得我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还用說，”山姆回答，把眼睛表示爱护地霎一下。“那眞是怪事呵，但是他一个人就叫你們这么多人吃不消了，不是嗎？滑头得很——呃？”

“不要再提那事了，”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我要和你談談别的事情。坐下吧。”

“謝謝，先生，”山姆說。于是他先把那頂旧的白帽子放在房

門外面的地板上，不等人再邀請就坐了下来。“这看上去并不漂亮，戴起来倒是呱呱叫；只要帽沿沒有坏，总是一頂很漂亮的礼帽呵。不管怎样，沒有它总像是輕浮了点儿，这是第一点；每一个洞里都能透气，这是第二点——我叫它出气筒。”維勒先生发表这种感想的时候对聚在一起的匹克威克派們和善地微笑着。

“那末，談談关于我在这些紳士的贊同之下叫你来的事情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正是的罗，先生，”山姆插嘴說；“就像儿子吞了銅板，父亲对他說的一样：吐出来吧。”

“我們，第一点，是要問你，”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对于現在的位置有沒有任何不滿呢？”

“在我回答这个問題之前，紳士們，”維勒先生答，“我倒要問問，第一，是不是你們有更好的位置給我做？”

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浮上溫和的仁爱之光，一面說，“我已經一半打定了主意要用你。”

“真的嗎？”山姆說。

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

“工錢呢？”山姆問。

“十二鎊一年，”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衣服呢？”

“两套。”

“活儿呢？”

“侍候我；跟着我和这些紳士去旅行。”

“立下契約吧，”山姆强調說。“我同意这些条件，租給一个单身紳士吧。”

“你接受这个职位了？”匹克威克先生問。

“自然，”山姆回答。“假使衣服有这地方一半合我的意，就行了。”

“你当然可以弄一份推荐书来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去向白牡鹿旅社的老板娘要好了，先生，”山姆回答。

“你能够今天晚上就来嗎？”

“現在就把衣服給我穿吧，假使現成的話，”山姆欢天喜地地說。

“今天晚上八点钟来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打听的結果很滿意，衣服是現成的。”

除了仅有的一桩可爱的輕率举动——那是他和一个助理女侍者共同参加的——之外，維勒先生的行为的历史是毫无疵瑕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覚得无妨当天晚上就把事情决定下来。敏捷和能干不仅是这位非常人物的公事上的特征，而且是他的一切私事上的特征；所以他立刻領了他的新的僕人到那些便利的市場之一，就是出卖紳士們的全新或半旧的服装使你免除量尺寸的麻煩和不便的手續的地方；天还沒有黑下来，維勒先生就已經从头到脚打扮好了：一件釘着有“匹社”两字的鈕子的灰色上衣，一頂有帽章的黑帽子，一件紅条子的背心，淺色的短褲和裹腿，还有其他种种必需品，名目繁多，不胜概述。

“罢了，”那位突然变了模样的家伙第二天早晨坐在到伊頓斯威尔的馬車的外面座位上的时候說：“不懂我到底是一个跟班呢，还是一个馬夫，还是一个猎場看守，还是一个播种的农人。倒像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由他去吧；換換空气，見識多，事情少；正对我的勁；所以我說呀，匹克威克們万岁！”

第十三章

关于伊頓斯威尔；关于那里的政党的情形；关于一个选举——为这个古老、忠誠和爱国的市鎮选出一位参加国会的議員

我們坦白承认，一直到我們初次埋头研究匹克威克社的浩瀚的文件那个期間，我們从来也沒听說过伊頓斯威尔这个地方；我們也同样坦白地承认，我們曾經查考过它是現在的什么地方，但是查不出来。我們知道人們对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每一札記和記載都是深信不疑的，我們也不敢凭着我們的記忆来反对这位偉人所記录的言論，所以参考了一切可供参考的有关这一問題的凭据。我們査遍甲乙两种目录的地名，沒有找到伊頓斯威尔这个名字；我們把我們的优秀出版家为了社会之便而出版的《本州袖珍地图》的每一个角落都仔細看过，而我們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結果。因此我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因为要避免得罪什么人，并且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所特有的那种审愼，故意把他去观察的地方的真名字用一个假名代替了。有一件小事使我們确信了这个想法，这件事本身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按照这种观点想来，却并非不值得注意的。我們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笔記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記载，說他自己和他的随从們的座位是在瑙里治驛車公司买的；但是这句話后来又被划掉了，像是要連那市鎮的方向也隐瞞起来的样子。因此，我們不对这問題冒昧加以猜測了。只好立刻开始叙述这段經历，将他的描写供作

我們的材料就滿足了。

那末，伊頓斯威尔的人民呢，就像許多别的小市鎮的人民一样，认为他們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伊頓斯威尔的每个男子，知道自己起模范作用的重要性，所以都覚得义不容辞要全心全力地和那划分該鎮的两个党派之一联合起来。那两党是“藍党”和“淺黃党”。藍党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淺黃党，淺黃党也利用一切机会反对藍党；因此，只要在公共集会上，在市政厅，在市場上，藍党和淺黃党碰了头，就要爭論和吵鬧起来。既然是这样的互相傾軋，所以几乎不用説，伊頓斯威尔的一切都是党派問題了。假使淺黃党提議在市場上开个天窗，藍党就召开群众大会，痛斥这个提議；假使藍党提議在大街上多造一个水龙头，淺黃党就一致起来大惊小怪地反对。商店分藍党商店和淺黃党商店，旅館分成藍党旅館和淺黃党旅館；連教堂里也有藍党的过道和淺黃党的过道。

这两个强大的党派应該各有各的机关报和代表，这当然是极其重要和万不可少的：因此这市鎮上有两种报紙——《伊頓斯威尔新聞报》和《伊頓斯威尔独立报》；前者拥护藍党的主义，而后者无疑是以淺黃党的立場办的。它們都是好报紙。那种社論，那种猛烈的詬駡！——“我們的毫无价值的同行，那《新聞报》”——“那份丢臉的和怯懦的日报，《独立报》”——“那个虛伪的和下流的印刷品，《独立报》”——“那个卑賤的和造謠的誹謗者，《新聞报》；”——这些，还有其他刺激精神的斥駡，布滿了这两种报紙的每一期的各栏，在市民的胸中激起最强烈的愉快和憤慨。

匹克威克先生凭着他一貫的先見之明和智慧，选了这个特别合意的时机到这市鎮上来。像这样的竞选是从来沒有过的。

史倫基府的塞繆尔·史倫基大人是藍党的候选人；靠近伊頓斯威尔的非兹金宅邸的荷瑞肅·非兹金老爷呢，是被他的朋友們說服了出来維护淺黄党的利益的人。《新聞报》警告选民們說，不仅是英格兰的眼睛，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視着他們；《独立报》却断然地提出质問，伊頓斯威尔的选民們到底是像他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大好老呢，还是旣不配称为英国人也不配享受自由的幸福的下賤而卑鄙的工具。从来沒有过像这样激动全市的風潮。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們在山姆的协助下从伊頓斯威尔的馬車的車頂上爬下来的时候，天色已經很晚了。藍色的絲质大旗子在武器旅社的窗口飄着，而每一扇窗框上都貼了标語，用巨大无比的字通知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的委員每天都坐在那里。一大群閑人聚在馬路上，看着阳台上的一个哑嗓子的男子，他显然是为史倫基先生宣傳得面紅耳赤；但是他的議論的力量和特点不免有点儿被街角上的四只大鼓的不断的敲声所損害，那些鼓是非兹金先生的委員放在那里的。但是在那演讲的人旁边，有一个忙碌的少年人，他时时脫下帽子，示意听众欢呼，面听众就极其热情地照着去做；紅臉的紳士继續讲下去，讲到臉上比以前更紅了，好像这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跟有什么人听了他的話是一样的。

匹克威克派們剛下車，就被一支誠实而有独立性的群众包圍了，并且对他們发出三声震耳欲聾的欢呼，他們的欢呼被群众的主力所响应(因为群众一点儿也不用知道他們在欢呼什么)，扩大成为一陣胜利的巨吼，連阳台上的紅臉男子都不說話了。

“万岁！”群众最后喊了这一声。

“再来一下，”阳台上的年輕的領导者尖叫說，于是群众又叫

贼了一声，好像肺是生鉄的，里面有鋼的机器。

"永远要史倫基！"誠实而有独立性的人們吼叫。

"永远要史倫基！"匹克威克先生响应地叫，脱下了帽子。

"不要菲茲金！"群众吼叫。

"当然不要！"匹克威克先生贼。

"万岁！"于是又来了一陣咆哮，像是打了吃冷肉的钟之后整个兽苑里发出的声音。

"史倫基是誰！"特普曼先生低声說。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样的声調回答。"别响。不要問任何問題。在这种場合最好是群众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假使有两种群众呢？"史拿格拉斯先生提出意見。

"跟着大多数人叫，"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这一席話抵得上万卷书。

他們走进屋子，群众左右閃开让他們走过去，喧騰地欢呼着。首先要考虑的是找地方过夜。

"我們在这里可以有床鋪嗎？"匹克威克先生叫了侍者来問。

"不知道，先生，"僕人回答；"恐怕已經客滿了，先生，——我去問問，先生。"他为了这緣故去了，不久回来說，請問紳士們是不是"藍党"。

无論匹克威克先生或他的同伴們，都沒有为了哪一个候选人拚命卖力过，因此，这問題倒有点难于回答了。在这进退两难的窘境中，匹克威克先生想到他的新朋友潘卡先生。

"你知道一位姓潘卡的紳士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当然罗，先生；塞繆尔·史倫基大人的代理人呵。"

"他是藍党吧，我想？"

"是呀，先生。"

“那末我們是藍党，”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他看到那僕人对于这个圓通的宣布像是有点怀疑，就把名片交給他，叫他送給潘卡先生去，假使他碰巧在这旅館里的話。侍者退出去了；几乎立刻就回来了，請匹克威克先生跟着他去，把他領到第一层楼的一間大房間里，潘卡先生正坐在那里一張放滿了书和文件的长桌子旁边。

“啊——啊，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說，走过来迎接他；“看見你我很快乐，我的好先生，很快乐。請坐。那末你是把你的心願付諸实行了。你是来看选举的了——呃？”

匹克威克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

“激烈的竞爭呵，我的好先生，”那小矮子說。

“我听見了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說，搓着手。“我欢喜看坚定的爱国主义，无論是哪一方面喚起来的；——的确是場激烈的竞爭嗎？”

“是呀，”小矮子說，“的确是如此。这里所有的飯店都是我們开的，剩給我們敌手的只有啤酒店了——这是了不得的手段吧，我的好先生，呃？”——小矮子得意地微笑着，吸了一大撮鼻烟。

“这場竞爭的結果可能会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那就不一定了，我的好先生；还很成問題呢，”小矮子回答。“非茲金的人在白牡鹿飯店鎖好的车库里有三十三票。”

“在車間里！”匹克威克先生說，听了这第二个手段大吃一惊。

“他們把他們鎖在那里，直到需要他們的时候才放出来，”小矮子继續說。“这用意是，你知道，防止我們找上他們；即使我們找得到，那也沒有用处，因为他們故意把他們灌得烂醉。非茲金

的代理人是很机伶的家伙呵——眞是非常机伶的家伙。”

匹克威克先生瞪着眼睛，但是沒有說什么。

“話虽这么說，我們却十分放心，”潘卡先生說，把声音放得低到几乎像耳語声。“我們昨天夜里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茶会——四十五个女人，我的好先生——她們临走的时候我們每人給了一把綠阳伞。”

“一把阳伞！”匹克威克先生說。

“眞的，我的好先生，眞的。四十五把綠阳伞，七先令六便士一把。凡是女人都欢喜装飾品——这些阳伞的作用是非凡的。拿稳了她們所有的丈夫和一半的兄弟——完全打垮了袜子、法兰絨和諸如此类的一切。我的主意呵，我的好先生，完全是我的。无論下雹子、下雨或者好天，你在街上走几步就会碰到几把綠阳伞。”

說到这里，那小矮子尽情地捧腹大笑起来，进来了一位第三者，这才不笑了。

这是一个瘦长的人，黄赤色的有点秃的头，一張庄严的自傲之中混合着深不可测的神气的臉孔。他穿了一件棕色的紧身长外套、黑色的布背心和褐色的褲子。背心旁边吊着一副双目眼鏡；头上是一頂帽頂很低的寬边帽子。这位新来的人被介紹給匹克威克先生了，他叫做卜特先生，是《伊顿斯威尔新聞报》的編輯。几句开場白之后，卜特先生回过头来对匹克威克先生庄严地說——

“这次竞选在首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吧，先生？”

“我相信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对于这一点，”卜特說，望着潘卡先生要求他加以証实，——“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上星期六我的論文是有点功劳的。”

“毫无疑問，”小矮子說。

“报紙是个偉大的发动机啊，先生，”卜特說。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意見表示完全同意。

“但是我敢說，先生，”卜特說，“我从来沒有濫用过在我掌握之中的这种巨大的权力。我敢說，先生，我从来沒有把在我手里的这种高貴的工具用来攻击私人生活的神圣的胸怀，或是个人名誉的嬌嫩的感情；我敢說，先生，我把我的力量貢献在这上面的——那份努力，——也許是卑微的，我知道是卑微的，——却是灌輸那些主义的——那种主义呢——”

說到这里，《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編輯先生像是茫无头緒了，匹克威克先生来解救他了，說——

“当然罗。”

“那末先生——”卜特說——“那末先生，让我請問你，你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倫敦的輿論，关于我和《独立报》的爭論的輿論怎么样？”

“大为兴奋啊，无疑的，”潘卡先生插嘴說，露出詭譎的神情，那大約是偶然的。

“这个爭論，”卜特說，“要一直延长下去，只要我还有康健和精力以及天賦予我的那一份才能。这个爭論，先生，虽然可能叫人头昏，叫人感情兴奋，叫人做不了日常生活的經常工作；但是我决不罢休，除非我已經把《伊頓斯威尔独立报》踏在脚底下。我希望倫敦的人民知道，希望全国的人民知道，先生，他們是可以信托我的；——要知道我不会离棄他們，先生，我是下定决心援助他們到底的。”

“你的行为是极其高尚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于是和那位高尚的卜特握握手。

"你先生是，我看得出，是一位明达事理而且很能干的人，"卜特先生說，由于自己剛說过那番充满热烈的爱国心的言論，激动得几乎气都透不过来了。"我真是十分幸福，先生，能够結識这样一位人物。"

"我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对于你这个意見感到深深的荣幸。先生，請你允許我給你介紹我的旅伴們，他們也是我所創办的足以夸耀的俱乐部的通訊員。"

"那我高兴得很，"卜特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退出去，带了他的朋友們回来，正式把他們介紹給《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編輯先生。

"哦，我的亲爱的卜特，"小小的潘卡先生說，"問題是，我們怎么招待我們这几位朋友呢？"

"我想，我們能歇在这旅館里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这里一張空鋪也沒有了，我的好先生——一張鋪也沒有。"

"糟糕极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糟糕；"他的旅伴們說。

"这事我倒有个主意，"卜特先生說，"实行起来也許很好的。孔雀飯店还有两張鋪位，另一方面，我可以冒昧地替卜特太太說一句，她会欣然地招待匹克威克先生和另外随便哪一位，只要其余两位和他們的僕人不反对到孔雀飯店去将就睡觉，这是无可奈何的。"

經过卜特先生一再提出邀請之后，并且經过匹克威克先生一再声明决不能够打扰或麻煩他的可爱的妻子之后，大家决定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了。所以就这样办了；大家一道在武器飯店吃了飯之后，朋友們分开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到孔雀飯店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就上卜特先生

的公館去；預先約定第二天早上在武器飯店重新集合陪着塞繆尔·史倫基大人的游行队伍到选举的地方去。

卜特先生的家庭成員只有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凡是由于偉大的天才而在世界上大出風头的人們，常常都有一些小小的弱点，这种弱点和他們的一般性格对照起来就尤其显得触目。假使說卜特先生是有弱点的話，那也許就是他有点儿太順从他的妻子的未免有点太傲慢的管束和支配了。我們并不认为应該特別着重这件事，因为現在卜特太太的全副迷人本領都运用在招待这两位紳士上呢。

"亲爱的，"卜特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倫敦的匹克威克先生。"

卜特太太用迷人的甜勁儿接受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父亲般的握手；文克尔先生根本沒有被介紹，鞠了一躬，偷偷溜到一旁，沒有人理睬地待在一个角落里。

"卜呀，我亲爱的——"卜特太太說。

"我的生命呵，"卜特先生說。

"請你介紹一下另外一位紳士呀。"

"万分对不起，"卜特先生說。"請让我来介紹，卜特太太，唔——"

"文克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文克尔先生，"卜特先生响应一声；介紹的礼节就完成了。

"我們对你是非常的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因为这样突然地就到府上来打扰了。"

"請你不要客气呵，先生，"卜特太太活潑地回答。"我請你相信，看見新的臉孔对于我是最愉快的事了；我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生活在这沉悶的地方，一个人也看不見。"

“一个人也看不見嗎，我亲愛的！”卜特先生撒嬌似的喊。

“除了你之外沒有一个人，”卜特太太駁斥他，声音里带着刻薄的意味。

“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主人解釋他的妻子的訴苦說，“我們多多少少是被剝夺了一些娛乐，否則可以參加許多娛乐。我的社会地位，作为《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編輯，这个报紙在国內所占的地位，我經常沉溺在政治的漩渦里——”

“卜呀，我亲愛的——”卜特太太插嘴說。

“我的生命啊——”編輯說。

“我亲愛的，我希望你找些能引起这些紳士的适当兴趣的話題。”

“但是亲愛的呀，”卜特先生非常卑恭地說，“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个很感兴趣呢。”

“他若是很感兴趣，那就好了，”卜特太太强調說；“我是討厌死了你的政治，你和《独立报》的吵嘴，还有你的胡說八道。卜呀，你这样到处出丑，眞叫我吃惊呢。”

“但是我亲愛的——”卜特先生說。

“啊，廢話，不要跟我說啦；”卜特太太說。“你打爱卡特[①]嗎，先生？”

“我很乐于在你的指教之下学习一下，”文克尔先生回答說。

“好，那末把那小桌子拉到这扇窗戶这里吧，好让我听不到那沒趣味的政治。”

“珍，”卜特先生对拿进蜡烛来的僕人說，“下去到办公室，拿一千八百二十八号合訂本的报来。我要念給你听听——”編輯

① 爱卡特：两人玩的牌戏。

轉过来接着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我那时写的社論念几篇給你听听，那是关于淺黃党要派个新收稅人到这个卡子上的鬼花样的；我想它們会使你感到兴趣的吧。”

“我非常想听听，眞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合訂本拿了上来，編輯坐了下去，匹克威克先生坐在他的旁边。

我們仔細閱讀匹克威克先生的笔記簿，想找到那些美丽的文章的概括的摘要，但是枉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那文章的風格的有力和新鮮所充分陶醉了的；而且文克尔先生有这样的記載，說在他們閱讀的整个时間中，他的眼睛一直是閉着的，像是喜悅过度似的。

开晚飯的通报，使爱卡特牌和《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优点的反复陈述都告一結束。卜特太太兴致異常高、脾气異常好。文克尔先生已經大大地获得了她的好感，她毫不犹豫地、推心置腹地对他說，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有趣的老宝貝”。这話里含着亲昵和随便的意味，那是和这位偉大头脑的人亲近的人們之中少有人敢做出来的。虽然如此，我們把这話保存下来，因为它足以既动人而又有力地証明他受到社会各阶級如何地尊敬，和証明他征服他們的心和感情是如何地輕易。

夜很深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早已在孔雀飯店的最深的角落里睡着了——两位朋友才去休息。睡眠很快就占据了文克尔先生的知覺，但是他的感情已經激动了，他的崇拜心已經覺醒了；睡眠虽然已經使他对于世間的事物失了知覺，但是好几个钟头之内可喜的卜特太太的臉孔和身形还再三再四地在他的漫无規律的幻想之中出現。

早晨所引来的喧嘩和忙碌，足以把世上最富于浪漫幻想的

头脑里的一切心思驅散，除了和快要来临的选举直接有关的那些联想。敲鼓的声音、吹号角和喇叭的声音、男人們的叫喚声、馬蹄声，从一大早就不断地在街上迴蕩；两党之間时而发生的小冲突，立刻就使大选的准备活跃起来，也使它們的特色可人地变得丰富多趣。

"嗯，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这时他的僕人在他的臥室門口出現，而他正好装束完毕；"今天很热鬧吧，我想？"

"眞是好玩意儿，先生，"維勒先生回答；"我們的人聚在武器飯店那里，他們已經把嗓子喊啞了。"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們看起来很忠于他們的党吧，山姆？"

"我一生一世沒有看見过这样忠心的，先生。"

"有勁儿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了不得，"山姆回答；"我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人們吃得和喝得这样多。我不懂他們怎么不怕脹破了肚子。"

"那是这儿的先生們用得不适当的好意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大概是的，"山姆簡单地回答說。

"他們看来是精力充沛，很好、很忠实的家伙，"匹克威克先生从窗戶对外瞥了一眼說。

"精力很充沛，"山姆回答；"我，同孔雀飯店的两个侍者曾經用水龙头冲了那些独立的选举人，他們昨天夜里是在那里吃的晚飯。"

"用水龙头冲独立的选举人！"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他的僕人說，"每个人都是倒在哪里就在哪里睡了；今天早上我們把他們拖出来，一个一个放在龙头下面冲一冲，現

在他們都是好好的了。这个工作，是每冲一个，委員会就給一先令。”

“有这种事情！”吃惊的匹克威克先生喊。

“上帝保佑你，先生，”山姆說，“你少見多怪干什么？——这沒有什么呀，沒有什么呵。”

“沒有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說。

“一点儿也沒有什么，先生，”他的僕人回答。“这里上次选举的头天夜里，敌党收买了武器飯店的酒吧間女侍者，在掺上水的白兰地里加了麻醉药給歇在那里的十四个沒有投票的选举人喝。”

“你說在掺上水的白兰地里‘放上麻醉药’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問。

“把鴉片精放在里面，”山姆回答。“她弄得他們一直睡了十二个钟头选举已經过了才醒，眞糟糕。他們把一个放在手車里，还睡得人事不知哪，弄到选举棚去試試，但是不行——他們不让他投票；所以他們又送他回来，放在床上了。”

“奇怪的門道，眞是，”匹克威克先生說；一半对自己，一半对山姆。

“比我父亲碰到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差得远了，先生，那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山姆回答。

“怎么回事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哦，他有一次赶了一輛馬車来，”山姆說；“正要选举了，就有一个党雇了他把选举人从倫敦运来。头天夜里，他正要开車，另外一边的代理人不声不响地把他請去了，他就跟送信的人同去，那人請他进去；——一間大屋子——許多紳士——許多文件、鋼笔和墨水等等。‘啊，維勒先生，’坐在椅子上的紳士說，

'看到你很高兴，先生；你好嗎？'——'很好，謝謝你，先生，'我父亲說；'我希望你过得还馬馬虎虎吧，'他說。——'很好，謝謝你，先生，'那紳士說；'坐吧，維勒先生——請坐吧，先生。'于是我父亲坐下了，他們两人紧紧盯着。'你不认識我了吧？'那紳士說。——'确实不认識，'我父亲說。——'啊，我可认識你的，'那紳士說；'你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識你了，'他說。——'唔，我記不得了，'我父亲說。——'这才奇怪呢，'那紳士說。——'很奇怪，'我父亲說。——'你的記性一定很坏，維勒先生，'那紳士說。——'唔，是很坏的，'我父亲說。——'我想是的，'那紳士說。那样他們就給他倒了一杯葡萄酒，跟他瞎拉瞎扯些赶車的事，使他很高兴，最后还塞了一張二十鎊的鈔票在他手里。'这里到倫敦的路很坏呵，'那紳士說。——'到处的路都是难走的啊，'我父亲說。——'特别是靠近运河的地方，我想，'那紳士說。——'那是有一点儿討厌，'我父亲說。——'那末，維勒先生，'那紳士說，'你是个好車夫，你要你的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我們知道。我們都很喜欢你，維勒先生，所以要是你送那些选举人来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要是你把他們翻到运河里去，可是却不致于伤害了他們，这就是給你的，'他說。——'先生，你眞好，'我父亲說，'我要再喝一杯祝你健康，'我父亲說；他喝了，然后收了錢，鞠个躬就出来了。先生，"山姆继續說，带着对他的主人說不出的冒犯的神情，"你不会相信的，就在他装了那些选举人下来的那天，他的馬車当眞在那个地点翻了，上面的人一个个都滚到运河里。"

"又都爬上来了吧？"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問。

"嘿，"山姆回答，說得很慢，"我想是有一个老先生失踪了；我知道他的帽子是找到了，但是我不大清楚他的头到底是不是在帽子里。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倒是这种离奇古怪的凑巧的事

情，那个紳士說了之后，我父亲的車子当眞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一天翻了！”

“这眞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替我把帽子刷一刷吧，山姆，我听見文克尔先生在喊我吃早飯了。”

說了这些話，匹克威克先生下楼走到客厅里，他看見早飯已經开在桌上，家里人已經集合在那里了。匆匆吃了早飯；每一个紳士的帽子上都装飾了一朵巨大的藍結，那是卜特太太用巧手亲手做的；文克尔先生担負了伴送那位太太到选举場邻近的一座屋頂上去的任务，剩下匹克威克先生和卜特先生去了武器飯店，那个飯店的后窗里，史倫基先生的代表之一，正对外面街上的六个小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演讲，他在每一个輔助句子上都用“伊頓斯威尔的大丈夫們”来称呼他們，因此那六个男孩子听了就大声地喝采。

馬厩場上显示了伊頓斯威尔藍党的鋒头和力量的明白无疑的征象。那里有一队藍色旗帜的队伍，有的是单柄的，有的是双柄的，上面招展着四呎高四呎大的金字图案。有一个包括喇叭、低音笛和鼓的大乐队，排成四个人一排的队伍，很卖力，很值得他們的工錢，尤其是那些鼓手，他們都是非常强壮。有几小队拿着藍棍子的警察，二十个打着藍領带的代表人和一群戴藍帽章的选举人。选举人有騎馬的，有步行的。有一部敞篷的駟馬車，是給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坐的；还有四部双馬馬車是給他的朋友們和支持者們坐的：旗帜沙沙地飄着，乐队吹奏着，警察咒駡着，二十个代表人口角着，群众叫嚷着，馬倒退着，僕人們冒着汗；此时此地集合着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是专門为了伊頓斯威尔市参加联合王国的国会下議院代表的候选人之一、史倫基府的可尊敬的塞繆尔·史倫基的用处、利益、荣誉和声名。

卜特先生的黃赤色的头从一个窗口里被下面的群众看見的时候，一陣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声爆发了，一面写了"出版自由"字样的藍旗子强有力地揮舞着；而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出現的时候，熱情更是巨大无比了，他穿了高統靴子，打了藍色領带，走过来抓住那位卜特的手，用傳奇剧式的姿势表示給群众看，他对于《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不能抹煞的感謝。

"一切都准备好了嗎？"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对潘卡先生說。

"都好了，我的好先生，"是那小矮子的回答。

"沒有忘掉什么吧，我希望？"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說。

"沒有还沒有做好的了，我的好先生——无論什么都沒有了。在大門口有二十个冲洗过的人等着你去和他們握手；还有六个抱在怀里的孩子你要去拍拍他們的头和問問他們的岁数；請你特別注意小孩子，我的好先生，——这种事情总是有很大效果的。"

"我注意就是了，"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說。

"还有，也許，我的好先生——"謹愼小心的小矮子說，"也許你能够——我不是說非如此不可——但是假使你能够吻他們哪一个一下的話，那是会使群众非常感动的。"

"假使提名的人或是附議的人这样做的話，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說。

"啊，我怕不会，"代理人說；"假使你亲自做的話，我的好先生，我想会使你大获人心。"

"很好，"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說，带着服从的神气，"那末一定要做。就是这样了。"

"排好队伍吧，"二十个代表叫喊。

在酱集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乐队、警察、代表、选举人、騎馬的人和馬車，都各就各位了——每一部双馬車里都塞滿了許多紳士，大家笔直地站在里面，挤得要多紧就有多紧；指定給潘卡先生的那一部，包括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另外还有大約半打代表。

行列在等待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跨进他的馬車，这是庄严的停頓的瞬間。突然，群众发出大声的欢呼了。

"他出来了，"小小的潘卡先生說，大为兴奋；其所以如此地兴奋，正因为从他們的所在地幷不能看見正在进行的事情。又是一陣欢呼，声音更大了。

"他和那些人握手了，"小小的代理人喊。

又是一陣欢呼，声音尤其猛烈。

"他拍了那些小孩子的头啦，"潘卡先生說，激昂得发抖。

一陣喝采的吼声冲破了天空。

"他吻了他們一个啦，"高兴的小矮子喊。

第二陣吼声。

"他吻了另外一个啦，"激动的代理人喘着說。

第三陣吼声。

"他把他們都吻了！"狂热的小紳士尖声叫喚。于是行列在群众的震耳欲聾的叫声和祝賀声中前进了。

这个行列如何或怎么和另外的行列混合了起来，以及它如何由因此而产生的混乱中解脫出来，这可不是我們所能够加以描写的了，因为游行才开始不久，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就被淺黃党的一根旗一击，打得一直歪到眼睛、鼻子和嘴巴上。他描写說，在他能够对当时的情景瞥視一眼的时候，只看到包圍在他自己四面八方的是許多发怒的和凶猛的臉孔、一大陣灰尘和密密

的一群格斗者。他說他自己是被什么看不見的力量硬拖出了馬車，并且亲自参加了一場斗拳的遭遇战；但是跟誰打，怎么打，或者为什么打，他完全說不出来。后来他觉得自己被背后的人們硬推上什么木头扶梯；把帽子戴好的时候发現自己是在他的朋友們的包圍之中，在选举台左边的最前排。右边是留給淺黃党的位置，中央是市长和他的官吏們；其中之一——伊頓斯威尔的胖司仪——正在摇一只极大的鈴，教大家肃靜；而荷瑞蕭·菲兹金先生和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都把手按在胸口上，正在极度殷勤地对那泛濫在前面空地上的洶湧人头之海鞠着躬；从那里发出了一片呻吟、叫噢、吶喊和叫罵的風暴，頗有地震的威望。

“文克尔在那边呵，”特普曼先生說，扯扯他的朋友的袖子。

“哪里？”匹克威克先生說，戴上眼鏡——这东西他幸而是一直放在口袋里的。

“瞧哪，”特普曼先生說，“在那所屋子的頂上。”的确，那在盖着瓦的屋頂上的鉛承霤旁边，文克尔先生和卜特太太很舒服地坐在一对椅子里，向这边揮着手絹打招呼——匹克威克先生向那位太太丢吻作为回礼。

程序还沒有开始；沒事干的群众一般都欢喜开玩笑的，因此，这无所謂的举动就足以喚醒他們的詼諧了。

“啊，你这坏良心的老流氓，”一个声音喊，“吊女孩子的膀子，是嗎？”

“啊，你这年长德高的[①] 放蕩鬼，”另外一个叫。

“戴上眼鏡看一个結了婚的女人，”第三个說。

“我看見他对她霎眼睛呢，用他那坏心眼的老眼睛呵，”第四

① 无教育者之語病。

个叫。

"看你的老婆呵，卜特，" 第五个大吼說；——于是来了一陣哄然大笑。

这些嘲弄夹杂着把匹克威克先生比做老公羊的令人不快的比喻，还有其他几个类似的嘲謔；而且他們还想隐隐地非难一位无辜的女太太的荣誉；因此，匹克威克先生气得了不得了。但是这时恰巧大呼肃靜，所以他只好用可怜他們思想謬誤的眼光对群众看看，作为痛斥，而他們看了却比以前笑得还要喧騰。

"靜些！"市长的侍从們咆哮說。

"惠芬，教大家肃靜，"市长用适合于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的堂堂的神气說。司仪服从了命令，又用鈴子演奏了一支合奏曲；于是人群里有一位紳士喊了一声"发昏"① 又引起了一陣大笑。

"紳士們，"市长說，尽可能地提高了嗓音，——"紳士們。伊頓斯威尔市的公民兄弟們。我們今天在这里开会，是为了选举一位代表来接替我們已故的——"

說到这里，市长被群众里的一个声音打断了話头。

"祝市长成功！"那声音喊，"祝他永远不要放棄釘子和鍋子的生意，因为他靠这賺錢的呀。"

这对于演說者的职业的隐喻，引起了一陣暴風雨似的欢笑，再加上鈴声的伴奏，弄得他的演說的下文完全听不出来了，除了末尾那一句，这句他說，他感謝大会上大家很耐心地从头到底听完了他的話，——这句表示感激的話引起了另外一陣欢笑，持續了大約有一刻钟之久。

其次，一位瘦长的、带了很硬的白圍巾的紳士，他在群众一

① "发昏"(Muffins)原意松餅，因与惠芬(Whiffin)音近，故引人发笑。因譯成"松餅"有失諧音之趣，故改作"发昏"。

再要求"打发一个佣人回去問問，是不是他的声音丢在枕头下面了"之后，要求大家提名一位适合的和恰当的人去代表他們出席国会。当他說那是伊頓斯威尔的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的时候，非茲金派就大喝采，史倫基派就嘲罵，喧声是如此持久而强大，他和贊成人都可以乱唱些滑稽歌来代替演說，誰也不会知道的。

荷瑞蕭·非茲金老爷的朋友們完成了他們的首輪攻势之后，一位小小的、容易发脾气的、紅臉孔的人站出来提議另外一位适合而恰当的人做伊頓斯威尔选民們在国会里的代表；这紅臉的人，要不是脾气太大了一点儿，一觉察到群众的喧嘩就受不住了，他倒是可以很順利地說下去的。在一二句典雅的雄辯之后，紅臉的紳士因为斥責群众里打断他演說的人就和台上的紳士們对罵起来；因此引起了一場大騷动，使他不得不用严厉的手势来表現他的感情，表現过之后就把演讲台让給了他的后继人，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演說，誦讀了半小时之久；这篇演說是阻遏不了的，因为他已經把全文交給了《伊頓斯威尔新聞报》，而《伊頓斯威尔新聞报》已經一字不漏地把它发表过了。

然后，伊頓斯威尔附近的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为了对选举者們演讲而出現了；他剛一說話，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雇来的乐队就开始那么用力地吹奏起来，他們早上所用的力气比起現在的簡直微不足道。为了报复起見，淺黃党的群众就使劲打藍党群众的头和肩膀；因此，藍党群众就努力想攆走他們的討厌的邻人——淺黃党群众；接着是一場掙扎、拥挤和毆打，这一点我們和市长一样无法公平处理——虽然他已經下了强制的命令叫十二个警察去逮捕肇事的罪魁，不过所謂罪魁大約有二百五十人的样子。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和

他的朋友們气得了不得；終于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請問他的敌手，史倫基府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那乐队是不是得到他的同意而吹奏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拒絕答复这个問題，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就在史倫基府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的臉上揮动拳头；因此，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的血涌上来了，他就向荷瑞蕭·非茲金老爷挑战，要拚个你死我活。对于这种違犯众所周知的法律和秩序的事，市长摇铃下令再奏一次幻想曲，并且宣称他要把非茲金府邸的荷瑞蕭·非茲金老爷和史倫基府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两人都带到他面前来具結不再妨害治安。由于这种可怕的恫吓，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們出来干涉了，于是两党的朋友們成双作对地互相口角了三刻钟之后，荷瑞蕭·非茲金老爷对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脫帽致敬；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也对荷瑞蕭·非茲金老爷脫帽致敬；乐队停止了；群众部分地安靜了；荷瑞蕭·非茲金老爷有可能进行演說了。

两位候选人的演讲虽然在其他各点都不相同，但是一致称道伊頓斯威尔的选举人們的功德和崇高的价值。两者都表示这样的意見，說世界上决沒有比答应选举他的人更具有独立性、更开明、更有公益心、更思想高尙、更大公无私的了；各人都暗示他怀疑維护对方利益的选举人有某些昏瞶的、猪一般的缺点，所以不配来执行請求他們来执行的这个重要义务。非茲金表示他准备欣然执行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史倫基呢，表示了有求必应的决心。两人都說伊頓斯威尔的工商业和經济的繁荣在他們心上永远是比世上任何的一切都更宝貴的东西；而各人都抱着最高的自信說他自己是終于会当选的。

举手了，市长裁决史倫基府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获胜。

非兹金府邸的荷瑞萧·非兹金老爷要求投票，因此投了票，紀录了票数。于是大会通过对市长致謝，为了他做主席的能干；市长致答詞的时候誠心誠意地說他但願能有一个“席位”来表現他的能干（因为他一直站着沒有坐一坐）。行列重新排好了，馬車慢慢地在人群里开走，群众就在馬車后面尖声嘶叫和吶喊，一任他們的感情或反复无常的心情所驅使。

在投票的全部时間里，全鎮始終处在兴奋得发狂的状态中，一切都是按照最君子風的和最使人悅意的标准行事的。酒店里的应該收稅的东西（指酒类）都特别便宜；彈簧輕便馬車巡游大街，为的是忽然发生什么暫时的头昏毛病的选举人的方便，因为竞选的时候这种毛病在选举人之間流行得非常厉害，非常可惊，常常看到发这种病的人知覚全无地躺在人行道上。有一小群选举人在选举的最后一天一直不投票。他們都是会打算盘的和深思熟虑的人，到現在还沒有被任何一党的意見所說服，虽然他們和每一方面都常常商討。在投票終止之前一小时，潘卡先生要求拜訪这些明哲的、这些高貴的、这些愛国的人士。蒙他們接見了。他的議論是簡短的，但是使人滿意的。他們大伙儿同到投票所；他們回来的时候，史倫基府的可敬的塞繆尔·史倫基就当选了。

第十四章

包括对集合在孔雀飯店的一群人的簡单的描写，和一个旅行商人讲的故事

从观察政治生活的傾軋和騷乱轉移到私生活的和平的靜穆

之中，这是愉快的。匹克威克先生虽然在实际上对于两方面都沒有怀着多大的党派观念，但他是被卜特先生的热忱激动起来了，所以把他的全部时間和注意力都用在上一章已經描写过的那些事上了——上一章的描写我們是根据他自己的备忘录編出来的。他这样忙着的时候文克尔先生可也沒有閑着，他的全部时間都献給和卜特太太作愉快的散步和短程的郊游了；卜特太太呢，只要有这种机会，她从来也不放棄利用来排解她所經常抱怨的那种可厌的单調。这样，这两位紳士在編輯先生的家里完全搞熟了，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只得自寻出路。他們对于公共事情很少兴味，主要是用孔雀飯店里能有的娛乐来消遣时間，但这也不过是在一层楼上打打彈子和在后院里的隐僻地方玩玩九柱戏罢了。这两样娛乐的科学和奥妙，却比一般人所設想的要艰深得多，他們呢，由于精通这类消遣的維勒先生的傳授，逐漸入了門。因此，虽然他們是大大地失去了和匹克威克先生在一起的安慰和益处，却还能够消遣时間，使它不致于叡他們煩悶。

然而，在一天晚上，孔雀飯店显出了那么大的吸引力，竟使这两位朋友拒絕那位虽然令人生厌、然而确实有天才的卜特的邀請。这天晚上，“商人房間”里聚集了一群交际場中的人物，他們的特征和态度是特普曼先生所乐于观察的；他們的言行是史拿格拉斯先生所慣于記录下来的。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商人房間通常是怎么一种地方吧。孔雀飯店的商人房間和一般的在形式上并沒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說，那是一間看上去沒有什么陈設的大房間，里面的家具在比較新的时候无疑要好一些，中間是一張大桌子，角落里是許多比較小的桌子，还有各种各样形式不同的椅子以及一条旧的土耳其

地毯，它和地板的大小的比例大約等于一方女人的手絹和一所崗亭的地板的比例。墙上裝飾着一两張大地图；有几件褪色的粗劣的大衣，上面带着綾成一团的披肩，从一个角落里的一长排衣帽釘上悬挂下来。壁炉架上摆設了一个木制的笔墨盘，里面有一支断笔杆和半片干胶，一本道路指南，一本沒有封面的州志，一条放在玻璃棺材里的鱒魚的尸体。空气里充滿烟草气味，烟草的烟使整个房間蒙上一层有点儿暗昧的色澤，尤其是那些遮窗子的积滿了灰尘的紅色窗帘。食器架上乱堆了許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其中最刺眼的是几只布滿云状花紋的魚露調味瓶，两只御者坐垫，两三根鞭子，两三条旅行披巾，一盘刀、叉和芥末。

选举結束之后的那天晚上，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和酒店里其他几个暫时的住客就坐在这房間里，抽烟和喝酒。

“喂，先生們，”一个强壯的、大約四十岁的人說，他只有一只眼睛，但那却是一只非常明亮的黑眼睛，閃爍着流氓气的表情，詼諧而高兴；“我們高貴的諸公，先生們。我老是提議干一杯祝我們大家健康，并且祝我討瑪丽的欢喜。呃，瑪丽呀？”

“滾你的吧，你这坏东西，”女侍者說，然而显然并非不高兴这个恭維。

“不要走呀，瑪丽，”黑眼睛的人說。

“不干你事，沒有規矩的，”青年女子說。

“沒有关系，”一只眼的人在向外走出去的女侍者后面叫着說；“我过一会儿就出来的，瑪丽。不要灰心呀，宝貝。”說到这里他完成了那不很困难的动作，就是用他的独眼向在座的大家一霎，这使一位臉孔骯髒的、嘴里銜着泥烟斗的、上了年紀的人物大为高兴。

“女人眞是妙得很，”停了一会儿之后，那髒臉的人說。

"啊！一点不錯，"一个正在抽雪茄的紅臉的人說。

說了这一点哲学之后，又停頓了一下。

"可是世上还有比女人更妙的东西哪，你們要注意，"那黑眼睛的人說，一面慢吞吞地装上他的斗子极大的荷兰大烟斗。

"你結婚了沒有？"髒臉的人問。

"不能說結了婚。"

"我想就沒有嘛。"說到这里，髒臉的人因为自己說的这句反駁的話得意得忘乎所以；有一位声調殷勤而臉色温和、对于任何人都随声附和的人附和他。

"紳士們，总而言之，"热情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女人是我們生命的偉大的支柱和安慰呵。"

"是的呀，"那位溫和的紳士說。

"在她們高兴的时候，"髒臉的人插嘴說。

"这是的的确确的，"温和的人說。

"我否认这种論断，"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他的思想飞快地回到爱米丽·华德尔身上去了，"我抱着鄙視——抱着憤慨——否认这話。我倒要看看誰敢說任何話反对女人——单为反对女人而反对女人；我毅然地說，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大丈夫。"史拿格拉斯先生从嘴里拿下雪茄，用握紧的拳头把桌子使劲一捶。

"这是很有理由的意見呵，"温和的人說。

"这里面有一点是我所否认的，"臉孔骯髒的那人插嘴說。

"你所說的，的确也有很多的眞理呢，先生，"温和的人說。

"祝你健康，先生，"独眼的旅行商人說，对史拿格拉斯先生表示嘉許地点一点头。

史拿格拉斯先生領了他的情。

"我总是欢喜听一番好議論，"那旅行商人继續說，"欢喜听

像这样精辟的議論，这很有益处的；但是这关于女人的小小爭論教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伯父讲給我听的一个故事，因为想到这个故事，所以我才說我們有些时候会碰到比女人更妙的东西。"

"我倒想听听这个故事，"銜了一支雪茄的紅臉的人說。

"要听嗎？"是那继續狠命吸烟的商人的仅有的回答。

"我也要听，"特普曼先生說，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他永远是急于要增加他的經驗的儲备的。

"你要嗎？好的，那末，我就讲吧。不，我不讲。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眼光里带点流氓气的人說着，他那个器官显得比以前更流氓气了。

"假使你說的是眞实的故事，我当然就相信了，"特普曼先生說。

"好，根据这个諒解，我就讲吧，"那个旅行者說。"你們听說过別尔逊和斯倫这个大商号嗎？但是有沒有听說过并沒有关系，因为这店早已不开了。八十年前，有一个到商号去的旅客在那里碰到一件事情，他是我的伯父的一个要好的朋友；是我的伯父把这故事告訴我的。名字很奇怪，不过他总是把它叫做

旅行商人的故事

而且他总是像这样讲法：

"一个冬季的傍晚，大約五点钟，正是天色开始昏暗的时候，可以看到通过瑪尔波洛岡到布列斯托尔去的路上有一个坐着小馬車的人鞭策疲憊的馬前进，我說可以看到，而且我相信假使任何人——除非是个瞎子——走过那条路的話，是一定会看到的；可是天气那么坏，夜是那么寒冷潮湿，路上除了水别无他物，所以那个旅行者在馬路当中摇摇晃晃地前进，眞是寂寞和凄凉得

很。那冒着風險的紅輪子土色小馬車，还有那潑妇似的、坏脾气的、快步奔着的栗色母馬，就像屠戶的一匹馬和一匹不值錢的郵局小馬的杂种，这些，要是那一天有任何旅行商看到的話，他一定立刻就曉得这个旅行者不是別人，正是倫敦卡泰頓街別尔遜和斯倫大商号的湯姆·斯馬特。可是沒有任何旅行商看到，根本沒有人知道这回事；所以湯姆·斯馬特、他的紅輪子土色小馬車和那潑妇似的快步跑着的母馬就这样前进着，他們之間保守着秘密，別人誰也不知道一点儿。

"哪怕在这凄慘的世界上，比大風大雨里的瑪尔波洛岡舒服些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哪；假使你在一个阴暗的冬天晚上，走到泥濘不堪的路上，在傾盆大雨的傾注之下，亲身嘗嘗这种滋味，你就相信这句話的道理了。

"風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已經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像人們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們照着写字的斜綫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陣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騙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勁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靜靜地躺着去休息了，誰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咆哮着，嘰哨着，冲过山岡的頂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勁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們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濕气吹进他們的骨头；它由他們身边刮过去老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像是譏笑他們的軟弱，得意自己的威力。

"栗色母馬蹚着泥水前进，耳朵垂着；时而昂一昂头像是对風暴的这非常不紳士气的行为表示厌恶一样，可是却保持着它的快步子；直到后来一股比以前更猛的風向他們攻过来，使它突然站住，把脚牢牢地撑在地上，免得被風吹倒。它能这么站住

了，眞是靠天保佑，因为，假使它被吹倒了，这潑妇似的母馬是这么輕，小馬車也是这么輕，再加湯姆·斯馬特也是这么輕，所以他們必定要一道滾了又滾，一直滾到地球的边上为止，或者要等風停了才止；无論是哪一种情形，那末不管潑妇似的母馬也好，紅輪子的土色車子也好，湯姆·斯馬特也好，总之他們誰都不能再派用場了。

"'罢了，該死的車子，'湯姆·斯馬特說（湯姆是欢喜乱咒乱駡的），'該死的車子，'湯姆說，'这要算是倒霉，那我就該死！'

"你們可能要問我湯姆·斯馬特已經是够倒霉的了，他怎么还說不算倒霉。我可說不出道理来——我只知道湯姆·斯馬特是这么說的——或者至少是他老对我伯父說他是这么說的，反正都是一样。

"'該死，'湯姆·斯馬特說；母馬嘶鳴着，像是它恰好也抱着这个意見。

"'起勁点儿。老女人，'湯姆說，用鞭梢子拍拍栗色母馬的頸子。'像这样的夜里，赶路是不行的了；我們一找到人家，我們就去歇夜；所以你快一点儿走就早一点解决。啊嗬，老女人——慢慢儿地——慢慢儿地。'

"究竟是因为那潑妇似的母馬懂得湯姆的話呢，还是因为它覺得站着不动比跑着更冷，这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湯姆的話一說完，它就竪起了耳朵跑起来；跑得那么快，使得那土色馬車震得像是每根紅色輻条都要散开来撒在瑪尔波洛岡的草地上了；連湯姆那样一个赶車的好手，都制止不住它的步子，直到它自作主張，把車子拉到离岡子尽头大約八分之一哩远、靠馬路右手的一家小旅店門口。

"湯姆把繮绳丢給旅館馬夫，把鞭子插在馭者座旁边，就对

那房子的楼上匆匆看了一眼。那是一座奇怪的老房子，上面盖着一种木瓦，里面大約是嵌着大梁，山形墙上的窗子完全凌空突出在小路上，一扇很矮的黑黝黝的大門，門里面有两級陡峭的台阶，走下去就通到屋子里了，这跟現代式样的六級淺淺的台阶走上去到屋子里可不同。可是那是一个看样子很舒服的地方，酒吧間的窗子里有一盞灯，灯光强烈而愉快，明亮的光綫射到馬路上，連对面的籬笆也照亮了；对面的窗子里有一股紅色的閃光，开头只是隐約地看得出来，不一会儿就在那放下来的窗帘后面强烈地亮起来，那表示里面的火炉被撥旺了。湯姆用一个有經驗的旅行者的眼睛看到了这些小小的細节，就尽他的几乎冻僵了的肢体所能做到的，敏捷地下了車，进了屋子。

“不到五分钟，湯姆就在酒吧間对过的房間——就是他想像到有炉火在熊熊燒着的那間房子——安置下来了，他面前是一点儿不含糊的一炉热烘烘的火，有这么不到一蒲式耳[①]的煤和抵得上半打酸栗树那么多的柴，堆得有半截烟囱那么高，并且轰隆轰隆、噼啦噼啦地响着，那声音本身就会叫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心里热起来。这是很舒服的，可是还不仅如此，因为有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眼睛很亮、足踝很美的女侍者，把一条很干净的白台布摊在桌上了；湯姆把穿了拖鞋的脚擱在炉擋上坐好，背对着开着的門，就看見火炉架上的鏡子里反映的一片酒吧間的迷人的景色，一排排令人愉快的綠色瓶子和金色签条，腌菜和蜜餞的罐子，乳酪和熟火腿，还有牛腿子，都放在食物架上，排成了极其誘惑的和精巧的行列。哪，这也是很舒服的哩；可是还不仅如此哪——因为在酒吧間里，在一張最精致不过的、放在最旺不过的

① 蒲式耳：容量名，約等于三十六公升。

小小壁炉面前的小小桌子旁边，坐了一位大約四十八岁左右、一張臉孔像酒吧間一样叫人舒服的、嬌滴滴的寡妇，她显然是这旅館的老板娘，是这一切可人心的財物的最高統治者。整个这幅图画只有一点美中不足，那就是一个高个儿——一个很高的男子——穿了綴着发亮的柳条形鈕子的棕色大衣，長了黑絡腮鬍子和波浪式的黑头发，他正坐着和那寡妇一道喝茶，而且不用多想就看得出他是在认认眞眞地劝她不要再做寡妇，同时給他自己一种从此以后直到老死都可以在这酒吧間里坐着的特权。

“湯姆·斯馬特倒一点儿不是好发脾气或者妒忌的人，可是那个綴着发亮的柳条形鈕子的高个儿却不知怎么引起了他心里的怨恨，使他感到极端的憤慨；特别是他时时刻刻从鏡子里看他們，越看越憤慨，因为那高个儿和寡妇之間的那种亲热的随便态度充分地說明那人在寡妇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之高正如他的身材一样。湯姆是欢喜喝滚热的五味酒[①]的——我不妨說他是非常的欢喜滚热的五味酒——所以他看見那潑妇似的母馬被喂飽了、而且在草上臥好了，他自己也把那寡妇亲手替他燒好的精美的滚热的飯菜一点不剩地吃完了之后，他就叫了一大杯来，算是嚐一嚐。可是，假使那寡妇在她的全部家务技术之中有一样是最拿手的話，那就是这个东西了；湯姆·斯馬特喝了第一大杯覚得非常的对勁，就連忙叫了第二大杯，一点儿工夫都不肯耽擱。紳士們，滚热的五味酒是好东西呵——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极其好的东西呵——可是在这个舒服的起坐室里，外面刮着大風使这老屋子的每根木头又都搖得軋軋地响，而自己却坐在热烘烘的炉火前面，在这时候，湯姆·斯馬特更覚得它十全十美了。他

① 五味酒（Punch）：一种混合飲料，通常为酒、水、香料、糖及果汁五味混合而成，但偶尔也有用三味至六味制成的。

又叫了一大杯——后来又叫了一杯——我不大清楚他以后有沒有再叫一杯——可是他越是喝滚热的五味酒，就越是想到那高个儿了。

"'該死的不要臉的东西！'湯姆心里暗暗地說，'他在那舒舒服服的酒吧間里有什么貴干？而且是这么一个丑八怪的恶棍！'湯姆說。'假使那寡妇还有眼力的話，她一定会找个比他好些的人。'說到这里，湯姆把眼光从火炉架上的玻璃轉移到桌子上的玻璃上；他覺得自己漸漸地感伤起来，就喝光第四杯的五味酒，又叫了第五杯。

"湯姆·斯馬特呢，紳士們，向来对于經营酒店旅館那行生意非常感兴趣的。穿了綠色上衣、短褲子和高統靴，站在自己开的酒吧間里，是他早就有的野心。他对于在大宴会上做主席有很大的抱負，他常常想到他能够在自己房子里把談話导引得多么好，能够在喝酒方面做他的顧客們的一个多么好的模范。湯姆坐在热烘烘的火旁边喝滚热的五味酒的时候，这些思想迅速地掠过他的心头；他想到那高个儿要来开这样好的酒店、而他——湯姆·斯馬特——却連边儿也沾不着，所以他覺得他完全有理由要憤慨了。不知他是不是因为沒有充分的理由去跟那个討嬌滴滴的寡妇欢心的高个子吵嘴，总之他沉思地喝完最后的两大杯之后，終于得到了一个无可如何的結論，覺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受了委屈的和受了虐待的人，还是上床去睡覺的好。

"那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女侍者領了湯姆走上一条寬大而古旧的楼梯。在这种轉弯抹角的旧房屋里，風是有充分的地方游戏的，所以女侍者就用手遮着蜡烛，免得被風吹熄；可是風是把它吹熄了。这样就給了湯姆的仇人們一个机会，說是他而不是風吹熄了蜡烛的，而在他装着把蜡烛重点起来的时候，实际上

是吻了那个女侍者。这且不管它，蜡烛是重新点上了，湯姆被带着通过了許多房間和过道的迷魂陣，到了預备給他睡的房間，然后女侍者就跟他說了夜安，丢下他一个人了。

“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有几个大壁橱，一張可以睡得下整整一寄宿学校的人的大床，更不用說还有两只橡木大柜子，可以放得下小小的一支軍队的行李；可是最引湯姆注目的是一張稀奇古怪的高背椅子，雕刻着极其古怪的花样，上面有一只花緞垫子，四只脚下面的圓疙瘩用紅布小心地包着，像是脚趾害了痛風似的。要是任何别的古怪椅子的話，湯姆也不过认为它是个古怪椅子，那也就沒有事了；可是这張椅子却有点儿特别，可是他又說不出是什么，只是覚得跟他向来見过的任何家具全都不同和不相像，覚得它像是在迷惑他的心。他坐在火炉前面对这古旧的椅子盯了半个钟头；——真見鬼，它是这么奇怪的古老东西，叫他的眼睛离不开它了。

“‘唔，’湯姆說，一面慢慢地脫衣服，一面一直对那古老的椅子盯着，它带着神秘的样子站在床边。‘我一生一世还沒有見过这么妙的东西，怪得很。’湯姆說，像是因为喝了滚热的五味酒变得聪明起来了，‘怪得很。’湯姆用很聪明的神气摇摇头，又对椅子看看。可是他一点儿头脑也摸不着，所以他爬上床，把自己暖暖地盖上，呼呼地大睡了。

“过了大約半个钟头，湯姆从高个子和五味酒的乱梦里惊醒了：出現在他的清醒的想像之中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那古怪的椅子。

“‘我决不再对它看一下，’湯姆自言自語說，把眼皮紧閉着，尽在想叫自己再睡过去。沒有用；滿眼只看見一些古怪的椅子在前面跳舞，把腿子踢得高高的，玩跳背的游戏，还有其他种种

滑稽戏。

"'与其看两三套假椅子，不如看一只真椅子了，'湯姆說，把头从被子下面伸出来。它是在那里哪，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的，还跟以前一样的叫人冒火。

"湯姆对椅子盯着；他看着看着，突然之間，它像是起了一种极其稀奇的变化。椅子背上的雕花漸漸变成一張老年人的皺臉的輪廓和表情；花緞墊子变成了一件古式的有垂边的背心；圓疙瘩变成一双脚，穿了紅布拖鞋；整个椅子看来像是前一世紀的一个很丑的老头儿，两只手插着腰。湯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要想驅散这种幻覚。不行。那椅子是一个丑老紳士；而且他还对湯姆·斯馬特丢着眼風哪。

"湯姆天生是个胆大妄为的东西，何况他又喝了五大杯的滚热的五味酒，所以他开头虽然有点儿吃惊，后来看見那老头子这么臉老皮厚地对他霎眼睛和送秋波，他可有点儿生起气来。最后他下定决心不再忍受了，而那老臉皮的人还在照样地丢着眼色。湯姆就用很生气的声音說——

"'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对我霎眼睛？'

"'因为我欢喜这样，湯姆·斯馬特，'椅子——或者老紳士，随便你怎么叫——說。可是湯姆說話的时候他就不霎眼睛了，却像个老朽的猴子似的怪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你这癟嘴臉！'湯姆·斯馬特有点口吃地問——虽然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喂，喂，湯姆，'老紳士說，'这可不是对結結实实的西班牙桃花心木說話的样子。該死的，纵使我是鑲着桃花心木吧，你也不能对我不敬重呵。'老紳士說这話的时候那么凶，叫湯姆有点儿害怕起来。

“‘我不是要对你有什么不敬重呵，先生，’湯姆說，比先前的声音卑恭得多了。

“‘罢了，罢了，’老头子說，‘也許不是——也許不是吧。湯姆呀——’

“‘先生——’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湯姆；一切。你很穷，湯姆呵。’

“‘的确是的，’湯姆·斯馬特說。‘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这你不用管，’老紳士說；‘湯姆，你是太欢喜五味酒了。’

“湯姆·斯馬特正要分辯說他自从上次生日之后一滴都沒有嚐过，但是他的眼光碰着老紳士的眼光的时候，看見他是那么心里有数的样子，所以湯姆臉紅了，一声也不响了。

“‘湯姆，’老紳士說，‘这寡妇是个漂亮女人——非常漂亮的女人——是嗎，湯姆？’老家伙說到这里把眼睛往上一翻，翹起一条衰弱的腿，显出那么討厌好色的样子，使得湯姆很厌恶他的行为的輕浮；——而且他又是这么大的年紀啦！

“‘我是她的保护人呵，湯姆，’老紳士說。

“‘是嗎？’湯姆·斯馬特問。

“‘我认得她的母亲，湯姆，’老家伙說；‘还有她的祖母。她很欢喜我——給我做了这件背心，湯姆。’

“‘是嗎？’湯姆·斯馬特說。

“‘还有这些鞋子，’老家伙說，举起一个紅布包来；‘可是不要管它吧，湯姆，我不願意让人知道她有多么的愛慕我。那会使这家里鬧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来的。’老流氓說这話的时候显出那种极端傲慢无礼的样子，照湯姆·斯馬特以后說的，他眞要一点不后悔地坐到他身上去。

“‘我当时是女人們中間的大大的寵儿呵，湯姆，’这个淫蕩

的老浪子說；‘好几百个漂亮女人曾經在我膝头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这你覺得怎么样呀，你这小狗，呃？’老紳士正要叙述他年輕时代的一些其他的得意事情，可是发出了一陣劇烈的咯吱咯吱声，使他說不下去了。

“‘活該，老家伙，’湯姆·斯馬特想；可是他沒有說什么。

“‘啊！’老家伙說，‘这个毛病現在可使我受了大罪了。我老了，湯姆，我的横条差不多都掉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手术——在我背上塞了一小片东西——我覺得这眞是一桩严重的災难哪，湯姆。’

“‘我敢說一定是的，先生，’湯姆·斯馬特說。

“‘不过，’老紳士說，‘問題却不在这儿。湯姆呀！我要你娶那寡妇。’

“‘要我嗎，先生！’湯姆說。

“‘你！’老紳士說。

“‘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头发，’湯姆說——（他还剩了一点儿散乱的馬鬃）——‘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头发，她不会要我呵。’湯姆想到酒吧間，不由自主地叹气了。

“‘她不要你？’老紳士說，很有把握的样子。

“‘不要，不要，’湯姆說；‘有別人在进行哪。一个高个儿——一个高得了不得的男子——生着黑絡腮鬍子。’

“‘湯姆呀，’老紳士說；‘她决不会要他的。’

“‘不要他嗎？’湯姆說。‘你要是在酒吧間的話，老紳士，你就不会說这話了。’

“‘呸，呸，’老紳士說。‘那些事情我統統知道的。’

“‘什么事情？’湯姆說。

“‘躲在門背后接吻，和諸如此类的事情呵，湯姆，’老紳士說，

說到这里他又做出一副不要臉的样子，使得湯姆非常生气，因为，你們都知道的，紳士們，听一个应該是規規矩矩了的老家伙說这些話，是非常教人討厌不过的。

“‘这些我統統知道，湯姆，’老紳士說，‘想当年我常常看見許多人——多得我眞不高兴对你說了——都干这种事情的；可是結果却一事无成。’

“‘你一定是見过些古怪事情的，’湯姆說，带着探聞的样子。

“‘可以这么說吧，湯姆，’老家伙說，非常之微妙地霎一霎眼睛。‘我是我的家庭里的最后一个人，湯姆呵，’老紳士說，忧郁地叹一口气。

“‘你家里是个大家庭嗎？’湯姆·斯馬特問。

“‘我們是十二个人，湯姆，’老紳士說；‘都是直背的、漂亮的家伙，再好也沒有了。可不像你們現在那种畸形的东西——全都有手臂，全都上了点油漆，虽然我說不怎么样，可是叫你看起来心里舒服。’

“‘他們怎么样了，先生？’湯姆·斯馬特問。

“老紳士用手拐子擦擦眼睛回答說，‘去世了，湯姆，去世了。我們的工作很辛苦呵，湯姆，他們又都沒有我的体质好。他們的腿和胳膊得了風濕病，进了厨房和別的什么医院；有一个，因为长久的工作和使用过度，竟失了理性；——他瘋得那么厉害，所以不得不燒掉了。怕人的事情呵，湯姆。’

“‘可怕！’湯姆·斯馬特說。

“老头子停了一会儿，显然是跟自己的感情在斗爭，后来說：

“‘可是，湯姆，我的話已經离題了。这个高个儿呀，湯姆，是个流氓气的冒險家。他一娶了寡妇，就要把家具統統卖掉、逃走

的。結果怎样呢？她会被遺棄了，会毁灭了，而我就要在什么旧貨店里冻死掉。'

"'是呀，可是——'

"'不要打断我的話，'老紳士說。'至于你呢，湯姆，我对于你的想法倒大不相同；我很知道如果你一旦在一个酒店里安下身来，你就决不会离开它，只要里面有东西喝的話。'

"'我非常感激你这种好意，先生，'湯姆·斯馬特說。

"'所以，'老紳士用很专断的口气继續說，'你应該娶她，而他却不应該娶她。'

"'怎么阻止这件事呢？'湯姆·斯馬特急切地說。

"'你揭发他，'老紳士回答；'他已經結了婚了。'

"'我怎么能够証明呢？'湯姆說，把身体一半伸在床外面。

"老紳士把插在腰里的手臂伸出来对一只大柜指指，然后又立刻放回原来的地方。

"'他沒有想到，'老紳士說，'他在那只衣柜里的一条褲子的右手口袋里丢下一封信，信上是要求他回到他的沒有安慰的妻子身边，还有六个——注意，湯姆——六个小孩子，全都是很小的哪。'

"老紳士庄严地說了这些話之后，他的臉孔就渐渐模糊了，他的身形也更暗淡不明了。湯姆·斯馬特的眼睛上起了一层薄翳。老头子像是渐渐变成了椅子，花緞背心化成座墊，紅拖鞋縮成小小的紅布袋子。炉火輕輕地熄灭了，湯姆·斯馬特倒在枕头上睡着了。

"早晨把湯姆从那老头一消失他就陷入的昏沉沉的睡眠里唤醒了。他坐在床上，想把昨天夜里的事情回忆起来，但是想了一会儿还是毫无头緒。突然它們浮上他的心头了。他对椅子看

看，它的确是一种出奇的和怪相的家具，可是要发現出它和一个老头子之間有什么相似之处，却必須有非常巧妙的和生动的想像力才行哪。

"'你好嗎，老朋友？'湯姆說。在青天白日里，他胆大些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椅子一动也不动，一句話也不說。

"'凄慘的早晨呵，'湯姆說。不行。椅子是不会被人引得說起話来的了。

"'你指的是哪一只柜子？——这个你可以告訴我呀，'湯姆說。紳士們，椅子是一个屁也不放啦。

"'不管怎样吧，开一开柜子也不难呵，'湯姆說，不慌不忙地下了床。他走到一只柜子面前。钥匙就插在鎖里；把它一旋，开了柜子門。是有一条褲子。他把手伸进口袋，就掏出了老紳士說的那封信！

"'古怪的事情，这眞是，'湯姆·斯馬特說；先对椅子看看，再对柜子看看，后来对信看看，后来又对椅子看看。'很古怪，'湯姆說。可是旣沒有任何法子可以把这种古怪减少一点儿，你尽說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想还是穿上衣服立刻去解决高个儿的事情的好。——好解救他的穷困。

"湯姆下楼的时候，一路上用一个店主人的眼光察看所經过的房間；他想，它們和它們中間的东西不久就要成为他的財产，并不是不可能的呵。高个儿正背着手站在那舒服的小小酒吧間里，很惬意的样子。他漠然地对湯姆露出牙齿怪笑了一下。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他大概只是要露一露他的白牙齿，可是湯姆·斯馬特覺得他的心里——假使他还有心的話——是有自鳴得意的意思。湯姆对他当面嘲笑了一声；叫了老板娘来。

"'早安，太太，'湯姆看見寡妇进了房間，就把小客室的門关上，說。

"'早安，先生，'寡妇說。'你早飯吃什么呢，先生？'

"湯姆正在想着怎么提起話头来，所以沒有回答。

"'有頂呱呱的火腿，'寡妇說，'还有很好的冷的塞肉鸡。我把它們拿来好嗎，先生？'

"这些話把湯姆从沉思里喚醒了。寡妇說話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慕增加起来。周到的人儿！体貼的人儿！

"'酒吧間里的那位紳士是誰呀，太太？'湯姆問。

"'他姓竟金斯，先生，'寡妇說，有一点儿臉紅了。

"'他是个很高的人啊，'湯姆說。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先生，'寡妇回答說，'是一位非常之好的紳士。'

"'啊！'湯姆說。

"'你还要吃什么东西嗎，先生？'寡妇問，有点儿被湯姆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了。

"'嘿，是的，'湯姆說。'我的亲爱的太太，請你坐一会儿好嗎？'

"寡妇像是很吃惊的样子，可是坐下了，湯姆也靠近她坐了下来。紳士們，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搞的——而且我伯父常对我說湯姆·斯馬特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总而言之是湯姆的手放在寡妇的手背上了，并且他說話的时候手就一直那样放着。

"'我的亲爱的太太，'湯姆說——他老是欢喜用这些亲密的字眼的——'我的亲爱的太太，你該配一个非常出色的丈夫呀，——的确是的。'

"'嗳呀，先生！'寡妇說——这是当然的罗；湯姆这样来把話提出，不說是吓人的，总是不平常的呵；因为他头天夜里經沒有把眼睛向她盯过呀。'嗳呀，先生！'

"'我不屑拍馬屁，我的亲爱的太太，'湯姆說。'你該配一个非常令人欽佩的丈夫，而且无論誰做了你的丈夫，他就会是非常幸运的人。'湯姆这样說，眼睛不由自主地从寡妇的臉上轉移到周圍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上。

"寡妇像是比以前更心慌了，她想站起身来。湯姆輕輕地撳住她的手像是留住她，她也就留在座位上了。紳士們，寡妇們是不大害羞的呵，我伯父常說的。

"'我的确是很感激你，先生，多謝你的好意，'那嬌滴滴的老板娘說，似笑非笑的；'假使我再結婚——'

"'假使嗎，'湯姆說，很机伶地用左眼的右眼角对她看着。'假使——'

"'是呀，'寡妇說，这一次可大笑出来了，'当我結婚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像你所說的那样好的丈夫。'

"'譬如竞金斯，是嗎？'湯姆說。

"'嗳呀，先生！'寡妇喊。

"'啊，你不必說，'湯姆說，'我知道他。'

"'我相信凡是知道他的人对他都沒有坏話可說的，'寡妇說，昂着头表示很看不起湯姆說那句話的时候的那种詭秘神情。

"'哼！'湯姆說。

"寡妇覺得这是应該哭的时候了，所以她就掏出手絹，质問湯姆是不是想侮辱她；是不是他认为背地里破坏一位紳士的名誉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假使他有什么話要說，他不当面对他說去，像个男子汉一样，反倒像这样来惊吓一个可怜的軟弱的女

人，等等。

"'我馬上就要对他說的，'湯姆說，'不过我要你先听一听。'

"'是什么呢？'寡妇問，紧盯着湯姆的臉。

"'我会使你吃惊不小，'湯姆說，把手伸到口袋里。

"'假使是說他沒有錢，'寡妇說，'那我已經知道了，你不必費神。'

"'呸，廢話，那算什么，'湯姆·斯馬特說；'我也沒有錢。可不是这个。'

"'嗳呀，那是什么呀？'可怜的寡妇說。

"'不要害怕呵，'湯姆說。他慢慢地拿出信来，打开了。'你不会叫喚起来吧？'湯姆疑惑地說。

"'不，不，'寡妇回答；'让我看看。'

"'你不致于暈过去，或者干出諸如此类的无聊的事吧？'湯姆說。

"'不，不，'寡妇連忙回答說。

"'也不要跑出去罵他呵，'湯姆說，'因为这事我会替你做的；你最好不要劳累自己。'

"'好的，好的，'寡妇說，'让我看信吧。'

"'好，'湯姆·斯馬特回答；說着，就把信放在寡妇手里了。

"紳士們，我听我伯父說，据湯姆·斯馬特說的，寡妇听到这个揭发之后的悲伤簡直会使鉄石心腸的人也伤心。湯姆的心腸是很軟的，她的悲伤刺到他心坎子里面了。寡妇来回地搖着身体絞着手。

"'啊，男子的欺騙和下流呀！'寡妇說。

"'可怕呵，我的亲爱的太太；可是平靜一点儿吧，'湯姆說。

"'啊，我平靜不了，'寡妇尖声地叫。'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我

这么爱着的人了！'

"'你会找到的呀，我的亲爱的灵魂，'湯姆說，因为可怜寡妇的不幸，掉了一大陣最大顆儿的眼泪。湯姆在热情的冲动之下已經摟住了寡妇的腰，寡妇呢，在悲伤的感情之下，握住了湯姆的手。她抬头望着湯姆的臉，含着眼泪微笑，湯姆低头看着她的臉，也含着眼泪微笑。

"紳士們，我是一点儿也断不定湯姆这时候有沒有吻了寡妇。他总是对我伯父說他沒有，可是我对于这有一点怀疑。我們之間不妨說，紳士們，我倒认为他吻了。

"总而言之，湯姆在半个钟头之后就把那高个儿踢出了大門，一个月之后娶了寡妇。他常常套着那紅輪子的土色小馬車和那快步子的潑妇似的母馬在乡里来来去去，直到后来，过了許多年，他不做生意了，和他妻子上了法国，这老屋子才被拆掉了。"

"我想請問你一句，"好刨根問底的老紳士說，"那張椅子怎么样了？"

"嘿，"那独眼的旅行商人回答。"据說在結婚那天它吱吱咯咯地响得很厉害；可是湯姆·斯馬特却断不定它是因为高兴呢还是因为身体上的毛病。不过他想可能是后者，因为以后它永远沒有再說过話。"

"大家都相信这个故事吧，是不是？"髒臉的人說，又在裝烟斗。

"除了湯姆的仇人們，"旅行商回答說。"他們有的說根本是湯姆捏造出来的；有的說他喝醉了，胡思乱想，上床去睡之前拿錯了别人的褲子。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們这些話。"

"湯姆說这統統是眞的?"

"句句都是眞的。"

"你的伯父呢?"

"每个字。"

"他們一定是很精明的人,两个都是;"髒臉的人說。

"不錯,他們是的,"旅行商人回答;"眞是非常精明的人!"

第十五章

这里有两位出色人物的忠实的肖像画;
还有在他們府上举行的"大早餐"的精确
的描写;在早餐中和一位旧相識相遇,
于是开始另外一章

匹克威克先生的良心有点儿責备自己,因为他最近不大关心他的在孔雀飯店的朋友們;选举完結之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要走出去找他們的时候,他的忠实的僕人就递了一張名片在他手里,上面印着如下的字:

里奥·亨特尔夫人

伊頓斯威尔的洞府

"人在等着,"山姆警句式地說。

"是找我的嗎,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他是专門找你的;就像恶魔的私人秘书把浮士德博士提去的时候說的,别人都不行呵,"維勒先生回答。

"他是一位紳士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即使不是的話，也是装得很像的，"維勒先生回答說。

"但是这是一位太太的名片，"匹克威克先生說。

"然而是一位紳士給我的，"山姆回答，"他在起坐間里等着——說是宁可等一整天，也要見到你。"

匹克威克先生听了这句决断的話，就下楼走到起坐間里，那里坐了一位庄严的男子，見他进来就站起身，用深深尊敬的态度說，——

"是匹克威克先生吧，我想？"

"正是。"

"賞个光，先生，握握你的手——請允許我，先生，握一握，"那庄严的男子說。

"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說。

客人把伸給他的手握了握，于是継續說下去：

"久聞大名了，先生。你的考古的議論的喧声傳到了里奥·亨特尔夫人——我的妻子——的耳朵里了，先生；我是里奥·亨特尔先生，"——客人住了嘴，像是期待着匹克威克先生会因为这种宣布而惊动起来；但是看見他还是十分安靜，就継續說：

"我的妻子，先生——里奥·亨特尔夫人——以能够結識一切由于工作和天才而聞名的人們而感到光荣。請你，先生，允許我在这張名单的显著的地位放上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和屬于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里的他的几位同人的名字。"

"我能够拜識这样一位太太是极其荣幸的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你就要看見她的，先生，"庄严的男子說。"明天早上，先生，我們有一个招待各界的早餐会——一个田园宴会，招待許多由于工作和天才而出名的人物。請你，先生，答应里奥·亨特尔

夫人的邀請光臨洞府。”

“非常欣幸，”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里奥·亨特尔夫人举办过許多次这样的早餐会，先生，”这位新相識継續説。——“有一位在早餐中給里奥·亨特尔夫人写了一首十四行詩説，‘理性的盛宴，灵魂的高潮，’①説得入情入理。”

“这位是不是由于工作和天才而聞名的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先生，”庄严的男子回答；“里奥·亨特尔夫人的一切相識都是的；这是她的抱負，先生，非这样的人不結交。”

“这是非常高貴的抱負，”匹克威克先生説。

“假使我告訴里奥·亨特尔夫人这話是你的嘴里説出来的，她一定要感到驕傲的，”庄严的男子説。“你的随从中間有一位紳士曾經做过一些美丽的小詩，是的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詩有很大的兴味，”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里奥·亨特尔夫人也是如此。她溺爱着詩，先生。她崇拜它；我不妨説她是整个的灵魂和心灵都和它糾纏在一块儿了。她自己也做过几首可喜的小詩的，先生。你也許見过她的《将逝之蛙》吧，先生。”

“恐怕沒有，”匹克威克先生説。

“你这話教我奇怪了，先生，”里奥·亨特尔先生説。“这首短歌曾經轰动一时呀。署名是一个‘L’和八顆星，最初是出現在《妇女杂志》上。开头几句是：

① 这句話本是成語，意謂“高談闊論”，此处有暗諷菲薄之宴会无物可吃之意。

'我能忍心看你喘着，

躺在你的大肚子上，气也不叹；

我能硬了心肠看着你要

死在一块木头上，

将逝之蛙呀！'"

"美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妙，"里奥·亨特尔先生說，"这样的簡练。"

"非常簡练，"匹克威克先生說。

"下面一节还要动人呢。要不要我背誦一下？"

"只要你高兴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是这样的，"庄严的男子說，显得更加庄严了。

'哪，有些孩子形状的恶魔，

发出狂暴的呼喊和兽性的喧嘩，

用一只狗把你逐出了

沼地的幸福，

将逝之蛙呀！'"

"表現得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的确，先生，的确，"里奥·亨特尔先生說，"但是你要听听里奥·亨特尔夫人朗誦它。她可以把它发揮得淋漓尽致，先生。明天早上她要朗誦的，扮成一个角色来朗誦，先生。"

"扮一个角色！"

"扮做米奴伐①。可是我倒忘了——明天是个化装早餐宴会。"

"啊呀，"匹克威克先生說，瞥一眼自己的身体——"我恐怕

① 米奴伐(Minerva)：罗馬神話中司才艺之女神。

不能——"

"不能嗎，先生；不能！"里奥·亨特尔喊。"大街上的犹太人、所罗門·卢卡斯，有几百种奇異服装。請你想想看，先生，有多少适合的角色由你选擇。柏拉图、齐諾、伊璧鳩鲁、毕达哥拉斯——都是会社的創立者呵。"[1]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既不能和这些偉大的人物相比，所以我不能僭越地穿他們的衣服。"

庄严的男子深深地考虑了一会儿，于是說：

"我考虑起来，先生，恐怕里奥·亨特尔夫人让她的客人看見你这样一位名人穿了本来的服装而不是假扮的服装，也許会叫她更高兴呢。我可以冒昧和你約定你可以例外，先生——不錯，我完全相信，为了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好处我是可以这样冒昧約定的。"

"这样的話，"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非常乐于来的。"

"但是我浪費你的时間了，先生，"庄严的男子說，像是突然想了起来。"我知道你的时間是宝貴的，先生。我不耽擱你了，那末我可以告訴里奥·亨特尔夫人，她可以恭候你和你的卓越的朋友們的大駕了？早安，先生，我很引以为荣，見到这样出众的一位人物——留步，先生；不用客气了。"也不让匹克威克先生有时間提出抗議或者否认，里奥·亨特尔先生就庄严地大摇大摆走了。

匹克威克先生戴上帽子，走到孔雀飯店，但是文克尔先生已經在他之前把化装跳舞会的消息傳到那边了。

"卜特太太要去的，"这是他用来招呼他的領袖的第一句

---

① 这四个人俱为古希腊之哲学家，各成学派，拥有門徒，故謂为会社之創設者。

新。

“她去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扮做阿波罗①，”文克尔先生回答。“不过卜特反对那紧身外套。”

“他是对的。他完全对的，”匹克威克先生强調地說。

“是呀；——所以她要穿一件綴着金光閃閃的飾物的白色絲絨袍子了。”

“他們恐怕会看不出她扮什么了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問。

“他們自然看得出，”文克尔先生憤然地回答。“他們会看見她的七弦琴，不是嗎？”

“对了，我忘了这一点，”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要扮作一个土匪去，”特普曼先生插嘴說。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惊。

“扮作一个土匪，”特普曼先生温順地重复一遍。

“你不是說，”匹克威克先生用庄重的严厉注視着他的朋友說，“你不是說，特普曼先生，你的意思是要穿上一件綠色的天鵝絨外套，拖着两吋长的燕尾吧？”

“我的意思是这样，先生，”特普曼先生热烈地回答說。“为什么不呢，先生？”

“因为，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大大地激动了。“因为你的年紀太大了，先生。”

“年紀太大！”特普曼先生喊。

“假使还需要其他反对的理由的話，”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那就是你太胖了，先生。”

---

① 阿波罗(Apollo)：希腊与罗馬神話中日輪、音乐、詩、医疗等之神。

"先生，"特普曼先生說，他的臉漲得通紅了。"这是侮辱呵。"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說，"这对于你的侮辱，还抵不上你在我面前穿上带两吋燕尾的綠天鵝絨外套所給我的侮辱的一半呢。"

"先生，"特普曼先生說，"你是一个无聊的家伙。"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也是一个！"

特普曼先生走上一两步，对匹克威克先生恶狠狠地盯着。匹克威克先生报以同样的眼光，通过他的眼鏡集中成一个焦点，并且表示鄙夷地嘘一口气。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在旁边看着这样的两位人物之間的这样的場面，吓得呆若木鸡。

"先生，"稍停一下之后，特普曼先生用低而深沉的声音說話了，"你說过我年紀太大呵。"

"說过，"匹克威克先生說。

"还說胖。"

"我重新再說一遍。"

"还說是一个无聊的家伙。"

"你是如此！"

可怕的停頓。

"先生，"特普曼先生用兴奋得发抖的声音說，同时卷着袖口，"我对于你的爱慕是很大的——非常之大——但是我必須在你身上取得即时的报复。"

"来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受到这場对話的煽动性的刺激，这位英勇人物当眞把身体摆出了害了麻痹症的姿势，两位旁观者深信他是把这作为防御姿势的。

"什么！"史拿格拉斯先生喊，他突然恢复了他以前被极度的惊慌所剝夺了的說話能力，冒着太阳穴上吃他們各人一下的危

險冲到两人之間。“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你哪！特普曼先生！你和我們大家一样都分沾他不朽的光荣的！可耻呵，紳士們；可耻呵。”

暂时的激情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开朗而平坦的額头上所造成的那些不常有的条紋，在他的年輕朋友說这番話的时候，逐漸消解了，就像黑鉛笔迹在印度橡皮的柔和的作用之下。他还沒有說完，他的臉上就已經恢复了它平时的那种仁慈的表情。

“我冒失了，”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冒失。特普曼，你的手。”

特普曼先生热烈地握住他朋友的手的时候，暗影从他臉上消失了。

“我也冒失了，”他說。

“不，不，”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怪我。你穿綠天鵝絨外套吧？”

“不，不，”特普曼先生回答。

“你賞我个面子穿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好吧，好吧，我穿，”特普曼先生說。

因此决定了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都穿奇異服装。这样，匹克威克先生由于自己感情上的热情而同意了他的理智所反对的事情。——要想像出一个更动人的实例，来說明他的和善的性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纵使这里所記載的事情完全是虛构的話。

里奥·亨特尔先生并沒有夸大所罗門·卢卡斯先生的資財。他的服装店是很大的——非常之大——也許严格說不能算头等的，也不十分新，也沒有任何一件衣服是严格按照任何一个时代的式样做的，但是所有衣服都或多或少有些閃光装飾；还

有什么比閃光装飾更美的呢！也許有人反对說这在白天穿是不适合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假使有灯，它們就会閃爍起来的；如果有人在白天开化装跳舞会，因而这些衣服显得不像夜里那么出色，那末全是召开跳舞会的人的过錯，閃光装飾却絲毫沒有可以非难之处，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所罗門·卢卡斯先生的有力的議論；而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就在这套議論的影响之下，用一些根据他的爱好和經驗认为最适合而加以推荐的衣服盛装起来。

在武器飯店租了一部馬車，是給匹克威克派們坐的，还在那个地方租了一部四輪輕便馬車，是給卜特先生和太太坐的，都是为了赴里奥·亨特尔夫人府上的盛会；关于这，卜特先生为了巧妙地表示受到邀請，所以已經在《伊顿斯威尔新聞报》上頗为自信地預言了那“場面一定会具有多种多样的美妙的魅力——美和天才的迷人的閃現——奢华而闊綽的殷勤款待——尤其是，一种被最优美的風雅所柔化了的富丽，以及由于十分和諧和最高雅的調和而美化了的装飾——假使跟这比較起来，即使寓言中的东方乐土的堂皇富丽也不免显得減色不少，正如某些心胸窄小又沒有丈夫气概的人的心理一样；这种人胆敢用他的妒嫉的毒液来玷汚这位貞淑而优秀的夫人所筹备的盛会，而我这个卑微頌辞正是呈献在这位夫人的神座之前的”。

最后几句是对《独立报》的刻毒的諷刺，《独立报》因为根本沒有受到邀請，就接連四期发表文章嘲笑这件事，用最大号的字排印出来，而且一切形容辞都用正楷字体。

那个早晨到了；看起来真有趣，特普曼先生穿上了馬賊的全副服装，一件非常紧的外套像針毡似的套在他的背和肩上，两条腿的上半部是装在天鵝絨的短褲里，下半部裹了錯綜复杂的綁

腿布——这是所有馬贼所偏爱的东西。他的开闊而聪明相的臉孔，装了假鬍子，塗了一臉黑，伸在敞領衬衫上面；还有一頂宝塔糖式的帽子，上面装飾了各种顏色的絲带，这帽子他只好一路放在膝头上带去，世上还沒有足以容納一个男子戴着这样高的帽子坐的有頂馬車哪。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样子也同样地幽默而可人，他穿了藍色絲絨短褲和斗篷，白色絲质紧身上衣和鞋子，还有一頂希腊式的头盔：这任何人都知道（假使他們不知道，至少所罗門·卢卡斯先生是知道的）是一位"特魯巴陀"[①]的确凿有据的日常装束，从最早的时代直到他們最后在大地上絕迹，历来都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有趣的，但是比起街上的群众看見馬車过来时所发出的叫喚，就算不了什么了：卜特先生的輕便馬車在前，他們的車子在后，一同到卜特先生的門口，門开处，出現了扮作一个俄罗斯司法官的偉大的卜特，他手里拿了一根大鞭子，极其雅致地象征了《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严厉而强大的权力和它賞給社会罪人的可怕的鞭笞。

"妙！"看見这走动着的寓意的东西，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都在过道里叫了起来。

"妙！"也听見匹克威克先生在过道里叫。

"嗬——卜特啊！"群众喊。卜特先生在这些欢呼声中，怀着謙和的尊严——这充分証明他知道自己的权力，也知道如何来运用它——微笑着进了两輪輕便馬車。

随后从屋子里出現的是卜特太太，她要不是穿了长袍子的話，就很像阿波罗了：伴着她的是文克尔先生，穿了淺紅色的上衣，假使他不是和一般的邮差很类似的話，别人一定会以为他是

---

① 特魯巴陀（Troubadour）：十一、十二、十三世紀間風靡于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一派吟游詩人，所歌咏多为恋爱及豪侠故事。

运动員。最后出来了匹克威克先生，他和别人同样受到了孩子們的贊美，这也許是因为他們认为他的紧身衣服和裹腿是黑暗时代的遺物吧；于是两部車子一同向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府上开去；維勒先生(他是去帮忙侍候的)坐在他主人坐的一部車子的馭者座上。

匹克威克先生一只手挽着馬賊，另外一只手挽着“特魯巴陀”庄严地走近入口的时候，聚在一起来看奇装異服的宾客們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和嬰孩，沒有一个不欣喜若狂地乱叫。特普曼先生为了要打扮得幽幽雅雅地进園子，就努力把宝塔糖式的帽子戴在头上，他这个动作所引起的欢呼尤其厉害。

宴会准备得极其可喜；充分实現了有先見之明的卜特所說的关于东方乐土的富丽堂皇的預言，立刻給予了卑劣的《独立报》的恶意言論一种充分有力的反駁。园子只有一又四分之一畝多一点，挤滿了人！从来沒有像这样了不得的美、派头和文学。有一位年輕女士，是在《伊頓斯威尔新聞报》上“做”詩的，她穿着回教国的王后和公主的服装，倚在一位青年紳士的手臂上，这位青年是在书評栏“做”文章的，他擅自穿上了陆軍元帅的制服——除了靴子以外。这样的天才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任何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覺得見到他們是很光荣的。但是不仅如此，还有半打倫敦来的獅子——作家們，眞正的作家們，写过整部的书，并且以后把它们印了出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們走来走去，像平常人一样，微笑着，閑談着——呃，并且还談着許許多多无聊的話哪，无疑是出乎仁慈的好意，为的是使周圍的普通人能够了解他們的緣故。此外还有一队戴着紙板帽子的乐队；四位“有来头的”穿了他們本地的服装的歌唱者，还有一打穿了他們本地的服装的雇佣的侍者——而且所穿的服装很髒。最后，尤其出色的

是扮作米奴伐的里奥·亨特尔夫人，在接待着来宾們，因为想到她能够把这么多出众的人物邀集在一处，怀着滿心的得意和欢喜。

“匹克威克先生到了，夫人，”一个僕人說，这时，这位紳士正向主持盛会的女神走过来，手里拿着帽子，两只手臂挽着的是馬賊和特魯巴陀。

“什么！在哪里！”里奥·亨特尔夫人說，装作不胜惊喜的样子跳了起来。

“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眞的有荣幸見到匹克威克先生本人嗎！”里奥·亨特尔夫人大声地喊着說。

“不是别人，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恭敬地鞠着躬。“允許我把我的朋友們——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介紹給《将逝之蛙》的女作家。”

穿了綠色天鵝絨短褲、紧身上衣，还戴了高帽子，或者穿了藍絲絨紧身短褲和白絲絨上身，或者穿了絕不是为本人做的、一点也不管尺寸合不合身的短褲和高統靴，来鞠躬，这事情是多么困难，除了亲身試过的人很少有人知道的。特普曼先生为了竭力显得安閑和大方，使得他的身体扭成叫人不可思議的姿势——他的異装的朋友們所摆出来的那么天才的姿势也是曠古未有的。

“匹克威克先生，”里奥·亨特尔夫人說，“我一定要請你答应一整天都不离开我。这里有好几百个人，我一定要給你介紹一下。”

“你很客气阿，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首先，这是我的小女儿們；我几乎忘記了她們，”米奴伐說，

随便地指一指两个长大成人的青年女士，一个大約有二十岁，另外一个大約要大一两岁，她們都装束得很年輕——究竟是为了使她們显得年輕些呢，还是为了使她們的媽媽显得年輕些，匹克威克先生沒有明白告訴我們。

“她們很漂亮呵，”两位少女被介紹了之后走开了，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她們非常像她們的媽媽，先生，”卜特先生庄严地說。

“啊，你这頑皮的人，”里奥·亨特尔夫人喊，鬧着玩地用扇子敲打着編輯先生的膀子。（米奴伐带着一把扇子！）

“嘿，我亲爱的亨特尔太太呵，”卜特說，他在洞府是个常任的号手，“你知道的嚾，在去年皇家学会的展覽会里，每一个人看見你的画像都問那是画的你还是你的最小的女儿；因为你們是这样地相像，簡直沒有法子分別得出来。”

“也罷，即使他們是这样說过的，但是你何必在客人面前說呀？”里奥·亨特尔太太說，又打那《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睡獅一下。

“伯爵，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尖声喊一位穿着外国制服的留了鬍子的人物，这人正打他們旁边走过。

“啊！你要我？”伯爵轉过身来說。

“我要給两位非常聪明的人互相介紹一下，”里奥·亨特尔夫人說。“匹克威克先生，我非常荣幸地給你介紹史摩尔篤克伯爵。”她又用匆促的耳語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是个有名的外国人——为他的描写英国的偉大著作在搜集材料——哼！——史摩尔篤克伯爵，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用这样的一位偉人所应受的尊敬对伯爵行了礼，伯爵掏出了一本紙簿。

"你説什么，亨特太太？"伯爵問，对滿心欢喜的里奥·亨特尔太太謙和有礼地微笑着，"西格·維格还是别格·維格[1]——你們的説法——律师——呃？我知道了——对了。别格·維格。"伯爵这就打算把西克威克先生作为穿了長袍子的、由于他的职业而聞名的一位紳士，記在他的紙簿上了，这时里奥·亨特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話。

"不是，不是，伯爵，"太太説，"西克——威克。"

"啊啊，我知道了，"伯爵回答。"比克——教名；奥克斯——姓；好，很好。比克·奥克斯。你好嗎，奥克斯？"

"很好，謝謝你，"西克威克先生用他通常的殷勤态度回答説。"你到英国很久了嗎？"

"长久了——很久很久——两星期——多些。"

"你要在这里待很久嗎？"

"一个星期。"

"那你可够忙的了，"西克威克先生説，微笑着，"要在这样一段时間里搜集你所需要的一切材料。"

"呃，已經搜集好了，"伯爵説。

"当真！"西克威克先生説。

"在这里哪，"伯爵补充説，意味深长地拍拍自己的額头。"大书在家里——許許多多注釋——音乐、图画、科学、詩歌、政治；統統都有。"

"政治这个字眼，先生，"西克威克先生説，"这个字眼，它本身就包括着一种很不好研究的学問呢。"

---

① 别格·維格（Big Vig），意即大好老或大亨之謂，从指主教、律师等所戴假发之Wig一字轉化而来。伯爵誤以"西克威克"为"别格·維格"——"大律师"——而律师的服装是長袍，故下文有"穿了長袍子"之語。

"啊!"伯爵說，又摸出紙簿来了，"太好了——是做一章的开头的好句子。第四十七章。政治。政治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匹克威克先生的話就这样根据伯爵的丰富的想像力或是他对英語的不充分的学識加以改篡和增加而記在史摩尔篤克伯爵的紙簿上了。

"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說。

"亨特太太，"伯爵答。

"这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并且是一位詩人。"

"慢，"伯爵喊，又拿出紙簿来了。"題目，詩歌——章目，文友——名字，雪諾格拉斯[1]；太好了。看見了雪諾格拉斯——大詩人，比克·吳克斯的朋友——介紹人是亨特太太，她也做甜蜜的詩——叫什么名字的？——蛙——醬色之蛙——太好了——真正太好了。"于是伯爵收好了紙簿，打恭作揖地走了，十分滿意，因为他已經在他的材料庫里加上了极其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

"奇人呵，史摩尔篤克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說。

"健全的哲学家，"卜特說。

"头脑清楚、雄心勃勃的人，"史拿格拉斯先生接着說。

旁观者們的合唱队接着欢呼称贊史摩尔篤克，他們賢明地点头晃脑，異口同声地大叫"了不得!"

为史摩尔篤克伯爵欢呼的这一片狂热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贊叹之声不絕于耳，簡直要持續到宴会終了的时候了——要不是那四位有来头的歌唱者出現的話。他們排在一棵

---

① 意思是"雪草"。

小小的苹果树前面，以便显得“美丽如画”，于是开始唱他們本国的歌，而这似乎一点儿也不是难事，因为主要的秘訣似乎是这样的：这些有来头的歌唱者們之中有三位哼，而第四位就号。这有趣的表演在全体的大喝采声中完結之后，立刻出来了一个孩子，他把身体穿在一張椅子的横擋里，还从椅子上跳过去，还从椅子下面爬过去，还同椅子一道跌交，样样都有，只除了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他的腿盘成一只蝴蝶領結的样子，并且扣在脖子上，后来再表演使一个人像一只放大的癩蛤蟆的样子是如何輕易——这一切絕技都給予了在場的观众极大的愉快和滿意。之后，听到卜特太太的声音，微弱地啾啾唧唧地响起来了，人們恭維說这是唱歌，唱的全是好极了的上品，并且这是严絲无縫地合乎她所扮的角色的，因为阿波罗本人是作曲家，而作曲家們是很少能唱自己的或者别人的乐曲的。这之后是里奥·亨特尔夫人背誦她的名震遐邇的《将逝之蛙》賦，念完之后又应听众之請再念了一次，并且还可能第二次再来一下的，要不是大多数宾客都說假使利用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好性子再强其所难，簡直是无耻的。其实他們是觉得应該在这时候吃点什么了。因此，虽然里奥·亨特尔夫人自称她完全願意再把短詩朗誦一遍，可是她的好心的和体貼的朋友們却无論如何也不肯再听了；于是餐室門开了，凡是以前曾經在这里領略过的人，都爭先恐后地尽可能地赶紧挤了进去：里奥·亨特尔夫人的通常的办法是发一百張請帖、开五十客早飯，换句話說，她只喂那些非常特殊的獅子們，而让那些比較小的野兽去自寻办法。

“卜特先生呢？”里奥·亨特尔夫人把上述的獅子們集合在自己身边之后，說。

“我在这里，”編輯先生在房間的最远的一头說；他在那里毫

无吃到东西的希望，除非女主人特别帮忙。

"你不到这边来嗎？"

"啊，請你不必管他吧，" 卜特太太說，声音是极其殷勤有礼——"你給自己找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亨特尔太太。你在那里很好的，是嗎——亲爱的？"

"当然罗——宝貝，"不幸的卜特回答，苦笑了一下。嗚呼大鞭子！用如此偉大的威力对社会人士揮舞着这鞭子的那条有力的手臂，在专横的卜特太太的眼風之下麻痹了。

里奥·亨特尔太太得意地环顾一下。史摩尔篙克在忙着記录菜的內容；特普曼先生在向几位母獅敬龙虾生菜，那种彬彬有礼的样子是任何馬賊都沒有表現过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排斥了那位替《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申斥书籍的青年紳士之后，正和那位做詩的小姐在热烈地辯論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正在使自己面面俱到，众望所归。似乎这一切已經尽善尽美，再无須乎錦上添花了，忽然，里奥·亨特尔先生——他在这些时候的职务是站在門口和一些不重要的人談談——失声叫了起来。

"我亲爱的；查尔斯·非茲—馬歇尔先生来了。"

"啊呀，" 里奥·亨特尔太太說，"我等他等得多心焦呵。对不起让开点儿，让非茲—馬歇尔先生走过来。我的亲爱的，叫非茲—馬歇尔先生馬上到我这里来，让我駡一頓——誰叫他来得这么迟的。"

"来啦，我的亲爱的夫人，" 一个声音叫，"我是尽力地快了——一大堆人——滿屋子——吃不消——非常之吃不消。"

匹克威克先生的刀叉从手里落了下来。他隔着桌子凝視着特普曼先生，他呢，也放下了刀叉，而且像是馬上要倒到地上去的样子。

"啊！"那声音喊，而声音的主人是在他和桌子之間的最后二十五个土耳其人、官吏、騎士和査尔斯第二之間挤着，"呱呱叫的軋布机——塔克的专利品——經过这一挤，我的衣服上不会有一点儿縐痕了——应該在来的时候，'把衬衫穿上'——哈！哈！这个主意不坏——可是把衬衫穿在身上用軋布机来軋，倒也古怪哪——叫人头疼的玩意儿——非常之叫人头疼。"

說着这些断断續續的話，一位打扮成海軍軍官的青年人向桌子跟前挤过来了，吃惊的匹克威克派們一看那副身材和嘴臉，正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

这个罪犯剛剛握住了里奥·亨特尔夫人伸給他的手，眼光就碰到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憤怒的眼球。

"哈罗！"金格尔說。"完全忘記了——沒有关照車夫——馬上去吩咐——一会儿就回来。"

"馬上教用人或者亨特尔先生去不就行了，菲茲—馬歇尔先生呵，"里奥·亨特尔夫人說。

"不用，不用——我去——不用多久——即刻回来，"金格尔回答。說着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对不起，請問一句，夫人，"激昂起来的匹克威克先生說，站了起来，"这青年人是誰呀，他住在哪里？"

"他是一个很有錢的人，匹克威克先生，"里奥·亨特尔太太說，"我很想給你介紹一下的。伯爵一定很欢喜他。"

"不錯，不錯，"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他的住址是——"

"眼前是住在坟堆上的安琪儿飯店。"

"在坟堆上？"

"在圣愛德門德坟堆上，离这里沒有几哩地。但是嗳呀呀，匹克威克先生，你不是要走吧？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能这

么快就走呀。"

可是里奥·亨特尔太太还沒有来得及說完，匹克威克先生早已钻进了人群，走到园子里，并且随即在那里遇到了紧跟着他出来的特普曼先生。

"沒有用，"特普曼先生說。"他已經走了。"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去追他。"

"追他！到哪里？"特普曼先生問。

"到坟堆上的安琪儿飯店，"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得很快。"我們怎么知道他又在那里騙什么人？他曾經騙过一位可敬的人，而我們是无辜的禍首。不能让他再这样了，只要我办得到的話；我要揭发他。山姆！我的当差的到哪去了？"

"在这里呵，先生，"維勒先生回答，从一个隐僻的地方钻了出来，他在那里把一两个钟头之前从早餐桌上取得的一瓶馬得拉葡萄酒和别的僕人們品評过了。"你的当差的在这里，先生。正像那活骷髏說的，对于这个称呼很得意。"

"馬上跟我去，"匹克威克先生說。"特普曼，假使我留在坟堆上，我就写信給你，你就去找我。到那时候再見吧，祝你好！"

劝阻是沒有用的。匹克威克先生已經激动起来，已經下了决心。特普曼先生回到伙伴那里去了；过了一个钟头，有关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或者查尔斯·菲茲—馬歇尔先生的一切回忆就都消失在使人兴奋的四組舞和香檳酒之中了。而这个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維勒正坐在一輛驛車外面的座位上，不断地縮短着他們和圣爱德門德坟堆这个古老的鎮市之間的距离。

第十六章

情节太曲折，无法簡述

一年四季之中，大自然的外貌最美不过的一个月就是八月。春天有許多美点，五月是新鮮和嬌艳的月份，但是这种时节的媚人处是由于和冬季的对照而加强起来的。八月沒有这种有利的条件。它来的时候，我們所記得的只有晴朗的天、綠色的田野和芬芳的花——雪、冰和凜冽的寒風已經完全被我們的脑子遺忘了，正如它們已經完全从地面消失了一样，——然而八月还是何等可爱的时节呵！果園里和谷田里震蕩着嘈杂的劳动声；結了一丛丛丰碩果实的枝条垂到地面，連树干都墜得发弯了；谷物呢，整整齐齐地一束一束堆着，或者被不时掠过的一陣陣的微風吹得摇摇摆摆，像是在向鐮刀求爱，它們給这片風景染上一片金色。似乎有一种丰美的柔和气氛籠罩着整个地面；时节的影响像是連大車也受了感染，它在收割过的田野里的緩慢的移动唯有眼睛可以看得出来，而耳朵却听不到粗浊的声音。

馬車从沿路的田野和果园旁边迅速馳过的时候，那些正在把水果堆进粗籃子，或者在拾落在地上的谷穗的成群的妇女和孩子都暫时停下工作，把晒得黑黝黝的臉用晒得更黑的手掩住，抬头好奇地注視过客；有一个胖孩子因为太小，还不能工作，但是又頑皮得不能留在家里，所以为了安全起見，把他放在一只大籮子里，这时也爬在籮子边上，高兴得乱踢乱叫。割禾的人停下工作，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駛过的車子；拉大車的一副笨相的馬

对拉馬車的駿馬投以睡眼朦朧的一瞥，那意思清清楚楚地好像是說，“样子是怪神气的，可是归根結蒂，在难走的田野里慢慢儿走，比这样在灰尘僕僕的馬路上奔，总要好些。”到馬路轉弯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女人們和孩子們已經重新做他們的工作了，割禾的人重新弯下腰劳动了，大車的馬也开步走了：一切又都动作起来。

像这样的景色，对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有修养的头脑是不会不发生作用的。他一心一意要实現他以前的决定，就是无論万恶的金格尔在什么地方耍他的騙局，他就要揭穿他的本来面目，所以他最初只是默默无言地和深思地坐着，盘算着能借以达到他的目的的手段。漸漸地，周圍的事物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了，到最后，他觉得从这一趟乘車旅行中得到那么多的乐趣，好像他是在为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而奔波一样。

“賞心悅目的風景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打垮了烟囱頂，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触一触帽沿敬个礼。

“我想你一生一世除了烟囱頂和磚头和灰泥，就几乎沒有見过别的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着，微微一笑。

“我可不是一直是个擦靴子的，先生，”維勒先生搖一搖头說。“我从前做过貨車夫的下手。”

“什么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我最初不顾前后地到社会上来，跟它的困难玩‘跳背’的时候，”山姆回答。“开头我做运貨店的学徒；后来是貨車夫的学徒，后来是助手，后来当擦靴子的。現在我是一位紳士的佣人。說不定哪一天我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紳士，嘴里銜着一根烟斗，后园子里有一座凉亭。誰知道？即使那样，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你眞是个哲学家，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相信那是我們家傳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我的父亲对于这一門很有一手的。假使我的后娘駡他，他就吹吹口哨。她动了火，折断了他的烟袋；他就出去再买一根。后来她嘰里哇啦地大叫大嚷，发起歇斯底里来；他呢，非常舒服地抽抽烟，直等她慢慢儿地又平靜下来。这是哲学呵，先生，是嗎？”

“无論如何是个非常好的哲学代用品，”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着。“在你的顚沛的生活里，这一定对你有过很大的用处呢，山姆。”

“用处嗎，先生，”山姆喊了起来。“可以这么說吧。我从运貨店跑出去之后，还沒有到貨車夫手下做事之前，我住过十四天沒有床鋪的樓房。”

“沒有床鋪的樓房？”匹克威克先生說。

“对——滑鉄卢桥的干燥的拱道里呵。頂呱呱的睡觉的地方——无論离哪个办公厅都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假使还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那就是那地点未免太透風了一点儿。我在那里見过些古怪事情啊。”

“啊，我想你是見过些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很有兴味的样子。

“那些事情呀，先生，”維勒先生继續說，“会把你的仁慈的心戳个对穿眼儿。那里沒有正正式式的流浪者；你放心，他們可沒有傻到那种地步。在这一行上还沒有出头的年輕叫化子、男的和女的都有，有些时候到这里来住宿；但是平常都是精疲力尽的、挨餓的、无家可归的可怜虫，蜷縮在这荒凉的地方的黑角落里——这些可怜的家伙睡不起两便士的绳子呵。”

“請問，山姆，两便士的绳子是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两便士的绳子嘛，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就是便宜的樓房

呵，那里的床鋪是两便士一夜。”

“那他們为什么把床鋪叫做绳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嗳呀，你眞是什么都不懂，先生，并不是床鋪叫做绳子，”山姆回答。“开旅館的老板和老板娘，他們最初做生意的时候都是把床攤在地板上；可是这样賺不了什么錢，因为住宿的人并不是公道地睡两便士的覚就拉倒，常常是在那里躺半天。所以现在就用两根绳子横在房間里，隔开大約六呎、离地大約三呎，把粗麻袋做的床鋪攤在上面。”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維勒先生說，“这个法子的好处是明明白白的。每天早上六点钟，他們就松了一头的绳子，于是住宿的人統統滚下了床。这么一来他們都完全醒过来了，就乖乖地爬起身走掉！对不起，先生，”山姆突然打住他的滔滔不絕的話头，說，“这里是圣爱德門德坟堆了吧？”

“是啦，”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馬車在一个繁荣而清洁的美丽小鎮里鋪着石子的平整的街道上軋軋地走过，停在一条寬大空曠的街上的一家大旅館門口了，差不多就对着一座古旧的修道院。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抬起头来，“这就是安琪儿飯店！我們在这里下車，山姆。但是要小心一点儿。开一間私人房間，也不要提我的名字。你懂得吧。”

“你放心，先生，”維勒先生回答，領会地霎一霎眼睛；于是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旅行箱从他們在伊頓斯威尔搭車的时候匆匆塞进去的行李厢拖了出来，就执行他的任务去了。很快开了一間私人房間；并且毫不耽擱地請了匹克威克先生进去。

“那末，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第一桩要做的事情

是——"

"叫飯来，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已經很不早了，先生。"

"啊，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看表。"你說得对，山姆。"

"假使我不妨劝你的話，先生，"維勒先生接着說，"我主張先好好地歇一夜，明天早上再打听那个阴險的家伙。先生，正像那个女侍者喝一'蛋杯'鴉片精的时候說的，养生之道莫过于睡覚了。"

"我想你的話不錯，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首先要弄确实他是在这里，并且不至于走掉。"

"这让我来，先生，"山姆說。"让我給你叫一客舒舒服服的飯，趁着預备飯的时候我就到下面去打听；我只要五分钟就能够把擦靴子的人心里的秘密統統挖出来的，先生。"

"就这么办，"匹克威克先生說，于是維勒先生立刻退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匹克威克先生坐在桌上非常滿意地用起飯来；过了三刻钟，維勒先生回来了，說是查尔斯·菲茲—馬歇尔先生吩咐把他的私人房間留着，等他将来不要的时候再通知。他今天晚上要到附近的一家公館里去玩，他吩咐擦靴子的熬着夜等他回家，并且带了他的佣人一道去的。

"那末，先生，"維勒先生报告完他的消息之后表示說，"假使我明天早上能和这个用人談一談，他就会把他主人的事情統統告訴我的。"

"你怎么知道呢？"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

"嗳呀，你眞是，先生，用人們老是这样的呀，"維勒先生回答。

"啊呀，我倒忘了这一点，"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吧。"

“然后你就可以布置一个最好的办法，先生，我們就照着行事。”

因为这似乎是最好的法子了，所以最后意見一致了。維勒先生在主人的允許之下去随自己的意思消磨这一夜；他不久就被聚集在酒吧間里的众人一致推举做了主席，而他执行这个可敬的职务的成績使那些酒客們非常滿意，所以他們的哄笑和贊許的喧声竟透进匹克威克先生的臥室，以致把他的正常休息时間縮短了至少三个钟头。

第二天一清早，維勒先生正在用半便士的淋浴(他把这錢給了一个在馬厩里做事的青年僕人，叫他用水龙头冲他的头和臉)驅除昨夜的暢飲的狂热的殘余，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穿桑子色僕人衣服的青年人，他坐在院子里一張板凳上，带着出神极了的神情讀一本像是贊美詩集的书，但是时时对水龙头下面的人偷看一眼，像是对于他这行为感到相当的兴趣。

“你这家伙看上去倒古怪哪，你这家伙！”維勒先生的眼睛第一次碰到那穿桑子色衣服的陌生人的眼光的时候，心里就这么想。那家伙有一张大而丑的病色的臉，深陷下去的眼睛，一顆特别大的脑袋，上面生了一大把又直又长的黑头发。“你是个古怪家伙！”維勒先生想；这么想着，他继續冲洗着，也就沒有再介意他了。

那人的眼光还是不断地从贊美詩集上移到山姆身上、又从山姆身上移到詩集上，像是想开始談話似的。所以最后，山姆为了給他一个机会，就亲昵地点一点头說——

“你好嗎，老兄？”

“托福，我很好，先生，”那人說，很慎重的样子，一面掩上书。“我希望你也很好吧，先生？”

“嘿，我要不是像个会走路的白兰地酒瓶，今天早上也就完全不会这么站不稳了，”山姆回答。“你是住在这店里的嗎，老朋友？”

桑子色的人回答說是。

“怎么你昨天夜里沒有跟我們一块儿喝酒？”山姆問，用毛巾擦着臉。“你看样子是很快活的——就像一条活鰌魚在石灰罋子里一样愉快哪，”維勒先生低声加上一句。

“昨天夜里我跟我主人出去了，”那陌生人回答。

“他叫什么？”維勒先生問，由于突然一陣兴奋、再加上毛巾的洗擦，臉上通紅了。

“非兹·馬歇尔，”桑子色的人說。

“把手伸給我，”維勒先生說，走过去；“我要結識結識你。我欢喜你的相貌，老朋友。”

“啊，这倒奇怪啦，”桑子色的人說，态度显得非常坦白；“我也非常欢喜你的样子，所以我剛一看見你在龙头下面的时候就一直想和你談話。”

“眞的嗎？”

“的的确确。你看这奇怪不奇怪？”

“少有少見。”山姆說，因为这陌生人的温和态度心里暗暗替自己高兴。“你叫什么呀，我的老兄？”

“乔伯。”

“这眞是非常好的名字——唯一的不能起渾号的名字。姓呢？”

“特拉偸，”陌生人說。“你呢？”

山姆記得主人的关照，就回答說。

“我姓华卡；我的主人是維尔金斯。今天早晨想喝点儿什么

嗎，特拉倫先生？”

特拉倫先生同意了这个可喜的提議；把书放在上衣口袋里，陪着維勒先生到酒吧間，不久就在那里尝起一只白鉄壶里用不列顚杜松子酒和芬芳的丁香汁調成的混合飲料来。

“你們住的房間怎么样？”山姆問，又給他的同伴倒上第二杯。

“坏，”乔伯說，咂着嘴，“非常之坏。”

“你是說着玩的吧？”山姆說。

“是眞話，的确的。还有更坏的哪，我的主人要結婚了。”

“沒有的事。”

“眞的；还有更坏的哪，他要同一个非常有錢的女承继人从寄宿学校逃走啦。”

“多么凶暴的人呀！”山姆說，重新斟上同伴的杯子。“是这鎮上的什么寄宿学校吧，我想，是不是？”

虽然他提出这个問题的声調是显得再无所謂不过的，可是特拉倫先生以种种手势明明白白地表示他已經覚察到他的新朋友急于要引出他的回答了。他喝干了杯子，对他的同伴詭秘地看看，把两只小眼睛輪流地霎霎，最后把手臂一揮，像是在旋一只想像中的唧筒的把子；表示他认为自己是在被塞繆尔·維勒先生盘問着。

“不行，不行，”特拉倫先生到底說了，“这可不能告訴大家。这是个秘密——一个大秘密，华卡先生。”

桑子色的人这么說着的时候，把杯子倒过来放着，作为提醒他的同伴，他已經沒有解渴的东西了。山姆注意到这个暗示；并且感覚到这里面所包含的难于启齿的态度，就叫把白鉄壶重新盛满，桑子色的人听到这話眼睛发了亮。

“那末說是个秘密？”山姆說。

“我想这当然是的罗，”桑子色的人說，啜着酒，臉上显出滿意的神情。

“我想你的主人是很有錢的吧？”山姆說。

特拉偸先生微微一笑，用左手端着杯子，右手伸到他的桑子色的不可名状的衣服的口袋上一淸二楚地拍了四下，像是表示，假使他的主人照样的拍拍口袋，也是不会有錢币的釘鐺声使人惊訝的。

“啊，”山姆說，“原来是这样的，是嗎？”

桑子色的人含有深意地点点头。

“罢了，那末，老朋友，”維勒先生劝諫地說，“你假使让你主人騙了这个小姑娘，你不覺得你自己眞是混賬嗎？”

“我知道的，”乔伯·特拉偸說，做出一張深深悔恨不迭的臉色对着他的同伴，并且微微地叹气。“我知道的，而且这正是使我心里难过的地方。可是我怎么办哪？”

“怎么办！”山姆說；“告訴学校里的女先生，丢掉你的主人。”

“誰会相信我呀？”乔伯·特拉偸回答。“年輕的小姐是被人家认为天眞和謹愼的化身的。她会否认，我的主人也会这样。誰相信我呢？我要失掉飯碗，还要吃个阴謀或者什么的官司；我要有什么举动，就只会得到这些結果。”

“这話倒有点道理，”山姆說，沉思着；“这話倒有点道理。”

“假使我知道哪位可敬的紳士願意管这件事，”特拉偸先生继續說，“那还有阻止这私奔的一綫希望；但是这里还是那个問題，华卡先生，还是那个問題。在这陌生的地方我一个人也不认識；纵使我认識，十个里面还不知有沒有一个会相信我的話呢。”

“这儿来，”山姆說，突然跳起来抓住桑子色的人的手臂。“我

的主人倒是你所需要的人，我想。”乔伯·特拉偸略微抗拒一下之后，山姆就把这位新結交的朋友領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里，向他引見了一下，并且把上述的談話又簡略地說了一說。

“我覺得背叛我的主人是非常难过的，先生，”乔伯·特拉偸說，把一条大約三吋見方的粉紅色的格子花手絹擦擦眼睛。

“这种感情給予你很大的光荣，”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那是你的責任呵。”

“我知道是我的責任，先生，”乔伯很热情地回答。“我們都应該努力尽我們的責任，先生；我也謙卑地努力尽我的責任，先生；但是背叛主人是很为难的事情呵，先生，纵使他是个流氓，你总是穿他的衣服、吃他的面包呵，先生。”

“你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大为感动了，“是个很忠实的人。”

“罢了，罢了，”山姆插嘴說，他看特拉偸先生的眼泪看得很不耐煩了，“去你的洒水車的玩意儿吧。那是沒有用处的，沒有用处的。”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責备地說，“我眞不高兴，你居然这样一点也不尊重这年輕人的感情。”

“他的感情原是很好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就是因为这么好，所以失掉了很可惜，我覺得他最好还是把它保存在心里，不要让它在热水里蒸发掉，尤其是因为那并沒有用处。眼泪决不能开一只钟，或者开一部蒸气引擎呀。年輕人，下次你跟抽烟的伙伴在一块儿的时候，把我这話装在烟斗里吧①，現在你且把这块粉紅的柳条布塞在口袋里。它可不怎么漂亮，你用不着

① 装在烟斗里抽抽，意即好好想一想。

像个走绳索的人似的尽揮着它。"

"我的僕人的話是对的，"匹克威克先生对乔伯說，"虽然他表現他的意見的方式有点儿不客气，間或还有点儿不好懂。"

"不錯，先生，他是对的，"特拉偸先生說，"我再不这样了。"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寄宿学校在哪里？"

"那是一座很大的、古旧的、紅磚头的房子，就在城外，先生，"乔伯·特拉偸先生回答。

"什么时候呢，"匹克威克先生說，"什么时候实行这个下流的計划呀——什么时候实行私奔呀？"

"今天夜里，先生，"乔伯答。

"今天夜里！"匹克威克先生叫。

"就在今天夜里呵，先生，"乔伯·特拉偸回答。"所以我才这样着慌。"

"必須采取紧急的办法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馬上去見那学校里的女校长。"

"請你原諒，先生，"乔伯說，"这个办法决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匹克威克先生問。

"先生，我的主人是非常狡猾的人哪。"

"我知道他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博得了那老太太那么大的寵爱，"乔伯继續說，"說他什么坏話她都不会相信的，纵使你跪在地上賭咒也不行；尤其是你又沒有証据，不过是听了一个用人的話，她以为这用人一定是犯了什么过失被辞退了，所以說这話来报复。（我的主人一定会这样說。）"

"那怎么才好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只有在私奔的时候当場捉住他，才能叫老太太相信，先

生，"乔伯回答。

"这些老猫儿都是要把头撞到里程碑上才算数，"維勒先生說，作为插句。

"但是要在私奔的时候当場捉住他，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知道，先生，"特拉偸先生想了一会儿之后說。"我想也許是很容易办到的。"

"怎么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詢問。

"哪，"特拉偸答，"因为已經串通了两个用人，所以十点钟的时候我的主人和我先躲在厨房里等大家睡了之后，我們就从厨房里出来，小姐就从臥室里出来。門口先叫了輛馬車等着，我們上車就走。"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所以，先生，我想假使你在后花园里候着，你一个人在候着——"

"一个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为什么要一个人？"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乔伯回答，"只要有办法，老太太是不願意让这样煞風景的事情当众出丑的，所以人越少越好。还有那个小姐，先生，——你想想她的心情吧。"

"你这話很对，"匹克威克先生說。"这种顾虑証明你的感覚是精細的。說下去；你很对呵。"

"哪，先生，我想要是你单独一个人在后花园里候着，我就开門让你进去——那門就通到园子去，門里是一条过道——在正十一点半的时候，你一定要正在这时候来帮我破坏这个坏人的計划，說到这坏人，他害得我好苦呵。"

特拉偸先生深深地叹起气来。

"不要难过吧，"匹克威克先生說，"你的地位虽然低，他要是有一点儿你这种可貴的优美的感情的話，我对他倒还有些希望了。"

特拉偸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而且不顧維勒先生先前的劝告，又眼泪汪汪的了。

"我从来沒有見过这种家伙，"山姆說。"他脑袋里要不是有一根大自来水管子一直开着，我就該死。"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很严厉地說，"住嘴。"

"很好，先生，"維勒先生答。

"我不欢喜这个計划，"匹克威克先生深思熟虑了之后說，"为什么我不能和那小姐的朋友們商量商量呢？"

"因为他們住在离这里一百哩远的地方哪，先生，"乔伯·特拉偸回答。

"那就沒話可說了，"維勒先生在旁边說。

"再說，"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那花园我怎么进得去呢？"

"墙是很低的，先生，你的用人也可以扶着你上去呀。"

"我的用人可以扶我上去，"匹克威克先生机械地說。"你是一定在你所說的那扇門的附近嗎？"

"不会弄錯的，先生；那是通园子的唯一的門。你听見钟敲了之后就輕輕地拍拍門，我馬上就开。"

"我不欢喜这个計划，"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旣然沒有别的法子，而那位小姐的一生幸福就在此一举，我只好采取了。我一定到那里去。"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內在的好心第二次使他卷进一种冒險中去了。他对这原本是极其願意离得远远的。

"那座房子叫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

"西門大厦，先生。你走到鎮市尽头的时候向右边略微走几步；它是孤另另的，离馬路沒多远，大門口的銅牌子上刻了名字。"

"我知道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从前在这鎮上看到过。你放心好了。"

特拉偸先生又鞠了一个躬，轉身要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塞了一个金币在他手里。

"你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佩服你的心地好。不要謝了。記住——十一点钟。"

"不用害怕，我不会忘記的，先生，"乔伯·特拉偸答。說了这話，他就走出房間，山姆跟着他。

"喂，"后者說，"这么哭哭啼啼倒是个好主意呀。这么好的条件，我也要哭得像大雨天的水管子了。你是怎么搞的？"

"那是发自內心的，华卡先生，"乔伯庄严地間答。"早安，先生。"

"你是个沒用的家伙呵，你是；——我們到底把你的話都掏出来了，"乔伯走开的时候維勒先生想。

涌上特拉偸先生脑子里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們說不出，因为我們不知道。

昼尽夜来，快十点钟的时候，山姆·維勒报告說，金格尔先生和乔伯一道出去了，他們的行李已經打好，并且已經叫了一部馬車。阴謀显然是在进行了，正如特拉偸先生所預言的。

十点半了，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出发去执行他的艰难的任务的时間。他拒絕了山姆叫他穿上大衣的体貼，为了可以减少爬墻时候的不便，就带了山姆出发。

月亮很好，只是掩在云层后面。是个晴朗干燥的夜晚，不过

特别地黑。小路、籬笆、田野、房屋和树木，都包圍在濃重的黑影里。空气又热又郁悶，夏季的閃电在天边微弱地顫动着，而这是这种包裹着万物的沉悶的阴暗之中唯一变动着的景物：声音一点儿也沒有，除了远处有一只不安的看家狗的吠声。

他們找到了那座房子，看了銅牌子，繞着墻走到園子后面。

"你帮我爬过墻之后你就回旅館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先生。"

"你不要睡，一直等到我回来。"

"自然罗，先生。"

"抱住我的腿；我說'上'，你就輕輕地把我举上去。"

"是啦，先生。"

做好这些事先准备，匹克威克先生就抓住墻頂，說了一声"上"，这話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也不知道是他的身体像他的头脑一样有点儿彈性呢、还是維勒先生心目中的輕輕的一推比匹克威克先生所想的粗卤了些，总之，他帮忙的結果是一摞就把这位不朽的人物完全送过了墻，压坏了三棵醋栗和一棵玫瑰之后，終于直挺挺地落在下面的花圃里了。

"你沒有使自己受了伤吧，我希望，先生，"山姆看見他的主人这么神秘地消失在墻的那边，吃惊之余連忙用出声的耳語这样說。

"我当然沒有使自己受了伤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在墻那边回答，"但是我想倒是你使我受了伤了。"

"我希望不至于吧，先生，"山姆說。

"沒有关系，"匹克威克先生說，爬起身来。"不过划破了几块皮。走吧，不然我們要被人听見了。"

"再会了，先生。"

"再会。"

山姆·維勒跨着偷偷掩掩的步子走了，把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丢在园子里。

灯光时时从这座房子的这个或那个窗戶里透出来，或者从楼梯口射出来，像是里面住的人們正睡覚去。匹克威克先生因为不想在时候沒到之前太靠近那扇門，就蹲在一个墙角里等着。

这是一种很可能叫許多人丧气的情景。然而匹克威克先生旣不丧气，也不忧虑。他知道在基本上他存心是好的，而且他对于高尚的乔伯是絕对信任的。很沉悶，这是的确的；虽不說阴慘；但是一位用脑筋的人总能够在沉思默想上花費些时間的。匹克威克先生思索得打起瞌盹了，邻近的教堂的钟声惊醒了他，钟声和諧地响着——是十一点半。

"时候到了，"匹克威克想，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抬头看看房子。灯光已經沒有了，百叶窗已經关上了——都上床了，无疑的。他踮着脚尖走到門口，輕輕地敲一下。过了两三分钟并沒有任何回答，他就稍微重了一点再敲一下，后来更重一点儿又来了一下。

終于听見楼梯上有脚步声了，随后从钥匙孔里透出了蜡烛光。解鏈子拔門閂地大費了一番手脚，于是門慢慢地打开了。

門是向外开的；它越开越大，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它后面越退越远。他小心地伸出头来偷偷一看，眞是吃惊不小：开門的不是乔伯·特拉偷，却是一个手里拿着蜡烛的女僕！匹克威克先生用那位可佩的傳奇剧演員笨拙[①]躲着在等待拿了乐器白鉄箱的扁

① 笨拙(Punch)为Punchinello之簡称，是一出非常通俗的滑稽傀儡戏中的男主角，是一个駝背、长着鷹鈎鼻子的人。这戏源出意大利，十八世紀初傳入英国，盛行至十九世紀。

头滑稽家的时候所显出的神速，縮回了头。

"一定是猫，莎拉，"女僕对房子里面的什么人說。"嘶，嘶，嘶——咪，咪，咪。"

但是并沒有一头畜生被这些奉承驅出来，女僕就慢慢关了門，重新閂好；丢下匹克威克先生笔直地貼在墙上。

"这眞奇怪啊，"匹克威克先生想。"我想他們今天是睡得比平常晚吧。他們偏偏选了今天来做这种事情，眞是不幸极了——再不幸也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想着，又小心地回到他先前躲着的墙角里，以便到他认为安全的时候再去做暗号。

他在这里还沒有等上五分钟，先是电光一閃，接着是霹靂的一声雷从远处夹杂着可怕的轰隆轰隆和軋啦軋啦的声音滚过去了——然后又发出閃电，比第一次更亮，又是一声雷。比第一次更响；然后雨来了，又凶險又猛烈，几乎要冲掉它所碰到的一切。

匹克威克先生十分明白树木在打雷下雨的时候是个很危险的邻人。他右边正是一棵树，左边也是一棵树，前面一棵，后面又是一棵。假使他留在这里，也許要成了偶然事件的牺牲；假使他在园子中央露了面的話，也許人家会把他交給警察；他試着爬了一两次墙，可是这次除了自然給予他的两只脚之外沒有其他的东西了，他挣扎的結果只是使膝头和脛骨添了許多非常令人不快的磨擦的伤痕和使他搞得渾身大汗而已。

"多么可怕的处境呵！"匹克威克先生說，費了一陣力气以后，歇下来擦額头上的汗。他抬头看看房屋——全部漆黑。現在他們一定是上了床啦。他要再試一試暗号。

他踮着脚尖走过湿淋淋的石子路，輕輕地敲門。他屏住呼吸，凑着钥匙孔静听。沒有回答；古怪得很。又敲一下。又听。里面有一声低低的耳語，然后一个声音喊——

"誰呀？"

"这不是乔伯呵，"匹克威克先生想，連忙又把身体貼紧在墙上。"是个女人。"

他剛下了这个結論，楼上的一扇窗子就推开了，三四个女人声音重复了这句問話——"誰呀？"

匹克威克先生手也不敢动，脚也不敢动。显然是整个学校都被惊动了。他决定留在那里等这番惊扰平靜下去：然后用超自然的努力爬过墙，或者在努力爬墙的当中跌死。

正像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切决定一样，这个决定也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所可能做到的最好的了；但是，不幸得很，这决定所根据的是她們不敢再开門了。而他听到解鏈子拔門閂的声音，看見門慢慢推开，而且越开越大，这时候他是何等地狼狽呵！他一步一步地退縮到角落里，可是无論怎样，他的身体还是妨碍了門开到最大的限度。

"誰呀？"里面的楼梯口冲出了这一声許多最高音的合唱，这里包括学校的老处女校长、三个女教員、五个女僕和三十个女寄宿生，全都沒有穿戴整齐，头上都带着像树林子一般的卷发紙。

匹克威克先生当然不說是誰；于是合唱的叠句变成——"天呀！吓死我了。"

"厨子，"那位女修道院住持說，——她謹愼地站在楼梯的頂上，在大家的最后面——"厨子，你为什么不稍微向园子里走几步？"

"对不起，太太，我不願意，"女厨子回答。

"天哪，这厨子眞是个笨东面呀！"三十个寄宿生說。

"厨子，"女住持說，非常威严的样子；"請你不要还嘴。我一定要你馬上到园子里看看。"

这时厨娘哭起来了，女僕說这眞“丢臉”！因为这句偏袒同伙的話，她当場受到了一个月之后歇工的通知。

“你听到沒有，厨子？”女住持說，发急地頓着脚。

“你有沒有听見女主人的話呀，厨子？”三位教师說。

“这厨子多么老臉皮呵！”三十个寄宿生說。

不幸的厨子被这样地硬逼着，向前走了一两步，把蜡烛拿在偏偏叫她什么也看不見的地方，然后就說外面什么都沒有，一定是風。因此門正要重新关上了，这时，一个在門縫里窺探的好奇的寄宿生忽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馬上，厨子、女僕和所有比較胆大的都給叫回来了。

“史密索斯小姐怎么啦？”女住持說，这位史密索斯小姐发起足有四个小姐那么大的力气的歇斯底里来了。

“天哪，史密索斯小姐，好宝貝呀，”其余的二十九个寄宿生說。

“啊，男人——男人——在門背后！”史密索斯小姐尖声叫。

女住持一听到这可怕的叫喚，立刻退縮到自己的臥室里，把門上了双鎖，舒舒服服地暈过去了。寄宿生們、教員們和僕人們，都倒退到楼梯上，挤做一堆；从来沒有見过这样的尖叫、暈厥和推挤。在混乱之中，匹克威克先生走出他躲藏的地方，在她們中間出現了。

“女士們——亲爱的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他說我們是亲爱的，”最老最丑的一个教員喊。“啊，这渾蛋！”

“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大吼說，由于他的处境的危險使他不顧一切了。“听我說。我不是强盗。我要找这里的主管人。”

“啊，多凶的恶人呵！”另外一个教員尖声叫。“他要找湯姆

金斯小姐！”

全体尖叫起來。

“来人，拉警鈴呀！”成打的声音喊。

“不要——不要，”匹克威克先生叫。“看看我。看我像不像强盗！我的亲爱的女士們——你們可以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可以把我鎖在密室里，随你們的便。只要你們听听我必須說的話——只要听我說說。”

“怎样会到我們的园子里来的？”女僕結結巴巴地說。

“叫这里主管的人来，我把一切告訴她——一切！”匹克威克先生用尽肺部的最大力量說。“叫她来——你們只要安安靜靜的，叫她来了，你們就会知道一切了。”

也許是由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样子，也許是由于他的态度，也許是由于想听一听包在神秘之中的东西的誘惑力吧——这对于一个女性的心是如此地不可抗拒的——使得其中一部分比較有理性的（有四个人）比較鎮靜些了。她們提議，为了考驗匹克威克先生的忠誠，他应該立刻受一点儿拘束；这位紳士同意了在走讀生挂軟帽和三明治口袋的壁橱里面隔着栅門和湯姆金斯小姐开談判，他立刻自动走了进去被牢牢地鎖了起来。这样使其余的女人們都复活了；于是带来了湯姆金斯小姐，开始談判。

“你在我的园子里干什么，你这男人？”湯姆金斯小姐說，是怯弱的声音。

“我来警告你，你的年輕的小姐們有一个今夜里要私奔，”匹克威克先生从壁橱里面回答。

“私奔！”湯姆金斯小姐、三位教員、三十个寄宿生和五个女僕，都呼喊說。“跟誰？”

“你的朋友，査尔斯·菲茲—馬歇尔先生。”

"我的朋友！我可不认得任何这样的人。"

"哦；那末就是金格尔先生。"

"我一辈子也沒有听过这个名字。"

"那末是我受騙了，上了当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做了一个阴謀的犧牲——一个卑劣下流的阴謀。叫人到安琪儿飯店去問吧，我的亲爱的女士，假使你不相信我的話。到安琪儿飯店去找匹克威克先生的男用人吧，我求你，女士。"

"他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他手下有男用人哪，"湯姆金斯小姐对那教习字和算学的女教师說。

"我的意見是，湯姆金斯小姐，"那教习字和算学的教师說，"是他的男用人看管着他。我想他是个瘋子，湯姆金斯小姐，那一个就是管他的人。"

"我覺得你这話很对，格茵小姐，"湯姆金斯小姐答。"两个用人到安琪儿去，其余的留下来保护我們。"

所以两个女僕被派到安琪儿找塞繆尔·維勒先生去了，剩下的三个留下来保护湯姆金斯小姐、三位教員和三十个寄宿生。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壁橱里在三明治口袋的丛林下坐了下来，拿出他的全副哲学和剛毅，靜候回音。

过了一个半钟头，去的人才回来了，他們回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听出除了塞繆尔·維勒先生的声音还有两个人的声音，声調很耳熟，但是无論如何也想不起是誰。

接着举行了很短的一場談話。鎖着的門开了。匹克威克先生跨出壁橱，发現他的面前是西門大厦的全体人員、塞繆尔·維勒，还有——老华德尔和他的未来的女婿特倫德尔先生！

"我的亲爱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奔过去握住华德尔的手，"我的亲爱的朋友，請你看在老天面上对这位女士解釋一下

我所处的不幸的和可怕的处境吧。你一定已經听我的当差的說过了；請你說，无論如何，我的好朋友，說我既不是强盗也不是瘋子。"

"我已經这么說过了，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已經这么說过了，"华德尔先生答，握着他的朋友的右手，同时特倫德尔先生握着他的左手。

"那种話，不管是誰說的，是誰在說，"維勒先生走上一步插嘴說，"总是胡說八道，差得远哪，正好相反，完全相反的。假使这屋子里有什么男人說过那种話，我很高兴就在这个房間里給他們一个很有效力的証明，让他們知道他們是錯的，只要这些非常可敬的太太們让开一点儿，叫他們一个个地上来吧。"維勒先生口若悬河地发表了这个挑战之后，用他的捏紧的拳头使勁捶了一下摊开的手掌，对湯姆金斯小姐有趣地霎霎眼睛：她呢，听他說到在西門女塾的校舍里面可能有什么男人，簡直恐怖得形容不尽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釋有一部分是已經說过的，所以很快就結束了。但是无論是和朋友們一路走回去的时候，或是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吃他所极其需要的晚飯的时候，从他嘴里連一句話都引不出来。他像昏了头。有一次，仅仅这一次，他扭过去对华德尔先生看看，說：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特倫德尔和我第一桩事是到这里痛痛快快打一場猎的，"华德尔回答說。"我們今天夜里到，意外地听到你的当差的說你也在这里。但是我很高兴你在这里，"愉快的老头子說，拍拍他的背。"我很高兴。第一我們可以結成快活的伴侣了，我們还可以給文克尔另外一个机会呢——呃，老朋友？"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他甚至也沒有問候在丁格来谷的朋友們，不久就去睡了，关照山姆假使他按鈴的話就去端蜡烛。

到相当的时候鈴果然响了，維勒先生走了去。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从被子里伸出头来对外看着。

“先生，”維勒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停住不說什么了，維勒先生把蜡烛心剪了剪。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又說，像是在拚命地努力。

“先生，”維勒先生又說了一声。

“那个特拉偸在哪里呢？”

“乔伯嗎，先生？”

“是的。”

“走了，先生。”

“跟他的主人一道吧，我想？”

“不管是朋友还是主人，还是什么，总之他是和他一道走了，”維勒先生回答。“他們是一对呵，先生。”

“金格尔疑心到我的計划，就叫那家伙用这个故事騙你，我想是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几乎哽咽了。

“正是这样，先生，”維勒先生答。

“那当然全是扯謊的罗？”

“全是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干得好，先生，滑头得很。”

“我想他下回总不能这么容易就逃过我們的了，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想是的，先生。”

“我只要再碰到这个金格尔，不管在哪里，”匹克威克先生說，从床上撑起身子，使劲一击就把枕头捶成凹形，“我除了叫他受到ि有应得的揭露之外，还要揍他。我要揍他，不然我不姓匹

克威克。”

“随便什么时候我要是抓到那黑头发的垂头丧气的小子，”山姆說，“我要是不叫他眼睛里眞正淌些水的話，我就不姓維勒。夜安，先生！”

第十七章

說明在某些情形之下害風濕病有刺激創造才能的作用

匹克威克先生的体质虽然能够經得起很大的劳力和疲劳，却受不了前一章所說的在可紀念的夜里所受的那种几方面合攏来的打击。在黑夜露天里洗一个澡，又在壁橱里晾干，这种事情固然很特別，但是也危險。匹克威克先生害了風濕病倒在床上了。

但是这位偉人的体力虽然因此受了損害，他的精神却保持着以往的活力。他的元气是有彈性的；他的兴致恢复了。甚至連最近这个遭遇所引起的煩恼，也已經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任何諷喩那件事的話引得华德尔纵声大笑的时候，他居然能够陪着大笑，不气也不恼。不仅如此哪。在匹克威克臥病在床上的那两天之內，山姆是他的經常的陪伴。第一天，他努力用掌故和談話叫他主人开心；第二天，匹克威克先生要了他的写字桌、笔和墨水，于是埋头写了一整天。第三天，他能够在臥室里坐坐了，就派他的当差去送信給华德尔先生和特倫德尔先生，通知說假使他們今天晚上能到他那里喝酒的話，他就感激非常了。这

邀請他們极其乐意地接受了；当他們坐好了喝酒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羞态百出地拿出如下的小小的故事，說是他自己在这次臥病中間根据維勒先生的率眞的叙述的摘記"編輯"出来的。

教区里的书記

——眞情实爱的故事

"从前，在离倫敦很远的一个很小的村鎮上，有一个叫做那生聶尔·匹布金的小人儿，他是那小鎮上的教区书記，住在那小鎮的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子里，离那小教堂有十分钟的路程；可以看見他每天从九点到四点教小孩子們小小的学問。那生聶尔·匹布金是一个无害的好好先生，向上弯的鼻子，向里弯的腿子，眼睛有点儿斜，步子有点儿跛；他把时間分配在教堂和学校两方面，他眞的相信世界上再也沒有像副牧师那么聪明的人，像法衣室那样堂皇的房間，或者像他的神学校那样井井有条的学校。那生聶尔·匹布金曾經有一次，他平生也只有这一次，看見了一位主教——一位眞正的主教，胳臂上套着細麻紗袖子，头上装了假发。他是在坚信礼的时候，看見他走路，听到他說話的；而那生聶尔·匹布金在那重大时机是敬畏得如此厉害，上面說的那位主教把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暈了过去，被教区差役抱出了教堂。

"那生聶尔·匹布金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一个新紀元，唯一的一件竟把他的平静生活的止水扰乱了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晴朗的下午，他正在出一个复杂加法的大难題給一个犯过錯的頑童做，不知不覺的，在出神的状态之下，他的眼光离开石板往上一看，而眼光突然落在瑪丽亚·洛布斯的漂亮的臉孔上，她是街对过的大馬具店老板老洛布斯的独养女儿。那末，匹布金先生的眼光原本是在瑪丽亚·洛布斯的漂亮臉上落过許多次的罗，无

論在教堂里还是在别的地方；可是瑪丽亚·洛布斯的眼光可从来沒有显得像这次这样明亮，瑪丽亚·洛布斯的臉蛋也从来沒有显得像这次这样紅潤。所以难怪那生聶尔·西布金的眼光不能够离开洛布斯小姐的臉了；也难怪洛布斯小姐发現自己被一个青年人盯着，就从她探出头来的窗口縮回了头、关上窗子、拉下窗帘了；也难怪那生聶尔·西布金随即扑上去攻击那犯了过錯的頑童，把他痛痛快快地打一頓了。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沒有絲毫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

"可是，假使一个像那生聶尔·西布金先生这样怕羞、神經质、尤其是只有微薄的收入的人，居然从此以后想娶那凶恶的老洛布斯的独生女儿，贏得她的心，那才眞是奇怪的事情哪！老洛布斯是大馬具店的老板，他只要笔一揮就可以买下整个村子，决不把它当一回事——老洛布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堆一堆的錢投資在附近大鎮上的銀行里——老洛布斯，据說有数不清說不尽的宝物藏在一只有很大的钥匙孔的小小的保險箱里，放在后房里的大炉架上——老洛布斯，大家都知道的，到举行宴会的时候就拿出純銀的茶壶、奶油罐、糖缸来装飾桌面，并且他常常得意地吹嘘說等他女儿找到心上人的时候，就把这給女儿做陪嫁。我再說一遍，假使那生聶尔·西布金竟这样的冒失，敢斜着眼睛向这边看，那眞是可惊极了、奇怪极了的事。但是，恋爱是盲目的，而那生聶尔的眼睛原本是斜的，也許是这两点都有关系，使得他看不清事情的眞相了。

"嘿，假使老洛布斯猜疑到那生聶尔的私情，哪怕是一絲一毫，他就会把那学校的屋子削成平地，或者把学校的主持从世界上消灭掉，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凶恶和狂暴的慘事来；因为只要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的时候，或者他火性上来的时候，洛布斯就

是个可怕的老恶魔。天哪！他申斥那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徒弟的偷懒，那成串的咒駡像雷声似地轰隆轰隆滚到对街，吓得那生聶尔·匹布金渾身发抖，那些小学生吓得头发都倒竪在头上。

"哼！可是从此以后，每天学校放了学小学生都走了以后，那生聶尔·匹布金就独自坐在靠街的窗口，一面装做讀书的样子，一面斜着眼睛向对街找瑪丽亚·洛布斯的明亮的眼睛；他这么坐了沒有多少天，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在楼上一个窗戶里出现了，显然也是在专心致力地讀书。这可叫那生聶尔·匹布金乐了。他們好几个钟头一起坐着，那眼睛下去的时候他就看那張漂亮臉孔，这眞有意思哪；可是瑪丽亚·洛布斯抬起眼睛不看书，向那生聶尔·匹布金那边一瞟的时候，他的快乐和爱慕眞是沒底了。最后，有一天，那生聶尔·匹布金知道老洛布斯不在家，就冒冒失失地向瑪丽亚·洛布斯送了个飞吻，瑪丽亚呢，非但沒有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而且也向他送了个飞吻，还微微一笑。根据这个，那生聶尔·匹布金就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要把他的感情进一步发展，不再耽擱。

"比馬具店老板的女儿瑪丽亚·洛布斯更美的步态、更暢快的心、更迷人的有着酒窩的臉、更漂亮的身材，这世界上，这由于它們而生色不少的世界上，是从来沒有过的。她那亮晶晶的眼睛里有一种恶作剧的閃光，就是远远赶不上那生聶尔·匹布金那么多情善感的人，也要被刺穿了心；她的欢笑里有这么一种輕快的声音，使得最严厉的厌世者听了也要微笑。連老洛布斯，哪怕是正在发凶恶的性子，也擋不住他的漂亮女儿的哄騙；她要是和她的表妹凱特——一个狡猾的、大胆的、迷人的小家伙——拚命向老头子要求什么的时候（老实說，她們是常常这样做的），他什么也不忍心拒絕，哪怕她們向他要一部分那藏在鉄保險箱

里不見阳光的数不清說不尽的宝貝，他也会給。

“有一天，是夏季的黃昏，那生聶尔·匹布金在一片他不知散了多少次步的、常常一直蹓到天黑的田野里散步，而且想着瑪丽亚·洛布斯的美丽，这时他在这田野里看見了这迷人的年輕的一对，就在他前面一百来碼的地方，这时他的心就在胸膛里乱跳起来。他虽然常常想，只要碰到瑪丽亚·洛布斯，他就要活潑地走到她面前向她吐露出他的爱情，可是現在，她意外地在他前面了，而他的血却統統涌到了臉上，显然使他的腿受了很大的損害，使它們丧失了平常的那一份机能，尽是打抖。当她們停下来采籬笆上的花或者听鳥叫的时候，他也就停下来，装做专心一意在沉思的样子，而他也确实是在想着心思呢；因为他正在盘算，假使她們回头走的时候——她們到了时候必然要回头的呵——和他面对面地遇着了，那他到底怎么办。但是他虽然不敢接近她們，却又舍不得看不見她們；所以她們走得快他也走得快，她們徘徊他也徘徊，她們停下他也停下；这样一来，要不是凱特偷偷地回头看看，鼓励地招呼那生聶尔走到前面去，他們簡直会一直走到天黑了。凱特的态度里有种不能抗拒的东西，所以那生聶尔·匹布金就接受了这个邀請；他这方面紅了一大阵子脸，那调皮的表妹放纵地大笑了一陣之后，那生聶尔·匹布金就在有露水的草地上跪了下来，說他决心跪在那里永远不起身，除非答应他做瑪丽亚·洛布斯的爱人。听了这話，瑪丽亚·洛布斯的愉快的笑声在寂靜的黃昏里鳴响起来——可并沒有扰乱它；那是多么悦耳的声音哪——調皮的小表妹笑得比以前更放肆了，那生聶尔·匹布金脸更紅了。最后，瑪丽亚·洛布斯被这爱瘋了的小人儿逼得沒有办法了，就扭过头去，低声叫她的表妹說，或者竟是凱特自作主張說的，說她听了匹布金先生的話覚得很

荣幸；她的婚事和心呢，是由她父亲做主的；但是誰也不会不知道匹布金先生的价值。因为这些話都是非常庄严地說出来的，又因为那生聶尔·匹布金陪瑪丽亚·洛布斯走回家的时候又硬吻了她一下才分手，所以他上床睡覺的时候自以为是幸福的男子，整夜做着打动老洛布斯、打开鉄箱子、娶上瑪丽亚的好梦。

"第二天，那生聶尔·匹布金看見老洛布斯騎了他的灰色小馬出去了，那調皮的小表妹在窗口打了許多暗号，什么意思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之后，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过来了，他說主人今天整夜都不回来，小姐們請匹布金先生在准六点钟的时候去吃茶点。这天的功課是怎么教过去的，无論那生聶尔·匹布金或者小学生們，都跟我們一样地不清楚；但是功課总算是教完了，孩子們也走了，于是那生聶尔·匹布金就打扮起来，一直打扮到正六点才滿了意；用这么长的时間倒不是因为挑选穿的衣服，因为他并沒有衣服可以选擇；只是要把衣服穿得最得体，再加事先要把它們加以修补，这却不是一件不大困难或者不大重要的事情呵。

"那里有一伙很对勁的人，包括瑪丽亚·洛布斯和她的表妹凱特，还有三四个頑皮的、兴高采烈的、玫瑰色腮帮子的女孩子。那生聶尔·匹布金亲眼目睹地証明了关于老洛布斯的財宝的謠言并沒有言过其实。桌子上放了真正純銀的茶壶、奶油罐和糖盘子，还有攪拌茶的真銀調羹，喝茶的真磁杯子，还有裝糕餅和烤面包片的碟子，也是真磁的。在这整个房間里唯一刺眼的东西，就是瑪丽亚·洛布斯的另外一个亲戚，凱特的哥哥，瑪丽亚叫他'亨利'，这人像是要独占瑪丽亚似的，把她护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看見亲戚們之間的亲睦勁儿，原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那未免有点儿过份，叫那生聶尔·匹布金不得不这样想：假使瑪

丽亚·洛布斯对所有别的亲戚都像对这个表哥这样的关切，那她一定是一个特别欢喜亲戚的人了。而且，用过茶点之后，调皮的小表妹提議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不知怎么差不多总是那生聶尔·匹布金做瞎子，而每次他抓到那个表哥，就一定发現瑪丽亚·洛布斯是离他不远。虽然那調皮的表妹和别的女孩子們来搯他，扯他的头发，把椅子擋住他的路，等等，可是瑪丽亚·洛布斯从来沒有挨近过他；有一次——一次——那生聶尔·匹布金确确实实听到接吻声，接着是瑪丽亚·洛布斯的輕声的抗議和她的女朋友們的沒有完全遏制住的笑声。这一切都是古怪的——很古怪——假使那生聶尔·匹布金的心思沒有突然轉移到新的軌道上去的話，眞不知道他会不会干出什么来。

“把他的思想引到新的思路去的事情，是大門口发出的响亮的敲門声，而在大門口大声敲門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洛布斯，他出人意外地回来了，并且正在狠命地捶着，像做棺材的人似的：因为他急着要吃晚飯。那个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刚一报警之后，女孩子們就連忙輕輕上楼躲在瑪丽亚·洛布斯的卧室里，表哥和那生聶尔·匹布金就被塞进了起居間的两只壁橱里，因为沒有更好的藏身之处；瑪丽亚和那調皮的表妹把他們藏好、把房間收拾好之后，就开門把一直敲得沒有歇手的老洛布斯放了进来。

“倒霉的是，餓坏了的老洛布斯脾气坏得吓死人。那生聶尔听見他咆哮得像一只喉嚨痛的老獒犬；每逢那瘦腿子的不幸的学徒走进来，老洛布斯就一定要极其凶恶地并且像異教徒似的駡他，虽然他的目的也不过是发泄掉一些过剩的咒駡，好叫胸口舒服一点。終于，热出来的晚飯开在桌上了，老洛布斯正正經經大吃起来；不久吃完了，吻一吻女儿，叫拿他的烟斗来。

“自然是把那生聶尔·匹布金的两个膝头放得紧靠在一起的，但是他听見老洛布斯說要烟斗的时候，它們就互相敲打起来，像是各自想把对方弄成粉末；因为，就在他在里面站着的那个壁橱里，在两只鉤子上挂着一根棕色杆子銀斗子的烟袋，那是他亲眼看見这五年以来每天的午后和夜晚都一定銜在老洛布斯的嘴里的。两个女孩子跑下楼去找烟斗，跑上楼去找烟斗，各处都找遍了，除了她們知道烟斗所在的那个地方；同时老洛布斯就大发雷霆，火爆得不可思議。最后，他想到壁橱，就走了过去。像老洛布斯那么强壮的一个人在外拉，像那生聶尔·匹布金那样的小人儿在里面拉着有什么用？老洛布斯一把就拉开了門，发觉那生聶尔·匹布金笔直地站在里面害怕得从头到脚发抖。上帝保佑！老洛布斯揪住他的領子把他拖出来、伸直了胳臂抓住他的时候，那对恶狠狠盯着的眼光多么叫他胆寒呵。

“‘嘿，你这鬼东西在这儿干什么？’老洛布斯說，声音很可怕。

“那生聶尔·匹布金回答不出来，所以老洛布斯把他前后地搡了两三分钟，算是替他整理思想。

“‘你在这儿干么？’洛布斯吼似的說，‘我想你是来追求我女儿的吧，啊？’

“老洛布斯說这話是作为譏笑的：因为他决想不到那生聶尔·匹布金会狂妄到这步田地。他簡直憤慨万分了，当他听到那可怜的家伙回答說——

“‘是的，我是，洛布斯先生——我是为了追求你的女儿才来的。我爱她，洛布斯先生。’

“‘嘿，你这拖鼻涕的、歪臉的、矮小的恶棍，’老洛布斯喘吁吁地說，被这可怕的自白弄得瘫軟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再

对我說說看！見鬼啦，我勒死你。'

"要不是一个意外出現的人拦住老洛布斯的胳臂，那他眞会把这句狠話付之实行的；那个人就是那位表哥，他从他的壁橱里跨出来，走到老洛布斯面前，說——

"'这个沒有惡意的人，舅舅，是被邀請来的，而邀請他又不过出于女孩子們开玩笑，我不能允許他用非常高尙的态度来担当我应該負責而且也打算自白的罪过(假使是罪过的話)。我爱你的女儿，舅舅，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会見她。'

"老洛布斯听了这話，眼睛睜得非常之大，但是并不比那生聶尔·匹布金睜得更大呵。

"'是嗎？'洛布斯說，他終于能够开口了。

"'是的。'

"'我早已禁止你踏进我的門了。'

"'是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今天夜里偷偷地到这里来了。'

"說起来也难过，要不是老洛布斯的那位亮眼睛在眼泪里游泳似的漂亮女儿紧抱住他的手臂的話，他簡直要揍那表哥了。

"'不要擋住他，瑪丽亚，'那青年人說：'他要打就让他打。我决不伤他白头上的一根头发。'

"老头子听見这句譴責的話垂下了眼睛，就碰到了他女儿的眼睛。我先前已經說过一两次，那双眼睛是非常亮的，現在虽然含滿了泪，它們的力量却沒有減少一点儿。老洛布斯扭过头去，像是避免被这双眼睛所打动，这时候，眞是命中注定，他又碰上了那調皮的小表妹的臉，她一半是因为担心她的哥哥，一半是因为笑那生聶尔·匹布金，臉上就显出一副迷人的表情，还带点儿机詐，这是无論年輕年老的人都中意的。她把手臂撫慰地勾住老头子的手臂，貼着他的耳朵低低說了些什么；不管老洛布

斯怎么样，他还是不由得微笑了一下，同时有一颗眼泪偷偷地滚下了脸颊。

“五分钟之后，卧室里的女孩子们吃吃地笑着，羞答答地被请了下来；年轻的人们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老洛布斯也摘下了烟斗抽起来：这一袋烟可不比寻常，因为它是他所抽的烟之中最舒服和愉快的一袋。

“那生聂尔·匹布金觉得还是保守自己的秘密好，这么一来，就渐渐博得了老洛布斯很大的欢心，他后来就教会了他抽烟；以后的好多年，他们常常在天气好的晚上坐在园子里大规模地抽烟和喝酒。他不久就克服了他的爱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发现教区的登记册上有他的名字，作为玛丽亚·洛布斯和她表哥的婚礼的一个证婚人。从别的文件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夜里，他曾经被关进本村的拘留所里，因为在烂醉的状态中干了许多越轨行动——全都是在那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的帮助和教唆之下做出来的。”

第十八章

简单的说明两点——第一，歇斯底里的威力；第二，环境的力量

亨特尔夫人举行早宴之后的两天中间，匹克威克派们在伊顿斯威尔焦急地等候着他们的可敬的领袖的消息。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只好寻他们自己的消遣去了，因为文克尔先生接受了极具恳切的邀请，继续住在卜特先生府上，把他的时

間都貢献在陪伴他的和善可亲的女主人上面。也并不缺少和卜特先生的偶然的交际，来使他們的幸福臻于完美的境地。这位偉大人物因为一心一意沉浸于替社会公益設想和摧毁《独立报》，所以不习惯于走下他的精神的尖塔到普通人的卑微的水平綫上来。虽然如此，这次他好像是为了对匹克威克先生的任何信徒特别表示恭維起見，却軟下了心腸，跨下他的高坛，在地面上走路了；大发慈悲地使他的言辞适应于群众的理解力，并且在外表上——纵使不是在精神上——成了他們之中的一个。

这就是这位有名人物对文克尔先生的态度，所以，发生了如下的事情的时候，后面这位紳士的臉上显出极大的惊駭，这当然是想像得到的了；那时他正独自坐在早餐室里，門忽然很快地打开，又很快地关上了，进来了卜特先生，威風凛凛地走到他面前，把他伸出来的手推到一边，咬牙切齿，像是打算把他要說的話磨得更鋒利些似的，于是用拉鋸似的声音喊——

"蛇！"

"先生！"文克尔先生叫，从椅子里跳起来。

"蛇，先生！"卜特放高声音重复一遍，随后又压低声音；"我說，蛇呵，先生——你尽量干吧。"

你和一个人在上午两点钟分手的时候，关系还是极其友好的，而到了九点半，他又遇見你的时候，却管你叫蛇了，推断一定出了什么岔子，并非沒有道理的。文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想。他还报了卜特先生的冷酷的凝視，而且按照这位紳士的要求尽量利用起"蛇"的那套本事来。可是"尽量"却不过是"毫无"而已；因此，經过了一两分钟紧张的沉默之后，他說：

"蛇，先生！蛇，卜特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眞滑稽。"

"滑稽，先生！"卜特先生喊，手一揮，表示他很想把那只不列顛金屬①茶壶擲到他的客人头上。"滑稽，先生！——不，我要冷靜一点；我要冷靜一点，先生：" 卜特先生为了証明他的冷靜，就扑通一声向椅子里一坐，气得嘴里直噴泡沫。

"我的亲爱的先生，"文克尔先生插进一句。

"亲爱的先生！"卜特回答說。"你怎敢叫我亲爱的先生呵，先生？你怎敢正視我的臉和对我說这种話呢，先生？"

"好吧，先生，假使你說到这話，"文克尔先生答辯說，"那我問你，你怎么敢正視我的臉，說我是蛇呢，先生？"

"因为你是一条蛇，"卜特先生回答說。

"拿出証据来，先生，"文克尔先生急切地說。"拿出証据来。"

編輯的深沉的臉孔上閃过了一道恶毒的怒容，从口袋里掏出当天早晨的《独立报》，用手指按着一段文章，把报紙从桌子上丢給文克尔先生。

这位紳士拿起来一看，那是这样的：

"我們的微賤而卑污的同行，在本鎮最近的选举中間，在他的令人厌恶的言論中，曾經說过一些斗胆冒犯私生活的神圣的話，用一种絕对誤会不了的态度說到我們从前的候选人——嗳，虽然他遭了慘敗，我們却还要說他是我們将来的候选人——菲茲金先生的私人的事情。我們的懦弱的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假使我們也像他一样把社交的分寸不放在眼里，把那僥幸遮着他的私生活、使他免掉了众人訕笑——纵使不說众人咒駡——的幃幕揭开，那末这恶棍会怎么說法呢？假使我們把那些众所周知的、并且除了我們的那位眼光如鼠的同行之外人人都看見了的

① 不列顛金屬：銅、錫、銻等之合金。

事实，加以指出、加以注釋的話，那又怎样呢——假使我們把我們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接到的、一位天才的本鎮人民兪本报通訊員寄来的下面的一篇眞情流露的詩加以发表的話，又怎样呢！

咏銅壶①

啊卜特！結婚钟响时，
假使你已經知道她是，
她是会变成多么虛伪的薄幸儿；
你当时就会，我发誓，
做出你現在不得不做的事，
乾脆把她交給了文××。

“你說，”卜特先生庄严地說：“‘薄幸儿’要用那几个字压韵，你这浑蛋？”

“薄幸儿压什么韵嗎？”卜特太太說，她剛剛在这时进来搶先作了回答。“薄幸儿压什么韵呢？啊，我想是应該压上个文克尔呵。”說着这話，她就对那位惶恐的匹克威克派甜蜜地微微一笑，并且把手伸給他。那兴奋的青年人要不是被卜特憤慨地阻止了的話，还会糊里糊塗地接住哪。

“回去，太太——回去！”編輯說。“当着我的面和他握手啦！”

“卜先生！”他的吃惊的太太說。

“可怜的女人，你看，”丈夫叫。“你看，太太——《咏銅壶》，‘銅壶’呢，——就是我，太太。‘她是会变成多么虛伪。’——就是你，太太——你。”卜特先生对他的妻子爆发了这一陣并非沒有

① 銅壶（brass pot）与卜特（Pott）音近，brass 又作厚臉皮解，就是說“厚臉皮的卜特”。

带着某种像是寒颤的东西的狂怒之后，把《伊顿斯威尔独立报》向她脚下一掼。

“我倒沒想到你会这样，先生，”吃惊的卜特太太說，弯下腰拾起报紙。“我倒沒想到你会这样，先生！”

卜特先生在他妻子的藐視的眼光之下畏縮起来。他曾經拚命鼓起勇气来，但是馬上又松了劲儿。

“我倒沒想到你会这样，先生，”这句話讀起来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說的时候那种声調、那种眼色，都仿佛表示以后要有什么报应要落到卜特头上似的，这对他起了充分的作用。就是最笨的观察者也看得出他那惶恐的脸上有一种神情，像是乐意把他的威灵吞靴子让給任何同意在这时候代替他站在里面的有本事的替手。

卜特太太讀了那段文章，很响地尖叫一声，笔直地躺在火炉旁边的地毯上，嘶叫着，用脚后跟在地毯上敲着；那样子毫无疑义証明了她的感情的发泄是正当的。

“亲爱的，”吓坏了的卜特說——“我并沒有說我相信呀；——我——”但是这不幸的男子的声音被他的配偶的嘶叫的声音淹沒了。

“卜特太太，我求你，我的亲爱的太太，鎮靜一些，”文克尔先生說；但是尖叫声和敲脚声比以前更大而且次数来得更多了。

“亲爱的，”卜特先生說，“我很抱歉。假使你不顾虑你自己的身体，請你顾到我吧，亲爱的。我們会搞得一群人都来圍着这屋子了。”但是卜特先生越恳求得热烈，嘶叫就越来得猛烈。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卜特太太有一个随从，一位青年女子，她在名义上是雇来替卜特太太梳妆的，但是她在好多方面都有用处，尤其是对于一个特殊的部門，就是經常地教唆主妇在

一切願望和企图上都跟不幸的卜特做对。这些叫喚声傳进了这位年青女子的耳朵，把她引了进来，因为跑得太快，使她的帽子和发鬈的精致的布置几乎有显著蓬乱的危險。

“啊，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夫人！”那侍卫叫，发瘋似的向倒在地下的卜特太太身边一跪。“啊，我的亲爱的夫人，什么事情呀？”

“你的主人——你那畜生一样的主人，”病人喃喃地說。

卜特显然是让步了。

“丢臉啊，”侍卫責备地說。“我知道他要送你的命的，太太。可怜的宝貝呵！”

他再退让一步。对方乘机攻击过来。

“不要离开我呀——不要离开我，葛德文，”卜特太太喃喃地說，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痙攣动作抓住那位葛德文的手腕。“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葛德文。”

听了这深情的呼吁，葛德文演起她自己編的小小的家庭悲剧来，涓如泉涌。“不会的，太太，不会的，”葛德文說。“啊，先生，你应該謹愼点儿——的确是的；你不知道你会把夫人伤害得多厉害啊；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知道——我一向就是这样說的嘛。”

不幸的卜特畏惧地看看她們，但是沒有說什么。

“葛德文，”卜特太太說，用一种柔和的声音。

“太太，”葛德文說。

“但願你知道我曾經多么爱这个人啊——”

“不要去想它了，太太，”侍卫說。

卜特显得非常吃惊。这正是打垮他的时候。

“而現在呢，”卜特太太鳴咽地說——“現在，归根結蒂，他却这样待我；当着第三者的面来責备和侮辱我，而这第三者差不多还是陌生人。但是我可不能就忍下这口气！葛德文，”卜特太太

抬起身体倚在她的侍从手臂里继續說，“我的哥哥，那个中尉，他要干涉的。我要和他分居，葛德文。”

“那是他活該嚇，太太，”葛德文說。

分居的威吓在卜特先生脑子里喚起了怎么样的思想，这他忍住沒有說出来，他只是非常卑屈地說了下面一句話来满足自己——

“亲爱的，你听我說好不好？”

唯一的回答是新的一陣嗚咽；卜特太太是更加歇斯底里了，她要人家告訴她，她投生到这世上有什么意思，还問了許多这类的話。

“亲爱的，”卜特先生規劝地說，“不要說这些感伤的話呀。我决沒有相信那文章有任何根据，我的亲爱的——不可能的。我只是生气，亲爱的——我可以說是发怒——我气的那些《独立报》的人竟敢登出这种文章；不过如此呵；”卜特先生对这場風波的无辜的禍首投了一种悬求的眼光，仿佛請他不要提到蛇的話一样。

“那末，先生，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文克尔先生問，他看見卜特失了勇气的时候自己却来了勇气。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說，“打算用馬鞭子去抽《独立报》的編輯——是不是，葛德文？”

“别說話，别說話，太太；你安靜地歇歇吧，”侍卫答。“我相信他会的，假使你要的話，太太。”

“当然的，”卜特說，因为他的妻子又显出要犯毛病的明显的征兆了。“我当然会的。”

“什么时候呀，葛德文——什么时候？”卜特太太說，还沒有决定发作不发作。

"馬上，眞的，"卜特先生說；"太阳沒有落之前。"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继續說，"这是对付誹謗和恢复我的名誉的唯一办法。"

"当然的罗，太太，"葛德文回答。"任何男子，总不能不这样做的。"

所以，因为歇斯底里还在盘旋未去，卜特先生就又說了一遍他要这样做；但是卜特太太因为一想到她居然受到怀疑，就受不了，所以好几次几乎又发作起来，要不是勤勉的葛德文不倦地努力，被征服了的卜特再三再四地請求原諒，无疑是已經发作起来了；最后，当这个不幸的人被威吓和叱責得回到他的正常的水平上的时候，卜特太太复原了，于是他們去吃早飯。

"你不会让这下流报紙的誹謗縮短你在这里的勾留吧，文克尔先生？"卜特太太說，滿面泪痕微笑着。

"我希望不会，"卜特先生一面說，一面由于怀着一种願望而激动起来，就是希望他的客人会被他这时正举到嘴边的那块烤面包噎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結束他在这里的逗留了。

"我希望不会吧。"

"你眞好啊，"文克尔先生說；"但是匹克威克先生来了一封信——这是特普曼先生告訴我的，我今天早上在臥室門口接到他一張便条——匹克威克先生的信里要我們今天到坟堆上去找他；我們中午要坐馬車走了。"

"但是你会再来玩的呀，是嗎？"卜特太太說。

"啊，当然的，"文克尔先生回答。

"一定嗎？"卜特太太說，偸偸对客人溫柔地瞟一眼。

"一定，"文克尔先生答。

早飯在沉默中吃了，因为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卜特

太太是懊恼失掉一个情郎；卜特先生是在想他用馬鞭抽《独立报》編輯的輕率的誓言；文克尔先生是想着他无辜地落在这么尴尬的处境里。中午到了，說了許多声再見和答应了再来以后，他告辭了。

“他要是再来的話，我就毒死他。”卜特先生一边走到他在里面制作他的像霹靂一般的大作的小小办公室里去，一边心里这样想着。

“我要是再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話，”文克尔先生向孔雀飯店走去的时候，心里这样想，“那我自己就活該吃馬鞭子了——如此而已。”

他的朋友們已經准备好，馬車也差不多了；所以半个钟头不到，他們就已經开始上路，沿着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最近才走过的那一条路，我們已經說过一些这条路的情况，所以我們覺得沒有必要摘录史拿格拉斯先生的詩意而美丽的描写了。

維勒先生站在安琪儿飯店的門口接他們，把他們引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里，在那里看見了老华德尔和特倫德尔，使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頗为吃惊，也使特普曼先生頗为狼狽。

“你好嗎？”老年人說，握着特普曼先生的手。“不要犹豫，也不要感慨了；这是沒有办法的，老朋友。为她呢，我願意你娶了她；为了你，我倒高兴你沒有娶她。像你这么年紀輕輕的，有一天不难找个更好的呵——呃？”說着这些安慰話，华德尔拍拍特普曼先生的背，纵声大笑。

“喂，你們好嗎，我的好小伙子們？”老紳士說，同时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个人握手。“我剛才已經和匹克威克說过，圣誕节一定要請你們都去。我們要举行一个婚礼了——这次是个眞正的婚礼。”

“婚礼！”史拿格拉斯喊，大惊失色了。

“是呀，婚礼。但是别害怕，”开心的老年人説；“那不过是特倫德尔和伯拉阿。”

“啊，原来如此。”史拿格拉斯先生説，解除了那沉甸甸压在他胸口的痛苦的怀疑。“恭喜恭喜，先生。乔怎么样？”

“噢，他很好，”老紳士回答。“还是那样貪睡。”

“还有令堂、那个牧师和他們大家呢？”

“都很好。”

“那末，”特普曼先生説，下了一把劲——“那末——她呢，先生？”他把头掉开，并且用手掩着眼睛。

“她！”老紳士説，心里有数地摇一摇头。“你是説我的独身的亲戚嗎——呃？”

特普曼先生点头表示他正是問那失望的来雪尔。

“啊，她走了，”老紳士説。“她現在住在一个亲戚家里，离我們很远。她看不得女孩子們，所以我就让她走了。但是来吧！飯开好了。你們坐了这趟車子之后一定餓。我虽然沒有坐車，也餓啦；所以让我們动手吃吧。”

大家飽餐了一頓盛宴；飯后圍着桌子坐好之后，匹克威克先生把他碰到的事和穷凶极恶的金格尔的那种卑鄙詭計的成就叙述了一遍，他的信徒們听了以后，惊駭和憤慨到极点。

“我在那园子里感染上的風濕病，”匹克威克先生下結論説，“使得我到現在还是一跛一瘸的。”

“我也碰到一件奇事，”文克尔先生微笑一下説；于是，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詢問之下，詳述了《伊頓斯威尔独立报》的恶意的誹謗文字，和他們的朋友，那位編輯，因此而起的憤激。

叙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一直皺着眉头。他的朋友看到

了，所以在文克尔先生說完之后，大家都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匹克威克先生把捏紧的拳头在桌上重重地一捶，这样說：

“这可不是奇怪的事情嗎，”匹克威克先生說，“彷佛我們是注定了不論走进哪一个家里，总不会不給他找些麻煩？是不是，我請問，是不是說明了我的信徒們很輕浮，或者更坏，心地很阴險呢——我要这样說！——所以他們无論住到哪里，都要扰乱什么輕信的妇女的幸福和平靜的心境？这是不是，我說呀——”

要不是山姆拿了一封信进来，打断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滔滔雄辯，他是一定还要再說一些时候的。他把手絹在額头上抹抹、摘下眼鏡、擦一擦、又戴上；用恢复了平常那种温和的声調的声音說——

“你有什么事呀，山姆？”

“刚才到邮局去了一趟，发现了这封信，已經放在那里两天了，”維勒先生回答，“它是用‘封緘紙’封的，笔迹是圓形字体。”

“我不认得这个笔迹，”匹克威克先生說，打开信。“嗳呀，上帝保佑！这是什么；一定是开玩笑；这——这——这不会是眞的。”

“什么事情？”是一致的詢問。

“不是什么人死了吧？”华德尔說，看見匹克威克先生臉上的恐怖神情吓了一跳。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只是把信推到桌子对面，叫特普曼先生大声念出来，自己向椅子背上一倒，臉上带着叫人看了心慌的茫然的惊恐神色。

特普曼先生声音发抖地念了信，内容如下：

孔黑尔，弗利曼胡同。

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案。

先生，

因为受了瑪莎·巴德尔夫人的囑托，对你提出了毁棄婚約的控訴，原告要求賠偿損失金一千五百鎊；本案茲已由"民事訴訟法庭"受理发出訓令，謹以奉聞。并請复函告知貴方在倫敦的代理人姓名，以便办理正式手續。

我們是，先生，

你的忠順的僕人，

道孙和福格。

此致

匹克威克先生鈞鑒。

每个人都对自己左右的人看看，大家都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怀着无言的惊駭；这惊駭的表情里仿佛有那么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使得大家都怕說話。最后特普曼先生打破了沉默。

"道孙和福格，"他机械地复述。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仔細思量着。

"輕信的妇女的幸福和平靜的心境，"文克尔先生茫然地喃喃說。

"这是一个阴謀，"匹克威克先生說，終于恢复了說話的能力；"是那两个貪婪的律师，道孙和福格，他們弄出来的卑鄙的阴謀。巴德尔太太决不会这样做的；——她下不了这种狠心；——她沒有这样做的理由。眞笑話——眞笑話。"

"关于她的心呢，"华德尔說，微笑一下，"当然你是最好的裁判者。但是，并不是我要使你丧气，关于她的理由呢，我說呀，道孙和福格却比我們誰都明白得多。"

"这是下流的敲竹杠的企图，"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希望是如此，”华德尔說，短短地干咳一声。

“誰听見我对她說过什么——除了一个房客对女房东应該說的話之外？”匹克威克先生非常冒火的継續說。“誰看見我和她在一块儿过？就是我这些朋友們也沒有呀！——”

“除了那一次，”特普曼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的臉变了色。

“啊，”华德尔說。“唔，这是重要的。那次的事情并沒有什么可疑之处吧，我想？”

特普曼先生畏縮地对他的領袖瞥了一眼。“嘿，”他說，“可疑的地方并沒有；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她确实是倚在他的怀里的。”

“嗳呀，我的天！”匹克威克先生失声地喊，因为那場情景的回忆强有力地襲上他的心头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說明环境的力量的实例！不錯，她是倚在我的怀里——是这样的。”

“而我們的朋友是在安慰她的悲伤哪，”文克尔先生說，带着点儿恶意。

“是这样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不否认。是这样的。”

“哈罗！”华德尔先生說；“既然那是并沒有可疑之处的事情，这就显得有点古怪了——是嗎，匹克威克？啊，你这馋嘴猫儿——馋嘴猫儿！”他笑得碗橱里的杯子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看上去是多么可怕的巧合！”匹克威克先生喊，把下巴托在手上。“文克尔——特普曼——我請你們原諒我剛才說的話。我們都是环境的牺牲，而我是最大的。”匹克威克这样道了歉之后，把头埋在手里深思起来；而华德尔就对在場的其余人挤眉弄眼，点头霎眼地看了一圈。

“但是我要加以解釋，”匹克威克先生說，抬起头来，并且捶

着桌子。"我要去找这个道孙和福格！我明天就到倫敦去。"

"明天不行，"华德尔說；"你跛得太厉害了。"

"那么就后天。"

"后天是九月一号，你已經說过无論如何一定要和我們坐車到乔弗雷·曼宁爵士的园地去，并且一定和我們一道吃飯，纵使你不上場。"

"那末也罢，就大后天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星期四吧。——山姆！"

"先生，"維勒先生答应。

"訂两个到倫敦的外座。星期四上午的，是給你和我訂的。"

"就是啦，先生。"

維勒先生出了房間，慢騰騰地走去干他的差使，两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在地上。

"眞是古怪的家伙，我这位皇帝，"維勒先生慢騰騰走上大街的时候說。"吊那个巴德尔太太的膀子——而且她还有个小把戏！这些老家伙老是搞这些花头，尽管看上去倒是規規矩矩的。不过我不相信他会干这种事——我不相信他会干的！"塞繆尔·維勒先生一面这样感慨着，一面上票房去了。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場

鳥儿們因为自己心境的和平与个人的安乐，快活得很，一点不知道九月一日那天早晨为了要惊吓它們而作的种种准备，无

疑是把这个早晨作为这一季里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来欢迎的。許多小鷓鴣在地上的殘梗之間得意地昂头闊步走着，带着青年人那一种过分讲究的花花公子气；許多老的呢，显出一种有智慧有經驗的鳥儿的神气，用圓圓的小眼睛察看着小鳥的輕浮；它們全都不知道即將临头的恶运，兴高采烈地在清鮮的早晨空气里面晒太阳，而一两点钟之后却被打死在地上了。可是我們感伤起来了；还是让我們說下去吧。

那末，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地說呢，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如此晴朗，使你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夏季的那几个月份已經剛剛过去。籬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呈現出它們的永远变换着的濃綠的色調；几乎沒有一片落叶，几乎沒有些微的黃色点綴在夏季的色澤之間，告訴你秋天已經来临。天上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鳥的歌声和万千只昆虫的营营声，充滿在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滿了一切顏色又丰富又美丽的花，在濃露之中閃耀着，像是鋪滿了燦烂的珠宝的花床。一切都带着夏季的特性，它的美丽的色彩还一点儿沒有褪色。

就是在这样的早晨，一輛敞篷馬車装了三位匹克威克派（史拿格拉斯先生自願留在家里了）、华德尔先生、特倫德尔先生，还有山姆·維勒靠着車夫坐在馭者台上，开到靠馬路的一所圍場的大門旁边，那門口站着一个高而瘦削的猎場看守人，和一个穿了半統靴和打着皮綁腿的孩子；带着一对猎狗，每人还揹了一只极大的口袋。

"喂，"那人放下踏板的时候，文克尔先生对华德尔耳語說，"他們想不到我們打到的野味足以装滿这些口袋吧，是不是？"

"装滿嗎！"老华德尔喊。"嘿，是嘛！你装一只，我装一只；都装滿之后，我們的猎衣的口袋还可以装上不少哪。"

文克尔先生对这話沒有作什么回答，下了車；但是他心里在想，假使大家在这田野里等他装滿了一只口袋，他們是有很大的可能要受凉了。

“嘿，朱諾，小姑娘——嘿，婆娘；卧下，达夫，卧下，”华德尔撫弄着两条狗說。“乔弗雷爵士当然还是在苏格兰罗，馬丁？”

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回答說是，他有点疑訝地对文克尔看看，又对特普曼先生看看；前者那样的拿着枪，像是希望他的上衣口袋免掉他勾一勾枪机的麻煩一样；后者呢，拿枪的样子像是害怕它——而他确实是怕它，这是毫无疑問的。

“我的朋友們对于这一套还不怎么在行哪，馬丁，”华德尔說，他注意到那种眼光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老話說得不錯。他們有一天会成一个好枪手的。可是还要請我的朋友文克尔先生原諒我这話；他是有过些經驗的。”

文克尔先生在他的藍色領巾上面怯弱地微笑一下作为接受这个称贊，在他的羞怯的不知所措之中使自己和枪莫名其妙地纏在一道了，假使枪已經装了彈药，他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当場打死了自己。

“枪里装了彈药的时候，你可不能这个样子拿法呵，先生，”高个儿的猎囿看守人粗声粗气地說，“不然的話，你不使我們哪一个成了冷盘才見鬼啦。”

文克尔先生被这么一警告，突兀地变动了一下枪的地位，这么一来，偏巧又叫枪杆子和維勒先生的头相当猛烈地碰了一下。

“哈罗！”山姆說，拾起被敲落了的帽子，揉揉額角。“哈罗，先生！假使你这么干法，你只要一枪就可以装滿那只口袋，还有剩哪。”

打着皮綁腿的孩子听了这話放声大笑，之后又装做不是他而是别人的样子，文克尔先生对他很威严地皺皺眉头。

“你教这孩子往什么地方給我們送飯去呢，馬丁？”华德尔問。

“十二点钟的时候，在一树崗的坡上，先生。”

“那不是乔弗雷爵士的地吧？”

“不是，先生；不过緊挨着它。那是鮑尔德威大尉的地；但是那里沒有人会妨碍我們，那里有一块很好的草地。”

“很好，”老华德尔說。“那末我們越早去越好。那么，你十二点钟的时候加入我們那一伙吧，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想去看打猎，尤其是因为他对于文克尔先生的生命和四肢有点儿担心。而且，在这样誘人的早晨，朋友們去作乐，自己却回去，这也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他带着非常悲伤的神情回答說：

“唉，我看只好这样了。”

“这位紳士不会打鵰，先生？”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問。

“不，”华德尔回答；“而且他腿是瘸的。”

“我倒非常想去，”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想去。”

怜恤的停頓。

“在籬笆那边有一輛手推車，”孩子說。“假使这位紳士的当差的推着他在小路上走，他就可以靠近我們了，过籬笆什么的我們就抬一抬。”

“再好沒有了，”維勒先生說，他因为热切地渴望着看他們打猎，所以很有兴趣。“再好沒有了。說得对，小家伙；我馬上去把它推出来。”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困难。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堅决反对

使一位坐了手車的紳士参加打猎的团体，因为这是大大地違反一切成規和先例的。

这是一个大阻碍，却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阻碍。猎場看守人受了好話的劝誘，受了錢的賄賂，并且把最初提出用这工具的那个有創造性的孩子的头上"打了一拳"出了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放进了車子，大家出发了。华德尔和高个儿猎場看守人領头，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推着压队。

"停下来，山姆，"他們在第一片野地里走了一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說。

"什么事情呀？"华德尔說。

"我决不能让这車子再推一步了，"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說，"除非文克尔换个样子拿枪。"

"要我怎么拿呢？"可怜的文克尔說。

"枪口向着地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答。

"这不像个打猎的人呵，"文克尔申辯說。

"我不管那像不像打猎的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不能为了体面的緣故在小車里吃一枪，叫什么人开心。"

"我知道这位紳士总得要叫什么人吃一枪的，"高个儿咆哮着說。

"好的，好的——我倒无所谓，"可怜的文克尔先生說，把枪托轉过来向上拿着——"瞧。"

"这就太太平平了，"維勃先生說；于是他們继續前进了。

"停！"他們才走了几碼远，匹克威克先生又說。

"又是什么？"华德尔說。

"特普曼的枪不安全；我知道那是不安全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嗳？什么！不安全？"特普曼先生說，是非常吃惊的声調。

"你拿得不安全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很抱歉我又提出抗議，但是我不能同意再走下去，除非你也像文克尔那样拿着枪。"

"我看你还是那样好些，先生，"高个儿猎場看守人說，"不然的話，你可能会打了自己，也可能打了别的什么。"

特普曼先生极其勤快地連忙照着做了，大家重新前进；两位游猎家倒提着枪走着，就像出大殯的两个雇佣执紼人。

两条狗突然呆呆地站住了，大家偷偷地前进一步，也停了下来。

"这些狗的腿怎么的啦？"文克尔先生低声說。"它們站着的样子多古怪呀。"

"别响，你能不說話嗎？"华德尔輕輕地回答。"你看不出来嗎，它們是在'指点'？"

"指点！"文克尔說，瞪着眼睛四面看，仿佛希望在那一片景色中間发现这些聪明的畜生促使他們特别注意的什么特别的美景。"指点！它們指点什么？"

"留神看着呵，"华德尔說，那时正在兴奋的心情中沒有注意那問題。"行啦。"

一声尖銳的呼呼声，文克尔先生倒退了一步像是他打中了自己。砰、砰两枪；硝烟迅速地在地上掠过去，卷上了天。

"鳥在哪里？"文克尔先生說，兴奋到极点了，四面八方地看着。"在哪里呀？告訴我什么时候开枪。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呀！"华德尔說，拾起猎狗衔来放在他脚下的两只鳥。"在哪里！嗳，在这里呵。"

"不是，不是；我是說另外的那些，"狼狽的文克尔說。

“这时候是去得老远了，”华德尔回答，冷冷地把他的枪重新装上彈药。

“不到五分钟，我們可能又要碰到一群了。”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說。“要是这位紳士現在就开始放枪，也許鳥儿們飞起来的时候他正好把子彈放出枪筒。”

“哈！哈！哈！”維勒先生大笑。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很同情他的信徒的惶恐和窘困。

“先生。”

“不要笑。”

“当然不呵，先生。”因此，为了保証不笑，維勒先生就在小車后面硬扭曲着臉孔忍住笑，那打綁腿的孩子看見他那副神情覺得非常有趣，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是立刻就挨了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一拳，他呢，因为正需要一个借口，好轉过身去掩藏自己的欢笑。

“了不得，老朋友！”华德尔对特普曼先生說；“不管怎么，这一次你总是放了枪。”

“是呀，”特普曼先生答；自己也覺得很得意。“我放了。”

“干得好。下次你会打着什么的，只要你留神。很容易嘛，是嗎？”

“是呀，很容易，”特普曼先生說。“可是搞得肩膀很疼呢。我几乎被它撞翻了身。我一点也沒有想到这种小小的火器的反冲力居然有这么大。”

“啊，”老紳士說，微笑着；“到时候你就习惯了。喂——你們小車子沒有什么事了嗎——都妥当了嗎？”

“妥当了，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那末跟上来吧。”

“抓紧一点，先生，”山姆說，抬起車子来。

“呃，呃，”匹克威克先生答；于是他們继續前进，要多敏捷有多敏捷。

小車被抬过籬笆旁边的梯磴，进入另外一块田野，匹克威克又被放了进去，这时，华德尔大声地說，“小車停下来吧。”

“是啦，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停了下来。

“那末，文克尔，”老紳士說，“你輕輕地跟我来，这次不要太迟了。”

“你放心吧，”文克尔說。“它們在指点嗎？”

“沒有，沒有；还沒有。現在安靜点儿，安靜点儿，”他們偷偷掩掩地走着，而且本来可以靜悄悄地前进的，但是正在紧要关头，要不是文克尔先生不知跟他的枪发生了什么微妙的糾纏，偶然走了火，子彈从那孩子的头頂上射过去的話，假使高个儿在那里的話，就正好打在他的脑袋上了。

“嘿，你这到底是干什么？”老华德尔說，眼看着鳥儿們平平安安飞掉了。

“我一生一世也沒有見过这种枪，”可怜的文克尔回答，他看看枪机，仿佛这样就会有什么效果一样。“那是它自己放出去的。它自己要这样呵。”

“自己要这样！”华德尔学他的說法，态度里带点儿火气。“我看它自己要杀人了。”

“不久它就要这样的，先生，”高个儿用低沉的預言的声調說。

“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呀，先生？”文克尔先生問，憤憤地。

“沒有关系，先生，沒有关系，”高个儿猎場看守人回答；“我

是沒有家庭的，先生；这个孩子的母亲可以从乔弗雷爵士那里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款子——假使他在他的地上被打死的話。再装上彈药吧，先生，再装上吧。”

“拿掉他的枪，”匹克威克先生在小車里喊，他听見高个儿的不祥的暗示吓坏了。“拿掉他的枪，听見沒有，你們？”

但是沒有人自告奋勇来服从这个命令；文克尔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投了反叛的一瞥之后，又装了彈药，和其他人一道前进了。

我們应該說明，据匹克威克先生說，特普曼先生走的样子比文克尔先生所取的姿态表現得謹愼和周到得多。虽然如此，这絕不妨害后一位紳士在行猎的一切問題上是一个偉大的权威；因为，正如匹克威克先生优美动人地說过的，不知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有許多最好的和最能干的哲学家，他們在理論方面是十全十美的科学之光，但是要自己实际去做的話，却完全不能够。

特普曼先生的办法正如我們的許多极其卓越的发現一样，极其簡单。他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的敏慧和洞察力，立刻看出应該学会的主要两点是这样的——第一，放枪的时候不要伤了自己，第二，也不要伤了旁边的人；显然的，把放枪的困难总括起来說的話，最好的办法是紧閉着眼睛朝天上放。

有一次，特普曼先生完成了这种偉大事业之后，睜开眼来一看，只見一只肥大的鷓鴣正受了伤落下来。他正要去庆賀华德尔先生的每发必中的成功，那时那位紳士向他走过来热烈地握住他的手。

“特普曼，”老紳士說，“你瞄准了这只鳥的嗎？”

“沒有！”特普曼先生說——“沒有。”

“你瞄准了的，”华德尔說。“我看見你瞄的——我看見你选

了这一只——你举起枪来瞄准的时候我注意你来着；我可以这样說，世上最好的枪法也不能比这一枪再漂亮了。你对于这玩意儿比我想像的要老练得多，特普曼；你以前出过場的。”

特普曼先生徒然带着一种自制的微笑来否认說他从来沒有那样。人家把这微笑錯认成了相反的証据；从此以后他的名声就建立了起来。像这种輕易获得的名声，并不是单单这一种，而且这种幸运的事情也并不限于打鷓鴣呵。

同时呢，文克尔先生尽管开枪，又是火又是烟，却沒有产生任何値得記一記的具体的結果；有些时候，他把子彈耗費在半空里，有些时候又使它們紧靠着地而掠过，以致使两只狗的生命几乎瀕于險境。作为任意射击来看，那是极尽变化和奇特之能事的；作为有准确目标的射击来看，那末，整个說来，也許是一个失敗。这是一个旣定的公理，“每顆子彈都有它的归宿。”假使把这話照样用到打猎上来，文克尔先生的子彈却是不幸的棄儿，被剝夺了天然的权利，被馬馬虎虎地丢在世界上，沒有归宿。

“喂，”华德尔走到小車旁边說，揩着他那愉快的紅臉上的滚滚的汗珠；“冒烟的天气呵，是嗎？”

“眞是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太阳热得可怕，連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你們更要覺得怎样了。”

“嘿，”老紳士說，“眞热。但是，已經过了十二点啦。你看見那边的綠閪子嗎？”

“当然。”

“那就是我們去吃飯的地方；而且拿得稳的，准得像钟一样，那孩子一定已經拿了食物筐子在那里了。”

“眞在那儿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臉上发了亮。“这孩子很好。我要給他一先令，馬上就給。那末，山姆，推过去吧。”

"抓住，先生，"维勒先生说，一听有希望吃到东西来了劲。"让开点儿，小皮子。正象那坐车子到泰本去的绅士对车夫说的，假使你看重我的宝贵的性命就不要摔死我。"维勒先生加快步子跑起来，把他的主人敏捷地推到绿岗子那儿，巧妙地把他从车里倒出来，恰恰倒在食物筐子的旁边，然后极其神速地打开筐子。

"小牛肉馅饼，"维勒先生一面把食物摆在草地上，一面自言自语说。"小牛肉馅饼是非常好的东西，假使你认得做馅饼的女人，并且确实知道这馅饼不是小猫做的；不过说到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它们这样象牛肉，连卖馅饼的师傅自己也不知道分别在哪里啊。"

"他们不知道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触一触帽沿行个礼。"我曾经跟一个卖馅饼的师傅在一块儿住过，先生，他是个很讨人欢喜的人——而且真是聪明的家伙——他能够用任何东西做饼子。'你养了多少猫呀，布鲁克先生，'我同他搞熟了的时候说。'嗳，'他说，'是嘛——很多，'他说。'你一定是很欢喜猫，'我说。'欢喜猫的是别人，'他说，对我挤眉弄眼；'不过它们要到冬天才上市呢，'他说。'上市！'我说。'嗳，'他说，'现在水果上市，猫是过了时。''嘿，你这话怎么讲？'我说。'怎么讲？'他说。'就是说我决不会参加肉铺的联合组织来抬高肉价啊，'他说。'维勒先生，'他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凑着我的耳朵捣鬼话——'你不要再提这事了呀——但是那全在乎作料。饼子都是这些高贵的畜生做的哪，'他指着一只非常可爱的斑纹小猫说，'我把它们用作料烧做牛排、小牛肉，或者腰子，根据需要。不但如此哪，'他说，'我能够把小牛肉做成牛排，或者把牛排做成腰子，或者把这些

随便哪--种做咸羊肉，只要市面上变化和口味改变了，說一声要什么我馬上就办到！’”

“这人一定是个非常能干的年輕人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微微地发了一陣抖。

“正是嘛，先生，”山姆回答說，继續于他腾空食物筐子的工作，“餅子做得呱呱叫哪。舌头；这是个很好的东西，只要不是女人的。面包——火腿膝关节，眞漂亮——冷牛肉片，非常之好。那些石头瓮子里是什么，你这靠不住的小东西？”

“这一只里是啤酒，”孩子回答說，从肩膀上卸下两只用皮带結在一起的大石头瓮子——“那一只是凉的五味酒。”

“总而言之吃这頓飯是个好主意，”維勒先生說，很得意地瞧看自己布置的食物。“那末，紳士們，就像英格兰人装上刺刀之后对法兰西人說的，‘动手吧。’”

要大家不辜負这頓丰盛的飯菜，是不必請第二次的；而且也用不着催促，維勒先生、高个儿的猎場看守人和两个孩子，就在稍为离开了一点儿的草地上把他們的一份大吃起来，一棵老橡树供給了大家一个愉快的蔭庇处所；一大片耕地和草場的富饒的远景，点綴着茂密的籬笆和許多树木，伸展在他們脚下。

“愉快——十分愉快！”匹克威克先生說，他那富于表情的臉上的皮肤，因为太阳晒的，很快就脫了一层皮。

“正是呀，正是呀，老朋友，”华德尔回答。“喂，来一杯五味酒吧。”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而他喝了之后臉上的滿意神情証明了这句回答的誠心誠意。

“好，”匹克威克先生說，咂着嘴唇。“非常之好。我要再喝一杯。凉的；非常凉。来吧，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仍然抓住瓮

头不放，继續說，“干一杯。为我們丁格来谷的朋友們干一杯。”

在大声欢呼中大家举杯喝了。

“我告訴你們我要怎么样来調整我射击的准头，”文克尔先生說，他在用小刀吃面包和火腿。“我要把一只死鷓鴣放在木桩上，用它来实习，开头离得近，慢慢儿地再增加距离。我知道这是頂好的练习。”

“我知道有一位紳士，先生，”維勒先生說，“也是这样做的，开头是离两碼远；但是他再也沒有继續下去；因为他第一枪就把鳥給吹跑了，以后誰也沒有看到他身上有一根羽毛。”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請你把你的故事留着，等要你說的时候再說吧。”

“当然罗，先生。”

維勒先生霎了一下他那沒有被举到嘴上的啤酒杯子遮住的眼睛，那样子是如此地微妙，使得两个孩子自然而然地捧腹大笑起来，連高个儿也屈尊微笑了。

“唔，这的确是頂好的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說，急巴巴地看着石瓮；“而且天气热到极点，嗯——特普曼，我的亲爱的朋友，干一杯五味酒嗎？”

“很乐于奉陪，”特普曼先生答；喝了这杯之后，匹克威克又喝一杯，为的是檢查一下里面有沒有橘皮，因为橘皮总是不对他的口味的；发現里面并沒有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喝了一杯祝他們的不在場的朋友健康，然后又感覺到自己义不容辞要提議再来一杯祝賀那不知名的調五味酒的人。

这样继續不断地举杯，使匹克威克先生受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臉上閃耀着极其欢暢的表情，笑声不离嘴，快活的笑意在眼睛

里閃爍。他逐漸屈服于这兴奋性的飲料的力量之下，再加上天热，就尤其失了自主，拚命想記起一支他嬰孩时代听見过的歌而終归失敗，想再喝几杯来刺激記忆，結果却剛剛得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忘掉了歌詞，他竟連任何字眼都說不出来了；最后，他站起来打算向他的同伴們发表一篇流利的演說，却跌进了小車，当时就睡着了。

筐子重新装好了，并且发現要把匹克威克先生从麻痹状态中喚醒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大家討論了一下，还是叫維勒先生把他的主人推回去呢，还是把他留在这里，等他們大家要回去的时候再来找他。終于决定了后一办法，因为他們这次出征的时間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又因为維勒先生非常坚决地要求参加，因此就决定把匹克威克先生留在小車里睡觉，等他們回来的时候再来喊他。所以他們走了，让匹克威克先生在树蔭下面极其舒服地打着鼾。

匹克威克先生会在树蔭里一直打鼾打到他的朋友回来，因此要是他們不回来的話，就一直打到黃昏的暗影籠罩着地面，这几乎是沒有怀疑的余地的；总以为他是平平安安地留在那里了。但是他却沒有平平安安留在那里。是这样的事情妨碍了他。

鮑尔德威大尉是一个矮小的凶狠的人，欢喜打一条硬的黑領結，穿一件藍色紧身长外套，他屈尊在他的地产上散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根头上包着黃銅的粗大的藤杖，还带着一个园丁和一个副园丁，都是一張馴順的臉孔，鮑尔德威大尉对他們（园丁們，不是手杖）发起命令来，威严和凶狠应有尽有；因为鮑尔德威大尉的妻子的一个姊妹嫁了一位侯爵，大尉的房子是一幢别墅，他的領地是“園囿”，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崇高、威严和偉大。

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睡了半个钟头，小小的鮑尔德威大尉

就跨着大步子，尽他的身材和身份所能办到的迅速地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两个园丁；鲍尔德威大尉走近橡树的时候站住了脚，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看風景，仿佛他觉得風景应該大大地感謝他来注意到它似的；随后用手杖使劲在地上一敲，喊他的园丁头目。

"亨特，"鲍尔德威大尉說。

"是，先生，"园丁說。

"明天早上把这地方輾一輾——听到沒有，亨特？"

"是，先生。"

"当心替我把这地方弄得像个样儿——听到沒有，亨特？"

"是，先生。"

"还有提醒我弄一块牌子，禁止越界的人、彈簧枪以及其他等等，总之不准一般平民进来。你听到沒有，亨特；听到沒有？"

"我不会忘記的，先生。"

"請你原諒，先生，"另外一个僕人說，走过来敬一个礼。

"唔，威金斯，你有什么事？"鲍尔德威大尉說。

"請你原諒，先生——但是我想今天这里已經有越界的人啦。"

"嘿！"大尉說，怒目四顾。

"是的，先生——我想，他們在这里吃过飯了，先生。"

"啊，这些該死的东西无法无天啦，他們眞是吃过飯的，"鲍尔德威大尉說，因为他看到那些撒在草地上的面包屑和食物殘余了。"他們确实是在这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我倒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說，握紧了那粗大的手杖。

"我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暴怒地說。

"請你原諒，先生，"威金斯說，"不过——"

"不过什么？呃？"大尉吼似的叫；他的眼光随着威金斯的畏縮的眼光看过去，他看到了那部小車和匹克威克先生。

"你是什么人，你这流氓？"大尉一面說，一面用那粗棍子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身体上戳了几下。"你叫什么名字？"

"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喃喃地說，說着就又睡着了。

"什么？"鮑尔德威大尉問。

沒有回答。

"他說他叫什么名字？"大尉問。

"无畏吧，我想，先生，"威金斯回答。

"这是他胡說——这是他的該死的胡說，"鮑尔德威大尉說。"他現在不过是假装睡着罢了，"大尉大大地冒火了。"他喝醉了；他是个喝醉了的平民。把他推走，威金斯，馬上把他推走。"

"我把他推到哪儿去呢，先生？"威金斯問，非常畏怯的样子。

"把他推到魔鬼那里去，"鮑尔德威大尉回答。

"就是了，先生，"威金斯說。

"且慢，"大尉說。

威金斯站住了。

"把他，"大尉說，"把他推到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里去；让我們看看他清醒了之后还叫不叫自己'无畏'。吓唬不了我——他吓唬不了我。把他推去。"

匹克威克就在这专横的命令之下被推走了；偉大的鮑尔德威大尉呢，气鼓鼓地继續散他的步去了。

那小小的团体回来的时候的惊訝眞是描写不尽的，他們发現匹克威克先生已經不見，并且带走了手推車。这簡直是从来沒所說过的神秘而不可解的事情。一个瘸子突然之間擅自站起身来走掉，已經是极其离奇了；但是竟然为了作乐推走了一部沉

重的手推車，那簡直是奇迹。他們共同并且分头找遍了一切偏僻处所和角落；又叫又打唿哨、又笑又喊；一切却有同样的結果——找不到匹克威克先生；經过几个钟头的毫无結果的搜寻之后，他們得出一个不能叫人满意的結論，就是說，他們只好丢下他回家了。

同时，匹克威克先生被推走了好好地放进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还在小車里睡得死死的，不仅哄动本村的所有的孩子，并且还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大家都聚集在周圍，等他醒过来。假如說他被推进去的时候已經引起他們极大的喜悦，那末当他清清楚楚喊了几声“山姆！”之后，在小車里坐了起来，带着描摹不出的惊訝凝視着周圍的臉孔的时候，他們的快活更增加了好几百倍。

一声共同的叫喊，这当然是他已經醒了的信号；他不由自主地問了一句“什么事情？”这又引起了一陣叫喊，比第一次更响亮——假使有这种可能的話。

“看把戏呀！”居民吼似的喊。

“我在什么地方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在公家兽圈里，”群众回答說。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干了什么啦？从哪里把我弄来的？”

“鮑尔德威——鮑尔德威大尉！”是唯一的回答。

“让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叫。“我的当差的呢？我的朋友們呢？”

“你哪有什么朋友呀。啊哈！”于是来了一只蘿卜，后来是一只馬鈴薯，后来是一只蛋；还附带其他一些表示群众开玩笑傾向的小动作。

这場面眞不知要延长到多久，匹克威克先生的苦头也不知

还要吃多少，这是誰也說不出的，幸亏有一輛迅速駛过的馬車突然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了老华德尔和山姆·維勒，前者用比我們写出来——虽不說是讀出来——要快得多的速度从人群里挤到匹克威克先生旁边，把他抱进了馬車，后者也正好結束了和本鎮的差役第三回合的单身格斗。

“到法官那里去控告！”欧打的人声这样叫。

“啊，去呀，”維勒先生說，跳上了馭者座。“替我問候法官——替維勒先生問候一下，告訴他我打扁了他的差役，还有，假使他要重用一个新的，我明天就再来打他。赶車吧，老家伙。”

“我要叫人控告这个鲍尔德威大尉，告他非法拘禁，我一到倫敦就办这事，”馬車一开出鎮市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大概是我們越了界啊，”华德尔說。

“我不管，”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起訴。”

“不，你不要，”华德尔說。

“我要，凭着——”但是华德尔的臉上有一种幽默的表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控制了自己，說——“为什么不呢！”

“因为，”老华德尔說，半笑半忍的，“因为他們会反过来告我們喝了太多的凉五味酒。”

不管怎样，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还是浮上了微笑；微笑扩大成为大笑；大笑成为哄笑；哄笑傳染了大家。因此，为了保持这样的好兴致，他們就在碰到的第一家路边小酒店里歇了脚，每人叫了一杯掺水白兰地，山姆·維勒先生喝了特别濃的一大瓶。

第二十章

这里可以看出道孙和福格怎样是生意人，他們的办事員怎样是寻欢作乐的人；維勒先生怎样和他的失散多时的父亲有一場纏綿悱惻的相見；还可以看出聚在“喜鵲和树桩”的是何等高尙的精灵，下面一章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在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的尽头，一座熏得黑郁郁的房屋的底层的前間，坐着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办事員，那两位先生是威斯明斯特的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定辯护士兼高等法院的律师，上面說的这四位办事員每天在这里工作，就像被放在相当深的井里的人似的，不大容易看到天上的光和天上的太阳，又因为工作时間是在白天，白天看不見星光，倒是在深井里的人还可以有这种机会。

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是一个黑暗、发霉、有泥土味的房間，中間隔了一重高高的板壁，遮住办事員們，不让他們被一般人看見。房里有两把旧的木椅子，一只滴答滴答响声很大的钟，一份日历，一个雨伞架，一排帽釘，还有几块擱板，上面放着几捆分了类的骯髒文件、一些貼了标签的旧松板箱子以及許多破旧的各种形式和大小的石制墨水瓶。有一扇玻璃門通到作为院子入口的过道里；就在上一章已經忠实叙述过的事情之后的星期五早晨，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維勒紧紧跟随着，在这扇

玻璃門的外面出現了。

"进来就是啦!"板壁后面有一个声音这样叫,作为匹克威克先生輕輕敲門的回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就进了房。

"請問道孙先生或者福格先生在家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文雅地走近板壁,帽子脫了拿在手里。

"道孙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有事,"声音回答;同时,这声音所隶屬的头——耳朵上夹了一支笔——越过隔板,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

那是一顆高低不平的头,上面的土黃色的头发被小心地分在一旁,用生发油粘平,卷成半圓形的头发梢圍繞着一張平板的臉孔,这臉上有一对小眼睛,下面配衬着一个非常髒的衬衫領子和一条污穢的黑色闊領巾。

"道孙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有事,"这头所隶屬的那个人說。

"道孙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說不定。"

"福格先生要多久才有空呢,先生?"

"不知道。"

这时那人开始很悠閑地修理起他的笔来,而另外一个正在溶一种沸騰性緩泻剂的办事員就躲在他的写字台的盖子下面贊許地大笑。

"我想就等等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沒有回答;而此匹克威克先生就自动坐了下来,靜听着钟的响亮的滴答声和办事員們喃喃的談話声。

"眞有趣,是嗎?"其中的一位——他穿了綴着銅鈕子的棕色上衣、被墨水染污了的淡褐色厚呢短褲和布魯徹式的半統靴

子——在結束一段听不清的关于他昨天夜里的奇遇的时候說。

“好得要命——好得要命，”調沸腾緩泻剂的人說。

“湯姆·肯明斯是主席，”穿棕色上衣的人說；“我到薩摩斯鎮的时候是四点半钟，后来我醉得找不到塞进大門钥匙的地方了，所以不得不敲醒那个老女人。嘿，假使老福知道了的話，不知要說什么呢。說不定要把我辞退了——呃？”

听了这句幽默的話，所有的办事員都哄笑起来。

“今天早上福格在这里玩了那样一个花样，”穿棕色上衣的人說，“那时候賈克正在楼上理文件，你們两个到印花局去了。福格坐在楼下这里，看着信，这时，我們送了傳票去控告的那个在坎伯威尔的家伙，你們知道的，他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呀？”

“兰賽，”曾經对匹克威克先生說过話的那个办事員說。

“呵，兰賽——一个一副尷尬相的主顾。‘唔，先生，’老福說，对他恶狠狠地盯着——你們知道他那副样子的——‘唔，先生，你是来了結事情的嗎？’‘是呀，先生，’兰賽說，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錢来，‘欠款是两鎊十，費用是三鎊五，都在这里，先生；’他把那用一張髒紙包着的錢拿出来的时候狠命地唉声叹气。老福先看看錢，再看看他，再用他那古怪样子咳嗽一声，所以我就懂得是要有什么花样了。‘我想你不知道已經递上呈文了吧？所以費用就要增加很多了，’福格說。‘当真的嗎，先生，’兰賽說，吃惊地向后一縮；‘不过昨天夜里才到期的呀，先生。’‘怎么不是真的，’福格說，‘我的办事員才去上了呈子嘛。威克斯先生，不是杰克孙已經把布尔曼和兰賽的陈述书送去了嗎？’我当然說是的，于是福格又咳了一声，看看兰賽。‘我的天！’兰賽說；‘我几几乎急得发瘋了才凑上了这些錢，却是一点儿也沒有用。’‘一点儿也沒有用，’福格冷冷地說；‘所以你最好回去再弄些錢，赶

紧送到这里来。'‘我弄不到了，凭天罰誓，'兰賽說，用拳头捶着桌子。‘不要威吓我，先生，'福格說，故意发起脾气来。‘我不是威吓你呵，先生，'兰賽說。‘你是的，'福格說；‘出去，先生；离开这个办公室，先生，等你知道怎么檢点行为的时候再来。'唔，兰賽还想說話，但是福格不让說，所以他把錢放进了口袋偸偸跑掉了。門刚关上，老福就轉身对着我，臉上挂着甜蜜蜜的笑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那份呈子来。‘喂，威克斯，'福格說，‘叫部馬車尽量快快地到法院去把这递上。費用是完全靠得住的，因为他是个家里有好几口子的老实人，一星期有二十五先令的薪水，假使他委托我們辯护的話——到临了他一定要这样的——我知道他的东家們会設法替他付了的；所以我們尽量敲他一笔也好，威克斯先生；这是基督徒的行为，因为，以他的大家庭和小收入，他这样可以得个教訓，叫他不要借債，对他倒有好处，——是不是，威克斯先生，是不是？'——他一面走开一面微笑得这么温和，叫人看見眞舒服哪。他眞是个呱呱叫的会讲生意經的人呵，"威克斯用无限敬佩的声調說，"呱呱叫，是不是？"

其他三位一致眞心誠意地同意这个意見，这小小的故事給了他們无限的最高度的滿足。

"这些人可爱得很呢，先生，"維勒先生对他的主人搗鬼話，"他們說笑話是第一等，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点头同意，咳嗽一声去引动隔板后面的青年紳士們的注意，他們呢，互相談了一陣散了散心之后，就屈尊来注意一下客人了。

"不知道福格現在有了空沒有？"杰克孙說。

"我去看看，"威克斯說，逍逍遙遙地爬下板凳。

"我告訴福格先生說是姓什么的？"

“匹克威克，”这些言行录的卓越的主人翁回答說。

杰克孙先生上楼去看，立刻回来說福格先生在五分钟之內就可以見匹克威克先生；說过之后又回到他的写字台旁边去了。

“他說他叫什么名字？”威克斯低声說。

“匹克威克；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的被告。”杰克孙回答。

从隔板后面傳出一陣突然的擦着地板走过的脚步声混合着遏制着的笑声。

“他們在偸看你呢，先生，”維勒先生低低地說。

“偸看我，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你怎么說是偸看我？”

維勒先生把大拇指从肩头上向后指指作为回答，匹克威克先生抬头一看，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四个办事員全都把头伸在那一重木头隔板上面，臉上带着极其津津有味的表情，仔細打量着这位据說是戏弄女性的心和扰乱女性的幸福的人的身材和相貌。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上面那一排人头突然不見了，馬上接着是笔头在紙上猛烈移动的声音。

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只鈴突然响了，杰克孙先生应召而去，他从福格的房間里回来的时候，說他（福格）請匹克威克先生上楼去見面。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走上了楼，把山姆·維勒留在下面。后楼的房門上淸淸楚楚地写着很堂皇的“福格先生”几个字，杰克孙在这門上敲了一下，听到里面叫进去，就招呼匹克威克先生进了房間。

“道孙先生在房里嗎？”福格先生問。

“剛进来，先生，”杰克孙回答。

"請他到这儿来。"

"是了，先生。"杰克孙退場。

"請坐吧，先生，"福格說；"那里有报紙，先生；我的同事馬上就来的，我們等他来了就談談这件事吧，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坐了，拿了报紙，但是并沒有看，只是从报上窺探着，打量这位办公事的人：他是一位上了点年紀的、滿臉粉刺的、像是吃素的人，穿了黑色上衣、黑白相混的顏色的褲子、很小的黑色橡皮靴；他这人像是他伏在上面写字的写字台的一个組成部分，也只有桌子那么多的思想或者感覚。

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道孙先生——一位肥肥的、很魁偉的、面色严厉、声音嘹亮的人——出現了；于是談判开始。

"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說。

"啊！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的被告就是你呵？"道孙說。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好，先生，"道孙說，"你打算怎么样呢？"

"啊！"福格說，把手向褲袋里一插，把身体向椅背上一仰，"你打算怎么样呢，匹克威克先生？"

"別响，福格，"道孙說，"让我听听匹克威克先生有什么話要說。"

"我来，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溫和地凝視着那两个搭擋——"我到这里来，紳士們，是表示我接到你們那天的信的惊訝，并且問一問你們有什么根据来控告我。"

"根据嘛——"福格說了这么多就被道孙打断了。

"福格先生，"道孙說，"我有話要說。"

"請你原諒，道孙先生，"福格說。

“說到起訴的根据呢，先生，”道孙继續說，神情之中带着儼然的道学家气派，“你問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吧。我們呢，先生，我們只是完全按照我們的当事人的話做事。这話呢，先生，也許是眞的，也許是假的；也許可信，也許不可信；但是，假使是眞的，假使是可信的，那我毫不犹疑地說，先生，我們起訴的根据是强有力的，不能推翻的。你或許是一个不幸的人，先生，或許你是一个有計謀的人；但是假使叫我宣誓作为一个陪审官来发表意見的話，先生，我要毫不犹疑地說，我对于你的行为只有一个意見。”說到这里，道孙仿佛自己是受了侮辱的善人似的，把头一昂，对福格看看，福格把手向口袋里插得更深些，会意地点着头用表示完全一致的声調說，“毫无疑問嘛。”

“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臉上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請你相信我，就这件事說来，我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人。”

“我希望你是如此，先生，”道孙回答；“我相信你也許是的，先生。假使关于你被控告的事情你实在是无辜的，那你是比任何人都要不幸了。你說怎么样，福格先生？”

“我要說的和你所說的恰恰相同，”福格回答說，带了一种不信任的微笑。

“这作为訴訟的开始的傳票，先生，”道孙继續說，“是經过正式手續发出去的。福格先生，摘要簿在哪里？”

“这里，”福格說，遞过去一本用羊皮紙做簿面的方形的书。

“記录在这里，”道孙說下去。“‘米德尔塞克斯，拘票，寡妇瑪莎·巴德尔控塞繆尔·匹克威克。損失賠償金，一千五百鎊。原告律师，道孙和福格。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完全合乎手續的，先生；完完全全。”道孙咳嗽一声对福格看看——他也說了一句“完完全全”。于是他們两人都看着匹克威克先生。

“那末，是不是說，”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們真打算进行这件案子了？”

“进行嗎，先生？——那自然是不用說的了，”道孙回答，适合于他的身份的似笑非笑一下。

“所要求的賠償損失金确实是一千五百鎊？”匹克威克先生說。

“关于这一点呢，我还可以老实告訴你，假使我們的当事人听了我們的劝告，这个数目还要大三倍哪，先生，”道孙回答。

“不过我知道巴德尔太太說过一句話，”福格說，对道孙瞥一眼，“她說少一个銅子儿也不能答应。”

“毫无疑問嘛，”道孙严厉地說。因为訴訟是剛剛开始，纵使匹克威克先生想和解，这时也不行的。

“既然你不提出什么意見，先生，”道孙說，右手打开一片羊皮紙写的文件，左手把一份紙抄的复本热心地塞給匹克威克先生，“我不妨把这傳票的一份抄本給你。这里是原本，先生。”

“很好，紳士們，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站起身来同时也冒起火来；“你們听我的律师的話吧，紳士們。”

“那是好得很了，”福格說，搓着手。

“好得很，”道孙說，打开門。

“在我走之前，紳士們，”兴奋起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在門外面楼梯口轉过身来說，“允許我說一句，在一切最无耻和最下流的事情中間——”

“慢一点，先生，慢一点，”道孙插嘴說，非常有礼貌的样子。“杰克孙先生！威克斯先生！”

“嗳，先生，”两个办事員出現在楼梯底下說。

“我不过是叫你們听听这位紳士在說什么啊，”道孙回答。

"請你說下去吧，先生——无耻和下流的事情，我想你是这样說的。"

"是这样說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彻头彻尾地冒火了。"我說的是，先生，在世上所有的无耻和下流的事情中間，这是最无耻和最下流的。我再說一遍，先生。"

"你們听到了吧，威克斯先生？"道孙說。

"你們不会忘了这些話吧，杰克孙先生？"福格說。

"也許你高兴叫我們騙子吧，先生，"道孙說。"請便吧，先生，假使你覺得有这个意思——就請你叫吧，先生。"

"我就叫，"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們是騙子。"

"非常之好，"道孙說。"我想你們在下面听得見的，威克斯先生？"

"啊是的，先生，"威克斯說。

"你們要是听不見的話，不妨走上一两步，"福格先生接上去說。

"說下去吧，先生；說下去。你最好叫我們賊，先生；或者，你也許高兴打我們哪一个吧。請你打呵，先生，只要你高兴；我們是絲毫不加抵抗的。請你打吧，先生。"

因为福格把身体非常引誘人地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紧握的拳头所够得着的地方，所以，要不是山姆来干涉的話，这位紳士会照着他的迫切請求行事，几乎是毫无疑問的了。他听到爭吵的声音，就从办公室里走上楼梯，抓住了他的主人的膀子。

"你走吧，"維勒先生說，"要是你不是毽子而两个律师不是球拍子的話，打毽子是很好玩的，不然的話那就兴奋得太不快活了。走吧，先生。要是你要打人出出气，那就到院子里打我吧；可是在这里干，未免是太破費的事情哪。"

也不讲一点儿礼貌，維勒先生就把他的主人拖下楼去，拖到院子里，一直安全地拖到康希尔大街上之后，就退到他背后，以便跟他走到他所去的任何地方。

匹克威克先生心神恍惚地向前走着，在公館大厦对面穿过了街，走上了乞普賽德。山姆正开始疑惑他們是上哪里去，他的主人就回过头来說：

“山姆，我要馬上到潘卡先生那里去。”

“这是你昨天夜里就該去的地方，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我想是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知道是的，”維勒先生說。

“得啦，得啦，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們立刻去吧；但是首先，我有点心煩，想喝一杯掺水白兰地提提神了，山姆。到哪里弄得到呢，山姆？”

維勒先生对于倫敦的知識是广博而独到的。他不加絲毫思索地回答說：

“右手那边第二条胡同——右边最后第二家——拣第一座炉子旁边的雅座，因为那里的桌子中間沒有腿，别的桌子却都有，非常的不便当。”

匹克威克先生默然遵从他的当差的指示，并且叫山姆跟着进了这家酒店，于是滚热的掺上水的白兰地很快就放在他面前了；維勒先生呢，恭恭敬敬离开了一点儿坐着，不过还是和他的主人同在一張台子上，也被款待了一品脱黑啤酒。

那是一个很簡陋的房間，显然是特别受驛站馬車夫們的光顾的：有一些看样子确实是属于这一飽学行业的紳士們正在几处雅座里喝酒和抽烟。其中有一个，坐在对过的雅座里，是个胖胖的、紅臉的、上了年紀的人，特别吸引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

这个胖子抽烟抽得很凶，但是每抽五六口，就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歇一歇，先看看維勒先生，然后看看匹克威克先生。之后他就把脸尽量地埋在一只一夸尔[①]容量的大杯子里喝点酒，再对山姆和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之后他就带着深思的神色再抽这么五六口烟，于是再对他們看看。最后，这个胖子把腿搁在座位上，把背向墙上一倚，开始不离嘴地抽起烟来，并且透过烟雾对这新来的两个盯着，仿佛他下了决心要把他們看个透彻。

最初，胖子的这些一步步的变化并沒有被維勒先生注意到，但是因为他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时时刻刻轉到那胖子身上，他也渐渐注意起来，开始用手罩在眼睛上对那边凝视了，好像他有点儿认識面前这个人，所以希望弄个明白似的。但是他的怀疑很快就被驅散了；因为胖子噴了一口濃烟之后，从那包着他的喉嚨和胸脯的极大的圍巾下面发出了一种粗嗄的声音，像是腹語术的什么奇怪的花头似的，慢吞吞地說了这些字眼——“嘿，山姆！”

“那是誰，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嗳，我簡直相信不了哪，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吃惊地睜着眼睛。“是老头子呵。”

“老头子，”匹克威克先生說。“什么老头子？”

“我的父亲呵，先生，”維勒先生答。“你好嗎，我的老前輩？”維勒先生說了这句孝心勃发的話，就向旁边挪开一点儿給胖子让坐，胖子正向他走过来打招呼，嘴里銜着烟斗，手里拿着酒壶。

“嘿，山姆，”父亲說，“两年多沒有見你啦。”

“一点儿不錯，老家伙。”儿子回答說。“后娘怎么样？”

---

① 一夸尔等于四分之一加侖。

“嘿，让我告訴你吧，山姆，”大維勒先生說，神态非常庄严；“比我第二次碰到的这个女人再好的寡妇，世上是沒有的——她那时候眞是可爱哪，山姆；現在我只能这么說，就是，旣然她是这么一个出色的可爱的寡妇，所以她改了嫁不做寡妇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她做老婆是不适合的呵，山姆。”

“当眞的？”小維勒先生問。

大維勒先生搖搖头，叹一口气回答說，“我这一次眞够受了，山姆；我这一次眞够受了。拿你爸爸作个榜样，我的孩子，一生一世要当心着寡妇，尤其是开酒店的呵。山姆。”大維勒先生非常悲憤地說了这种作父母的劝告之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白鉄盒子，把烟斗重新装滿，就着上一斗的烟灰吸着了新的一斗，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对不起，先生，”他沉默了好一会之后，重新提起剛才的話題，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沒有冒犯吧，我希望你并沒有娶寡妇吧，先生。”

“沒有，”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着；匹克威克先生大笑的时候，山姆·維勒就把他和这位紳士的关系低低地告訴他的父亲。

“对不起，先生，”大維勒先生說，脫了帽子，“我希望山姆还沒有什么过失吧，先生。”

“一点儿沒有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这就好得很，先生，”老年人回答說；“我为了他的教育，費了許多苦心，先生；让他一点点儿大就在街上跑，自己掙飯吃。这是叫孩子学得伶俐的唯一办法呀，先生。”

“在我看来，这法子不免有点儿危險，”匹克威克先生說，微微一笑。

“并且不是很靠得住的，”維勒先生接着說；“有一天我上了个老当。”

“哪里的話！”父亲說。

“是眞的，”儿子說；于是他用尽可能簡单的話叙述了一下他怎么很輕便地就落进了乔伯·特拉倫的圈套。

大維勒先生用最大的注意听这故事，听完的时候就說：

“是不是这两个小子有一个是留了长头发的又瘦又高的个儿，嚼舌头的本領好得很的？”

匹克威克先生沒有十分了解这描写的末了一項，但是懂了第一項，就有点儿冒昧地說，“是的。”

“另外一个是个黑头发的小子穿了桑子色的僕人制服，长着很大的脑袋？”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很急切地說。

“那我知道他們在哪里，”維勒先生說；“他們在伊普斯威契，定心得很哪，他們两个。”

“不会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事实嘛，”維勒先生說，“我說給你听我怎么知道的。我时常替我的朋友赶伊普斯威契的馬車。就在你得了風湿病的那夜的第二天，我在契尔姆斯福的黑孩儿飯店——他們就住在那里——装了他們，一直就到伊普斯威契，那个男用人——穿桑子色的人——告訴我他們要在那边住一陣子哪。”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說；“无論是伊普斯威契还是別的地方。我要追他。”

“你把得稳一定是他們嗎，家长？”小維勒先生問。

“一定，山姆，一定，”他父亲回答說，“因为他們的样子非常古怪；而且，我原来很奇怪怎么一位紳士会跟他的当差的这么亲

热；还有呢，因为他們就坐在我背后，我听見他們笑，还說他們把老炮仗干得怎么好。”

“老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說。

“老炮仗；先生，我相信是說你呢，先生。”

“老炮仗”这个称呼并沒有什么极其恶毒的地方，但是也决不是一个尊敬的或者恭維的名号。大維勒先生开始說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的脑子里已經挤滿了他在金格尔手里吃过的一切亏的回忆；只要加一根羽毛，天平就侧过来了；“老炮仗”就是这根羽毛。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桌上重重地捶一拳。

“后天我要赶車子到伊普斯威契去，先生，”老維勒先生說，“从怀特却波尔的公牛飯店动身；假使你眞要去，还是和我同去的好。”

“就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說；“很正确；我可以写信到坟堆上，叫他們到伊普斯威契找我。我們同你去。但是你不要忙着走呀，維勒先生；不喝点儿什么嗎？”

“多謝你了，先生，”維勒先生答，連忙站住了——“也許喝一杯白兰地祝你健康和祝山姆成功，倒还不錯吧，先生。”

“当然不錯罗，”匹克威克先生答。“来一杯白兰地！”

白兰地拿来了；維勒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摸摸头发，对山姆点点头，端起来一倒就倒进了他的大嗓子，仿佛那只有一丁点。

“干得好，爸爸，”山姆說，“当心点，老家伙，不然的話你要犯那痛風的老毛病了。”

“我已經弄到了医这种毛病的灵驗的方子啦，山姆，”維勒先生回答說，放下了杯子。

“医痛風的灵驗的方子，”匹克威克先生說，連忙掏出笔記簿

子，“是什么药？”

“痛風，先生，”維勒先生答，“痛風这种毛病是因为太舒服太适意才有的。要是你害了痛風的話，先生，只要娶一个寡妇，要声音大大的，而且很懂得怎么利用她的声音，那你就决不会再发痛風病了。这是个再好沒有的药方子，先生。我眞地吃过，我能够担保，凡是因为太快活生出来的毛病都治得了。”維勒先生傳授了这有价値的秘方之后，又喝了一杯，使了一个勉强的詼諧眼色，深深叹一口气，慢慢地走开了。

“唔，你覺得你父亲說的怎么样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微微一笑。

“怎么样，先生！”維勒先生答；“嘿，我覺得就像藍鬍子[1]的私人牧师淌着怜恤的眼泪埋葬他的时候所說的，他是夫妇关系上的牺牲。”

这非常切当的結論是无話可說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付过賬之后就继續往格雷院走去了。可是他走到它那隐僻的小树丛那里，已經敲了八点钟，穿了淨是泥的用細带子扎着的靴子、污秽的白帽子和变了色的衣服的紳士們組成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向各个出口涌，这警告他多数的办公室已經下班了。

爬了两层陡峭而骯髒的樓梯之后，他发現他的預料果然实現了。潘卡先生的“大門”关着，維勒先生在上面踢了又踢，接着还是寂靜无声，这說明办事人員已經歇夜去了。

“这才有趣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非找到他不可，一个钟头也不能耽擱的；今天晚上我别想閉一閉眼睛了，除非我

[1] 藍鬍子是十七世紀法国詩人貝罗所著童話《藍鬍子》里的主角，是个杀妻子的魔王，前后杀了好几个妻子。后来他想杀害他最后的妻子法蒂瑪未遂，反被她的哥哥們所杀。

能称心如意地想到我已經把这事托了一个专家。"

"有一个老婆子上楼来了，先生，"維勒先生答；"也許她知道我們在哪儿可以找到个把人的。喂，老奶奶，潘卡先生的人在哪里？"

"潘卡先生的人嗎，"那瘦削的、劳苦相的老婆子說，停下来喘气——这是因为上楼梯的原故——"潘卡先生的人走了，我是来收拾办公室的。"

"你是潘卡先生的用人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是潘卡先生的'洗衣妇'，"老太婆回答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一半对着山姆，"真是奇怪的事情，山姆，他們把这些法学院的老太婆叫做'洗衣妇'。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她們死也不情願洗什么东西吧，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

"一点儿也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說，对老太婆看看，她的样子和她这时打开了門的办公室一样，对于应用肥皂和水表現出根本不相容的神情；"你知道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潘卡先生嗎，我的好奶奶？"

"不，我不知道，"老太婆回答，粗声粗气地；"他現在不在倫敦。"

"倒霉，"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办事員呢——你知道嗎？"

"唔，我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他可不欢喜我告訴你呀，"洗衣妇說。

"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他，"匹克威克先生說。

"明天早上不行嗎？"那妇人說。

"不大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也罢，”老妇人說，“假使是很要紧的事，我就說了他在什么地方吧，我想說了也不碍事的。你們只要到‘喜鵲和树桩’去，到柜台上問劳頓先生，他們就会带你們去，他就是潘卡先生的办事員。”

她又說明了这家旅館是在一条胡同里，既在克来市場的邻近、又是紧靠着新旅社的后面；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得了这些指示，安全地下了那摇摇晃晃的楼梯，开始寻問“喜鵲和树桩”的所在。

劳頓先生和他的同伴們光顾那里开怀夜飲的这家酒館，是普通人叫做某某酒楼之类的地方(即酒店兼旅店的地方)。老板是个会賺錢的人，这一点，凭着他把酒吧間的窗戶下面搭出来的像轎子那样大小和那样形式的小擱楼分租給一个补鞋匠的事实，就足以充分証明了；而且他是一个心地仁慈的人，这，只要看他对于一个面餅师傅的爱护就明白了——那面餅师傅一点儿不怕人家干涉，公然就在大門的台阶上卖他的点心。下面的几扇挂了郁金色窗帘的窗戶上，悬挂着两三块印刷的广告牌，宣傳的是德文郡的苹果酒和丹吉克的樅叶酒；另外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了白字，告訴高明的公众在这里的地窖里收藏了五十万琵琶桶的双料烈性麦酒，叫人心里起一种未必不乐意的怀疑，不知这个偉大的地洞究竟要达到地心的什么地方。关于这座大厦的外貌，我們只要再說一桩，也就把該說的都說尽了：这就是那風雨剥蝕的招牌，上面是一只已經磨灭了一半的喜鵲一心一意地瞅着用棕色顏料画的一根弯曲的綫条，这就是街坊邻里从小受到教导，把它看作“树桩”的东西。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柜台旁边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从里面一幅幃幕后面钻了出来，出現在他面前。

“劳頓先生在这里嗎，太太？”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先生，”老板娘回答說。“来，查理，带这位紳士到劳頓先生那里去。”

“現在不能去，”一个蹣跚着走过来的紅头发的侍者說，“因为劳頓先生正在唱一支滑稽歌，他要不高兴的。馬上就完了，先生。”

紅头发的侍者剛說完，就发出一陣极其一致的擂桌子的声音和酒杯的玎璫声，宣布歌唱終結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山姆在酒吧間里自寻乐趣，就让自己被引到劳頓先生那里去。

听到“先生，有一位紳士找你說話”的通报之后，一位坐在桌头上的椅子里的胖臉的青年有点儿惊訝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一看；看了之后，他的惊訝似乎一点也沒有減少；因为那时他的眼光是落在一位他从来沒有見过的紳士身上。

“对不起，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并且我也很抱歉打扰别的紳士們，但是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假使你让我花費你五分钟的工夫到房間这头来談談，我就感激不尽了。”

胖臉的青年人站了起来，拉了一張椅子靠近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間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注意地傾听他的不幸的故事。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完的时候青年人說，“道孙和福格——他們的手段厉害哪——是第一等的会讲生意經的人，道孙和福格他們，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承认道孙和福格的手段厉害，于是劳頓就继續說下去。

“潘卡不在倫敦，而且在下星期周末之前也不会来；但是你假使需要辯护，并且假使你願意把文件交給我，我可以先办妥他回来之前所要做的一切。”

"我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文件递給他。"假使发生什么紧要事情，你就写信給我，寄到伊普斯威契邮局。"

"那很好，"先生的书記回答說；后来他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好奇地向桌子那边瞟，就接着說，"你參加嗎，坐这么半个来钟头？我們今天夜里在座的都是大好佬。有山金和格林的管事，史密索斯和普拉斯的平衡法院，平金和托馬斯的外勤——他唱歌呱呱叫——还有杰克·本伯，还有許多。你是乡下来的吧，我想。你高兴參加嗎？"

匹克威克先生抵抗不了这么誘人的一个研究人性的机会。他让自己被带到桌子那里，經过正式的介紹之后，就被招待在靠近主席的一張椅子上坐了，喊了一杯他所爱好的飲料。

接着是一陣恰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預期相反的深深的靜穆。

"我希望你不觉得抽这玩意儿討厌吧，先生？"他的右邻說，这是一位穿格子花衬衫、綴着彩鈕子、嘴里銜了一根雪茄的紳士。

"一点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我非常欢喜它，虽然我自己不是抽烟的人。"

"我可不能够說我自己不是，"桌子对面的一位紳士插上来說。"抽烟对于我就像吃飯和睡觉一样。"

匹克威克先生对說話的人看看，他想假使洗滌对于他也是这样，那就好些了。

到这里又是一个停頓。匹克威克先生是陌生人，他的来临，显然是扫了大家的兴。

"格倫廸先生要請大家听唱歌了。"主席說。

“不，他不，”格倫廸先生說。

“为什么不呢？”主席說。

“因为他不会，”格倫廸先生說。

“你不如說他不肯吧，”主席回答說。

“好的，那末，他不肯，”格倫廸先生回嘴說。格倫廸先生絕对拒絕使大家滿足，这又造成一次沉默。

“有哪一位給我們大家打打气嗎？”主席丧气地說。

“为什么你自己不給我們打气呢，主席先生？”一个長了点小鬍子、斜視眼、敞开了衬衫領子（髒的）的青年人在桌子尽头說。

“听呵！听呵！”穿了綴着彩色裝飾品的衣服的那个抽烟的紳士說。

“因为我只会一支歌，已經唱过了，在一晚上把一支歌唱两次，是要罰‘滿堂酒’的，”主席回答。

这是无可辯駁的答复，于是又沉默了。

“我今天晚上，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希望提起一个全体都能够参加談論的話題，“我今天晚上曾經到过一个地方，这地方无疑諸位都很熟悉的，但是我已經好几年沒有去过了，而且很不熟悉；我說的是格雷院，紳士們。在倫敦这样大的地方，像这些法学院眞是奇怪的偏僻角落了。”

“謝天謝地，”主席隔着桌子对匹克威克先生耳語說，“你想起了一桩至少我們中間有一个人是永远欢喜談論的东西啦。你会引得老杰克·本伯觀起来的；从来沒有听他讲过别的东西，除了法学院；他孤单单一个人住在里面，一直住到差不多要发瘋了。”

劳頓所指的人是一个矮小的、黄色的、聳肩膀的人，他的脸在沉默的时候有向前垂着的习惯，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先前沒有

看見。可是当老头子抬起皺臉，灰色的亮晶晶的眼睛发出銳利的探究的光芒，对他盯着的时候，他覺得这样一副奇突的相貌竟被他一时忽略掉了，眞是怪事。老年人的臉上始終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獰笑；他的下巴托在一只手上，那手又长又枯瘦，长着特别长的指甲；他的头歪到一边，眼光从毛茸茸的灰色眉毛下面对外面銳利地扫射的时候，他的睨視里显出一种奇怪而狂暴的狡詐神情，看上去叫人十分討厌。

現在坐直了身体，发出一陣滔滔如流的言語的人就是他。但是因为这一章已經很长了，并且因为这个老头儿是个出色的人物，所以我們让他到下一章再說，对于他是更尊敬一些，对于我們也更便利一些。

第二十一章

老头子开口讲他所偏爱的話題，讲了关于一个古怪的訴訟委托人的故事

"啊哈！"上一章結束的时候我們已經簡单地描写了他的态度和外貌的老头儿說話了。"啊哈！是誰在讲法学院[①]？"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說它們是古怪的古老的地方。"

"你！"老头儿輕蔑地說，"从前的事情你知道些什么？那时

① 指倫敦的四个法学院，即內院(Inner Temple)、中院(Middle Temple)、林肯院(Lincoln's Inn)和格雷院(Gray's Inn)，匹克威克先生去找潘卡先生的地方就是最后的那一个。

候，青年人把自己关在那些寂寞的房間里讀书，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夜又一夜，他們讀了又讀，看到他們的神志因为半夜里下苦功的关系发了昏；直到他們的精力耗尽了；直到早晨的光明不再带給他們新鮮和健康；把朝气蓬勃的精力奉献給枯燥无味的老书本子，他們在这种不自然的努力之下，倒下去了。到后来在很不相同的日子里，也就在这些房間里，人們由于‘生活’和放蕩，結果全得了肺痨病的慢性消耗症或者热病的急性病症，——这些你又知道些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徒然乞怜的辯护士悲痛地离开律师事务所，到泰晤士河里找休息之处或者把牢獄作为避难所？这些房子，它們可不平常哪。那古旧的护墙板上一块嵌板也沒有了，但是，假使它有說話和記忆的能力，能够从墙上跳出来讲它的恐怖故事——人生的浪漫故事，先生，人生的浪漫故事呵——那你說怎么样！现在看看它們可能是平淡无奇的，可是我告訴你，它們是奇怪的古老的地方，我宁可听許多名字怕人的虛构的故事，不願意听那一堆古老房間的忠实的历史。”

老年人的突然的兴奋和因此引起来的題目，里面都有种非常古怪的东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无話可答；老年人按住了他的急躁的性子，恢复了在剛才的兴奋中間失去的睨視，說：

“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它們是最平淡无奇和最不浪漫的；它們是多么妙的慢性磨折人的地方！想想这种事情，穷困的人为了謀这个职业，傾其所有，使自己变成乞丐，使朋友受勒索，而这个职业却决不会給他一口面包。等待——希望——失望——恐惧——不幸——穷困——希望——枯萎——出路的絕尽——也許就自杀，或者成了破破烂烂、拖拖遢遢的醉鬼。我說得不錯吧？”老头儿搓搓手，斜着看了一眼，仿佛很高兴找到了另外一个

看法来讲他的偏爱的話題。

匹克威克先生怀着很大的好奇心看着老头儿，在座的其他人微笑着，靜靜地旁观。

“談你們的德国大学吧，”矮小的老年人說。“呸，呸！本国尽有浪漫故事呢，不用走半哩就找得到的；只是人家从来想不到罢了。”

“我以前的确从来沒有想到这一方面的浪漫故事，”匹克威克先生笑着說。

“你一定是沒有，”小小的老头儿說，“当然沒有嘛。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常常跟我說，‘这些房間有什么了不得？’‘奇里古怪的地方啊，’我說。‘一点也不，’他說。‘寂寞得很，’我說。‘一点也不，’他說。有一天早上他正要去开外面的門，忽然中風死掉了。他倒下去头擱在他的信箱里，就这么倚在那里十八个月。大家都以为他到外埠去了。”

“那末最后怎么发現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法学院长决定把他的門撬开，因为他已經两年沒有繳租錢了。他們这么做了。撬开了鎖。一架积了很多灰尘的骷髏，穿着藍色上衣、黑短褲和絲拖鞋跌到开門的門房怀里。古怪，这事。有点儿吧，也許？”小老头儿把头更向一边歪着，怀着說不出的快乐搓搓手。

“我还知道另外一桩，”小老头儿在他的格格笑声多少消失了一些的时候又說——“那是发生在克里福德院。頂楼的房客——坏蛋——把自己关在臥室的壁橱里，吃了砒霜。賬房以为他逃走了；开了門，貼了召租条子。另外一个人来租了这房子，陈設好了家具，住了下来，不知怎么他睡不着觉——老是不安心和不舒服。‘怪，’他說。‘我把另外一間做臥室，把这間做起坐

間吧。他换过来了，夜里睡得很好，但是突然又发現不知怎么晚上讀不成书；他神經过敏起来，不舒服起来，老是剪蜡烛和四面看。‘我眞不懂了，’有一天晚上他看了戏回来，一面喝着冷酒一面这样說，他把背靠着墙，为了不致于幻想有人在他背后，——‘我眞不懂了，’他說；正說着，他的眼光落到那一直鎖着的小壁橱上，从头到脚起了一陣寒顫。‘我以前就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的，’他說，‘我不由得不疑心那壁橱有什么毛病了。’他作了一次强大的努力，鼓起了勇气，用撥火棒一两下子就打碎了門上的鎖，开了門，可不是嗎，笔直站在角落里的正是先前的房客，手里还紧紧抓住一只小瓶子，他的臉呢——要了！”小老头儿說完的时候，带着狰恶的愉快的微笑对他的惊奇的听众們的紧張的臉孔环顾一下。

“你讲的这些是多奇怪的事情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借助于眼鏡仔細观察着老年人的臉孔。

“奇怪嗎！”小老头儿說。“廢話；你以为它們奇怪，是因为你完全不懂。它們是有趣的，却沒有什么特别。”

“有趣！”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喊。

“是呀，有趣，不是嗎？”小小的老年人回答，穷凶极恶地斜着瞪了一眼，随后，也不等人回答，就接着說下去：

“我知道另外一个人——让我想想——那是四十年前了——他租了这些最古老的学院之一里面的一組又旧又潮湿又腐烂的房間，那里关了好多年沒人住。关于这地方老太婆们有好多故事，当然这地方决不是很舒服的；但是他穷，房子便宜，这在他已經是十分充足的理由了——纵使房子比实际上还坏十倍。他不得不买下一些留在房里的腐朽的装置；其中有一样，是一只装文件的、很大的、笨重的木头柜子，上面安着玻璃門，里面

有綠色的帘子；对于他眞正是沒有用的东西，因为他并无文件可装；至于衣服，他是隨身带着的，而且这么带着也并不难呀。那末，他所有的家具都搬来了——統共还装不滿一大車——分散地放在房里，为了使那四把椅子可能像有一打，于是他到夜里就在火炉前面坐了下来，喝他賒欠来的两加侖威士忌酒的第一杯，一面胡思乱想着到底将来能不能付出这笔酒賬，假使能够的話，那得多少年，这时，他的眼光碰到了木柜子的玻璃門。'啊！'他說——'假使我不是不得已照那老旧貨商人的价錢买了这个丑东西的話，我就可以用那笔錢买点称心的东西了。我对你說，老家伙，'他大声地对柜子說，因为沒有别的东西可以对着說了——'假使打碎你的老尸首之后多少还划得来的話，我就要用你来燒火了，馬上就干。'他刚說了这話，就有一种类乎微弱的呻吟的声音像是从柜子里面发出来。这使他最初有点吃惊，但是想了一下以后，他以为一定是隔壁的什么年青人出去吃飯回来了，所以他就把脚擱在火炉架上，拿起撥火棒来撥火。这时候那声音又响了：一扇玻璃門慢慢地开了，显出一个穿了污秽面破旧的衣服的、蒼白面憔悴的人形，直挺挺站在柜子里。这人形的身材又高又瘦，脸上显得忧愁和惶急；但是皮肤有一种顏色，整个的人有一种猙獰可怖的和非人間所有的样子，决不是世上的活人会有的。'你是誰？'这新来的房客說，脸色变蒼白了：但是他把撥火棒举平，对着那人形的脸上瞄准——'你是誰？''不要扔撥火棒来戳我，'那人形回答說——'假使瞄得这么准投射过来，那就要碰不到遮拦戳在我后面的木头上了。我是一个鬼。''那末，請問，你在这里干什么？'房客結結巴巴地說。'这个房間，'鬼怪回答說，'是我的肉体曾經在里面工作的，結果是我和我的孩子們成了乞丐。这个柜子是放文件的，一大堆一大堆，多少年积起来的。

在这房間里，当我由于悲伤和希望迟迟不能实现而死掉的时候，两个狡詐的貪心汉瓜分了我在貪苦的生活里拚命挣来的財产，結果一个銅子也沒有留給我的不幸的子孙。我把他們从这里吓走了，从此以后我夜里——这是我能够重到人間来的唯一的时間——就到我长期受苦的这个地方来徘徊。这房間是我的：应該留給我。’‘假使你一定要在这里現形的話，’房客說，他趁着鬼魂刺刺不休地說着的时候定了神，所以很冷静了——‘我当然很高兴放棄这里；但是我想問你一个問題，假使你答应我問的話。’‘說吧，’鬼怪严厉地說。‘好的，’房客說，‘我这話不单是对你說的，因为对于我听說过的大多数鬼魂都同样适合的；在我看来，既然你們能够到世界上的最好的地方去——因为我想空間在你們是不成問題的——而你們却老是要回到曾經使你們最不幸的地方来，这是有点儿矛盾的。’‘天啊，这是真的；我以前从来沒有想到过，’鬼說。‘你看，先生，’房客继續說，‘这房間是很不舒服的。从那柜子的样子看起来，我想它是免不了有臭虫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更舒服得多的地方；何况倫敦的天气又是极端教人討厌。’‘你說得很对，先生，’鬼說，很有礼貌，‘以前我从来沒有想到过；我馬上就换换地方吧。’——当真的，他一面說一面就逐渐消失了；他的腿子真的完全隐沒了。‘还有，先生，’房客追在后面喊他，‘假使你費心对别的也在古旧的空屋子里出沒的女士們和紳士們說一說，告訴他們到别的地方去要舒服得多，那你就使社会受惠不淺了。’‘我会說的，’鬼魂回答；‘我們一定是笨家伙——很笨的家伙，的确；真想不到我們怎么糊塗到这步田地。’那鬼說了这些就隐掉了；”老年人用机伶的眼色环視一下全桌的人，加上一句，“有点儿奇怪的是，他从此以后再沒有回来过。”

"这倒不坏，假使是眞的，"綴着彩色鈕子的人說，点起一支新雪茄。

"假使！"老头儿叫，极其輕蔑的样子。"我想呀，"他对劳頓补充說，"他往下还要說我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古怪訴訟委托人的故事也未必是眞的哪——我想他一定要这样說的。"

"我不能冒昧的說什么，因为根本沒有听見过这个故事，"彩色裝飾品的主人說。

"我希望你再把故事說一說，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說吧，"劳頓說，"除了我别人都沒有听見过，而且我也差不多忘記了。"

老头儿向桌子四周圍看看，比以前睨視得更可怕了，像是因为每人的臉上都显出注意的神情而得意。然后用手揉揉下巴，像是回忆事实的样子抬头看着天花板，开始敘述如下：

老头子讲的古怪訴訟委托人的故事

"我在哪儿听到和怎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老头儿說，"这沒有什么关系。假使我按照我碰到这事情的情形讲出来，那就得打中間讲起，讲到末了的时候再回到头上去。我只要說明一下，这中間有些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就够了。其余的我知道发生过，而且有些能够清清楚楚記得这些事情的人現在还活着。

"在波洛区的大街上，靠近圣乔治教堂，并且就在同一边，有一所最小的負債人监獄——瑪夏尔席，这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虽然后来它跟从前那种骯髒污秽的情形是很不相同了，可是就是改良之后的它对于眼光比較高的人还是說不上有什么引誘力，或者对于沒有远慮的人有什么安慰。新門监獄[①]里的判了

罪的重罪犯人也能有一个和瑪夏尔席监獄里的无力償付的債务人的一样好的院子，透透空气，运动运动。[2]

"也許是因为我的愛好，也許是因为我摆脫不了和这地方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旧事，总之我受不了倫敦的这个地方。这条街是寬的，店鋪子寬寬大大的，过路的車輛的声音、川流不息的人潮的脚步声——所有来来往往的喧嘩声，从清早鬧到半夜，但是周圍的街道却恶劣而窄小；貧穷和淫乱在拥挤的巷子里潰烂着；困乏和不幸被关閉在这狹隘的牢獄里；至少在我看来，像是有一种阴沉和悽慘的空气籠罩着这里，給它加上一种齷齪和病态的色澤。

"这幅景象，有許多眼睛——它們早已閉上进了坟墓罗——在最初进瑪夏尔席监獄的大門的时候，曾經相当輕松地对它看过；因为在遭到第一个严重的不幸打击以后，往往不会一下子就絕望。一个人对于沒有考驗过的朋友是信任的，他記得他的酒肉朋友們在他并不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大方地表示要为他服务；他抱着希望——幸福的沒有經驗的人的希望——无論他怎么被最初的打击所压倒，这希望还会在他胸中出現，并且在那里暫时地生長着，直到在沮丧和輕蔑的伤害之下枯萎为止。到了負債者在牢里萎靡下去，沒有釋放的希望，沒有自由的前途，处于这种任何辞藻所不能形容的慘境的时候，那些眼睛又是多快地深深陷进了头顱，在那些由于飢餓而消瘦、由于禁閉而失色的臉孔上发着浮光！人間的极端的暴行虽然已經不再存在，但是留下的还

① 新門监獄(Newgate)：为倫敦有名的大牢，最初建于一四四二年，屢經修造，至十九世紀初始毀。因为出名，遂漸漸变成一般牢獄之代名。

② 甚至还要好些。但这是在过去，在比較好的时代，而这监牢現在已不存在了。——原注。

很多，足以引起使心房流血的事情。

“二十年前，这里的阶石几乎被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孩子的脚步踏穿了，他們天天清晨的时候一定出現在监獄的門口；他們常常是經过一夜不安的悲苦和焦虑之后在那里匆匆待上一个钟头，然后年輕的母亲就柔順地走开，把孩子带到那古老的桥上，把他抱起来看那閃耀的河水。河水蒙上一层早晨的太阳光的色彩，随着一清早河里为了工作和享受而作的忙碌准备而动蕩着。她想使他对于眼前的事物发生兴趣。但是她会很快就把他放到地上，把她的臉掩在圍巾里，淌一陣使她眼睛要瞎了的眼泪；因为他那一副病容的瘦臉上并沒有展露出感到兴趣或者愉快的表情。他的記忆是有限得很的，但全都是一样的——全和他的父母的貧穷和不幸相关联着的。他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坐在母亲的膝头上，怀着孩子气的同情看着那些偸偸滾下她的臉的眼泪，然后靜靜地爬到什么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嗚咽得睡了过去。世界的殘酷的現实以及它的許多最坏的不幸——饥渴、寒冷和貧困——从他的理性的黎明时代起他就痛切地感到了；虽然具有儿童时代的‘形体’，却沒有儿童时代的輕快的心、欢暢的笑和发亮的眼睛。

“父亲和母亲看見这一点，也看見彼此的情形，怀着一个字也不敢說的慘痛的心思。这健康的、体格强壮的、几乎胜任任何劳力的男子，在严紧的禁錮和拥挤的监獄的不健康的空气之下消瘦下去。这嬌弱的女人在肉体的和精神的双重影响之下衰頹着，小孩子的小心灵在破碎着。

“冬季来了，严寒和苦雨的日子也随着来了。可怜的女孩子搬到靠近她丈夫坐牢的地方的一間可怜相的房子里；虽然她因为越来越穷，不得不搬家，但是能离他近一点，她也比以前快

乐了。有两个月，她和她的小伴侣照常来等着开門。但是有一天，她却沒有来，这还是第一次。到第二天早晨，她独自来了。孩子已經死掉了。

“人們簡直不懂，他們把旁人丧失亲屬冷冷淡淡地說成是死者脫离苦海，生者减輕負担——我說他們簡直不懂这种丧亡是何等的慘痛。在所有其他的眼睛都冷冷地避开你的时候，有一个沉默的含情的眼色看你一眼——在所有其他的人都舍棄了你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一个人同情和热爱你——这是最深沉的苦难之中的一种依傍、一种支持、一种安慰呵，这不是財富所能換取，也不是权力所能賜予的。这孩子曾經在他的双亲膝下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小手耐心地互相握着，瘦削蒼白的臉抬起来对着他們。他們曾經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虽然他的短短的生存是不快乐的，虽然他現在获得了他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当小孩子时都从来尝过的那种和平和休息，但是他們是他的父母呵，失去他使他們深深地感到心痛。

“誰只要看見这个做母亲的改变了的臉孔，就会明白死亡很快就要結束她这种忧患困苦的景象了。她的丈夫的难友們不敢再过問他的悲哀和不幸，就把他以前和两个同伴合住的小房間留給他一个人。她和他同住了这房間，沒有痛苦，但是也沒有希望，就这么拖延着，她的生命慢慢地衰亡下去。

“一天晚上，她在丈夫的怀里昏厥了，他抱她到窗口透气，使她苏醒起来；那时月光照在她的臉上，使他看出她的容貌的改变，吓得他渾身发軟，抱都抱不动她，像个无能为力的嬰儿似的蹣跚着。

“‘放下我来；乔治，’她气息奄奄地說。他照着做了，自己也在她身边坐下，用手掩着臉哭起来。

"'离开你是很难过的，乔治，'她說，'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应該为我的緣故承受它。啊！我多么感謝他带走了我們的儿子啊。他現在是幸福的，他是在天上了。假使他在世上又沒有了母亲，那怎么办哪！'

"'你不能死，瑪丽，你不能死；'丈夫說，跳了起来。他急促地来回走着，用捏紧的拳头捶自己的头；然后重新坐在她身边，把她抱在怀里，比較鎮靜地接着說，'振作起来，我的好爱人——請你振作起来。你还会活下去的。'

"'再也不会了，乔治，再也不会了——'将死的女人說。'让他們把我埋在我們的可怜的儿子旁边，但是你答应我，假使你一旦能够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并且有一天能够发財的話，你要把我們移到一个什么乡村墓地里去——在离这里老远老远的地方，我們可以和平地休息。亲爱的乔治，答应我你要照我的話做。'

"'我答应，我答应，'男子說，热情地跪在她的面前。'跟我說話，瑪丽，再說一句；看我一眼——只要一眼！——'

"他住了嘴；因为那只抱住他的頸子的手臂变硬变重了。一声深沉的叹息从他面前的消瘦不堪的身体里发出；嘴唇动了一下，一絲微笑在臉上浮动了一下，但是嘴唇失了血色，微笑隐退成为僵硬的、可怖的凝視。他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世界上了。

"这天夜里，在这悲慘的房間的寂靜和凄凉之中，这不幸的男子在他妻子的遺体面前跪下，呼吁上帝做見証，发了一个可怕的誓：从这个时刻以后他要为她和他的孩子的死亡复仇；从此以后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要把全部精力奉献給这唯一的目的；他的复仇要持久而恐怖；他的仇恨要永远不減退和消失；而且要找遍全世界追它的目的物。

"最深的失望和几乎非人类的感情，在这一夜之間就在他的

脸上和身体上造成如此凶恶的伤痕，使他的不幸中的伙伴們見他走过的时候都怕得退縮。他的眼睛通紅而迟鈍，他的脸色死人似的蒼白，他的身体弯曲得像是上了年紀。他在精神痛苦的热狂之中几乎把下嘴唇咬穿，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滴下了下巴，并且沾污了他的衬衫和領带。沒有眼泪，沒有怨声；但是那种不安的眼色，和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种忙乱的样子，說明了在他內部燃燒着的高热。

"必須把他妻子的尸体立刻从牢里搬走。他充分鎮靜地接受了通知，勉强同意这样做是适当的。搬的时候差不多全监獄的人都集攏来看延灵；脚夫出来的时候大家急忙向两旁让开；他匆匆前进，走到靠近門房入口的有栅栏的地方，独自一人站着，而群众出乎本能的体貼心情，都从那里引退了。粗陋的棺材背在扛夫們的肩膀上慢慢地前进。麕集的人群被极度的寂靜籠罩着，只有妇女們的清晰可聞的悲叹声和扛夫們在石头鋪路上移动的脚步声打破寂靜。他們走到丧偶的丈夫站着的地方，停住了。他把手摆在棺材上，机械地整理一下盖在上面的柩衣，示意他們继續走。棺材經过門廊的时候，监獄哨崗上的看守們都脫下帽子，紧接着沉重的大門就把它关在外面。他茫然地看看群众，沉重地倒在地上了。

"虽然此后几个星期他一直发着高热，日夜被人看守着，然而在最狂乱的囈語之中，他从来沒有一刻忘掉他的丧妻之痛和他的誓言。景象在他眼前变换，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一件事跟着一件事；他的神志是完全昏迷的；但是这一切都和他心里的偉大目标有着相当的联系。他正在无边的大海里航行，上面是血紅的天空，下面的汹涌的怒濤正在四面八方沸騰着和洄漩着。他們的前面有另外一只船，在怒号的風暴中苦苦地奋斗和摆蕩；它

的帆被撕成一条条地在桅杆上飘荡，甲板上挤满了用绳子扣在船边上的人，而巨浪时时刻刻冲上船边，把一些注定遭殃的人卷到冒着泡沫的海里。巨浪在沸腾着的汪洋大水里推进，具有任何东西都不能抗拒的速度和力量；終于打着前面的船的尾巴，把那船压碎了。船沉下去的时候水里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渦，从这里面升起一声如此响亮和尖銳的嘶叫——成百要淹死的人的哀号，混成了一片可怕的呼贼——远远超过風暴的呐喊之上，并且廻蕩不止，仿佛一直要刺穿空气、天和海洋。但是那是什么，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冒出水面，带着痛苦不堪的神色，贼着救命，和波浪搏斗着。他一看，就从船边跳下水，奋力向那里游过去了。他游到那里，紧紧靠近那人了。这正是他的相貌。老头儿看見他来，就拚命想逃开他的掌握，但是徒然。他紧紧抓住他，把他拖到水里。下水，同他下水，下去五十噚深；他的掙扎逐渐微弱了，終于完全停止。他死了；他杀了他，实行了他的誓言。

“他是在一片大沙漠的炙人的沙礫里旅行，光着脚，孤单单一个人。沙土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呼吸感到困难；細小透明的沙粒飞迸毛孔，使他难受得要发瘋。被風卷起来的一大陣一大陣的沙，在灼日之下照得透亮，远远地像一条条的火柱在猖獗。死在这凄凉的荒漠里的人們的骸骨，撒滿他的脚下；周圍的一切都被一种吓人的光籠罩着；眼界所及之处只有恐怖的景象。他瘋狂地向前冲，徒然想贼出一声惊怖的叫唤，舌头却粘在嘴上。他振起了超自然的气力在沙里跋涉，又累又渴，疲憊不堪，終于倒在地上失了知觉。是什么芬芳的凉爽使他苏醒过来的；是什么潺潺的声音？水！的确是泉水；清洁的新鮮的水流在他脚下奔着。他飽喝了一頓，把发痛的四肢伏在岸边上，陷入一种可意的神志恍惚状态了。漸漸接近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一个白头发

的老年人蹣跚地走过来解他的如焚之渴。又是他！他用手臂抱住那老年人的身体向后拖。他掙扎着，嘶叫着要水——只要一滴水救命！但是他紧紧地拉住了他，用貪馋的眼光看着他的惨痛；当他的沒有生命的头垂在胸口上的时候，他就用脚把那尸首踢开了。

“热病离身、神志恢复之后，他一清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已經是富有而自由的了；他所說那位宁願让他死在牢里的父亲已經在鵝絨床上寿終正寢了。——还說宁願呢！他父亲已經让那些对他来說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貴得多的人由于穷困和无药可医的心病而死去了——父亲一心一意要让儿子穷得像乞丐，但是因为对自己的健康和精力很自負，所以把这一措置拖延得太迟了，現在只好在另一世界里咬牙切齿，懊恨自己的疏忽，把財产留給了儿子。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了这件事，而且还发觉了很多事。他回想他生活下去的目的，記起了他的仇人是他妻子的亲父亲——是使他坐监牢的人，也是不管女儿带着孩子跪在他脚下哀求怜憫、而把她們踢出大門的人。啊！他多么厉害地詛咒身体的衰弱——因为它阻止了他馬上起来积极进行他的复仇的計划！

“他叫人把他从这个悲哀和不幸的場所搬走，移居到海边一个清靜的地方——并不是希望要恢复平静的心境或者快乐，因为这两者都永远消逝了；而是为了恢复他的虛弱的身体和考慮他的宝貴的計划。就在这里，什么恶鬼給他送来了一个让他作初次的、极其可怕的复仇的机会。

“是夏季；他常常在将近黄昏的时候从他的孤独的住所出发，满脑子是忧郁的思想，沿着危岩之下的狹路信步走到一处荒凉和寂寞的地方，那是他在漫步的时候偶尔发现而且看中的，

于是就在什么滚下来的碎岩石上坐下，把脸埋在手里，就这么待上几个钟头——有些时候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他头上的狰狞的巉岩用它的长长的影子把他附近的一切都遮上一层濃厚的黑暗。

“一个風平浪靜的黄昏，他在他的老地方坐着，时而抬头看看海鷗的飞翔，时而看看海里的一条光輝燦烂的深紅色的道路：这条路开始于海洋的中央，似乎一直伸展到日落的地方。正在这时候，沉沉的寂靜被一声呼救的叫喚打破了；他听着，正在怀疑自己剛才听錯了沒有的时候，叫声又起了，而且比先前更响，他就站起来向傳来声音的方向赶过去。

“事情馬上就明白了：海滩上有些散乱的衣服；在离岸不多远的地方可以看見一个人头浮在浪上；并且有个老年人，痛苦地絞着手，跑来跑去嘶叫着求救。这病人的体力現在已經充分复原了，所以就脫掉上衣，向海水冲过去，想跳进去救那要淹死的人。

“‘赶快来，先生，看上帝的面上；救命，救命，先生，为了上天的爱。他是我的儿子，先生，我的独子！’老年人发狂似的說，一面走上前来迎他。‘我的独子呀，先生，他要在他父亲的眼前死掉了！’

“他听見老年人的第一句話，就停住脚不再跑了，并且把手臂交迭在胸口，完全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偉大的上帝！’老年人喊，退縮着——‘海林！’

“这位陌生人微笑一下，一声不响。

“‘海林！’老年人說，发狂似的——‘我的孩子，海林，我的亲爱的孩子，你看，你看！’可怜的父亲喘着气，指指那青年人在为生命而搏斗的地方。

"律师巴結地鞠了躬；瞟瞟那位紳士手里拿着的大包裹。他的客人注意到这眼光，就进行說明。

"'这不是普通的公事，'他說；'这些文件也不是沒有經过了长久的困难和費了很多的錢就輕易到我手里的。'

"律师对那包东西更焦急地瞧了一眼：他的客人解开扎住的绳子，露出許多带着一份份契据的期票，和其他文件。

"'你看得出，'这委托律师代办的当事人說，'这些文件上写着名字的那个人，他凭着这些东西在过去几年間借了大笔的款子。他和这些借据的原执有者們有一个默契，就是在某一限度之內这些借款可以随时展期；我呢，花了三倍或者四倍的代价从原有者手里把它們都买了过来。那样的默契任何地方都沒有写明。他近来遭受了許多損失；假使这些債务一下子全部压到他头上的話，他就要垮台了。'

"'总数有好几千鎊哪，'代办律师大致看了看那些文件說。

"'是嘛，'当事人說。

"'我們打算怎么样呢？'这执行律师事务的人問。

"'怎么样！'委托者答，突然激昂起来——'运用法律的一切机械，凡是智慧所能設計和欺詐所能执行的一切阴謀；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法律的公开的压迫，加上最机敏的执行法律业务的人們的一切伎俩。我要使他痛苦而緩慢地死亡。毁掉他，夺过他的田地和动产，把他赶出房屋和家庭，叫他老年淪为乞丐，叫他死在一个平凡的牢獄里。'

"'但是这笔費用，我的亲爱的先生，这一切的費用呢，'代办律师从一时的惊慌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用討論的口气說。'假使被告是破产的人，那末誰付这些費用呢，先生？'

"'随你說多少数目吧，'那陌生人說，一面拿起了笔——他

的手由于兴奋而颤抖得这么厉害，几乎拿不住它——‘随便多少都可以。不要不敢說，你这人。我不会嫌数目大，只要你使我达到我的目的。’

“代办律师冒失地說了一个大数目，作为他把损失的可能性都計算在內的預付款項；但是与其說是他照着他主顾的要求行事，还不如說是試探一下他认眞到什么程度。陌生人如数开了一張支票，就走了。

“支票如数兑現了，代办律师知道他的陌生的当事人是可靠的，就热心工作起来。此后的两年多，海林先生常常会在事务所里整天地坐着，埋头思考他們积累起来的那些越来越多的文件，他的眼睛愉快得发光，反复地看那些申辯的信，要求稍稍延期的申請和对方一定要陷于破产的表現，这些都是开始‘法律从事’之后接二連三地涌来的。对于要求稍微寬限时日的一切呼吁，只有一个回答——必須付款。田地、房屋、家具，挨次地借着那許多次强制执行的判决被夺了过来，那老头儿要不是避开了警察的耳目逃走了的話，他本人照理也要被关进监獄了。

“海林的不可消釋的仇恨非但沒有因为他的迫害的成功而滿足，反而因为他使人遭到的毁灭增加了百倍。他一听說老头儿已經逃掉，就气憤得无以复加。他忿怒得咬牙切齿，扯头发，恶毒地咒罵那些負責去拘捕他的人。他們一再保証一定可以发現逃亡的人，这才使他稍稍恢复了平靜。派了密探分别到四面八方去打听；能想到的一切找他的隐藏处所的方法都用尽了；但是完全白費。半年过去了，还是沒有找到他。

“最后，有一天深夜里，已經好几个星期沒有見到的海林，出現在他的代办律师的私人住宅門口。他告訴他家里人說，有一位紳士要立刻見他。代办律师在楼梯上听出了他的声音，还沒

有来得及叫僕人去請他，他就冲上了楼，走进了客厅，臉色蒼白，呼吸艰难。他关上門，为了避免被人听見，然后倒在一張椅子里，低声說：

"'别响！我到底找到他了。'

"'当眞！'代办律师說。'干得好，我的亲爱的先生；干得好。'

"'他躲在肯邓鎮的一个穷苦的地方，'海林說。'我們这一向沒有找到他，也許倒是件好事，因为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一直是苦得不得了，他穷——很穷。'

"'很好，'代办律师說。'当然的罗，你明天就要去逮捕他吧，'

"'是的，'海林回答。'且慢！不要！再过一天。你奇怪我为什么要拖延一天吧，'他接着說，可怕地微笑一下；'但是我忘記了。后天是他的一个紀念日：在那一天实行好些。'

"'很好，'代办律师說。'你要不要写一个通知給警官？'

"'不用；叫他晚上八点钟，到这里等我，我亲自陪着他去。'

"到約定的晚上他們碰了头，雇了一部出租馬車，叫車夫开到教区貧民收容所所在的潘克拉斯路的轉角上。他們下車的时候天已經很黑了，轉过兽医院前面的沒有窗戶的墙壁，走进一条小街，这条街叫做——或者当时叫做——小学院街，不論現在热鬧不热鬧，然而在那时却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周圍除了田野和水沟几乎什么都沒有。

"海林把带在头上的旅行帽拉下来遮住了半个臉，用一件披風裹住身体，在这街上最坏的一家房子的前面站住，輕輕地敲門。立刻有一个女人来开門，还行了一个屈膝礼作为招呼，海林用耳語声叫警官留在下面，自己輕輕爬上楼，开了前房的門，立刻进去了。

"他所搜寻的那个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现在是个龙钟的老人了：他正坐在一張毫无陈設的桌子旁边，桌上有一支可怜相的蜡烛。海林走进去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衰弱地站起身来。

"'又是什么，又是什么？'老头儿說。'又是什么新的不幸？你来干什么？'

"'和你說一句話，'海林回答。說着，他就在桌子那一头坐了，脫下了披風和摘下帽子，显出他的容貌。

"老头儿像是立刻被剝夺了說話的能力。他倒在椅子上，双手捧在一起，带着憎恨和恐惧的混合神情凝視着这妖怪。

"'六年前的今天，'海林說，'我要你偿还我的孩子的命。我在你的女儿的尸体旁边发了誓，老头儿，我要过复仇的生活。我决沒有一瞬間改变过我的目的；纵使我改变了，只要一想到她慢慢死去的时候那种不怨一声的痛苦的神情，或者一想到我們的无辜的孩子的饥餓的臉色，就可以激励我加紧工作了。我的第一个报复行为你总还清楚地記得；这是我最后的一个。'

"老头子抖了一下，他的手无力地垂在身边了。

"'我明天就离开英格兰，'稍微停頓一下之后海林說。'今天夜里我把你交托給从前你听任她受过罪的那种活地獄——一个毫无希望的牢獄——'

"他抬起眼睛看看老年人的面孔，住了嘴。他把蜡烛举起来照一照他的臉，然后輕輕放下，走出了房間。

"'你最好是去看看那个老头儿，'他开了大門示意警官跟他走的时候，对那女人說——'我想他是病了。'女人关了門，連忙跑上樓，发現他已經沒有生命了。

"肯特州的最平静与最僻静的教堂墓地之一，里面有野花和

草混杂着，周圍的优美的風景构成英格兰花园里的最美的地点；在这墓地里的一块朴素的墓碑之下，躺着那青年母亲和她的稚弱的孩子的遺骸。但是父亲的骸骨沒有和它們合葬；而且从那天夜里之后，代办律师也决沒有得到关于他的古怪当事人的以后的事迹的絲毫消息。”

老头儿說完故事之后，走到屋角里，从一只挂釘上取下帽子和上衣，慢条斯理地穿戴上；于是，一句話也不再說，慢慢地走掉了。因为綴着彩色鈕子的紳士已經睡着了，并且在座的人大部分都一心一意地在从事把融化的蜡烛油滴在掺水白兰地的杯子里的滑稽事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走的时候，也沒人注意他；他付了自己的和維勒先生的賬之后，和这位紳士一道从“喜鵲和树桩”的門檐之下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西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契，碰到一件跟一位带黄色卷发紙的中年妇女有关的浪漫的奇遇

“那是你主人的行李嗎，山姆？”大維勒先生看見他的愛儿拿了一只旅行包和一只小皮箱走进怀特却波尔的公牛飯店的院子，就这样問他。

“你猜得一点儿不錯，老家伙，”小維勒先生答，把他的負担放在院子里，然后向上一坐。“东家本人馬上就来。”

“他是坐小馬車来吧，我想？”父亲說。

"是呀，他花了八便士冒着两哩路的危險，"儿子回答。"今天早上后娘怎么样？"

"古怪，山姆，古怪，"年长的維勒先生答，带着动人的庄严神情。"她近来有点儿美以美派的派头儿了，山姆；她是非常的虔誠，一定的。她对于我說起来是太好了，山姆——我覺得我不配娶她做老婆。"

"啊，"塞繆尔先生說，"你这是很克己的話呵。"

"很克已，"他的父亲回答說，叹了一口气。"她弄到一个什么新发明，說是已經长大的人可以新生呢，山姆——新生，我想他們是这样說法的。我倒很想看到这个办法眞的付諸实行，山姆。我倒很想看看你的后娘重新生一生。我一定会送她去請人喂奶！"

"你想那天她們这些婆娘干些什么来，"維勒先生稍为停頓了一会儿之后继續說，在停頓的时間他用食指在鼻子的側面意味深长地敲了这么半打次数。"你想她們那一天干些什么啦，山姆？"

"不知道，"山姆答，"什么呀？"

"开了一个大茶会，請来一个她們叫做她們的牧人的家伙，"維勒先生說。"我站在我們那边儿的一家画鋪子外面張望着，看見了一張小招貼：'票价每張半銀币。向委員会申請。秘书維勒太太。'我回家的时候，委員会正坐在我們的后客堂里——有十四个女人；我倒希望你能听一听她們說的，山姆。她們在那里搞决議、表决費用等等的花样，我一方面是因为你后娘尽磨菇，一方面也因为想看看有沒有什么好看，就登記了名字买一張票；星期五晚上六点钟，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和女人一同去，我們走进备了三十个人的茶具的第一层楼，那些婆娘都互相搗鬼話，还

朝我看，仿佛她們以前从来沒有見过这么胖的五十八岁的男子。后来，楼下发出了一陣嘈杂声，一个紅鼻子白領带的瘦小子冲了上来，大声叫着說：‘牧人来看他的忠实的羊群了；’就进来了一个穿黑衣服、一張大白臉的胖家伙，微笑着像自鳴钟的机器似的兜了一个圈子。那种样儿呵，山姆！‘和平之吻’，牧人說；随手他就吻了所有的女人，他吻完之后，紅鼻子的人就动手干起来。我正在算計我到底要不要也来干一下——尤其是因为正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坐在我旁边——但是茶送上来了，在楼下燒茶的你的后娘，也上来了。他們就大吃起来，牙咬手抓的。調茶的时候，山姆，那一片声音就像唱贊美詩一样；那么文雅，那种吃和喝！我倒希望你能看到那牧羊人吃起火腿和松餅来的样子。我从来沒有見过那么会吃会喝的家伙——从来沒有。那个紅鼻子决不是你高兴包給他飯吃的人。可是比起牧羊人来他简直算不了什么。唔，喝过茶之后呢，他們又唱了一首贊美詩，后来牧羊人就开始讲道：他讲得可是很好，虽說那些装在他肚子里的松餅不知要有多重哪。忽然之間，他打住了，嚷着說，‘罪人在哪里；可怜的罪人在哪里？’听了这話，所有的婆娘都看我，而且唉声叹气地像是要死的样子。我覚得有点古怪，不过我什么都沒有說。不一会他又打住了，死死地盯着我，說，‘罪人在哪里；可怜的罪人在哪里？’所有的婆娘又哼了起来，比先前响十倍。这叫我有点冒起火来，所以就走上一两步說，‘我的朋友，’我說，‘你这話是对我說的嗎？’——无論什么紳士都应該向我說声对不起了，可是他非但沒有，反而比以前更放肆，管我叫家伙①，山姆——受神罰的家伙——还有各种各样这一类的坏話。所以我真正火

① 这“家伙”是“器皿”的俗語，原文 Vessel，源出《圣經》，意即謂“人”，受神罰的家伙就是遭天罰的人。

了，我先給他两三下，后来又給那紅鼻子的人两三下，就走掉了。我倒希望你听一听那些女人叫得多厉害呵，山姆，一面叫一面把牧羊人从桌子下面拉出来。——哈罗！主人来了，一点儿不錯！”

維勒先生說着，匹克威克先生就下了一輛小馬車，走进了院子。

“今早上的天气很好，先生，”大維勒先生說。

“实在美，”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实在美，”一个紅头发的人附和說，他长着一个好追根究底的鼻子，戴着一副藍眼鏡，正和匹克威克先生同时下一輛小馬車。“到伊普斯威契去的嗎，先生？”

“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巧得很。我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

“坐外面的位置嗎？”紅头发的人說。

匹克威克先生又鞠一躬。

“嗳呀呀，了不得——我也是外面的位置，”紅头发的人說；“我們真正是一道去了。”紅头发的人像是得了全世界最奇怪的发現之一似的，高兴地微笑着。他是个神情儼然、鼻子尖銳、說話口气带点神秘的人，有一种像鳥雀一样的习惯，无論說句什么話都把头一扭。

“能够和你做伴我觉得很荣幸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新来的人說，“那对于我們两人都好，是不是？有伴儿，你知道——有伴儿是——是——是和孤独大不相同的呵——是不是？”

“那是不可否认的，”小維勒先生說，带着殷勤的微笑参加談話。“那就是我叫做不言自明的事，正像使女說卖狗食的不是紳

主的时候他所回答的一样罗。”

“啊，”紅头发的人說，用傲慢的眼光把維勒先生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你的朋友嗎，先生？”

“不能一定說是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低声回答說。“事实是，他是我的当差的，但是我允許他随便一些；因为，我不瞞你說，我自以为他是个奇人，我对他是有点儿得意的。”

“啊，”紅头发的人說，“这，你瞧，就是兴趣問題了。我是不欢喜什么奇不奇的；我不爱；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这問題的突兀和这位陌生人态度的古怪，使他觉得非常有趣。

“啊，”紅头发的人說，把名片向怀中小册里一夹，“匹克威克；很好。我高兴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这免了許多麻煩。这是我的名片，先生。麦格納斯，你看到了吧，先生——麦格納斯是我的姓。这姓还好吧，我想，先生？”

“很好的姓，的确是，”匹克威克先生說，完全忍不住地微微一笑。

“是呀，我想是的，”麦格納斯先生继續說。“还有个好名字呢，你看。对不起，先生——假使你把名片稍为斜着点儿拿，这样拿，你就看得出那上面的一划了。瞧——彼得·麦格納斯——听起来很不錯吧，我想，先生。”

“很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說。

“这些縮写字母才有趣哪，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你看——P. M.[①]——午后。我有些时候給亲密的朋友写什么便

① 彼得·麦格納斯(Peter Magnus)的縮写是p. m.，也即午后(Post meridien)之縮写。

条，署名就用'下午'。这使我的朋友們很覺得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

"我相信这会使他們高兴得了不得哩，"匹克威克先生說，有点儿妒忌用来款待麦格納斯先生的朋友們的那份快活了。

"喂，紳士們，"馬夫說，"馬車是妥当了，請上去吧。"

"我的行李都在上面嗎？"麦格納斯先生問。

"都在上面，先生。"

"那紅手提包在上面？"

"在上面，先生。"

"条子提包呢？"

"在前面的行李間里，先生。"

"褐色的紙包呢？"

"在座位下面，先生。"

"皮帽盒呢？"

"都在車上了，先生。"

"那末上車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对不起，"麦格納斯回答說，站在車輪上。"对不起，匹克威克先生。事情沒有弄妥，我不能上車。照那人的态度看来，我相信皮帽盒一定沒有放上車。"

馬夫的严正的申辯完全沒有用处，終于不得不把皮帽盒从行李的最底下扒了出来，叫他好放心它是扎得好好的；他放心了这一項之后，又有了一种严重的預感，首先是覺得紅提包放得不好，其次是条子提包被偸竊了，然后是褐色紙包"散掉了"。最后，他获得了这一切疑心显然都是毫无道理的証明的时候，这才答应爬上了車頂，說現在他才統統放了心、覺得很舒服和很快乐了。

“你是有点儿神經过敏吧，是不是，先生？”大維勒先生問，一面爬上他的座位一面斜眼看着这个陌生人。

“是的；关于这些小事情，我是有一点儿，”陌生人說，“不过我現在好了——現在很好。”

“唔，这还算运气，”大維勒先生說。“山姆，扶着你东家上車夫台来；那只腿，先生，对啦；手給我，先生。上呀。你小孩儿的时候要輕些呢，先生。”

“一点儿不錯，你說的，維勒先生，”气都透不过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很高兴地說，在車夫座上靠着他旁边坐了下来。

“打前面跳上来，山姆，”維勒先生說。“威廉，开吧。当心拱門，紳士們。就像餡餅师傅說的，‘头啊’。行啦，威廉。放手让它們跑吧。”于是馬車向怀特却波尔开过去，叫这人口相当稠密的地方的全体居民羡慕不置。

“这个地方不能算很好啊，先生，”山姆說，举手觸一觸帽子——这是他要和主人談話之前老是有的礼数。

“的确不好，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观察着他們所通过的拥挤而污秽的街道。

“眞是很奇怪，先生，”山姆說，“穷苦和牡蠣好像总是在一块儿的。”

“我不懂你这話，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是說，先生，”山姆說，“地方越穷，好像买牡蠣的就越多。你看这儿，先生；每隔六、七家就有一个牡蠣摊子——順着大街摆成了一行。我眞的相信，一个人穷了的話，就冲出房子拚命地吃牡蠣。”

“的确是的嘛，”大維勒先生說，“还有腌鮭魚也是一样的花头！”

“这两样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以前倒沒有想到，”匹克威克先生說。“到前面一停車子我就要把它們記下来。”

这时他們到了瑪尔·恩德的通行稅卡；一陣深深的沉默，直到又走出两三哩的时候，大維勒先生突然对匹克威克先生說：

“拦路人的生活很古怪呵，先生。”

“什么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拦路人呵。”

“拦路人是什么呀？”彼得·麦格納斯問。

“老头儿是說卡子上收稅的人，紳士們，”維勒先生加以解释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明白了。是的；很奇怪的生活。很不舒服的。”

“他們都是些遇到过什么失望的事情的人，”大維勒先生說。

“噢，噢？”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因为那种緣故，他們就脫离尘世隐居起来，把自己关在卡子里；一部分是为了清靜，一部分是借着收稅来向人类报仇。”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情。”

“是事实，先生，”維勒先生說，“假使他們是紳士們，你們可以說他們是厌世者，不过事实上他們却只欢喜管卡子。”

維勒先生就这样聊着，旣有趣而又有益，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消磨着旅途中的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間。話題是决不缺乏的，因为即使維勒先生的話匣子有时候停頓了，还有其他的充分供給，例如麦格納斯先生为了要知道旅伴們的全部个人历史而发出的探問，还有他每到一站就焦急地大声叫嚷，为了关心他的两个提包、皮帽盒和褐色紙包的平安和康乐。

在伊普斯威契的大街的左边，就是过了鎮公所面前的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馳名遐邇的旅館，它的大名叫做“大白馬”，尤其出色的是在正門之上竪着一个暴跳的石兽，揚着鬃毛和尾巴，远远看起来像一匹发狂的拉車馬。这个大白馬飯店在邻近所以大出風头，完全和一只錦标牛、或者本州年报上記載的蘿卜、或者一只笨重的猪一样——因为它龐大。再沒有什么房屋像伊普斯威契的大白馬飯店这样，一座房子里包含了这許多沒有地毯的过道的迷陣、这許多簇拥在一起的发霉的光綫不足的房間和这許多让人在里面吃和睡的小窟洞。

倫敦来的驛站馬車每晚在一定时間停車的地方，就是这个过份兴旺的酒店的門口；匹克威克先生、山姆·維勒和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在本书的这一章所說的那晚，就是从倫敦的这种驛站馬車上下来的。

“你在这里歇宿嗎，先生？”紅提包、条子提包、褐色紙包和皮帽盒，都在过道里放好的时候，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这样問。“你在这里歇宿嗎，先生？”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噯呀呀，”麦格納斯先生說，“从来沒有見过这么湊巧的事情。噯，我也是在这里歇宿呵。我希望我們一道吃飯好不好？”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沒有朋友在这里。这里有沒有一位客人叫特普曼的，侍者？”

一个脑滿腸肥的僕人，手臂下夹着一块用了两个星期的抹嘴布、腿上穿着和它同时代的袜子，他听見匹克威克先生問他的話之后，慢吞吞地停止了对街上凝視的貴干，把那位紳士从帽子頂到綁腿最底下的鈕子細細打量一番，然后用勁地回答說：

“沒有。”

“有沒有叫做史拿格拉斯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沒有！”

“叫文克尔的呢？”

“沒有。”

“我的朋友們今天沒有到，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我們两人一道吃吧。給我們开个私人房間吧，侍者。”

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那胖子总算賞臉叫擦靴子的去搬紳士們的行李，自己就带他們走进一条又长又暗的过道，招呼他們进了一間寬大而陈設恶劣的房間，房里有一只污秽的壁炉，炉子里有一堆小火可怜地努力想活潑起来，但是很快就被这地方的令人沮丧的势力压倒了。过了一个钟头，这才給旅客們开上来一点魚和一块肉排；收清了餐桌以后，匹克威克先生和彼得·麦格納斯先生把椅子拉近火炉，叫了一瓶为了飯店的好处价錢是再貴不过的、东西是再坏不过的紅葡萄酒之后，为了他們自己的好处喝起掺水白兰地来。

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天生是个非常多話的人，而掺水白兰地又发生了不可思議的作用，把心里的深深埋藏着的秘密弄得活跃起来。他談了他自己、他的家庭、亲属、朋友、笑料、事业和他的兄弟們（最多嘴多舌的人是有很多話来讲他們的兄弟們的）的种种事以后，通过他的有色眼鏡对匹克威克先生忧郁地端詳了几秒钟之久，于是带着羞怯的态度說：

“你以为——你以为，匹克威克先生——你以为我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呢？”

“我敢起誓，”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完全猜不到的；也許是为了事务吧。”

“一部分对，先生，”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答，“但是同时，一

部分錯了；再猜猜看，匹克威克先生。”

“眞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眞的只能听凭你的意思，随便你說不說了，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因为我决不会猜中，纵使猜上一整夜。”

“嘿，那末，唏——唏——唏！”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羞澀地吃吃笑了一陣。“你觉得怎么样呢，假使，匹克威克先生，假使我是来求婚的話，先生，呃？唏——唏——唏！”

“我覚得嗎！你是非常可能成功的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流露出他的最温和的微笑之一。

“啊！”麦格納斯先生說，“可是你当眞这么想嗎，匹克威克先生？可是，是眞的？”

“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見得；你只是开玩笑吧。”

“的确不是开玩笑。”

“嘤，那末，”麦格納斯先生說，“不瞞你說，我也是这么想的。匹克威克先生，虽然我生来就非常妒忌——妒忌得要命——但是我不妨告訴你，这位女士就在这个旅館里呵。”說到这里，麦格納斯先生摘下了眼鏡，为了做一个眉眼，然后又把它戴上。

“原来你在飯前老是跑出去就是为了这个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显出机伶的样子。

“嘘——是呀，你說得对，正是这样；不过我并沒有傻到去找她那步田地。”

“沒有嗎！”

“沒有；不行的，你知道，因为正在旅行之后呵。等到明天，先生；那要好得多啦。匹克威克先生，那只提包里有一套衣服，那帽盒子里有一頂帽子，我希望，由于这套衣服所产生的效果，

会对于我有不可估价的用处呢，先生。"

"果眞！"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你今天一定看到我是多么不放心它們了。我相信有錢也买不到另外一套这样的衣服和这样的帽子呵，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向这一个幸运的人祝賀，祝賀他获得这套无可泚議的衣服和帽子；而彼得·麦格納斯先生显然是有所思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

"她眞是可爱的人，"麦格納斯先生說了。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可爱，"麦格納斯先生說，"非常。她住在离这儿大約二十哩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我听說她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并且明天一上午都在这里，所以我就来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旅館是一个向独身妇女求婚的好地方，匹克威克先生。也許她在旅行中間是比在家更可能感觉到她的处境的孤独的。你看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

"我看是很可能的，"那位紳士回答說。

"我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不过我自然而然地有点儿好奇；你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呢？"

"我的事情可不愉快得多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一回忆起来，血就冲到臉上来了。"我来，先生，是为了揭露一个人的欺騙和虛伪，这个人我曾經絕对信任过他的忠实和人格。"

"嗳呀呀，"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这是很不愉快的呵。是位女士吧，我猜想？呃？嗳！不老实，匹克威克先生，不老实。罢了，匹克威克先生，我决不想刺探你的感情。这些是痛苦的事情，先生，非常痛苦的。不要介意我，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你要发

泄感情的話就发泄吧。我知道受到遺棄是多难受的，先生；我遭受过三四回这种事情了。”

“你为了你所設想的我的悲哀，来安慰我，使我非常感激，”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上紧了表，放在桌上，“但是——”

“不，不，”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一句也不用再說了；这是痛苦的話題。我明白，我明白。什么时候了，匹克威克先生？”

“过了十二点了。”

“嗳呀呀，是睡觉的时候了。这样坐着是决不行的。明天我的臉色要不好了，匹克威克先生。”

一想到这种不幸，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就連忙拉鈴叫臥室女侍者；于是条子提包、紅提包、皮帽盒、褐色紙包都搬到他臥室里去了，他带着一只漆烛台引退到旅館的一头去了，同时，匹克威克先生也带着另外一只漆烛台，被人引导着穿过迂迴曲折的过道向另外一头去了。

“这是你的房間，先生，”臥室女侍者說。

“好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四面看看。这是一个相当寬大的双鋪房間，生了一个火炉；整个地說，看样子要比匹克威克先生根据大白馬飯店缺少設备的經驗所想像的要舒服一些。

“另外一張鋪上沒有人睡吧，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沒有的，先生。”

“很好。叫我的当差的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給我送点儿热水来，今晚上我沒有事情要他做了。”

“就是啦，先生。”女侍者向匹克威克先生道了晚安，出去了，让他一个人留下。

匹克威克先生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坐了，沉浸于一串散漫的思想之中。他首先想到他的朋友們，不知道他們什么时候来；

后来他的思想轉到瑪莎·巴德尔太太身上；而从这位太太又自然而然地想到道孙和福格的黑暗的办公室。从道孙和福格身上就离了题，插进了古怪的当事人的故事的半中腰；然后又回到伊普斯威契的大白馬飯店，清清楚楚地觉得他是要睡着了；所以他振作了一下，开始脫衣服，但是这时候想到他把表忘在楼下的桌上了。

这只表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个特别寵爱的东西，在他的背心的掩蔽之下带了許多年了——年数多得我們現在都說不清了。假使沒有它在枕头下面或者在头边的表袋里面輕輕地滴答响着，而他竟能够睡得着觉，这种事情匹克威克先生的脑子里从来沒有想到过的。所以，因为时間已經很迟，而他又不願意在夜里的时候拉鈴，他就披了剛剛脫掉的上衣，拿了漆烛台，輕輕地走下楼去。

匹克威克先生走下的楼梯越多，好像楼梯就越走不完，而且一再走到了什么狹小的过道正要庆幸自己已經到了底层，誰知道在他的吃惊的眼睛前面却又出現一段楼梯。最后，他走到一所石头厅堂，他記得他初进旅館的时候看到过。于是他探查了一个过道又一个过道；窺探了一个房間又一个房間；正在他打算絕望地放棄寻找的念头的时候，終于推开了他在里面消磨过那一晚上的那个房間的門，看見了他在桌上遺失的財产。

匹克威克先生得意地抓起表来，开始回头向他的臥室走。如果說他下来的行程已經是困难而沒有把握的了，那末他回去的路程就更加是无限糊塗的了。門口裝飾着各种形状、质地和尺寸的靴子的一排排的房間，向四面八方岔开去。他有一打次数，輕輕旋开什么一个像他的臥室的房間的門，那时就从里面发出"見鬼，是誰呀？"或者"干什么？"的一声粗鹵的叫喚把他吓得踮着脚

尖用眞正惊人的敏捷偷偷走掉。他已經瀕于絕望的时候，一扇开着的房門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对里面一看——到底不錯了。里面有两張床，位置他記得淸淸楚楚的，炉子里的火还在燒着。他的蜡烛已經不是最初拿到的时候那么长长的了，它在流动的空气里閃爍了几下，就在烛洞里熄掉了，正在他进了房把門带上的时候。“沒有关系，”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借着炉子里的火光一样能够脫衣服。”

床是在門的两边，一边一只；每只床的靠里一边都留了一条狭走道，尽里头是一張鋪着灯心草垫子的椅子，正好容一个人，以便他或者她高兴从这边上下床的时候用。匹克威克先生小心地拉下他的床鋪外面的幔子，在那鋪着灯芯草垫子的椅子里坐了，逍遥地脫下鞋子和去掉綁腿，然后脫下并且疊好了上衣、背心和領巾，慢慢地戴上一頂有繐子的睡帽，并且把他这件裝飾品上老是連着的带子扎在下巴下面，叫帽子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想到了剛才迷了路的荒唐可笑，于是向鋪着灯芯垫子的椅子背上一靠，暗笑起来；笑得这样的欢暢，使得任何人看到那从睡帽下面发出、使他的和善的面貌变得寬闊的笑容，只要他是头脑健全的人，是一定会覺得非常愉快的。

“眞是妙啊，”匹克威克先生对自己說，笑得几乎綳断了睡帽的带子才住——“眞是妙啊，我在这个地方迷了路，在那些樓梯里面摸来摸去眞是从来沒有听見过的事情。滑稽，滑稽，非常滑稽。”想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又暗笑起来，比先前笑得更厉害——并且正要趁着最高的兴致継續脫衣服，这时候，突然有一件极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断了他；这就是，有个什么人带着一支蜡烛进房来了，鎖了門之后徑自走到梳妝台那里，把蜡烛放在上面。

在匹克威克先生臉上浮动着的笑容，立刻消失在无限惊駭的神情之中了。那位不知是誰的人进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如此的无声无息，使得匹克威克先生来不及喊出一声，或者表示反对。那是誰呢？一个强盗嗎？也許是什么存心不良的人看見他拿了一只漂亮的表走上楼来的吧。他怎么办呢？

匹克威克先生要想看一眼这个神秘的来訪者而自己最沒有被对方看到的危險的話，那末唯一的办法是爬到床上，从幔子中間窺探一下对面。因此他就采取了这个策略。他用手小心地把幔子掩住，使得只有他的臉和睡帽露在外面，于是戴上眼鏡，鼓起了勇气，对外一看。

匹克威克先生几乎恐怖和狼狽得暈了过去。站在梳妆鏡前面的，是一个带了黃色卷发紙的中年妇女，忙着在梳她們太太們称为“后发”的脑后的头发。不管这位不自觉的中年妇女是为什么来的，但是她想在这里过夜却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她带来了一盞有罩子的灯草灯，并且出于預防火的值得贊美的謹愼，把它放在地板上的一个盆子里，它在那里发着微微的光明，仿佛一片特別小的水里的一座特别大的灯塔一般。

“我的天哪，”匹克威克先生想，“多可怕的事情！”

“哼！”那位女太太說；匹克威克先生的头用自动机器一般的速度縮了进去。

“我从来沒有碰見过这么尷尬的事情，”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想，冷汗一滴滴地冒出来沾在睡帽上。“从来沒有。这眞可怕。”

想看看下文如何的强烈欲望，是不可能抵抗的。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头又伸出来了。事情比以前更糟了。中年妇女已經整理好头发，用一頂有小折边的薄紗睡帽小心地把头发包好；正

在若有所思地凝視着炉火。

“事情越来越不像样了，”匹克威克先生暗自推究。“我不能容許事情像这样进行下去。照那女人的泰然自若的样子看起来，显然是我进錯了房間。假使我喊起来，她会惊动了旅館里的人；但是我假使留在这里，結果会更可怕。”

完全不消說得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人类之中最朴实、最謹严的人之一。一想到要給一位女太太看到他的睡帽，就叫他受不住了；但是他把这些該死的带子打了一个結，无論怎么也脫不下来。而他又不得不出来。另外的办法只有一个。他縮到幔子后面，用很大的声音喊叫：

“嘿——哼！”

显然的，那位女士听見这意外的声音吓了一跳，因为她跌下去擂了灯草灯的罩子；而她叫自己相信那是幻想的作用，也是同样的明显，因为，当匹克威克先生以为她已經被吓得发呆了、暈了过去，于是冒險重新伸出头来窺探的时候，她正像先前一样沉思地凝視着炉火。

“这个女人特别得很，”匹克威克先生想，重新縮进了头。“嘿——哼！”

最后这一声，就像傳說中的凶猛的巨人布偷多伯尔[①]慣于用来表示开飯的时候到了的叫声一样，听得太清楚了，决不会再被誤解为幻想的作用了。

“天呀！”中年妇女說。“这是什么？”

“是——是——不过是一位紳士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在幔子后面說。

① 英国民間流行的騙小孩的故事中的巨人，勇而无謀，被渾名“杀巨人者”的杰克設計害死。

“一位紳士！”那位女士說，发出一声恐怖的嘶叫。

“全完啦，”匹克威克先生想。

“一个陌生的男子！”女士尖声喊。再过一瞬間的話，全旅館就要惊动了。她的衣服沙沙作响，她向門口冲过去。

“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极度的絕望中伸出了头，“夫人。”

虽然匹克威克先生伸头出来并沒有任何一定的目的，但这却馬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們已經說过，那位女太太是在門口附近的。她必須出了門才能走到樓梯，而且无疑她这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的睡帽的突然出現把她吓回去的話——她被吓得退到房間尽那头的角落里，站在那里狂乱地对匹克威克先生盯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也狂乱地盯着她。

“渾賬，”女士說，用双手掩着眼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沒有什么，夫人——什么也沒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恳切地說。

“沒有什么！”女士說，抬起了头。

“沒有什么呵，夫人，凭我的名誉說，”匹克威克先生說，因为那么用勁地点着头的原故，睡帽上的繐子又跳起舞来。“我戴了睡帽和一位女士說話（这时那位女士就連忙一把摘掉了她的睡帽），这就叫我狼狽得几乎要命了，但是我脫不下来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到这里就把它狠命地一扯作为証明）。我現在明白了，夫人，是我认錯了房間，以为这是我的。我在这里还沒有五分钟，夫人，你就突然进来了。”

“这种叫人难以相信的話假使的确是眞的，先生，”女士說，抽抽噎噎地哭得很厉害，“那你馬上就出去吧。”

"这是我最乐意的，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立刻，先生，"女士說。

"自然罗，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很快地接口說。"自然罗，夫人。我——我——非常地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从床的尽里头露了面，"我无意中引起了这場惊扰和激动，我感到深深地抱歉，夫人。"

那位女太太用手指着房門。在这种极其窘困的处境之下，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上的一个优良的品质非常美地表現出来了。虽然他照着老巡邏夫的样子把帽子戴在睡帽上面，虽然他手里提着鞋子和綁腿，臂上搭着上衣和背心，但是他的天生礼貌却是毫不衰減的。

"我是极端地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深深地鞠躬。

"假使你抱歉，先生，那你就立刻出去吧，"那位太太說。

"馬上，夫人；即刻，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打开房門，在开門的时候把两只鞋子都落在地上，发出一声大响。

"我希望，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拾起了鞋子轉过身来重新鞠躬的时候說，"我希望，夫人，我的清白的人格，和我对于你們女性所抱的忠誠的尊敬，可以稍为減少一点儿我这——"但是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說完这句話，那位女士就已經把他推进了过道，把房門上了鎖加了閂。

不管匹克威克先生可以有多少理由来庆幸自己——因为这么安安靜靜地就脫离了那种尷尬的处境——他目前的情况却决不是值得羨慕的。他是单独一个人，在一条空空洞洞的过道里，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黑更半夜，衣履不全；要說他带着一盞灯还完全不能找到的房間在烏漆墨黑中間却能够摸到，这是談也不用談的，而且他假使进行这种徒劳无益的企图的时候弄出一

点点声息，那他就有充分的可能被什么警惕的旅客开枪打伤，也許打死。他除了留在原处等到天亮沒有别的办法。因此，他沿着过道摸着走几步，踏翻了几双靴子、把自己吓得了不得，然后，就在墙壁的一个小墙凹里蹲下来，相当达观地静候天明。

然而他注定了不用受这种额外的磨炼——耐性的磨炼；因为他在那藏身之处蹲了不久，就有一个人拿着一盏灯在过道的头上出現了，这叫他說不出的恐怖。但是他的恐惧突然变了欣喜，因为他看出那人是他的忠实的随从。那果然是塞繆尔·維勒先生，他因为和那坐夜等候邮件的擦靴僕人长談到深夜，現在正去休息。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突然出現在他面前說，“我的臥室在哪里？”

維勒先生惊訝万分地盯着他的主人；直到这个問題复述了三遍，这才轉过身来領他上那找了好久的房間去。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爬上床的时候說。“我今天夜里犯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非常特别的过錯。”

“很可能，先生，”維勒先生冷冷地回答。

“但是关于这，我已經下了决心，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就是，纵使我要在这旅館里住六个月，我也决不再让我独自一个人出去了。”

“你能够作出这种最謹愼的决定，那是再好不过了，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你的判断力出去玩的时候，倒是需要什么人照应你才好，先生。”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在床上抬起了身子，伸出了手，像是要再說些什么；但是突然控制住自己，掉过头去，于是对他的跟班說了一声“夜安”。

"夜安，先生，"維勒先生回答。他走到門外的时候站住了脚——搖搖头——继續走——停住——剪一剪灯芯——又搖搖头——終于慢騰騰地上他的臥室去了，显然是浸在极其专注的深思之中。

第二十三章

塞繆尔·維勒先生开始专心致力于他本人和特拉偷先生之間的复仇战斗

在匹克威克先生和那位带黄色卷发紙的中年妇女的奇遇引進来的那个早上，在馬厩附近的一个小房間里，坐着在为倫敦之行作准备的老維勒先生。他以让人画像的呱呱叫的姿势坐在那里。

維勒先生早年的时候，他的側面像的輪廓很可能显得雄健而果断。然而他的脸孔已經在安适的生活和听天由命的脾性的影响之下变得寬闊了；它的輪廓鮮明的多肉的曲綫已經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分配給它們的界綫，所以你除非在正面作全盘的端詳，至多只能看見一个通紅的鼻子尖。他的下巴呢，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經变成了那种威严而显赫的样子，一般是加上一个"双"字在这富于表情的面貌上来形容的；他的脸露出頗为別致的斑駁混杂的顏色，那只有像他这种职业的人和半生半熟的牛肉才有的。他的頸子里圍着一条深紅色的旅行披巾，这东西漸漸消失在他的下巴里，看不出有什么层次，叫人很难分清何者是下巴的折痕，何者是披巾的折痕。在这披巾上面是一件寬大的粉

紅条子的长背心，再上面是一件敞裾的綠色上衣，装飾着大大的銅鈕子，其中釘在腰里的两个相离得那么远，从来沒有人曾經同时看到它們。他的头发是黑的，又短又光滑，剛剛可以从那低頂的櫻色帽子的寬边下面看見。他穿着齐膝的短褲，下面是高統漆靴；还有一条铜表链，上面挂着一顆图章也是铜质的和一把钥匙，在闊大的腰带下面无拘无束地蕩着。

我們已經說过維勒先生是在准备着倫敦之行——其实就是他正在吃东西。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瓶啤酒、一块冷牛腱子和一块相当可观的面包，他用眞正不偏不倚的态度輪流着光顧它們。他剛剛从后者上面切下了一大块的时候就听見有人走进房里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儿子。

"早呀，山姆！"父亲說。

儿子走到啤酒瓶子旁边，对父亲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拿起瓶子来大喝一通作为回答。

"吸勁儿很大呵，山姆，"大維勒先生說，看看他的头生儿子放下来的空了一半的酒瓶子。"假使你投胎做了牡蠣的話①，山姆，那倒是呱呱叫的哪。"

"是嘛，我敢說那我的日子就过得相当不坏了，"山姆回答說，狼吞虎咽地吃起冷牛肉来。

"我非常地难过，山姆，"大維勒先生說，拿起瓶子来划着小圈子搖里面的酒，准备喝它。"我非常地难过，山姆，因为听你亲口說你上了那穿着桑子色衣服的家伙的当。在这三天之前，我总覺得維勒这个姓和上当两个字是决計联不到一块儿的，山姆——决不会的嘛。"

① 牡蠣指緘口不言之人。老維勒上面所說"吸勁儿很大"語意双关，旣指他兒子不回答他的招呼，又指他儿子喝起酒来却凶得很。

“当然决不会罗，就是要除了寡妇那件事，”山姆說。

“寡妇嗎，山姆，”維勒先生回答說，稍为有点儿臉紅了，“寡妇对于一切規律都是例外的。我听說过，一个寡妇騙起人来抵得上多少平常女人。大概是二十五个，我記不得是不是还要多些。”

“唔；这話好得很，”山姆說。

“还有呢，”維勒先生继續說，不注意对方的插嘴，“那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那法律顾問說的嗎，他替那个一高兴就用撥火棒打老婆的紳士辯护的时候說，‘总而言之，法官大人，这是个可爱的弱点呀。’对于寡妇我也是这个說法，山姆，等你到了我这么大的年紀，你也就会說这話了。”

“我知道，我应該更懂事一些，”山姆說。

“应該更懂事一些！”維勒先生重复他的話說，用拳头捶着桌子。“应該更懂事一些！嘿，我认識的一个年輕人，受的教育抵不上你的一半，甚至抵不上你的四分之一——在街上連六个月也沒睡到——就是他也不会上那样的当呀；坍台，山姆。”維勒先生处在由于这痛苦的思虑所产生的感情冲动的状态之中，索性拉鈴叫了人来，又喊了一品脫的啤酒。

“罢了，現在再讲也沒有用了，”山姆說。“事情已經过去了，沒有办法了，那是唯一聊以自慰的办法——在土耳其人杀錯了人的时候总是这么說的罗。現在輪到我大显身手了，家长，只要我一抓到这个特拉偸，我就要給他一个好看。”

“我希望你这样，山姆。我希望是这样，”維勒先生回答。“祝你健康，山姆，祝你很快抹掉你使我們的姓氏蒙受到的污点。”为了举杯祝賀，維勒先生喝了一大口酒，至少去掉新拿来的一品脫的三分之二，把余下的递給了儿子去解决；而他立刻照办了。

“那末，山姆，”維勒先生看看他那挂在銅鏈子上的两层壳子

的大銀表，說。“現在是我到办公室里取运貨单子的时候了。我还要去看看馬車装得怎么样。馬車呀，山姆，是像枪一样的——要很小心地装好了才能出发。”

小維勒先生听了这做父亲的所說的那一行的玩笑話，发出了一种孝順的微笑。他的严父继續用庄严的声調說：

“我要离开你了，塞繆尔，我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看見你哪。你的后娘也許会叫我吃不消了，也許在你下次再听到貝尔·塞維奇的鼎鼎大名的維勒先生的什么消息之前我已經出了无数次的事情了。我們的家声主要的要靠你了，塞繆尔，我希望你好好地干。在一切小事情上我对你都很放心，就像对我自己放心一样。所以我只給你这一点儿小小的忠告。假使你到了五十岁，想要討个什么人的話——不管是什么人——那你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間里——假使你有房間的話——随手毒死了你自己吧。上吊太俗气，所以你不用提啦。毒死自己吧，塞繆尔，我的儿子，毒死自己，以后你就觉得高兴了。”維勒先生說了这些伤心話，对他的儿子紧紧地盯了一会儿，慢慢地轉过身去走出了他的視綫。

父亲走了之后，塞繆尔·維勒先生怀着这些話所喚起的沉思心情从大白馬飯店走了出去；他轉弯向圣克里門特教堂走去，想在它的古老的境界之內躊躇，解解悶。他逛了一会儿之后，发現自己走到了一个隐僻的地方——一所样子森严的院子——而且他发現这里除了他进来的那条岔路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他正打算回头出去，忽然出現了一个人，使他呆呆地站住了；这人的样子和神情，我們下面再說。

塞繆尔·維勒先生原是在深深的神思恍惚的状态之中，时而抬头看看那些古旧的紅磚头房子，对什么打开百叶窗或者推

开向室窗戶的健美的女用人丢个眼風，这时候，院子尽头的一所园子的綠色栅栏門忽然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男子，他随手很小心地关了綠門，匆匆向維勒先生站着的地方走了过来。

那末，假使不算任何附带的条件，把这件事孤立起来看的話，那是沒有什么奇怪的地方的；因为世界上到处都有男子們走出园門，随手关上綠栅栏門，甚至也是匆匆地走掉，却不至于引起一般人特別的注意的。所以，显然的，一定是这个人本身，或者他的态度，或者两者有什么足以叫維勒先生特別注意的了。到底是否如此，請讀者自己去判断，且听我們忠实地敍述那人的行为。

那人关了綠門走过来，这我們已經說过两次了，他用急促的步子走着；但是他一看見維勒先生，馬上就逡巡起来，并且站住了脚，仿佛一时之間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既然綠門已經在他背后关了，而且面前又只有一条出路，所以他不久就領悟到非得走过維勒先生身边不可了。因此，他恢复了迅速的步子前进，把眼睛直瞪着前面。这人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把臉扭成一副从来沒有見过的极其可怕可駭的鬼臉。大自然从来也沒有給自己的作品加上像这人一下子在臉上装出来的做作得出奇的装飾。

“唔！”維勒先生看見那人走近来的时候心里說，“古怪得很。我简直要发誓說这是他了。”

那人走上来了，越近，他的臉就扭得越比以前可怕。

“我可以賭誓那就是那头黑头发和那套桑子色衣服，”維勒先生說；“不过这样一副嘴臉以前倒沒有看見过。”

維勒先生这样說着，那人的臉又作出痛得要命的样子，变得十分可怕了。然而他不得不走得离山姆很近了，而这位紳士对他仔細察看之下到底透过这一切做作出来的令人恐怖的嘴臉发

現他的眼睛跟乔伯·特拉偸先生的小眼睛是太相像了，决不至于弄錯。

“哈罗，先生！”山姆恶狠狠地喊。

那个陌生人站住了。

“哈罗！”山姆又喊一声，比先前更粗声粗气了。

装出那副可怕嘴臉的人用极其惊訝的样子对院子这头、那头和那些房屋的窗戶上看看——各处都看了，就是沒有看山姆，——于是又往前跨了一步，但是另外一声叫喚喊住了他。

“哈罗，先生！”山姆第三次說。

現在是不能再装做弄不清楚声音从哪里来的了，所以那个陌生人最后只好对山姆·維勒正眼相看。

“这沒有用的，乔伯·特拉偸，”山姆說。“来！别这么胡鬧啦。你又不見得多么漂亮，尽这么做眉眼干什么。使你那副眼睛归了原位吧，不然的話我就把它們打出你的脑袋。听到沒有？”

因为維勒先生像是充分地想要按照他說的話来行事，特拉偸先生就逐漸使他的臉恢复了本来面目，然后表示喜出望外地一震，喊着說，“我說是誰！华卡先生！”

“啊，”山姆回答說，“你很高兴看見我吧，是不是呀？”

“高兴！”乔伯·特拉偸叫；“阿，华卡先生，要是你知道我多么盼望着这次会見就好了！太好了，华卡先生；我欢喜得受不住，眞的受不住阿。”說着，特拉偸先生涕泗滂沱地大哭起来，把手臂圍住維勒先生的两臂，紧紧地拥抱着他，欣喜如狂。

“滾开！”山姆喊，被这一着弄得憤慨极了，但是徒然想由他的热情的故交的掌握中摆脫出来。“滾开，我对你說。你冲着我哭些什么，你这輕便引擎？”

“因为我見了你是这么快乐呵，”乔伯·特拉倫回答，逐漸放松了維勒先生，因为他的要吵鬧的最初的征兆慢慢消失了。“华卡先生呵，这太好了。”

“太好了！”山姆学他的話說，“我想是太好了——可不是！你現在还有什么話可說，呢？”

特拉倫先生不答；因为那小小的粉紅手絹正在大忙而特忙呢。

“在我敲破你的脑袋之前，你还有什么說的？”山姆用威吓的神情再說一遍。

“嗳！”特拉倫先生說，显出良善的吃惊的神情。

“你有什么話可說？”

“我嗎，华卡先生？”

“不要叫我华卡；我姓維勒；这你是明明知道的。你有什么話可說？”

“嗳呀，华卡先生——我是說維勒先生，——有許多事情呢，假如你願意到个什么地方去，那我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談一下了。但願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着急呵，維勒先生——”

“我想，一定很辛苦了？”山姆冷冷地說。

“很苦，很苦呵，先生，”特拉倫先生回答。臉上一根筋肉都不动。“但是握握手吧。維勒先生。”

山姆对他的同伴瞅了一会儿，之后，仿佛被一种突然的冲动所驅使一样，同意了他的要求。

“你的那位，”他們一道走开的时候乔伯·特拉倫說，“那位亲爱的好主人怎么样？他是个可尊敬的紳士呀。維勒先生！我希望在那可怕的夜里他沒有受凉才好，先生。”

乔伯·特拉倫說这話的时候眼光里露出一种一現即逝的狡

詐的神情，使維勒先生的握紧了的拳头发一陣抖，他恨不得对他的肋骨来一家伙。可是山姆控制住了自己，回答說他的主人好极了。

“啊，我眞太高兴了，”特拉偸先生答，“他在这里嗎？”

“你的呢？”山姆用这句問話作为回答。

“是呀，他在这里呢，而且，說起来也难过，維勒先生，他比以前更坏了。”

“啊，嗳？”山姆說。

“啊，怕人——吓死人！”

“又是寄宿学校的事嗎？”山姆說。

“不，不是寄宿学校了，”乔伯·特拉偸答，又露出了先前山姆注意到的狡猾神色；“不是寄宿学校。”

“在那綠門里面的房子里？”山姆問，紧盯着他的同伴。

“不，不——呵，不是那儿，”乔伯用他不常有的迅速，連忙回答說，“不是那儿。”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山姆問，銳利地看他一眼。“也許是偶然走进大門里去的吧？”

“唉，維勒先生，”乔伯回答說，“我不妨把我的小小的秘密告訴你吧，因为，你知道，我們两人一見面就是那么投机呢。你还記得那天早上我們是多快活啊？”

“是嘛，”山姆不耐煩地說，“我記得。怎么样啊？”

“唔，”乔伯答，用一种泄露重要秘密的低低的声調很淸楚地說着；“那綠門里的人家有許多僕人。”

“不錯，我看那样子也覺得是这样，”山姆插嘴說。

“是呀，”特拉偸先生继續說，“中間有一个厨娘，她积了些錢，維勒先生，很想自立門戶开个小杂貨店什么的，你懂嘛。”

“是嘛！”

“是呀，維勒先生。哦，先生，我在我常去的一个小教堂里碰着了她——那是鎮上的一个很好的小教堂，他們在里面唱贊美詩第四集，这小书我是常常带在身边的，你也許曾經見过——我和她认得了，維勒先生，从此以后就熟識起来，我敢說，維勒先生，我要做杂貨店老板了。”

“啊，你做起杂貨店老板来倒好得很，”山姆回答，极其嫌恶地斜着眼睛瞟瞟他。

“这样的話，維勒先生，”乔伯继續說，一面說一面眼睛含着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脫离現在的丢臉的职业，不跟那坏人做事，使我过好一点的和正經一点的生活——那才对得起我小时候的教养，維勒先生。”

“你小时候的教养一定很好呵，”山姆說。

“啊，很好的，維勒先生，很好的，”乔伯答；因为想到青年时代的純洁，特拉偸先生掏出粉紅手絹大哭起来。

“你那时一定是个呱呱叫的讀书的孩子，”山姆說。

“是啊，先生”乔伯回答說，深深叹一口气。“我那时是地方上的偶像。”

“啊，”山姆說，“这我相信。你一定是你的有福气的母亲的大安慰呵！”

听了这話，乔伯·特拉偸先生用手絹的一头輪流揩揩两只眼睛的眼角，又开始大哭起来。

“这家伙怎么回事，”山姆憤憤地說。“契尔夏自来水厂比起你来也算不了什么啦。你現在伤的什么心呀——流氓的良心嗎？”

“我压不住我的感情，維勒先生，”乔伯稍为停了一会儿之后

説。“我的主人猜疑到我和你的談話，把我拖上一部馬車走掉，他去叫那小姐說不认識他，又照样地賄賂了女校长，就丟了她去另外投机取巧了——啊，維勒先生，我一想起來就发抖。”

“啊，是这样的，是不是？”維勒先生說。

“的确是这样的，”乔伯回答說。

“那末，”山姆在他們走近旅館的时候說，“我要和你談談，乔伯；假使你沒有要紧事情，請你今天晚上到大白馬飯店来找我，大約八点钟的时候。”

“我一定來，”乔伯說。

“唔，你还是来的好，”山姆說，带着含有深意的神情，“不然的話，我就要到綠門里面去找你，那末也許会搶了你的上風的，你知道。”

“我一定来看你的，先生，”特拉偸先生說；他用最高的热忱握了握山姆的手，走了。

“当心，乔伯·特拉偸，当心，”山姆一面看着他走掉，一面这样說，“不然的話这次我会叫你吃不消，一定。”这样自言自語之后，并且看着乔伯走出了視綫之外，維勒先生就連忙赶到主人的臥室里。

“完全停当了，先生，”山姆說。

“什么停当了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找着他們了，先生，”山姆說。

“找着了誰？”

“那个古怪的客人，和那黑头发的容易伤心的小子。”

“不可能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用了很大的劲。“他們在哪里呀，山姆；他們在哪里？”

“輕些，輕些！”維勒先生回答；他一面帮助匹克威克先生穿

衣梳洗，一面詳細地說了他打算进行的計划。

“但是什么时候能办好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只要时机成熟，先生，”山姆答。

究竟时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章

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起了妬忌心，中年妇女起了疑惧，因此教匹克威克派們落了法网

匹克威克先生下来到昨夜和彼得·麦格納斯消遣过光阴的那間房子的时候，发現这位紳士身上穿戴了那两个提包和那只皮帽盒的內容的大部分，打扮得再得体也沒有，在房里走来走去，显得极其激昂和兴奋的样子。

“早安，先生，”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你覺得这怎么样呀，先生？”

“的确是非常有效驗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带着和藹的微笑打量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的服飾。

“唔，我想这就可以啦，”麦格納斯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我已經送了名片去了。”

“眞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的；侍者带来回話說她要在十一点見我——十一点，先生；离現在只有一刻钟了。”

“就要到时候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就要到了，”麦格納斯先生回答，“太接近了，使我都

愉快不起来了——呃！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是？”

“在这种事情上，安心是很重要的，”匹克威克先生发表意見。

“我相信是这样，先生，”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我很安心，先生。当眞的，匹克威克先生，我眞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子在这种事情上要显得害怕，先生。这是什么事情呀，先生？沒有什么可耻的啊；这是互惠互利的，如此而已。一方面是丈夫，另一方面是妻子。这是我对这事的看法，匹克威克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富于哲学意味的看法，”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但是早飯在等我們了，麦格納斯先生。来吧。”

他們坐下来吃早飯，但是，很明显的，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虽然吹了牛，而他却是在一种相当紧張的状态之中，这主要的征象是：失了食欲，有打翻茶具的傾向，異想天开地要作詼諧的言語和举动，和一种每隔一秒钟就要看看钟的克制不了的傾向。

“嗬——嗬——嗬，”麦格納斯先生这样笑着，装作欢暢的神情，并且兴奋得喘气。“只差两分钟了，匹克威克先生。我臉色不好嗎，先生？”

“还不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略一停頓。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但是你平生干过这种事情沒有呀？”麦格納斯先生說。

“你是說求婚？”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的。”

“从来沒有，”匹克威克先生非常使勁地說，“从来沒有。”

“那末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了？”麦格納斯先生說。

“嘿，”匹克威克先生說，“这我也許倒知道一点儿，但是，旣

然我所知道的从来沒有实际应用过，你要根据这些来調整你的行动的話，那我就很抱歉了。”

“你給我任何忠告我都会非常感激的，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又看看钟；钟上的长針已經要到十一点过五分了。

“那末，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这位偉人一面說一面显出那种他高兴时足以使他的話深深打动人心的极其庄严的神态，“要是我的話，先生，就先称贊那位女士的美和优越的品性；然后呢，先生，我就离了題說自己怎么配不上。”

“好得很，”麦格納斯先生說。

“注意呀，先生，只是配不上呵，”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为了表明我不是完全匹配不上的，那末，先生，要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現在状况扼要地檢討一下。我要用推理来論証我对于任何别人一定是一个非常中意的对象。然后我就要大大地申述一番我的愛如何热烈，我的忠誠如何深切。然后我也許就不由自主地要握住她的手。”

“是的，我明白了，”麦格納斯先生說，“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因为問題在他眼前越来越显得鮮明，他也就越来越起劲了——“然后呢，先生，我就提出这坦白而簡单的問題：‘你要不要我？’我想我有理由說她听了这話就会扭过头去的。”

“你覺得这是当然的嗎？”麦格納斯先生說；“因为，假使她不恰好在这地方这样做的話，那就难处置了。”

“我想她会这样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因此呢，先生，我就要捏紧她的手，我想——我想，麦格納斯先生，假設我这样做了之后她不加以拒絕的話，那我就要輕輕地拉开那条手絹——根据我对于人性的少許知識我猜想她会在这时候用它来擦眼睛

的——拉开手絹，恭恭敬敬地偸偸吻她一下。我想我是要吻她的，麦格納斯先生；而在这时候，我断然地认为，假使她到底是要我的話，那她就会对我耳朵里喃喃表示一声害羞的答应的話。”

麦格納斯先生跳了起来，对匹克威克先生的聪明的臉孔默然凝視了一会儿，然后（钟上的針指着过十分的地方了）热烈地握握他的手，拚命似的冲出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里大步来回走了几趟；钟上的小針也跟着他走动似的走到了半点钟的字上，这时候，門突然开了。他轉过身来迎接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碰到的却是特普曼先生的高兴的臉孔、文克尔先生的温和宁靜的容顏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智慧的相貌。

匹克威克欢迎他們的时候，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就輕快地跑进了房間。

“我的朋友們，这位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麦格納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就是在下，紳士們，”麦格納斯先生說，顯然是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匹克威克先生，請你让我和你說几句話，先生。”

麦格納斯先生一边說这話，一边就用食指勾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鈕扣洞，把他拉到一个窗戶凹子里，說：

“恭喜我吧，匹克威克先生；我是一字一句都照着你的意見做的。”

“都要得嗎，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問。

“要得，先生——再好沒有了，”麦格納斯先生回答說；“匹克威克先生，她是我的了。”

“我全心全意地恭喜你，”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握住他的新朋友的手热烈地搖着。

"你应該見見她，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这里来，我請你。紳士們，对不起，我們告辞一会儿。"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匹克威克先生拉了出去，走到过道里的第二个門口，停下来輕輕地敲門。

"进来！"一个女性的声音說。他們就进去了。

"威塞菲尔德小姐，"麦格納斯先生說，"允許我介紹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請你让我介紹給威塞菲尔德小姐。"

那位小姐是在房間的里面一头。匹克威克鞠了躬之后，就从背心口袋里拿出眼鏡戴上；他剛这样做了之后，随即发出一声惊呼，倒退了几步。那位女士也发出半遏制住的尖叫，用手掩着臉，扑通坐上一張椅子；因此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当場就吓得动也不动了，臉上表現出极度的恐怖和惊慌，輪流地看着他們。

这，从一切方面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匹克威克一戴上眼鏡，立刻认出这位未来的麦格納斯太太，就是他昨夜冒冒失失闖进她的房間的那位女士；而眼鏡一架上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这位女士也立刻认出了这張臉就是她見过的被可怕的睡帽包圍着的那張。所以女士发出了尖叫，而匹克威克先生吃惊了。

"匹克威克先生！"麦格納斯先生喊，他是惊慌得不知所措了。"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追問說，声調带着威胁，并且高了一些。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由于麦格納斯先生語气变得专横起来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态度有点儿憤慨，"我拒絕答复这个問題。"

"你拒絕嗎，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沒有这位女士的同意和允許，我反对說任何足以妨害她、或者在她心里引起不愉快的回忆的話。”

“威塞菲尔德小姐，”彼得·麦格納斯先生說，“你认得这人嗎？”

“认得他么！”那中年妇人迟疑地重复他的問話說。

“是呀，认得他嗎，小姐。我是說你认得他嗎，”麦格納斯先生說，其势汹汹。

“我曾經見过他，”中年妇人回答。

“在哪里？”麦格納斯先生問，“在哪里？”

“这个，”中年妇女說，立起身来，掉过臉去，“这个我决計不能泄露的。”

“我了解你的，小姐，”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尊敬你的謹愼；我也决不会泄露的，請你相信。”

“天哪，小姐，”麦格納斯先生說，“想想由于你我处在什么境地，而你倒冷靜得很——冷靜得很，小姐。”

“殘酷呀，麦格納斯先生！”中年妇女說；这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你什么話都对我說好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要怪的話，那完全要怪我。”

“啊！完全要怪你，是嗎，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我——我——我明白了，先生。你現在后悔你的决心了，是不是？”

“我的决心！”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的决心呵，先生。啊！不要对我瞪着眼睛，先生，”麦格納斯先生說；“我想起你昨天夜里的話了，先生。你到这里来是为了揭发一个人的欺騙和虛伪，这个人你曾經絕对信任过他的

忠实和人格——呃?"説到这里，麦格納斯先生拉长声音冷笑了一声；并且摘下他的綠色眼鏡——也許他覚得这东西在他的妒忌的发作中是多余的吧——把小眼睛翻来翻去，那样子看上去怕人得很。

"呃?"麦格納斯先生説；然后又更有力地冷笑一下。"但是你要負責任的，先生。"

"負什么責任?"匹克威克先生説。

"沒有关系，先生，"麦格納斯先生回答説，在房里大步走来走去。"沒有关系。"

"沒有关系。"这句成語一定是含义非常广泛的，因为我們无論在街上、在戏院里、在公共場所、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看見吵架，这句話对于一切挑战的质問都是一种标准的答复。"你还算个紳士嗎，先生?"——"沒有关系，先生。""是我要跟这青年女士說什么的嗎，先生?"——"沒有关系，先生。""你是要让你的头在墙上撞撞嗎，先生?"——"沒有关系，先生。"而且还有一点是値得注意的，这普遍的"沒有关系"里面仿佛有一种隐藏的侮辱，比最放肆的漫罵还要能够在对方的胸中引起憤慨。

我們并不想硬要說这句簡单的成語应用在匹克威克先生身上之后，就在他灵魂深处喚起了那种在一个俗人胸中必然会喚起的憤慨。我們只是記載这样的事实：匹克威克先生打开房門，突兀地喊了一声："特普曼来!"

特普曼先生立刻来了，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

"特普曼，"匹克威克先生說，"有一个和这位女士有关的有点难于說明的秘密，造成了这位紳士和我剛才发生的爭执。假使我当着你的面向他保証說，这个秘密和他无关，并且和他的事情也毫无关系，而他还要继續爭論的話，那不用說我要請你注

意，那就是他表示怀疑我的誠实，这我认为是极端的侮辱。"匹克威克先生一边說这話，一边对彼得·麦格納斯先生含意无穷地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的正直而信实的态度，再加上作为他的显著特色的强有力的語势，原是足以說服任何有理性的人的；不幸在这时候，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的头脑偏偏是失了理性。因此，他非但沒有接受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釋——照理原是应該接受的——反而动了爐热的、炙人的、伤身体的火性，任情地乱說，一面大步走来走去和揪自己的头发来加重語气——他偶尔还对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的臉孔晃晃拳头，使得这場可笑的事变化多端。

匹克威克先生呢，因为曉得自己的无辜和正直，又因为不幸把那中年妇女牵涉在这样一种不愉快的事情里面而覚得煩恼，所以并不像平常那么平靜。結果是你一言我一語，爭执越来越剧烈；最后，麦格納斯先生就叫匹克威克先生等着看吧！匹克威克先生就用可贊美的有礼貌的态度回答說他巴望不到呢，越快越好；因此，中年妇女在恐怖中冲出了房間，特普曼先生也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走了，留下彼得·麦格納斯先生一个人去想心思。

假使这位中年妇女曾經和这多事的世界打过很多交道，或者曾經領教过那些开風立法的人們的風尙和习慣，她就会知道这种其势汹汹的事情实在是最无害的了；但是，她的生活大半是在乡村里过的，从来沒有讀过国会討論記录，所以对于文明生活的这一部分精粹簡直是一窍不通。因此，当她到了自己臥室里、閂上了門、开始思索她剛才目击的景象的时候，最可怖的屠杀和灭亡的图画就出現在她的想像之中了；其中最后想到的是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的一幅直挺挺躺着的图画，左边腰部打进去了一

发子彈，由四个人抬了回家。中年妇人越想越覺得可怕；最后她决定到本市的行政长官那里去，請求他立刻拘捕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

中年妇人是根据种种的緣由而达到这个决定的，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因为这样无疑足以証明她对于彼得·麦格納斯先生的忠誠和对于他的安全的关切。她太熟悉他的妒忌的性情了，一点也不敢暗示她一看見匹克威克先生就激动起来的眞正原因；而她也相信自己对这青年人有影响力和說服力，只要把匹克威克先生撇开，并且不再发生新的爭吵，就可以平定他的狂暴的妒忌心。中年妇人脑子里装滿了这些想头，于是戴了軟帽，披了圍巾，徑自到市长家里去了。

这位市长乔治·納普金斯老爷是一位天下难找的大人物，除非有一位腿最快的行人，在六月二十一日这天从日出找到日落，庶几可以找到；因为这天据历书上說来，是全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当然也就有最长的时間給他去找了。中年妇女去見他的这天早上，納普金斯先生恰恰是在最激昂和最煩乱的心境之中，因为市上发生了叛乱：一所最大的走讀学校里的全体走讀生图謀打破一个討厌的苹果商人的窗戶；并且罵了差役，投东西打了警官——一位穿高統靴的上了年紀的紳士，他是受命来鎭压騷乱的，而且是从小到大当了至少有半个世紀的公安警察的。納普金斯先生正坐在安乐椅里，庄严地皺着眉头和怒火沸騰着的时候，就通报說有位女士有急迫的、机密的和特別的事情求見。納普金斯先生显出冷靜得可怕的神情，下令說要这女人进来，这命令正如皇帝們、市长們和世上其他偉大的有权力的人們的命令一样，被服从了；于是，兴奋得有趣的威塞非尔德小姐被带进来了。

“麦士尔！”市长說。

麦士尔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跟班，上身长，腿子短。

“麦士尔！”

“是，大人。”

“端張椅子，你就出去。”

“是，大人。”

“那末，女士，請你說吧？”市长說。

“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官长，”威塞非尔德小姐說。

“很可能的，女士，”市长說。“鎮静一点吧，女士。”說到这里，納普金斯先生显出了仁慈相。“然后你再告訴我你来是为了什么官司，女士。”說到这里，“市长”战胜了“男子”，他又显得威严了。

“来报告这个消息，官长，在我是很为难的，”威塞非尔德小姐說，“但是我恐怕这里要发生决斗。”

“在这儿嗎，女士？”市长說。“哪儿呀，女士？”

“在伊普斯威契呵。”

“在伊普斯威契，女士——在伊普斯威契发生决斗！”市长說，完全被这个念头駭住了。“不可能的，女士；我堅决相信，在这市鎮上絕对不要想会有这类事情。嗳呀呀，女士，你知道我們的地方行政的活动嗎？你有沒有听到过，女士，我曾經在去年五月四日冲进一个竞技場，只带六十个特别警察；而且冒着成为激怒的群众的怒火之下的牺牲的危險，阻止了‘米德尔塞克斯的肉团子’和‘薩福克的矮脚鸡’的斗拳的比賽？咳，在伊普斯威契有决斗，女士！我认为——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人下流到这步田地，”市长自己和自己辯論說，“竟企图在本市扰乱治安。”

“我的报告不幸是太正确了，”中年妇人說，“爭吵时我在

場。"

"这是再意外也沒有的了，"吃惊的市长說。"麦士尔！"

"有，大人。"

"叫竟克斯先生来，馬上——立刻。"

"是，大人。"

麦士尔退出了；进来了一个蒼白的、尖鼻子的、半饥半饱的、衣服襤褸的中年文书。

"竟克斯先生，"市长說。"竟克斯先生！"

"有，"竟克斯先生說。

"这位女士，竟克斯先生，到这里来报告本市有人企图决斗。"

竟克斯先生不知道应該做什么才好，就像一个下屬一样微笑了一笑。

"你笑什么，竟克斯先生？"市长說。

竟克斯先生立刻显出严肃的神情。

"竟克斯先生，"市长說，"你是个傻瓜。"

竟克斯先生卑恭地看看这位偉人，咬咬笔杆子。

"你大概是覺得这个消息里面有什么很滑稽的地方吧，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竟克斯先生，你沒有什么可笑的。"市长說。

饥餓相的竟克斯叹一口气，仿佛他是完全明白他确实是沒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事情；然后，因为奉命記录那位女士的报告，就踉踉蹌蹌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把它写下来。

"这个匹克威克，我想就是决斗的主犯吧，"陈述終了之后市长說。

"是他，"中年妇人說。

“另外一个暴徒——他叫什么，竟克斯先生？”

“特普曼，市长。”

“特普曼是副手？”

“是的。”

“你說另外一方面的主犯已經潛逃了嗎，女士？”

“是的，”威塞非尔德小姐回答，短促地咳嗽一声。

“很好，”市长說。“这两个是倫敦来的杀人犯，他們到这里来毀害国王陛下的人民，以为这里离首都很远，法律的权力是軟弱和麻木的了。得拿他們做个例子警誡别人。写下拘票，竟克斯先生。麦士尔！”

“有，大人。”

“格倫謨在楼下嗎？”

“在，大人。”

“叫他上来。”

拍馬屁的麦士尔退出了，不久就带来了一位穿高統靴的上了年紀的紳士，他値得注意的主要之点是大鼻子、哑嗓子、黃褐色的緊身外套和一副閃霎不定的眼光。

“格倫謨，”市长說。

“大輪(人)。”

“鎮上現在平靜嗎？”

“很好，大輪，”格倫謨答。“民众的情緒已經相当低落了，孩子們的心事(心思)已經分散在板球上了。”

“在这种时候唯有强硬的手段才行，格倫謨，”市长用断然的态度說。“假使王法的权威受到忽視的話，我們就得宣讀暴动懲治法令。假使政治的权力不能够保护这些窗戶的話，格倫謨，那就得用軍事的力量来保护政治权力，以及窗戶。我相信这是宪

法上的一句金科玉律，竟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竟克斯先生說。

“很好，”市长說，在拘票上签字。“格倫讃，你在今天下午带这些人来見我。你在大白馬飯店会抓到他們。你还記得米德尔塞克斯的肉团子和薩福克州的矮脚鸡的案子嗎，格倫讃？”

格倫讃先生怀旧似地把头一晃，表示他永远也不会忘記——而实际上他也是不会忘記的，因为那件事一直是天天要拿来引証的。

“况且这件案子还要更違反宪法呢，”市长說，“况且这是更大的扰乱治安，而且是更严重地侵犯到国王陛下的特权。我相信决斗是陛下的最确实的特权之一，竟克斯先生呵？”

“大宪章[①]上特别規定了的，市长，”竟克斯先生說。

“我相信，这是貴族們从不列顛王冠上硬揪下来的最燦烂夺目的珠宝之一，竟克斯先生呵？”市长說。

“正是，市长，”竟克斯先生答。

“很好，”市长說，得意洋洋地挺起身子，“那不能让它在他的这部分領土上遭到蹂躪。格倫讃，带人去执行拘捕的任务，一刻儿不要耽擱。麦士尔！”

“是，大人。”

“送这位女士出去。”

威塞非尔德小姐退出了，对于市长的学識的丰富深深佩服；納普金斯先生出去吃飯了；竟克斯先生无处可去，只好退縮到自

---

① 大宪章：英王約翰被迫于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所頒布的宪章，为英国第一次資产阶級革命的成果，內容有三十七条，主要为限制王权和保障人权，規定任何国民非經审判不得加以监禁。这里特地提出，除显出市长的无常識外，想来是暗示他糊里糊塗拘捕匹克威克派的荒唐。

已內心的世界里——他除了小客厅里那張白天被他女主人的家屬占据着的可以做床睡的沙发之外，这是他唯一的去处；格倫謨先生呢，出去完成目前的任务来洗清早上所受到的汚辱了；和他同受汚辱的还有国王陛下的另外一位代表——差役。

这些为了保护国王陛下的和平而作的决然断然的准备正在進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桩大事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剛好安安靜靜地坐下来吃午飯，大家都很健談和融洽；匹克威克先生正在叙述昨夜的奇遇，使他的追隨者們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特普曼先生；这时候，房門开了，有一張有点儿可怕的臉向里窺看。这張可怕的臉孔上的眼睛对匹克威克先生很仔細地盯了一会儿，并且显然像是观察得很滿意；因为生着那張可怕臉孔的身体慢慢地移进房間了，現出一位穿高統靴的上了年紀的人物——不用叫讀者再悬慮不定了，一句話，那眼睛就是格倫謨先生的閃耍不定的眼睛，身体也就是这位紳士的身体。

格倫謨先生办事的方式是公事公办的方式，但是有他的特色。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在里面閂了門；第二呢，是把他的头和臉用一条棉布手絹很小心地擦一番；第三是把里面塞了这条手絹的帽子放在最近的一張椅子上；第四是从上衣的胸袋里掏出一根包了黃銅头子的短棍子，用庄严而鬼里鬼气的态度把它对匹克威克先生一晃。

首先打破这种惊駭的沉默的，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他对格倫謨先生緊緊盯了一刻之后，用力地說："这是私人的房間呀，先生——私人的房間。"

格倫謨先生搖搖头，回答說，"只要进了大門之后，对于国王陛下就无所謂私人房間了。这是法律。有人堅持說一个英国人的房間就是他的堡垒。那是胡說。"

匹克威克派們用惊疑不定的眼光互相看看。

"特普曼先生是哪一位?"格倫謨先生問。他直覚地覚出来匹克威克先生,立刻认出了他。

"我叫特普曼,"那位紳士說。

"我叫法律,"格倫謨先生說。

"什么?"特普曼先生說。

"法律,"格倫謨先生答,"法律、政权和行政人員;它們是我的名号;我的权威在这儿。某某特普曼,某某匹克威克——妨害我們的受苦的国王陛下的治安——就是这件案子——公事公办。我逮捕你了,匹克威克!还有那个特普曼。"

"你这种无理取鬧是什么意思?"特普曼先生說,跳了起来:"出去!"

"哈罗,"格倫謨先生說,非常神速地退到門口,把門打开了一两吋,"德伯雷。"

"唔,"过道里一个深沉的声音說。

"过来,德伯雷,"格倫謨先生說。

在这句命令之下,一个髒臉的男子,大約有六呎高,相当胖,从半开的門里挤了进来,挤得滿臉通紅才进了房。

"别的特别警察在外面嗎,德伯雷?"格倫謨先生問。

德伯雷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点点头表示在的。

"命令你带的那队人进来,德伯雷,"格倫謨先生說。

德伯雷先生照着吩咐他的做了;于是半打警士,每人有一条包銅头子的短棍子,拥进了房間。格倫謨先生把他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德伯雷先生看看,德伯雷先生把他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警士們看看;警士們把他們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特普曼和匹克威克两位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一致起来反抗。

"这样可恶地侵犯我的私室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說。

"誰敢逮捕我?"特普曼先生說。

"你們来干什么的，流氓們?"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文克尔先生沒有說什么，但是他把眼睛盯住格倫謨，而且那种眼光一定会刺穿他的脑子，假使他有任何感覚的話。然而，事实上，这对于他似乎沒有什么显著的效果。

这些执法人員发覚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想要抗拒法律的权威，就郑重其事地把他們的袖子卷起来，仿佛在他們抗拒的第一瞬間就打倒他們，然后抬他們走，这只是一种单純的办公事的手續，想起来和做起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示威动作对匹克威克先生起了作用。他和特普曼先生个别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表示他情願到市长的家里去，不过他要求在場的人們注意，他有一个坚决的意志，就是一旦恢复了自由，他就要对于这种可恶之至的侵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权利的事表示憤慨；听了这話，在場的人都大笑起来，只除了格倫謨先生，因为他认为对于市长的神圣的权力的任何輕微的攻击都是一种不敬，不能够寬容的。

匹克威克先生已經表示願意对他的国家的法律低头了，那些指望他的威胁人的頑强引起一場有趣的波瀾的侍者們、馬夫們、臥室女僕們和守門僕役們，在感到失望和厌倦之后，开始散掉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种沒有預料到的麻煩。匹克威克先生虽然对于官吏們怀着尊敬心，然而他坚决反对像一个普通犯人那样由执法人員簇拥着和守卫着在大街上露面。格倫謨先生顾虑到当时的群众情緒正不平静（因为那天是半假日，而且学生們还沒有回家），同样坚决地反对在馬路对面监視的办法，不

肯接受匹克威克先生保証自己一直走到市长那里的誓約；假使叫一部馬車，这倒是唯一的体面的办法，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两人都拚命反对出車錢。爭执得很厉害，僵持了好久；执法人員正打算用硬把他拖走的老規矩来打破匹克威克先生的反对，这时忽然想起了旅館的院子里有一頂旧轎子，原来是一位有錢的害痛風症的紳士定造的，容得下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至少像一輛現代的小馬車一样寬敞。于是租了轎子，抬到客厅里，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挤在里面，放下了帘子，很快找到了两个轎夫，行列就庄严地出发了。特別警察們圍繞着这个运輸工具，格倫謨先生和德伯雷先生得胜而回，走在前面；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手搀手地走在后面；而伊普斯威契的下层社会做了押队。

市上的老板們虽然对于这件罪案的究竟非常不明白，然而对于这場热鬧却是获益不淺，而且滿意得很。这儿是法律的强有力的权力，用二十个金箔匠的力量，打击了从首都来的两个罪犯；这有威力的机械是他們的市长所指揮的，是他們的官吏們所运轉的；由于他們的共同努力，就把两个犯人妥妥当当地关在一頂轎子的狹小范圍之內了。格倫謨先生把短棍拿在手里，領着队伍前进，一路对他表示贊叹的呼声不知有多少；好事的人們发出的叫喚响亮而持久；行列就在群众的这种一致的歌頌之中慢慢地和威風凛凛地前进。

維勒先生穿着黑色花布袖子的晨服，对那装着綠大門的神秘的房子作了一番沒有結果的考察之后有点儿沮丧地往回走着，抬头一看，只見一群人从街那头涌过来，中間包圍着的东西很像一頂轎子。他因为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思想，不去想那失敗的企图，就站在路边看群众走；他发現他們自得其乐地欢呼得很

起劲，也就跟着拚命地欢呼，为了給自己提提精神。

格倫讓先生走过了，德伯雷先生走过了，轎子走过了，守卫的警士們走过了，山姆仍旧响应着群众的热烈呼喊，并且把帽子在空中揚着，仿佛狂喜到了极度（不过当然啦，他对于眼前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这时候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意外出現，使他突然停住。

“怎么回事呀，紳士們？”山姆叫。“他們弄了什么人在这戴孝的崗亭里？”

两位紳士一同回答，但是他們的声音被喧扰的声音淹沒了。

“誰呀？”山姆又叫。

又是一声联合一致的回答；話虽然听不見，可是山姆可以从嘴唇的动作看出他們是說的那几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匹克威克”。

这就够了。一霎眼山姆已經挤进了人群，制止了轎夫，面对着那位威風凜凜的格倫讓了。

“哈罗，老先生！”山姆說。“你弄在这玩意儿里面的是誰呀？”

“站开，”格倫讓先生說，他的威風正如好多人的威風一样，有一点儿小小的声望就出奇地变大了。

“他要不走开就揍他，”德伯雷先生說。

“多謝你了，老先生，”山姆回答說，“因为你竟然在考慮我的方便；另外那个像是刚从巨人的野兽車里逃出来的先生，我更要多謝他，为了他的那么漂亮的提議；但是我倒情願你們給我的問題一个回答，假使在你們都是一样的話。你好嗎，先生？”这最后一句話是用爱护的神情对匹克威克先生說的，他正从前面的窗子里对外窺探着。

格倫讃先生憤慨得完全說不出話来，就从那特别的口袋里拔出包着銅头子的短棍在山姆眼睛前面一晃。

“啊，”山姆說，“这好看得很，尤其是那头子，簡直像个眞的。”

“站开！”大怒的格倫讃先生說。为了加强这个命令的气势，他就用一只手把那銅质的忠心的标記戳进了山姆的領巾，用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山姆的衣領；山姆回敬的礼数是一拳把他打倒；幷且事先极其周到地打倒了一个轎夫給他垫在下面。

文克尔先生究竟是被那种由于受了伤害的念头里产生出来的瘋狂一时驅使的呢，还是被維勒先生的勇敢的表現所激励的呢，这可不能确定；但确定的是，他一看見格倫讃先生倒下去，就立刻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孩子进行了可怕的猛烈攻击；因此，史拿格拉斯先生就本着眞正的基督徒的精神，为了不乘人不备攻击任何人，就大声宣布他也要动手，幷且极其不慌不忙地开始脫起上衣来。他立刻被人包圍和抓住了；很公道地說，无論是他或者文克尔先生，他們絲毫也沒有試着来解救他們自己或者維勒先生；維勒先生呢，經过一番极其勇猛的抵抗之后，到底寡不敌众，被俘虏了。行列重新排好；轎夫重新各就各位；游行重新开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憤慨得了不得。他只能看見山姆打翻了警士們，飞也似的四面八方赶来赶去；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如此，因为轎子門开不了，帘子揭不开。最后，借着特普曼先生的帮忙，他对付着推开了轎頂；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爬上了座位，用手扶着特普曼先生的肩头尽量稳住身体，开始对群众演讲起来；詳細叙述他所受到的无理的待遇，幷且叫他們注意他的僕人是先被毆打的。他們就这样走到市长家；轎夫們

小步跑着，犯人們跟着，匹克威克先生演讲着，群众叫嚷着。

第二十五章

在許多趣事之中，說明納普金斯先生多么威严而大公无私；維勒先生怎么打回乔伯·特拉偷先生的毽子，像打来的时候一样重。还有一件事情，讀下去自然分曉

維勒先生被带走的时候一路上非常憤怒；針对格倫讓先生和他的伙伴們的相貌和举动而发的隐喻暗諷，多不胜計；对这些紳士挑战的言語，勇敢无比，他用这办法来发泄他的不满。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怀着忧郁的敬意听他們的領袖从轎子里傾吐出来的滔滔如流的雄辯，特普曼先生主張盖上轎頂的懇切請求根本不能使这急流停頓一会儿。但是，当行列走进維勒先生碰到那位亡命之徒乔伯·特拉偷的那条弄堂里的时候，他的憤怒很快让位給好奇心了：而好奇心又换成了一种极其愉快的惊訝，当那不可一世的格倫讓先生命令抬轎子的人站住，自己迈着威严而怪異的步子走到正是乔伯·特拉偷曾經从里面出来的那座綠色的大門口，把那挂在門旁的門鈴把手用劲一拉的时候，听見鈴声来的是一个打扮得很整齐的臉孔标致的女僕，她看見犯人們的反叛的相貌和听見匹克威克先生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吓得举起了手，就叫麦士尔先生来。麦士尔先生把車道門开了一半，放进了轎子、被捕的人們和特別警察們；随即砰的一声当着群众的面把門关了；群众因为被关在外面而感到憤慨，并且因为

急于要知道下文，就踢門和拉鈴来发泄感情，这样鬧了一两个钟头。这个消遣，他們大家全都輪流参加了，除三四个幸运的人：他們在門上找到一个格子，虽則从那里是一无所見，他們还是抱着不屈不撓的堅持性在那里張望；就像有一个醉汉在街上被一輛小馬車輾了，在手术室里受外科診查的时候，人們就在药房的玻璃窗上压扁了鼻子来張望的情形一样。

轎子在通正屋門的一段台阶下面停了，門边把守着两个种了龙舌兰的綠花盆，一边一盆。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被带进了客厅，麦士尔預先通报了之后，而且受了納普金斯先生的吩咐，于是又从那里把他們带到那位奉公不懈的官儿的駕前。

那是一种动人心目的場面，是周密地布置好了使犯人們的心坎里感到恐怖并使他們对于法律的威严得到适当的认識的。在一頂大书厨前面，一張大桌子之后，和一部大书之前的一張大椅子里，坐了納普金斯先生；这几样东西虽然大，而坐着的这位看来却比它們还大。桌上陈設着一堆一堆的文件；在文件堆的那头露出了竟克斯先生的头和肩膀，他是正在忙着尽量显得忙碌的样子。一伙人全进了房，麦士尔小心地关了門，置身于主子的椅子后面待命。納普金斯先生向椅背上一仰，显得令人毛发悚然的庄严，审視着他的不情願来的来客們的臉孔。

“喂，格倫讓，那是誰？”納普金斯先生說，指着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呢，作为他的朋友們的发言人，手里拿了帽子站在那里，用极度的礼貌和恭敬在鞠躬。

“这是匹克威克，大輪，”格倫讓說。

“你算了吧，老打火石①，”維勒先生插嘴說，挤到第一排来。

---

① 打火石(Strike-Light)：可作“冷酷无情的人”解，維勒先生大概因为格倫讓老板着臉裝架子，所以这样叫他。

"对不起了，先生，但是你的这个穿着黄色高統子的手下人实在是无論如何总也吃不了司仪的飯的。这位是，先生，"維勒先生推开了格倫謨，用有趣的亲昵的态度继續对市长說，"这位是匹克威克老爷；这位是特普曼先生；那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再过去，在他那边的是文克尔先生——統統都是很可爱的绅士，先生，你一定很乐于結識他們的；所以，你越是快些把你这些手下人罰在水牢里踩上一两个月的水車①，我們就可以越早些获得快活的諒解。先办正事，再寻快乐——正像理查三世在塔里暗杀了另外一个国王、悶死小宝宝們之前說的罗②。"

这段話說到临了的时候，維勒先生用右胳臂肘擦擦帽子上的灰，对那位一直抱着說不出的敬畏从头到尾听他說完的竟克斯先生和气地点点头。

"这是什么人，格倫謨？"市长說。

"非常无法无天的家伙，大輪，"格倫謨回答說。"他想搶劫犯人，而且毆打了警察，所以我們抓了他，带到这里来。"

"你做得很对，"市长答。"他显然是个无法无天的恶棍。"

"他是我的当差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怒冲冲地說。

"啊！他是你的当差的，是嗎？"納普金斯先生說。"你們阴謀破坏司法和謀杀执法官吏。匹克威克的当差的。記下来，竟克斯先生。"

竟克斯先生記了。

"你叫什么，你这家伙？"納普金斯先生大发雷霆說。

---

① 欧洲古时监獄中設有水車，驅使犯人踏水。这里就是說押在牢里。

② 塔想必是指倫敦塔，为英国王室之古堡，有特权，自成一特轄区域，不屬于倫敦市的范圍之內。另一国王和小宝宝云云，或者是指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兄弟約克公爵，通常称为"小王子們"，他們在一四八三年被理查三世下令謀杀在塔內，他們的骸骨至一六七四年被发現。

"維勒，"山姆回答。

"对新門监獄的案件日程表来說倒是个很好的名字，"納普金斯先生說。

这是一句笑話；因此，竟克斯、格倫謨、德伯雷、麦士尔和全体警察，都大笑了五分钟之久。

"把他的名字記下来，竟克斯先生，"市长說。

"'勒'字是两个'L'，朋友，"山姆說。

听了这話，一个倒霉的警察又笑了一声，因此市长就威吓說要馬上押起他来。在这种时候，笑錯了对象是危险的事情哪。

"你住在哪里？"市长說。

"哪里能住就住在哪里，"山姆答。

"記下来，竟克斯先生。"市长說。"照他自己的話說起来他是个浪人；不是嗎，竟克斯先生？"

"当然是的，市长。"

"那末我要把他押起来。旣然如此我就要押他，"納普金斯先生說。

"这个国家的司法是很公平的，"山姆說。"市长押别人一次，自己就要受两次报应。"

听了这么一个警句，又有一个特别警察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努力装得那么出奇地庄严，所以市长立刻就看出了是他。

"格倫謨，"納普金斯先生說，气得脸紅了；"你怎么竟敢选了这样的一个不中用的和丢脸的人当特别警察？你怎么敢这样，先生？"

"我很抱歉，大輪，"格倫謨結結巴巴地說。

"很抱歉！"大怒的市长說。"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你这种失职的行为的，格倫謨先生；得拿你做个榜样以儆效尤。把那家伙的

警棍拿走。他喝醉了。你醉了，你这家伙。”

“我沒有喝醉呀，大人，”那人說。

“你是醉了，”市长反駁他說。“我說你醉了的时候你怎么敢說你沒有醉，呵，先生？他有酒气嗎，格倫謨？”

“酒气冲天，大輪，”格倫謨回答說；他模模糊糊地覚得什么地方是有一股甜酒味儿。

“我就知道嘛，”納普金斯先生說。“他一走进来，我看見他那兴奋的眼光就知道他醉了。你注意到他那兴奋的眼光嗎，竟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

“今天早上我一滴酒也沒有碰呀，”那人說，他要多清醒有多清醒。

“你怎敢对我扯謊？”納普金斯先生說。“他此刻是不是醉的，竟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竟克斯答。

“竟克斯先生，为了这人目无法紀，我要押他。写一張羈押票，竟克斯先生。”

那特別警察原来是要被押起来的，但是，作为市长的顾問的竟克斯先生（他曾經在一个乡村律师的事务所里受过三年法律教育），就着市长的耳朵說这是不可以的；因此，市长就发表了一通演說，說是顾念那警察的家庭起見，只把他申斥一番，然后革职就行了。于是就把那特別警察痛駡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就打发他走了；格倫謨、德伯雷、麦士尔和其他的法警們喃喃地称頌納普金斯先生的寬大。

“那末，竟克斯先生，”市长說，“让格倫謨宣誓具結。”

格倫謨随即宣誓具了結；但是，因为格倫謨有点儿头昏脑

脹，又因为納普金斯先生的午飯差不多要开了，所以納普金斯先生就采取簡捷的办法，提出了些誘导性的問題問格倫談，格倫談就尽可能——作肯定的回答。所以訊問就非常順利而且非常令人中意地完結了；証实了維勒先生两次毆打罪，文克尔先生一次威胁罪，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次撞人罪。这一切都办得称了市长的心之后，市长就和竟克斯先生低声商議起来。

商量了大約十分钟，竟克斯先生回到桌子那头去了；市长呢，在椅子上挺起腰，先咳嗽了一声，正打算开口說話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就插嘴了。

"对不起，市长，我打断了你的話头，"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在你要发表和实行你根据剛才的各种陈述所形成的任何意见之前，我必須要求把关于我个人的事情說出来的权利。"

"閉嘴，先生，"市长断然地說。

"我只好服从你了，市长，"匹克威克先生說。

"閉嘴，先生，"市长打断他說，"不然的話我要叫人拉你出去了。"

"你高兴叫你手下人怎么，你就吩咐他們怎么做好了，市长，"匹克威克先生說；"照他們那种順从的样子，我完全相信，你无論下什么命令，他們都会执行的；但是，市长，恕我冒昧，我要求說話的权利，直到我被用武力拉出去才罢。"

"坚持匹克威克主义，"維勒先生声音很大地叫。

"山姆，别响，"匹克威克先生說。

"哑得像一只破鼓了，先生，"山姆回答。

納普金斯先生看見匹克威克先生表現出这种少有少见的胆量，大为惊駭地对他凝視着；并且显然打算很憤怒地反駁他几句什么，但是那时竟克斯先生扯扯他的袖子，对他耳朵里悄悄地讲

了几句。市长对于他的話做了一种听不完全的回答，于是又悄悄地耳語起来。

竟克斯显然是在諫劝市长。

最后，市长很勉强地表示可以再听几句陈述了，就对匹克威克先生狠狠地說——“你要說什么？”

“第一呢，”匹克威克先生說，从眼鏡后面射出一道使納普金斯都畏縮的眼光，“第一，我想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我得告訴他嗎？”市长用耳語声对竟克斯說。

“我想还是告訴他好，市长，”竟克斯用耳語声对市长說。

“有人正式向我告发，”市长說，“說是怕你要决斗，說那另外一个叫特普曼的，就是从中帮助和教唆你的人。因此呢——呃，竟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

“因此，我找你們两人来，来——我想是这样的，竟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

“来——来——什么呢，竟克斯先生？”市长說，发起脾气来。

“来找个保，市长。”

“是的。因此呢，我找你們两人来——我要說下去，就被我的文书打断了——来找个保。”

“可靠的保，”竟克斯先生用耳語声說。

“我要可靠的保，”市长說。

“本地人，”竟克斯小声說。

“保人一定是要本市的人，”市长說。

“每人五十鎊，”竟克斯用耳語声說，“而且当然要是戶长。”

“我要两个保証人每人繳五十鎊保証金，”市长大声地說，非常威严，“而且当然罗，他們一定得是戶长。”

“但是，天老爷，”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和特普曼先生都覺得又惊又气；“我們在这市上完全是陌生人呀。我对于任何戶长，正象对于要和什么人决斗这事一样，一点也不知道。”

“也許是的吧，”市长回答說，“也許是的吧——你說呢，竟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

“你还有什么要說的嗎？”市长問。

匹克威克先生原来还有許多話要說，而且毫无疑問他会說了出来的。那些話說了也于他自己无益，也会使市长覺得不中听。可是他剛一不出声，維勒先生就拉了拉他的袖子，于是两人立刻专心地密談起来，所以对于市长的詢問完全沒有在意。納普金斯先生可不是一个問題問两遍的人；所以，他又先咳嗽了一声，在警察們的恭敬而欽佩的肃靜之中，开始宣布他的判决了。

維勒的第一次毆打罪要罰他两鎊，第二次的罰款三鎊。文克尔要罰款两鎊，史拿格拉斯是一鎊，此外还要他們具結保証不和国王陛下的一切臣民挑衅，尤其是对于他的忠僕丹尼尔·格倫謨。至于匹克威克和特普曼，他已經說过要取保。

市长的話剛說完，匹克威克先生那重又变得愉快的臉上就堆滿了微笑，向前走上几步說：

“請市长原諒，但是我想請你和我密談几句，是对于你自己关系深切的事情，可以嗎？”

“什么！”市长說。

匹克威克先生把請求重說一遍。

“这个要求是再奇怪也沒有了，”市长說，“密談？！”

“密談啊，”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很坚持；“但是因为我所要說的事情有一部分是听我的当差的說的，所以我希望他也在場。”

市长看看竟克斯先生，竟克斯先生看看市长；警察們惊訝地面面相覷。納普金斯先生突然臉色发了白。会不会是維勒这人，出于悔过之心，来揭发什么行刺他的阴謀呢？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人啊；他想到裘里厄斯·凱撒和潘西伐尔先生的事，臉色更灰白了。

市长再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招呼竟克斯先生。

“你覚得他这个要求怎么样，竟克斯先生？”納普金斯先生喃喃地說。

竟克斯先生也不知道怎么样，又怕得罪了市长，就怯弱地露出了一种曖昧不明的笑容，扭歪了嘴角，把头慢騰騰地两边搖搖。

“竟克斯先生，”市长严厉地說，“你是一匹驴子。”

听了这句妙語之后，竟克斯先生又微笑一下——比先前更怯弱了点儿——一面逐渐側着身子縮回到他自己的角落里。

納普金斯先生在心里思量了一会儿，然后立起身来叫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跟着他到一間和法庭通着的小房間去。他叫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房間的尽里头，自己站在門口把手搭在半开半掩的門上，以便万一对方有一点儿敌意的表示的話，他能够立刻逃走，随后他表示准备傾听，不管是什么消息。

“我直截了当就說到本題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是对于你本身和你的信譽大有关系的。我完全相信，先生，你在你家里窩藏着一个大騙子！”

“两个哪，”山姆插嘴說，“穿桑子色衣服的当然也在哭哭啼

啼玩他的下流花样。”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我要說得叫这位紳士明白，那就一定要請你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抱歉得很，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但是我一想到那个乔伯，就忍不住把活塞拉开一两吋啦。”

“总而言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的当差的猜想有那么一个非兹·馬歇尔大尉常到这里来，对不对？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看見納普金斯先生要憤憤然地打断他的話，就加上一句說，“因为，假使是他，我知道这人是——”

“輕些，輕些，”納普金斯先生說，关上了門。“你知道他是什么，先生？”

“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冒險家——一个不要臉的人——在社会上鬼混，专騙容易上当的人；叫人成为他的荒唐的、愚笨的、可怜的牺牲品，先生，”激昂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嗳呀，”納普金斯先生說，臉脹得通紅，而且他的态度整个地改变了。“嗳呀，匹——”

“匹克威克，”山姆說。

“匹克威克，”市长說，“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請坐呀——你說的是眞的嗎？非兹·馬歇尔大尉当眞是这样的？”

“不要叫他大尉，”山姆說，“也不是什么非兹·馬歇尔；两样都不是。他是一个跑碼头的戏子，他叫做金格尔；假如还有个穿桑子色制服的狠的話，那就是乔伯·特拉偸。”

“的确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作为对于市长的惊訝神情的回答；“我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揭发我們現在說的这个人。”

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把金格尔先生的万恶行为加以概略的

叙述，往納普金斯先生的吓坏了的耳朵里灌。他說他最初怎么碰到他；他怎么拐带华德尔小姐逃走；他怎么又为了錢的緣故高高兴兴地丢了她；他怎么半夜里把他騙到一个女子寄宿学校里；他（匹克威克先生）怎么认为来揭穿他現在所假冒的名字和官职是他的責任。

在这段叙述进行之中，納普金斯先生的身上的热血統統涌到他的两只耳朵上了。他是在附近的一个跑馬厅里碰上了这位大尉的。他的一大串显貴的相識者的名单、他的广泛的旅行和他的时髦的举止，迷住了納普金斯太太和納普金斯小姐，她們使菲茲·馬歇尔大尉在大众面前露臉，引証菲茲·馬歇尔大尉說的話，把菲茲·馬歇尔大尉放在她們的一群最要好的相識的头上，以致于使她們的密友波更汉太太、波更汉小姐們和悉尼·波更汉先生妒忌和失望得要命。而現在，竟听說他是一个寒酸的冒险家，一个跑碼头的戏子，纵使不是个騙子，也是非常像騙子，像得說不出有什么分别！天哪！波更汉家要怎么說呢！悉尼·波更汉先生发現他所献的殷勤原来是因为这样一个情敌而遭到輕視的时候，他会多么得意啊！而他，納普金斯，怎么有臉在下届的本州审判会議上去見老波更汉的面呢！假使这种事情傳了出去的話，岂不是給了官場上的敌手們一个大大的把柄嗎！

“但是归根結蒂，”納普金斯先生隔了好久之后暂时寬了心說，“总而言之，这不过是你們这么說罢了。菲茲·馬歇尔大尉是一个風度很动人的人，我相信他是有許多仇人的。你們这些話有什么証据呢？”

“让我和他当面对质，”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所要求、我所需要的就是如此。让他跟我和我这里的几位朋友当面对质；那时候你就不需要其他的証明了。”

"嗳，"納普金斯先生說，"这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来的，这样就不至于把事情宣揚出去了——那，那，那不过是为了这青年人的好处，你要知道。不过——我——我——我首先要向納普金斯太太請教一下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但是，总之，匹克威克先生，我們先得把这場公事打发过去才能談到别的。請你回到隔壁房里去吧。"

他們回到了隔壁房間。

"格倫謨，"市长說，用的是令人凛然的声調。

"大輪，"格倫謨回答，带着一种謔儿的微笑。

"喂喂，先生，"市长严厉地說，"不要让我看見这种輕浮相。这很不像样子；我老实告訴你，你实在沒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你剛剛所說的种种情况是不是眞正确实的？你小心点儿說吧，先生。"

"大——輪，"格倫謨結結巴巴地說，"我——"

"啊，你弄不清楚呵，是嗎？"市长說。"竟克斯先生，你看得出他这种弄不清楚的样子嗎？"

"当然罗，市长，"竟克斯回答。

"那末，"市长說，"你把你的供詞再說一遍吧，格倫謨，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得說得小心点儿。竟克斯先生，把他的話記下来。"

不幸的格倫謨开始复述他的控訴辞了；但是，在竟克斯先生和市长一个記录一个挑剔之下，加上他的天生的說話杂乱无章和他的极端的狼狽，所以不到三分钟就弄得矛盾百出，不知所云，于是納普金斯先生立刻宣布不相信他的話。因此，罰款取消了，并且由竟克斯先生立刻去找两个保人。这一切庄严的手續令人满意地办好之后，格倫謨很坍台地被打发出去了——这是

一个可怕的实例，說明了人类的偉大的不巩固，和大人物的寵爱的靠不住。

納普金斯太太是一位戴着粉紅色的头巾式紗帽和淡樱色假发的威严的女性。納普金斯小姐除了那頂帽子之外，她媽媽的全部傲慢她是应有尽有，除了假发之外，她媽媽的全部坏脾气她也全都具备；每逢发揮这两种可喜的品质使母女两位碰上了什么不愉快的为难的事情——这幷不是不常有的——她們两人就一致把錯处推在納普金斯先生的肩头上。因此，当納普金斯先生找着了太太，把西克威克先生所說的話詳細告訴了她的时候，納普金斯太太突然想起来她是向来就耽心着这种事情的，她从前老說会是这样的；他从来沒有接受过她的忠告；她眞不知道納普金斯先生把她当做了什么人；等等。

"什么！"納普金斯小姐說，往每个眼角里挤了很少一点儿眼泪，"一想到我被人这样愚弄，眞受不了！"

"啊！你要謝謝你的爸爸呀，我的宝貝，"納普金斯太太說；"我曾經怎样地千恳万求地要他問問大尉的家世呵；我曾經怎样地苦苦哀求他采取什么决断的手段呵！我完全曉得沒有人会相信的——我完全曉得的嘛。"

"但是，我亲爱的，"納普金斯先生說。

"不要跟我說話，你这討厌的东西，不要說！"納普金斯太太說。

"我的亲爱的，"納普金斯先生說；"你自己說过你很喜欢菲茲·馬欺尔大尉的呀。你曾經不断地請他到这里来，我的亲爱的，你不放过任何机会，到处介紹他。"

"我不是这么說过嗎，亨利艾塔？"納普金斯太太用一个大大受了伤害的女性的神情叫喚着向她女儿訴苦。"我不是說过你的

爸爸会掉过头来，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的嗎？我不是这么說过嗎？”說到这里，納普金斯太太抽咽起来。

“爸呵！”納普金斯小姐抗議地喊一声父亲，也就抽抽咽咽起来。

“他給我們招惹来了这一切耻辱和訕笑，倒罵起我来，說是我弄出来的，这不太过分了嗎？”納普金斯太太喊。

“我們怎么有臉再在交际場里見人呀！”納普金斯小姐說。

“我們怎么有臉見波更汉家的面呀！”納普金斯太太說。

“还有格列格斯家！”納普金斯小姐說。

“还有史倫明托更斯家！”納普金斯太太喊。“但是你的爸爸可不在乎呢！那干他什么事！”納普金斯太太想到这种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伤心得不得了，不由得痛哭起来，納普金斯小姐也跟着她哭。

納普金斯太太的眼泪继續滚滚而流，直到她漸漸把事情想透之后：她在心里决定，最好是叫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这里等大尉来，让匹克威克先生得到所求的机会。假使証明了他說的是实話，那就可以把大尉赶出去，而不至于把事情宣揚开来，他的消声匿迹，也很容易向波更汉家解釋，只要說他通过他的家族在宮庭里的关系，已經被任为西埃拉·里昂或者桑格·包因特的或者别的什么气候宜人的地方的总督；这种地方对于欧洲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所以他們一到那里就差不多再也不能够下决心回来了。

納普金斯太太擦干了她的眼泪，納普金斯小姐也擦干了她的，于是，納普金斯先生很高兴地按照太太的提議把事情决定了。因此，把先前的遭遇所留下的一切痕迹洗干淨了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被介紹給了太太小姐們，随后馬上就被款

待了午飯；而維勒先生呢——这位賢明得特别的市长在半小时之內发現了他是世上最好的人之一——就委托了麦士尔先生去照应，特别吩咐带他到下面去好好款待。

“你好，先生？”麦士尔先生說，一面带他下楼到厨房里。

“嘜，差不多呀，沒多大工夫以前，就是我看見你在法庭上你主人椅子后面神气活現的时候，从那时候到現在我的身体沒有多大两样呀，”山姆回答。

“你要原諒我那时候不大注意你呀，”麦士尔先生說。“你知道，那时候主人沒有給我們介紹呵。天哪，他多欢喜你呵，維勒先生，眞的！”

“啊，”山姆說，“他这人多有趣呵！”

“是么？”麦士尔先生回答。

“幽默得很，”山姆說。

“而且他多会讲話呀，”麦士尔先生說。“他的話簡直是滔滔如流，不是嗎？”

“妙，”山姆答，“它們这么快地涌出来，你撞我的头我撞你的头，像是撞得大家发了昏；你簡直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是不是？”

“这就是他說的話的妙处呀，”麦士尔先生接过去說。“当心，当心这最后一級，維勒先生。在見女人們之前你要不要先洗一洗手，先生？这里有个水槽，上面裝了水龙头的；門背后有一条干淨的迴轉式长毛巾。”

“啊！也許我就索性洗个臉吧，”維勒先生回答說，一面把黃色的肥皂在毛巾上擦了許多，然后用它擦起臉来，直到臉上重新发了亮。“有多少女的？”

“我們厨房里只有两个，”麦士尔先生說，“厨娘和女用人。我

們用了一个孩子做下手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但是他們是在洗衣間里吃飯。”

“啊，他們在洗衣間里吃嗎？”維勒先生說。

“是呀，”麦士尔先生回答，“他們才来的时候我們叫他們在我們桌上吃，但是我們受不了。女孩子的举动粗气得怕死人；男孩子一面吃的时候一面那么粗声粗气地喘着气，叫我們覚得不可能跟他坐在一桌。”

“是些小鯨魚嘛！[1]”維勒先生說。

“啊，怕死人，”麦士尔先生回答，“但是这是乡下用人最坏的地方，維勒先生；年輕人总是这么野蛮得很。这里，先生，請走这里。”

麦士尔先生走在維勒先生前面，用极度恭敬的礼貌带他进了厨房。

“瑪丽，”麦士尔先生对一个漂亮的女僕說，“这是維勒先生；东家关照請他下来，让我們尽可能地把他招待得舒舒服服的。”

“你們的东家眞是个聪明人，恰巧把我送到对勁的地方，”維勒先生說，对瑪丽贊美地瞟了一眼。“要是我是这家的主人，我永远会覚得凡是瑪丽在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叫人舒服的东西。”

“噯呀，維勒先生！”瑪丽說，紅着臉。

“哼，我倒不見得！”厨娘脫口而出地說。

“噯呀，厨娘，我把你忘了，”麦士尔先生說。“維勒先生，让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你好嗎，太太？”維勒先生說。“非常高兴看見你，眞的，并且希望我們的交情会維持很久，就像那位紳士对五鎊一張的鈔

① 謂呼吸粗大猶如鯨魚。

要說的那样。”

这番介紹仪式完成之后，厨娘和瑪丽退到厨房的后間，喊喊喳喳地談了十分钟；然后又回来，两人都笑呵呵的和羞答答的，大家坐下来吃飯。

維勒先生的随和的态度和健談的能力，对他的新朋友們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所以飯还沒有吃到一半，他們的交情已經十分亲密了，并且对于乔伯・特拉偸的罪行已經掌握了詳尽的情况。

“我怎么也看不慣那个乔伯，”瑪丽說。

“原来一点儿也不应該的嘛，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回答說。

“为什么不应該？”瑪丽問。

“因为丑恶和欺騙决不应該跟高尙和善良打伙呵，”維勒先生回答。“你說是不是，麦士尔先生？”

“一点儿也不錯，”那位先生回答。

这时候瑪丽笑了起来，說是厨娘引她笑的；厨娘也笑了，說她并沒有。

“我沒有杯子，”瑪丽說。

“和我一道喝，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說。“你的嘴唇沾了这只大杯子，那我就可以間接亲你的嘴了。”

“难为情呀，維勒先生！”瑪丽說。

“怎么难为情呀，我的亲爱的？”

“說那种話呀。”

“胡說；那有什么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嘛；是不是，厨娘？”

“不要来鬧我，厚臉皮，”厨娘回答說，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厨娘和瑪丽又笑了起来，直到笑得啤酒和冷肉混在一块儿，把后

一位女士弄得几乎噎住了气——幸亏維勒先生大大地卖力，在她背上捶了不知多少下，还献了其他必要的殷勤，这才把她从这吓人的危难中救了出来。

在这一切欢乐和高兴的中間，听見园門那里的門鈴大响了一陣，在洗滌室里吃飯的青年紳士立刻去应門了。維勒先生正在对漂亮女僕献殷勤献到頂点；麦士尔先生正在忙着尽东道主之誼；厨娘刚停下来不笑了，正把一大块食物举到嘴边，这时，厨房門一开，走进了乔伯·特拉偸先生。

我們說走进了乔伯·特拉偸先生，但是这个說法照我們惯常的忠于事实的謹严态度看来并不妙。門开了，特拉偸先生出現了。他原来是要走进来的，而且确实要这样做，可是这时候他看見了維勒先生，就不由自主地退縮了一两步，站在那里凝視着面前这片意外的景象，惊慌和恐惧得完全动彈不得了。

"是他呵！"山姆說，极其高兴地站起身来。"我們刚才正在說你哪。你好嗎？你到哪儿去了？进来吧。"

維勒先生伸手抓住毫不抵抗的乔伯的桑子色的衣領，把他拖进了厨房；然后把門鎖上，把钥匙遞給了麦士尔先生，他接过来冷冷地塞进側面的口袋里扣好。

"啊，呱呱叫！"山姆喊。"你想想吧，我的主人在樓上会到了你的主人，我在这楼下面見到了你。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杂貨生意怎么样了？嘿，我眞高兴看見你。你的样子多快乐呵。今天会到你，眞是件愉快的事情；是不是，麦士尔先生？"

"正是嘛，"麦士尔先生說。

"你看他这么欢喜！"山姆說。

"兴致这么高呵！"麦士尔說。

"而且这么快活看見我們——这就更叫人开心了，"山姆說，



“請坐；請坐。[illegible]

特拉偸先生让[illegible]被迫坐上了炉子附近的一張椅子。他把一双小眼睛先对維勒先生溜溜，再对麦士尔先生溜溜，可是沒有說話。

“喂，”山姆說，“当着这几位女士的面，我倒要問問你这个宝貨，你現在还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用一条粉紅格子手絹和贊美詩第四集的規規矩矩的好人嗎？”

“还說打算跟个厨娘結婚哪，”那位女士憤憤地說。“流氓！”

“还說要改邪归正，以后做做杂貨生意呢，”女僕說。

“哪，我对你說吧，年輕人，”麦士尔先生庄严地說，厨娘和女僕最后的两句話引得他冒起火来了，“这位女士（指着厨娘）跟我很要好的；所以，先生，你說要和她开杂貨鋪子的話，就是伤害了我，这是一个男子叫別的男子最伤脑筋的一种事情。你懂不懂，先生？”

麦士尔先生停了下来等候一声答复；他模仿主人的說話，而且对于自己的口才是很得意的。

但是特拉偸先生不回答。所以麦士尔先生用严肃的态度继續說：

“先生，很可能暫时用不着你上楼去，因为我的主人这时候正在跟你的主人算賬；所以呢，先生，你可以有工夫和我談几句私話的。这你懂不懂啊，先生？”

麦士尔先生又停下来等待回答；而特拉偸先生又使他失望。

“那末，”麦士尔先生說，“我不得不当着女士們的面来表白自己，这是很抱歉的，但是事情的紧急可以算是我的借口。厨房后間是空着的，先生。假使你願意进去，先生，維勒先生做个公証人，那我們就可以互相都得到滿足，到鈴响的时候算完。跟我

来，先生！”

麦士尔先生說了这些話，就向門那儿跨了一两步；而且为了节省时間起見，一面走一面就动手脫起上衣来。

厨娘呢，她听見了这場性命交关的挑战的最后几句，并且看見麦士尔先生要实行起来了，立刻发出一声高而尖的顫叫；并且向着那位刚从椅子上站起来的乔伯·特拉偸先生冲了过去，用一股发怒的女性們所特有的勁儿又挖又打他的大而平板的臉孔，并且用手絞住他的黑色的长头发，从里面揪下大約足够做五六打大号丧礼发圈的头发。她用全部的热忱——这是她对麦士尔先生的摯爱所鼓动起来的——完成了这种英勇行为之后，蹣跚地退了回来；并且因为她是一位感情很容易激动和感情很脆弱的女士，所以立刻就跌倒在伙食桌子下面，昏厥过去了。

这时候鈴响起来。

“是叫你去，乔伯·特拉偸，”山姆說；特拉偸先生还沒有来得及提出抗議或者回答——甚至还沒有来得及摸一摸那位失去知觉的女士給他造成的伤痕——就被山姆和麦士尔先生一人抓住一条手臂，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把他弄上楼，进了客厅。

眞是一幅动人的活画。阿尔弗雷德·金格尔老爷，别名菲兹·馬歇尔大尉，正站在靠門的地方，手里拿着帽子，臉上带着微笑，完全不被他的很不愉快的处境所左右。面对着他站着的是匹克威克先生，显然是已經諄諄教誨地讲了一篇高尙的大道理；因为他的左手反背在上衣的燕尾下面，右手伸在半空，这是他发表什么令人感动的演說时的习惯。稍为离开点儿的地方，站着特普曼先生，面带怒容，由他的两位年輕些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拉着；在房間的尽里边是納普金斯先生、納普金斯太太和納普金斯小姐，闷沉沉地装腔做势，煩恼得要命。

“是什么阻碍着我，”正当乔伯被带进来的时候，納普金斯先生带着官老爷的尊严在說——“是什么阻碍着我，使我不能把这些人当作流氓和騙子拘捕起来呢？这是愚笨的怜恤。是什么阻碍着我呢？”

“驕傲，老朋友，驕傲，”金格尔先生回答，满不在乎。“不能的——不行——抓一位大尉嗎，呃？——哈！哈！好得很——給女儿做丈夫嘛——自搬磚头自打脚——声張出去——万万不可以的——那眞笨了——非常之笨！”

“坏蛋，”納普金斯太太說，“我們看不起你的下流的奉承。”

“我向来就恨他，”亨利艾塔接口說。

“啊，自然罗，”金格尔說。“高个儿的青年——旧情人——悉尼·波更汉——有錢——呱呱叫的家伙——可是还沒有大尉那么有錢呵，呃？——赶他走——丢了他——都是为了大尉——什么也比不上大尉——所有的女孩子——发瘋——呃，乔伯，呃？”

說到这里，金格尔先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乔伯呢，高兴地搓着手，发出了他自从进屋子以来第一次发出的声音——这是一声低低的、不响的格格笑，好像是表示他要尽情享受这笑，不能让它泄漏掉一点儿声音。

“納普金斯先生，”年长的女士說，“这不是僕人們宜于听見的談話。让这些坏蛋到别处去吧。”

“当然罗，我的亲爱的，”納普金斯先生說。“麦士尔！”

“大人。”

“把大門开了。”

“是，大人。”

“出去！”納普金斯先生說，使勁揮着手。

金格尔微微一笑，向門口走去。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說。

金格尔站住了。

“我本来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說，“可以大大报复一下你和你那边那位伪善的朋友使我受到的遭遇的。”

乔伯·特拉偷所見說到他的时候，极其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把手放在胸口。

“我說，”匹克威克先生說，渐渐发起怒来，“我本来可以更厉害地报复你一下的，但是我只暴露了你，算是尽了我认为对于社会应尽的責任。这是寬恕，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忘記。”

匹克威克先生說到这几句話的时候，乔伯·特拉偷带着滑稽的庄严神情，把手罩在耳朵上，像是希望不漏掉他所說的一个音节。

“我只要再說一句，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是完全发起火来了，“就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流氓，一个——一个恶汉——坏到极点——比我所見过或者听过的任何男子都坏，除了这个假装正經、装虔誠、穿桑子色制服的无賴。”

“哈！哈！”金格尔說，“好家伙，匹克威克——好心腸——老胖子——可是千万不要冒火——坏事情呵，非常之坏——少陪了，少陪了——将来再見吧——保养你的精神——喂，乔伯——快走吧！”

說了这些話，金格尔先生就照他的老調儿把帽子朝头上一戴，大步走出了房間。乔伯·特拉偷停留了一下，四面看看，微微一笑，然后假装庄严地对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对維勒先生挤一挤眼睛——那种厚顏无耻的狡詐神情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于是跟着他的前途无量的主人走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看見維勒先生跟着向外面走的时候說。

“是。”

“待在这儿。”

維勒先生像是犹豫不决。

“待在这儿，”匹克威克先生重复說。

“我不可以在前面园子里把那个乔伯收拾一下嗎？”維勒先生說。

“当然不可以，”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我可以把他踢出大門嗎，先生？”維勒先生說。

“决不可以，”他的主人回答。

維勒先生像是一时之間显出了不滿意和不高兴，这自从他跟他主人以来还是第一次。但是他的脸色很快就开朗了，因为預先藏在大門背后的狡猾的麦士尔先生及时地冲了出来，极其老练地把金格尔先生和他的随从打得都滚下台阶，跌到放在下面的两个龙舌兰盆里。

“我已經尽了我的責任，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納普金斯先生說，“那末我和我的朋友們就告辞了。你热情招待我們，我們在感激之余，請你允許我代表我們大家說一句，就是，要不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責任感使我們不得不如此的話，我們决不会接受这种招待的，也就是說，决不会就这样放过先前的糟糕事情的。我們明天回倫敦去。至于你的秘密，你尽管放心我們吧。”

匹克威克先生如此这般地对于早上的待遇提出了抗議之后，就对太太小姐們深深地鞠了一躬；尽管这家尽力挽留，还是带着朋友們走出了房間。

“你把帽子戴上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在楼下呢，先生，”山姆說，連忙跑下楼去拿。

厨房里沒有一个人，除了那位漂亮的女僕；而山姆的帽子不知乱放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得找一找；漂亮女僕就点了火給他照着亮。他們这里那里遍处寻找。漂亮女僕因为急于找着帽子，就跪在地下把靠門的一个角落里堆着的一切东西都翻了出来。那是个难以轉身的角落，你要到那里就不得不先关了門。

“在这里了，”漂亮女僕說。“是这个吧，是不是？”

“让我看看，”山姆說。

漂亮女僕已經把蜡烛放在地板上了；而烛光非常暗，所以山姆就不得不也跪在地下才可以看得出那帽子到底是不是他的。那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落，所以——这誰也不能怪，除非怪那个造房子的人——山姆和漂亮女僕就不得不靠得很紧了。

“是的，是这頂帽子，”山姆說。“再会啦！”

“再会！”漂亮女僕說。

“再会！”山姆說；說着，他把那頂費了这么大的事才找到的帽子掉在地上了。

“你眞是笨手笨脚的，”漂亮女僕說。“你要是不当心的話，还会再丢掉的。”

因此，为了免得他再丢掉，她就替他戴在头上。

是不是因为漂亮女僕的臉抬起来望着山姆的臉的时候显得更漂亮了呢，还是因为他們靠得太近所以发生这种偶然的結果呢，这是到今天还不清楚的事，总之，山姆亲了她的嘴。

“你这不見得是有意的吧，”漂亮女僕說，紅着臉。

“唔，剛才不是有意的，”山姆說；“但是現在我要啦。”

所以他又亲了她的嘴。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在楼梯栏杆上面喊。

“来啦，先生，”山姆回答，跑上楼去。

“你去了多久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門背后有些什么玩意儿呵，先生，所以这半天才把門弄开的罗，先生，”山姆回答說。

这就是維勒先生初恋的最初一节。

第二十六章

这里是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进行情形的一斑

揭发了金格尔，完成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决定立刻回倫敦去，以便了解在这期間道孙和福格两先生对他所提出的訴訟。在前面两章詳細叙述过的那些可紀念的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凭着他的性格所有的全部劲头和决心来行事了，按照这个决定，坐上了伊普斯威契开出的第一班馬車的后座；就在当天黄昏，带着他的三位朋友和塞繆尔·維勒先生抵达首都，一路平安。

到了这里，朋友們暫时别离了。特普曼、文克尔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各自回府，为他們将来重訪丁格来谷做一些必需的准备；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旧式的、舒舒服服的地方，就是在倫巴德街乔治場的乔治和兀鷹大飯店里安置了下来。

匹克威克先生用过了飯，喝完了第二品脫紅葡萄酒，把絲手絹蒙在头上，把脚擱在火炉栏杆上，并且把身体向安乐椅上一

躺，这时，維勒先生带着他的毡制的行李包走了进来，把他从平静的沉思中惊醒。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維勒先生說。

"我刚才在想，"匹克威克先生說，"在高斯維尔街巴德尔太太家里，我还有許多东西，我得在再离开倫敦之前把它們料理一下拿出来。"

"很好哇，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我可以暫时把它們送到特普曼先生家里，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継續說，"但是在把它們送走之前，一定要先去看看，把它們收拾在一块儿。山姆，我要你到高斯維尔街去一趟，料理一下。"

"馬上去嗎，先生？"維勒先生問。

"馬上，"匹克威克先生答。"不过且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接上去說，一面掏出錢袋来，"还要付点房錢。本来是要到圣誕节才到期，不过你付掉吧，了却了这桩事。早一个月通知退掉我的房子。通知在这里，已經写好了。交給巴德尔太太，告訴她，她只要願意的話，就貼召租条子吧。"

"很好，先生，"維勒先生答；"还有什么嗎，先生？"

"沒有啦，山姆。"

維勒先生向門口慢騰騰地走过去，像是料到还有什么吩咐；慢騰騰地开了門，慢騰騰地跨出去，慢騰騰地带上門，門带到只差一两吋就要关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喊了起来：

"山姆。"

"是，先生，"維勒先生說，很快退了回来，随手把背后的門关上。

"我不反对，山姆，不反对你去試探試探巴德尔太太本人到

底对我怎么样，那下流的和毫无根据的控訴是不是真的可能进行到底。我說我并不反对你这样做，假使你自己願意的話，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山姆輕輕地点一点头表示領悟，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又把絲手絹蒙上了头，打算定下心来打个瞌睡。維勒先生急急忙忙地出去执行他的任务了。

他走到高斯維尔街的时候差不多九点钟了。前面的小客堂里点着一对蜡烛，窗帘上反映着一对小帽子的影子。巴德尔太太有客人。

維勒先生敲了門，隔了很久的时間——这段时間外面的人用来吹了一个曲子，在里面的人用来点着了一支不容易化的扁蜡烛——于是有一双小靴子在地毯上拍拍地响着走过来，出現了巴德尔少爷。

"喂，小皮猴子，"山姆說，"媽媽好嗎？"

"她很好呵，"巴德尔少爷答，"我也好呵。"

"唔，算是运气，"山姆說，"去对她說我要和她說話，我的小神童。"

巴德尔少爷接到这种請求，就把那难融的扁蜡烛放在楼梯脚下，溜进前客堂通报去了。

映在窗帘上的两只小帽子是巴德尔太太的两位最另眼看待的相識者的头上的东西，这两位剛来不久，为的是喝杯安靜的茶，吃点热热的晚飯——一份猪蹄和一些烤乳酪。干酪正在炉子前面的一只小小的淺鍋里烤得黄焦焦的，使人欢喜极了；猪蹄呢，正在炉架上的一口洋鉄小鍋子里煮得香噴噴的；巴德尔太太和她的两位朋友也正舒舒服服地在靜靜地閑談，談着她們的一切特別亲密的朋友和熟人；这时巴德尔少爷应了門回来傳达了

塞繆尔·維勒先生告訴他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的僕人！”巴德尔太太說，臉发了白。

“嗳呀呀！”克勒平斯太太說。

“呀，我眞不相信哪，要不是我凑巧在这里的話！”山得斯太太說。

克勒平斯太太是一位矮小的、敏捷的、好多事的女人；山得斯太太是位高大、肥胖、臉色阴沉的人物；巴德尔太太的伙伴正是这两位。

巴德尔太太覺得兴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現有的情况之下，除了通过道孙和福格之外，到底該不該和匹克威克先生的僕人接什么头，这是她們三位都不大知道的，所以她們都不免惊慌了。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显然的，可做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揍那在門口发現維勒先生的孩子一頓。所以他的母亲就揍了他，而他就很好听地哇啦哇啦哭起来。

“別响——听見沒有——你这頑皮的东西！”巴德尔太太說。

“是嘛；不要煩你的可怜的母亲了，”山得斯太太說。

“事实上，沒有你，她已經煩得可以了，湯姆，”克勒平斯太太带着同情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說。

“啊！运气不好呵，可怜的羔羊！”山得斯太太說。

这一切大道理只是叫巴德尔少爷哭得更响。

“那末我怎么办呢？”巴德尔太太对克勒平斯太太說。

“我想你应該見他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但是决不能沒有一个証人在場。”

“我想，两个証人更合法些，”山得斯太太說，她正像另外那位朋友一样，是好奇得要命了。

“也許让他到这儿来好些吧，”巴德尔太太說。

“当然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連忙采納了这意見；“进来吧，青年人；請你先把大門关上。”

維勒先生立刻懂得了；于是走进了客堂，如此这般对巴德尔太太交待他的事务：

“很抱歉，假使有什么打扰的地方的話，太太，这就像强盗把老太太推在火上的时候对她說的罗；但是因为我和我的主人剛剛回到倫敦，而且馬上又要走的，所以你看这是沒有办法的罗。”

“当然嘛，做用人的对于他主人的錯处是沒有办法的啊，”克勒平斯太太說，被維勒先生的样子和談吐打动了。

“自然罗，”山得斯太太附和說，由于她对那小小的洋鉄鍋所投射的那种若有所思的眼色看来，仿佛正在暗暗盘算倘使留山姆吃晚飯的話，每人可以分到多少猪蹄。

“所以我来呢，也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山姆說，并不理她們打岔，“第一，是送我东家的通知来的——这就是。第二，是付房租——这就是。第三呢，告訴你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收拾在一道，等我們叫人来拿的时候交給他。第四，对你說，你随时都可以把房子出租——就是这些。”

“无論怎么样，”巴德尔太太說，“我老說，而且将来还要說，匹克威克先生无論在哪方面——除了一点——都算得是个眞正的紳士。他的錢总是像銀行一样地靠得住——总是的。”

巴德尔太太說了这話，用手帕擦擦眼睛，走出房間去打收条了。

山姆很明白他只要保持着沉默，女人們就一定会讲起話来的；所以他輪流地看看洋鉄鍋、烤乾酪、墙壁和天花板，一声不响。

“可怜的宝貝！”克勒平斯太太說。

"啊，可怜的人！"山得斯太太回答。

山姆不說話。他看出她們是要談到本題了。

"我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伪誓罪，"克勒平斯太太說，"实在就不舒服。我并不是要說些什么叫你难受，青年人，不过你的主人实在是一个老畜生，我願意他在这里对他当面这样說。"

"我願意你能够如此呵，"山姆說。

"看她伤心得多厉害，整天恍恍惚惚的，什么事都覺得沒有乐趣，除非有的时候她的朋友們出于慈善心来陪她坐坐，使她心里舒服些，"克勒平斯太太継續說，同时对洋鉄鍋和淺鍋溜一眼，"眞可怕！"

"野蛮，"山得斯太太說。

"而你的东家呢，青年人呵！他是一个有錢的紳士，决不在乎养个老婆的开銷，算不了什么的嘛，"克勒平斯太太継續滔滔不絕地說；"他这样处世为人是沒有一絲絲儿的理由的！为什么他不討了她？"

"啊，"山姆說，"的确嘛；問題就在这儿。"

"問題，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憤憤地反駁他說；"她要是有我这份勇气的話，倒要质問质問他哩。虽然如此，我們女人，这些尽人們欺負的可怜虫到底还有法律保护；青年人呵，你的东家不用再过一年半載，他將来吃了亏之后就曉得的。"

克勒平斯太太这样寬心地一想之后，就昂一昂头，对山得斯太太一笑，山得斯太太也回她一笑。

"官司正在打着，沒有錯的，"山姆想，这时巴德尔太太带着收条进来了。

"这是收条，維勒先生，"巴德尔太太說，"这是找头，我希望你喝点儿什么驅驅寒气吧，就算是因为我們是旧相識好了，維勒

先生。”

山姆知道这是对他有利的，所以立刻同意了；因此，巴德尔太太从一口小小的壁橱里拿出一只黑瓶子和一个酒杯；她因为精神上痛苦不堪，以致心神恍惚得如此厉害，斟了維勒先生的杯子之后竟又拿出三个酒杯，也都斟上。

“呀，巴德尔太太，”克勒平斯太太說，“你看你干了什么事！”

“唔，这倒不坏呀！”山得斯太太脫口而出地說。

“啊，我的可怜的脑子！”巴德尔太太說，沮丧地微微一笑。

这一切，山姆当然都懂得的，所以他立刻就說，他晚飯之前决不能喝酒的，除非有一位女士陪他喝。这話引出一陣大笑，于是山得斯太太自告奋勇来賞光，就在她的杯子里啜了一小口。然后山姆又說必須大家都喝点儿才对，所以她們就都呷了一小口。隔了一会儿之后，矮小的克勒平斯太太提議来干一杯，“祝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的訴訟胜利！”因此女太太們都干了杯，以表祝賀，立刻話就非常多起来。

“維勒先生，我想你听說了在进行什么吧？”巴德尔太太說。

“我听見了一些，”山姆回答。

“鬧到这样公堂对质眞是可怕的事啊，維勒先生，”巴德尔太太說；“但是現在我看出来，这是我唯一的办法，而且我的律师道孙先生和福格先生对我說，旣然我們是有証据的，我們一定胜利。維勒先生，假使我不能胜利的話，我眞不知道怎么办啦。”

一想到巴德尔太太会败訴，这个念头就叫山得斯太太大受影响，以致不得不立刻又把酒杯斟上并且喝干；因为她觉得，这是她以后說出来的，她当时假使不毅然决然地这样做，那她一定要昏倒在地上的。

“預料在什么时候上堂呢？”山姆問。

"不是二月里就是三月里，"巴德尔太太回答。

"到那时候会有許多証人去的，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說。

"啊！可不是！"山得斯太太回答。

"倘使原告得不到胜利的話，道孙和福格不是要急瘋了嗎?"克勒平斯太太接着說，"因为他們办这件事原是投机的啊！"

"啊！可不是！"山得斯太太說。

"但是原告是一定胜利的，"克勒平斯太太继續說。

"我希望如此，"巴德尔太太說。

"啊，沒有一点儿疑問的嘛，"山得斯太太回答。

"唔，"山姆說，站起身来并且放下了酒杯，"我所能說的，就是我但願你能够得到胜利呵。"

"謝謝你，維勒先生，"巴德尔太太热情地說。

"至于道孙和福格这两位干这种投机事情的人呢，"維勒先生继續說，"他們像干这一行的其他好心腸的先生們一样，专門离間人家，反正挑撥是非破費不了他們什么，叫他們的办事員們拚命在邻居和熟人中間找出小事来法律解决——对于他們呢，我所能說的是，我但願他們会得到我要給他們的报酬。"

"啊，我但願他們得到每个好心腸的人乐于給他們的报酬呀！"大为感激的巴德尔太太說。

"不談了吧，"山姆回答，"他們靠着这一項就会吃喝不尽啦！祝你們夜安，太太們。"

女主人并沒有提到猪蹄和烤酪就准許山姆走了，使山得斯太太大为寬慰；随后不久，太太們就在巴德尔少爷所能貢献的少年人的帮助之下把这东西大嚼一頓——自然罗，它們在她們奋勇的努力之下完全消灭了。

維勒先生穿街过巷回到乔治和兀鹰飯店，把他到巴德尔太

太那里設法探听到的关于道孙和福格的毒辣手段的消息，忠实地詳詳細細告訴他的主人。第二天和潘卡先生的会晤更加証实了維勒先生的話；匹克威克先生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欣然准备到丁格来谷作圣誕节之游，心里却怀着一种不愉快的預料，知道大約不出两三个月，控告他毁棄婚約要求賠償損失的案子就要在“民事法庭”公开审判了；原告方面有种种的有利条件，不仅是由于“环境的力量”，而且还是由于道孙和福格的毒辣手段所造成的。

第二十七章

塞繆尔·維勒到道金朝礼，看到他的继母

匹克威克派們預定动身去丁格来谷的日期，离現在还有两天，所以維勒先生那天吃过提早了的中飯之后在乔治和兀鷹飯店的一間后房里坐下来想心思了，他想着怎么消磨这两天的时間才好。这天的天气非常之好；他轉念头还沒有轉上十分钟，突然发起孝心来；他那么强烈地觉得应該到乡下去看看父亲并且对继母表示敬意，他以前居然从来也沒有想到这种道德上的义务，这种疏忽大意使他自己覺得不胜惊異。为了急于弥补过去的疏忽，一个钟头也不耽擱，他就一直上楼到匹克威克先生那里請假，以便实現他这可嘉的心願。

“当然罗，山姆，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說，由于他的当差的这种孝道的表示，他的眼睛閃耀着愉快的光輝；“当然的罗，山姆。”

維勒先生感激地鞠了一躬。

“我非常高兴，看見你有那么强烈的人子之心，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向来就有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这話很叫人滿意，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嘉許地說。

“自然罗，先生，”維勒先生回答；“无論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我的父亲的什么东西，我总是用一种非常恭而敬之的态度向他要。要是他不給，我就自己动手拿，因为不弄到这个东西，我就会做出什么不对的事情来。自己拿了我就替他省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哪，先生。”

“我說的倒不是这个意思，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搖搖头，微微一笑。

“总归是好意，先生——是最好的动机，就像一位紳士遺棄妻子的时候說的，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似乎不快乐呀，”維勒先生回答。

“你可以走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謝謝你，先生，”維勒先生回答；他鞠了最恭敬的躬之后，并且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之后，就坐到亚倫德尔馬車的頂上，向道金出发。

在維勒太太的时代，格兰培侯爵酒店簡直可以說是上等的路边酒店的模范——恰恰大得周轉很方便，却又恰恰小得舒舒服服。馬路对面的一根高柱子上有一个大招牌，画着一位紳士的头和两肩，有一副突然昏厥了似的臉孔，穿着鑲着深藍色的滚边的紅色上衣，在他的三角帽之上还塗着一片同样的深藍色，算是天。再上去是两面旗子；在他的上衣的最下一个鈕扣下面是两尊炮；这一切組成了那位留下光榮記忆的格兰培侯爵的富于

表情的、逼真的肖像。酒吧間的窗子上陈列了精心搜索的牛蒡屬的植物，和一排积了很多灰的酒瓶子。开着的百叶窗上刻着种种珍貴的銘記，贊美好床鋪和好酒的文字；乡下人和馬夫們成群地在馬房的門口和馬槽附近徘徊，对于店里卖的啤酒和燒酒的优良质地提供了确切的証据。山姆·維勒下車之后，站在酒店外面，用富有經驗的旅客的眼光观察了一下这一切显出生意兴隆的小征象；看了以后立刻走了进去，对于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滿意。

"喂！"山姆的头刚一伸进門里边，就有一个尖銳的女人声音說，"你要干什么呀，青年人？"

山姆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位相貌悦人的有点肥胖的女子，她坐在酒吧間的炉子旁边，在拉着風箱燒冲茶的开水。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在火炉的另外一边有一位穿着襤褸的黑色衣服的男子，笔直地坐在一張高背椅子里，他的背几乎像椅子背那么硬那么长。他馬上引起了山姆的特别注意。

他是一位面孔呆板、长着紅鼻子的男子，有一張又长又瘦的臉，一副类乎响尾蛇的眼光——相当銳利，但无疑是很坏的。他穿了一条很短的褲子。一双黑色棉紗袜子，像他的其他衣服一样，非常污秽。他的神情像上过浆那样的呆板，但是他的白色頸巾却沒有浆过；两端又皺又长，乱七八糟、古里古怪地纏在紧紧扣着的背心上面。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双又旧又破的海獺皮手套、一頂寬边帽子和一把褪色的綠伞，这把伞的頂端戳出了一大把鯨骨做的骨架，像是聊以弥补它另一端沒有伞把的缺陷；而这些东西都是安置得非常整齐和仔細，似乎暗示那位紅鼻子——不管他是誰吧——沒有急着要走的意思。

替紅鼻子公公道道地設身处地想想呢，假使他居然有走的

意思的話，那就太不聰明了；因为根据一切现象看来，除非他真有一个最令人羡慕的去处，否則任何地方都不会比这里更舒服。炉火正在風箱的作用之下熊熊地发着光，水壶呢，正在炉子和風箱两者的作用之下愉快地唱着。桌上放了一小盘茶具，一碟滚热的抹了牛油的烤面包在炉火旁边輕輕地翻着油花；紅鼻子自己是正忙着用一把長銅叉把一大块面包变成那种可爱的食品。他旁边放着一杯热气騰騰的菠蘿甜酒，里面还有一片檸檬。每当紅鼻子把一片烤面包举到眼睛面前察看它烤得怎样之后，就呷这么一点点儿菠蘿甜酒，并且对那位拉風箱的肥胖的妇人微笑一下。

山姆看見这种舒服的情景看得那么出神，竟完全沒有听見那位胖胖的女子的第一次的詢問。直到她的問話一次比一次尖銳地重复了两次之后，他才想到自己的行为的不适当。

"老板在嗎？"山姆問，作为她的問話的回答。

"不，不在，"維勒太太回答；那位胖胖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維勒太太，过去是已故的克拉克先生的未亡人和唯一的遺囑执行者。"不，他不在家，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在家。"

"我想他今天赶車子去了？"山姆說。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維勒太太說，一面把那紅鼻子男子剛烤好的面包抹上牛油。"我不知道，而且呢，我也不管。——禱告吧，史的金斯先生，可以吃啦。"

紅鼻子照着做了。于是立刻非常凶猛地开始吃起烤面包来。

紅鼻子男子的样子，使山姆第一眼就很怀疑他就是他的可敬的父亲說过的那位助理牧师。等他看到他一吃东西，一切的疑惑都解除了，并且他感觉到假使他打算在这里暂时勾留的話，

就必須立刻把他的立脚点搞好，不能耽擱。所以他就开始行动，首先把手臂从那半截的柜台門上伸过去，冷静地拔开門閂，于是悠閑地走了进来。

“后娘，”山姆說，“你好啊？”

“嘿，我真不相信他是維勒呢！”維勒太太說，脸上并沒有很高兴的表情，抬头看看山姆的脸。

“我倒覚得他是，”泰然自若的山姆說；“我希望这位牧师原諒我說一句，我願意我就是占有你的那位維勒哪，后娘。”

这句話是双重的恭維。一則表示維勒太太是位最可爱的女性，再則表示史的金斯先生具有牧师的風度。这話立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山姆就着这个有利的机会进一步吻起他的继母来。

“走开点！”維勒太太說，把他推开。

“难为情呀，青年人！”紅鼻子的紳士說。

“沒有恶意，先生，沒有恶意啊，”山姆回答說；“不过，你是很对的；假使后娘年紀輕，人漂亮，那就不大好了，是不是，先生？”

“这都是世俗之見，”史的金斯先生說。

“唉，正是嘛，”維勒太太說，把她的帽子扶扶正。

山姆呢，也覚得是的，不过沒有說什么。

助理牧师似乎决沒有因为山姆来了而感到高兴；而当那恭維所造成的最初的兴奋消失掉的时候，連維勒太太也似乎覚得假使能够把山姆甩掉是一点儿也不可惜的。不过他已經在这里了；而且又不能名正言順地攆他出去，所以他們就三个人一道坐下喝起茶来。

“父亲好嗎？”山姆說。

听了这話，維勒太太举起两手，翻起眼睛，好像一提到这事

就难过得不得了。

史的金斯先生深深叹一口气。

“那位紳士怎么啦?”山姆問。

“他想到你父亲的态度就心惊肉跳啊,”維勒太太回答。

“呵,是嗎,是这样嗎?”山姆說。

“实在难怪嘛,”維勒太太庄严地补充說。

史的金斯先生重新拿了一块烤面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个可怕的恶棍,”維勒太太說。

“遭天罰的人!”史的金斯先生大叫說。他在烤面包上咬上一个大大的半圆形,又叹了一口气。

山姆非常想給予那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一点什么,让他好好地唉声叹气一陣。但是他抑制住这种欲望,只問了一句:“老头子在干什么呀?”

“干什么!”維勒太太說,“他啊,他是硬心腸。这位呱呱叫的人——不要皺眉头,史的金斯先生,我要說你是个呱呱叫的人——天天夜里来,坐在这里,一坐几个钟头,可是对于他却絲毫沒影响。”

“唔,这眞古怪,”山姆說;“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那对于我一定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可懂得呀。”

“我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庄严地說,“事实是这样的,他的心是冥頑不灵的。啊,我的青年朋友,除了他还有誰能够拒絕我們的十六个最美的姊妹們的呼吁和忠告呀?——我們是要他答应捐助我們的一个高尚的团体一笔款項,給西印度群島的黑人的嬰儿送些法兰絨背心和道德手絹。”

“道德手絹是什么呀?”山姆說;“这种东西我倒沒有見过。”

“那是使娛乐和教訓合而为一的东西,我的青年朋友,”史的

金斯先生答，“精美的故事和木版画混合而成的。”

“啊，我知道了，”山姆說；“就是那些挂在亚麻布鋪子里、上面有乞丐的請願书一类的东西吧？”

史的金斯先生开始吃第三块烤面包，点点头表示是的。

“他不听太太們的劝导，是不是？”山姆說。

“只管坐着抽他的烟斗，还說黑人的嬰儿是——他說黑人的嬰儿是什么呀？”維勒太太問。

“小騙子，”史的金斯先生回答說，感慨不尽的样子。

“說黑人的嬰儿是小騙子，”維勒太太重复了一遍。两个人都为了老头子的殘酷行为深深慨叹。

本来是还会揭露出許許多多类似这样的罪恶的，不过烤面包已經都吃光了，茶已經冲得很淡了，而山姆又沒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这时，史的金斯先生突然記起了他和牧师还有一个极其紧要的約会，所以就告别了。

茶具刚刚收拾掉，炉灶刚刚打扫干净，倫敦馬車恰巧这时把大維勒先生送到了門口；他的腿又把他送进了酒吧；他的眼睛使他看見了他的儿子。

“嘿，山姆！”父亲喊。

“嘿，老大人！”儿子脫口而出。于是他們热烈地握手。

“很高兴看見你，山姆，”大維勒先生說，“可是你怎么打通你后娘这一关的，在我倒是件神秘的事。我倒希望你把这秘方傳給我呢。”

“别响！”山姆說，“她在家哪，老家伙。”

“她听不見的，”維勒先生回答；“吃过茶点之后她老是要下楼去发几个钟头威風的，所以我們不妨在这里出出悶气，山姆。”

說着，維勒先生調了两杯掺水酒精，并且拿出两只烟斗。父

子两人对面坐下：山姆在火炉的一边，坐在高背椅子里；大維勒先生在另外一边，坐了一只安乐椅，于是两人带着应有的庄严开始享受起来。

"有誰到这里来过嗎，山姆？"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老維勒先生冷冷淡淡地問。

山姆点点头，表示有的。

"紅鼻子的家伙？"維勒先生問。

山姆又点点头。

"是个和藹可亲的人呵，山姆，"維勒先生說，狠狠地抽烟。

"好像是的吧，"山姆說。

"打得一手好算盘，"維勒先生說。

"是嗎？"山姆說。

"星期一来借十八便士，星期二就来借一先令凑成半克朗；星期三又来要半克朗凑成五先令；就这样进行下去，不用多久一張五鎊鈔票就到手了，山姆，这就像算术书上計算馬掌上的釘子那样的玩意。"①

山姆点一点头表示想起来他父亲所說的問題。

"那末你是不打算认捐什么法兰絨背心了？"又抽了一会儿烟之后，山姆說。

"当然不罗，"維勒先生回答；"法兰絨背心对于人家外国的小黑人有什么好处呀？但是我告訴你吧，山姆，"維勒先生說，放低了声音，并且把身体由火炉上探过来；"假使是給我們自己家里的什么人預备紧身背心②，那我一定慷慨地出一笔錢。"

---

① 一鎊为二十先令，一先令为十二便士。一克朗合五先令。

② "紧身背心"是拘束狂人行动所特制的衣服，这句話的意思很显然，就是說老維勒觉得他太太有穿紧身背心的必要。

維勒先生說了这話，慢騰騰恢复了以前的姿势，用意味深长的神态对他的头生儿子霎一霎眼睛。

"发动人們把手絹送給并不知道它的用处的人，这眞是有点古怪呢，"山姆說。

"他們就老是干这类胡鬧的玩意儿，"他的父亲回答。"有个星期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見一个女人站在小教堂門口，手里拿着一个藍色的湯盆，你知道是誰呀，原来就是你的后娘！那盆子里我相信足有两金鎊的錢哪，山姆，全都是半便士；后来人們从教堂里散出来了，又噼里啪啦地把銅板丢进去，丢得那么凶，眞叫人要耽心世上沒有任何盆子吃得住那样的磨擦。你猜猜这些錢是干什么的？"

"也許是为了再办一次茶会吧，"山姆說。

"一点儿不对，"父亲回答；"是为了替牧师付水費呵，山姆。"

"牧师的水費！"山姆說。

"嗳，"維勒先生答，"已經欠了三季的賬，而牧师却一个銅子儿也沒有付——也許是因为他家里的水对他沒有多大用处吧，因为他是难得吃自己家里的水的，眞是难得；他的办法可比这个好得多哪。总而言之呢，水賬是沒有付，所以人家就断了水。牧师就跑到教堂里，宣布他是一个遭到迫害的圣徒，說他希望断了他的水的管水龙头的人能够回心轉意，改邪归正，但是他有点相信那人是已經被記上功过簿了。因此呢，女人們就开了一个会，唱了贊美詩，举了你后娘做主席，决定在星期天募捐，把錢送給牧师。"維勒先生結束这段話的时候說，"假使他这回沒有从她們手里撈到一大笔，够他一生一世付自来水公司的賬的話，山姆，那就算我該死，你也該死，我敢說。"

維勒先生默然地抽了几分钟的烟，然后又說：

“我的孩子，这些牧师的最坏的地方就是，他們眞正能够把这里的年輕女人弄得神魂顚倒。上帝保佑她們的心吧，她們以为是对的，她們什么都不懂呀；其实她們是那些胡說八道的牺牲呵，塞繆尔，她們是胡說八道的牺牲。”

“我看是的，”山姆說。

“毫无疑問嘛，”維勒先生說，庄重地搖搖头。“眞叫我气死的是，塞繆尔，看見她們花掉所有的时間和劳力去給那紫銅色的人做衣服，他們并不需要这些衣服，也不注意你們这些白顏色的人。要是依着我呵，塞繆尔，我就要弄几个这种懶惰的牧师塞在沉甸甸的独輪手推車后面，成天在一条十四吋闊的跳板上推来推去。那就会把他們的鬼話抖落掉的。”

維勒先生用强調的重音，在各种各样的搖头晃脑和皺眉扭眼的輔佐之下說出了这个秘方之后，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飮而尽，带着天生的威严神情敲掉烟斗里的烟灰。

他正做着这事的时候，过道里傳来一种尖銳的声音。

“你的亲爱的亲屬来了，山姆，”維勒先生說；这时維勒太太匆匆走了进来。

“呵，你回来了，你！”維勒太太說。

“是呵，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回答，又装上一斗烟。

“史的金斯先生回来了沒有？”維勒太太問。

“沒有，我的亲爱的，他沒有来哪，”維勒先生回答，用一种很巧妙的手法——用火鉗向炉子里就近夹了一块通紅的煤凑到烟斗上点着烟。“而且呢，我的亲爱的，假使他根本不回来的話，我还是打算过下去的。”

“呸，你这个坏东西呀！”維勒太太說。

“謝謝你，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說。

“得啦，得啦，父亲，”山姆說，“在客人面前别說这种肉麻話啦。这位可敬的紳士已經来了。”

維勒太太听見这話，連忙擦掉剛剛挤出来的眼泪；維勒先生呢，憤憤地把自己的椅子拉到炉子角落里。

史的金斯先生很容易就被人說服了，喝了一杯热的菠蘿甜酒，并且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然后为了再重新来一遍，就先吃点晚飯来提提精神。他和大維勒先生坐在一边，那位紳士呢，时常偷偷不让他的太太看見举起拳头在助理牧师的头上晃动，借以向儿子表示胸中的隐藏的情感，这使他儿子感到极端的快乐和满意，尤其是因为史的金斯先生毫无所覺，只管静静地继續喝他的菠蘿甜酒。

談話大部分是維勒太太和助理牧师史的金斯先生包办的。話題主要是絮絮叨叨地叙述牧师的德性，他的羊群的价值，以及此外的一切人的罪大恶极——这些議論偶尔因为大維勒先生吞吞吐吐地提到一位叫华卡的先生或者提出类乎这样的其他評注，而被打断了。

最后，史的金斯先生露出了若干不容置疑的象征，証明他眞正是喝足了他所能够受用的菠蘿甜酒了，于是拿起了帽子告别而去。随后，山姆立刻就被他父亲带到睡覺的地方。可敬的老紳士热烈地絞扭着手像是有什么話要对儿子說，但是維勒太太剛一向他走来，他就放棄了这种意图，遽尔对他說了晚安。

第二天山姆一早就起身了，吃了一頓匆匆做好的早餐，就預备回倫敦去。他剛跨出大門，他的父亲就站到了他面前。

“走啦，山姆？”維勒先生問。

“現在就走，”山姆回答。

“我但願你能够把那史的金斯包扎起来，带了去，”維勒先生

說。

"我替你难为情!"山姆責备地說。"你到底为什么要让他把他的紅鼻子伸到格兰培侯爵酒店里来?"

大維勒先生对儿子热烈地盯了一眼，回答說，"因为我是結了婚的人呵，塞繆尔，因为我是結了婚的人。等你結了婚的时候，塞繆尔，你就懂得許多你現在不懂的事情了；但是，就像教养院的孩子学完了字母的时候說的，是不是值得吃那么大的苦头学那么少的乖，这是要看各人的志趣了。我呢，倒覺得不值得。"

"唔，"山姆說，"再会啦。"

"呔，呔，山姆，"父亲回答。

"我只想說一句，"山姆突然站住脚說，"假使我是格兰培侯爵酒店的老板，而那个史的金斯跑到我的店里来烤面包的話，我就——"

"就怎么样?"維勒先生非常焦急地插嘴說。"就怎么样?"

"在他的甜酒里下毒，"山姆說。

"不行!"維勒先生說，热烈地握着他儿子的手摇晃着，"但是你真会嗎，山姆，真会嗎?"

"会的，"山姆說。"开头的时候我不会对他太狠。我会把他丢进水桶里，盖上盖子；假使我发現他不懂人家的好心好意，我就要試試别的劝导的办法。"

大維勒先生用說不尽的深深的贊叹的眼光对儿子看看，又紧紧握了他的手一次，于是慢騰騰地走了，脑子里盘旋着由于他的話而引起的无数的念头。

山姆目送他走去，直到他轉了弯，随后他自己就开始步行着上倫敦去。在开头的时候他尽在思量着自己剛才的一番話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父亲会不会采納他的劝告。但是后来他把

这問題排除出了脑海，因为他有了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就是到了时候自会分曉；而这个想法也正是我們所要奉献于讀者的。

第二十八章

兴高采烈的圣誕节的一章，其中記述了一場婚礼和其他一些玩乐；这些玩乐本身虽然都是些甚至像結婚一样好的風俗，但是在这种墮落的时代，却不能那么虔誠地完全保存下来了

在我主基督圣朝的某年，也就是他們那些忠实記述下来的奇遇被实行和完成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四个匹克威克派，虽說不像小神仙那样輕快、至少是像蜜蜂那样活潑地集合了。圣誕节近在眼前，基督的荣光普照天下；这是款待、欢乐和开怀的季节；旧年像一位古代的哲人，正預备召集他的朋友們圍繞在他旁边，让他在欢宴声中和平而安靜地逝去。时間就是欢乐；无数的心由于它的来临而感到高兴，而在这无数的心之中，至少有四顆是眞正欢乐的。

圣誕节的确給无数的心带来短期的幸福和享乐。多少个家庭里的成員为了生活在作不間歇的斗争，东离西散，天各一方，而这时候却又团圓了，在亲密和友善的快乐心情之下又欢聚一堂，这是那么純洁那么完美的欢愉的源泉，这种純洁的幸福，和世俗的忧虑風馬牛不相及，无論按照最开化的民族的宗教信仰

或者最粗鹵的野蛮人的低劣傳統，都应該算做为上帝所保佑的幸运儿而預备的天国里头等的乐事！多少往日的回忆，多少潜伏着的感情，被圣誕节的时間喚起来了！

現在我們写下这些話的时候，我們所在的地方，离开我們从前年复一年在这个日子欢聚的地点很远了。那时候曾經那样欢暢地跳动着的心，有許多已經停止了跳跃；曾經容光那么煥发的面貌，有許多已經失去了光輝；我們握过的手，有的已經冰冷了，我們所寻覓的眼光，有的已經把它的光輝长埋于坟墓里；然而，那古旧的房屋，那个房間，那些愉快的話声和笑臉，那些詼諧，那些哄笑，还有和那些愉快的聚会有关的許多細枝末节，每逢这个季节就会涌到我們脑海里来，好像最后的相聚不过是昨天的事！快乐的、快乐的圣誕节呵，它能够把我們拉到童年的幻想中；能够給老年人召回青年时代的欢乐，能够把千万哩外的水手和旅人送到他的安静的家园和炉火旁边！

但是，我們太沉湎于圣誕节的贊美，以致怠慢了刚刚到达瑪格尔頓的馬車的外座上、裹着大衣圍巾等御寒物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害得他們在寒冷的露天里久候。旅行皮箱和毛毯包着的行李都已經放好，維勒先生和車掌正在努力把一条龐大的鱈魚塞进車子前部的行李柜——这条魚整整齐齐地包扎在一只褐色的长篓子里，頂上鋪了一层草，不过要放进那个行李柜，未免太大了一点，而且它是被留到最后才放的，为了使它不致于被压坏，先把六桶真正土产的牡蠣安放在柜子底；这些牡蠣和魚一样，都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財产。匹克威克先生臉上流露着盎然的兴味，看山姆和車掌努力把鱈魚塞进柜子，他們先是把它头朝下，然后尾巴朝下，然后豎起来塞，然后倒过来塞，然后側着塞，然后放平了塞，但是这一切手法都被那难說話的鱈

鱼断然拒絕，直到車掌偶然在簍子的正中掀了一下，它却突然隐沒在柜子里，并且把車掌本人的头和肩膀都带了进去，他因为沒有想到鱈魚消极抵抗会这样突然停止，所以体驗到那么出乎意外的震駭，使所有的脚夫和旁观者都忍不住哄然大笑。匹克威克先生看了，津津有味地微笑一下，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个先令，交給从柜子里挣出来的車掌，叫他去喝一杯热的掺水白兰地来祝自己健康；听了这話，車掌也微微一笑，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和特普曼諸先生也都合伙微微一笑。接着，車掌和維勒先生去了大約五分钟，很可能是去喝掺水白兰地的，因为他們回来的时候带着很强烈的酒味。于是，車夫爬上了馭者座，維勒先生跳上了車尾，匹克威克派們把大衣裹紧两腿，把圍巾圍住鼻子，助手們脫掉馬衣，馬車夫叫出一声快乐的"好哇"，他們就动身了。

他們坐着車隆隆地穿过街道，在石子路上顛簸过一陣，終于达到了辽闊的乡村。車輪在坚实而冻結的地上滑过；馬呢，在馬鞭抽得很猛烈的噼啪声之下，开始輕快地小步跑起来，好像它們后面的負載——車子、乘客、鱈魚、牡蠣桶子和一切，輕得犹如鴻毛。他們下了一道不太陡的坡子，走上一条平路，这条路又結实又干燥，像坚实的大理石一般，有两哩路长。鞭子又是一声噼啪，他們就在馬的馳驟之下疾駛前进，那几匹馬时而昂起头，使馬具嘎啦嘎啦地响着，好像由于运动的迅速感到很高兴。同时，車夫用一只手抓住鞭子和繮绳，騰出一只手脫下帽子，把它放在膝头上，掏出手帕来擦擦額头，一半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习惯，一半也是因为要給乘客看看，他是多么冷静，給乘客看看，只要有他这样多的經驗，駕馭四匹馬是多么的容易。他很悠閑地（否則效果就要大受損失的）这样做了之后，把手帕放好，把帽子

戴上，拉拉手套，張張手臂，又把鞭子抽得噼啪响了一声，于是他們比先前更輕快地前进了。

有一些小小的房屋散布在馬路两边，表示他們就要开进一个鎮市或者村庄了。車掌吹起有鍵盘的号角，响亮的号角声在清澈寒冷的空气里震顫着，喚醒了車子里面的一位老紳士，他小心地把窗子放下半截，使它成为空中的了望樓，伸出头来看看，然后又小心地拉上窗子，告訴車子里面的另外一个人說，他們馬上就要換馬了。那人听了这話，就振作起来，决定延迟到停車之后再打瞌睡。而当号角重新嘹亮地吹起来的时候，把茅屋主人的妻子和孩子惊醒了，他們在門口張望，看着馬車馳过，直到它轉了弯，才又回到熊熊的炉火旁边，向火炉里投进一些新的木块，預备父亲回家；而父亲呢，正在一哩之外，剛剛跟馬車夫交換了友善的点头，回过头来对馳去的馬車凝視了很久。

現在，当馬車在乡下市鎮的鋪砌得不平的街道上轆轆通过的时候，号角的活潑的調子又响起来了。馬車夫把籠住繮绳的环松开，准备一停車子就把繮绳丢掉。匹克威克先生从大衣領子里伸出头来，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察看着周圍；馬車夫看見了，就告訴他这鎮市的名字，并且告訴他这里昨天是集日；这两个消息，匹克威克先生又轉告了他的同伴們；他們呢，也就从大衣領子里伸出头来向周圍察看。文克尔先生坐在尽那头，一条腿悬在半空，馬車在乳店門口轉个陡弯的时候，几乎把他摔到了街心；而坐在他旁边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車子已經到了旅館院子里，披着馬衣的生力馬已經在那里等候着了。車夫丢下繮绳，跳下馭者座，外座的乘客也都下了車，只有那些自己覺得沒有十分把握再爬上去的人留在原位，在車上頓着脚取暖，用渴望的眼光和通紅的鼻子对着旅館酒吧間的熊熊炉火

和装飾着窗子的带紅果子的冬青張望着。

車掌从用皮带挂在肩膀上的小郵袋里拿出一个褐色紙包交給了糧食鋪子，看着好好地套上了馬，把放在車頂上的一只从倫敦带来的鞍子擲下来丢在路边，加入車夫和馬夫之間談起了一匹在星期二伤了右前腿的灰色母馬；于是他和維勒先生都上了車尾；車夫爬上了前面的馭者座；在車箱里的老紳士呢，把一直是放下了足有两吋的窗子又重新拉上来；馬衣也脫掉了；他們都准备好了出发，但是却不見了"两位胖紳士"，害得車夫不耐煩地尋問。車夫、車掌、山姆·維勒、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所有的馬夫，以及比他們合起来的数量都多的看閑事的人們，全都直着嗓子叫喚。从院子里远远傳来了回答的声音，接着是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原来他們是去喝一杯啤酒，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手冻得那么僵，足足化了五分钟的工夫才摸到一枚六便士錢币付了賬。車夫喊了一声訓誡意味的"来吧，紳士們"，車掌响应了这句話，車箱里的老紳士感覺到非常地奇怪，怎么人們竟会在明知不是时候的时候下車去；于是，匹克威克先生从一边掙扎着上了車，特普曼先生从另一边同样做了，文克尔先生大叫一声"行啦"，大家就动身了。圍巾又圍上了，大衣領子又翻起来，石子路走完了，房屋不見了；他們重新在曠野的大路上疾駛前进，让新鮮洁凈的空气扑着臉孔，并且吹得他們內心快乐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坐在瑪格尔顿馬車上丁格来谷去的途中，所經过的情形大致如此。在那天的下午三点钟，他們就高高的站在藍獅飯店的台阶上了，全都身体健康，精神飽滿。寒冷的天气用它那鉄一般的鐐銬束縛了大地，把它的美丽的霜网撒上树木和籬笆，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他們一路上喝够了啤酒

和白兰地，所以毫不在乎了。正当匹克威克先生忙着点牡蠣的桶数，监視着把鱈魚发掘出来，这时忽然覺得有人輕輕地拉他的衣裾。他回头一看，原来那位用这种方法引他注意的人正是华德尔先生的寵愛的小厮，也就是这本朴质的傳記的讀者很熟悉的那个出色的胖孩子。

“啊哈！”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哈！”胖孩子說。

他一边說这話，一边对鱈魚和牡蠣桶子看看，很快乐地格格笑着。他比以前更胖了。

“我剛才睡了一覺，正对着酒吧間的火炉子，”胖孩子回答說；他在一小时的瞌睡中間把自己烘成一个新装的烟囱帽一般的顏色了。“主人叫我坐了小馬車来，把你們的行李运去。他本来要备馬来接，但是他想你們还是走去的好，因为天冷。”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因为他記起以前有一次几乎就在这同一条路上他們怎样騎过一次馬的。“是呀，我們还是走去好。来，山姆！”

“先生，”維勒先生答应。

“帮助华德尔先生的用人把行李搬上小馬車，然后你同他坐車子去。我們馬上先走着去。”

匹克威克先生发了这个命令，并且和驛車車夫清了手續之后，就同三位朋友折入田間的小路匆匆走掉，留下維勒先生和胖孩子初次萍水相逢。山姆怀着极大的惊異对胖孩子看看，但是沒有說一句話；他动手把行李迅速地放进小馬車，胖孩子靜靜地站着袖手旁观，好像覺得看着維勒先生独自一人工作是很有趣的。

“喂，”山姆把最后的行李包丟进小馬車的时候說，“都在这

儿了！"

"是呀，"胖孩子說，是很满意的声调，"都在这儿了。"

"嘿，你这个宝貝，"山姆說，"你眞是呱呱叫的能得錦标的孩子！"

"謝謝你，"胖孩子說。

"你的心里沒有什么叫你操心的事吧，有沒有？"山姆問。

"就我所知道的，沒有吧，"胖孩子回答。

"看你那样子，我几乎认为你是跟什么年輕女人鬧单相思哪，"山姆說。

胖孩子摇摇头。

"好，"山姆說，"这么說我很高兴。你平常喝点儿什么不？"

"我倒是更欢喜吃，"那孩子回答。

"啊，"山姆說，"我应該想到的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欢不欢喜喝点什么能叫你暖和的东西？不过我想你是永远也不冷的，你渾身有那样富有彈性的装备啊，对嗎？"

"有的时候也难說，"那孩子回答；"而且我也欢喜那种喝的，只要是好的。"

"啊，是嗎？"山姆說，"那末这里来！"

馬上到了藍獅的酒吧間，胖孩子吞下一杯酒，連眼都沒有霎一霎——这种偉大行为使維勒先生对他的好感大为增加。維勒先生自己也干了类乎这样的一手之后，他們就上了小馬車。

"你会赶車嗎？"胖孩子說。

"我想是会的吧，"山姆回答。

"那末赶吧，"胖孩子說，把繮绳塞在他手里，指給他一条小路，"一直走就是了；不会走錯的。"

胖孩子說了这話就带着爱恋的心情在鳕魚旁边躺下，一只

牡蠣桶子做了枕头，立刻睡着了。

"唔，"山姆說，"在我所見过的一切冷静的孩子中間，这个小家伙是最冷静的了。喂，醒醒吧，水肿病的小伙子！"

但是水肿病的小伙子却毫无回复活动的象征，所以山姆·維勒就在馬車的前面坐下，抖动一下繮绳叫那老馬出发，徑自向馬諾庄園慢慢地走去。

同时，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高高兴兴地前进着，已經走得血脉循环很流通了。路冻得很硬；草卷縮而冻結着；空气新鲜、干燥、使人振奋地寒冷；而灰色的黃昏（在結冰的天气用石板色这个字眼更好些）迅速降临，使他們怀着愉快的期望期待着在殷勤好客的主人那里等候着他們的舒适的东西。那是这样的一个下午，足以引誘两位上了年紀的紳士在沒有人的田野里脫下大衣，滿心愉快和輕松地玩起跳背游戏来。我們堅决相信，倘使特普曼先生这时候提議做"背"，匹克威克先生一定会求之不得地加以接受。

然而特普曼先生并沒有自告奋勇提供这种方便，所以朋友們只是继續走着，愉快地談着。当他們轉上一条必須越过的小路的时候，有許多人的声音冲进了他們的耳朵；他們还沒有来得及去猜測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們是誰，已經走到了盼望着他們到来的人們中間——盼望着他們这一个事实最初是以老华德尔看見匹克威克派們的时候嘴里所发出的一声响亮的"嗬拉"来表示的。

首先是华德尔，他看来比从前更欢暢了，倘使这是可能的話；其次是貝拉和她的忠誠的特倫德尔；最后是爱米丽和十个八个其他年輕的女士們，她們都是为了明天的婚礼来的，而年輕的女士們在这种重大事件里总是快乐而神气的，她們也正是如此；她

們全体一致，以嬉戏和笑声震动了田野和路徑，一直傳到远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介紹的仪式很快就完成了，或者不如說，很快就介紹完了，根本沒有什么仪式。两分钟以后，他們来到籬笆的阶梯跟前，年輕的女士們，有的因为他在旁边看着，不肯跨过去，有的脚长得很美，脚踝也毫无缺点，宁願在最高一层上站那么五分钟左右，推說害怕，不敢过去，这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已經能够毫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和她們开玩笑了，仿佛她們已經和他交了一輩子朋友似的。还有値得提一提的，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給爱米丽的帮助，似乎远远超过那阶梯的恐怖实际上所需要的（固然那阶梯有三呎高，并且只有两級台阶）；同时，还可以听見一位穿着一双小巧玲瓏的、口子上鑲毛的高統靴的黑眼睛年輕女士，在文克尔先生帮助她过去的时候尖声大叫起来。

这一切全都非常舒服和愉快。当阶梯的阻难終于被克服了，大家重新到了曠野里之后，老华德尔就告訴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們曾經全体一道去看过一处房子的布置和装飾，那是过了圣誕假期一对新人就要去租下来做新房的；听了这話，貝拉和特倫德尔都羞紅了臉，紅得像胖孩子在酒吧間火炉旁边打了瞌睡之后那样；那位穿着口子上鑲毛的高統靴的黑眼睛年輕女士就对爱米丽嘘嘘地說了几句什么，然后狡猾地看看史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这，爱米丽回答說她是个傻姑娘，然而自己却不覚滿臉通紅了；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是像一切偉大天才一样，通常是謙恭有礼的，覚得自己一直紅到了头頂，而从內心的最深处热烈地願望，恨不得叫上面所說的那年輕女士連同她的黑眼睛、她的狡猾和她的口子上鑲毛的靴子，全都妥妥当当地被放在邻近的州里。①

假使說他們在室外已經是这样的亲睦和快乐，那末他們到

了庄園之后所受的接待該是何等地热烈和恳切啊！連僕人們看見匹克威克先生都愉快地歪着嘴笑；爱瑪呢，对特普曼先生丢了一个招呼的眼風，这眼風是一半儿庄重，一半儿老臉皮，然而百分之百地漂亮，足以使得过道里的拿破侖石像也要張开手臂把她抱在怀里。

老太太是按照她平常的尊严派头坐在前客堂里，不过她有点不高兴，因此耳朵也就特别聾。她自己是决不出外的，而她也像她这种性格的其他的大多数老太太一样，倘使家里人擅自做了她所不能做的事情，她就要认为是一种家庭的叛逆。所以——上帝保佑她的年老的灵魂吧——她就尽可能挺得笔直地坐在她的大椅子里，尽可能地显出凶狠的样子——虽然結果还是仁慈的。

“母亲，”华德尔說，“匹克威克先生来了。你还記得他吧？”

“沒有关系，”老太太回答，威严得很的样子。“不要叫匹克威克先生为我这样一个老不死的費心了。現在沒有人来理我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嘛。”說到这里老太太昂一昂头，用顫抖的两手撫平她的淡紫色的絲质衣服。

“得啦，得啦，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不能让你这样不理睬一个老朋友。我这次来是要特别和你作一次长談，并且再和你打一次牌；而且我們还要給这些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看看米妞爱舞是怎么跳的——在他们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就給他們看。”

老太太很快就軟下来了，但是她不欢喜突然之間就表示出来，所以她只是說，“啊！我听不見他的話呵！”

---

① 这句話正是英国式的幽默。因为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謙恭有礼的紳士，所以他不会想到什么“滚到地獄里去”之类的粗話或粗念头。

“别說廢話了，母亲，”华德尔說，“得啦，得啦，不要生气了，那才是好人哪。不要忘了貝拉；你要提起她的精神啊，可怜的女孩子。”

老太太听見了这些話，因为她儿子說完的时候她的嘴唇抖着。但是年龄加强了脾气，所以她还沒有十分就范。因此，她又抹抹淡紫色的衣服，对匹克威克先生說，“唉，匹克威克先生，在我是女孩子的时候，青年人跟現在可大不相同呀。”

“那是无疑的嘛，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所以我对于現在的少数有世家遺風的人特别重視呵，”——說着，匹克威克先生就溫和地把貝拉拉到身边，在她額头上吻了一下，叫她坐在她祖母脚前的小板凳上。不知是不是由于她仰視着老太太的臉孔的面部表情唤起了往昔的思想，还是由于老太太被匹克威克先生的誠恳的善意打动了，无論是什么原因吧，总之，老太太已經眞正地軟下心来；所以她抱住孙女的頸子，所有的小小脾气都在一陣沉默的眼泪中間散发掉了。

那天晚上他們眞是快乐的一伙。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一道打的牌局是沉靜而庄严的，圆桌上的欢笑是沸沸揚揚的。太太小姐們退席之后許久，大家还把那热騰騰的接骨木酒——用白兰地和香料掺成的——一巡一巡地喝；而接着来的睡眠是甜酣的，梦是愉快的。可注意的事实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梦經常与爱米丽·华德尔有关；而文克尔先生的幻想中的主要形象則是一位具有黑眼睛、狡猾的笑容、一双出色精巧的口子上鑲毛的高統靴子的年輕女士。

匹克威克先生一早就被一陣談話声和脚步声唤醒了，这些声音甚至足以把胖孩子从沉睡中惊醒。他坐在床上听。女僕們和女客們不断地跑来跑去；那么多声音喊着要热水，三番四次地

叫喚拿針綫来，还有那么多半抑制住的恳求，"啊，来給我系上，好人！"这些使单純的匹克威克先生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当他更清醒的时候，才記起了結婚。这是个重要的大事，他就特别仔細地打扮了一番，下楼走到早餐室里。

全部女僕都穿了簇新的粉紅洋布长袍制服，帽子上打了白結，她們在屋子里奔走着，兴奋得无法形容。老太太穿上一件織錦的袍子，这衣服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見过阳光——除了那些偷偷从放这件衣服的箱子縫里溜进去的懶散的光綫。特倫德尔兴高采烈，却又有点儿神經过敏。那位强健的老地主极力想表現得很暢快和漠不关心，但是他的企图大大地失敗。全部女孩子都穿着白洋紗布衣服，并且流着眼泪，除了特选的两三个，她們获得了在楼上跟新娘和女儐相們見面的光荣。全部匹克威克派都打扮得十分漂亮。屋子前面的草地那儿傳来一陣怕人的吼声，是那些隶屬于这个庄房的全部男子們、孩子們和少年們所发出的；他們每人都在鈕扣孔上弄了一个白結，全都在拚命欢呼。是山姆·維勒先生的言論和行动的模范作用把他們吸引到那里，并且还在鼓动他們，維勒先生已經在大家中間搞得深得人心了，如意自在，就像他从小就生长在这里一样。

結婚原是开玩笑的一个"合法的"对象，但是其实根本沒有什么好笑的——我們只是指仪式而言，并且我們要求明确的諒解，我們对于結婚生活并沒有暗带譏諷。跟快乐和喜悦混合在一起的，是許多离开家庭的懊恼、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眼泪、离开人生最幸福阶段中間的最亲爱、最和睦的朋友去面临着还未經受过的、毫不熟悉的生活上的忧煩的这种自覺——这些自然的感情，我們不願加以描写，免得使这一章带上忧伤的意味，而且我們更不願意让人誤解我們是在加以譏笑。

那末让我們簡簡单单地說吧，仪式是在丁格来谷本村的教堂里举行的，由那位老牧师主持；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上了登記簿，到如今还保存在那里的法衣室里；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簽名的字迹非常地潦乱和顫抖；愛米丽的簽名呢，像其他的新娘一样，几乎不可辨认；一切都以非常可贊美的方式办妥；年輕女士們一般上都覺得事情远不如她們想像的那样惊心动魄；还有呢，虽然黑眼睛和狡猾笑容的所有者告訴文克尔先生說，她相信她决不能够忍受任何这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們却有最好的理由认为她是錯誤的。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得說一說的就是匹克威克先生是第一个向新娘致賀的人；他一面向她祝賀，一面把一只貴重的金表和金鏈挂在她的頸上，这珍貴的表除了珠宝商人，沒有人曾經見識过。后来那古老的教堂的钟声极其快活地响了，于是大家都回去吃早飯。

"碎肉餅放在哪里呀，小鴉片烟鬼？"維勒先生对胖孩子說，他是在帮助他把昨夜沒有及时排列出来的食品陈列出来。

胖孩子指了指該放肉餅的地方。

"很好，"山姆說，"放块'圣誕'在里面。对过的那一碟。瞧；这么着就整整齐齐、舒舒服服了，就像那父亲把他的孩子的头割下来，給他医斜眼的时候說的罗。"

維勒先生說了这个比喻，就退后一两步，使这比喻发生充分的效果，并且带着极其滿意的神情端詳着他們所作的布置。

"华德尔，"匹克威克差不多在大家剛就座之后就說，"干一杯来祝賀这件喜事！"

"那我是很高兴的罗，老兄，"华德尔說。"乔——該死的，他又睡覺去了。"

"不，沒有，先生，"胖孩子回答說，从老远的一个角落里鉆了

出来，他在那里像胖孩子們的保护神——那不朽的号角神——似的吞了一块圣誕肉餅，虽然吃的时候沒有带着那种作为他的特征的冷靜和悠閑神情。

“給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倒滿。”

“是，先生。”

胖孩子斟上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然后就退在主人的椅子后面，带着令人极其感动的一种忧郁的愉快，监视着刀叉的运动和那些精美的食物从盘子里轉移到在座的人嘴里的过程。

“上帝保佑你，老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

“也保佑你，老兄，”华德尔回答；他們痛痛快快地互相干杯祝賀。

“华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老年人应該一同来干一杯，庆祝这件大喜事。”

老太太穿着織錦的袍子坐在桌子上首，神情庄严，一边是她的新婚的孙女，一边是匹克威克先生，替她切东西。匹克威克先生幷沒有用很高的声音說，她却馬上听見了，就喝干滿滿的一杯葡萄酒，祝他长寿和幸福；之后，这位可敬的老年人就开始詳詳細細叙述自己結婚的情节，附带討論了穿高跟鞋的風尙，还說了些已故的美丽的托林格洛娃女士的生活和奇遇；对于这一切，她自己当然是笑得很开心，而年輕女士們却也是如此，因为她們大家都在納悶老祖母到底在說些什么。她們一笑，老太太就笑得比以前开心十倍，幷且說，这些一向就是公认的絕妙的故事；这話又叫她們大笑一陣，因此使老太太的兴致再好也沒有了。隨后，切开了蛋糕，一一分过来；青年女士們留了几小片預备放在枕头下面梦見未来的丈夫；因此又引起了許多的羞赧和笑乐。

“米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的旧相識那位精明的紳士

說,“来一杯葡萄酒嗎?”

“很高兴奉陪,匹克威克先生,”那位精明的紳士庄严地回答。

“你和我来一杯嗎?”仁慈的老牧师說。

“还有我,”他的太太插进来說。

“还有我,还有我,”坐在桌子最下首的两位穷亲戚說,他們已經尽量地大吃大喝了一頓,听見什么都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每一个追加的提議都表示了眞心眞意的高兴;他的眼睛发着欢乐的光。

“各位女士和各位紳士,”匹克威克先生突然站起来說。

“听,听!听,听!听,听!”維勒先生在感情激动的状态中大喊着說。

“叫所有的用人都进来,”老华德尔說,他領先插上这句,要不然維勒先生无疑要受到匹克威克的当众呵斥了。“給他們每人一杯葡萄酒,庆祝庆祝。那末,說吧,匹克威克。”

在桌上諸位的沉默之中,在女僕們的耳語声中,在男僕們的尴尬的惶惑之中,匹克威克先生开始了——

“各位女士和各位紳士——不,我不想說女士們和紳士們,我把你們叫做我的朋友們,我的亲爱的朋友們,倘使女士們允許我这样放肆的話——”

說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被女士們所发出的、由紳士們响应了的巨大的贊美声打断了;这时候,清清楚楚地听見黑眼睛的女士說她甚至要吻那位亲爱的匹克威克,因此,文克尔先生殷勤地問她是不是可以由代表来接受;对于这話呢,黑眼睛的青年女士回答說,“去你的”,而同时对他瞟了一眼,那眼風再明白不过地說,“倘使你能够的話。”

"我的亲爱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我提議祝賀新娘和新郎的健康——上帝保佑他們（欢呼和眼泪）。我的年輕朋友特倫德尔，我相信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丈夫气概的人；而他的妻子呢，我知道是一位非常可喜可爱的女子，她二十年来在她娘家給她周圍的人散布幸福，現在是充分合宜于轉換到另外一个行动范圍去了。（这时候，胖孩子发出了高声的哭泣，被維勒先生抓住領口拖了过来。）我但願，"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說，"我但願我年輕得能够做她的姊妹的丈夫（欢呼），但是，既然不能如此，我很高兴我年紀大得能够做她的父亲；因为这样的話，我說我羨慕、尊重和爱她們两人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疑心我有任何隐秘的意图了（欢呼和鳴咽）。新娘的父亲，我們那位好朋友，是一位高貴的人，我覚得和他相識是很驕傲的（大呼嘯）。他是一位和气的、优秀的、有独立精神的、心地高尚的、好客的、寬宏大量的人（穷亲戚們听見每一个形容辞都发出热烈的呼贼，尤其是听見最后两个）。他的女儿能够享受她所能够要求的一切幸福；他呢，能够从她的喜事的美滿前途获得他应該获得的滿足的心情和宁静的心境，这，我深信，是我們一致的願望。所以，让我們为他們的健康来干一杯，祝他們长寿，万事如意！"

匹克威克先生在一陣旋風一样的贊美声中結束了祝辞；在維勒先生的指揮之下，使那些临时演員的肺部又作了一次兴奋而見效的活动。华德尔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提議干杯；匹克威克先生向老太太提議。史拿格拉斯先生向华德尔先生提議，华德尔先生向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議。穷亲戚之一向特普曼先生提議，另外一位向文克尔先生提議；无穷的快乐和祝賀，直到两位穷亲戚都神秘地消失到桌子下面去了，这才提醒了大家是应該休会的时候了。

午飯的时候大家又重新相聚，这之前，根据华德尔的劝告，男子們曾經散了二十五哩的步，为了解除早餐时所喝的酒的影响。两位旁亲戚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他們上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同样无上的幸福，但是沒有达到，所以就留在那里了。維勒先生使僕人們保持着永續的欢乐状态；胖孩子呢，把他的时間分成短促的片段，輪流用来吃和睡。

午飯是像早餐一样地丰盛，也是一样地热鬧，就是沒有眼泪。随后是点心并且又是些祝飲。随后是茶和咖啡；再后，是跳舞会。

馬諾庄園里最好的起坐間是一个长方的、鑲着暗色嵌板的房子，有一座很高的火炉架和一只巨大的烟囱，上面可以行駛一輛新式小馬車，連輪子带机件。在房間的里面一端，有两位最好的提琴手，和全瑪格尔頓唯一的一張豎琴，就在冬青和常綠植物所搭成的一个隐蔽的处所。在所有的墙壁凹处和灯架上都装了插四支蜡烛的沉重的旧式的銀烛台。地毯揭掉了，烛光明亮地照耀着，炉火在火炉里閃耀着和爆裂着；愉快的話声和开心的笑声在全房間里迴蕩。假使有哪个旧时代的英格兰乡下大老倌死后成了仙，这里正是他們宴会的好地方。

在这种可爱的情景之外假使还有什么需要說一說的，那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出現的时候竟沒有打綁腿这种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在他的最老的朋友們的記忆中也还是第一次。

"你打算跳舞嗎？"华德尔說。

"当然是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你看不出我这副打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匹克威克先生叫人注意他的带斑点的絲袜和結得紧紧的跳舞鞋。

"你穿絲袜！"特普曼先生打趣地喊。

“为什么不能，先生——为什么不能？”匹克威克先生很动感情地对他說。

“呵，当然沒有理由說你不能穿呵，”特普曼先生說。

“我想是沒有的。先生——我想是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用断然的声調說。

特普曼想笑，但是他发現那是个严肃的事情；所以他就显出庄重的神情，說那双袜子式样很好。

“我希望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說，眼睛盯着他的朋友。“这袜子，就袜子而論，你看起来幷沒有什么異样吧，我相信。是不是呵，先生？”

“当然沒有罗。啊，当然沒有罗，”特普曼先生回答說。他走开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恢复了平常的那种仁慈的表情。

“我看我們都預备好了吧，”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和老太太站在跳舞的領队的地位上，而他因为太急于开始，已經作了四次錯誤的起步。

“馬上开始了，”华德尔說。“嗐！”

两把四弦提琴和一把竪琴开始奏乐，匹克威克先生开始起步，采取了交叉着手的姿势。这时忽然起了一陣掌声和“停止，停止！”的叫声。

“怎么回事？”匹克威克先生說，除了提琴和竪琴，沒有任何人間的力量足以使他停止下来，哪怕屋子失了火，他也不会停。

“爱拉白拉·爱倫哪儿去了？”十来个人喊。

“还有文克尔呢？”特普曼先生补充說。

“我們在这里！”那位紳士喊，和他的漂亮的伴侶从一个角落里出現了；这时候，到底是他的臉还是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的臉更紅些，那眞难說。

“多奇怪的事呀，文克尔。”匹克威克先生說，有点发脾气了，“你竟沒有早些站好。”

“一点也不奇怪呵，”文克尔先生說。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因为他的眼光落到爱拉白拉身上了，“唔，我眞不知道那究竟算不算奇怪了。”

然而，沒有时間来更多地想这問題了，因为提琴和竪琴眞正热烈地演奏起来。匹克威克先生起步了——交叉着手——打正中走到房間的尽头，走到离火炉一半的地方，重新回到門口——搀着老太太到处舞——在地上重重地頓脚——第二对准备出場——重新开步——又是各处走了一轉——又是頓脚——又是一对，又是一对——从来沒有这么起劲！最后，跳舞要結束了，也就是，老太太精疲力竭地退出去，由牧师太太代替了她的地位又跳足了十四对之后，这位紳士虽然已經毫无努力之必要，却还是不断地在跳，合着音乐的节拍，并且一直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殷勤态度向他的舞伴微笑着。

远在匹克威克先生舞倦之前，新婚的一对早已退出了舞会。然而在楼下的晚餐却很热烈，餐后大家又坐了好久好久；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夹七夹八地記得曾經个別而且亲密地邀請了大約四十五个人同他在乔治和兀鷹飯店吃飯，当他們一到倫敦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认为这是相当明确的象征，表示他昨天夜里除了运动之外还做了些別的事。

“那末今天晚上你們厨房里有野味了，我的亲爱的，是嗎？”山姆問爱瑪說。

“是呀，維勒先生，”爱瑪回答；“圣誕前夜我們总是有的。主人无論怎样也不会忘記这一点。”

“你的主人真妙，什么都不会忘記，”維勒先生說。“我的亲爱的，我从来沒有見过像他这种知情达理的人，或者像他这样道地的紳士。”

“啊，他真是呀！”胖孩子參加他們的談話說；“他养的猪多好！”胖青年对維勒先生投过一种几乎像吃人生番的貪饞的睨視，因为他想到紅燒的猪腿和肉汁了。

“呵，你到底醒过来了，是嗎？”山姆說。

胖孩子点点头。

“我对你說吧，小蟒蛇，”維勒先生动人地說；“你要是不少睡些，多动些，等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得像那个梳了辮子的紳士一样的受罪了。”

“他怎么样啦？”胖孩子問，声調是躊躇的。

“我就要告訴你呀，”維勒先生答；“世上能有怎么样的大块头，他就得算是一个——眞正是个胖子，他四十五年沒有看到一眼自己的鞋子。”

“天呀！”爱瑪喊。

“是嘛，他是沒有呵。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說；“假使你照他自己的腿做个模型放在他的餐桌上，他自己也不会认識的。唔，他常常走到他的办公室去，身上挂了一根漂亮的金表鏈，大約有一呎又四分之一长，一只金表放在表袋里，那表是很値錢的——我不敢說値多少，不过总是一只要多貴有多貴的表——又大又重，圓的，难得有那么大的表，就像难得有他那么胖的人。表面按着比例也很大。‘你最好不要带这表，’那位老紳士的朋友們說，‘你会遭到搶劫的，’他們說。‘我嗎？’他說。‘是呀，要搶你，’他們說。‘好吧，’他說，‘我倒要看看有哪个贼能把这表拿出来，連我也拿不出呀，它装得太紧了，’他說，‘每次我要知道时

間，总是只好看面包店里的钟。'于是他笑得快活死了，像是要裂成碎片，并且又伸着扑了粉的头拖着辮子出去了，沿着河濱大道踉蹌地走着，带了拖得比平常更长的表鏈，那只大圓表在他的灰色的粗絨布短褲口袋里，几乎要裂出来似的。全倫敦沒有一个扒手沒有拉过那鏈子，但是那鏈子从来也不会断，表从来也不会出来，所以他們不久就厌倦了在人行道上拖着脚步跟着这一位紳士走了。他呢，回家就笑得不可开交，辮子抖动得像只荷兰钟的摆。最后，有一天那老紳士正在搖搖摆摆着，看見一个他一眼就猜出来的扒手走过来，跟一个头很大的小孩子手搀着手。'出花样了，'老紳士自言自語說，'他們要再尝試一次，可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开始格格地笑得很开心，但是忽然，那小孩子放开扒手的手，头向前笔直撞上了老紳士的肚子，叫他痛得弯了好半天的腰。'杀人了！'老紳士喊。'行啦，先生，'扒手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說。等他伸直了腰的时候，表和鏈子都沒有了；还有更糟的呢，从此以后老紳士的消化就坏了，一直到死都沒有好；所以你当心你自己吧，小家伙，当心不要太胖了。"

維勒先生說完了这个似乎使胖孩子很感动的富有教訓意味的故事之后，他們三人就走到那大厨房里；按照老华德尔的祖宗从太古就立下来的一个規矩，每年圣誕前夜都遵守的慣例，全家的人这时候都集合到这大厨房里来。

在这厨房的天花板的中央，老华德尔剛剛亲手挂了一大根槲寄生树枝，这一根树枝立刻就引起了一場普遍的和极其愉快的掙扎和騷乱①；在正中間是匹克威克先生，他用那种足以使美人托林格洛娃的后裔感到荣幸的殷勤，拉住老太太的手，把她領

① 英国旧时風俗，圣誕前夜或圣誕早晨，凡是在这槲寄生树枝下面的女子，任何男子都可以和她接吻，現仍殘存。

到那神秘的树枝下面，礼貌周全地吻吻她表示致敬。老太太就用适合于如此重大而严肃的事情的全部尊严接受了这实惠的礼貌；而那些年輕的女士呢，对于这个風俗沒有抱着那样全心全意的迷信式的尊敬，或者也許是认为假使这样的“接吻致敬”費点儿事才得到的話是足以大大地增加它的价值吧，所以就又叫喚又掙扎，向角落里逃避，說狠話，說軟話，总之用尽一切方法来拒絕，但是并不离开这房間；直到有些比較缺少冒險性的紳士正要断了这种念头的时候，她們却突然覺得继續抵抗是沒有用的，就爽爽快快地让人吻了。文克尔先生吻了那黑眼睛的年輕女士，史拿格拉斯吻了爱米丽。維勒先生——倒不单单是因为在槲寄生树枝下面的緣故——吻了爱瑪和其他的女僕們，只要是他捉得到的他都吻。至于两位穷亲戚，他們吻了每一个人，連年輕的女客中間那些比較丑的也在所不免；这些比較丑的女客呢，在过度惶惑的心情之下，在槲寄生树枝剛剛挂上的时候就恰恰跑到它的下面，自己也不知道！华德尔背向火炉，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場面，非常滿意；胖孩子却利用这机会，迅速地擅自吞了一块特別好的碎肉餅，那是特地給什么人留着的。

現在，叫喚声消沉了，臉孔都是紅的，发鬈都是乱的，匹克威克先生呢，如上面所說的吻了老太太之后，正站在槲寄生树枝下面很高兴地看着他周圍进行的一切，这时候，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跟其他年輕女士們嘘嘘地談了几句，忽然就冲了过来，用手臂摟着匹克威克先生的頸子，热烈地吻他的左頰；匹克威克先生还不十分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經被她們全体包圍了，被她們每人都吻过了。

看看眞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被包圍在核心，一会儿被拉到这边，一会儿被拉到那边，最初被人吻了下巴，后来被人吻了鼻

子，后来被人吻在眼鏡上，引得四处都发出哄然大笑；然而看起来更有趣的是匹克威克先生，他不久就被人用絲手絹扎住眼睛，捉起迷藏来，撞上了墙，跌进角落里，妙趣无穷，演尽了盲人的种种怪剧，到最后捉住了穷亲戚之一；于是輪到他自己来逃避盲人了，而他逃避得又是如此的矯捷和輕快，博得旁观者的无限的贊叹。穷亲戚們恰恰捉住他們认为是乐于干这一手的人；到游戏失了趣味的时候他們自己却被人捉住了。大家都厌倦了捉迷藏之后，又玩搶葡萄干的游戏①，等到不少的手指被燒痛了、所有的葡萄干都沒有了，他們就在那燒着大块木柴的大火炉旁边坐了，吃丰盛的晚餐和喝香酒②，酒是用一只大缸盛着，那缸只比洗衣作的銅鍋小些，里面有些滾热的苹果在嘶嘶地响着，又好看，又好听，魔力无穷。

"这，"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看周圍，"这真是舒服呵。"

"我們的老規矩，"华德尔先生回答說。"圣誕前夜，全家都一块儿在这里坐着，你看見的罗——僕人們也都在内；我們在这里一直等着敲十二点钟，迎接圣誕，行行酒令，說說故事来消磨时間。特倫德尔，我的孩子，把火撥大些。"

木柴被撥动的时候，无数明亮的火星飞迸，深紅的火焰发出强烈的光輝，一直射到最远的角落里，并且把它的鮮艳的色彩投上了每一張臉孔。

"来，"华德尔說，"唱一支歌——一支圣誕歌！我不妨来一个，假使沒有更好的。"

---

① 搶葡萄干的游戏（Snap-dragon，也作flap-dragon）：圣誕节的一种游戏，把葡萄干放在盛着酒的盘子中，用火燃着，赤手取而食之。古时武士往往以此向妇女献媚。

② 香酒（Wassail）：用麦酒或葡萄酒加香料和炙热的苹果做成的一种酒，是过节的特制飲料。

“妙！”匹克威克先生說。

“倒滿杯子，”华德尔喊。“要透过香酒濃濃的顏色看見酒缸的底，那总还得足足的两个钟头；全体都倒滿杯子，听我唱吧。”

說了这話，这位愉快的老紳士就用圓潤而洪亮的声音毫不費力地唱了起来：

圣誕謳歌

我不爱春天；他在他反复无常的翼上
載了花朵和蓓蕾，
用他的欺詐的雨水向她們猛然挑逗，
而在黎明之前就把她們委棄。
一个朝三暮四的刻薄鬼呵，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思馬上又要变成怎样，
他剛剛对你微笑，却又作出一副鬼臉，
摧残了你的最年輕的鮮花。

让夏季的太阳奔向他的光明的家庭，
我却决不会去把他追寻；
就是烏云遮蔽了他，我也要高声大笑，
不管他是怎样地生气和伤心！
因为他的宝貝儿子正是那野性的瘋狂，
用可怕的狂热作儿戏的勾当；
許多人都有过痛心的經驗，
爱假使过于強烈，就不会地久天长。

当和平的收获之夜，借着温柔的
月亮所散播的宁静清光，
我觉得比在昊昊白日的正午，
还要更加甜蜜而輝煌。
但是躺在树下的落叶，
每一片都喚起我的忧伤；
我但願秋日的天气不必如此地晴丽，
因为它与我絶不諧和。

但是我要歌唱，为了健康的圣誕，
歌唱眞誠、实在和勇敢；
我要喝干滿滿的一大杯，
尽力三呼庆祝这古老的圣誕！
我們用愉快的喧鬧迎接他来臨，
那喧鬧恰恰会叫他更加开心；
我們要使他通宵不睡，趁着还有点儿酒菜，
大家融融洽洽，然后再分开。

为了他的誠实的自傲，不屑于隐諱
他的一点儿坏天气的伤疤；
那幷不是污点，因为我們最勇敢的水手們
臉上有許多这样的伤痕。
那末我要重新歌唱，唱得屋頂震响，
歌声从这堵墙傳到那堵墙，到处廻蕩——
欢迎这強健的老家伙，在今儿晚上，
因为他是一切季节之王！

这歌受到了喧腾的赞美——因为朋友們和从屬者們是頂好的听众呵——尤其是穷亲戚們欢喜得如醉如狂。火炉里重新添了柴，大家又都斟上了香酒。

“雪下得多大呵！”人們中的一个低声說。

“下雪了，是嗎？”华德尔說。

“是大風大雪，冷得很的夜晚哪，先生，”那人回答；“还有風，風刮着雪，像濃厚的白云遮在地上。”

“杰姆說什么？”老太太問。“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不，不，母亲，”华德尔回答說；“他說外面起了大風雪，風冷得刺骨。根据風在烟囱里轰隆轰隆直响的样子看，我想是不錯的。”

“啊！”老太太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記得，恰恰是你的可怜的父亲去世之前五年，也是这样的風，也是这样下着雪，那天也是圣誕前夜；我記得就是在那天晚上他把妖怪們带走老加布利尔·格勒伯的故事讲給我們听的。”

“什么故事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呵，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华德尔回答，“是关于一个年老的教堂杂役，我們这里的人都猜想他是被妖怪們带走了。”

“猜想！”老太太脫口而出地說。“有什么人竟頑固得不相信这件事嗎？猜想！你不是从很小就听說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嗎，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嗎？”

“很好，母亲，他是的，随你說吧，”华德尔笑着說。“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匹克威克；那末这就算完了。”

“不，不，”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能算完，我告訴你；因为我一定要听一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有关的一切。”

华德尔看見每人的头都伸出来諦听，就微微一笑；于是毫无

节制地倒了香酒，对匹克威克先生点头致意，开始讲了如下的故事——

但是，上帝保佑我們做編輯的心吧，我們已經把这一章拖得好长了呵！我們郑重地承认，我們完全把所謂章回的規矩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现在，让妖怪另起一章，从头説起吧。用意是为了醒目，却不是偏袒妖魔，各位女士，各位紳士，請了！

第二十九章

妖怪們帶走教堂杂役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事情一定是眞的，因为我們的曾祖父都无条件地相信是眞的。据說，在本乡的一个古老的修道院里，有一个名字叫做加布利尔·格勒伯的杂役兼掘墓人。决不要因为一个人做了杂役，經常被死亡的象征所包圍，所以就推論出他一定是一个怪癖的、忧郁的人；那些承办丧事的人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有一次我还有荣幸跟一个执紼人打过密切的交道，他不执行职务的时候，在私生活方面着实是个滑稽有趣的家伙，好像无牵无挂，永远啾啾唧唧地哼着什么撈什子歌，喝起强烈的酒来一口气就是滿滿的一杯。但是，虽然有这些相反的例子，加布利尔·格勒伯却是个坏脾气的頑强乖戾的家伙——是个怪癖的、孤独的人，跟誰都合不来，除了跟他自己，还有塞在他的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里的一个旧的柳条花的瓶子；每張愉快的臉孔从他身边經过，他总用怀着恶意的、不高兴的眼光对它睨視，誰見了都难免要害怕。

“有一次，圣誕前夜，快到黃昏的时候，加布利尔掮着鏟子，点了灯籠，向那古旧的教堂墓地走去；因为有一座坟要在明晨以前掘好，而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他以为假使立刻去工作的話，

也許可以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他走到那条古老的街道上，看見从窗戶里透露出来的活潑的炉火的光輝，听見圍繞着火炉的人們高声喧笑；他注意到人们在忙着准备过节，聞到从厨房窗口一陣陣飄出的种种芬芳香味。这一切都叫加布利尔·格勒伯恨得心里发痛。成群的小孩子从屋子里跳出来，連跑带跌地竄到对街去敲門，半路上遇到半打鬈发的小流氓，包圍了拥上楼去玩圣誕游戏来消磨夜晚的他们；加布利尔見了獰笑一下，更紧地捏着鏟子柄，一面想到麻疹、猩紅热、鵝口瘡、百日咳，还有其他許多东西，聊以自慰。

"加布利尔在这快乐的心境之下大步走着，时而有他的邻居从他的身旁經过，向他好意地打个招呼，他就恶狠狠地回报一声短促的咆哮，这样一直走到那条通坟地的黑暗的小路上。現在加布利尔非常盼望走到这条幽暗的小路上，因为一般地說，这条黑暗的小路是个阴森森的地方，鎮上的人們不大想走进去，除非是大白天，太阳亮堂堂的；所以，加布利尔在这自从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时代——自从光头和尙的时代以来就叫做棺材胡同的神圣地方听見一个小顽童大声唱着快乐的圣誕节的歌，他的憤慨可不小呢。他向前走着，歌声越来越近，他发現那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发出来的，那小孩正急急忙忙地走着，想赶上那条古老街道上的伙伴，一則为了消除寂寞，一則为了作献唱之前的练习，用最大的声音大声'吼'着唱。所以加布利尔就站住等那孩子走过来，隨即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用手里的灯在他头上敲了五六下，好让他把嗓子調节一下。那孩子唱着迥不相同的調子抱头鼠竄而去，加布利尔·格勒伯非常开心地格格大笑一陣，于是走进墓地，隨手鎖上了門。

"他脫下上衣，放下灯籠，跨进那未完工的坟墓，高高兴兴地

工作个把钟头。但是土给冻硬了，掘和鏟都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天上有月亮，却是一弯新月，所以并沒有多少光明照到教堂阴影下的墓穴里。要是在任何別的时候，这些阻碍是会使加布利尔·格勒伯郁郁不乐的，但是今天他因为阻止了那小孩子唱歌，心里是这样高兴，也不在乎工作进展得很緩慢了；当他做完夜工，怀着阴森可怖的滿意看看下面的墓穴，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喃喃地哼着：

漂亮的宿舍，漂亮的宿舍，

冷土几呎深，生命不存在；

头边一块石，脚边一块石，

一頓丰盛飯，好給虫儿吃；

上面是茂草，周圍是濕泥，

漂亮的宿舍呵，在这儿圣地。

"'嗬！嗬！'加布利尔·格勒伯哈哈大笑，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坐下，这块墓碑是他癖爱的休息之处；他摸出柳条酒瓶来。'圣誕节来一口棺材！一只圣誕节的礼盒！嗬！嗬！嗬！'

"'嗬！嗬！嗬！'紧靠他后面，有一个声音重复他的笑声。

"加布利尔有点吃惊，正把柳条瓶举到嘴边就停止了，回头去看。他身边的最古的坟墓的坟底，可不像这灰白月色下的坟場那么寂靜和安宁呵。白色的冷霜在墓碑上发光，在这古教堂的石头雕刻物之間像一排排的宝石似的閃耀着。雪又硬又脆地冻在地上；它像一張洁白平整的鋪盖掩蔽着密布的坟冢，白茫茫的一片，仿佛全是单单裹着尸布放在那里的尸首。沒有絲毫声响破坏这严肃景象的深刻的宁靜。連声音似乎也已經冻結了，一切都是显得那么冷，那么寂靜。

"'是回声吧，'加布利尔·格勒伯說，又把瓶子举到唇边。

“‘不是的，’一个深沉的声音說。

“加布利尔惊跳起来，吃惊和恐怖得呆住不动了；因为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使他的血都发冷了的形体上。

“紧靠着他，在一块笔直的墓碑上，坐着一个奇怪的、妖異的人物，加布利尔立刻覺察出那不是人間的生物。他的奇形怪状的长腿，本来可以踏在地上的，却蹺在空中，并且离奇古怪地盘着腿；筋肉发达的手臂裸露着；两只手搭在膝头上。他的短而圓的身体上穿了一件紧身的蔽体之物，上面开了些小衩；一件短斗篷飘在背后；衣領裁成奇怪的尖形，算是代替了十六世紀式的縐領或者領巾；鞋子的前端向上翘起很长一块。头上呢，戴了一頂圓边宝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結滿了白霜；看样子，那妖怪像是很舒服地一直在那块墓碑上坐了两三百年了。他正完全静止地坐着，舌头伸在嘴外，像在嘲弄；并且正对着加布利尔·格勒伯露出唯有妖怪才流露得出的怪笑。

“‘不是回声，’妖怪說。

“加布利尔吓得瘫痪了，答不出話来。

“‘圣誕前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妖怪严厉地說。

“‘我是来掘一口坟墓的，先生，’加布利尔·格勒伯吃吃地說。

“‘在像今天这样的夜里还在坟山墓地里勾留着的是誰呀？’妖怪說。

“‘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几乎充滿坟場的一陣狂暴的合唱般的声音这样喊。加布利尔恐惧地回头看看——什么也看不見。

“‘你那瓶子里是什么？’妖怪問。

“‘杜松子酒，先生，’杂役回答說，抖得更厉害了；因为这酒

是从走私的人那里买来的，他恐怕他的盘問者也許是妖怪里面的国产税务局里的人。

"'是誰在这样的夜里，在坟場上独自一个人喝杜松子酒呀？'妖怪說。

"'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那狂暴的声音又喊起来。

"妖怪对吓坏了的杂役恶意地斜視一眼，于是提高了声音說：

"'那末，我們的正当而合法的俘获物是誰呀？'

"看不見形影的合唱队又回答了，那声調就像許多合唱者跟着教堂風琴的强有力的节奏在唱歌——仿佛是这歌声随着一陣狂風刮进杂役的耳朵，又随風而去的样子；而那回答的內容还是一样，'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妖怪比以前更獰恶地怪笑一下，說，'那末，加布利尔，你有什么話說？'

"杂役喘着气。

"'你覚得怎么样，加布利尔？'妖怪說，把脚在墓碑两边踮空踢上来，对那双翹鞋头非常滿意地看着，就像在端詳全旁德街最时髦的一双威灵吞牌的鞋子。

"'那是——那是——很奇怪的呵，先生，'杂役回答說，吓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想我要去把我的工作做完呢，先生，对不起。'

"'工作！'妖怪說，'什么工作？'

"'坟墓，先生；掘一个坟墓，'杂役結結巴巴地說。

"'啊，掘墓嗎？'妖怪說；'别人都在快活的时候，这个掘着坟墓并且自得其乐的是誰呀？'

"那許多神秘的声音又回答說，'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恐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說，把舌头伸得更长了，直伸到他的嘴巴子——那是一根极其惊人的舌头呵——'恐怕我的朋友們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說。

"'对不起，先生，'吓坏了的杂役說，'我想他們不見得需要我，先生；他們不认識我呵，先生；我想那些先生从来也沒有見过我，先生。'

"'啊，不錯的，他们见过你，'妖怪回答；'我們认識那人的，他老是带着气虎虎的臉色和恶狠狠的眼光，他今天晚上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对小孩子們投射着恶意的眼光，并且发狠地更攢紧鏟子，我們认識那人，他出于內心的妒嫉，打了一个孩子，因为孩子能够很快乐，他自己却不能够。我們认識他，我們认識他。'

"說到这里，妖怪发出一声响亮而尖銳的大笑，引起了二十倍的响应；随后他把两腿伸在空中，用头——或者不如說是用他的宝塔式的帽子的尖頂——倒竪在墓碑的狹边上，并且灵便得惊人地从那里一个斤斗翻过去，恰巧落在杂役的脚下；于是用縫衣匠坐在柜台上的姿势在那里一坐。

"'我——我——恐怕我一定要离开你們了，先生，'杂役說，掙扎着想走开。

"'离开我們！'妖怪說，'加布利尔·格勒伯要离开我們了。嗬！嗬！嗬！'

"妖怪一笑，杂役忽然看見教堂的那些窗子里光輝燦烂地亮了一下，仿佛满屋子都点了灯；光明消失之后，風琴驟然奏起一种輕快的調子来，一大群妖怪，也就是和第一个妖怪极其相似的妖怪們，拥进了坟場，开始把墓碑当做对象玩跳背的游戏，一刻也

不休息，一个接一个地'打破'最高的記录，技巧熟练得惊人。第一个妖怪跳得最了不起，别的妖怪沒有一个能比得上他；杂役虽然处在极端的恐怖之中，却还看得出，他的朋友們只能滿足于跳过普通高度的墓碑，而他却把拱頂、鉄栏等类，看得和路牌一样的輕易。

"最后，游戏到了最动人的最高潮；風琴奏得越来越迅速，妖怪們跳得越来越快，把身体卷成一团在地上翻斤斗，像足球似的跳过墓碑。动作的速度使杂役的脑子都旋轉起来，妖精們在他眼前飞舞的时候，他的腿子都乱晃起来；这时，妖王突然窜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領，拖着他钻进了地面。

"下降的迅速一时間夺去了加布利尔·格勒伯的呼吸，当他又喘过气来的时候，发現自己似乎是在一个大地窖里，四面八方都是大群大群又丑又狰恶的妖怪；在屋子中央，一只高起来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坟場里的朋友；他自己就紧靠着他站着，失去了动弹的能力。

"'今晚上冷呵，'妖王說，'非常冷。弄杯什么热的喝喝吧！'

"听見这命令，就有半打爱献殷勤的妖怪——他們臉上永远堆着笑，因此加布利尔·格勒伯以为他們是宫庭臣僕——連忙走开，很快又带了一高脚杯流质的火，遞給妖王。

"'啊！'妖王叫了一声，他把火焰灌进肚子的时候，嘴巴和喉嚨都是透明的，'这真教人暖和！也照样給格勒伯先生弄一大杯来。'

"不幸的杂役推托說他从来沒有夜里喝任何热东西的习慣，但是无效；一个妖怪捉住他，另外一个妖怪把那火辣辣的液体灌进他的喉嚨；他把那火热的酒吞下去以后，又咳又嗆，擦掉从眼睛里大量涌出来的痛苦的眼泪，引得聚集在那里的全体妖怪尖

声大笑。

“‘那末，’妖王說，異想天开地拿他的宝塔糖帽子的尖頂戳杂役的眼睛，因此使他受到极其剧烈的痛苦；‘那末，让这悲惨和忧郁的家伙，看几幅我們大仓庫里的图画！’

“妖怪說了这話，隐蔽着地窖一端的濃云逐漸卷开，清清楚楚地显出远远有一間小小的、陈設簡朴的、但却整齐清洁的房間。一群小孩子集合在一炉旺火周圍，牵着母亲的袍子，圍繞着母亲的椅子跳跃。母亲呢，时而站起来拉开窗帘，像是寻覓期待中的什么对象；一顿节約的飯菜已經开在桌上，还有一只圈椅放在靠火的地方。傳来一声敲門的声音，母亲去开了門，孩子們簇拥在她周圍，高兴地拍着手，父亲进来了。他潮湿而疲倦，抖掉衣服上的雪，孩子們拥在他身边，热心地忙着搶过他的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拿着这些东西从房里跑出去。随后，他在炉火前面坐下来吃飯，孩子們爬上他的膝头，母亲坐在他的身边，一切都似乎是幸福而舒适的。

“但是景象发生了变化，几乎是在不知不覺之間。背景換到一个小小的臥室里，那里有一个最可爱最年幼的孩子躺着要死；玫瑰色从他的頰上消失了，光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虽然連杂役也怀着空前未有的兴趣看着他，而他却是死了。他的兄弟姊妹們挤在他的小床旁边，拉住他的小手，那手是如此地冷而重，他們接触之下都縮回了手，恐怖地看着他的小臉；因为，虽然那美丽的小孩看上去是那么平靜安宁，像是在安安靜靜地睡覺，但是他們看得出他是死了，他們知道他是一个安琪儿，从光明幸福的天堂俯視他們，祝福着他們。

“輕云又从那画面上飄过，題目又換了。父亲和母亲現在老了，不中用了，他們膝下的儿女已經減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們

每張臉上都表現出滿足和愉快的神情，眼里放着光，圍着炉火，讲着和听着往昔的故事。父亲慢慢地、平安地沉入了坟墓，不久，他的一切忧煩苦难的分享者也跟随他到了休息的地方。少数还未死的人跪在他們的墓旁，用眼泪灌溉那些掩蔽着坟墓的綠草；然后站起来走掉，又忧伤又悲哀，但是沒有哀哭或是絕望的叹息，因为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会重見的；于是他們又和煩忙的世界混在一起，他們的滿足和愉快又重新恢复。云遮上了那幅图景，杂役看不見什么了。

"'你看了那个有什么感想？'妖怪轉过他的大臉孔对加布利尔·格勒伯說。

"妖怪把凶狠的眼光俯視他的时候，加布利尔才喃喃地說那是非常地好看，并且有点害羞起来。

"'你这可怜的人！'妖怪說，声調里含着极度的輕蔑。'你！'他像是想再說些話，但是忿慨哽住了他，所以就抬起一条非常柔軟而韌性的腿，在比头高些的空中揮动一下，瞄个准，然后結結实实地踢了加布利尔·格勒伯一下；因此，那些服侍妖王的妖怪立刻也全都拥到倒楣的杂役身边不留情地踢他，正如人世間的朝臣們那种旣定的、一成不变的习慣一样，踢皇上所踢的人，捧皇上所捧的人。

"'再給他几幅看看！'妖王說。

"他說了这話之后，云又消散了，眼前显出一片富庶而美丽的風景——这时候，在离古修道院市鎮半哩之內的地方，正有这样一片景色。太阳从明淨的藍天上发出光明，水在阳光下閃閃发亮，在阳光的鼓舞下，树像是比平常更綠，花比平常更华丽了。河水发出快乐的声响潺潺地流去，树在微風中沙沙作响，微風在叶丛中喃喃私語，鳥在枝头歌唱，百灵高翔着謳歌欢迎早晨的歌

曲。是的，那是早晨——光明的、香气四溢的夏季早晨；最小的树叶，最小的一片草，都充满了生命。螞蟻爬着去进行它們的日常劳作，蝴蝶在温暖的阳光下取暖和扑翅；无数的昆虫展开了它們透明的翼，狂欢地过着它們短促而幸福的生活。男子們昂然出場，为这片景象感到非常地得意；一切都是光明和璀燦的。

"'你这可怜的人！'妖王說，声調比以前更輕蔑。于是妖王又把腿揮舞一下；而腿又落到杂役的肩膀上；那些侍从的妖怪又学了領袖的样。

"那云来来去去变了好多次，它給了加布利尔·格勒伯許多教訓，但是他呢，虽然肩膀被妖怪的脚踢了又踢，因而痛得像針刺，却一直是怀着怎么也不能減低的兴趣看下去。他看到，工作勤奋、用劳动的生活换取少量面包的人，是高兴而快乐的；而对于最愚昧无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臉孔是欢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細心的撫育和亲切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处于穷困而不沮丧，受到痛苦而能超脫，因为在他們自己心里就有快乐、满足和安宁的資料，虽然他們的遭遇足以把許多不如他們的人压得粉碎。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創造物之中最温柔最脆弱的女人，却常是最能够超脫忧煩苦难的；而他看到那是因为她們在內心深处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热情和献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像他自己的人們，咒駡别人的欢乐，却是这美好的世界上的污秽的莠草；于是他把世上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恶去比較，他得到一个結論，这世界到底还是一个很可喜可敬的世界。他一达到这个結論，那遮蔽着最后一幅图画的云，似乎就籠罩了他的知觉，撫慰他安然入睡。那些妖怪一个一个地从他眼前消失了；到最后一个消失了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加布利尔·格勒伯醒来的时候，天已經亮了，他发現自己

直挺挺地躺在坟場里一块平坦的墓碑上，柳条瓶子空空地落在他身旁，他的上衣、鏟子和灯散在地上，被一夜的霜雪染成白色了。他最初看見妖怪坐的那块墓碑，笔直地竪在他面前，而他昨夜所掘的墓穴也就在他身边不远。开头他怀疑他的遭遇的眞实性，但是他想爬起来的时候感覺到的肩膀上的剧痛，証实妖怪的踢是眞的。他記得那些妖怪曾用墓碑做跳背游戏，而雪上却沒有留下絲毫痕迹，所以他又怀疑起来；但是很快地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想起来，他們既然是妖怪，当然是不留痕迹的。所以加布利尔·格勒伯掙扎着爬起来，因为他的背痛呢；他刷掉上衣上的霜，穿好上衣，轉身向鎮上走去。

"但是，他已經改变了，而他又不願意回到从前的环境里，因为他怕他的改悔会遭人嘲笑，他的自新不会被人相信。他犹疑了一会儿，随后，漫无目的地流浪到别处找面包了。

"那天人們在坟場里发現了灯籠、鏟子和柳条瓶。最初，关于杂役的命运有許許多多的猜測，但是很快就断定他是被妖怪带走了；少不了有些可信的見証人，曾經淸淸楚楚地看見他騎着一匹栗色的馬掠过天空，那馬瞎了一只眼睛，长着獅子的后腿，熊的尾巴。最后，这一切人們都热誠地相信了；那新來的杂役还常常把一件証物給好奇的人看，换一点微小的报酬，那东西是教堂頂上的風信鸡的一部分，挺大的一片，据說是事后一两年上述的馬临空飞过的时候偶尔踢下来，被他在坟場里拾到的。

"不幸，这些故事被十年之后加布利尔·格勒伯的出人意外的重現稍稍扰乱了。他出現的时候是一个衣衫襤褸、心滿意足、害風湿病的老人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訴了牧师，也告訴了市长；后来这事漸漸被认作一桩历史，这样一直流傳到今天。風信鸡的故事的信徒們曾經錯信过人家的話一次，就很不容易被人說

服得改变过来，所以他們就尽量装出很聪明的样子，聳聳肩，摸摸額头，咕嚕着説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平的墓碑上睡着了；他們故意用他見过世面、变得聪明些了的説法，来解釋他想像他在妖怪的地窖里所亲眼目睹的种种。但是这种意見在任何时候都沒有成为普遍流行的意見，慢慢地就消灭了；且不管事情究竟如何，既然加布利尔·格勒伯害了風湿病，一直到死，那末这个故事，倘使沒有更好的教訓的話，至少有一个教訓——那就是，假使一个人发起乖戾的脾气独自一个人在圣誕节喝酒的話，他可就决不要想弄到一点点儿好处，纵使喝的是再好沒有的酒，纵使超过标准濃度許多度数、像加布利尔·格勒伯在妖怪的地窖里所看見的那样的东西。"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們如何結識了两位屬于某种自由职业的可爱青年；他們如何在冰上游戏取乐；以及他們的訪問如何結束

"喂，山姆，"圣誕节的早晨，匹克威克先生在那位得寵的僕人拿了他的热水走进他臥室的时候説。"还結着冰嗎？"

"洗臉盆里的水也結了一層冰哩，先生，"山姆回答説。

"严寒的天气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説。

"对于穿得暖暖的人正是好时候呢，就像北极熊在溜冰的时候对它自己説的罗，"維勒先生答。

"再过一刻钟我就下楼，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説，解着睡帽。

"很好，先生，"山姆回答。"下面有两个鋸骨头的呢。"

"两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嚷，坐起身来。

"两个鋸骨头的，"山姆說。

"什么鋸骨头的？"匹克威克先生問，弄不大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活的动物还是什么吃的东西。

"什么！你不知道鋸骨头的是什么嗎，先生？"維勒先生問。"我以为人人都知道鋸骨头的就是外科医生呵。"

"啊，外科医生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一下。

"正是呵，先生，"山姆答。"可是現在这两个在下面的，却不是挂牌的道地的鋸骨头的；他們还在学。"

"換句話說，他們是医科学生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山姆·維勒点点头。

"我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說，使勁把睡帽往被单上一扔。"他們是可爱的家伙——非常可爱的家伙；具有由于观察和思索而成熟的判断力，还有由于閱讀和研究而提高的嗜好。我非常高兴。"

"他們在厨房里炉灶旁边抽雪茄，"山姆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搓着手，"洋溢着自然的感情和充足的元气。正是我所欢喜的。"

"他們，"山姆說，不注意他的主人的插嘴，自管自說下去，"他們中間的一个把腿擱在桌上，喝不掺水的白兰地，另外一个呢，那个带夹鼻眼鏡的，膝头里夹一桶牡蠣，飞快地剝开吃，把壳子照准那小瞌睡虫扔，他坐在灶角里睡得很熟。"

"天才們是各有偏爱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去吧。"

山姆于是去了。在一刻钟完結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下去

吃早飯。

"他到底来了！"老华德尔說。"匹克威克，这位是爱倫小姐的哥哥，斑杰明·爱倫先生。我們叫他斑，你願意的話也不妨这样叫他。这位紳士是他非常知己的朋友——"

"鮑伯·索耶先生，"斑杰明·爱倫插上来說；說了这話，鮑伯·索耶先生就和斑杰明·爱倫先生同声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向鮑伯·索耶先生鞠躬，鮑伯·索耶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躬。随后，鮑伯和他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极其专心地吃起面前的食物来，匹克威克先生就得到偸看他們的机会。

斑杰明·爱倫先生是一个粗气的、强壮的、矮胖的青年，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白臉孔长长的。他戴着眼鏡，圍着白領巾。在他那件一直扣到下巴的、黑色的、单排鈕扣的紧身外套下面，露出椒盐色的通常数目的腿子，腿子完結的地方是一双沒有全擦上油的靴子。他的上衣的袖子虽短，却看不見亚麻布袖口的踪影；他的臉虽然足有地方容許衬衫領子来侵占，却沒有絲毫类似这种附屬品的东西光临。他的样子，整个說来，是一副有点儿发了霉的样子，并且发出加了充分香料的古巴斯[1]的气味。

鮑伯·索耶先生呢，穿了一件粗劣的藍色上衣，那旣不是大衣也不是紧身外套，却两种性质兼而有之，他有一种不修边幅的漂亮劲儿，和一种昂然的步态，那是一些青年紳士所特有的，他們白天在街上抽烟，晚上在街上叫嘯，喚茶房的时候称他們的教名，还有其他种种同样詼諧的行为。他穿着一条格子花呢的褲子，一件又大又粗的双排鈕扣的背心；出門的时候，带一根有个

① 古巴斯大概是雪茄或香烟的牌子，爱倫先生好抽烟，所以渾身烟味。

大脑袋的粗手杖。他不戴手套，大体上說来，有点像一个放蕩的魯濱孙·克罗索。

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圣誕节的早晨在早餐桌上就座之后，介紹給他的两位人物。

"美丽的早晨呵，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鮑伯·索耶先生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这个意見，就向班杰明·爱倫先生要芥末。

"你們今天早上是从远地方来的嗎，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問。

"从瑪格尔顿的藍獅飯店，"爱倫先生簡单地回答說。

"你們昨天夜里来了就好啦，"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鮑伯·索耶先生答，"但是白兰地太好了，不能够一下子就丢开呵；是不是，班？"

"当然，"班杰明·爱倫先生說；"雪茄也不坏呀，还有猪排也是的；对嗎，鮑伯？"

"的的确确，"鮑伯說。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重新对早餐进攻起来，比先前更加放肆，好像昨夜晚餐的回忆使飯菜增加了滋味。

"加油呀，鮑伯，"爱倫先生鼓励他的伙伴說。

"可不是嗎，"鮑伯·索耶回答。說句公平話，他是加了油的。

"再沒有比解剖更叫人胃口好的了，"鮑伯·索耶先生說，对桌上的人环顾了一眼。

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哆嗦。

"对啦，鮑伯，"爱倫先生說，"你已經把那条腿解剖好了嗎？"

"差不多了，"索耶回答，一面說一面吃半只鸡。"就小孩子

来說，那算是筋肉很发达的了。”

“是嗎？”爱倫先生不經意地問。

“很发达，”索耶說，嘴里塞得滿滿的。

“我已經登記了弄一条手臂，”爱倫先生說。“我們合着来解剖一个尸体，大家分派得差不多了，就是找不到一个认下脑袋的人。我希望你认下来吧。”

“我不，”鮑伯·索耶回答；“我吃不消那么大的花費。”

“廢話！”爱倫說。

“吃不消，眞的，”鮑伯·索耶說。“一副脑子我倒不在乎，整个一个脑袋可吃不消。”

“别說了，别說了，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听見女士們的声音。”

匹克威克先生說过之后，女士們果然由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和特普曼諸位先生殷勤地陪伴着回来了，他們是出去作清晨的散步的。

“嘿，班！”爱拉白拉說，那声調表示她看見她的哥哥之后倒不大愉快，反而很惊訝呢。

“来接你明天回家去的，”班杰明答。

文克尔先生臉色发了白。

“你沒有看見鮑伯·索耶嗎，爱拉白拉？”班杰明带点責备的口吻問。爱拉白拉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招呼鮑伯·索耶。鮑伯·索耶握着那只伸給他的手，可以覚察地使勁捏了一把，那时候文克尔先生心里起了一陣仇恨的震顫。

“班，亲爱的！”爱拉白拉紅着臉說；“你——你——給你和文克尔先生介紹过沒有？”

“还沒有，但是我很高兴介紹一下的，爱拉白拉，”她的哥哥

庄严地回答。于是爱倫先生冷冷地向文克尔先生鞠了一躬，而文克尔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从眼角里互相投射不信任的眼光。

这两位新客的来临，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对于文克尔先生和那位靴口上镶毛的青年女士的牵掣，一定会成为这个盛会的不快的阻碍，幸亏匹克威克先生那份愉快和主人那份兴致为了大家的利益，发揮了最大的作用。文克尔先生渐渐很巧妙地使班杰明·爱倫先生对他自己发生了好感，甚至和鲍伯·索耶先生都友善地談起来，鲍伯呢，被白兰地、早餐和談話弄得活跃起来，逐渐发展成熟到了极端詼諧的地步，非常有趣地叙述一位紳士如何把头上的瘤割掉的趣話，用一把剖牡蠣的刀和一块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作比拟，使在座的众人大获教益。随后，全体上了教堂；班杰明·爱倫先生在那里呼呼大睡；鲍伯·索耶先生为了在从事一种精巧的手工，在座位上刻自己的名字，刻得大大的，每个字母有四吋长，来使思想摆脱开尘世的事物。

"喂，"他們用过一頓实惠的午飯，大喝了一陣可爱的强烈啤酒和樱桃白兰地之后，华德尔説了，"你們觉得怎么样——到冰上去玩一个钟头好不好，我們有的是工夫。"

"妙！"班杰明·爱倫先生説。

"頂好！"鲍伯·索耶先生喊。

"你当然会溜冰的罗，文克尔？"华德尔説。

"唔——是呀，是的，"文克尔先生回答。"我——我——我——是有点儿生疏了。"

"嗳，你溜吧，文克尔先生，"爱拉白拉説。"我欢喜看得很哪。"

"啊，那是多优美呀，"另外一位年輕女士説。

第三位年輕女士説那是文雅的，第四位表示意見，説那像

"天鵝一般"。

"那我是非常幸福了，我相信，"文克尔先生說，臉紅起來；"但是我沒有冰鞋。"

这个困难立刻就被克服了。特倫德尔有两双，而且胖孩子說楼底下还有半打；文克尔先生听了，說他是极端地高兴，而他的神情却极端地不舒服。

老华德尔率領大家走到一片很大的冰旁边；胖孩子和維勒先生鏟开并扫掉夜里落在上面的雪，鮑伯·索耶先生穿上冰鞋，手法的熟练使文克尔先生不胜惊異；穿好之后，他就用左腿画着圓圈，画成阿拉伯式8字的图形；接着又一口气在冰上刻了許多别种可喜可惊的花样，使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和女士們极其滿意；热烈的情緒达到頂点的时候是老华德尔和班杰明·爱倫在鮑伯·索耶的帮助下完成了某种神秘的旋轉动作——那玩艺儿他們叫做大轉身。

在这期間，手和臉冻得发青的文克尔先生，在比一个印度人还不懂得溜冰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协助下，把两只脚底都让螺絲鉆鉆过，把鞋尖鞋跟顚倒过来往脚上穿，并且把带子弄成乱得不可开交的状态。但是終于靠着維勒先生的帮助，把那不幸的冰鞋牢牢地旋好螺絲、結好带子，于是，文克尔先生被扶着站了起来。

"現在行了，先生，"山姆用鼓励的口吻說，"溜吧，教他們看看怎么玩法。"

"慢，山姆，慢！"文克尔先生說，抖得很厉害，像要淹死的人那么用劲吊住山姆的手臂。"多滑呵，山姆！"

"那在冰上是不希奇的呀，先生，"維勒先生答。"站住，先生！"

維勒先生的这最后一句是对文克尔先生的警告，因为当时他忽然異想天开，要把脚伸到空中，把后脑瓜子向冰上撞。

"这双——这双冰鞋眞是不行；是嗎，山姆？"文克尔先生問，口吃着。

"恐怕是因为穿在一位外行紳士的脚上，先生，"山姆回答說。

"喂，文克尔，"匹克威克先生喊，完全沒有注意到出了什么岔子。"来吧；女士們都等急了。"

"是了，是了，"文克尔先生回答，流露出一种面无人色的微笑。"我就来了。"

"就开始吧，"山姆說，試着想脫身。"那末，先生，出发！"

"等一下，山姆，"文克尔先生喘着說，格外依恋地吊住維勒先生。"我发現家里有两件我用不着的上衣，給你穿了吧，山姆。"

"謝謝你，先生，"維勒先生答。

"不用敬礼了，山姆，"文克尔先生連忙說。"你不必抽开手去敬礼。我今天早晨想給你五先令作为圣誕节的礼錢，回头下午給你吧，山姆。"

"你眞好，先生，"維勒先生答。

"一开头的时候扶住我，山姆；好嗎？"文克尔先生說。"唉呀——对了。我很快就会順手的，山姆。不要太快，山姆；不要太快。"

文克尔先生弯着腰，几乎把身体弯到地上，由維勒先生帮助着在冰上滑过去，那样子非常古怪，一点也不像天鵝；这时候，忽然匹克威克先生完全无心地从对岸喊了起来：

"山姆！"

"先生？"維勒先生說。

"来。我有事要你来。"

"让我去，先生，"山姆說。"你沒有听見主人在叫嗎？让我去吧，先生。"

猛然一掙，維勒先生摆脫了那位痛苦的匹克威克派的把握，而他这样一来，給了不幸的文克尔先生很大的一股推动力。那不幸的紳士就用一种任何熟练技巧都不能达到的准确性直冲进冰場的中心，正当鲍伯·索耶先生在那里完成一个美妙无比的花样的时候。文克尔先生猛然向他身上一撞，砰地一声两人都扑通跌倒了。匹克威克先生奔到出事地点。鲍伯·索耶已經爬了起来，但是穿着冰鞋的文克尔先生太聪明了，他可不这么干。他坐在冰上，一陣一陣地拚命想笑；但是滿臉只流露着痛苦的神情。

"你受伤了嗎？"班杰明·爱倫先生非常着急地問。

"不厉害，"文克尔先生說，狠命地揉着背。

"让我給你放放血吧，"班杰明先生非常热心地說。

"不用，謝謝你，"文克尔先生連忙回答。

"我想你还是让我放一放好，"爱倫說。

"謝謝你，"文克尔先生答；"我想还是不。"

"你看呢，匹克威克先生？"鲍伯·索耶問。

匹克威克先生又激昂又憤慨。他招呼維勒先生过来，用严厉的声音对他說，"把他的冰鞋脫下来。"

"不；我真的簡直还沒有开始呀，"文克尔先生抗議說。

"給他脫下来，"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重申前意。

这个命令是不能抗拒的。文克尔先生让山姆执行了，一言不发。

"扶起他来，"匹克威克先生說。山姆帮着让他爬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倒退了几步离开旁观者們身边，招呼他的朋友过去，用探索的眼光盯着他，低声可是清楚而强調地說了下面这些值得注意的話：

“你是个吹牛皮的，先生。”

“是个什么？”文克尔先生說，吃了一惊。

“是个吹牛皮的，先生。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說得更明白些。你是个騙子，先生。”

說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就慢騰騰地轉过身，走到朋友們那边去了。

当匹克威克先生在发泄上述的威慨之际，維勒先生和胖孩子已經合力开辟出一片滑坡，就在那上面用非常熟练而漂亮的姿势在玩了。山姆·維勒正在表演一种美丽的花样，那通常叫做“敲修鞋匠的門”，是一只脚在冰上溜，另外一只脚时不时地像邮差敲門似的在冰上敲。那滑坡很长很好，而这种动作里有种什么东西，使站着不动因而很冷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能不妒忌。

“这倒似乎是很妙的取暖办法呵，是嗎？”他問华德尔說；那位紳士累得气都透不过了，因为他用坚持不屈的态度把自己的腿变成一对罗盘針，在冰上画了許多复杂的图样。

“啊，是嘛，的确，”华德尔答。“你滑嗎？”

“我小的时候时常在阳沟里这样玩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現在試試看吧，”华德尔說。

“啊，滑呀，請你滑吧，匹克威克先生！”全体女士們叫喊說。

“本来，假使我能够教你們发发笑，我是很高兴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这玩艺儿我已經三十年沒有玩过了。”

“呸！呸！廢話！”华德尔說，用他做任何事都特有的那种性急的样子脫掉了溜冰鞋。“来；我陪你；来吧！”这好脾气的老家

伙随即走上滑坡滑起来，速度几乎跟得上維勒先生，至于胖孩子則完全不在話下。

匹克威克先生犹豫了，考慮了，脫下了手套，放在帽子里；跑了两三趟短距离的跑步，照老規矩又突然停止了，而終于，又跑了一趟，把脚岔开一又四分之一碼的样子，在全体旁观者的滿足的呼声中，緩慢而庄严地从滑坡上滑下去。

“不要泄气呀，先生！”山姆說；于是华德尔又滑下去，随后是匹克威克先生，随后是山姆，随后是文克尔先生，随后是鮑伯·索耶先生，随后是胖孩子，随后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个个紧跟着前面的人滑下去，又一个接一个奔跑上来，那么急切，就像他們的前途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們的迅速。

那真正紧张有趣的事，是看匹克威克先生在这样的場面里扮演他那份角色时的神态；看他因为背后的人紧紧追着几乎要把他撞翻因而急得要命的样子；看他逐漸消耗着开头鼓起来的一股狠勁，在滑坡上慢慢地轉过身，把臉对着出发的地点；看他滑完一段之后臉上所籠罩的嬉戏的笑容，和掉轉身来追前面的人的那种着急勁儿；黑靴子愉快地在雪里滑行着，眼睛从鏡片后面射出活潑和快乐的光。当他摔了交的时候（那平均每三个来回就有一次），那更是你所能想像的最使人兴奋的奇观；他的臉上容光煥发，拾起了帽子、手套和手絹，連忙重新插进队伍，那种热心簡直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使它減退的。

游戏正在最高潮、滑冰正进行到最高速度、笑声也是最响亮的时候，忽然听見尖銳而猛烈的拆裂声。于是大家都向岸上奔跑，女士們发出一陣尖叫，特普曼先生发出了一声呼喚。一大块冰不見了；水冒上来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手套和手絹漂在那片水上；而任何人所能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只剩了这么多。

每一張臉上都流露出忧愁沮丧的神情；男子們臉色发白，女士們昏厥过去；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互相拉住对方的手，怀着疯狂的焦虑盯着他們的領袖掉下去的地方；而特普曼先生呢，为了最迅速地援助一下，并且为了使任何听得見的人获得最清楚的发生了災禍的概念起見，就用最大的速度奔向田野，拚命大叫“失火了”！

就在这工夫，老华德尔和山姆·維勒小心謹愼地走近那冰洞，而班杰明·爱倫先生正和鲍伯·索耶先生在匆匆地商議要不要劝大家都放一放血，做一番小小的見习医疗实验；正在这个时候，从水下面冒出一个人头、一張臉孔和两个肩膀，露出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尊容，还戴着眼鏡。

“你要站住一刻儿呀——只要一刻儿！”史拿格拉斯先生哀号似的說。

“对呀，站住一会儿呀；我求你——为了我的緣故！”文克尔先生深深激动地喊。这个請求似乎有点儿不必要；因为，假使匹克威克先生不肯为了别人的緣故而站住的話，那他也总会想到要为了自己的緣故而站穩的。

“你踩着底嗎，老家伙？”华德尔說。

“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答，抹着头上和臉上的水，喘着气。“我跌了一个仰面朝天。一开头爬不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的上衣上沾着很多泥土，証明了他的話是正确的；再加上胖孩子忽然記起那片水沒有一处超过五呎深，使旁观者們的恐惧更减少了許多，于是救出他来的勇敢的盛举就被实行了。濺了一大陣水，裂了一大片冰，掙扎了一番之后，匹克威克先生終于平安地摆脫了他的不愉快的处境，又站在陆地上了。

“呀，他要冻死的，”爱米丽說。

“亲爱的老家伙！”爱拉白拉說。“让我給你披上这圍巾，匹克威克先生。”

“啊，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华德尔說；“你把圍巾裹好之后，就尽你的腿劲赶快跑回家，立刻钻进被窩。”

馬上就有一打圍巾貢獻出来。挑选了三四条最厚的裹上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就在維勒先生的指导之下跑走了；在人們眼前呈現出一种古怪的景象：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渾身湿漉漉的，头上沒有帽子，两条手臂被包在身体两側，并无任何显著的目的，以每小时足足六哩的速度在田野里狂奔。

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在这种非常的場合却顾不了那些，他在山姆·維勒的催促之下保持着他的最高速度，一直跑到馬諾庄园的門口；特普曼先生比他先到了大約五分钟，并且已經把老太太吓得心里扑通扑通地乱跳，因为他的报告使她坚定不移地确信厨房里起了火——只要她的旁边有誰表現出絲毫的激昂神情，她脑子里就会活龙活現想到这种災难。

匹克威克先生直到钻进被窩为止沒有休憩一下。山姆·維勒在房里生了很旺的火，替他开来了飯；飯后端上了一碗五味酒，大喝一頓来庆祝他的安全。老华德尔不让他起身，所以他們就让匹克威克先生把床当作椅子，当了主席。第二碗第三碗继續叫来；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不覺得有風湿病的征象；这，鮑伯·索耶先生說得很中肯，証明在諸如此类的場合热五味酒是再好不过的；而假使热五味酒竟沒有发生預防剂的效力，那完全是因为病人犯了通常的过失——沒有喝足。

欢乐的聚会第二天早晨散了。分离在我們学校时代是美妙的事，但在后来的生活里却是很痛苦的。死亡、自私自利和命运

的变动，每天都在拆散許多快乐的团体，把他們分得远远的；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們并不是說現在他們这个情形就是如此；我們要告訴讀者的不过是，这团体中的人們各人回各人的家；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重新坐上瑪格尔頓馬車頂上的座位；愛拉白拉·愛倫回到了她的命定之处，不知是什么地方——我們原不妨說文克尔先生是知道的，但是我們承认我們不能这样說——总之是在她的哥哥班杰明和他的知己密友鮑伯·索耶先生的照应和指导之下罢了。

但是，在分手之前，那位紳士和班杰明·愛倫先生带着点儿神秘的神色把匹克威克先生拉到一边；鮑伯·索耶先生把食指戳戳匹克威克先生的两根肋骨之間，一举两得，旣表現了他的天眞的詼諧，又表現了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識，問他說：

"喂，老朋友，你住在哪儿呀？"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他暫时住在乔治和兀鷹飯店。

"我希望你来看我，"鮑伯·索耶說。

"那我是再快乐也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住址在这里，"鮑伯·索耶先生說，拿出一張卡片。"波洛区的兰特街；靠近蓋伊医院，对于我是很近便的，你知道。你走过圣乔治教堂就不远了——从大街上向右手轉弯。"

"我会找到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下个星期四来，把那几个家伙也带着，"鮑伯·索耶先生說："那天夜里我要約几个医学界的人。"

匹克威克先生表示他很乐于見見医学界的人；鮑伯·索耶先生告訴他那天是預备舒舒服服地集会一下，并且說他的朋友班也是与会者之一，然后他們就握手分别了。

我們覺得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要問，在这場短促的

談話进行之間，文克尔先生有沒有向爱拉白拉·爱倫讲什么私話？假使讲了，那讲的是什么？而且，史拿格拉斯先生有沒有和爱米丽·华德尔单独談話？假使談了，他又是談些什么？对于这些問題，我們的回答是，不管他們有沒有跟女士們說什么，总之他們是一直走了二十八哩沒有跟匹克威克先生或者特普曼先生說一句話，并且，他們常常叹气，拒絕喝啤酒和白兰地，显得很忧郁。假使我們的善于观察的女讀者們能够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任何滿意的推論，我們要求她們一定推論一下吧。

第三十一章

这里完全是关于法律，其中有各种
各样精通法律的偉大权威們

在法学院的各个洞穴和角落里，到处散布着黑暗而污秽的房間，在这些房間的里里外外，在假期的整个早晨，在开庭期的半个晚上，都可以看見律师們的办事員們几乎川流不息，忙得不可开交，手臂里挾着和口袋里塞着一捆捆的文件。律师的办事員有几等。有一种是訂了学徒契約的办事員，他付过一笔酬金，他的未来的远景是代理人，他和裁縫鋪子有金錢来往，收到請客帖子，认識高裴街的某家，塔維斯篤克广場的某家；他每逢长期休假就下乡看他的养着无数馬匹的父亲；总之一句話，他是办事員中唯一的貴族。有一种是拿薪水的办事員——外勤也好，内勤也好——他把每星期三十先令薪水的大部分花在个人的享乐和装飾上，至少每星期到亚德飞戏院花半价看三次戏，看过戏就

在卖苹果酒的地下室里大模大样地放荡，他的模样是半年前消灭了的时髦的恶劣讽刺画。有一种是中年的管抄写的书记，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经常穿得破破烂烂，惯于喝得醉醺醺。还有公事房的仆役，穿着他们的第一件紧身外套，他们对于日校的茶房们抱着相当轻蔑的心理，他们晚上回家的时候合伙吃干腊肠和黑啤酒；他们觉得什么都不象"生活"。办事员们种类繁多，不胜列举，但是无论怎么多法，在某些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内总可以完全看到他们，在我们上面说过的地方忙着来来去去。

这些隐僻的角落就是法律业务的公开的办事处所；在这里，发出训令，在判决书上签字，受理陈述书，还有其他许多精巧的机械在这里为了国王陛下的臣民们的苦难以及为律师们的安乐和酬劳而运转着。这些大部分是低矮的发霉的房间，里面有无数卷在过去一世纪来暗暗发潮的羊皮纸，发出一股悦人的味道，白天是和干燥的腐物的气味混合在一道，夜里是和从潮湿的斗篷、霉烂的伞、和最粗劣的牛油蜡烛发散出来的各种气味结合。

大约在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回到伦敦之后十天或者两个星期光景的一天晚上，七点半钟左右，有一个人匆匆走进了这些办公室之一，这人穿着缀着铜钮子的褐色上衣，长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他那磨掉了散的帽子下面，污秽的褐色裤子紧紧地用带子扎在半统靴上，以致他的膝头随时有挣破裤管露出来的危险。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片狭长的羊皮纸，由主管人员在上面盖了一个模糊难辨的黑色的戳子。于是他又拿出四张同样大小的纸，每张上面都印着同那张羊皮纸上一样的文字，文字中留了写一个人名的空白；把空白填写好，把五个文件都放进了口袋，他就连忙走了。

这位穿褐色上衣、口袋里放着神秘的文件的男子，不是别

人，正是我們的旧相識，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的道孙和福格事务所的杰克孙先生。然而他并不回到他的来处，回到那个事务所去，却徑自走向太阳胡同，一直走进乔治和兀鷹飯店，打听有沒有一位匹克威克先生住在里面。

“湯姆，把匹克威克先生的当差叫来，”乔治和兀鷹的酒吧間女侍者說。

“不用麻煩，”杰克孙先生說，“我是办公事来的。假如你們告訴我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間，我就自己可以进去。”

“尊姓呀，先生？”侍者說。

“杰克孙，”这位办事員回答。

侍者上楼去通报；但是杰克孙先生省了他的麻煩，紧跟着他上楼，侍者还沒来得及說出一个字，他就一直走进了房間。

那天匹克威克先生正請了他的三位朋友吃飯；杰克孙先生出現的时候，他們正圍炉而坐，在喝葡萄酒。

“好嗎，先生？”杰克孙先生說，对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

那位紳士鞠了一躬，显得有点惊訝，因为杰克孙先生的相貌已經不留在他的記忆中了。

“我是从道孙和福格事务所来的，”杰克孙先生用解釋的声調說。

一听見这話，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来。“我請你去找我的代理律师，先生；格雷院的潘卡先生，”他說。“侍者，带这位紳士出去。”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杰克孙說，不慌不忙地把帽子放在地板上，从口袋里拿出羊皮紙来。“但是由办事員或者代理人专誠拜訪，在这类情形之下，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在一切法律形式上，先生，再也沒有比慎重更重要的了？”

说到这里，杰克孙先生把眼光落在羊皮纸上；然后把两手搁在桌上，带着动人的、有说服力的微笑向大家看了一眼说，"哪，来吧；不要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点小事都说不了一句话。你们哪一位叫史拿格拉斯呀？"

史拿格拉斯先生听见这句话，非常露骨和显而易见地吃了一惊，所以其他的答复是不需要的了。

"啊！我想是你呵，"杰克孙先生说，态度更温柔了。"我有点儿小事麻烦你，先生。"

"我！"史拿格拉斯先生叫。

"不过是一张传票，请你在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替原告做个证人，"杰克孙回答说，从那些纸张里选出一份，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先令。"大审期之后就开庭，我们希望是在二月十四日；这是个特别陪审团案件，该有十二个陪审官才有了十个呢。这是你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杰克孙说了这话，就把羊皮纸送到史拿格拉斯先生眼前，把传票和先令塞在他手里。

特普曼先生正在沉默的惊讶之中看着这一切的时候，杰克孙就突兀地转过来对他说：

"我想假使我说你叫特普曼的话不见得错吧？"

特普曼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但是从那位绅士的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没有得到叫他否认的鼓励，就说：

"是的，我是叫特普曼，先生。"

"另外那位绅士是文克尔先生了，我想？"杰克孙说。

文克尔先生吞吞吐吐地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两位绅士立刻每人都被快手快脚的杰克孙先生送了一片纸和一个先令。

"哪，"杰克孙说，"恐怕你们要嫌我麻烦了，可是我还要找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这里有塞缪尔·维勒的名字

呢，西克威克先生。”

“侍者，叫我的当差来，”西克威克先生說。侍者大为惊奇地去了，西克威克先生招呼杰克孙坐下。

一陣痛苦的停頓，但終于由那位无辜的被告打破了。

“我想，先生，”西克威克先生說，他一說話，就憤慨起来；“我想，先生，是你的东家想用我自己的朋友的証明来坐实我的罪名吧。”

杰克孙先生用食指在鼻子的左側敲了几次，① 表示他不想在那里泄露监獄里的秘密，只开玩笑地說：

“不知道，难說。”

“那末为什么呢，先生，”西克威克先生追問，“假使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为什么給他們傳票？”

“你的手段非常好，西克威克先生，”杰克孙回答說，慢騰騰地点着头。“但是那沒有用。試試倒沒有关系，不过你却不能从我口中得到什么。”

杰克孙先生說到这里，又对大家微笑了一次，把左手的大拇指按在鼻尖上，用右手在周圍画个圓圈，仿佛在轉一架想像中的咖啡磨子，表演了一出非常优美的哑剧（那时候很風行，可惜現在几乎絕迹了），那玩艺儿通常是叫做“上磨”。②

“算了，西克威克先生，”杰克孙作結論說；“潘卡那一批人一定猜得出我們弄这些傳票干么。倘使猜不出；他們等到开庭的时候自然曉得。”

---

① 英俗，在什么东西的左边，是不好的或不吉兆的意思。敲敲鼻子左側，暗示要倒楣。

② 上磨（Taking a grinder）：一种滑稽的手势，做法已如文中所述，意思是向对方表示“你不用轉我的念头”。

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的不速之客投射了极其鄙夷的眼光，而且很可能对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破口大駡一頓，要不是山姆恰巧在这时走了进来使他打住的話。

“塞繆尔·維勒嗎？”杰克孙詢問地說。

“算是你好多年来說的話里頂对的一句了，”山姆回答，态度极其鎮静。

“这里有你一張傳票，維勒先生，”杰克孙說。

“那用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山姆问。

“这是原本，”杰克孙說，避开了所要求的解釋。

“哪一張？”山姆說。

“这个，”杰克孙答，晃动着那羊皮紙文件。

“啊，那是原本，是嗎？”山姆說。“唔，我很高兴看見了原本，因为这是很叫人滿意的事，叫人放心得很了。”

“这是一先令，”杰克孙說。“是道孙和福格給的。”

“道孙和福格眞是了不得地漂亮呵，跟我这么沒有交情，还送礼来，”山姆說。“我认为这是非常高貴的礼物，先生；对于他們这是非常光荣的事，因为他們受了人家的好处知道怎样报答人家的功劳。而且，这眞打动人的心哪。”

維勒先生說过之后，用上衣的袖子在右眼上輕輕擦一擦，模仿演員們表演家庭間的悲慘場面的时候那种最受人贊賞的一手。

杰克孙像是被山姆的言論和行为弄得有点惶惑；但是，既然已經送掉了傳票，沒有別的話要說了，所以他就装腔作势地戴上那一只他平常不戴、只是拿在手里装派头的手套，回事务所报告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那一夜几乎沒有睡着；他回想到关于巴德

尔太太的官司的那件不愉快的事。第二天早晨他按时吃了早餐，就叫山姆陪着上格雷院广場去。

"山姆！"他們走到乞普賽德的尽头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回过头來說。

"先生？"山姆說，跨一步走到主人旁边。

"走哪条路？"

"走新門街。"

匹克威克先生幷不立刻轉弯，却茫然地对山姆臉上看了几秒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呀，先生？"山姆問。

"这場官司，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預料在下个月十四号，就要开庭了。"

"那是很妙的巧合，先生，"山姆答。

"怎么說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范倫泰节日呵，先生，"山姆答；"眞是审毁棄婚約案件的好日子。"①

維勒先生的微笑幷沒有在他主人的臉上引起高兴的容光。匹克威克遽然轉过身去，默默地居前而行。

他們这样走了一程，匹克威克先生以小而急的步子居先，沉浸于深思之中，山姆跟随在后，带着一副极其可妒可羡的对一切都滿不在乎的神气；忽然，那位老是特别热心于把自己所知道的隱秘消息报告給主人的山姆，加快脚步赶到匹克威克先生的背后，指着他們正經过的一个人家，說：

"那是个很出色的猪肉鋪子呵，先生。"

---

① 范倫泰（Valentine）：罗馬时代的基督教殉教士，相傳被杀于二月十四日。英国古俗，于是日拈鬮擇情人。又相傳鳥类每年开始于是日擇配。

“唔，好像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有名的香腸制造厂，”山姆說。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嗎！”山姆有点儿气憤地重复他的話說；“我却认为它是哪。嘿，先生，保佑你的天真的眉毛，那就是四年之前一个可敬的商人神秘地失了踪的地方。”

“你不見得是說他被人勒死了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連忙四面看看。

“不，我不是这意思，先生，”維勒先生答，“我倒希望我能这样；因为事情比这个坏得多哪。他是那个鋪子的主人，先生，是那有永远具有专利权的香腸蒸气机的发明人；那机器是，假使有一块人行道上的大石头太靠近了它，它会把它吞下去，容容易易地磨成香腸，就像是个嫩娃娃一样。他是很得意这机器的，而那是当然的罗；所以他常常到地窖子里站着看它开足了馬力磨着，直到高兴得十足忧郁起来。他除了这个机器，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子，先生，要不是他的老婆是个非常不要脸的潑妇的話，他眞算得是个很幸福的人了。她老是跟着他一步不离，在他耳边嘰嘰呱呱个不休，弄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我对你老实說吧，我的亲爱的，’有一天他說；‘要是你坚持这么鬧下去的話，’他說，‘我要不上美国去，我就不是人，这是眞的。’‘你是个懶鬼，’她說，‘我希望美国人生意兴隆。’接着她又不住嘴地把他駡了半个钟头，随后跑进鋪子后面的小房間鬼叫，說他簡直要她的命，这么发作了整整三个钟头——有一陣子完全是又叫又踢。唔，第二天早上，丈夫不見了。他沒有从抽屜里拿一样东西——連大衣都沒有穿——所以很明显，他并沒有上美国。第二天沒有回来；第二个星期也沒有回来；老板娘登了广告，說是只要他回来，

一切都不追究(这是很寬大的，因为他什么也沒有做，她倒不追究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沟都掏了；以后两个月，每逢掏到一个尸首，就当件正經事似的抬到香腸鋪子去。可是一个都不是的；所以大家都說他是跑掉了，她也照常做着生意。一个星期六晚上，一个矮矮瘦瘦的老紳士跑到那鋪子里，很兴奋地說：'你是这里的老板娘嗎？''是呀，'她說。'唔，老板娘，'他說，'我是来告訴你，我和我家里人可不打算給什么东西噎死的呵。还有呢，老板娘，'他說，'請你允許我說一句，旣然你們不肯用頂好的肉做香腸，那末我想你們不妨用点牛肉，因为牛肉也不比鈕子貴多少呀。''鈕子，先生！'她說。'鈕子呵，老板娘，'那矮小的老紳士說，打开一包紙，露出二三十顆半爿头的鈕子。'褲子鈕扣作香腸的作料可不錯呀，老板娘。''是我丈夫的鈕子呀！'寡妇說，要暈过去了。'什么！'矮小的老紳士喊，臉色非常灰白。'我懂了，'寡妇說，'他一时之間发了神經，就冒冒失失把自己做成了香腸！'他正是这样的罗，先生，"維勒先生說，緊盯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吓得不成样的臉孔，"要不然就是把他拖进了机器；但是不管怎么吧，总之，那位一生一世特别欢喜香腸的小老头儿发疯似的冲出了鋪子，从此以后就不知去向！"

在讲这段关于私生活的悲慘事件的时候，主僕两人走到了潘卡先生的房間。劳頓先生正把門半开着，在和一个衣服汚垢、神色可怜、穿着破了头的鞋子和沒了手指的手套的男子談話。那人的瘦长的飽經忧患的臉上带着貧穷困苦的——几乎是絕望的——痕迹；匹克威克先生走近的时候，他向樓梯口的黑角里退縮，显然是覺到自己的穷相。

"非常地不幸呵，"那客人說，叹一口气。

"非常，"劳頓說，用笔在門框上乱塗他的名字，然后又用羽

毛擦掉。“你要不要我給你轉达什么呢？”

“你想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客人問。

“完全說不定的，”劳頓答，当客人低下眼睛看着地面的时候，他就对匹克威克先生霎霎眼睛。

“你覺得我等他是沒有用的吧？”客人說，不甘心地对办公室里張望。

“呵，自然，我想是一定沒有用的，”那位办事員回答，稍稍移向門口的中央。“他这个星期是一定不会回来的，下个星期还說不定；因为潘卡每次下了乡总是不急于回来的。”

“下了乡！”匹克威克先生說；“啊呀，多么不幸！”

“不要走，匹克威克先生，”劳頓說，“有一封信要給你。”那个客人似乎犹疑不决，又低头看着地面，于是办事員偸偸地向匹克威克先生霎霎眼睛，像是暗示有一件很妙的幽默的事情正在进行；但那究竟是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却无論如何也猜不透。

“进来吧，匹克威克先生，”劳頓說。“那末，你要我轉达什么嗎，华廸先生，还是你再来呢？”

“請他务必通知一声我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那人說；“看上帝面上不要忘掉呵，劳頓先生。”

“不，不；我不会忘掉的，”办事員答。“进来吧，匹克威克先生。早安，华廸先生；这个天气步行很好呵，是嗎？”他看見那客人仍然逗留未去，就招呼山姆·維勒跟他主人进来，随即当着那人的面把門关了。

“我相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决沒有像这穷鬼这么討厌的人！”劳頓說，像受了損害的人的样子把手里的笔摜开。“他的案子送到法院里还沒有满四年，而他——該死的东西——他却一个星期要来麻煩两次。这边来吧，匹克威克先生。潘卡在家，他

要見你的，我知道。冷得要命，"他恨恨地加上一句，"站在門口跟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流氓浪費时間！"这位办事員用一根特別小的撥火棒猛然撥起了一片特別大的火之后，就領路走向他的上司的私室，通报匹克威克先生來訪。

"啊，我的好先生，"矮小的潘卡先生說，連忙从坐椅上起身；"唔，我的好先生，你的事情有什么消息嗎——呃？关于我們的在弗利曼胡同的朋友有什么新消息嗎？他們并沒有睡覚，我是知道的。啊，他們是非常精明的家伙呵——眞是非常精明的。"

这位小矮子說完之后，吸了一大撮鼻烟，作为对于道孙和福格两位的精明表示称頌。

"他們是大流氓，"匹克威克先生說。

"呃，呃，"小矮子說，"那是各人的見解問題，你知道呵，而我們并不在字眼上爭执；因为当然不能希望你用专門的眼光來看这种問題。那末，我們已經把一切必需的都做了。我聘好了史納宾大律师。"

"他是个好人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好人！"潘卡回答說；"上帝保佑你的心和灵魂，我的好先生，史納宾大律师是他这一行里的头等角色。法庭上的本事比任何人要好三倍——每件案子都參加。你对外面人，不要說；但是我們——我們本行的人——都說史納宾大律师牵着法庭的鼻子。"

小人儿說了这話之后又吸一撮鼻烟，对匹克威克先生神秘地点点头。

"他們給我三个朋友送了傳票，"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他們当然会这样的，"潘卡回答。"重要的証人，看見你那次微妙的处境的。"

"可是她是自己昏厥过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她自己投到我怀里来的。"

"很像是的，我的好先生，"潘卡先生回答；"很像，也很自然。再像不过了，我的好先生——真是。可是誰来作証呢？"

"他們也給我的僕人一張傳票，" 匹克威克避开上面那一点說；因为潘卡先生所提出的問題使他有点說不出話来。

"是山姆？"潘卡說。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是。

"当然罗，我的好先生；当然罗。我知道他們会这样的；一个月之前我就可以呌你知道的。你知道嗎，我的好先生，假使你把事情委托了律师之后又要自作主張，那你就也要自食其果。"說到这里，潘卡先生怀着自觉的尊严挺一挺腰，从衬衫褶襉上拂掉些鼻烟屑。

"他們要他去証明什么？" 匹克威克先生沉默了两三分钟之后說。

"我想是說你差他到原告那里去提議和解，"潘卡答。"不过那沒有多大关系；我不相信人家会从他嘴里弄到多少东西。"

"我想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虽然煩恼，但是想像山姆出庭作証的情景不禁发笑起来。"我們用什么办法呢？"

"我們只有一个办法，我的好先生，" 潘卡先生答；"反詰証人；信任史納宾的口才；把灰投在审判官眼里；把我們自己投在陪审官面前。"①

"假設判决于我不利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潘卡先生微微一笑，大大地吸了一撮鼻烟，撥撥火，聳聳肩，

① 撒灰在眼睛里，意为蒙蔽；投身于陪审官，意为听凭发落。

含意深长地保持着沉默。

“你以为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是一定要付損失賠償金的了?”匹克威克先生很严肃地观察了一番他那簡捷的无声的答复之后說。

潘卡又把炉火非常不必要地撥动一下,說,“恐怕是要的。”

“那末对不起,我告訴你,我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是无論如何不付賠償金,”匹克威克先生极其强調地說。“一个錢也不付,潘卡。我的錢是一鎊一便士也不进道孙和福格的腰包。那是我經过深思熟虑而决不更改的决定。”匹克威克先生把面前的桌子用勁一捶,来証实他的立意的不可更改。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呵,”潘卡說。“自己当然是知道得最清楚呵。”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史納宾大律师住在什么地方?”

“在林肯院广場,”潘卡答。

“我想去看他,”匹克威克先生說。

“去看史納宾大律师嗎,我的好先生!”潘卡先生說,大吃一惊。“噓,噓,我的好先生,不可能的。去看史納宾大律师!保佑你,我的好先生,这种事情从来沒有听說过的,除非先付了顾問費,并且先約定了时間。那是办不到的,我的好先生;办不到的。”

然而匹克威克先生却认定那不但可以办得到,而且应該办得到。所以結果,他听了一定不可能的断語之后的十分钟之內已經由他的代辯人带到偉大的史納宾大律师的公事房的外間。

那是一个相当寬大的沒有地毯的房間,有一張大写字台放在靠火炉的地方,桌面上的粗呢,除了被墨水的污漬掩蔽了它的本来色彩的部分,早已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綠色,而由于灰尘和年

岁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灰色。桌子上面有无数小卷的紙張，都用紅带①扎着；桌子后面坐一位上了年紀的办事員，他的光滑的面孔和沉重的金表鏈强有力地暗示出史納宾大律师的业务是多么发达和得利。

“大律师在家嗎，馬拉德先生？”潘卡先生說，极其恭敬有礼地送上自己的鼻烟壶。

“在家，”他回答，“但是他忙得很。你看，这么些案子，他一个还沒有給意見；而这些是都付过办理費的。”办事員一边微笑一边說，吸了一撮鼻烟，他那津津有味的样子像是鼻烟使他欢喜又像是费用使他高兴。

“好生意經呵，”潘卡說。

“是呀，”律师的事务員說，拿出自己的鼻烟壶，非常和藹地递給潘卡；“而最好的一点是，除我之外世上沒有誰认得大律师的字迹，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等他提出意見之后还要等我抄写出来，哈——哈——哈！”

“那末我們就知道除了大律师还有誰要当事人多破費几个了，呃？”潘卡說；“哈，哈，哈！”听了这話，大律师的办事員又笑起来——那不是一种响亮喧嘩的笑，而是低沉的内在的格格的笑声，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欢喜听的。当一个人內部出血的时候，对于他自己是危險的事；但是当他內部发笑的时候，对于别人却也沒有好处。

“你还沒有把我应該付的費用开出来吧，是嗎？”潘卡說。

“唔，还沒有，”办事員答。

“請你开来吧，”潘卡說。“我接到賬单之后就送支票来。可、

① 英国那时官場习惯，公文都用紅带捆扎，律师的办公室內亦是如此。故“紅带”也可解釋为“官样文章”、“官僚习气”。

是我看你是太忙着收現款，所以沒工夫去想到欠賬的人了，呃？哈，哈，哈！"这句俏皮話似乎很叫办事員高兴，所以他又暗自享受了一下那种无声的笑。

"但是，馬拉德先生，我的好朋友，"潘卡說，突然复归于庄重，拉着对方的衣襟把那偉人的偉人拖到角落里；"你一定要劝大律师接見我和我这位当事人。"

"嘿，嘿，"办事員說，"那倒不坏呀。要見大律师！嘿，那是太荒唐了。"然而尽管这个提議很荒唐，办事員还是让自己被輕輕地拉到匹克威克先生听不見的地方；經过一番耳語式的簡短談話之后，他就輕輕地走进一条黑暗的小过道，隐沒在那位律师界的泰斗的圣殿；不久踮着脚尖走回来，对潘卡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說，大律师被說服了，打破一向的慣例，答应立刻接見。

史納宾大律师是一位瘦长面孔、面带病容的男子，大約四十五岁，或者如一般小說所說的，也許是五十岁。他那双沒有神采的肿眼睛，是常常可以在那种从事乏味而辛苦的研究多年的人們头上看到的；而且无需乎那套在頸子上的用黑色闊絲带吊着的眼鏡，就足以告訴一个陌生人他是非常地近視了。他的头发稀疏而柔軟，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沒有花費很多的时間去修飾，一部分是因为二十五年来常带着那挂在他身旁一只架子上的出庭用的假发。上衣領子上的发粉的痕迹，和頸子上的洗得不清洁、結得不成样的白領巾，显出他离开法庭之后还沒有得到空閑时間来换一下服装；而他的衣服的其他部分的不整洁的样子，也可以叫人看出，纵使他有时間，也不能使他的仪表改善多少。有关业务的书籍，一堆堆的文件，拆开过的信，散乱在桌上，毫无秩序，也毫无加以整理之意；房里的家具旧得很，东倒西歪的；书橱的門的鉸鏈已經朽坏；走一步就从地毯里飞出一陣陣的尘土；遮

窗板由于年岁和污垢而变成黄色；房里的每件东西都明白无疑地表示，史納宾大律师太专心业务，所以对于个人的享受不大注意了。

当事人进房的时候，大律师正在写什么；匹克威克先生由潘卡先生加以介紹之后，他就对他心不在焉地鞠了一躬；随后打手势請他們坐下，小心翼翼地把笔插进了墨水台，就抱着左腿，等待人家开口。

“史納宾大律师，匹克威克先生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子里的被告，”潘卡說。

“那案子聘請了我，是嗎？”大律师說。

“是請了你呀，先生，”潘卡答。

大律师点点头，等待别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急于要拜訪你，史納宾大律师，”潘卡說，“是为了在你着手处理这案件之前告訴你，他否认这件控訴他的案子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他絕不賄賂，并且凭良心深信拒絕原告的要求是对的，不然，他是根本不出庭的。我相信我正确地傳达了你的意見；不是嗎，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对匹克威克先生說。

“十分正确，”那位紳士答。

史納宾大律师打开眼鏡，举到眼睛上，怀着很大的好奇对匹克威克先生看了几秒钟之后，掉头对潘卡先生說，一面微微地笑着：

“匹克威克先生的案情是很有把握的嗎？”

代理人聳聳肩头。

“你們打算找些証人嗎？”

“不。”

大律师臉上的微笑更明显了些，他的腿搖得更猛烈了些，随

后，向安乐椅的靠背上一躺，咳嗽一声，显出颇为怀疑的样子。

大律师对这案子的预感的征象虽則輕微，匹克威克先生却沒有忽略。他把眼鏡——他是通过它注意到律师让自己流露出来的感情表現的——更紧些撳在鼻子上，于是完全不顾潘卡先生皺眉头霎眼睛的种种劝阻，用很大的勁說：

"我为了这样的目的来拜訪你，先生，我相信，在像你这样一位必然而然見識过許多这类事情的先生看来，一定是很少有的事吧。"

大律师努力要严肅地对火炉看着，但是那种微笑又回到了臉上。

"你們这一行业的紳士們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看見人性的最坏的一面——它的爭执、它的恶意和它的仇恨，一切都是現在你們面前。你們根据法庭上的經驗知道（我不是輕視你或者他們）效果是如何重要；而你們往往把使用某些工具的欲望委之于抱着欺騙和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别人；怀着純粹誠实和高尙的目的而且有为当事人尽力做去的可佩願望的你們，由于經常运用这些工具的緣故是非常熟习它們的性质和价値的。就这一点說，我眞的相信不妨应用一种粗俗而很流行的批評，說你們这一种人是多疑的、不信任的、过慮的。我明明知道，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你說这样的話是不利的，但是我来拜訪是因为要叫你清楚地了解，正如我的朋友潘卡先生所說的，我是无辜被誣告的；同时，虽然我非常明了你的帮助有无可估量的价値，但是，先生，我不得不請你允許我說一句，除非你誠懇地相信这一点，否則与其获得你的大才的助益我宁可丧失它們。"

我們不得不說这是匹克威克先生特有的非常令人厌倦的議論，在这套議論距离完結尙远的时候，大律师早已沉入心不在焉

的状态了。但是隔了几分钟之后——这期間他已經重新拿起了他的笔——他似乎又意識到他的顾客的在場；于是抬起头来不看着紙，有点不高兴地說：

“是誰帮我办这案子？”

“春箕先生呵，史納宾大律师，”代理人回答說。

“春箕，春箕，”大律师說；“我从沒有听見过这名字。他一定是个很年輕的人。”

“是的，他很年輕，”代理人答。“他不久之前才出庭办事情的。让我想想看——他在法庭上还不到八年哪。”

“啊，我想是的嘛，”大律师說，那种怜憫的声調好像平常人說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幼小的孩子一样。“馬拉德先生，去請——請——”

“春箕先生，他在荷尔蓬胡同，格雷院，”潘卡插上去說。（順便說一句，荷尔蓬胡同即現在的南广場。）“記住，是春箕先生；請告訴他，假使他能够来一下，我很荣幸。”

馬拉德先生去执行他的任务；史納宾大律师沉入心不在焉的状态，直到春箕先生被介紹相見。

他虽然是个嬰儿一般幼稚的律师，却是个完全成长的男子。他的态度非常神經质，說話时带着苦巴巴的迟疑；那似乎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羞惧的結果，那是出于“只好低头”的自覚，因为缺乏財产、势力、关系或者老臉皮的原故。他被大律师慑服住，对潘卡先生是恭而敬之。

“以前还沒有拜識过呵，春箕先生，”史納宾大律师說，带着傲慢的謙虚。

春箕先生鞠了一躬。他倒是拜識过大律师的，并且还怀着一个穷苦人的妒忌羡慕了他八年零三个月了。

"你是和我一同办这个案子的吧，我想？"大律师說。

假使吝箕先生是一位富人，他会立刻叫他的事务員来問問；假使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会把食指摸着額头，努力記忆，到底在他的不胜計数的聘約中間有沒有这一件；但是他既不富有又不聪明(至少在这种意味上說)，所以他紅了臉，鞠了一躬。

"你看过那些文件沒有，吝箕先生？"大律师問。

又是一样，吝箕先生应該說他已經把这案子的詳情忘掉；可是他自从受聘为史納宾大律师的下手以来，案件的进行中送到他面前来的全部文件他都讀过，而且两月以来无論走路或睡覚都是专心一意地想着这些，所以他只是更加紅了臉，又鞠了一躬。

"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大律师說，把手里的笔向那位紳士站着的那面一揮。

吝箕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那种恭恭敬敬的态度会叫一个初次打官司的当事人永远不忘記；随后他又轉过身去向他的領袖垂着头。

"也許你可以把匹克威克先生带去吧，"大律师說，"嗯——嗯——也許匹克威克先生有什么話要說給你听的。我們将来要商量一下，当然罗。"这样暗示了他已經被打扰得够长久之后，这位早已越来越心不在焉的史納宾大律师就把眼鏡在眼上戴了一下，微微地向周圍哈哈腰，重新更专心地埋头研究桌上的案件了；那是一件永无休止的訴訟，起源于大約一世紀前病故的某人的一件行为，他曾經封閉了一条小路，而那小路是一头从来沒有人走进、另外一头从来沒有走出的。

吝箕先生不肯走出任何一扇門，除非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先他而出，所以費了很多时間大家才走到广場上；到了广

場的时候，他們就在場上走来走去，討論了許久，結果认为判决究竟如何是很难說的；誰也不能預料訴訟的結果；他們沒有让对方請到史納宾大律师是非常幸运的事；还有其他可虑和可慰的論点，不外是这类事情所常有的那些。

于是維勒先生被主人从持續了一小时的甜蜜睡眠中喚醒；他們和劳頓說了再会，就回市区去了。

第三十二章

比历来的宫廷記者都远为詳尽地描写一个单身汉的宴会——鮑伯·索耶先生在他波洛的寓所請客的情形

在波洛的兰特街有一种宁靜的气氛，給人一种輕微的忧郁感。这街上老是有許多房屋出租；而且这是一条偏僻小街，它的沉悶是使人宁靜的。按照严格的定义来說，兰特街的房屋不配称为第一流的住宅；然而它是最令人中意的地点。倘使有人要超脫尘世的嚣煩，要避开誘惑，要置身于沒有引誘他窺探窗外的任何可能性的地方，那么我們劝他无論如何要到兰特街去。

在这幸福的隐僻处所住了少数浆衣匠，一些訂书工人，破产法庭的一两个监獄官吏，几个雇佣于船塢上的小戶主，数得出的几个女服裁縫，还夹杂几个包工的裁縫。大部分居民不是把精力用在出租有家具的房間，就是献身于那有益健康、增加气力的事业——斩肉。这街上的沉靜的生活的主要征象是綠色的百叶窗、召租条子、黄銅門牌和門鈴把手；活跃的东西的主要标本

是酒店里的下手茶房、做松餅的青年人和烤馬鈴薯的人。人口是流动的，常常有人到四季結賬日就不見了，而且通常是在夜里。國王陛下的賦稅是難得在这幸福之谷征收到的；租額是不規定的；自来水是常常停的。

鮑伯·索耶先生在約定了請匹克威克先生的那天晚上，老早就裝飾了他的二层前楼的火炉的一边；另外一边却是班·爱倫先生收拾的。接待客人的准备似乎已經完成。过道里的雨伞已經堆到后房的門外的小角落里；女房东的女僕的帽子和披肩已經从扶梯上拿掉；靠街的大門口擦鞋毯上不过是两双木屐；一支厨房用的蜡烛，豎着一根很長的灯芯，在楼梯口的窗台上活潑地燃着。鮑伯·索耶先生亲自到大街上的地下酒店买了酒，而且赶在送酒的人之前回了家，停止送錯人家的可能。五味酒預先在臥室里的一口淺鍋里准备好；一張鋪着綠色粗絨台布的小台子已經从客堂借了来，預备打牌用的；这一家所有的杯子，以及特地从酒店里借来的一些，都排列在一只淺盘里，放在門外面的楼梯口。

这一切布置虽然是非常令人滿意的，然而坐在火炉旁边的鮑伯·索耶先生臉上却罩着一层阴云。不仅如此，紧盯着炉子里的煤火发楞的班·爱倫先生，臉上也有一种同情的表情；他打破長久的沉默开口說話的时候，声調里也带着忧郁：

"眞是倒楣，她偏偏在这时候发作起来。她至少应該等到明天呀。"

"那是她刻毒呵；那是她刻毒呵，"鮑伯·索耶先生暴躁地回答說。"她說既然我請得起客，就应該付得出她那笔混賬的'小小的賬目'。"

"拖了多少时候了？"班·爱倫先生問。順便說一句，所謂賬

目，实在是人类历来的天才所創造的一个最特異的火車头，它可以“拖”过人的最长的寿命，决不会无緣无故自动停止一下。

“不过是一个月零几个星期的样子，”鮑伯·索耶先生答。

班·爱倫先生絕望地咳嗽一声，朝火炉頂上的两根鉄条之間若有所覺地看了一眼。

“假使他們都来了之后，她偏在那时候闖了出来，那不是糟糕透了嗎？”班·爱倫終于說。

“可怕，”鮑伯·索耶答，“可怕。”

輕輕的叩門声。鮑伯·索耶先生对他的朋友含有深意地看看，說了声請进；于是，一个穿黑色棉紗袜子的、骯髒的、邋里邋遢的姑娘——人家会认为她是一个穷困不堪的衰老垃圾夫的沒人管的女儿——伸进头来說：

“对不起，索耶先生，賴得尔太太要跟你說話。”

鮑伯·索耶先生还沒有来得及回答，女孩子一扭就不見了，仿佛是有人在她背后用劲推了一把；这神秘的退場剛剛完了，門上又响起了敲門声——这是一种銳利的敲声，似乎是說：“我来了，我就进来了。”

鮑伯·索耶先生带着穷酸的恐惧神色看了他朋友一眼，又喊了一声“进来”。

这一声招呼根本是不需要的，因为鮑伯·索耶先生还沒有开口之前，一个矮小凶狠的女人已經跳进房来，激昂得全身发抖，忿怒得滿臉发青。

“啊，索耶先生，”矮小凶狠的女人說，强作鎮靜，“假如你发发慈悲把我这笔小小的賬付了，我就謝謝你，因为我今天下午要付房錢哪，房东現在正在下面等着。”說到这里，那矮小女人搓搓手，把視綫越过鮑伯·索耶先生的头頂緊盯着他后面的墻壁。

"我是非常地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恭恭敬敬地说，"但是——"

"啊，那倒没有什么麻烦。"矮小的女人答，发出一声尖锐的嗤笑。"今天以前我不一定要这笔钱；至少，保存在你那里和保存在我这里是一样的，因为反正是给我的房东。你答应我今天下午还账的，索耶先生；在这里住过的每一位绅士都守信用，因为无论谁既然自称绅士，就当然应该如此啊，先生。"赖得尔太太昂昂头，咬咬嘴唇，更用力地搓搓手，对墙壁更固执地紧盯着。显而易见，当鲍伯·索耶先生用东方寓言的方式说话的时候，她是发起火来了。

"我是非常地抱歉，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说，卑恭得无以复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我今天上城是失望而回；"——所谓城真是个奇异的地方，常常有数量可惊的人在那里失望呢。

"哦，但是，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说，牢牢地站在凯得敏斯特花绒地毯的一棵紫色的花椰菜上，"那干我什么事呢，先生？"

"嗯——嗯——我相信，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避而不答她的问题，"在下星期三之前就可以把这事解决得妥妥当当，而以后就可以按照比较好的方式进行下去。"

这正是赖得尔太太所需要的。她奔到不幸的鲍伯·索耶的房里来，就是一心想发作一下，明知道讨账的事是一定不会成功，只会失败。由于她刚在厨房前间同赖得尔先生初步交锋过几句，所以她小小发作一遍是可以无伤大雅的。

"那末你以为，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说，提高喉咙叫邻居们都听见，"你以为我要一天又一天地让人白占着我的房子，不但决不想付房钱，连买新鲜奶油和方糖给他吃早饭的钱，还有每

天送到大門口的牛奶錢都不付嗎？你以为一个辛辛苦苦勤勤懇懇的女人，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的一个女人（十年在对街，九年零九个月就在这座房子里），她就沒有別的事可做，只好替一些懶鬼白干到死，让他們永远抽烟喝酒和游蕩，他們本来倒应該用手做点什么来想法还債？你以为——"

"我的好人，"班杰明·爱倫先生劝慰地插嘴說。

"請你把意見留着說給自己听吧，先生，"賴得尔太太說，突然打住她的言語的激流，用动人的緩慢而庄严的口吻对第三者說起来。"我并不知道，先生，你有任何权利向我說話。我想我并沒有把这房子租給你呵，先生。"

"当然罗，你沒有租給我，"班杰明·爱倫先生說。

"很好，先生，"賴得尔太太答，带着傲慢的客气。"那末，先生，也許你还是自管自地只去弄断医院里的可怜人的手臂和腿子好，先生，否則的話，說不定这里有人就要管你了，先生。"

"可是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呵，"班杰明·爱倫先生进諫說。

"我請你原諒，青年人，"賴得尔太太說，气得冒一陣冷汗。"請你再这样叫我一遍吧，好不好，先生？"

"我說那个字眼并沒有什么得罪你的意思呵，太太，"班杰明·爱倫先生答，替自己想想有点不舒服起来。

"对不起，青年人，"賴得尔太太用更大、更断然的声調质問說。"你所謂的女人是說誰呀？你那是指我嗎，先生？"

"唉，保佑我的心！"班杰明·爱倫先生說。

"你是不是說我，我問你，先生？"賴得尔太太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話說，把門一推，开得大大的。

"嗳，当然是的呵，"班杰明·爱倫先生答。

“是嘛，你当然是的，”赖得尔太太说，逐渐退到门口，把声音提到最高度，特地为了让厨房里的赖得尔先生听见。“是嘛，你当然是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在我自己家里侮辱我，同时我的丈夫却坐在楼下睡觉，就把我当作街上一条狗似的毫不介意。他自己应该觉得羞呵（赖得尔太太说到这里抽咽一下），让他的妻子受这班年轻的剜割活人身体的东西、这班叫公寓坍台（又抽噎一下）的东西这样对待，让她受尽人家的凌辱；他是个下贱的没有骨气的胆怯鬼，不敢上楼来对付这些流氓气的人——不敢——不敢上来！”赖得尔太太住了嘴，听听是否这些反复的辱骂已经激动了她的配偶；她发现那并未成功，于是带着数不清的抽噎赶下楼去：这时候，大门上发出连续两下的叩击声：因此她就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哭泣，还带着悲哀的呻吟，这样延长到敲门声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种不可控制的精神痛苦之中，把全部雨伞统统掼在地上，钻进了后客堂，吓人的砰一声带上了门。

“索耶先生住在这里吗？”大门开了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的，”女仆说，“二楼。走上楼梯之后，你面前那扇门就是。”这个在塞土克的土著之间长大的女仆这样指点过之后就走下厨房的阶梯去了，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十分满意自己，以为她把在那种情景之下可能需要她做的都做了。

史拿格拉斯先生最后进来，虽然白费了不少手脚，终于扣上了门链，关上了大门；朋友们蹒跚地爬上了楼，才受到鲍伯·索耶先生的接待，他不敢下楼迎接，因为怕赖得尔太太忽然从半路杀出来。

“诸位好吗？”那位狼狈的学生说——“很荣幸——当心那些杯子，”这一句是提醒匹克威克先生的，因为他把帽子放在那浅

盘里了。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原諒啊。”

“不要介意，不要介意，”鮑伯·索耶說。“我这里的房子实在太小了点儿，但是你們假使去看一个年輕的单身汉，那是一定不能計較这些的了。請进。你們以前見过这位紳士的吧，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和班杰明·爱倫先生握手，他的朋友們也照样做。他們剛剛各自就座，又听見一連两声的敲門声音。

“我希望是杰克·霍布金斯！”鮑伯·索耶先生說。“听。是他。上来，杰克；上来，”

楼梯上傳来一陣沉重的脚步声，杰克·霍布金斯出現了。他穿了一件黑天鵝絨背心，上面有黑地白点的鈕子，藍色条紋的衬衫上装了白色的假領。

“你迟到了，杰克！”班杰明·爱倫先生說。

“在巴騷洛繆家里耽擱了，”霍布金斯答。

“有什么新聞嗎？”

“沒有什么特別的。只是有个挺好的偶然事件，已經送到臨时病房里了。”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过是一个男子从第四层楼梯的窗戶里跌下来——但是情形非常好——的确是非常好。”

“你是說病人的情形是很容易痊愈的吧？”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霍布金斯不以为意地回答說：“不，倒不如說他是不容易痊愈的。但是明天却要动一次出色的手术——假如是史賴摄动手，那就大有可观了。”

“你們认为史賴摄先生的手术很好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世上最好的，”霍布金斯答。“上星期他把一个孩子的腿从

关节里割下来——那孩子吃了五个苹果和一块姜汁餅——就在一切完成了两分钟之后，孩子自己还不知道，他說他不能躺在那里让人家开玩笑；假使再不开始，他就要告訴他母亲了。”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說。

“呸，那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呵，”杰克·霍布金斯說。“是不是，鮑伯？”

“的确算不了什么，”鮑伯·索耶先生答。

“順便告訴你，鮑伯，”霍布金斯說，几乎不可觉察地向匹克威克先生聚精会神的臉上看了一眼，“昨天夜里我們收了一个奇怪的病人。是个小孩子，他吞了一副項圈。”

“吞了什么，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打斷他說。

“項圈，”杰克·霍布金斯答。“不是一下子吞下去的，你知道，那是太大了——你也吞不下，別說小小的孩子了——嗯，匹克威克先生，哈！哈！”霍布金斯似乎非常得意自己的詼諧勁儿；接着說——“不，經过是这样的；——那个小孩的父母是穷人，他們住在一个弄堂里。小孩的大姐姐买了一副項圈——普普通通的項圈，用又大又黑的木头珠子串起来的。小孩因为欢喜玩具，就偸了項圈，藏着玩，弄断了索子，吞了一粒珠子。小孩觉得那很有趣，第二天又吞了一顆。”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多可怕的事！請你原諒我插嘴，先生。說下去呀。”

“下一天，小孩吞了两顆珠子；再下一天就吞三顆，这样下去，一个星期的光景就把項圈都解决了——一共是二十五顆。姊姊呢，她是个勤勉的女孩，难得戴什么装飾品的，所以失掉項圈之后，几几乎把眼睛哭了出来；上上下下地找，但是，不用說，找不到。过了几天，一家人正在吃飯——燒羊腿，下面衬馬鈴

藝——那小孩不餓，在房里玩，这时候忽然听見一陣古怪的声音，像是下一小陣冰雹。‘不要弄出这种声音，我的孩子，’父亲說。‘我沒有弄呀，’小孩說。‘唔，不要再弄就是了，’父亲說。短时間的沉寂之后，那声音又响了，比先前更响。‘你要是不听我的話，我的孩子，’父亲說。‘我就馬上把你放上床去。’他为了叫那小孩服从，就抓住他搖一搖，但是因此起了一陣从来沒有誰听过的格拉拉的声音。‘嘿，見鬼啦，那是在孩子的肚子里面！’父亲說，‘他生馬脾風生錯了地方啦！’‘不是的，父亲，’那小孩說，开始哭了，‘是項圈，我吞了它，父亲。’——父亲抱起孩子奔到医院里，孩子胃里的珠子一路震动得格拉拉响；人們向天上看，向地窖里看，不知道那特别的声音是哪里来的。他現在住在医院里，”杰克·霍布金斯說，“他走动的时候弄出那么响的声音，所以他們只好用守夜人的上衣把他包起来，因为怕他吵醒别的病人！”

“这真是我所听过的最奇怪的病哪，”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桌上一拍，加强語气。

“啊，那算不了什么，”杰克·霍布金斯說；“是不是呵，鮑伯？”

“当然算不了什么，”鮑伯·索耶先生答。

“我告訴你吧，我們这一行常常遇到这类怪事的，先生，”霍布金斯說。

“我想的确是这样呢，”匹克威克先生答。

門上又发出叩击声，进来的是一位大脑袋的青年人，戴着黑色的假发；他带来一位长身軀的害坏血病似的青年人。其次一位来客是衬衫上装飾着一只粉紅色船錨的紳士，他后面紧跟着一位带了包金表鏈的臉色蒼白的青年。最后到了一位穿洁淨的亚麻布衬衫和布靴子的故作矜持的人物，于是宾客到齐。鋪着綠色粗絨台布的小桌子推出来了；装在一把白色壶里的第一道

五味酒拿进来了；以后的三小时就化在“二十一点”上，規定是輸一打算六便士；这三小时只有一次因为坏血症的青年和飾着粉紅色船錨的紳士之間的輕微爭执使牌局停頓了一下；在爭执之中，坏血症的青年暗示有一种如焚的欲望，要拉一拉带着希望的象征[①]的紳士的鼻子；那位紳士呢，为了答复这一点，就表示坚决不願意在无代价的条件下接受任何的“无礼”，无論是出于那位坏血症臉色的易怒的青年紳士，还是出于任何有一个脑袋的人。

当最后一个“滿分”宣布了之后，賭賬算到教全体都滿了意，鮑伯·索耶先生就拉鈴叫开晚飯，客人們都挤到墻角里去等晚飯开出来。

那幷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开出来。首先，女僕把臉伏在厨房的桌上睡着了，得叫醒她；这費了一点儿时間，等她应召而来之后，又費了一刻钟的工夫作无效的努力，为了使她的脑子恢复一点微弱的理性。买牡蠣的时候沒有吩咐卖的人把它們剖开；用一把軟晃晃的小刀或者一把两齿叉来剖牡蠣却是件很困难的事，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得很少。牛肉也是差不多沒有預备好；火腿（也是街角上的德国香腸鋪子里买的）也是类似的情形。然而在一只馬口鉄罐子里有充分的黑啤酒；而且干酪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很臭。所以整个說来，也許这頓晚飯幷不坏，因为所謂晚飯大多是如此的呵。

飯后，第二壺五味酒上了台，同时还有一包雪茄和两瓶酒。随后，却来了一陣难堪的停頓；引起这場停頓的是这类場合常有的一件很普通的事，虽然也是很教人心煩的事。

---

① 基督教以錨为希望的象征，意謂希望犹如灵魂之錨。

事实就是女仆要洗杯子。这一家自負有四只杯子。我們記述这事絕对沒有誹謗賴得尔太太的意思，因为即使現在也决沒有一家公寓是不缺乏杯子的，女房东的杯子是又小又薄的棕色平底杯，从酒店里借来的是些害水肿病似的大家伙，每一只有一条粗大的肿脹的腿。这倒是足以使在座的諸位受到实惠的；可是那位包办一切工作的青年女子防止了那些紳士們的脑子里对于这一点发生任何誤解的可能，她硬把每人的杯子拿掉，虽然杯子里的啤酒离喝完还远得很，她不顾鮑伯·索耶先生的眼色和阻止，大声地說，要拿下楼去立刻洗出来。

凡事都有弊也有利。那位穿布靴子的过于拘謹的人在玩牌的时候一直想說个笑話却沒有說成功，現在看見有了机会，就利用起来。杯子一拿掉，他就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一位他已經忘了名字的大人物，对另外一位卓越而著名的人物作非常中肯的答辯；这人呢，他从来也沒有搞清楚是誰。他把故事拉得相当长，极其詳細地說到一些附带的事情，都是隐隐約約跟現在正讲的这件趣事有关的，但是这件趣事究竟如何，他偏偏在那时候死也記不起来了，虽說过去十年来他一向讲这故事都是博得热烈的采声的。

“嗳呀，”穿布靴子的拘謹的人說，“事情真是古怪。”

“我很遺憾，你忘記了，”鮑伯·索耶先生說，急巴巴地对門外瞟一眼，因为他自以为听見了玻璃杯叮叮当当的声音——“非常地遺憾。”

“我也是，”拘謹的人同感地說，“因为我知道那是会叫人大感兴趣的。不要紧；我敢說，大約过半个钟头的样子我就会想起来的。”

拘謹的人說到这里，恰好杯子回来了；一直在专心傾听着的

鮑伯·索耶先生就說，他非常希望听完这个故事，因为，照已經听到的看，那一定是他所听过的故事里最好的一个。

看見杯子，使鮑伯·索耶先生恢复了某种程度的鎮靜，那是他自从見过女房东之后就沒有了的。他臉上煥发起来，开始感覺到十分欢暢。

“喂，貝特賽，”鮑伯·索耶先生非常和藹地說，同时把女僕收集在桌子中央的那惹人心乱的一小群玻璃杯分給众人；“喂，貝特賽，拿热水来；快点儿，好姑娘。”

“沒有热水給你，”貝特賽回答說。

“沒有热水！”鮑伯·索耶先生喊。

“沒有，”女僕說，头一搖，那是比最丰富的語言所能表达的还要更坚决的否定。“覷得尔太太說不給你一点热水。”

客人們臉上所显露的惊訝，使主人添了新的勇气。

“馬上拿热水来——馬上！”鮑伯·索耶先生說，严厉得要命。

“不。我不能，”女僕回答；“覷得尔太太临去睡覺之前把灶里的火扒掉了，把水壶鎖起来了。”

“啊，不要紧，不要紧。請你不要为这么点小事心里不痛快吧，”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看見反映在鮑伯·索耶臉上的內心的冲突，就像刻划在他臉上那么清楚，“冷水也很好的。”

“啊，可敬可敬，”班杰明·爱倫先生說。

“我的女房东有一点神經錯乱了，”鮑伯·索耶露着一种怕人相的微笑这样說；“恐怕我必須向她下警告了。”

“不，不要，”班·爱倫說。

“恐怕是一定要下的，”鮑伯說，怀着英勇的坚决。“我要把欠她的都付給她，明天早上向她下警告。”可怜的家伙！他是多

么热烈企望他能够这样啊！

鮑伯·索耶先生企图在上面这种打击之下挽回面子的悲痛的努力，对于大家发生了沮丧的影响；为了提起精神，他們大多数的人就特别和冷水冲的白兰地亲密起来，这样所产生的最初的显著效果就是坏血症的青年和那穿衬衫的紳士之間的敌对行为的复活。交战双方用种种色色的挤眉嗤鼻发泄互相輕視的感情，这样搞了一些时候，直到坏血症的青年觉得有使这件事更加水落石出的必要；于是事情就有了如下的发展。

"索耶，"坏血症的青年說，声音很大。

"呃，諾第，"鮑伯·索耶先生答。

"假使我在任何朋友的席上造成了任何不愉快，索耶，"諾第先生說，"我总是非常难过的，何况是在你的席上，索耶——我是非常抱歉；但是我必須利用这个机会告訴根特先生，他不是紳士。"

"而我也是非常抱歉，索耶，假使我在你住的街上引起任何騷乱的話，"根特先生說，"但是我恐怕我是非得把剛才說話的人甩出窗户叫邻居們吃惊不可了。"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先生？"諾第先生問。

"就是我所說的意思，先生，"根特先生答。

"我倒高兴看你干一下子哪，先生，"諾第先生說。

"半分钟之内你就会感觉到我来干了，先生，"根特先生答。

"我要求你賞光把你的名片給我吧，先生，"① 諾第先生說。

"我可不干这种事，先生。"根特先生答。

"为什么不呢，先生？"諾第問。

---

① 給名片是提議决斗的意思。

“因为你会拿去竖在你的火炉架上，騙你的客人，使他們以为有一位紳士来拜訪过你了，先生。”根特先生答。

“先生，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要去拜訪你，”① 諾第先生說。

“先生，多謝你的警告，我要特别吩咐僕人把調羹鎖起来，”根特先生答。

說到这里，其余的客人們来排解了，規劝說双方的行为不当；因此，諾第先生要求发言，說他的父亲完全同根特先生的父亲一样的值得尊敬；根特先生就回答說，他的父亲全然像諾第先生的父亲那样可敬，而他父亲的儿子正像任何时候的諾第先生一样，是个大丈夫。因为这种話似乎是又要开始口角的序幕，所以大家又来干涉；因此大大地討論和喧嘩了一番；在这中間，諾第先生逐漸让自己的感情克服了自己，承认他个人对于根特先生一向就抱着热烈的爱慕心。对于这話，根特先生回答說，整个說来，他爱諾第先生胜过自己的亲弟兄；諾第先生听了这話就寬宏大量地站起来把手伸給根特先生。根特先生用动人的热忱握住了它；于是每人都說，在这場口角里，从头到尾，參与其事的双方的态度都是极其高尙的。

“那末，”杰克·霍布金斯說，“为了让我們继續欢聚，鮑伯，我倒不在乎唱一只歌。”因此，霍布金斯就在騷然的采声的鼓舞下立刻唱起《天佑吾王》来。他尽量地大声唱，唱成一种混合了《比斯开灣》和《一只青蛙》的新奇調子。这首歌的精华尤其在于合唱，因为各位紳士都是按照自以为最好的調子去唱，所以結果眞是妙得惊人。

---

① 也是提議决斗的規矩之一。

在合唱的第一节完結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举起手來做出諦听什么的样子，歌声剛剛静止，他就說：

“別响！我請你們原諒。我似乎听見什么人在楼上叫喚哪。”

立刻是一片肃静；看得出鮑伯·索耶先生的臉色变了。

“我想我現在听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請把門开了吧。”

門一开，一切的疑惑都解决了。

“索耶先生！索耶先生！”一个尖銳的声音在第二层楼梯上面叫喚。

“是我的女房东，”鮑伯·索耶說，大为沮丧地向大家看看。“噯，賴得尔太太。”

“你这是什么意思，索耶先生？”那声音答，話說得非常尖銳和急速。“賴掉了房錢和墊付的錢，而且还挨了你的不害臊的自称为男子汉的朋友的辱罵和侮辱，难道还不够嗎；还非得鬧得家破人亡，并且在这样大清早上的两点钟大呼小叫地把救火車叫來不可嗎？——赶走他們这些东西。”

“你們自己应該觉得羞耻啊，”賴得尔先生的声音說，那似乎是从远远什么地方的被蓋下面透出來的。

“自己觉得羞耻！”賴得尔太太說。“你为什么不下去把他們一个个打走？假使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就該去。”

“假使我是一打男子我就去，我亲爱的，”賴得尔先生答，平心静气地，“但是他們人数比我多呵，亲爱的。”

“哼，你这胆小鬼！”賴得尔太太答，极度地鄙夷。“你到底把不把他們这些东西赶走啊，索耶先生？”

“他們就要走了，賴得尔太太，就要走了，”可怜的鮑伯說。“恐怕你們还是走的好，”鮑伯·索耶先生对朋友們說。“我觉得

你們把声音弄得太大了。"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那位拘謹的人說。"而且我們剛剛搞得很舒服了！"事实上是，拘謹的人忘掉的故事，正开始大有想起来的希望哪。

"这是很难忍受的，"拘謹的人說，四面看看。"很难忍受呵，是不是？"

"簡直不能忍受，"杰克·霍布金斯回答；"我們来唱另外一节吧，鮑伯；来，开始！"

"不，不，杰克，不要，"鮑伯·索耶插上来說，"这支歌是很好，可是恐怕我們最好还是不要再唱。这里的那些人，是非常粗暴的呵。"

"我要不要上楼去把那房东痛罵一頓？"霍布金斯問，"或者把鈴子尽拉着不停，或者到楼梯上去吼叫？你要我怎么都可以的，鮑伯。"

"我非常感激你的友誼和好意，霍布金斯，"可怜的鮑伯·索耶先生說；"可是我以为避免任何进一步爭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們立刻散場。"

"喂，索耶先生！"賴得尔太太的尖銳的声音嘶叫着說，"那些畜生到底走了沒有？"

"他們不过是在找他們的帽子呵，賴得尔太太，"鮑伯說；"他們馬上就走。"

"就走！"賴得尔太太說，把戴着睡帽的头伸过楼梯来看，正当匹克威克先生和跟着他的特普曼先生从房里走出。"就走！他們到底干么要来？"

"我的亲爱的老板娘——"匹克威克先生抬起头来劝諫地說。

"去你的吧，你这老东西！"賴得尔太太答，連忙縮回睡帽。"年紀大得够做他的祖父了，你这流氓！你比他們誰都坏。"

匹克威克先生发現辯白自己的无辜是沒有用的，所以就連忙下樓走到街上，紧跟着他的是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由于喝酒和激动而沮丧不堪的班·爱倫先生陪着他們走到倫敦桥；一路上，他把文克尔先生作为一个特別可取的可以吐露秘密的人似的告訴他說，无論是誰，除了鮑伯·索耶先生，要想博取他妹妹爱拉白拉的感情的話，他一定要割斷他的喉嚨。他用适当的坚决态度表示了实行做哥哥的这种痛苦責任的决心之后，忽然哭了起来，把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急急忙忙回头就走，在波洛市場的大門上敲两下，敲不开就坐在石阶上打一个小盹，打了盹又敲門，这样輪流地一直折騰到天亮，因为他坚决以为自己是住在那里，只是丢掉了鑰匙。

客人們都順从賴得尔太太的有点儿咄咄逼人的要求走了，只剩下不幸的鮑伯·索耶先生自己一个人来玩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故和今天晚上的乐趣。

第三十三章

大維勒先生对于文章的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的箴言，并且由儿子塞繆尔帮助，把可敬的紅鼻子紳士的旧賬稍微付了一点儿

二月十三日这天，这部确凿有据的故事的讀者們都知道的，正如我們一样，那是規定审判巴德尔太太的案子的日期的紧前

一天；这天是塞繆尔·維勒很忙的时候，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二时，并且包括这两个钟点在內，他不断地从乔治和兀鷹到潘卡先生的公事房跑来跑去。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因为商議是已經商議过了，采取何种步驟进行，也是已經最后决定了的；只是匹克威克先生激动得不得了，一定要不断地送小条子給他的代理人，却又不过是这样問，“亲爱的潘卡先生——一切都进行得好嗎？”潘卡对于这話老是給予这样的答复，“亲爱的匹克威克——都尽可能地好；”事实上呢，我們已經暗示过，并沒有进行什么，无所謂好还是坏，总之等到第二天早晨上法院就是了。

但是，无論自願或者被迫地第一次去打官司的人們，遭受了一些暫时的煩惱和焦慮的苦恼，却也情有可原；而山姆呢，因为对于人类本性的意志薄弱的缺点相当容忍，所以抱着一貫的善良和泰然的鎮靜态度，来服从了主人的一切命令，那正是他的最动人最可喜的特性之一。

山姆用一頓极其可口的午飯慰藉了自己之后，正在柜台边等着那杯匹克威克先生叫他喝了来解除上午奔波的疲劳的热混合飲料，这时候，来了一个大約三呎高的青年人，戴着毛茸茸的便帽，穿着粗斜紋布的工褲，他的打扮說明他有一种值得贊美的野心，就是到了适当时机就要升做馬夫；他走进乔治和兀鷹的过道，先向楼上看看，再对过道里看看，又对酒吧間里看看，好像要找一个人交待什么任务；因此，酒吧間女侍者覚得上述的那桩任务也許說不定竟和酒店里的茶匙或湯匙有关，就招呼那人說：

“喂，青年人，你要干什么？”

“这儿有个叫做山姆的人嗎？”那青年人問，声音挺大，胜过应有的三倍。

“姓什么？”山姆·維勒說，掉过头来看看。

"我怎么知道呢？"青年紳士在毛茸茸的便帽下面敏捷地回答說。

"你是个伶俐的孩子，真是，"維勒先生說；"不过我假使是你的話，我是不会鋒芒太露的，因为怕給人家弄鈍。你干么像个野蛮的印地安人似的，沒規沒矩地到旅館里来找山姆呀？"

"因为一位老紳士叫我来的，"那孩子說。

"怎么样的老紳士呢？"山姆問，怀着深深的鄙夷。

"他是赶伊普斯威契馬車的，他住我們的房間，"那孩子回答說。"昨天早上他对我說，今天下午到乔治和兀鷹去找山姆。"

"是我的父亲哪，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用解釋的神气对酒吧間里的一个青年女子說；"他要不知道我姓什么那就算我該死。那末，小芽儿，怎么呢？"

"怎么嗎，"那人說，"就是要你在六点钟的时候到我們那里去看他，因为他要看你。——在来登霍尔市場的藍色野公猪飯店。我对他說你要来的嗎？"

"你不妨冒失点儿这么說吧，先生，"山姆答。那位青年紳士被这样賦与权力之后就走了，一路走出院子一路打了几次极其宏亮的唿哨，引起了滿院的迴声，那种唿哨是忠貞而极端正确地模仿車夫們的唿哨的。

匹克威克先生是处在那种又激动又心煩的状态中，絕不会不高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維勒先生請准了假，走了，离約定的钟点还早得很就出发了；有充分的时間让他利用，他蹓躂到公館大厦，停留在那里，带着頗为冷靜和达观的臉色默察那些麕集在那有名的热鬧地点附近，使那儿的老太太輩的居民大为恐怖和惶惑的、无数的短程馬車夫。維勒先生在那里勾留了大約半小时，然后就开始穿过許多小路和胡同，上来登霍尔市場

去。他是在消磨空閑的时間，几乎眼光每接触到一个物件都要停下脚步来察看，所以，他站在一个卖文具和版画的小鋪子橱窗前面是毫不足奇的；但是假使不加以进一步的解釋，如下的事却有点奇怪：就是他的眼光一落在那些放着出卖的版画的某些張上，他就突然一惊，用勁把右腿一拍，大声地喊，"要不是这个东西，我就都忘掉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經来不及了！"

山姆·維勒說这話的时候眼睛所盯着的那一幅画，色彩鮮明，画的是两只人心被一支箭串着，在一堆旺盛的火上烤，有一男一女两个穿摩登服装的吃人生番：紳士穿了藍色上衣和白色褲子，淑女穿了深紅色的女大衣、打了一把同样顏色的阳伞，露着饥餓的眼光从一条通到火那边的弯弯曲曲的石子路走向烤着的肉那里去。还画了一位显然很粗野的青年紳士，有两只翅膀，别的什么都沒有，正在照料着燒烤的工作；远处露出兰罕广場的教堂的尖塔；这全部就构成一幅圣范倫泰节的情景，橱窗里的題字說，这种貨色店里备了許多，店主保証普遍发售給同胞們，定价克己，每張減售一先令六便士。

"要不我就忘掉了；要不我真会忘掉了！"山姆說着，馬上跨进那文具鋪子，說要买一張最好的金边信紙，和一支硬头子的保証不濺墨水点子的鋼笔。他很快买了这些之后，就用跟剛才蕩馬路大不相同的大步子一直向来登霍尔市場走去。到那边四面一看，找到一块招牌，那上面由画师用他的艺术描画了一个东西，有一点类似一只天藍色的象，只是有一只鷹鈎鼻子代替了长而粗的象鼻。他正确地猜想那就是所謂藍色野公猪了，于是跨进酒店，打听他的父亲。

"过了这三刻钟他就会来的，"一个管理藍色野公猪的內部事务的青年女子說。

"很好，我的亲爱的，"山姆答。"給我九便士摻上溫水的白兰地，再拿个墨水缸来，好不好，小姐？"

摻上溫水的白兰地和墨水缸送进小房間，青年女子小心地封上炉火，免得它燒旺起来，并且拿走了撥火棒，防止不先征求并且取得藍色野公猪的参与和贊同就去撥火的那种可能性；于是山姆坐上靠近炉子的一口箱子，拿出那張金边信紙和硬头鋼笔来。然后，仔細看清了笔尖上并沒有头发，并且撢了撢桌子，免得信紙下面有面包屑，山姆就卷起袖子，弯着胳臂肘，就定下心写起信来。

对于不习惯从事书写的女士們和紳士們，写一封信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在这类情形之下，往往认为写字的人必須把头倚在左臂上，好使眼睛尽可能接近紙头的水平，斜眼看着他所写的字，并且用舌头在嘴里构成和手里写的字母相一致的想像中的字母。这些动作虽然对于作文的确是大有帮助，可是相当延緩了作者的进度。山姆用很小的正楷写着，写错的时候就用无名指擦掉，重新写上，但是新添的往往要重复描过才能从墨漬里看得出，这样不知不覺竟写了一个半钟点，直到房門开了，他的父亲走了进来，才惊动了他。

"喂，山姆，"父亲說。

"喂，我的普魯士藍，"儿子答，放下了笔。"后娘的最后公报怎么样？"

"維勒太太一夜平安，但是今天早上却異常地乖張和不乐。大維勒老爷宣誓签署。那就是最后发表的公报啊，山姆，"維勒先生回答說，脫下圍巾来。

"还沒有好些？"山姆問。

"一切的征象更恶化了，"維勒先生答，搖着头。"但是你那

是在干什么——苦巴巴地求知识吗——呃，山姆？”

“我已经弄好了，”山姆带点窘态说；“我是在写东西。”

“我看见的，”维勒先生答。“我希望不是写给什么年轻女人的吧，山姆。”

“你说不是那也没有用啊，”山姆答，“那是一个圣范伦泰。①”

“一个什么！”维勒先生喊，显然被那字眼吓坏了。

“一个圣范伦泰，”山姆答。

“塞缪尔，塞缪尔，”维勒先生说，带着责备的声调，“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你看到你父亲的坏嗜好的教训；你听见我对这个问题所说过的一切；你又亲眼见过你的后娘，还和她相处过，受了这种教训我原来以为无论哪个一生一世都忘不了的！”这些感慨使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年人太受不住了。他把山姆的大酒杯举到嘴边喝光了。“真想不到你会这样，真想不到！”

“你怎么啦！”山姆说。

“没有什么，山姆，”维勒先生答。“那会是叫我终身受尽痛苦的磨难，不过我的身体是很强壮的，那是一种安慰，就象当农民说恐怕不能不杀掉火鸡卖到伦敦市场去的时候那老火鸡说的罗。”

“什么磨难啊？”山姆问。

“看见你结了婚呵，山姆——看着你变成一个受人欺骗的牺牲，想着你无缘无故受那样的罪，”维勒先生答。“那对于一个做父亲的人的感情是可怕的磨难呀，山姆。”

“废话，”山姆说。“我可不忙着结婚，你不用心烦啦；我知道你善于判断这些事情。叫人把你的烟斗拿来抽上，我把信念给

① 这里是指圣范伦泰节寄发的情书。

你听听吧。”

我们说不清楚，究竟是由于有了抽烟的指望呢，还是由于有了这一种自慰的想法：结婚是他们家族的血统里遗传下来的命中注定的安排，没有办法的，总之，这才使维勒先生的感情镇静下来，忧愁也逐渐消退了。我们倒是想说，他那样的结果是两种安慰共同造成的，因为，他几乎不断地低声重复着第二点，同时又拉铃叫人拿第一件东西。随后他就脱掉外套，点上烟斗，背着火靠近炉子站着，以便摄取它的全部热力，他倚在火炉铁架上，带着由于烟草的和缓作用而大为宽慰的脸色对着山姆，教他“开火”。

山姆把笔插进墨水里，预备作必要的涂改之用，开始用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调头念起来：

“‘可爱的——’”

“且慢，”维勒先生说，拉拉铃。“照老样子来两杯，我的亲爱的。”

“就是啦，先生，”女侍者说；她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们似乎摸着你的脾气啦，”山姆说。

“是的，”他父亲答，“我从前在年轻的时候常来。念下去，山姆。”

“‘可爱的人儿，’”山姆念。

“不是诗吧？”他父亲插嘴说。

“不是，不是，”山姆答。

“我很高兴，”维勒先生说。“诗是不自然的；好好的人谁都不念诗，除非是教区差役在送礼节①才念诗呀，不然就是华伦的鞋墨和劳伦的油呀，或者这些什么下流东西；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堕落到念诗的地步，我的孩子。重新开始吧，山姆。”

"'可爱的人儿，我觉得該死了——'"

"那不好，"維勒先生說，从嘴里拿开烟斗。

"不，不是'該死了'，"山姆答，把信对着光举起来，"是'羞死了'，那里有个墨水点子——'我觉得羞死了。'"

"很好，"維勒先生說。"念下去。"

"'觉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我忘了这里是个什么字，"山姆說，用笔搔着头皮，徒然努力要想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看看紙上呢？"維勒先生問。

"我是在看呀，"山姆答，"可是那里又是一个墨水点子。我只看見一点儿头。"

"也許是被陷'害'吧，"維勒先生提醒他。

"不，不对，"山姆說，"被限'定'；那就对了。"

"那不如被陷害好呵，山姆，"維勒先生庄严地說。

"是嗎？"山姆說。

"那是再好不过的字眼，"他父亲回答。

"但是你不觉得那意思太过火嗎？"山姆問。

"唔，也許你那么說法更温柔一点，"維勒先生略加思索之后說。"念下去吧，山姆。"

"'觉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定了要和你談談，因为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的确确是的。'"

"那是非常之好的情話，"大維勒先生說，拿开烟斗給这句話让出路来。

"是的，我认为是比較好的，"山姆說，大为得意。

"我对于这种写法，"大維勒先生說，"是欢喜它里面沒有夹

① 送礼节：在圣誕节之次日，若适为星期日，則为再次一日，英俗在这一天贈送物品給郵差、脚夫、杂役等。

杂着那些名字，——什么維納斯罗，諸如此类，把一个年輕女人叫做維納斯呀，安琪儿呀，有什么好处呢，山姆？”

“啊！可不是，有什么好处？”山姆答。

“叫她麅獅也是一样的，或者就叫她独角兽，或者就籠籠統統叫她紋章，那种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些神話里的怪兽，”維勒先生继續发議論說。

“正是一样嘛，”山姆答。

“念下去吧，山姆，”維勒先生說。

山姆照办了，继續念信；他的父亲继續抽烟，脸上带着特別使山姆获得教益的混合着聪明和喜悦的表情。

“‘我沒有看見你之前，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她們是这样的，”大維勒先生加入插句似的說。

“‘但是現在，’”山姆继續念。“‘現在我发現我从前真正是个笨头笨脑的多疑的大蘿卜；因为誰都比不上你，而我也是誰都看不上，偏看上了你。’我以为說得过火一点是更好啊，”山姆說，抬头看看父亲。

維勒先生嘉許地点点头，山姆于是接着念下去。

“‘所以我利用这个日子的特許，瑪丽，我亲爱的——就像那經济困难的紳士在一个礼拜天出去走走的时候說的罗——来告訴你，自从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那一次看見你之后，你的相貌馬上就攝在我的心里了，比照相机（你也許听說过这东西吧，瑪丽，我的亲爱的）还要快得多和清楚得多，虽說它是只要两分十五秒就可以拍好一張相片、并且装好了带着挂鈎的鏡框。’”

“恐怕那是很近似詩了，山姆，”維勒先生說，犹疑不定地。

“不，那不是，”山姆答，很快念下去，避免在这一点上发生爭执。

"'拯[1]受我，瑪丽，我的亲爱的，作你的范倫秦，[2]把我説的話好好想想。——我的亲爱的瑪丽，我現在就此結束。'完了，"山姆説。

"那有点儿像是突然煞住的，是嗎，山姆？"維勒先生問。

"一点也不是，"山姆説，"她会希望还有下文，而这正是写信的大艺术呀。"

"唔，"維勒先生説，"那倒有点道理；但願你的后娘説起話来也能照这种有教养的原則行事就好了。你不签个名嗎？"

"困难就在这里，"山姆說；"我不知道签什么名字好。"

"签上維勒，"这个姓氏的最年长的还活着的所有主説。

"不行，"山姆説。"决不能在范倫秦节的信上签自己的真姓名的。"

"那末就写上'匹克威克'吧，"維勒先生説；"这名字很好，而且是很容易拼的。"

"一点儿也不錯，"山姆説。"我可以用一节詩来結束；你覚得怎样？"

"我可不喜欢，山姆，"維勒先生答。"我从来沒有听説过哪一个受人尊敬的馬車夫写过詩，只除了一个，他因搶劫受到絞刑，在前一夜写了几节动人的詩；但是他只是一个坎伯威尔人，所以那是不足为例的。"

可是却不能劝得山姆打消写詩的念头，所以他在信的末尾签上了：

你的相思客

匹克威克。

---

① 这字山姆写錯了，应作"接"。

② 这里是指圣范倫秦节选定的情人。

于是把信很复杂交錯地叠好，在一个角上写了一行向下傾斜的挤得密密的字："寄薩福克州伊普斯威契市納普金斯市长家女僕瑪丽收"；封了，放在口袋里，預备送到邮政总局去寄。这件重要事情办好之后，大維勒先生就进行提出另外几件，他是为了那几件事才把儿子叫来的。

"第一件是和你的东家有关系的，山姆，"維勒先生說。"明天他要受审問了，是嗎？"

"是要审了，"山姆答。

"那末，"維勒先生說，"我想他需要找几个証人来証明他的人格，或者証明他当时不在場。我把这事盘算过，叫他放心好了，山姆。我已經找到几个朋友，随便哪一点都可以替他去証明，不过我的忠告是这样的——不要介意人格，咬定了不在場。什么都比不上說不在場好，山姆，再好也沒有了。"維勒先生发表了这种法律意見之后，臉上露出深謀远虑的样子；把鼻子埋在大酒杯里，从杯上面向他的吃惊的儿子霎着眼睛。

"噯，你这是什么意思？"山姆說；"你不是以为他是上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吧，是嗎？"

"那是不在目前考虑之內的，山姆，"維勒先生答。"不管他是在哪里受审，我的孩子，証明不在場总是好的，是能够救他的。我們叫湯姆·威尔德斯巴克免了謀杀罪，就是用不在場的証明，那时候所有的律师都一致說沒有法子解救。山姆，我的意見是这样的，假使你的主人不采取不在場的証明，他就像意大利人所說的眞的要倒楣了，那是一点儿不成問題的罗。"

大維勒先生坚决不移地相信，中央刑事法庭是全国最高的法庭，它的訴訟程序的規則和形式足以約束任何其他法庭的訴訟手續，所以他的儿子为了說明不能采用"不在場"而作的論証

他完全不听；只猛烈地抗議說匹克威克先生是"被牺牲了"。山姆看出这問題再討論下去是沒有用的，就轉換話題，問他的可敬的父亲所要和他商談的第二个話題是什么。

"那是个家务內政的問題，山姆，"維勒先生說。"那个史的金斯——"

"紅鼻子嗎？"山姆問。

"正是他，"維勒先生答。"山姆，那个紅鼻子的人，来看你的后娘，来得那么勤，那么亲密，我从来沒有見过比得上他的。山姆，他成了我們家的一个这样要好的朋友，一离开我們他就不舒服，非到又有什么事来找我們之后不会安心。"

"我要是你的話，就給他一点东西，让他的記性上像塗擦了松节油和蜜蜡，过这么十年也忘不了，"山姆插嘴說。

"你慢說，"維勒先生說："我正要告訴你，他現在老是带来一只大約装一品脫半的扁瓶子，临走时带走一瓶菠蘿糖酒。"

"他回来的时候瓶就空了，我想是吧？"山姆說。

"干干淨淨！"維勒先生答。"从来沒有剩下什么，除了瓶塞子和酒味；这一点你放心吧，山姆。那末，我的孩子，今天晚上那些家伙要去开会，那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你后娘本来要去的，但是害了風湿病，去不成；我呢，山姆——我就拿了送給她的两張票子。"維勒先生非常得意地宣布了这个秘密，之后就一个劲儿尽霎眼睛，使得山姆以为他一定是右眼皮上害了面部神經痙攣病。

"呵？"那位年輕紳士說。

"唔，"他的长輩說，非常小心地四面看看，"你和我去，准时到場。助理牧师是不会去的，山姆；助理牧师不会去的。"說到这里，維勒先生突然发出了一陣格格的笑声，逐漸变成一种上了

年紀的人所能平安經受的类似哽噎的东西而止。

"嗳，我一輩子还沒有見过这样的老鬼哪，"山姆喊着說，一面揉着老紳士的背；那么用劲，足以磨擦得使他冒起火来。"你笑什么呀，胖子？"

"別响！山姆，"維勒先生更加小心地四面看看，用耳語声說，"我的两个朋友，在牛津路上赶車的，干各种各样的玩意儿都內行，他們把助理牧师抓在掌心里了，山姆；在他到礼拜堂联合会去的时候（他是一定去的：因为他們要把他送到門口，必要的話还要把他推进会場），他一定喝得烂醉如泥，像他在道金的格兰培侯爵①一样了，且不說更厉害吧。"維勒先生这时又纵声大笑起来，結果又是陷入那种半哽噎的状态。

有計划地暴露紅鼻子人的真实的习性和品质，是再投合山姆·維勒的心情不过了；时間很快就要到开会的钟点，所以父子俩立刻动身上布力克街：走在路上的时候山姆并沒有忘記把那封信送进邮局。

"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是在一条安全而寬敞的楼梯頂上一間很大的房間里愉快而活潑地举行的。主席是直腿子安东尼·赫姆先生，他是个皈依了宗教的救火員，现在做教师，偶尔做做巡廻傳教士；大会秘书是朱納斯·莫奇，开杂貨店的，是个热心而公正的"家伙"，他卖茶給会員們。正式开会之前，妇女們坐在长板凳上喝茶，喝到她們认为最好离座的时候为止；一只很大的木质的錢箱，显眼地放在会議桌的綠色粗絨台布上，秘书立在后面，带着慈祥的微笑，感谢增加那藏在箱里的大量銅板的每一次捐贈。

---

① 大維勒先生的酒店的牌号。

在这种場合，妇女們喝起茶来眞是到了极其惊人的地步；大为惊怖的大維勒先生，完全不管山姆劝誡式的推搡，瞪着眼东張西望，掩飾不住自己的惊訝。

“山姆，”維勒先生嘘嘘地低声說，“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假如明天不需要剖开肚皮来放水，我就不是你的父亲，一点都不含糊。嘿，在我旁边的这个老太婆把自己淹死在茶里了。”

“別說話，不能嗎？”山姆咕噜說。

“山姆，”隔了一会，維勒先生用深沉的兴奋的声調說，“听着，我的孩子，假使秘书那家伙再这么搞五分钟，他就要被烤面包和水脹破了。”

“嗳，让他去，只要他高兴，”山姆答；“那不干你的事。”

“假使再这么搞下去，山姆，”維勒先生說，还是那种低沉的声調，“我，作为一个人，是义不容辞地要站起来請求允许对在座的人发表意見了。那边第二条板凳上有个年輕女人，已經用早餐的杯子喝了九杯半；我看着她显然脹大起来。”

要不是湊巧事情发生了变化：一大陣杯子碟子放下的声响、宣布喝茶終結，維勒先生无疑是会把他的善心付之实行的。磁器被拿开了，鋪着綠色粗絨台布的桌子被抬到房間中央了，这晚的正事就由一位禿头的、穿着褐色短褲的、矮小的令人注目的男子发动起来，他冒着折断穿在短褲里的两条瘦小腿子的危险，突然狂奔上楼，說：

“女士們和紳士們，我推我們的优秀的教友安东尼·赫姆先生做主席。”

妇女們听了这个提議，集体揮动了一陣精美的手絹；那位性急的短小男子就眞的抓住赫姆先生的肩膀，把他“推”进一張曾經是只椅子的桃花心木做的东西。又揮动了一陣手絹；那位瘦

弱的、永远冒汗的、白脸的赫姆先生，謙恭地鞠了一躬，使妇女們大为称頌；于是正式就座。随后穿褐色短褲的小人儿要求大家肃靜，赫姆先生站起来說話——他說，在布力克街分会今天到会的諸位兄弟姐妹的允許之下，秘书可以宣讀本分会干事会的报告；这个提議又引起手絹的一陣揮舞。

秘书用一种非常令人注目的方式打了个噴嚏，而每当会場上要干什么大事就总会侵犯会众的那种咳嗽也已經适度地完成之后，就宣讀了如下的文件：

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的
布力克街分会干事會报告书

干事会在过去一月中进行了他們的愉快的劳动，以不可言喻的快慰报告"戒酒会"会員的附帶的情况如下。

赫·华卡，裁縫，妻子一人，孩子两个。承认在境况比較好的时候有經常喝麦酒和啤酒的习慣；他說他不能确定二十年来是否每星期不嚐两次"狗鼻子"，这，干事会經过詢問之后知道是一种混合飲料，里面有热的黑啤酒、湿糖、杜松子酒和豆蔻。（哼了一声，一位上了年紀的妇女叫了一声"一点不錯！"）現在失了业，一文不名；以为一定是由于黑啤酒，（欢呼）或者是由于他的右手失了效用，究竟哪一点拿不定，但是覚得有一件事情倒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平生只喝水不喝別的，那末他的工友們決不会用一根銹針戳他，以致使他发生这桩災禍。（欢呼）要是除了冷水不喝別的，那就永远也不会覚得口渴。（大鼓掌）

貝特賽·瑪丁，寡妇，一个孩子；一只眼睛。白天出去做短工和洗滌；生来就只有一只眼睛，但是知道她的母亲喝裝在酒瓶里的黑啤酒，所以假使原因就在这里的話并不足怪。（大欢呼）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假使她一直禁酒，也許她这时候有两只眼睛也未可知。（大鼓

掌）她每到一处工作总是要求每天十八便士、一品脫黑啤酒和一杯燒酒；不过自从做了布力克分会的会員，她就总要三先令六便士了。（这个极其有意味的事实的宣布，获得了震耳欲聾的热情的拥护。）

亨利·貝勃，好多年来一直在各种团社的宴会上做敬酒的司仪，那时候他喝了大量的外国酒；也許有些时候曾經带过一两瓶回家，这已經不十分确定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假使他带过，那一定喝掉了。他覺得很消沉和忧郁，非常地心神不安，而且經常覺得口渴；他相信一定是他常常喝的那些葡萄酒在作怪。（欢呼）現在失了业；从来沒有利用任何机会喝过一滴外国酒。（巨大的贊美声）

市长和执行官和市議会的几位委員的猫食承办人，托馬斯·波登（宣布了这位紳士的名字的时候引起了屏息无声的高度兴趣）有一条木腿；他发現，在石子上走路，木腿是很破費的；所以常常是用旧木腿，每天夜里經常喝一杯搀上热水的杜松子酒——有时候两杯。（深深地叹息声）发現旧木腿很快就裂开和腐烂了；得到坚决的劝告，說木腿的构造是受了杜松子酒的暗中損害。（持久的欢呼）現在买了的新木腿，只喝水和淡茶。新木腿比从前那些旧的經用两倍，这一点他完全归功于他的戒酒。（胜利的欢呼）

安东尼·赫姆現在提議大家唱个歌取乐。为了他們合理性的和道德的享受，莫德林教友把《誰不知道那快乐的船夫？》的美丽辞句配上了《第一百首古歌》的調子，他唱的时候要請大家和唱。（大鼓掌）他要借这机会表白他的坚强的信念，他以为这首詩是已故的狄布丁先生看到自己早年生活的罪恶，写来表現戒酒的好处的。它是一首《戒酒歌》。（旋風一般的欢呼声）那动人的青年人服装的整洁，蕩桨技巧的熟练，那使他能够做到如同詩人的美丽辞句所說的：

搖啊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的值得羡慕的心境，这一切綜合起来証明他一定是一位喝水者。(欢呼)啊，一种多么有德性的快乐呀！（狂热的欢呼）結果那青年得到什么报酬呢？让今天在座的青年們都牢牢記住罢：

处女們都欣然地涌向他的小船。

(大欢呼。妇女們也参加在內。)多好的一个例子！妇女們，处女們，簇拥着青年船夫，激励他沿着責任和节制的河流前进。但是，难道只是下层社会的处女們温存他、安慰他和支持他？不！

在漂亮的城市女郎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等划手。

(大欢呼)柔弱的性别[1]，全体像一个人一样——他抱歉，是像一个女人一样——集合在青年船夫身边，而对于喝酒的人鄙夷地掉头不顾。(欢呼)布力克街分会的男教友們是船夫。(欢呼和大笑）这間房子是他們的船；这些听众是处女們；而他（安东尼·赫姆先生)虽則卑微不足道，却是"一等划手"。(无限的贊美声)

"他所謂的軟弱的性别是指的什么呀，山姆？"維勒先生問，是嘘嘘的耳語。

"女人們，"山姆說，也是那样的声音。

"他說得倒不錯，山姆。"維勒先生答；"她們一定是一种軟弱的性别——眞是很軟弱的性别哪——假使她們让他这样的家伙随便欺騙的話。"

由于唱歌开始，所以打断了老紳士任何其他的議論；正式唱之前，安东尼·赫姆先生先把歌辞每次两行念了一遍，以供听众們中間还不熟悉这个奇談的人参考之用。唱的时候那穿褐色短

---

① 赫姆先生掉文，称女性为"柔弱的性别"，"柔弱"除通常作"溫柔"解，又可以解为"易欺"、"好說話"，下文維勒先生所指即后一意。原文神味在于将錯就錯，故无法充分傳譯，現在勉强将赫姆的話譯作"柔弱"，所以維勒先生誤会成"軟弱"。

裤的小矮子消失了踪影，唱完的时候他立刻赶回来，用极其严重的神气对安东尼·赫姆先生捣了几句鬼話。

"我的朋友們，"赫姆先生說，举手作出一种恳求的姿势，叫那些还有一两行沒有唱完的胖老太太們靜默；"我的朋友們，本会的道金分会的代表史的金斯教友在楼下等着。"

手絹又出現了一次，比以前揮得更有劲；因为史的金斯先生在布力克街的妇女界是非常得人心的。

"他可以上来，我想，"赫姆先生說，带着愚蠢的微笑四面看看。"泰格教友，让他上来吧。"

被叫做泰格教友的那位穿褐色短裤的小矮子用很大的速度赶下楼，馬上又听見他带着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跌跌撞撞走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

"来了，山姆，"維勒先生低声說，因为抑制着笑，臉都漲得发紫了。

"什么都不要对我讲，"山姆答，"我受不住。他靠近門口了。我听見他的头撞着墙板和泥灰的声音。"

山姆說着的时候，小小的門突然打开了，泰格教友出現，紧跟着的是史的金斯牧师，他剛一进門，就发出一大陣拍手、頓脚的声音，还有手絹的揮舞；对于这一切快乐的表示，史的金斯教友毫无反应，只是向桌上蜡烛灯芯的最尖端瞪着狂乱的眼睛，带着呆板的微笑；同时，身体来回晃着，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你不舒服嗎，史的金斯教友？"安东尼·赫姆对他耳語。

"我很好，先生，"史的金斯先生答，是凶猛而又发音极其模糊的声調；"我很好，先生。"

"啊，好吧，"安东尼·赫姆先生答，退縮了一两步。

"我相信这里沒有人敢說我不好吧，先生？"史的金斯先生

說。

"啊，当然沒有，"赫姆先生說。

"我劝他还是不那样說的好，先生；我劝他还是不那样說的好，"史的金斯先生說。

这时听众們完全寂静无声，有点焦急地等待着会議继續开下去。

"你对大家讲点話嗎，教友？"赫姆先生說，邀請地微笑一下。

"不讲，先生，"史的金斯答；"不讲，先生。我不讲，先生。"

会众抬起眼皮互相看看；一陣惊訝的喃喃声傳遍全房間。

"我认为，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說，解着上衣，說得很响；"我认为，先生，这个大会是喝醉了，先生。泰格教友，先生！"史的金斯先生忽然更加凶猛了，突兀地回过头来对穿褐色短褲的小矮子說："你喝醉了，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說着就給了泰格教友一拳，因为他怀着一种值得欽佩的欲望，要促进大会的清醒的程度，和排除一切不正当的性质；这一拳准确无比地打中了他的鼻尖，使那褐色短褲像閃电一般消失了。泰格教友被打得滚下了楼梯，头朝下。

看見这事，妇女們发出一陣高声而悲哀的嘶叫；分成三三两两地冲向她們所爱的男教友們，張开手臂抱住他們，免得他們遭受危險。这是一个情感問題的实例，它几乎送了赫姆的命，因为他特别得人心，蜂拥上来吊住他的頸子的女信徒們，和她們給予他的无数的撫慰，几几乎把他悶死；大部分灯火忽然熄灭，四面八方只剩一片喧嘩和混乱。

"喂，山姆，"維勒先生說，非常鎮定地脫下外套，"你且出去，找个守夜的人来。"

"那你在这里干么？"山姆問。

“你不用管我，山姆，”老紳士答；“我要跟那个史的金斯办个小小的交涉。”山姆还沒有来得及加以阻止，他的英勇的父亲就已經鉆到那房間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用熟练的手法对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进攻了。

“走吧！”山姆說。

“来吧！”維勒先生叫了一声；不再邀請，伸手就在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头上打了第一拳，而后在他周圍輕捷而精神抖擻地跳跃起来，以他这样年紀的一位紳士，那样子眞是可观之至。

山姆发現一切劝告都是无效的，就把帽子紧紧戴在头上，把他父亲的外套搭在臂弯里，上前拦腰抱住老头子，硬把他拖下楼，拖到街上，一直拖到轉角，这才放松了手，让他站住。他們到达那里的时候听見居民們的叫嚣，那是他們在看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被送到拘留所去过夜，他們还听見向各方向散去的人群的喧声，那些都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会員們。

第三十四章

这章全部用来詳尽而忠实地报告巴德尔控匹克威克案的可紀念的审判

“我不知道陪审长——且不管他是誰——吃什么东西做早餐，”在二月十四日这个多事的早晨，史拿格拉斯先生这样說，为了找話說。

“啊！”潘卡說，“我希望他好好地吃一頓。”

“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吃了一頓飽飽的滿意的早飯的陪审官是容易对付的。不滿意的或者带餓的陪审官呢，我的好先生，老是作有利于原告的判斷。”

“唉呀，”匹克威克先生說，若有所失的样子；“他們这样做干么？”

“嘿，我不知道，”那位矮小的人冷冷地回答說；“节省时間吧，我想。假使快到吃飯的时間，陪审官退了席的时候，陪审长就拿出表来，說，‘嗳呀，紳士們，我告訴你們，差十分钟就是五点了！我是五点钟吃飯，紳士們。’‘我也是的，’其余人都这样說；只除了两个人，他們三点钟就应該吃了的，所以似乎很想坚持到底。陪审长微笑一下，收起表：‘那末，紳士們，我們怎么判断呢？原告还是被告，紳士們？我倒覺得，这是就我个人的意見而言呵，紳士們，——我說呀，我倒覺得，——但是不要让这影响你們——我倒有点覺得原告是对的。’听了这話，两三个其他的人一定会說他們也这样覺得——那是当然的罗；于是他們就搞得非常一致和愉快了。九点十分了！”矮小的人儿看看表說。“是我們动身的时候了，我的好先生；毁棄婚約的审判——这种案子，法庭上的人常常是滿的。你最好是拉鈴叫他們弄辆馬車，我的好先生，否則我們就要迟到了。”

匹克威克先生立刻拉了鈴；馬車弄到之后，四位匹克威克派和潘卡先生在里面坐好了，就开向吉尔德霍尔；山姆·維勒、劳頓先生和一只藍色文件袋，在后面一辆小馬車里跟着。

“劳頓，”他們到了法院的外面一間厅堂里的时候，潘卡說，“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們带到学生席去；匹克威克先生最好是和我坐在一起。这里走，我的好先生，这里走。”小矮子拉着匹克

威克先生的上衣袖子，领他到刚好在王室律师顾問的桌子下面的低座位上，这种座位是为了辯护士們的便利而設的，他們可以从那里对首席辯护律师耳語，給他审判进行中某些或許需要的指导。大部分旁观者不能看見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因为他們所坐的地平面比律师或者听众所坐的都低得多，律师和听众的座位是高升在地板之上的。当然，他們是背对着这两者，面向着法官。

"那是証人席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指着左边一处有黃銅栏杆的像个讲坛的地方說。

"是証人席，我的好先生，"潘卡答，从藍色文件袋里掏出一些文件来——那文件袋是劳頓刚送到他脚下的。

"还有那个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指着右边被圈成另外一片天地的两排座，"那是陪审官坐的吧，是不是？"

"正是，我的好先生，"潘卡答，拍着鼻烟壶的盖子。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兴奋地立起来看看法庭上的景象。走廊里已經有一大群旁听者，在律师席上也集合了許多戴假发的紳士：他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已經具备了使英格兰律师界馳名世界的那一切有趣而变化多端的鼻子和鬍子。那些有訴訟事实摘要书拿在手里的，就尽可能把它拿得很显眼，并且时而用它去搔鼻子，使旁观者們心目中的印象更为加强。其他沒有摘要书来"显"的紳士們，臂下夹着漂亮的八开本大书，后面拖着一条紅色书签，外面是那种"半生半熟的面餅皮色"的面子，按照专門技术的說法叫做"法律小牛皮"[①]。还有些紳士，既沒有摘要书，也沒有大书籍，就把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做出聪明样子来；再有些

[①] "法律小牛皮"系书商們的特别用語，指素淨的小牛皮或羊皮作封面裝訂的书，这种书大多为法律书籍。

妮，非常不安和焦急地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唤起那些門外汉的贊美和惊異，也就满足了。使匹克威克先生很惊奇的是，全部的人們分成許多小集团，带着一种最漠然无动于中的态度閑談着当天的新聞——好像根本沒有要开庭审判这么回事。

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力被吞箕先生吸引住了：他走了进来，对他鞠一躬，坐上了王室律师顾問座位后面的座位；他刚刚回了一礼，就又看見大律师史納宾先生进来，馬拉德先生跟在背后，他把一只大得遮掉大律师一半身体的大紅色文件袋放在大律师桌上，和潘卡握了手，就退出了。然后又进来两三个大律师，其中有一位胖身体紅面孔的，向大律师史納宾先生友好地点点头，說了一句今天天气很好。

"那个說今天天气很好，向我們的律师点头的紅面孔的人是誰？"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說。

"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潘卡答。"他是我們的敌对方面的首席律师。在他后面的那位紳士是史金平先生，他的下手。"

匹克威克先生很憎恨这人的冷酷的罪恶行动，正打算問潘卡，为什么替对方辯护的大律师不知弗知竟然好意思对替他辯护的史納宾大律师說什么天气很好，这时候忽然律师們一致起立，法庭上的官吏們大声地叫"肃靜"！就把他的話打断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审判官出庭了。

审判官史太勃先生（首席审判官因为不舒服缺席，他算是暫代）是一个极其出奇的矮人，却又那么胖，所以仿佛他只有面孔和背心似的。他用两条小小的变了形的腿摇摇摆摆滚也似地走进来，庄严地向律师們鞠了躬，他們也向他庄严地鞠了躬，他就在桌子下面放了小小的腿子，在桌子上面放了小小的三角帽子，这么一来，所能看到的审判官史太勃先生就只剩了一双古怪的

小眼睛、一張闊大的粉紅色的臉和大約半副又大又很滑稽相的假发。

审判官剛剛就座，在法庭正厅里的一位官吏就用命令的口气喊"肃靜"！据此，在走廊里的另一位官吏就用发怒的态度喊"肃靜"！因此，又有三四位傳达官用憤慨的訓叱的声調大叫"肃靜"！这之后，坐在审判官下面的一位黑衣紳士就一个一个叫陪审官的名字；經过很大一陣叫鬧，发現只有十个特别陪审官到庭。因此，大律师不知弗知就要求补足缺額；于是黑衣紳士着手找两位普通陪审塞进去；馬上就找到了一位卖新鮮蔬果的人和一位化学药品制造者。

"点一下你們两位的名，紳士們，因为你們要宣誓的，"黑衣紳士說。"理查·阿普威契。"

"有，"卖新鮮蔬果的人說。

"托馬斯·格罗芬。"

"有，"化学药品制造者說。

"拿住《圣經》，紳士們。你們要正直而忠实地——"

"請法庭上原諒，"化学药品制造者說，他是又高又瘦的黄面孔的人，"我希望法庭上免了我出席。"

"凭什么理由呢，先生？"审判官史太勒先生說。

"我沒有助手，大人，"化学师說。

"那我管不了呀，先生，"审判官史太勒先生說。"你应該雇一个。"

"我雇不起，大人，"化学师答。

"那末你应該使你能够雇得起，先生，"法官說，臉上发紅了；因为审判官史太勒先生的脾气是近于容易发怒的一种，受不了抗辯。

"我知道是应該的，假使我能够过得像我該过的那么好的話；不过我并沒有呵，大人，"化学师答。

"叫他宣誓，"法官断然地說。

那位法庭上的官吏才說了"你們要正直而忠实地"，就又被化学师打断了。

"要我宣誓嗎，大人，是不是？"化学师說。

"当然罗，先生，"暴躁的矮法官說。

"很好，大人，"化学师答，带着退让的态度。"那末在审判完結之前，就要发生謀杀案了；就是这样。宣誓吧，随你的便，先生；"法官还沒有找到要說的話，化学师已經宣过了誓。

"我不过是想說，大人，"化学师說，很愼重地就座，"我鋪子里只留了一个打杂的孩子。他是很好的孩子，大人，但是他不熟悉药品，我知道他脑子里的一般的想法是，草酸就是泻盐，鸦片精就是旃那糖浆。就是这样呵，大人。"說了这話，瘦长的化学师鎮定下来坐舒适了，臉上装出快乐的表情，似乎预备好了最坏的情形。

匹克威克先生正怀着最深切的恐怖之感看着化学师的时候，法庭上发生了一陣覚察得出的小騷动；随即看見克勒平斯太太扶着巴德尔太太，被領了进来，垂头丧气地坐在匹克威克坐的凳子的另外一头。随后，道孙先生送来一把特别大的雨伞，福格先生送来一双木屐，两人都特地装好了一副最表同情和最忧伤的臉色。山得斯太太随后出现，带来了巴德尔少爷。巴德尔太太看見她孩子的时候吃了一惊；突然又鎮定下来，用发狂的样子吻他；然后这位好太太沉入一种歇斯底里的衰弱状态，并且說，請問她是置身何处了。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把头掉开，泫然飲泣，作为回答。而同时，道孙和福格两位則請求原告寬慰一

点。大律师不知弗知用一条白色大手絹下劲地擦擦眼睛，并且对陪审官投以呼吁的眼光，同时，审判官显然被感动了，还有几个目击者試着用咳嗽来抑压自己的感情。

"非常好的主意，实在的，"潘卡对匹克威克先生耳語。"道孙和福格那两个家伙真了不得；妙主意，我的好先生，妙。"

潘卡說着的时候，巴德尔太太开始慢慢地逐步恢复正常，同时，克勒平斯太太把巴德尔少爷的沒有扣全的鈕子和扣子洞仔細考察一番之后，就叫他在母亲面前的地板上坐好——这是一个控制全局的地位，他在那里不会不喚起审判官和陪审官的充分的怜惘和同情。坐是坐了，不过并不是沒有經过那位小紳士的許多反抗和許多眼泪；他心里有某种疑惧，以为把他放在审判官的眼光的充分扫射之下只是一种正式的初步手續，随后馬上就要拉他出去杀掉，至少也是放逐海外，一世都不得回来。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黑衣紳士喊，表示那列在表上的第一件案子正式开始。

"我是原告律师，大人，"大律师不知弗知說。

"誰和你一道呀，不知弗知兄？"审判官說。史金平先生鞠了一躬，表示那是他。

"我是被告方面的，大人，"大律师史納宾先生說。

"有誰帮助你嗎，史納宾兄？"法官問。

"畚箕先生，大人，"史納宾大律师回答。

"原告律师，不知弗知大律师和史金平先生，"审判官說，一面說一面写在他的記事簿上；"被告律师，史納宾大律师和滑稽先生。"

"請大人原諒，是畚箕。"

"呵，很好，"法官說；"很抱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位紳士的

名字。"恭箕先生鞠躬微笑，审判官也鞠躬微笑，于是恭箕先生紅了臉，連眼白都紅了，想裝做不知道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样子，而这却是从来沒有哪一个曾經办到的事，也是在一切合理的可能范圍之內永远办不到的事呵。

"进行下去，"审判官說。

傳达官們重新喊了肃靜，史金平先生就着手"打开話匣子"；但是匣子打开之后，似乎里面貨色很少，因为他完全不让人知道他知道的詳情，所以大約經过三分钟的光景他就坐下了，让陪审官的智慧完全停留在先前的阶段，毫无所获。

于是大律师不知弗知带着这种行动的庄严性质所需要的威風凜凜的神情起立发言，他向道孙耳語几句，和福格略作商談以后，就把肩头上的长袍拉拉，把假发整理整理，于是对陪审官訴說。

大律师不知弗知开口說，在他的职业經历的全部过程中——从他从事于法律的研究和实用的第一瞬間起——从来沒有遇到过一件使他抱着这样深刻的热情的案子，或者感覚到自己身上有这样重的責任——这个責任，他可以說，簡直重得叫他担負不起，要不是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持他的話；这信念使他完全相信眞理和正义的案子，換句話說，他的受到极大損害和压迫的当事人的案子，一定会說服他面前的陪审席上的十二位高尙而明智的人們。

律师們往往总是这样开場的，因为这使陪审官們和他們的关系友好起来，并且使他們覚得他們一定是多精明的家伙。一种显而易見的影响立刻产生了；有几位陪审开始用极度的热心作长篇的記录了。

"紳士們，你們已經听見我的飽学的朋友說过了，"大律师不

知弗知继續說，明知道陪审的諸位紳士根本沒有从他所指的那位飽学的朋友那里听到什么东西——“你們已經听見我的飽学的朋友說过了，紳士們，这是一个毁棄婚約的訴訟，要求賠偿损失一千五百鎊。不过你們还沒有听見，因为那不在我的飽学的朋友的职份之內，所以他沒有說，那就是这案件的事实和情形。这些呢，紳士們，等我来詳細报告，并且由諸位面前那原告席上的无可指摘的女性加以証明。”

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在“原告席”几个字上特别加重了声調，大声拍了一下桌子，对道孙和福格看了一眼，他們呢，点点头，表示对大律师的贊叹和对被告的鄙夷。

“紳士們，”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續說，是温和而忧伤的声調了，“原告是一个寡妇啊；是的，紳士們，寡妇。已故的巴德尔先生作为国賦的守护人之一而受到君主好多年的尊敬和信任以后，几乎无声无息地从世界上消失，到别处去寻求税卡上所不能有的休息和和平。”

用这样凄惻的辞句描写了那位在地下室酒店里被人用一夸尔的大酒壶打在头上死掉的巴德尔先生之后，飽学的大律师的声音停頓了一会儿，然后感情洋溢地說：

“他死之前已經把他的肖像印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了。巴德尔太太就带着小孩子——她的棄世的税吏的唯一的爱儿——追求高斯維尔街的退隐和安宁；她在这里的前客堂的窗戶里挂了一个招貼，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房屋带家具出租，单身男子可进內洽看。’”說到这里大律师不知弗知停頓一下，有几位陪审把这个文件記录下来。

“那文件沒有日期吧，先生？”一位陪审官問。

“沒有日期，紳士們，”大律师不知弗知答；“但是原告通知我

說，那是离現在剛好三年的事。我請陪审官注意这文件上的措辞——'单身男子可进內洽看！'紳士們，巴德尔太太的对于異性的看法是由于長期观察她的死去的丈夫的难以估价的品质而得来的。她沒有恐惧——她沒有顾虑——她沒有怀疑——全部是信任。'巴德尔先生，'寡妇說，'巴德尔先生是堂堂的男子汉——巴德尔先生是說話算数的男子——巴德尔先生不是騙子——巴德尔先生从前也是单身的紳士；对于单身紳士，我寻求保护，寻求帮助，寻求安慰，寻求慰借——对于单身紳士，我始終会看到一种东西，使我想起巴德尔先生是怎样的，当他最初获得我的青春时的沒有經驗的爱情的时候；所以，我的房子要出租給单身紳士，'受到这种美丽而动人的冲动（我們的并非完善的天性之中的最好的冲动之一啊，紳士們）的驅使，这位寂寞而孤独的寡妇揩干眼泪，收拾好二层樓，把她的天眞无辜的孩子拥抱在为母者的怀里，于是在客堂窗戶上貼了召租条子。那个招貼是不是在那里貼了很久呢？沒有。蛇是在守候着，导火綫已經装好，地雷在准备着，工兵是在工作着。招貼在客堂窗戶里还沒有貼了三天——三天，紳士們——就有一个两条腿的东西，外表完全像一个男子，而不是像一个妖怪，来敲巴德尔太太的門。他'进內洽看'了；他租了房子；而在第二天就搬来住了。这个人就是匹克威克——被告匹克威克。"

这样滔滔不絕弄得滿臉通紅的大律师不知弗知，說到这里停住了，以便喘息一会儿。寂靜喚醒了法官史太勒先生，他立刻拿起毫无墨水的笔写了些什么，并且显出異乎寻常的庄严，为了使陪审官們相信他老是在閉着眼睛的时候思索得最深刻。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續发言。

"关于这个匹克威克，我不打算多說；这題目几乎毫无足以

引动我的地方；因为我是，紳士們，正如你們一样，对于令人作嘔的毫无心肝，对于有計划的邪恶，可不高兴去費脑筋。"

西克威克先生已經在沉默中痛苦地折騰了一会儿了，听到这話的时候，忽然大跳起来，好像他心里起了一种模糊的念头，要在神圣森严的法庭上把大律师不知弗知毆打一頓。潘卡的劝阻手势約束了他，他只得带着憤慨的臉色听那位飽学的紳士說下去，他的臉色跟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的欽佩的臉色成为强烈的对比。

"我說有計划的邪恶，紳士們，"不知弗知大律师說，他的眼睛看穿西克威克先生，而且嘴里在議論着他；"当我說有計划的邪恶的时候，被告西克威克假使今天是到庭的——据說他是到庭的——那末我告訴他，假如他待在一边，那就算他比較漂亮，比較得体，見識和經驗还算不錯。让我告訴他吧，紳士們，假使他要在法庭上隨便作任何異議和抗辯的表示，那是沒有用的，不会騙得了你們的，你們会知道怎样估計那些表示；让我再告訴他，正好像法官大人要告訴你們的，紳士們，一个律师为他的当事人尽責的时候，既不怕威脅又不怕恫吓，也不怕压制；任何这样的企图，想做无論这一样或是那一样，无論第一点或是最后一点，結果这阴謀家会自作自受，无論他是被告还是原告，无論他叫做西克威克、还是諾克斯、还是史托克斯、还是史泰尔斯、还是布朗、还是多姆孙。"

从本題这样稍稍扯开一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效果是一切的眼睛都对着西克威克先生了。大律师不知弗知从自己鞭策自己而达到的道德的高昂状态局部恢复过来之后，继續說：

"我要向你們說明，紳士們，西克威克在巴德尔太太家里安定地继續住了两年沒有离开过。在那整个期間，巴德尔太太服

侍他，照料他，給他煮飯菜，把他的衬衣送出去給洗衣妇，还要拿回來补、晒和作其他让他好穿的准备，总之，在那两年之間，她受到他的最充分的信任。我要向你們說明，有許多次他給她的小孩子半便士的銅板，还有几次甚至給六便士的：我要請一位証人——他的証詞是我的饱学的朋友所决不能够駁倒或削弱的——給你們証明，他有一次拍拍小孩子的头，問他最近有沒有赢到大石彈或者普通石彈（我知道这两者都是那鎮上的孩子們非常珍爱的大理石做的玩意儿），后来还說了这句值得注意的話——'你高兴有一个另外的父亲嗎？'我还可以証明給你們看，紳士們，大約一年之前，匹克威克突然开始常常不在家了，而且出去很多日子，好像存心要逐漸和我的当事人破裂了；但是我也要告訴你們，他的决心在那时候还不够坚强，或者是他的高尙的感情战胜了，假使他有高尙的感情的話，或者呢，是我的当事人的魅力和才能克服了他的非大丈夫的存心；有一次，他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曾經清清楚楚地用明白的言語向她求婚；但是事先作了特別謹慎的布置，不让他們的庄严的契約有見証人；我为了給你們証明这一点，可以請你們听他自己的三个朋友的証詞——这三位极端不願意作証的見証人——紳士們，极端不願意作証的見証人呵——在那天早上发现他把原告抱在怀里，用他的爱撫安慰她的激动。"

这位饱学的大律师的这一部分話，显然給了听众很深的印象。他拿出两片很小的字条，継續說：

"那末现在，紳士們，只有一两句話了。他們之間曾經通过两封信，那明明白白是被告的亲笔，两那眞是有力的証明。这些信也足以說明这人的性格。它們不是光明正大的、热情的、雄辯滔滔的书信、充滿了誠摯的爱恋的語言。它們是遮遮掩掩的、偸

徐的、隐秘的通信，但是幸而，它們都比用最热烈的詞句和最富于詩意的形容詞写的还要鮮明得多——这些信必須用細心而怀疑的眼光去看——这些信显然是匹克威克当时故意这样写的，为了蒙混和欺騙或許会拿到它們的任何第三者。让我念一念第一封吧：‘自加拉卫[①] 十二点钟。亲爱的巴太太——斬肉和番茄酱。你的匹克威克。’紳士們，这是什么意思？斬肉[②] 和番茄酱。你的匹克威克！斬肉！我的天！还有番茄酱！紳士們，是不是一个敏感的輕信的女子的幸福就可以被这样的淺薄的詭計輕易糟蹋掉呢？第二封信沒有日期，这一点本身就是可疑的——‘亲爱的巴太太——我要到明天才能回家。慢車。’而下面就是这句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話——‘你不要为了湯婆子費心了。’湯婆子！嘿，紳士們，有誰为了湯婆子費心的嗎？什么时候有过一个男子或者女子的平靜的心境被湯婆子所破坏或扰乱过？这东西本身是个无害的、有用的、而且我还要說是个令人舒服的家庭用具呵，紳士們！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地嘱咐巴德尔太太不要为了这个湯婆子动感情呢？——除非那是（而且无疑是的）一种神秘的情火的掩飾——某种亲爱的字眼或諾言的代用品罢了，按照预先商定的通訊方法写的，而且是匹克威克为了实行預謀的遺棄而狡猾地想出来的；但那却不是我所宜于解釋的了。还有所謂慢車是暗示什么呢？据我看来，也許就是指匹克威克自己，他毫无疑問地在整个这件事情里是一部犯罪的慢車；但是他的速度現在却非常意外地加快了，他的輪子呢，紳士們，是他自作自受，

① 加拉卫是英国康希尔的有名咖啡店，十六世紀設立，一直开到十八世紀中，先后二百余年。

② “斬肉”一字意义甚多，可作排骨肉、鍊條、口、腸、牙床、商标、牌子、品类……解，但又作“变心”、“变节”解。

很快就得要你們給上油了！”

大律师不知弗知在这里停頓了一下，看看陪审官們听了他的詼諧話是否笑了；但是除了那蔬菜水果商人沒有别人笑，他对这句話很敏感可能是因为他今天早上剛巧給一部輕便馬車这样加过油的原故。飽学的大律师覚得在結束之前再稍微发泄一下悲哀，方为得策。

“但是，别說这个了，紳士們，”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說，“怀着发痛的心来笑是很难的；在我們的最深切的同情被喚起的时候說笑話是不好的。我的当事人的希望和前途是被毁了，而且，并不是言过其实，她的职业真的毁了。召租条子已經不貼了——但是里面并沒有房客。合格的单身紳士們一个一个走过去——却沒有叫他們进去問問或者在外面問問的邀請。整个房子里都是一片忧伤和寂靜；連小孩子也緘默了；他在母亲悲哭的时候，再也不想做那小孩子的游戏了；他的‘大石彈’和‘普通彈子’都被遺忘了；他忘記了他早就熟习了的‘扣住指节彈’、‘用指尖彈’、‘猜单双’等等叫喊，他的手閑着。而匹克威克呢，紳士們，这个高斯維尔街的沙漠中的家庭綠洲的无情的破坏者，这个堵塞了泉眼和在草地上撒了灰的匹克威克，这个今天带着他的沒心肝的番茄酱和湯婆子到你們面前来的匹克威克——却仍旧带着他的那副不害臊的厚臉皮昂着头，一口气也不叹地看着他所造成的災难。賠偿損失，紳士們——重重的一笔賠偿是你們所能加于他的唯一处罰；也是你們所能判給我的当事人的唯一补偿。她現在为了这笔賠偿，正在向她的文明的同胞——明达的、高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心平气和的、富于同情的、冷靜观察的陪审官們呼吁。”做了这个美丽的結論，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坐下了，大法官史太勒先生也醒了。

"传伊利莎白·克勒平斯，"大律师不知弗知隔了一会儿之后带着重振的精力站起来說。

最近的傳达官喊伊利莎白·特平斯；离得远一点的那个喊伊利莎白·吉普金斯；第三个呢，跑得透不过气来，冲到国王街上力竭声嘶地大叫伊利莎白·墨芬斯直叫到哑了嗓子。

同时，克勒平斯太太在巴德尔太太、山得斯太太、道孙先生和福格先生的联合协助之下跨上了証人席；她安全地栖息在最高一級之后，巴德尔太太就一只手拿着手絹和木屐，另外一只手拿着大約可以装四分之一品脱嗅盐的玻璃瓶子，站在最下一級，以防备任何的意外。眼睛紧盯着法官脸上的山得斯太太，站在她身边，拿着大雨伞，把右手大拇指揿在彈簧上，那种急切的神气仿佛說明她已經充分預备好了，一得到通知立刻就可以把伞撑开。

"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师不知弗知說，"你不要难过了，太太。"当然罗，克勒平斯太太一听到这安慰的話，就哭得更厉害了，她表現了就要昏厥的种种惊人的征候，或者如她自己以后所說的，感情丰富得受不了的征候。

"你記得嗎，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师不知弗知先問一两个不重要的問題之后这样說了，"你記得嗎，在去年七月里某天早上，你在巴德尔太太的二楼后間，那时候她正替匹克威克的房間撣灰尘？"

"是的，法官大人，我記得，"克勒平斯太太答。

"匹克威克先生的起居室是二层楼前間，是嗎？"

"是的，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答。

"你在后房里做什么呀，太太？"矮小的法官問。

"法官大人，"克勒平斯太太說，显出动人的兴奋神情，"我不

騙你。"

"你还是不騙我的好，太太，"矮小的法官說。

"我在那里，"克勒平斯太太继續說，"巴德尔太太是不知道的；我是拿了一只小籃子上街去的，紳士們，要买三磅紅馬鈴薯，三磅是两便士半，那时候我看見巴德尔太太的大門半开着。"

"怎么着？"矮法官叫。

"开着一部分，我的大人，"史納宾大律师說。

"她說半开着，"矮法官說，做一个狡猾的眼色。

"都是一样的，大人，"史納宾大律师說，矮法官表示怀疑，說要記下来研究。克勒平斯太太继續說：

"我就走进去，紳士們，想对她說声早安，用一种沒有妨害的态度上了楼，走进后房。紳士們，前楼里有說話的声音，我——"

"你就听了，我想是吧，克勒平斯太太？"不知弗知大律师說。

"对不起，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用高貴的态度說，"我不屑于做这种事。声音非常响，先生，它們自己硬鉆进我的耳朵来的。"

"唔，克勒平斯太太，你沒有去听，不过你听見了声音。声音里面有沒有匹克威克的？"

"有的，先生。"

于是克勒平斯太太淸淸楚楚地說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向巴德尔太太求婚，① 然后，借着許多詢問的帮助，慢慢地把那一番談話重复了一遍，那番談話讀者早已知道的了。

陪审官們显出怀疑的神色，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微笑一下，坐了下来。史納宾大律师申明說，他不打算反詰証人，因为匹

---

① "求婚"(address)，又作說話解(說求婚性质的殷勤話)。此处故意用这字眼，使人得"求婚"的印象，而于必要时又可狡賴。

克威克先生願意明白地說明这一点，就是，她那样說法，对她是合宜的，她的話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时候，陪审官們和不知弗知先生都觉得极端地尷尬。

克勒平斯太太既然已經打破沉默，觉得这是稍为扯扯自己的家务事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她立刻就老实地对法庭上报告她眼下是八个孩子的母亲，而她抱着很大希望，大約在六个月之后要給克勒平斯先生添第九个。剛說到这个有趣的地方，矮法官非常暴躁地加以干涉了；結果，这位可敬的太太和山得斯太太在杰克孙先生的护卫之下都被客客气气地送出了法庭，毫无磋商的余地。

“那生聶尔·文克尔！”史金平先生說。

“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文克尔先生进了証人席，正式宣了誓，很恭敬地对审判官鞠了一躬。

“不要看着我，先生，”法官狠狠地說，作为这种敬礼的答謝；“看着陪审官。”

文克尔先生服从命令，向他认为最可能是陪审官所在的地方看着；因为在他当时那种心乱如麻的状态之下，根本談不到看見任何东西的。

于是史金平先生就把文克尔先生盘問一番。史金平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四十二三岁的年輕人，对于这样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偏袒对方的証人，当然是急于要弄得他狠狽不堪了。

“喂，先生，”史金平先生說，“請你让法官大人和陪审官們知道你叫什么吧，好嗎？”于是史金平先生很尖刻地歪着脑袋傾听文克尔先生的回答，同时对陪审官們瞥一眼，仿佛表示他預料文克尔先生由于爱作伪誓的生性会說出个什么假名字来。

“文克尔，”証人回答說。

“教名叫什么，先生？”矮法官怒冲冲地問。

“那生聶尔，先生。”

“丹聶尔——还有别的名字嗎？”

“那生聶尔，先生——不，大人。”

“那生聶尔·丹聶尔呢，还是丹聶尔·那生聶尔？”

“不，大人，只是那生聶尔——根本沒有丹聶尔。”

“那你为什么对我說是丹聶尔呢，先生？”法官問。

“我沒有說，大人，”文克尔先生答。

“你說了，先生，”法官答，严厉地皺皺眉头。“要不是你对我說过，我怎么会在簿子上記了丹聶尔呢，先生？”

这个論証当然是无可辯駁的。

“文克尔先生的記性不大好，我的大人，”史金平先生插嘴說，又对陪审官們瞥一眼。“我敢說，我們要想法子恢复他的記性才能跟他說得下去哪。”

“你还是小心点好，先生，”矮法官說，对証人恶狠狠地盯一眼。

可怜的文克尔先生鞠了躬，努力装出自在的态度，但在那种惶惑的心情之下，那样子反而叫他像个狼狽的扒手。

“那末，文克尔先生，”史金平先生說，“請你听我說，先生；让我奉劝你一句，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記住法官大人叫你小心的訓誡吧。我相信你是被告匹克威克的一个知己，是不是？”

“我认識匹克威克先生，据我現在这时候所能記忆的，差不多——”

“对不起，文克尔先生，不要逃避問題。你是不是被告的一个知己？”

“我正打算說——”

“你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话呀，先生？”

“你假使不回答问话，你就要被押起来了，先生。”矮法官说。

“说吧，先生，”史金平先生说，“是或者不是，听你的便。”

“是的。”文克尔先生说。

“唔，是的。那你为什么不立刻说出来呢，先生？或许你也认识原告吧——呃，文克尔先生？”

“我不认识她；我见过她。”

“啊，你不认识她，但是你见过她？那末，请你把你这句话的意思告诉陪审席上的绅士们吧，文克尔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我和她不熟，但是我到高斯维尔街去看匹克威克先生的时候见过她。”

“你见过她多少次呀，先生？”

“多少次？”

“是呀，文克尔先生，多少次？我可以把这句话重复十来次，假使你需要的话，先生。”这位饱学的绅士说了这话，坚定不移地皱一皱眉，两手插腰，怀疑地向陪审席上微微一笑。

于是就来了那一套富有启发性的“用疾言厉色来威吓的办法”，那是这种事情上常有的。一开始，文克尔先生说，要他说见过巴德尔太太多少次，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史金平先生就问他，他看见巴德尔太太有没有二十次，他就回答说：“当然有，——还不止。”随后又问他，他看见她有没有一百次——他能不能发誓说见过她不止五十次——他能否确定说见过她不止七十五次，等等；最后所得到的满意的结论就是他还是小心点好，不要忘记他是在干什么。证人就被他们用这样方法摘得陷入那种必需的心神混乱的状态中，盘问就继续如下：

“请问，文克尔先生，你还记得在去年七月里，有一天早上你

到高斯維尔街的原告家里去看被告匹克威克嗎？”

“是的，我記得。”

“那一次同你一道去的朋友，有一个叫特普曼，另外一个叫史拿格拉斯？”

“是的。”

“他們在这里嗎？”

“在这里，”文克尔先生答，非常急切地向他的朋友們所在的地方看着。

“請你注意听我的話，文克尔先生，不要注意你的朋友們，”史金平先生說，又向陪审官們富于表情地看看。“他們必須事先不和你商量就供他們的証詞，假如你們还沒有商量过（又对陪审席上看一眼）。喂，先生，把你那天早上走进被告房里的时候所看見的情景告訴陪审官們吧。来吧，說出来，先生；我們迟早总会听到的。”

“被告匹克威克先生正抱着原告，两只手摟着她的腰，”文克尔先生答，带着自然而然的迟疑神情，“原告似乎昏厥了的样子。”

“你听見被告說什么沒有？”

“我听見他叫巴德尔太太好人，我听見他要她平静一点，因为假使有人来了那成什么样子，或者是这种意思的别的說法。”

“現在，文克尔先生，我只有一个問題要問你了，并且我請你記住法官大人的警告。你能否宣誓說被告匹克威克当时并沒有說‘我的亲爱的巴德尔太太，你是个好人；平静一点，因为你是免不了成为这个样子的，’或者是这种意思的别的說法，你能嗎？”

“我——我并沒有以为他的話是这种意思，当然的罗，”文克尔先生說，听見人家把他听到的字眼这样巧妙地湊合在一起感

到惊异。"我是在楼梯口，不能听得很清楚；我脑子里的印象是——"

"陪审席上的紳士們并不需要你脑子里的什么印象，文克尔先生，那种东西恐怕对于誠实的正人君子是沒有什么用处的，"史金平先生插嘴說。"你是在楼梯口，沒有听清楚；但是你不能宣誓說匹克威克沒有說过我所引述的那些話吧。我沒有弄錯你的意思嗎？"

"是的，我不能宣誓，"文克尔先生答；于是史金平先生带着胜利的臉色坐下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案子还沒有进行到那么順利的地步，以至于沒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是它却未尝不可以让人放在比較有利些的地位，假使还可能的話；因此舂箕先生站起来說話，他想用反詰从文克尔先生那里問出一些重要的东西。究竟他問出来沒有，讀者馬上可以知道。

"我相信，文克尔先生，"舂箕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不是一个青年人了？"

"啊，不是了，"文克尔先生答；"老得够做我的父亲了。"

"你对我的飽学的朋友說过，你认識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很久了。你有沒有任何理由設想或者相信他是打算結婚的？"

"啊，沒有；的确沒有；"文克尔先生回答得那样急切，舂箕先生本来应該尽可能赶快使他走出証人席的。法律家們說有两种証人是特別坏的，一种是不情願作証的証人，一种是太情願作証的証人；文克尔先生命定了兼演这两种角色。

"我还要再問你些哪，文克尔先生，"舂箕先生用一种最溫和、最懇切的态度继續說。"你是否曾經看見过匹克威克先生对異性的态度和行为里面有任何东西使你相信他在近几年曾經想

过結婚生活呢？”

“啊，沒有；的确沒有，”文克尔先生答。

“他对于女性的行为，是否总是像一个年紀过了半百、滿足于自己的事业和乐趣的人的态度，只是像父亲对女儿一样对待她們？”

“毫无疑問，”文克尔先生答，全心全意地。“那——是的——是的呵——的确。”

“据你所知道的，他对巴德尔太太或者任何其他妇女的行为，决沒有絲毫可疑的地方吧？”春箕先生說，打算坐下去了；因为史納宾大律师已經对他霎眼睛了。

“唔——唔——沒有，”文克尔先生答，“除了一件小事，那件事情呢，我完全相信是很容易解釋开的。”

假使不幸的春箕先生在史納宾大律师对他霎眼的时候就坐下来，或者假使不知弗知大律师在开头就阻止了这不正当的反詰（他知道不必如此，因为看到文克尔先生的焦急，他知道非常可能引出一些对他有用处的东西的），那末，就不至于引出这段不幸的供詞了。文克尔先生的話一完，春箕先生坐了下来，史納宾大律师就連忙叫文克尔先生退出証人席，他对于这一点原来打算欣然照办的，这时不知弗知大律师阻止了他。

“且慢，文克尔先生——等一下！”不知弗知大律师說；“請法官大人問一問他好嗎——那位年龄大得足以做他父亲的紳士对于女性的行为上的这一个可疑的事例是什么？”

“你听見那位飽学的律师說的話了，先生，”法官对可怜的和痛苦不堪的文克尔先生說。“把你所提到的那件事情叙述出来。”

“我的大人，”文克尔先生說，急得发抖，“我——我偏不。”

"也許吧，"矮法官說；"但是你一定要說。"

在全法庭的深沉的靜默中，文克尔先生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那可疑的小事是发現匹克威克先生半夜里在一位女士的卧室里；結果，他相信，那位女士的筹划好的婚姻破裂了，并且，据他知道的，他們全体都被强迫带到伊普斯威契市鎮的行政官和治安官乔治·納普金斯老爷面前。

"你可以离开証人席了，先生，"史納宾大律师說。文克尔先生离开了証人席，用精神錯乱的速度冲到乔治和兀鷹去，几个钟头之后，茶房发現他在房里大声而悲慘地呻吟着，把头埋在沙发垫子下面。

屈来西·特普曼，和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也被分别叫进了証人席；两人都証实了他們的不幸的朋友的証詞；也都被过度的窘困弄得几乎死去活来。

随后叫了苏珊娜·山得斯上来，由大律师不知弗知盘問，大律师史納宾反詰；她老是說，并且老是相信，匹克威克要娶巴德尔太太；她知道，自从七月里的昏厥发生之后，巴德尔太太和匹克威克訂了婚的事成了邻居們談話里面的流行題目；她自己是听軋布机鋪子的墨蒂雷太太和上浆的彭金太太說的，但是沒有看見这两位在法庭上。听見过匹克威克問小孩子高兴不高兴有另外一个父亲。并不知道巴德尔太太在那时候和面包师傅很亲热，但是知道面包师傅那时候是独身汉而現在結了婚。不能宣誓說巴德尔太太并不很欢喜面包师傅，但是可以說面包师傅并不很欢喜巴德尔太太，否則他不会娶了别人。认为巴德尔太太在七月那一天早上的昏厥是因为匹克威克叫她定一个日子；当山得斯先生叫她（証人自己）定日子的时候她就是暈过去的，硬得像石头一般；而她相信每一个自命为有教养的妇女遇到这种

情形都会这样做的。所見过匹克威克問小孩子关于彈子的問題，但是她可以发誓說她不知道大石彈和普通石彈有什么分别。

附带陈述。——当她和山得斯先生交往的期間，也曾經收到情书，像其他女士們一样。在通訊中間，山得斯先生常常叫她“母鴨”，却从来沒有叫过“斬肉”或者“番茄酱”。他是特别欢喜母鴨的。假使他也那么欢喜斬肉和番茄酱，也許他会这样叫她，作为亲爱的称呼的。

現在，大律师不知弗知带着比以前所表現的更庄严的神情——假使那是可能的話——立起来大声叫喊說，“叫塞繆尔·維勒。”

其实完全不需要叫塞繆尔·維勒的，因为剛一說塞繆尔·維勒的名字，他就輕快地跨上証人席了；他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手臂扶在栏杆上，用非常高兴和快活的态度对律师席鳥瞰一下，对审判席概观一番。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法官問。

“山姆·維勒，大人，”那位紳士答。

“你的头一个字母是W还是V？”法官問。

“那就要看写的人的嗜好和兴趣了，大人，”山姆答，“我这辈子只有过一两次写它的机会，而我写的是V字。”

这时候走廊里有一个声音大叫起来，“很对呵，塞繆尔；很对。写V字，大人，写V字。”

“那是誰，敢在法庭上这样說話？”矮法官說，抬起头来，“傳达官。”

“有，大人。”

“馬上把那人带上来。”

“是，大人。”

但是因为傳达官找不到那人，所以沒有把他带上来；經过一場大騷扰以后，站起来找寻犯人的人又都坐下了。矮法官等到怒气消得能够說出話来的时候就問証人說：

“你知道那人是誰嗎，先生？”

“我猜想那是我的父亲，大人，”山姆回答說。

“你看見他現在还在这里嗎？”法官說。

“看不見，大人，”山姆答，死死盯着法庭的天花板上的灯。

“假使你能够指出他来，我早就立刻把他押起来了，”审判官說。

山姆鞠躬表示領教，于是带着毫无逊色的高兴的面孔轉身对着大律师不知弗知。

“那末，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

“那末，先生，”山姆答。

“我相信你是替这案子的被告匹克威克先生做事的吧。請說吧，維勒先生。”

“我是要說的，先生，”山姆答，“我是替那位紳士做事的，事情还不坏呢。”

“做的少，得的多，我想是吧？”不知弗知大律师說，带着詼諧的口吻。

“啊，得到的真不少，先生，就像人家命令打那兵士三百五十鞭子的时候他所說的罗，”山姆答。

“你可不要告訴我們那个兵士或者别的什么人說过些什么，先生，”法官插嘴說，“那不是証据。”

“很好，大人，”山姆答。

“你記得被告雇用你的第一天早上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沒有，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

“是呀，我記得，先生，”山姆答。

“請你把那事情告訴陪审官吧。”

“陪审席的紳士們，我那天早上得到一套全新的衣服，”山姆說，“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說，那是桩很特别很不平常的事情罗。”

这話引得大家都笑起来，矮法官从公事桌上抬起臉来生气地看着他說，“你还是小心点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时候也这样說，大人，”山姆答，“而我对那套衣服很小心呵；很小心，眞的，大人。”

法官严厉地看着山姆，足足有两分钟之久，但是山姆的臉上是如此的鎮靜和泰然，所以法官不說什么，示意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續說下去。

“你的意思是說，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装腔作势地疊起手臂，并且轉身半向着陪审席，好像默默地保証他就要叫証人受窘了——“你的意思是說，維勒先生，别的証人們所叙述的原告昏倒在被告的怀里的事你一点都沒有看見嗎？”

“当然沒有，”山姆答，“我是在过道里，等他們叫我上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婆已經不在那里了。”

“現在注意，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把一支大笔插进面前的墨水缸，用要把他的話記录下来的表示来威吓山姆。“你在过道里，但是却看不見在进行什么事情。你有眼睛嗎，維勒先生？”

“有呵，我有眼睛的，”山姆答，“問題就在这里啊。假使它們是两只上等的二百万倍的扩大力特别大的气体显微鏡，也許我能够看穿一段楼梯和一扇松木門；不过它們只是你所看見的这两只眼睛，所以我的眼界是有限的。”

这个答复說得一点火气都沒有，态度极其单純和平靜，旁听

者听了都吃吃笑了，矮法官也不禁微笑，而大律师不知弗知却显出異常愚蠢的样子。跟道孙和福格略作商議之后，这位飽学的大律师又拚命隐藏着自己的煩恼对山姆說，“那末，維勒先生，假使你高兴，我要問你一个关于另外一件事的問題。”

“假使你高兴罗，先生，”山姆答道，怀着极大的愉快。

“你記得去年十一月有一天夜里，你到巴德尔太太家去的事嗎？”

“呵是的，不錯。”

“啊，你記得的，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精神恢复起来，“我想我們終于会抓住一些东西了。”

“我也是这样想呢，先生，”山姆答；听了这話，旁听者們又吃吃地笑了。

“唔；我想你是去談一談关于这件訴訟的事吧——呃，維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說，以为得計地对陪审席上看看。

“我去付房租的；但是我們談了一下关于訴訟的事，”山姆答。

“啊，你們是談了一下訴訟的事的，”大律师不知弗知說，由于預感到会有某种重要的发現而高兴起来。“那末关于訴訟你們談了些什么呢，請你告訴我們好不好，維勒先生？”

“再好沒有了，先生，”山姆答。“今天在这里被盘問过的两位好德性的太太先說了些不重要的話之后，太太們就对道孙和福格先生的可敬的行为大大地称贊起来——他們就是現在坐在你附近的两位紳士。”这話当然把大家的注意都引向了道孙和福格，他們就尽可能做出有德性的样子。

“他們是原告的代理人，”大律师不知弗知說，“那末，他們大大地称贊了一番原告的代理人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的可敬的行

为，是嗎？”

“是呀，”山姆說，“她們說他們是多么慷慨，办这案子是投机，一点費用都不要，除非从匹克威克先生身上弄出錢来。”

听見这个非常意外的回答，旁听者們又吃吃地笑起来，道孙和福格呢，臉上通紅，傾身湊近大律师不知弗知的耳朵匆促地低声說了几句話。

“很对，”大律师不知弗知說，带着假装的鎮靜神情。“那是完全沒有用的了，大人，要想从这个不可救药的愚笨証人的身上获得任何証据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再問他任何問題来麻煩法庭了。下去吧，先生。”

“有沒有别的哪位紳士高兴来問問我呀？”山姆問，拿起了帽子，极其逍遙自在地四面看看。

“我不問，維勒先生，謝謝你，”史納宾大律师，笑着說。

“你可以下去了，先生，”不知弗知大律师說，不耐煩地揮着手。于是山姆下了証人席；他已經給了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他所能給予的最大的伤害，而尽可能少說到匹克威克，这正是他心里一直抱着的目的。

“我不妨确定这一点，大人，”史納宾大律师說，“假使可以免掉再訊問一个証人的話，我不妨确定匹克威克先生已經退休了，而且他是一个有一大笔独立财产的紳士。”

“很好，”不知弗知大律师說，交出两封要宣讀的信。“那末我也是一样，大人。”

随后，史納宾大律师就向陪审官們发言，替被告辯护；他发表一篇非常长、非常有力的演說，演說中对匹克威克先生的行为和性格用尽最大贊美的頌辞；不过，我們的讀者們远比他能够对那位紳士的眞正价值作出更正确得多的估计，所以我們覺得沒

有詳細記載这位飽学的紳士任何言辞的必要了。他企图說明对方所发表的两封信不过是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飯食、或者为了他从乡間旅行回来准备房間等事有关罢了。他为了匹克威克先生，用一般的說法来說，是已經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么說也就够了；而尽了最大的努力呢，大家都知道的，照这句老話的意思讲来，也就是說已經无能为力了。

法官史太勒先生按照早就确定了的成規和最妥善的形式作总結了。对于这么短的一篇告示他尽可能加以闡述，把他的簡短的摘录念給陪审官們听，一面念一面随时把一些証据加以解释。假使巴德尔太太是对的，那显而易見匹克威克先生是錯了，假使他們认为克勒平斯太太的証辞值得置信，那末他們就相信它，而假使他們不这么认为，那末就不相信。假使他們确信那是毁棄婚約的犯罪行为，那末他們就替原告要求一笔他們认为适当的賠償金；而假使，相反的，他們觉得并沒有婚約的存在，那末他們就根本不要替原告要求任何賠償金。陪审官們于是退席，到他們的私室里討論这件事，审判官也退到他的私室里，用一盘排骨羊肉和一杯白葡萄酒提提精神。

使人焦急的一刻钟滑过去了；陪审官們回来了，审判官也被找回来了。匹克威克先生带上眼鏡，带着一副兴奋的臉色和怀着一顆急促跳着的心凝視陪审长。

"紳士們，"那位穿黑衣服的人物說。"你們商議定了你們的裁决嗎？"

"我們商議定了，"陪审长回答。

"你們是贊助原告呢，紳士們，还是被告？"

"原告。"

"要求怎样的賠偿，紳士們？"

“七百五十鎊。”

匹克威克先生摘下眼鏡，小心地擦擦玻璃，折起来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口袋；一面极其細心地带好手套，一面一直凝視着陪审长，然后就机械地跟着潘卡先生和藍色文件袋走出了法庭。

他們在一間厢屋那里停下来，潘卡去付开庭費；匹克威克先生在这里和他的朋友們会齐了。他在这里还碰到了道孙和福格两位，他們得意地搓着手，露出滿意的一切象征。

“喂，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喂，先生，”道孙說，替自己也是替他的伙伴作答。

“你們以为可以弄到你們的办事費了，是不是，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福格說他們认为那未尝是不可能的；道孙微微一笑，說他們要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試試看，試試看吧，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激烈地說，“但是你們不要想从我这里弄到一个銅板的費用或者賠償，纵使我把以后的生命都消耗在債务人监獄里。”

“哈，哈！”道孙大笑。“下次开庭时期之前，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呢，匹克威克先生。”

“嘻，嘻，嘻！我們不久就会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福格露牙咧嘴地笑着說。

匹克威克先生气得話都說不出来，让他的律师和朋友們把自己拉到門口，被他們扶上一輛出租馬車，那是那位永远警惕着的山姆·維勒預先叫好了的。

山姆收起踏板，正打算跳上御者座，忽然覺得肩膀上被人輕

輕地一拍；回头一看，他的父亲站在他面前。老紳士的臉上带着悲伤的表情，严厉地摇着头，用訓誡的声調說：

“我知道像这样的办事法会得到什么結果的嘛。啊，山姆，山姆，为什么不弄一个不在場的証明！”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覺得还是到巴斯去好；
因此他就去了

“但是，当然罗，我的好先生，”矮小的潘卡在审判后那天的早上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房間里說，“当然你不是眞正地撇开了气恼，眞正地——当眞地打算不付訴訟費和賠償費吧？”

“一个銅板也不付，”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說；“一个銅板也不付。”

“这种原則万岁！就像放債的人不肯重訂債据的时候說的罗，”維勒先生說，他是在收拾早餐的器皿。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下楼去吧。”

“是罗，先生，”維勒先生答；照着匹克威克先生的温和的指示走了。

“不，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說，态度非常认眞，“我这里的几位朋友都劝我改变这个决心，但是沒有用。我要照常过日子，直到对方获得了权力，由法院发出强迫执行傳票来对付我；而假使他們下流到这步田地，用这种手段来拘捕我，我就高高兴兴地甘心情願让他們干。他們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呢？”

"他們可以，我的好先生，可以在下次开庭期发出强迫执行賠償和訴訟費的傳票，"潘卡回答说，"离现在正好两个月，我的好先生。"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到那时候为止，我的好朋友，让我不要听到一句关于这件事的話。那末現在，"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带着高兴的微笑对朋友們环視一周，眼睛里閃着任何眼鏡都不能減弱或掩蔽的一种火花，"唯一的問題是：我們下一处地方是到哪里去？"

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被他們的朋友的英雄主义感动得什么都回答不出了。文克尔先生还沒有完全从他在审判中作証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对任何問題都不能表示任何意見，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是白等。

"好的，"那位紳士說，"假使你們让我来提出我們的目的地，那末我說是巴斯。我想我們几个人都沒有去过。"

沒有人去过；并且这个提議受到潘卡的热烈支持，因为他认为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看到一些新鮮和愉快的事物，他就会改变意見，好好地想一想他的决定，往坏里想一想債务人监獄，那是极其可能的；因此就一致通过了。于是山姆立刻被派出去，到白馬地下室买五張明天早晨七点半的馬車票。

里面只剩两个座位，外面只剩三个座位，所以山姆就全部預购了；卖票員給他的找头有一枚鉛制的五先令的銀币，他因此找卖票員談了几句閑話，随后走回乔治和兀鷹，一直忙到睡觉的时候，把外衣和衬衣尽可能放得不占地方，并且施展他的机械的天才，想出种种聪明的办法把箱子盖紧盖在既沒有鎖又沒有鉸鏈的箱子上。

第二天早晨的天气不适宜于旅行——悶热，潮湿，細雨蒙

蒙。套上车准备出发的和拉着车从街上回来的马匹，冒着热气，使得车子外座的旅客都被遮得看不见了。卖报的人看上去湿漉漉的，还带着股霉味；卖橘子的把头伸进马车窗口的时候帽子上的水往里滴；仿佛给旅客冲洗一下提提精神。兜卖五十刃削笔刀的犹太人在绝望中把刀关上；兜卖袋中笔记本的人真把它们放进了口袋。表链和烤面包叉子都在减价，铅笔盒子和海绵也不吃香。

马车一停，就有七八个脚夫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行李野蛮地扑过来；他们发现来早了二十分钟，所以就让山姆去拯救行李，他们自己走到旅客休息室去躲雨——那是人类的沮丧的无可奈何的变通办法。

白马地下室旅客休息室当然是不舒服的；假使不叫做旅客休息室的话，那简直不是旅客休息室。那其实是右边的一间客堂，里面的一只厨房里的大炉子，好象是带着一副难以驾御的拨火棒、火钳和煤铲自己走了进来的。客堂被隔成许多包厢，让旅客们可以分别占坐；里面有一只钟，一个穿衣镜和一个活茶房；这最后一件东西的用处是留在房间一角一个小水槽上洗杯子。

那些隔开的包厢之一，这时被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目光严峻的男子占据着，他的头顶又秃又光滑，两旁和脑后却有许多黑头发，还有一部黑色的大胡子。他穿着一件一直扣到脖子的棕色上衣，戴一顶大大的海豹皮旅行帽，一件大衣和围巾搭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匹克威克先生走进去的时候，他停吃早餐抬起头来看看，那种神情又凶狠又专横，而且非常傲慢；当他对那位绅士和他的同伴们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个够之后，就用一种古怪的态度哼了一声，那态度好象是说，他有点儿怀疑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不过那是不行的。

“茶房，”那大鬍子紳士說。

“先生！”一个带着一張髒臉和一块同样髒的毛巾的僕人，从上面說过的水槽那儿钻出来答应。

“再拿些烤面包来。”

“是，先生。”

“塗了黃油的，記住，”那位紳士狠狠地說。

“馬上就拿来，先生，”茶房回答。

大鬍子紳士又用先前那样的态度哼了一声，在烤面包还未拿来以前走到火炉前面，并且撩起上衣的燕尾夹在手臂里，看着自己的靴子沉思起来。

“不知道这馬車到巴斯的什么地方停，”匹克威克先生溫和地对文克尔先生說。

“哼——呃——說什么？”那个怪人說。

“我是对我的朋友說話，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永远动不动就跟人家交談的。“我不知道巴斯車到什么旅館停下来。也許你能告訴我吧。”

“你到巴斯去？”那个怪人說。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另外那几位呢？”

“也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是內座吧——假使你們坐內座去，就算我該死，”那个怪人說。

“我們不是全体都坐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說。

“呵，不是全体，”那古怪人强調說。“我定了两个座位。假使他們要把六个人都挤进那輛只能坐四个人的該死的車廂里，我就去坐驛車，而且跟他們打官司。我是付了車錢的。那不行；我

定座的时候，就告訴卖票員那是不行的。我知道有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这种事情每天都有；但是我从来沒有忍受过这样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忍受。那些最知道我的人，最知道这一点；該死！”說到这里，凶狠的紳士猛烈地拉鈴叫来了茶房，对他說最好五秒钟之內就把烤面包拿来，否則就要給他顏色看了。

“我的好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請你允許我說一句，这是很不必要的激愤的表現呀。我只买了两張內座。”

“听你这样說，我很高兴，”那位凶恶的人說。“我收回我的話。我表示歉意，那是我的名片。让我跟你結識。”

“极其荣幸，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們就要做旅伴了，我希望我們会覚得彼此交往是很投合的。”

“我希望如此，”凶狠的紳士說。“我知道会的。我欢喜你的相貌；看了使我愉快。紳士們，給我你們的手和名字。认識我一下吧。”

当然，接着这种优礼有加的話之后是交換了友誼的礼数，于是凶狠的紳士立刻就用同样的那种短促、突兀和不連貫的句子告訴大家他的名字叫做道拉，他是到巴斯去玩的，他从前是在陆軍里，現在像个紳士似的做起生意来，靠利息过活，他定的另外一个座位是給他太太道拉太太坐的。

“她是一个好女人，”道拉先生說。“我因她而感到驕傲。我这样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我有鉴賞一下的荣幸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带着微笑。

“你会有的，”道拉答。“她会认識你。她会尊重你。我追求她的时候情形很特别。我发了一个輕率的誓就得到了她。像这样的。我看見了她；我爱上了她；我求婚了；她拒絕了——‘你爱

别人?'——'不要叫我难为情。'——'我知道他。'——'是的。'——'很好;假使他待在这里,我就剥他的皮。'"

"唉呀!"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喊。

"你剥了那位紳士的皮沒有,先生?"文克尔先生問。臉色非常蒼白。

"我写了个条子給他。我說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的确是的嘛。"

"当然啊,"文克尔先生插嘴說。

"我說,我是一个紳士,說了話就算数。我的人格是孤注一擲了。我沒有轉弯的余地。作为国王陛下的軍队里的一个軍官,我是不得不剝他的皮。我悔恨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必須做到。他是个沒有主張的人。他看到軍队里的規律是說一不二的。他逃走了。我娶了她。馬車来了。那是她的头。"

道拉先生說完的时候,指着刚开来的一輛馬車;它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一張戴着淺藍色軟帽的有几分姿色的臉正对着人行道上的人群張望;最大的可能是正在找这位輕率的人。道拉先生付了賬,急忙拿了旅行帽、大衣和圍巾冲出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們跟着也就出来,去找他們的座位。

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坐在馬車后面的座位上;文克尔先生进了車厢,匹克威克先生也正打算跟着他进去的时候,山姆·維勒忽然走过来,对主人的耳朵里輕輕說有話要告訴他,态度极其神秘。

"說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什么事呀?"

"这里出花样了,先生,"山姆答。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

"这个啊,先生,"山姆回答。"我恐怕,真恐怕,先生,这个車

子的老板是在跟我们过不去。”

“这是怎么回事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写上乘客表吗？”

“不但把名字写上了乘客表，先生，”山姆答，“而且还把一个名字漆在马车的门上了。”山姆说着，就指一指车门的一处，那里通常是漆着车主的名字的；而那几个大大的金字明明白白正是“匹克威克”这个怪异的名字！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喊，看见这巧合的事大吃一惊；“多么少见的怪事呀？”

“是呀，不过还不止这样哪，”山姆说，又指引他的主人注意那车门；“写了匹克威克还不够，他们又在前面加上‘摩西’，我说这是伤害加上侮辱，就象鹦鹉说的那样，人们不但把它从家乡弄出来，还要它以后说英国话。”

“这真够古怪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假使我们尽站在这里讲话，我们的座位就要没有了。”

“怎么，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先生？”山姆喊，看见匹克威克先生那份冷静态度大为骇异，匹克威克先生是打算这样冷静地坐到车厢里去的。

“算了吗！”匹克威克先生说。“不算了又怎样办呢？”

“居然敢这么放肆，不要把谁揍一顿吗，先生？”维勒先生说，他期望至少会准许他向车掌和车夫挑战，当场来一下斗拳比赛的。

“当然不，”匹克威克先生急切地回答说；“无论如何也不行。马上跳上你的座位吧。”

“我真的恐怕，”山姆走开的时候暗自咕噜说，“恐怕东家出了什么古怪毛病罗，要不然他决不会这么安安静静忍受的。我

希望那场官司没有打垮了他的精神，不过看样子很坏，非常坏。”维勒先生庄严地摇摇头；还有值得提一提的，直到车子开到肯辛顿税卡，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这可以说是他非常关心这件事的实例，在他保持这么久的沉默，可以说完全是破例的事。

旅程中没有值得特别提一提的事情。道拉先生讲了许多逸事，全都是说明自己是怎样地勇猛和不顾死活，一面讲一面请道拉太太加以证实；而道拉太太就一贯不变地用附录的形式追加一些道拉先生所遗忘、或者出于谦逊略而不提的值得注意的事实或情景，无非是说明道拉先生是一个比他自己所说的还要奇怪的家伙。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极为钦佩地听着，有时那位非常可喜的迷人的道拉太太谈几句。因此，由于道拉先生的故事、道拉太太的风采、匹克威克先生的好兴致、文克尔先生的好耳朵，这几位内座旅客一路上搞得非常融洽。

外座的呢，做了外面的人们一向做的事情。他们在每一站的开头都非常活泼，谈笑风生，到中间就非常地忧郁和渴睡，到终点却又非常地轻松和清醒了。有一位穿了印度橡皮披风的青年绅士，整天抽着雪茄；另外一位穿着象大衣一样服装的青年绅士，也点了很多支，而吸了第二口显然就觉得不舒服，于是在他以为没有人看着的时候就丢掉了。第三位青年人是坐在御者座上，他愿意学习养牲口的知识；坐在车尾的一位老年人却熟悉农事。经常有一些穿着工装和白色上衣的、只呼名而不道姓的人，被车掌招呼着来“搭一段”，这条路上来来去去的每一匹马和每一个马夫他们都认识的；还有一顿午餐，如果你胃口好一点，能在这点时间里吃光，花半个银币吃这顿饭是合算的。到了下午七点，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们，道拉先生和他的太太，都各自回到他们的私人起坐间里了：那是在巴斯的大唧筒间对

面的白牡鹿飯店，那里的茶房从服装看来可能被誤认为是威斯敏斯特的僕役，只是他們的行为要好得多，足以打破这种幻覚。

第二天早晨，早餐器皿剛收拾掉，就有一个茶房拿来道拉先生一張名片，要求介紹一个朋友来見面。名片送来之后，紧接着道拉先生本人也就带着那位朋友来了。

这位朋友是个不出五十岁的可爱的年輕人，穿着釘着光輝閃耀的鈕子的淺藍色上衣、黑褲子和一双皮子极薄的擦得雪亮的靴子。頸子里挂着用一条短短的黑色闊絲带吊着的一副金边眼鏡；左手輕輕地抓住一只金鼻烟壶；手指上的数不清的金戒指閃閃发光；衬衫褶裥上閃耀着一只大大的金剛钻的鑲金别針。他有一只金表和一根带着一枚大金图章的粗大的金环表鏈；他还拿着一根柔韌的烏檀木手杖，上面带着沉重的金头子。他的衬衣是最白的、最好的和浆得最硬的那种；他的假发是那种最光亮的、最黑的和最卷曲的。他的鼻烟是王子們的混合烟草；他的香水是帝王的珍品。他的面部收縮成一种永远的微笑；他的牙齿是如此地齐整，离得很近也看不出哪一只是眞的、哪一只是假的。

“匹克威克先生，”道拉説；“这位是我的朋友，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爷，班頓掌礼官；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互相认識认識。”

“欢迎到巴—斯来，先生。眞是莫大的荣幸。极其欢迎到巴—斯来，先生。你有很久——很久，匹克威克先生，沒有喝这里的水了吧。好像有一世紀，匹克威克先生。有——味儿！”

这就是掌礼官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爷握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的时候說的話；他把他的手抓住不放，聳起肩头連連地鞠躬，好像他眞正是舍不得把它放掉。

“的确我是很久沒有喝这里的水了，”匹克威克先生答；“因为据我所知道的，我以前从来沒有到过这里。”

“从来沒有到过巴—斯嗎，匹克威克先生！”这位掌礼官喊，让那只手在惊訝中落下了。“从来沒有到过巴—斯！嘿！嘿！匹克威克先生，你是个滑稽人。不坏，不坏。好，好。嘿！嘿！嘿！有[illegible]一味儿！”

“我覚得丢人，但是我必須說，我完全說的是实在話，”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以前眞的沒有到过这里。”

“啊，我明白罗，”掌礼官喊，非常高兴的样子；“是的，是的——好，好——更好。你是我們听說过的那位紳士。是的，我們知道你，匹克威克先生；我們知道你。”

“是那些混賬报紙上关于审判的报导吧，”匹克威克先生想。“关于我的种种他們都知道了。”

“你是住在克莱波·格林的那位紳士，因为不当心，喝了葡萄酒之后着了凉，四肢失去了效用——一动一动就痛苦极了，他就把巴—斯的一百零三度的温泉装在瓶里用貨車运到城里，送到他的臥室里，用这水洗澡，打了噴嚏，当天就好了。非常有味儿！”

匹克威克先生領謝了这个假設里所包含的恭維，但是他仍然有加以拒斥的自制力；他就利用掌礼官的片刻的沉默，要求让他来介紹他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这个介紹当然又使掌礼官欢喜和荣幸得不得了。

“班頓，”道拉先生說，“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們是客人。他們一定要留下签名。那簿子在哪里？”

“到巴—斯来的貴客的登記簿今天两点钟会拿到啷筒間去，”掌礼官回答。“你願意把我們的朋友領到那堂皇的建筑里面，使我能够获得他們的署名嗎？”

"好的，"道拉答。"拜訪的时間已經很长了。我們該走了；过一个钟头我再来。走吧。"

"今天晚上有个舞会，"掌礼官起身要走的时候，一面又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一面說。"巴斯的舞会之夜是从天堂攫取来的宝貴的时間；它之所以如此令人銷魂，是由于音乐、美、風雅、派头、礼仪，以及——以及——尤其重要的，由于沒有商人参加，他們跟天堂是完全不調和的，而他們自己每两个星期在商会里有一次集合，那至少也是很有味儿的。再会，再会！"于是这位掌礼官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一面嘴里尽說他极其滿意、极其愉快、极其拜服、极其承情，一面走下楼梯，跨进在門口等候的一輛非常漂亮的双輪馬車，得得地开走了。

到指定的时間，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由道拉先生护送着走到集会室，在簿子上写下名字，这件賞光的事使安其洛·班頓覚得格外地感激不尽。当夜舞会的入場券是預备大家都有的，但是現在不在手头，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叫山姆在四点钟到女王广場掌礼官家里去取，尽管安其洛·班頓一再抗議說要叫人送来。他們在这城市里作了短程的散步，得到一个一致的結論是派克街非常像一个人在梦中所看見而絕对不能接近的垂直的街道，于是回到白牡鹿打发山姆去完成他的主人发誓要他去做的事。

山姆·維勒又随便又优雅地戴上帽子，两手插在背心口袋里，极其悠閑地往女王广場走去，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吹了几只当时最流行的曲子，那是为了适用于那高貴的乐器——嘴成口腔，完全用新的节奏改了調的。走到女王广場他所要去的那一号，停止吹口哨，在門上活潑地一敲，立刻就有人开了門，那是一个穿华丽的僕人服、头发上拍粉、身軀匀称的当差。

"这儿是班頓先生家嗎，老朋友，"山姆·維勒間，那头发拍粉的穿着漂亮僕人服的人华丽得燦烂夺目，但是他一点沒有相形見拙地覚得羞慚。

"什么事呀，年輕人？"是那个拍发粉的当差的傲慢的詢問。

"假使是这里，你就拿这名片給他，說維勒先生在等着，好嗎？"山姆說。說着就冷靜地走进客厅，坐了下来。

拍发粉的当差用力砰地一声关上了門，很严厉地皺了皺眉头；但是关門和皺眉头都对山姆毫无作用，他在端詳着一座桃花心木的雨伞架子，用种种外表上的征象，表示他的批評式的贊許。

顯然是，主人接受了名片使拍发粉的当差对山姆的好感增加了，因为他递了名片回来的时候，用友誼的态度微笑一下，說是馬上就有回音。

"很好，"山姆說。"告訴那位老紳士不用忙得出一身大汗。不忙，六呎大汉子。我吃过飯了。"

"你吃得早呀，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

"我覚得早些吃飯的話晚飯的胃口就好些，"山姆答。

"你在巴—斯很久了嗎，先生？"拍发粉的当差問。"我以前还沒有听見你的大名的榮幸哪。"

"我在这里还沒有出过什么大風头，"山姆接过去說，"因为我和别的几位时髦人物是昨天夜里才到这里的。"

"好地方呵，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

"好像是的，"山姆說。

"愉快的交际界，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非常討人欢喜的僕人們，先生，"

“我想他們是，”山姆答。“是一种殷勤的、坦白的、不对人乱說什么的人。”

“啊，的确是这样的，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把山姆的話认为是很大的恭維。“的确是这样的。你聞不聞鼻烟，先生？”高个儿当差問，拿出一只小鼻烟壶，盖上有一个狐狸头。

“我不能不打噴嚏，”山姆答。

“那是不容易的，先生，我承认，”高个儿当差說。“慢慢地来，先生。咖啡是最好的实习。我用咖啡用了很久。它是很像鼻烟的，先生。”

这时候，鈴声尖銳地响了一陣，使得拍发粉的当差很丢臉地不得不把狐狸头塞进口袋，并且带着卑屈的臉色連忙到班頓先生的“书房”里去。順便說一句，我們知道，往往有这样的人，尽管是既不会看书，又不会写字，但是却偏偏要把后面的小客厅叫作书房！

“这是回信，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恐怕你会覺得它大得太不方便了。”

“沒有关系，”山姆說，拿了那封內容很少的信。“我的精疲力竭的身体正好吃得消。”

“我希望我們再見，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說，搓着手，跟着山姆走到門口的台阶上。

“你客气得很呀，先生，”山姆答。“現在，别把你累坏了吧；那才是好人罗。想想你对社会的責任，别工作过度，伤了身体。为了你的伙伴們，尽量使你自己安靜下来吧；想想那对你会是多么大的損失！”說了这些令人感动的話，山姆就告别了。

“一个非常古怪的青年人，”拍发粉的当差說，带着显然摸不透山姆的臉色目送着他的背影。

山姆什么都沒有說。他霎霎眼睛，搖搖头，微微一笑，又霎霎眼睛；臉上带着仿佛碰到什么使他非常开心的事的表情，愉快地走掉了。

恰恰在当天晚上八点钟之前二十分钟，安其洛·西鲁斯·斑頓老爷，掌礼官，在会議室的門口从他的双輪馬車里出来了，还戴着同样的假发，同样的牙齿，同样的眼鏡，同样的表和图章，同样的戒指、衬衫别針和手杖。他的外表上唯一看得出的改变，是他穿了一件更淺的淺藍色的、用白色絲质衬里的上衣；黑色的紧身褲、黑絲袜、黑舞鞋和一件白背心，还有就是，假使可能的話，好像更香了一点。

这样打扮了的掌礼官，为了严格履行他的非常重要的职务的重要責任，站在房間里招待大家。

巴斯挤滿了人，与会者和花六便士来喝茶的人，成群地拥进来。舞厅里，長方的牌室里，八角形的牌室里，楼梯口上，过道里，許多說話声和許多脚步声十分使人迷醉。衣服沙沙作响，羽毛搖晃着，灯光照耀着，珠宝閃爍着。有一片音乐声——可不是四組舞的乐队奏的，因为那还沒有开始；却是輕盈的小脚步的音乐，时而带着一声清脆的欢笑——笑声低而温雅，但是非常悅耳；女性的声音大抵如此，不論是在巴斯或是在别的地方。由于愉快的期望而发光的亮眼睛，从四面八方閃爍着；无論你向哪里一看，都看得見美丽的身材从人群中优雅地滑过，剛剛消失，就有另外一个来接替，也是同样地美丽迷人。

茶室里，徘徊在那些牌桌周圍的，是好多古怪的老太太和龙鍾的老紳士，在討論着張家長李家短之类的閑話，那种显然津津有味的样子充分說明了他們从这种事情上获得的快乐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羼杂在这些集团之中，还有三四个撮合婚姻的媽媽

們，她們似乎完全被她們所参加的談話吸引住了，但是并沒有忘記时时向她們的女儿們心焦地斜着眼看一眼，女儿們呢，她們記得慈母的訓諭，要好好地利用青春，已經开始了她們的初步的卖弄風情：失落圍巾、戴上手套、放下杯子、等等；固然都是微枝末节，可是在熟能生巧的实踐家做来，却可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一群群年輕的傻瓜徘徊在靠門的地方和远端的角落里，表演他們的种种自鳴得意和愚笨的行徑；用他們的笨相和自滿叫附近的所有有理性的人好笑，却快快乐乐地自以为他們是大家所贊美的对象；至于这种贊美，那是一种聪明而慈悲的施予，沒有一个好人会反对的。

最后，那些坐在后排的一些板凳上，并且已經把那里占下来作为晚会的座位的，是几个过了大关口[①]的未婚的女士們，她們不跳舞，因为沒有她們的舞伴，也不打牌，因为怕坐下来之后成为不可挽救的单独一个人；所以，她們是在可以罵一切人而不必反省的那种有利地位。簡单說，她們能够罵一切人，因为一切人都在場。那是一种快乐和豪华的場面，有的是穿戴华丽的人們、美丽的鏡子、撒了滑石粉的地板、多枝烛台和輝煌的蜡烛；而在这場面的一切处所里沉靜而温柔地从这里滑到那里，对这一伙人諂媚地鞠躬，对那一伙人熟識地点头，对全体則是滿意地微笑着的，正是衣飾都丽的安其洛·西魯斯·班頓老爷，司仪的官儿。

"到茶室去。請用你們的值六便士的茶吧。他們放了些热水，就叫做茶。喝罢，"道拉先生大声說，指引着挽了道拉太太的手臂走在他們这伙前头的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就走进茶室去；班頓先生看見了，連忙像螺絲旋子似的从人群里鑽

---

① 六十三岁。

过来，狂热地欢迎他。

“我的好先生，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巴一斯有幸。道拉太太，你使会場生色了。我庆賀你戴着这样的羽毛。有味儿！”

“到了些什么人嗎？”道拉怀疑地問。

“什么人！巴一斯的精华。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見那位带紗帽的太太嗎？”

“那位胖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天眞地問。

“别响，我的好先生——在巴一斯沒有人是胖的或者老的。那位是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

“眞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何消說得，”掌礼官說。“别响。靠近点儿，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見那位走过来的穿得很华丽的青年人嗎？”

“是那長头发、額头特别小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正是。巴一斯現在最富有的青年人。麦丹海德爵爷公子。”

“你的話当眞？”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你馬上就可以听見他說話了。匹克威克先生。他要对我說話的。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位紳士，穿紅色小背心，留黑鬍子的，是克魯希頓大人，他的至交。你好嗎，爵爷？”

“热喜（死）了，班頓，”爵爷說。

“很暖呵，爵爷，”掌礼官答。

“非常热呀，”克魯希頓大人表示同意。

“你看見爵爷的邮車沒有呀，班頓？”稍为隔了一会儿之后克魯希頓大人这样問；在那間隔的时間里，麦丹海德小爵爷想把匹克威克先生凝視得張惶失措，克魯希頓先生在思索什么話題是他的爵爷最欢喜談的。

“啊呀，沒有見过，”掌礼官回答說。“一輛邮車！多好的主意！有一一味儿！”

“我的脑（老）天爷！”爵爷說，“我以为每个輪（人）都看見过那輛新邮車了；那喜（是）戏（世）上用輪鸡（子）跑的东希（西）里头最精巧、最漂亮、最优美的了——漆了紅顏色，带奶油色的斑点。”

“有一只眞正的信箱，一应俱全，”克魯希頓夫人說。

“前面有个曉曉（小小）的坐位，装了鉄栏杆，預备开車鸡的輪坐的，”爵爷接着說。“有一天早上我开了它香（上）布列希（斯）托尔，我穿了紅香衣，有两个当差的在后面离我戏（四）分鸡（之）一哩；眞見他的鬼，那些輪都从草棚鸡里跑出来，拦住我的路，問我喜不喜（是不是）邮政局的。偉大，偉大！”

对于这件逸事，爵爷笑得非常开心，听的人当然也是。随后，麦丹海德爵爷把手臂挽住那位諂媚的克魯希頓先生的手臂，走开了。

“愉快的青年人呵，那位爵爷，”掌礼官說。

“我想是吧，”匹克威克先生淡漠地回答說。

跳舞开始了，必要的介紹都作过了，一切准备手續都布置好了，安其洛·班頓又找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带他到牌室去。

他們剛走进去，那位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和别的两位旧派打扮，好像要打惠斯特的女太太正在一張空着的牌桌旁逡巡；他們一看見安其洛·班頓护卫之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就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知道他正是她們所需要的可以凑成一局的人。

“我的亲爱的班頓，”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說，哄小孩似的声調，“給我們找一个可爱的人来凑成一局吧，好人哪。”碰巧匹克威克先生这时正看着别处，所以那位夫人就朝他点点头，富于表

情地皺皺眉头。

"夫人，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一定是极其高兴，我相信的，有一一味儿哪，"掌礼官說，懂得那个暗示。"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这位是史納方納夫人——这位伍格斯比上校夫人——这位波洛小姐。"

匹克威克先生对每位太太小姐鞠了躬，而且发現逃避是不可能的，就拈了牌。① 匹克威克先生和波洛小姐一組，对史納方納夫人和伍格斯比上校太太。

在发第二副牌的开头、王牌刚翻出来的时候，有两位年輕女士匆匆走进房来，分别在伍格斯比上校太太的座位两边坐好，耐心地等这一副打完。

"喂，珍，"伍格斯比上校太太对两个女孩子之一說，"什么事呀？"

"我来問你，媽，我要不要和那个頂小的克劳莱先生跳舞，"两者之中比較漂亮也比較年輕的一个耳語說。

"好上帝，珍，你怎么想得出这种事呀！"媽媽憤憤然地回答說。"你沒有一再听說他的父亲一年只有八百进款，他一死就跟着完了的嗎？我为你害羞。絕对不要。"

"媽，"另一位低声說，她比她妹妹大得多，而且非常地沒有風趣和矯揉造作，"已經把麦丹海德爵爷介紹給我了。我說我想我是还沒有訂婚，媽呵。"

"你是个甜蜜的宝貝，我的心肝，"伍格斯比上校夫人答，用她的扇子拍拍女儿的嘴巴子，"你是永远叫人放心的。他闊得了不得呵，我的亲爱的，祝福你！"說了这些，伍格斯比上校夫人极

① 拈牌定座位，有如打麻将的拈座。座位既定，两对两为搭当。

其爱护地吻了吻长女，对另外一个用警告的态度皺皺眉头，于是理她的牌。

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从来沒有和这样精明的三位女牌手打过。她們厉害得这么要命，完全把他吓坏了。假使出錯一張，波洛小姐的眼睛就像制造匕首的兵工厂；假使他停頓下来考虑哪一張牌好，史納方納夫人就向椅子背上一仰，带着又不耐煩又怜憫的眼光对伍格斯比上校夫人微微冷笑，而伍格斯比太太一見就聳聳肩，咳嗽一声，好像是說，她怀疑他是不是还会把牌打出来。于是，每一副打完之后，波洛小姐总是带着阴郁的臉色和責备的叹息来盘問匹克威克先生为什么不跟着出紅方块，或者为什么不先出黑梅花，为什么不垫掉黑桃，为什么不偸一偸紅桃，为什么不連出大牌，为什么不打爱斯，为什么不配合老开，等等；而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一切严重責問的答复，却完全不能說出任何理直气壮的理由；他这时把打牌的窍門完全忘記了。而且有些人走过来旁观，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神經很紧張。除了这一切，桌子近旁还有使人分散注意力的滔滔不絕的談話，那是安其洛·班頓和两位馬丁特小姐；这两位小姐因为孤孤单单凑不成对，所以对掌礼官大献殷勤，希望弄到一两个失群的伴侶。这一切再加上不断的人来人往的喧声和扰乱，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免把牌打得坏了点儿；并且牌也跟他作对；当他們在十一点十分歇手的时候，波洛小姐气得了不得地立起身来，涕泪滂沱地坐了轎子徑自回家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会齐了，他們却異口同声地堅决声明說几乎从来沒有度过比这次更愉快的夜晚；大家一同回到白牡鹿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喝了些热东西鎮靜了一下感情，就上床睡觉，几乎一上床就睡着了。

第三十六章

这里的要点是布纇都像王子的傳說的可靠記載，和降临到文克尔先生身上的一件极其意外的災难

因为打算在巴斯至少勾留两个月，匹克威克先生覺得給自己和朋友們找些房子作这一期間的私寓是适当的。由于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們用适当的代价租到了新月街的一所房子的樓面；那房子太大，他們用不了，所以道拉夫妇就提議分租一間臥室和一間起坐間。这提議立刻被接受了，三天之內他們都住进了新寓所，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开始极其勤勉地喝矿泉。匹克威克先生喝起来是很有規律的。早餐之前喝四分之一品脫，喝过了就爬上一座小岡子；早餐之后又喝四分之一品脫，于是爬下一座小岡子；而每喝过一次，匹克威克先生就用极其庄严而强有力的字句宣称他覺得身体好多了；这話使他的朋友們非常快慰，虽然他們以前并沒有发覺他的身体有什么不好。

大喞筒間是一个寬敞的沙龙，里面有哥林多式的[1]柱子、一个音乐池、一只大挂钟、一个納煦像[2]，和一片金色的銘記，那是所有喝泉水的人都得拜讀的，因为它呼吁他們行善有善报的善举。有一張大柜台，上面有一只大理石的花瓶似的东西，喞筒从那里面抽出水来；柜台上有許多黃橙橙的沒脚大杯，人們就是从

① 哥林多是古希腊的都会，其建筑富丽堂皇，独成一式，流傳至近代。

② 納煦（Thomas Nash，1567—1601）：英国戏剧作家和諷刺作家。

这里面喝水；看着他們吞下去的时候那种坚毅和庄重的样子，是极其有益而使人满意的。附近有洗澡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就在里面洗着；后来就有乐队奏乐，庆賀其余的人也都洗过。另外还有一个喞筒間，不健康女士和紳士們坐了椅子或車子被推进去，那些形形色色的椅子和車子多得令人吃惊，假使有什么冒险的人走进去时脚趾的数目还跟平常一样，出来时却很可能已经失掉几个了；还有第三个喞筒間，那是好靜的人去的，因为那里沒有另外两处那么喧嘩。可以尽情的散步，用拐杖或者不用，带手杖或者不带；还有大量的談話、活动和快乐。

每天早上，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在內的有規律的喝水的人就在喞筒間相遇，各人喝了他的四分之一品脫，于是按照保养法去散步。到了下午散步或运动的时候，却是一个大集合，包括麦丹海德爵爷、克魯希頓大人、寡居的史納方納夫人、伍格斯比上校夫人，和所有的大人物，以及所有早晨去喝水的人。这之后，他們就从喞筒間走出去，或者乘車出去，或者坐了溶椅被推出去，于是又重新相遇。这之后，紳士們就上閱覽室，又遇到一部分人。这之后，他們就各自回家。假使夜里有戏，也許他們又在戏院相遇；假使夜里有集会，他們就在会場相遇；假使两样都沒有，他們就在第二天相遇——这是一个很愉快的程序，或許稍为有点儿刻板。

有一次，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消磨了一天之后，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里，在記日記；他的朋友們已經去睡觉了，这时候，房門上的輕敲声惊动了他。

“对不起，先生，”女房东克萊多克太太說，往里窺看；“你还需要些什么吧，先生？”

“不要什么了，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小女儿睡了，先生；”克萊多克太太說，“道拉先生很好，他說他坐着等道拉太太，因为預料晚会要很迟才散呢；所以我想，假使你不需要什么的話，匹克威克先生，那我就去睡了。”

“請吧，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祝你夜安，先生，”克萊多克太太說。

“夜安，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克萊多克太太关了門，匹克威克先生继續写下去。

日記在半个钟头之內写好了。匹克威克先生小心地用吸墨紙擦干了最后一頁，用上衣燕尾的里子的下端擦了笔，打开文具盒子的抽屜把它小心地放进去。那抽屜里有几張写字用的紙，上面密密层层地写滿了字，圓体字的标題折在外面，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他从标題上看出那并不是私人的文件，又似乎是关于巴斯的事，而且很短，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就把它展开，点起大約够他看完文章的寢室蜡烛；把椅子拉近火炉些，誦讀如下：

布穎都德王子的眞实的傳說

“不到二百年之前，在这城市的公共浴池之一里面，出現了一块碑，是紀念它的偉大建立者著名的布穎都德王子的。那块碑現在已經磨灭了。

“在那时候好几百年之前，就有一种代代相傳的古老的傳說，說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子从古雅典获得了丰富的知識回来的时候得了痲瘋病，于是避开了他父王的宮庭，怏怏不乐地同农夫和猪做伴。在畜群之中（傳說里这样說），有一只面容庄严的猪，王子对于它怀着志同道合之感——因为它也是聰明的——这猪具有深思的和持重的風度，是一个优于它的同伴們的畜生，它的哼声是可怕的，它的嘴是厉害的。王子看見这偉大的猪的

面孔就要叹气；他想到他的父王，他的眼睛被眼泪所湿潤了。

“这賢明的猪欢喜在濃厚的湿泥里洗澡。并不是在夏天，像現在普通的猪那样，洗澡取凉；即使在那古远的时代，普通的猪也是那样的（这証明文明的光輝已經开始照射了，虽然还弱）；它却是在冬季严寒的时候洗澡。它的衣服永远是那么光澤，它的容貌是那么清洁，所以王子决心要試一試他的朋友常用的那种水的凈化性能，他試了。在那黑色的湿泥下面，冒着巴斯的温泉。他洗了澡，病就医好了。他連忙赶到父亲的宫庭里，給父亲請安，很快又赶回来，建造了这座城和它的著名的浴池。

“他怀着他們先前的友誼的全部热忱找到那只猪——但是，伤心！温泉送了它的命。它不当心在温度太高的水里洗了澡，于是这位自然科学家就沒有了！它的后继者是普林尼[①]，他也是因为渴求知識而做了犧牲。

“这只是傳說。請听眞正的紀实。

“好多世紀之前，有一位威風很大的君王，就是鼎鼎大名的魯德·赫迪白拉斯，不列顛的国君。他是一位偉大的君主。他走路的时候地都震动，因为他胖得那样厉害。他的人民用他臉上的光彩取暖；因为它是那样紅而亮。他的确从头到脚每一吋都是个君王。而他身段上的吋数却是很多的，因为，虽然他不很高，身圍却非常大，在高度方面所失的吋数，他在圓周上补足了。在近代这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君主們之中，假使硬要找一位在若干程度上足以和他比拟的話，我說那只有可敬的科尔王。

“这位好国王有一位王后，她呢，在十八年之前，生过一个儿子，叫做布顯都德。他被送进他父亲領土之上的一所初級神学

① 指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23—79），为古罗馬的博物学家，因逼近观測大噴火而死去。

校讀书，讀到十岁，就托一位忠实使者照顾着，派他到雅典去进一所进修学校；因为在假期里并不要繳額外的費用，而一个学生离校也不需要事先通知，所以他在雅典待了长长的八年，到临了，他的父王派了侍从长替他付了賬，接他回来；侍从长办好这件差使，大受欢呼，并且立刻得了年俸。

"魯德王看見王子，也就是他的儿子的时候，发現他已經长成那样好的一个青年，他立刻覺得，倘使馬上叫他結婚，那該是一件多么偉大的事，那样就可以生出小孩子来延續魯德的光荣血种，直到世界的最末期。根据这个想法，他就派遣了一个特别使节团，由那些沒有什么事情可做又沒有什么获利的差使的大貴族們組成，派到邻国去，要求那个国王把漂亮的女儿嫁給他的儿子，同时申述他是渴望和他的弟兄和朋友极度地推誠相爱，但是，假使他們不同意这件婚事，那他出于不愉快的必要，就要侵犯他的国土，并且挖出他的眼睛。对于这話，那位国王（他是两者之中的弱者）答复說，他非常感謝他的朋友和弟兄的全部好意和慷慨，他的女儿随时可以出嫁，随便布鬑都德王子什么时候来把她带去。

"这答复一到不列顛，全国都欢喜得神魂顛倒。到处听不見其他的音声，只有飲宴取乐的声音——此外就是金錢的叮当声，那是为了支付快乐的典礼的开銷，都是人民向国庫收稅員繳納金錢的时候发出来的。这时候，魯德王高坐在圍滿群臣的宝座上，感情洋溢地立起身来，命令司法长去叫人弄最好的葡萄酒和宮庭乐人来；这一件'皇恩浩蕩'的事，竟由于傳統的史学家的无知而归之于科尔王，在那馳名的詩句里对国王陛下的描写是：

　　要他的烟斗来抽，要他的酒壶来喝，

　　还要他的提琴手，三个。

为了紀念魯德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事，而且是一种不忠实地抬高科尔王的功德的事。

“但是，在一切狂欢之中，却有一个人在倒出泡沫翻飞的美酒的时候不喝，在乐人奏乐的时候不跳舞，这不是别人，正是全国人民这会儿正为了祝賀他的幸福而勒紧喉嚨和錢袋的那位布額都德王子。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位王子忘記了外交部长具有为他恋爱的无可置疑的权利，却違反了政策和外交的一切前例，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已經恋爱上了，和一位高貴的雅典人的美丽的女儿私訂了終身。

“这里，我們看到文明和教养有多方面好处的一个鮮明的例子。假使王子是生在后世，他可以立刻娶了他父亲所选定的对象，然后狠命地从事工作，来解除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負担。他可以努力用有計划的侮辱和怠慢使她心碎；或者，假使她的女性的精神，和由于受了好多冤屈而起的驕傲意識支持她熬过了这种虐待，他也可以想法子要了她的命，实际而有效地把她甩掉。但是布額都德王子哪一种解脫法都沒有想到；所以他要求他的父亲让他私自朝見，把事情告訴了他。

“一切都管，就是不管自己的感情，那是君王們的由来已久的特权。魯德王大发雷霆，把王冠拋到天花板，又伸手接住——因为在那时代，君主們是把王冠戴在头上，却不是藏在碉楼里的——他頓脚，捶額头，奇怪他自己的骨肉怎么会反抗他自己，最后，他叫来了卫士，命令王子立刻到一座很高的角楼去坐禁閉；这是古代的君王們在儿子們的婚姻傾向跟他們自己的不是同一角度的时候通常采用的对待儿子的办法。

“布額都德王子在高高的角楼里被关了大半年，他的肉眼前面除了一堵石墙沒有别的美好的远景，他的精神的視綫之前也

只有长期的囚禁，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开始盘算起逃走的主意，經过几个月的准备，終于达到目的：自己走掉，却体貼入微地留了一把餐刀在他的獄卒的心里，因为要不然那可怜的家伙（他还有家庭）就要被认为暗中参与他的越獄而受到暴怒的国王的处罰。

“儿子的逃走使国王忿怒若狂。他不知道向誰来发泄悲伤和忿怒才好，幸而想起了把他儿子带回国的侍从长，于是革掉了他的年俸。同时也割掉了他的头。

“同时，年輕王子有效地化装好，徒步在他父亲的領土上流浪，在千辛万苦中由于对那位雅典姑娘怀着的甜蜜的思念而获得鼓舞和支持，她是他受到这种疲憊的苦难的无辜禍首呵。一天，他在一个乡村歇下来休息；看見草地上在进行着快乐的舞蹈，快乐的面孔来来去去，就鼓起勇气問一个站在他附近的纵酒狂欢的人，这样作乐是为了什么。

“‘你不知道嗎，陌生人，’他回答說，‘不知道我們的国王最近发的布告嗎？’

“‘布告！不知道。什么布告？’王子回答——因为他都是走的偏僻的小路，所以不知道大路上的事情。

“‘嘿，’那个农民答，‘我們的王子願意娶的那个外国女人已經嫁給她本国的一个貴族了；国王宣布了这件事，并且叫大家共同庆祝；因为現在布賴都德王子当然要回去娶他父亲所选定的人了，据說她漂亮得像正午的太阳呢。祝你健康，先生。国王万岁！’

“王子不再留着听下去。他逃开了那里，钻进附近一座森林的最丛密的深处。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日以继夜，在烈日之下，也在冷冷的惨淡的月光之下；經过正午的干燥，也經过深夜的濕冷；在晨曦的灰暗光綫之中，也在晚霞的紅光之中。他本

来是想往雅典去的，但现在却完全不注意时間和目的了，飄飄蕩蕩地迷了路走到了巴斯。

“那时候还沒有巴斯这城市。那里是荒无人迹，根本不会有巴斯这种名字，但是却有那高貴的国土，有那綿亘的山丘，有那靜靜地流着，流向远方的美丽的河道；还有那崇高的山岭，像人生的苦难一样，远远地望去，一部分被早晨的迷雾掩蔽住，失去崎嶇險峻的气势，却好像是非常坦易和溫柔了。王子被这景象的柔美所感动，頹然坐在綠色的草地上，用泪水来浸洗他的肿脹的脚。

“‘啊！’不幸的布賴都德說，合着掌，悲伤地仰望着天空，‘但願我的流浪在这里終結吧；但願我用来悲悼寄托錯了的希望和遭到鄙棄的爱情的这些感恩的眼泪，从此永远和平靜謐地流吧！”

“这願望被神听到了。那是異教徒的神道的时代，常常人們一說，这种神道就会接受他們的禱詞，而且那么迅速，有些时候竟是极其粗鹵。大地在王子的脚下裂开了；他陷进了裂口；而那裂口馬上又在他头上永远閉攏了，只留了他的热泪从地底下流出来的一个口子，而从此以后它就永远从那里迸流而出。

“値得注意的是，到了現在，許許多多在获得伴侶上失望的年长的女士們和紳士們以及差不多同样数目的急于获得伴侶的年輕的男女，每年都到巴斯来喝这泉水，由这里面获得許多力量和安慰。这对于布賴都德王子的眼泪的功德是一种最高的贊誉，也是这个傳說的眞实性的有力的証明。”

匹克威克先生讀完这篇小小的手稿之后打了几个呵欠，小心地又把它折好，放回了抽屜里，于是带着显得极度疲倦的臉色

点着了卧室蜡烛，上樓去睡。

他按照慣例在道拉先生的門口停住，敲敲門說声夜安。

“啊！”道拉說，“要去睡嗎？我但願已經睡了。阴郁的夜。刮風；是嗎？”

“風很大，”匹克威克先生說。“夜安。”

“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进了卧室，道拉先生重新坐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为了实踐他的卤莽的诺言，坐着等他的妻子回家。

比坐着等人更难过的事是很少的，尤其是那被等待的人是去参加什么晚会的。你不由得要想到在他們那方面时間过得有多快，而在你这方面却拖得如此沉悶；你越这样想，你覺得他們快回来了的希望就越微弱。而且，时钟的的答答走得那样响，在你独自一人坐着的时候，就仿佛身上穿了蜘蛛网做的貼肉衣服。开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搔你的右膝，然后这种感覺又去刺激你的左膝。你刚变换了坐的姿势，那种感覺又上了你的手臂；你坐卧不安地把四肢扭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的时候，你的鼻子上突然又犯了这毛病，于是你就去揉鼻子，仿佛把它揉掉——无疑你是会揉掉的，假使你能够的話。眼睛呢，也不过是一种累赘；你尽在睡眼蒙朧地剪一根烛芯，而另外一根却又一时半长了。由于这些，以及許多其他伤脑筋的小麻煩，使得夜深人靜地枯坐成了一桩决不叫人愉快的事情。

这正是道拉先生現在的意見；他坐在火炉跟前，老实說对于使他不能睡覺的所有参加晚会的沒人性的人怀着莫大憤慨。甚至想到因为自己在傍晚的时候覺得头疼所以才留在家里，也沒有使他的心情好一点。最后，打了几次盹，把头向火炉圍栏冲了好几次又及时地縮了回来才免得臉上打上烙印以后，他就决定

躺到后房的床上去思索思索——当然不是去睡觉。

“我是个睡死觉的人，”道拉先生躺上床之后說。“我必須醒着才行；我想我在这里听得見敲門声的。我想是的。我听見守夜的人哪。他在走着。可是現在声音模糊些了。模糊了一点点。他轉弯了。啊！”道拉先生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轉了那要轉沒轉、逡巡了好久的弯，沉沉地睡去了。

时钟剛敲了三点，一頂轎子忽然刮到新月街来了，里面就是道拉太太；两个轎夫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他們一路上为了使身体保持着垂直的姿勢就費了很大的事，更不用說还要抬着轎子了；但是在那一带高地上和在新月街上，風刮得那么凶，像是要把路上砌的石子卷起来似的，風的狂怒更可怕了。所以他們很乐意地放下轎子，在大門上着着实实地敲了两下。

他們等了一会儿，但是沒有人来。

“僕人們在帕普斯①的怀里了，我想，”矮轎夫說，把手伸到拿着火把照路的孩子的火把上去烘。

“我希望他捏他們一把，使他們醒过来，”高个儿說。

“請再敲敲吧，好嗎？”道拉太太在轎子里喊。“請你們再敲两三次。”

矮胖子是非常願意尽快地把这工作做完的；所以他就站在台阶上敲了四五次极其惊人的双响，分开来就是八下或者十下之多；同时那高个儿就走到路当中，抬头看窗子里有沒有灯光。

沒有人来。依然是一片寂靜和黑暗。

“嗳呀！”道拉太太說。“你一定要再敲敲，請你。”

“有沒有門鈴呀，太太？”矮轎夫說。

---

① 帕普斯想系莫菲斯之誤，后者是罗馬神話中的梦神，是睡神之子。

“有的，”拿火把的孩子插嘴說，“我一直在拉着呢。”

“只剩一个把手了，”道拉太太說，“綫断了。”

“我但願断了的是这些僕人的脖子，”高个儿咆哮說。

“我必須麻煩你們再敲門了，对不起，”道拉太太极其有礼貌地說。

矮胖子又敲了几次，沒有产生絲毫效果。高个儿非常不耐煩了，就上去代替了他，連續不断地两下两下地大敲起来，像个发疯的邮差。

終于，文克尔先生开始梦到在一个俱乐部里开会，会員們非常地不听指揮，所以主席不得不大敲桌子来維持秩序；后来，他模模糊糊地梦到一个拍卖行，里面沒有人开价竞买，拍卖的人什么都自己买进；最后，他开始覚得可能是有人在敲大門。为了弄个明白，他靜靜地在床上逗留了十分钟的样子，听着；他数到三十二三下，覚得很够了，于是深信自己是很清醒的。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門环继續响下去。

文克尔先生跳下床，一点儿想不出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匆匆穿上袜子和拖鞋，把睡衣裹在身上，借着火炉的微火点着一支扁蜡烛，匆匆跑下楼去。

“到底有人来了，太太，”矮轎夫說。

“我願意在他后面用小錐子戳他一下，”高个儿咕噜說。

“誰呀？”文克尔先生喊，解着鏈条。

“不要尽站着問問題了，你这鉄脑袋的家伙，”高个儿很鄙夷地回答說；以为問的人一定是僕人；“快点开門。”

“开呀，赶快，木头眼皮子的人，”另外一个加上这一句，作为鼓励。

文克尔先生半睡半醒地、机械地服从了命令，把門开了一点向外窺探。他看見的第一样东西是小孩子手里的火把的紅光。他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吓了一跳，以为可能是房子失了火，就連忙大开了門，把蜡烛举过头頂，急切地凝視着前面，弄不大清他所看見的是轎子还是救火車。这一瞬間，刮来一陣狂風；蜡烛被吹熄了；文克尔先生覚得身不由已地被推到台阶下去；門也被吹得砰的一声关上了。

“唔，青年人，你这下子可好了！”矮轎夫說。

文克尔先生从轎子窗户里看見一張女人的臉，連忙轉过身来，拼命敲門环，并且发疯似的喊轎夫把轎子抬走。

“抬走，抬走，”文克尔先生喊。“有人从别处的房子里出来了；让我躲进轎子里去。把我藏起来——帮助我一下。”

他一直冷得直打抖；而每次举手打門环的时候，風就把他的睡衣吹得不成样子。

“那些人走到新月街来了。里面有妇女；用什么东西把我遮起来吧。站在我面前！”文克尔先生吼叫說。但是轎夫們笑得要死，一点也不能帮他的忙，而妇女們一步一步愈来愈近了。

文克尔先生最后絕望地敲了一陣門；妇女們已經只隔着几家大門了。他丢掉熄了的蜡烛——那是他一直高举在头上的——光明正大地跳进道拉太太的轎子。

現在，克萊多克太太終于听見敲門的声音和人声了；她正拖延着把比睡帽更像样的东西戴上头之后，立即赶到二楼前面的客厅里，打算弄清楚是不是道拉太太回来了。她正在文克尔先生冲进轎子的时候推上了窗框，她一看見下面所进行的事情，立刻发出一声猛烈而悲慘的尖叫，喊道拉先生赶快起来，因为他的太太正要和另外一位紳士私奔了。

一听这話，道拉先生突然像印度橡皮球似的跳下床，冲到前間里，他到一个窗口的时候正好匹克威克先生也推开了另外一个；他們两人的眼光所触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文克尔先生鉆進轎子。

"守夜的，"道拉暴怒地說；"阻止他——抓住他——看牢他——关起他来，等我下来。我要割他的喉嚨——給我一把刀——割一个半圓口子，克萊多克太太。我要割！"于是，这位憤慨的丈夫摆脫了尖叫着的女房东和匹克威克先生，拿了一把小小的餐刀冲上街去。

但是文克尔先生并不等他。他一听見勇猛的道拉的可怕的威胁，就跳出轎子——完全像跳进去的时候一样地迅速——把拖鞋向街上一攢，赤脚在新月街上兜圈子跑起来，后面紧紧追着道拉和守夜的人。他一直跑在头里；第二次回到門口的时候門正开着，他就跑了进去，砰的一声把門对着道拉的臉带上，上樓进了臥室，鎖了門，堆了一只洗臉盆架、一口衣柜和一張桌子抵住它，并且包好了少数必需品，預备天一亮就逃走。

道拉赶到門外面，从钥匙孔里申明他的坚强的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割文克尔先生的喉嚨；随后，客厅里起了一大片喧嚷声，其中匹克威克先生的声音清晰可聞，是在努力調解；这之后，同院的人們各自回到各自的臥室去了，一切又归于寂靜。

在整个这一段时間里，山姆到哪里去了？这問題并非不可能被人提出的。下一章我們就要說一說他的去向。

第三十七章

忠实記述維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写他被邀請参加的夜会；并且説到他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托，去办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

"維勒先生，"克莱多克太太說，就是在那变故多端的日子的当天早上，"这儿有你一封信。"

"那倒很古怪哪，"山姆說，"恐怕是一定出了什么事情罗，因为我想不起我的熟人中間有人会写信的。"

"也許是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吧，"克莱多克太太說。

"一定是什么非常不平常的事，所以我的朋友中間才会写出一封信来，"山姆答，怀疑地摇摇头；"簡直是天翻地复，就像那青年人发病的时候說的罗。这信不会是老头子寄来的，"山姆說，看着信封上写的姓名地址。"他老是写的印刷体，因为他是从卖票房的大布告学写字的。这封信到底是哪里寄来的，这眞是件很奇怪的事。"

山姆說了这話，像許多人在搞不清寄信人是誰的时候常做的那样，看看封緘，又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又看看側面，又看看姓名地址；然后，作为最后的办法，以为不妨也看看里面，也許可以有所发現。

"是用金边信紙写的，"山姆拆开信来的时候說，"拿青銅色的蜡用大門钥匙的头子封的口。現在且看看吧。"維勒先生于是带着非常庄严的臉色讀之如下：

巴斯的僕役們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对維勒先生表达他們的敬意，并且請他光临今天晚上的友誼的晏会①，席間有一只煮羊腿和其他普通的配菜。晏会就席时間为九点半正。

包着这請帖的一張条子上面写着——

約翰·史毛卡先生，就是几天之前很荣幸和維勒先生在他們大家熟識的班頓先生家里見过面的那位紳士，現在給維勒先生奉上这份請帖。假使維勒先生可以在九点钟去看約翰·史毛卡先生，他就可以陪維勒先生同去，以便加以介紹。

（签名）　約翰·史毛卡。

信封上写的是寄到匹克威克先生家，給××維勒老爷；左角上用了一个括弧，里面写了"速达"②两个字，是給送信人的指示。

"唔，"山姆說，"这可未免有点儿太帶勁了。我倒从来沒有听說过一只煮羊腿就叫做宴会。我不懂他們把紅燒的叫做什么了。"

虽然如此，山姆并不化时間来細想这个問題，徑自走到匹克威克先生面前，要求允許他晚上出去。請假順利照准。得到許可以后，山姆·維勒在約定的时間之前一会儿，就带了大門钥匙逍逍遙遙地大步向女王广場走去；他一走到那里，就滿意地看見約翰·史毛卡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把他的拍上粉的头倚在一根路灯柱子上，用一根琥珀烟嘴抽着雪茄。

"你好嗎，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說，一只手优雅地举一举帽子，同时用謙和的态度把另外一只輕輕地揮动着。"你好嗎，先生？"

---

① 原文 Swarry 为法文 Soirée（夜会）之誤。兹譯作"宴会"而誤书为"晏会"。

② 系"速遞"之誤。

"嗳，照理說是复元了，"山姆答。"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呀，我的好朋友？"

"不过馬馬虎虎罢了，"約翰·史毛卡先生說。

"啊，你工作得太辛苦了，"山姆說。"我怕你太辛苦；那不行啊，你知道；你决不能放任你那种頑强的精神呀。"

"那倒沒有什么，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答，"还是坏酒的作用大；恐怕我从前是太放蕩了。"

"啊，那就是了，是嗎？"山姆說；"那是很坏的毛病呵。"

"可是，那种誘惑，你明白的，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說。

"唉，可不是嘛，"山姆說。

"钻进社会的漩渦里了，你明白的，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說，叹一口气。

"眞是可怕！"山姆答。

"不过总是这样的，"約翰·史毛卡先生說；"假使你的命运要你过社会生活。据有社会地位，那末，别人能够摆脫的誘惑，你对它們却只有屈服的份儿。"

"恰恰和我的舅舅走上出風头的路的时候說的一样罗，"山姆說，"而这位老紳士是很对的，因为他不到三个月的样子就喝酒喝得送了命。"

約翰·史毛卡先生听見把他和一位已故的紳士之間划上了等号，露出非常憤慨的模样；但是山姆的臉上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鎮静的态度，他就改变了心思，臉色重新和善起来。

"也許我們还是就去的好，"史毛卡先生說，看了看埋在很深的表袋底里的一只銅表；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把那只表提到袋口上来，带子另外一头扣了一个銅钥匙。

"也許是，"山姆答，"否則他们吃喝过多，那就坏了事啦。"

"你喝过泉水沒有，維勒先生？"他們向大街走去的时候，他的同伴問。

"喝过一次，"山姆答。

"你覚得怎么样，先生？"

"我覚得是特里特別地不舒服，"山姆答。

"啊，"約翰·史毛卡先生說，"你大概是不欢喜冷热矿的味道吧？"

"我不大懂那玩艺儿，"山姆說。"我覚得它們有很强烈的、热熨斗的味道。"

"那就是冷热矿呀，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鄙夷地說。

"得，假使是的，那也不过是一个非常沒有意义的字眼，"山姆說。"也許是的吧，不过我是对于化学不大在行的，所以不能說什么罗。"說到这里，山姆·維勒开始吹起口哨来，使約翰·史毛卡先生大为惊駭。

"对不起，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說，被那种极端不文雅的声音弄得痛苦不堪了。"你挽着我的手臂好不好？"

"謝謝你，你是非常好，但是我不想剝夺了你的胳臂，"山姆回答說。"我倒是欢喜把我的手放在口袋里，假使那对于你是一样的話。"山姆說了这話就实行起来，并且口哨吹得比先前更响得多了。

"这里走，"他的新朋友說，当他們走上一条小街道的时候，他显然放心得多了；"馬上就到了。"

"是嗎？"山姆說，完全不因为宣布接近巴斯的优秀僕役們而有所动容。

"是的，"約翰·史毛卡先生說，"不要惊慌呵，維勒先生。"

"啊，不会，"山姆說。

"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漂亮的制服了，維勒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继續說；"也許你会覺得有几位紳士在开头有点儿高傲，不过不久他們就会好轉过来的。"

"那他們可太好了，"山姆答。

"你知道，"約翰·史毛卡先生接着說，带着高尚的保护者的神气；"你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或者他們在开头会对你有点不客气。"

"不过，他們总不会很殘酷吧，是嗎？"山姆間。

"不会，不会，"約翰·史毛卡先生答，掏出那只狐狸头的鼻烟壶，摆出一副紳士气派吸了一撮鼻烟。"我們中間有几个滑稽的家伙，他們要說說笑話的，你知道；不过你决不要介意，决不要介意。"

"我努力領教他們的好手段吧，"山姆答。

"那很好，"約翰·史毛卡先生說，收起狐狸的头，昂起他自己的；"我帮你。"

这时他們已經走到一个小小的蔬菜水果鋪子門口，約翰·史毛卡先生就走进去，山姆跟在后面，他一落到他背后，就又故态复萌，咧开嘴巴做了一連串最露骨、最純粹的歪嘴，还有其他的表情，显出他是处在一种內心很愉快的、可妒羡的状态之中。

穿过蔬菜水果鋪子，在它后面的一条小过道里的架子上放了帽子，他們走进一个小小的客堂；整个的堂皇的場面就映进了維勒先生的眼帘。

两張桌子拼在一起放在客堂中間，上面鋪了年龄不同、洗滌的日期也不同的三四块台布，尽这些条件所允許的整理得像是一块整的。这上面放了六客或者八客刀叉。刀子的柄有些是綠

的，有些是紅的，有些是黄的；而所有的叉都是黑色的，所以合起来，顏色非常耀眼。和客人数目相当的盘子放在火炉圍栏后面烘着，客人們自己是在它前面烘着；其中为首的最重要的一位，似乎是那个胖胖的紳士，穿了有长尾巴的鮮明的深紅色上衣，鮮紅色的短褲，戴了一頂翻边帽子，他背着火炉站着，显然是刚进来的，因为除了头上还戴着翻边帽子之外，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那是他这行职业的紳士們慣于斜举在馬車頂上的。

“史毛卡，我的朋友——你的手指，”戴翻边帽子的紳士說。

史毛卡先生把他右手小指的第一个关节和戴翻边帽子的紳士的那个关节扣了起来，并且說看見他身体这样好覚得心都醉了。

“唔，他們对我說我的气色好得很，”戴翻边帽子的人說，“而那眞是怪事哪。我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每天都要跟着我們的老太婆两个钟头；假如經常看她把那件該死的薰香草色旧袍子后身的鉤子鉤住的那种样子，还不能够使任何人銷沉得活不下去的話，那就停发我三个月的薪水。”

听了这話，在場的优秀分子們都尽情地大笑起来；一位穿着鑲花边的黄色背心的紳士，对附近一位穿綠色滚边短褲的耳語說，塔克尔今天晚上很高兴。

“順便說一声，”塔克尔先生說，“史毛卡，我的孩子，你——”其余的話都用耳語声送进約翰·史毛卡先生的耳朵里了。

“啊呀，我倒全忘記了，”約翰·史毛卡先生說。“紳士們，这位是我的朋友維勒先生。”

“对不起，我擋着你烘不着火了，維勒，”塔克尔先生說，随随便便点一点头。“我想你不冷吧，維勒。”

“一点也不，火神爷①，”山姆答。“你站在对面还覚得冷，一

定是个非常怕冷的人了。他們假使把你放在公共堂所的休息室里的火炉鬧栏后面，倒可以給你省下些煤。”

这个反駁似乎隐射塔克尔先生的大紅色的僕服，所以那位紳士显出威严的样子有几秒钟之久，但是随后逐漸离开火炉，露出苦笑，説那倒不坏。

“多謝你的称贊，先生，”山姆答。“我們要一步一步地搞，待会儿我們再来一个更好的。”

这时，談話被打断了，因为到了一位穿橘黄色絲絨褲子的紳士，还同着一位穿紫色号衣露出一大截袜子的紳士。新来的被先来的欢迎之后，塔克尔先生就采取了大家一致通过的用晚飯的提議。

卖鮮貨的和他的妻子于是就把那滚热的煮羊腿放在桌上，还有刺山柑酱、蘿卜和馬鈴薯。塔克尔先生坐了主席位置。桌子的另外一头是穿橘黄色絲絨褲子的紳士。卖鮮貨的戴上一双軟皮手套以便递送碟子，站在塔克尔先生的椅子背后。

“哈里斯，”塔克尔先生用命令的声調説。

“先生。”卖鮮貨的人説。

“你戴了手套没有？”

“戴了，先生。”

“那末把盖子揭开。”

“是，先生。”

卖鮮貨的用极卑恭的态度照着命令做了，并且諂媚地給塔克尔先生递上切肉刀；递刀的时候，他偶然打了个呵欠。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塔克尔先生説，很粗暴的样子。

---

① 火神爷(Blazes)是山姆隨口給塔克尔起的混名，意为“火焰”，就是説他紅紅的像一炉火。但这一字又作“地獄”解，是罵人話。

“請你原諒，先生，”喪了气的卖鮮貨的回答說，“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昨天夜里睡得很迟，先生。”

“我告訴你我认为你怎样吧，哈里斯，”塔克尔先生带着含有深意的神气說，“你是个粗卤的野兽。”

“我希望，紳士們，”哈里斯說，“希望不要对我太严厉，我真是非常感激你們，紳士們，因为承你們的照顾，有什么附带的帮助侍候的工作你們总推荐我，我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希望，紳士們，我可以使你們滿意。”

“你不行，先生，”塔克尔先生說。“差得远哪，先生。”

“我們认为你是个不卖力的流氓，”穿橘黄色絲絨裤的紳士說。

“一个下流的贼，”穿綠花边短裤的紳士接着說。

“一个不可救的虾溜（下流）坯子，”穿紫色号衣的紳士說。

这些小小的混名賜給他的时候——那是最小的暴戾行为的表現——可怜的卖鮮貨的只是低声下气地鞠躬；每人都說了一些表示自己的优越的話之后，塔克尔先生开始割切羊腿分給众人。

这一晚的重要大事剛一开始，房門突然被人推开，出現了一位紳士，他穿着淺藍色的綴着鉛鈕子的号衣。

“違反規則，”塔克尔先生說。“太迟了，太迟了。”

“不，不；实在沒有办法呵，”穿藍色号衣的紳士說。“我請大家注意——是一件对女人献殷勤的事情——戏院里的一个約会。”

“啊，当真，”穿橘黄色絲絨裤子的紳士說。

“是呀；真的，用名誉担保，”穿藍色号衣的人說。“我答应了在十点半去接我們的最小的女儿，她是一个那么难得的呱呱叫

的女孩子，所以我真正不忍心叫她失望。我对于在座的諸位并沒有得罪的意思呵，但是，一个女人，先生——一个女人，先生，你是拗不过的。”

“我开始怀疑这里面有什么花样了，”新来的人在山姆旁边坐下之后，塔克尔說。“我注意过一两次，她上下馬車的时候沉甸甸地倚在你的肩膀上。”

“啊，真是的，真的，塔克尔，你不能这样說呀，”穿藍色号衣的人說。“这話是不公平的。我似乎对一两个朋友說过她是非常神圣高尙的，她沒有什么显着(著)的原因拒絕过一两个人的求婚，不过——不，不，不，真是的，塔克尔——而且当着陌生人的面呀——那是不对的——你不能那样說。說不得，我的好朋友，說不得！”于是那穿藍色号衣的家伙拉拉領带，理理衣袖，故意点点头和皺皺眉，好像还有东西藏着，假使他高兴他就可以說出来，只是为了体面而抑制着不說。

那穿藍色衣服的人是一个淡色头发的、剛强的、不拘形式的僕役，有一种高傲的神气和一張卤莽的臉孔，他一开头就吸引了維勒先生的特別注意；当他这样地談論了一番之后，山姆就更想要和他結交結交；所以立刻用他所特有的独立自主的作風和他交談起来。

“祝你健康，先生，”山姆說，“我很欢喜你的話，我覺得那是非常可爱的。”

穿藍色衣服的人听了这話微微一笑，仿佛这是他听惯了的恭維話；但同时对山姆嘉許地看着，說他希望和他认識起来，因为，一点不是他恭維，他似乎具有很可爱的人的素质——正是个很中他的意的人。

“你很客气，先生，”山姆說。“你是多么幸运的家伙呀！”

“你说的是什么呢?”穿蓝色衣服的绅士问。

“那个小姐呵,”山姆答。“她心里有数的，她。啊，我知道嘛。”维勒先生闭了一只眼睛,连连地搔着头,那是一种使蓝色衣服的绅士的虚荣心大为满足的样子。

“恐怕你这人是一个滑头呵,维勒先生,”那人说。

“不,不,”山姆说。“我把这奉送给你。比起我来,那更是你的道道儿呵，就好象疯牛走进胡同的时候在花园围墙里面的一位绅士对墙外面的人说的罗。”

“得,得,维勒先生,”穿蓝衣服的绅士说，“我想她是注意过我的风度的,维勒先生。”

“我相信那是她摆脱不了的罗,”山姆说。

“你现在有没有这一类的小小的故事呀,先生?”穿蓝衣服的受宠若惊的绅士问,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根牙签来。

“未必,”山姆说。“我那里是没有什么女儿,否则的话,当然我就会弄上一个了。虽说如此，我倒不认为我会跟侯爵夫人以下的人去搞什么关系。我也许会接受一个没有爵位却有一大笔财产的年轻女人,假如她拚命爱我的话;别人谈不上。”

“当然谈不上,维勒先生,”穿蓝衣服的绅士说,“人是难不倒的,你知道，我们晓得，维勒先生,——我们，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晓得一身好制服迟早总会对女人发生作用的。事实上,你我之间不妨说,这种职业所以值得做,也不过是为了这样东西呵。”

“正是呀,”山姆说。“是那样的,当然罗。”

这种推心置腹的对话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杯子已经在各人面前放好了，各位绅士就在酒店没有关门之前叫了自己最欢喜的饮料。在座的人们之中最爱打扮的两位——穿蓝色的和穿橘

黄色的两位——要了“冷果汁水”，但是对于其余的人，掺水杜松子酒似乎是受寵愛的飲料。山姆把那卖鮮貨的叫做“忘命的恶棍”，要了一大碗五味酒——这两件事似乎使他在那些优秀分子們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身价。

“紳士們，”穿藍色衣服的人用十足的花花公子派头說，“我把女士們給你們；來吧。”

“听呀，听呀！”山姆說。“是年輕的太太們呀。”

这时发出“秩序”的大叫声，約翰·史毛卡先生以維勒先生入会的介紹人的資格要求他听他发表一点意見，就是，他剛才所用的字眼是不合于会議习慣的。

“是哪个字眼呀，先生？”山姆問。

“太太們，先生，”約翰·史毛卡先生答，表示警告地皺了一下眉头，“我們这里不承认这种身份的特征。”

“啊，很好，”山姆說；“那末我就修改我的話，叫她們可愛的东西，假如火神爷允許我的話。”

穿綠色花边短褲的紳士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怀疑：把主席叫做“火神爷”究竟可不可以呢；但是大家似乎相信他們自己的理由胜过相信他的，所以这个問題就沒有提出来。戴翻边帽子的人呢，呼吸急促，对山姆盯了好久，但是显然，他終于认为还是不說什么为妙，因为怕要給自己惹来更坏的麻煩。

沉默片刻之后，一位穿着拖到脚跟那么长的綉花外套和护住他腿子一半的綉花背心的紳士，把他的掺水杜松子酒使劲攪了一下，經过一番大努力之后突然立起来說，他想对大家說几句話。于是戴翻边帽子的人就說大家无疑是很高兴听的，无論那位穿长外套的人想說什么。

“我現在来說話，紳士們，我覺得很尷尬，”穿长外套的人說，

"因为我不幸是一个赶馬車的，只是作为一个名誉会員来参加这种愉快的宴会，但是我覚得不能不，紳士們——假如可以的話，我該說迫不得巳——来告訴大家一件我已經知道的令人苦恼的事情；这事可以說是我每天都念念不忘的。紳士們，我們的朋友惠弗斯先生（每人都向穿橘黄色衣服的人看看），我們的朋友惠弗斯先生辞职了。"

听的人全都吃惊了。每人都对邻座的人臉上看看，然后又一致把目光轉向站着的馬車夫。

"你們都大吃一惊是当然的罗，紳士們，"馬車夫說。"我不想解釋造成工作上的这种不可补償的損失的原因，不过我要請惠弗斯先生自己說一說，让羡慕他的朋友們可以作个参考。"

这提議被热烈地贊成了，惠弗斯先生就加以解釋。他說他当然是願意继續担任他所辞掉的职务的。制服是极其精美豪华，那家女性們是非常和藹可亲，至于职务呢，他不能不說，也并不太繁重；所要求于他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多注意客厅窗子外面，另外还有一位紳士和他一同担任这种工作，那人也辞了职。他本来不願意叫大家听那痛苦的和討厌的詳情，但是旣然要求他解釋，他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冒冒失失和明明白白地說，就是，曾經吩咐他吃冷的食物。

这一表白在听众們胸中所喚起的憤慨是不可能想像的。"不要臉！"的大声叫喊，夹杂着叹气和嘘声，持續了至少有一刻鈡之久。

随后惠弗斯先生接下去說，追溯上去，恐怕这种暴行还是由于他自己的容忍和随和的性格招惹来的。他淸楚地記得曾經有一次同意了吃咸黄油，而且，还有一次那家的人突然生病，他竟那样地忘了自己，把一煤斗的煤掮到三层楼上。他相信他并沒

有因为坦白说了自己的过失而被朋友们看不起；假如已经被看不起了的话，他希望他对最近一次对他的感情的肆意伤害作出迅速的反应，可以恢复他在朋友中间的荣誉。

惠弗斯先生的演说的反响是一片赞美的高呼，大家用极其热烈的态度举杯祝这位有趣的殉道者健康。殉道者答谢了，提议和他们的客人维勒先生干杯，因为他虽然和他还不很熟识，但他既是约翰·史毛卡先生的朋友，那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对于任何绅士社会都是一封充分有效的推荐信。因此，假如朋友们喝的是葡萄酒，他想喝干满满的一杯来表示对维勒先生的健康的充分祝贺；但是既然他们为了换口味而喝了烧酒，而每次干杯都干一大杯的话也许是不便的，所以他提议干杯可以省掉。

他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每人都由大杯子里喝一小口表示对山姆的敬意；山姆为了祝贺自己，用杓子舀了满满两杯五味酒喝掉，就作了一个简洁的演说致谢。

"非常感激，老朋友们，"山姆说，用无以复加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舀着五味酒，"感激这种恭维；它是如此这般的来头，所以非常动人。我曾经听说过许多关于你们这个会的事，不过我决没有想到你们是象我所发现的这么难得的可爱的人。我只希望你们保重自己，决不要损害自己的尊严；这种尊严派头走在街上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使人着迷的，我从小就老是欢喜看的，那时候我还只有我的朋友那位火神爷的铜头子手杖的一半高呢。至于那位穿着橘黄色衣服的受了压迫的牺牲者，我所能说的是，我希望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好职位；在那里不再有什么冷菜宴会来麻烦他。"

山姆带着愉快的微笑坐了下来，他的演讲受到喧腾的赞赏；于是大家散会。

"噯，你的意思不是就要走吧，老朋友？"山姆·維勒对他的朋友約翰·史毛卡先生說。

"我眞是不得不走了，"史毛卡先生說；"我答应过班頓。"

"啊，很好，"山姆說；"那就又当别論了。假如你失了約也許他就要辞退你了。你不走吧，火神爷？"

"我要走的，"戴翻边帽子的人說。

"什么，剩下大半碗五味酒就走掉嗎！"山姆說；"廢話，再坐下来吧。"

塔克尔先生可經不起这种邀請。他把剛拿起的手杖和戴好的帽子放在一边，說是为了友誼的关系，他願意喝上一杯。

穿藍色衣服的紳士和塔克尔先生是同路，所以他也被挽留下来了。五味酒喝掉一半的时候，山姆又从鮮貨鋪子里买了些牡蠣；这两者的效力是如此地使人兴奋，所以塔克尔先生用翻边帽子和手杖打扮起来，对着桌子上的牡蠣壳跳起舞来；那位穿藍衣的紳士用一把梳子和一片卷发紙做成一种机巧的乐器給他伴奏。最后，五味酒喝完了，夜也差不多要完了。他們才出发各自回家。塔克尔先生一走到露天，立刻有一种突然的欲望涌上心头，要躺在人行道上；山姆覚得反对他是怪可惜的，就让他照自己的意思做了。因为翻边帽子假使留在那里的話难免要弄髒，所以山姆很周到地把它压扁了戴在穿藍衣紳士的头上，把那根大手杖也放在他手里，把他推在他的大門上倚着，拉了門鈴，自己才靜靜地走回家去。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一淸早就起了身，比平常早得多，穿得整整齐齐走下楼，拉鈴叫人。

"山姆，"当維勒先生应召而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說，"关上門。"

維勒先生照着做了。

“昨天夜里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那事情使得文克尔先生有理由害怕道拉先生行凶。”

“我在楼下听老太婆說过了，先生，”山姆答。

“而且說起来很难过，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极其狼狽的脸色继續說，“因为害怕的原故，文克尔先生已經走掉了。”

“走掉了！”山姆說。

“今天早上一清早就离开了家，事先一点都沒有和我商量，”匹克威克先生答。“而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完全不知道。”

“他应該留在这里斗出个結果呀，先生，”山姆回答說，很鄙视的样子。“解决那个道拉并不太費事呵，先生。”

“唔，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对于他的勇敢和决心也不免怀疑。不过，不管怎么样吧，文克尔先生是走了。一定要找到他才好，山姆——找到他带回我这里来。”

“假使他不願意回来呢，先生，”山姆說。

“一定要使他回来，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誰去办呢，先生？”山姆带笑問。

“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很好，先生。”

說了这話，維勒先生就走出房間，随即听到街上的大門被关上的响声。两个钟头之內他回来了，就像是被打发出去办一桩最平常不过的差使似的那么鎮靜，带回来的消息是：有一个各方面都像文克尔先生的人当天早上坐了皇家飯店的馬車到布列斯托尔去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握住他的手，“你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一个无价之宝。你一定要去追他，山姆。”

“当然罗，先生，”維勒先生答。

“你一找到他，立刻就写信給我，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他想逃走，就打倒他，或者关起他来。我給你全权，山姆。”

“我会很当心的，先生，”山姆答。

“你告訴他，”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很激动，很不高兴，并且自然是很憤慨，因为他采取了这种非常突兀的办法。”

“就是了，先生，”山姆答。

“你告訴他，”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他不和你一同回这个屋子，他就得和我一同回来，因为我要去找他的。”

“我会对他說的，先生，”山姆答。

“你想你能找到他嗎，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焦急地注視着他的臉說。

“啊，无論他在哪里我都会找到的，”山姆很自信地回答說。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越早去越好。”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指示了之后，就放了一笔錢在他的忠心的僕人手里，命令他立刻动身上布列斯托尔，去追那逃亡者。

山姆在一只毡呢行李袋里放了少数必需品，預备出发，他走到过道尽头的时候停住了脚，又静静地走回来，把头伸进客堂。

“先生，”山姆低声說。

“唔，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給我的指示我要完全理解它吧，是嗎，先生？”山姆問。

“我希望如此，”匹克威克先生說。

“关于打倒这一层，是平常那种了解吧。对嗎，先生？”山姆問。

“完全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彻底是的。你认为必要的你就做。你是执行我的命令。”

山姆点头表示懂得，把头缩到門外，怀着輕快的心情出发巡礼去了。

第三十八章

文克尔先生爬出油鍋，却大大方方、
高高兴兴地跨进火坑

那位流年不利的紳士，不幸造成一場不寻常的紛扰，用前面所描写的那样方式惊动了新月街的居民、而自己非常惶恐和忧虑地过了一夜，于是离开他的朋友們还在睡覚的屋子，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地走了。促使文克尔先生采取这一步驟的那种优良和审慎的情緒，决不能过高地加以估价或者过于热烈地加以贊美。“假使，”文克尔先生在心里盘算，“假使这个道拉真要（我相信他一定要）把他对我施行暴力的威胁付諸实施，那末論理我有义务叫他出来①。他有妻子；那妻子屬于他，而且依赖他。天哪！假使我在憤怒的胡作胡为之下把他杀了的話，我此后一生的心情还得了嗎！”这种痛苦的顾虑在那位仁慈的青年人的感情上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使得他的膝头互相敲击，使他臉上流露出內在情感的惊恐的表現。他被这种思虑所驅使，就抓住行李，偷偷爬下樓梯，尽可能輕輕地带上那扇討厌的大門，走了。往皇家飯店走呀走的，看見一輛馬車正要到布列斯托尔去；他觉得到布列斯托尔或者到别处在他都是一样，就爬上御者座，让那两匹每

① 就是說，接受道拉的威胁，堂堂正正叫他出来，进行决斗。

天要在这条路綫上跑两个来回光景的馬把他拖到了目的地。

他在布朗旅館开了房間；打算暫时不給匹克威克先生通信，等道拉先生的怒气可能多少会消散一点之后再說；于是走出去看看这个城市，但是这里給他的印象却是一个他所見过的最污秽的地方。他观察了船塢和船舶，看了大教堂，問了問到克列夫頓去的路，按照别人的指点向那里走去。但是，正如布列斯托尔的人行道不是世上最寬闊和最清洁的，它的街道也完全不是最直或者最不錯綜复杂的；文克尔先生被它們那种无数的轉弯抹角弄得胡里胡塗，四下里望着想找一个适合的鋪子再打听一下道路。

他的眼光落在一所新油漆的房屋上，那房子是新近改装的，又像鋪子又像住家；有一盞紅色的灯伸在大門上的扇形窗戶上面，所以即使那扇从前是前客堂的房間的窗戶頂上沒有“外科”这两个金字漆在壁板上，也足以說明那是一个行医的人的住所。文克尔先生覺得这是問路的一个合適的地方，于是跨進放着貼了金色签条的抽屜和瓶子的鋪面；他发现那里沒有人，但是里面后間的門上也有“外科”的字样——这是为了不显得单调，漆的白顏色——所以他断定那是內室，或者有人在里面的，因此他用一只半克龙銀币在柜台上敲着吸引人家注意。

第一次敲过，有一种先前一直可以清楚听見的像有人用火鉗和火箸之类在对打的声音突然停止了；第二次敲过，就有一个戴綠色眼鏡、手里拿了一大本厚书、像是很用功的青年人靜靜地滑到鋪面里，走到柜台后面探問来客有什么貴干。

“对不起，麻煩你了，先生，”文克尔先生說，“可不可以請你指点一下——”

“哈！哈！哈！”用功的青年紳士大笑起来，把手里的大书向

天空一抛，又趁着它落下来快要把柜台上的瓶子統統打得粉碎的时候很巧妙地接住。“怪事！”

怪事，无疑的；文克尔先生看見这位医学界的紳士这种突兀的行为，惊怪之极，不由自主地直向門口倒退，他被这种奇怪的接待搞得非常莫名其妙。

“怎么，你不认識我嗎？”那位医学紳士說。

文克尔先生囁嚅地回答說他并沒有拜識过。

“嗨，”医学紳士說，“我还有希望哪；布列斯托尔一半的老太婆也許都要請我看病的，假使我运气相当不錯的話。滚吧，你这非常无聊的老流氓，滚！”医学紳士的后面这句严厉的命令是对那本大书說的，他很敏捷地把那书踢到鋪子里面那一头之后，摘下綠眼鏡，露着牙齿笑了一笑；原来正是从前在波洛的盖伊医院、家住兰特街的罗柏特·索耶先生。

“你不見得不是来攻击我的吧？”鲍伯·索耶先生說，用友誼的热情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摇着。

“我的确不是的，”文克尔先生答，回报以压力。

“我不懂你怎么沒有看見那名字，”鲍伯·索耶說，使他的朋友注意大門上用白漆漆的几个字，“索耶，前諾克莫夫。”①

“它們絕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文克尔先生答。

“天啊，假使我知道是你，我就会冲出来拥抱你了，”鲍伯·索耶說；“但是我拿生命起誓，我以为是收税的人。”

“当真的！”文克尔先生說。

“我眞以为是的，”鲍伯·索耶回答說，“我刚要說我不在家，假使你要留下什么口信呢，我一定可以轉告我自己；因为他不认

① 意为索耶医师診所，前为諾克莫夫商店。下文改譯为“索耶医師”。

識我的：煤气和修路公司的人也不认識我。我想教堂收捐的人猜得出我是哪一个的，并且我知道自来水公司的人也认識我，因为我初到这里来的时候替他拔过一顆牙齿。——但是进来吧，进来吧！”鮑伯·索耶先生这样喋喋不休地說着，把文克尔先生推进了后房，那里坐着一位紳士，用燒紅的撥火棒在火炉架上鉆着小洞来消遣，这人正是班杰明·爱倫先生。

“嘜，”文克尔先生說，“这眞是我沒有想到的一件乐事。你們这个地方多好啊！”

“呱呱叫，呱呱叫，”鮑伯·索耶答。“那次可貴的聚会之后，不久我就混过来了。我的朋友們給我湊了开业必需的东西；所以我穿上一套黑衣服，戴上一副眼鏡，到这里来尽量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罢了。”

“而你的生意挺好呀，无疑的罗？”文克尔先生說，很有数的样子。

“挺好，”鮑伯·索耶答。“那样好，几年之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賺头放在一只酒瓶里，用一張洋荷叶子蓋住它們。”

“你不是說的眞話吧？”文克尔先生說。“这些貨品就——”

“空城計啊，我的好朋友，”鮑伯·索耶說；“一半的抽屜里什么都沒有，另外一半是打不开的。”

“瞎說！”

“事实——拿信誉担保！”鮑伯·索耶答，走到外面的鋪面里，为了証明他的話的眞实性，用勁把那些装样子的抽屜上的鍍金球形把手拉了几下。“鋪子里眞有的东西差不多只是水蛭[①]，而它們还是旧貨。”

---

① 旧式西医外科治疗中慣用水蛭吸取血或膿。

“我真沒有想到！”文克尔先生大为惊訝地喊。

“我希望如此，”鮑伯·索耶答，“否則装样子的用处在哪里呢，呃？但是你喝点什么呀？跟我們喝一样的嗎？——好的。班，我的好人，把手伸进碗橱里，把白兰地酒拿出来吧。”

班杰明·爱倫先生微笑着表示乐于照办，于是从他手肘旁边的壁櫥里拿出一只装了半瓶白兰地的黑瓶子。

“你不冲水吧，是嗎？”鮑伯·索耶說。

“謝謝你，”文克尔先生答。“現在时間还早；我倒欢喜冲淡一点，倘使你不反对的話。”

“一点不反对，只要你自己安心，”鮑伯·索耶答；說完就一口喝掉了一杯，很津津有味的样子。“班，小壶！”

班杰明·爱倫先生从同一隐秘的地方拿出一只小小的銅壶；可以看出鮑伯·索耶很以它自豪，特别是因为它看上去很合乎他的业务的派头。随后，鮑伯·索耶先生从一个貼了“苏打水”的签条的有实用价值的窗座里，鏟出几小鏟煤，不久那把作生意的銅壶里的水燒开之后，文克尔先生就冲了他的白兰地；当談話在三人中普遍展开的时候，忽然被进来的一个孩子打断了，他穿一身素净的灰色制服，戴一頂金边帽子，臂弯里挎了一只有盖子的小籃子；鮑伯·索耶先生一見他就喊，“湯姆，你这游手好閑的，来。”

孩子走了过来。

“你把布列斯托尔的路灯柱子全倚遍了，你这懒惰的小无賴！”鮑伯·索耶說。

“不，先生，我沒有，”孩子答。

“你最好是沒有！”鮑伯·索耶先生說，做出威吓的神情。“人家看見一个行医的人的伙計老在陰沟里打彈子或者在馬路上跳

绳，你想还有誰来請教这种行医的人呢？你对于你的职业沒有一点感情嗎，你这下流东西？你把药統統送掉了沒有？”

“送了，先生。”

“小孩子吃的药粉，送到住了新人家的那所大房子里，一天吃四頓的丸药送到腿害痛風症的坏脾气的老紳士那里，沒有错嗎？”

“是的，先生。”

“那末带上門，照应鋪子去。”

“喂，”文克尔先生在孩子出去之后說，“事情倒幷不像你要我相信的那么坏呀。还是有一些药送出去的啊。”

鮑伯·索耶先生往鋪子里偷偷看了一眼，見沒有生人，就俯身向文克尔先生低声說：

“他都是把药送错人家。”

文克尔先生莫名其妙，鮑伯·索耶和他的朋友大笑。

“你不懂嗎？”鮑伯說。“他走到一家，拉拉鈴，塞一包沒有姓名地址的药在僕人手里就走。僕人拿到餐室里，主人拆开来讀那签条，‘药水临睡时服——丸药同前——洗滌剂照常——粉剂。索耶医师按方精密配制，’等等。他拿給妻子看——她讀签条；傳到僕人們手里——他們也讀签条。第二天孩子走上門来：‘很对不起——他的錯誤——生意太忙——好許多药要送——索耶先生致意。’名字就傳开了；那就是吃医药飯的办法呀，我的朋友；天啊，老朋友，那比世上的一切广告都好。我們有一只四盎斯的瓶子已經到过布列斯托尔的一半的家庭，并且还沒有完哪。”

“嗄呀，我懂了，”文克尔先生說；“多出色的計划呀！”

“啊，班和我想出了有一打这样的法子呢，”鮑伯·索耶很得

意地回答說。“点路灯的人每星期得到十八便士，夜里巡行的时候每次走到这里就拉十分钟夜鈴。我的伙計带着惊恐的神色，老赶到教堂里叫我出去，都是在唱圣詩之前，因为那时候人們沒有事，只在东張西望。‘噯呀，’人人都說，‘什么人害急病了？来請索耶了。那个青年人的生意有多好！’”

这样泄露了医学界的若干秘密之后，鮑伯·索耶先生和他的朋友班·爱倫各自向椅子背上一仰，狂笑起来。他們尽情地笑够了以后，談話轉到了文克尔先生更直接发生兴趣的題目上。

我們記得我們在别处暗示过，班杰明·爱倫先生喝了白兰地之后有一种变得很感伤的习惯。这并不是他所特有的情形，我們自已就可以証明，因为我們偶尔也得和犯同样毛病的人打交道。而这一时期的班杰明·爱倫先生，也許比以前更容易发醉态；这毛病的原因是很簡单的：他在鮑伯·索耶先生这里已經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鮑伯·索耶先生并不是非常善于节制的，班杰明·爱倫先生也是沒有很坚强的理性；所以，在上述的整个时期中班杰明·爱倫先生只是在似醉未醉和烂醉如泥之間搖摆着罢了。

“我的好朋友，”班·爱倫先生趁着鮑伯·索耶暫时隐到柜台后面去施舍几条上面說过的用过的水蛭的时候說，“我的好朋友，我是非常可怜哬。”

文克尔先生表示，听了这話替他深深难过，說他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減輕那位痛苦的学生的悲哀。

“你是无能为力的，我的好朋友——无能为力的，”班說。“你記得爱拉白拉嗎，文克尔——我的妹妹爱拉白拉——黑眼睛的女孩子——那时候我們是在华德尔家？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文克尔，也許我的相貌会使你

記起她的面孔来吧？"

文克尔先生并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使他記漂亮的爱拉白拉；而这对于他倒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哥哥班杰明的嘴脸，对他的記忆力无疑只是一种未必可取的恢复剂呢。他尽力装做鎮静地回答說，他完全記得那位小姐，并且忠誠地相信她是健康如昔的。

"我們的朋友鮑伯是个快乐的家伙呵，文克尔，"这是班·爱倫的仅有的回答。

"很快乐呢，"文克尔先生說；不大喜欢听見人家把这两个名字紧紧联系起来。

"我立意要他們成为一对；他們是鑄就的一对，天生的一对，生成的一对，文克尔，"班·爱倫先生說，很使劲地放下杯子。"那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定数，我的好先生；他們的年龄只差五岁，两人都是八月里的生日。"

文克尔是太急于听听下文了，所以这个不平常的偶合之事虽然有趣，他也沒有表示多大的惊異；因此，班·爱倫先生流了一两滴眼泪之后就继續說，尽管他对他朋友怀着莫大的尊祟敬仰，而爱拉白拉却莫名其妙地和不順从地对他表示出坚定不移的憎恶。

"我想，"班·爱倫先生下結論說，"我想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爱情。"

"你知不知道那对象是誰呢？"文克尔先生問，战栗极了。

班·爱倫先生抓起撥火棒，用战斗的姿态揮舞，掠过他的头，对一顆想像中的头顱恶狠狠地打去，并且用意味深长的态度說了一句作为結束，說他但願能够猜到是誰——那就好了。

"我要让他知道我把他看做什么东西，"班·爱倫先生說。撥火棒又揮过来，比前回更凶狠。

这一切对于文克尔先生的感情当然是很可慰的；他沉默了几分钟；但是最后鼓起勇气探問爱倫小姐是不是在肯特州。

“不，不，”班·爱倫先生說，把撥火棒放在一边，显出很狡猾的样子；“我并不认为华德尔那里是适合于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待的地方；因此，既然父母死了之后我是她的当然的保护者，我就把她带到这边来，到一个老姑母的舒适而閉塞的地方去过几个月。我想那样会治好她的，我的好朋友；假如不行呢，我就带她到外国去过些时候試試看。”

“啊，这位姑母是在布列斯托尔嗎？”文克尔先生躊躇地說。

“不，不——不在布列斯托尔，”班·爱倫先生答，翹起大拇指突然向右肩上面一指：“在那边——那一面。但是别响，鮑伯来了。一个字不提，我的好朋友；一个字不提呵。”

这場談話虽短，却引起了文克尔先生最高度的兴奋和不安。那种所謂的先入为主的爱情使他的心发痛。他会不会就是这爱情的对象？会不会就是为了他，美丽的爱拉白拉才对活潑的鮑伯·索耶加以輕視，还是他另有一位順利的敌手？他决定去看她，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这里出現一个不能克服的阻碍，班·爱倫先生所謂“在那边”和“那一面”究竟作何解釋呢，是离开三哩呢，三十哩呢，还是三百哩呢，他一点也猜不出来。

不过这时候他却沒有机会来思索他的爱情，因为鮑伯·索耶的回来是面包鋪叫来的一块肉餅的直接的先导，于是那位紳士坚决留他一同分享。台布由一个临时女僕鋪好，她的职务是做鮑伯·索耶先生的管家；第三副刀叉也向穿灰色制服的孩子的母亲那里借来了（因为索耶先生的家务的规模还有限呢），于是他們坐下来吃飯了；啤酒，照索耶先生的說法，是“装在原听里”开上来的。

飯后，鮑伯·索耶先生要来了鋪子里最大的乳鉢，着手在那里面釀造一大杯热气騰騰的甜五味酒；他以一种非常可欽佩而且像药剂师的派头，用乳杵攪和那些材料。索耶先生是个独身汉，家里只有一只大酒杯，就让給了文克尔先生，作为敬客；而給班·爱倫先生用的是一只漏斗，底下塞了軟木塞；鮑伯·索耶自己用了一只敞口的玻璃器皿就满足了，那东西上面刻了許多神秘的字，原是药剂师們配药的时候慣于用来量液体药剂的。这些預备妥当之后，尝了尝五味酒，說是呱呱叫。于是約好，文克尔先生喝一杯，鮑伯·索耶和班·爱倫可以隨意喝两杯，大家就很满意也很友善地喝开了。

沒有唱歌，因为鮑伯·索耶先生說那不合于他的职业，让人听了不像样；为了补偿这一損失，就尽量地談笑，而这种談笑声却可能而且一定会傳到那条街的尽头。他們的談話使时間过得很輕快，使鮑伯·索耶先生的小伙計获益非淺，他平常消磨夜晚时間的办法是在柜台上写自己的名字，写了又擦掉，今天却一直从玻璃門上向里窺望，一面看一面听。

鮑伯·索耶先生的快活很快成熟为狂暴；班·爱倫先生很快陷入了感伤；五味酒也几乎快沒有了；这时，孩子匆匆跑进来說，剛才有个青年女子来請索耶先生馬上去看病，在隔着两条街的人家。这打断了他們的盛会。反复說了大約二十次以后鮑伯·索耶先生才听懂这消息，用一块湿布扎住头使自己清醒，等有几分成功之后，就戴上綠色眼鏡出发了。文克尔先生違反叫他等他回来的一切要求，而且他发現完全不可能和班·爱倫先生作任何可以理解的談話，无論是他最关心的題目或者别的，于是告辞了，回布써去。

他心神不安，爱拉白拉在他心里引起千头万緒，使他不能获

得在别的情形之下分享乳鉢中的五味酒可以获得的效果。所以他在酒吧間喝一杯掺上苏打水的白兰地之后又走进咖啡間去，晚間的遭遇非但沒有使他精神好起来，反而使他更加沮丧。

坐在火炉前面、把背朝着他的，是一位穿灰色外套的高高的紳士；他是这間房里仅有的占据者。就那个时节說来，那是一个比較冷的夜晚，所以那位紳士把椅子挪开一点让新来的人看得見炉火。但是，这么一来，文克尔先生却发生了怎样的一种感覚呢，当他看到那張臉和那个人体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报仇心切的和喜欢杀戮的道拉的时候！

文克尔先生的第一个冲动是要用勁拉一下最近便的鈴把手，但是不幸那把手却紧靠着道拉先生的头后面。他向那边走了一步之后又制止住自己。而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道拉先生已經連忙退开了。

"文克尔先生。冷静一点。不要打我，我可不会忍受的。打！决不行的！"道拉先生說，比文克尔先生想像这么一位凶猛的紳士所具有的样子要温順些。

"打嗎，先生？"文克尔吞吞吐吐地說。

"打，先生，"道拉答。"鎮静一点吧。坐下来。听我說。"

"先生，"文克尔先生說，从头到脚混身都抖着，"要我同意坐在你旁边或者对面，却沒有一个侍者在場，那就一定要先获得进一步的諒解才行。昨天夜里你对我施行了威胁，先生——一种可怕的威胁，先生。"說到这里文克尔先生的臉色真的变得非常蒼白了，突然住了口。

"是的，"道拉答，臉色几乎和文克尔先生一样地灰白。"情形是可疑的。已經被解釋开了。我尊敬你的勇敢。你的本心是正直的。良心是无辜的。我的手伸出来了。握握吧。"

"真的，先生，"文克尔先生說，犹疑着伸不伸出手来；而且几乎害怕这个要求可能是騙他伸出手来好乘机捉住他，"真的，先生，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道拉插嘴說。"你觉得受了損害。自然罗。假使是我，也会这样的。我錯了，請你原諒。和和气气。原諒我。"說了这話，道拉光明正大地硬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极度猛烈地搖起来，說他是一个具有极其高尚的精神的人，而他对他比以前更加尊重。

"那末，"道拉說，"坐下吧。告訴我一切經过吧。你怎么找着我的？你什么时候追着我来的？坦坦白白。告訴我。"

"是很偶然的，"文克尔先生答，被这场会晤的奇怪而意外的性质搞得非常不知所措了。"十分偶然。"

"很好，"道拉說。"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我的威胁話我已經忘掉。我把那事情置之一笑。我觉得很好。我这样說的。"

"对誰說的？"文克尔先生問。

"对道拉太太。'你发过誓，'她說。'是呀，'我說。'那是很冒失的，'她說。'不錯，'我說。'我要道歉。他在哪里？'"

"誰呀？"文克尔先生問。

"你呵，"道拉答。"我下楼去。找不到你。匹克威克的样子很难过。搖搖头。希望不要发生行凶事件。我全明白了。你觉得受了侮辱。你走了，或許是去約一个朋友。也可能是弄手枪。'高尚的精神，'我說。'我佩服他。'"

文克尔先生咳了一声，他开始看出形势来了，就做出儼然的神气。

"我留了一个条子給你，"道拉继續說，"我說我很抱歉。我是这样呵。有件要紧的事情把我叫到这里来。你不滿意。跟来

了。你需要口头的解釋。你是正当的。現在都过去了。我的事情也完了。明天我回去。一道去吧。”

道拉进行解釋的时候，文克尔先生的臉色越来越显得尊严。他們这場談話开端所含的神秘性质，得到解釋了；道拉先生和他一样对于决斗抱着莫大的反感；簡单說，这位說大話的威風凛凛的人物正是世上最厉害的胆怯鬼之一，他根据自己的恐惧来理解文克尔先生的出走，于是采取了同样的步驟，小心地躲起来等一切的憤激平息下去。

当文克尔先生心里明白了事情的眞相之后，就显出非常可怕的神情，說他完全滿意了；但是同时却又表示出一种态度，使得道拉先生别无他法，除了相信他假使沒有滿意，那末某种最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事一定不可避免要发生了。道拉先生似乎被文克尔先生的寬宏大度的观念深深打动了；于是这两位交战者分别就寢，作了許多永久的友誼的保証。

大約十二点半的时候，文克尔先生正在他第一陣睡眠中尽情享受了大約二十分钟光景，突然被房門上一陣响亮的敲声惊醒，那敲声以漸增的猛烈勁重复着，使他从床上跳起来，問是誰和什么事。

“对不起，先生，有个青年人說馬上要見你，”臥室女侍者的声音回答說。

“一个青年人！”文克尔先生喊。

“那是沒有錯儿的，先生，”另外一个声音从钥匙孔里回答說；“假使不能馬上把这位有趣的青年的人儿放进房来，那他的腿就很可能比他的臉先进来罗。”青年人說了这句暗示的話，就在房門下部的門板上輕輕踢了一脚，好像用来增加这句話的效力似的。

"是你嗎，山姆？"文克尔先生問，跳下床鋪。

"不看见他，就想心滿意足地认为他是什么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罗，先生，"那声音答，是断然的口气。

文克尔先生并不怎么怀疑青年人是誰，就开了門；門剛开，塞繆尔·維勒先生就連忙冲了进来，把門小心地从里面鎖上，把钥匙謹愼地放在背心口袋里；于是对文克尔先生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之后，說：

"你是非常滑稽的年輕紳士啊，先生！"

"你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呀，山姆？"文克尔先生憤憤然地問。"出去，先生，馬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是什么意思，"山姆反唇相譏；"得啦，先生，这未免太够味儿了，就像那个小姐跟糕餅师傅爭論的时候說的罗，因为他卖給她的猪肉餅里面全是肥肉。我是什么意思！吓，那倒不坏哪，那倒不坏哪。"

"把門打开了，馬上离开，先生，"文克尔先生說。

"我要离开这个房間的时候，先生，正好是你要离开的时候，"山姆用强硬的語气回答，并且很庄严地坐了下来，"假如我覺得有必要把你背出去呢，那当然我要比你早一点儿离开这房間了；但是允許我表示我的一个希望，請你不要逼得我走极端，出下策：我这样說，只是引用一个貴族对一只倔强的螺螄說的話罗，它不肯跟着一根針出它的壳子，所以他开始覺得恐怕要迫不得已把它在門縫里軋碎了。"維勒先生說了这段在他是难得这么冗长的話，就把手撑在膝盖上，正視着文克尔先生的臉，自己臉上带着一种表情，表示他絲毫沒有讲着玩的意思。

"你是一个本性可爱的青年人，先生，"維勒先生继續說，用的是曉以大义的責备語气，"那我就希望你不要連累得我們的可

爱的老头子吃尽千辛万苦，在他决心一切都要貫彻着原则的时候。你比道孙坏得多，先生；至于福格，我认为比起你来，他还是天生的安琪儿！"維勒先生在每只膝头上拍了一下强調地說出这种感想之后，就带着很鄙夷的神情抱起两臂，向椅子背上一靠，仿佛在等候罪犯的申辯。

"我的好人，"文克尔先生說，伸出一只手来；他說話的时候他的牙齿互相敲击着，因为他在維勒先生大发宏論的期間一直是穿了睡衣站着的，"我的好人，我尊敬你对我的优秀的朋友的忠誠，而我增加了他的不安眞是非常难过的。握我的手，山姆，握！"

"唔，"山姆說，有点愠怒，但是同时把文克尔先生伸出的手恭恭敬敬地握着搖一搖；"唔，你原来应該这样的。我高兴看到你是这样；因为，只要我有办法，我不願意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負，就是这样。"

"当然呵，山姆，"文克尔先生說。"握个手！現在去睡吧，山姆，明天早上我們再談吧。"

"我很抱歉，"山姆說，"但是我不能去睡。"

"不去睡！"文克尔先生重复山姆的話。

"不，"山姆說，搖搖头，"不行。"

"你不是說今天夜里你就要回去嗎，山姆？"文克尔先生大吃一惊地追問。

"不，除非你願意回去，"山姆答；"不过我决不能离开这个房間，东家的命令是絕对要办到的。"

"瞎說，山姆，"文克尔先生說，"我一定要在这里耽擱两三天；而且呢，山姆，你也要留着，帮助我想法跟一位小姐見見面——爱倫小姐，山姆；你記得她吧——我在离开布列斯托尔之

前一定要看看她。”

但是山姆对于这些主意的答复只是极其坚决地摇摇头，用力地回答說，“不行。”

然而，經过文克尔先生亟力爭辯一番，并且把和道拉相遇的事情詳細說明之后，山姆开始动摇了；最后，双方获得了協議，其主要条件如下：

山姆可以退出，让文克尔先生不受打扰，独占他的房間，但是他要让山姆把房門从外面反鎖起来，带走钥匙；以便万一有火警或者什么意外的話，可以立刻打开房門。第二天清早就要写一封信給西克威克先生，由道拉轉交，要求他同意山姆和文克尔先生留在布列斯托尔进行已經說过的那件事，要他馬上复信交下一班車寄来；假使得到同意，这两位仁兄就留下；假使不呢，一收到回信立刻动身回巴斯。最后，文克尔先生要自己知趣，发誓不采取跳窗子、爬火炉架之类的手段潛逃。締結好了这些条款之后，山姆就鎖上門走了。

他快要到楼下的时候，忽然停住脚，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来。

“我把打倒这一层完全忘掉了，”山姆說，轉过半边身体。“老板明明說那是要做到的；我真是笨得要死！不要紧，”山姆又說，高兴起来，“无論如何，明天总容易办到的。”

維勒先生这样一想，显然安慰得多了，于是又把钥匙放进口袋，不再想什么地走下其余的楼梯，而不久就和住在这里的其他人們一样入了睡乡。

第三十九章

塞繆尔·維勒先生被托付了爱情的使命，
前去执行；結果如何，下文分曉

第二天一整天，山姆紧紧看守着文克尔先生，完全下了决心一刻也不让眼光离开他，直到从源头那里另外来了指示。文克尔先生虽然对于山姆那种严密的看守和高度的警戒很不乐意，但是他覺得与其强硬反对而冒着被人用武力带走的危險，还是忍受的好；关于用武力，維勒先生已經不止一次地强烈暗示过，那是严格的責任感促使他也許要采取的行动方針。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馬上注意到道拉带去的信，因而加以防止的話，几乎毫无疑問，山姆是会把文克尔先生捆了手脚弄回巴斯，这样来很快地平息他的疑惑的。簡单說，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自己走进了布朗旅社的咖啡室，带着微笑，使山姆大为放心地对他說，他做得很对，現在不需要再从事于警戒了。

"我想想还是亲自来的好，"匹克威克先生在山姆替他脫下大衣和旅行圍巾的时候对文克尔先生說，"在同意山姆做这件事之前，要弄清楚你对于那位小姐的确是十分热烈和认真的。"

"认眞的，从我心坎里——从我灵魂里！"文克尔先生非常用力地回答說。

"記住，"匹克威克先生說，眼睛里放着光，"我們是在我們的优秀的和殷勤款待我們的朋友家里遇到她的，文克尔。輕浮地、沒有适当考虑地玩弄那位小姐的感情，那是一种坏的报答。那我

是不准的，先生——我是不允許的。"

"我沒有这种意思，的确，"文克尔先生热情地喊。"这事我好好地考虑了好久了，我覺得我的幸福是和她結合在一起的。"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扎在一个小包里面罗，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和善地微笑一下。

听見这个打岔，文克尔先生有点板起臉孔了，匹克威克先生呢，带怒地要求他的僕人不要拿我們天性中的一种最好的感情来开玩笑；对于这，山姆回答說，"假使他早知道的話，他是不会的罗；不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么多，所以他听見提到它們的时候，簡直弄不明白哪些是最好的了。"

文克尔先生于是詳細叙述他自己和爱拉白拉的哥哥班·爱倫之間讲过的那一段事情；說他的目的是拜訪一下那位小姐，把他的热情正式加以宣布；并且說，他根据班的某些模糊的暗示和自言自語，相信她現在被幽禁的地方一定就在岡子附近。而这就是他对这問題具有的全部消息或者疑惑。

旣有这渺茫的綫索可以指导他，就决定让維勒先生第二天早上出发去找，同时也商量好了，对于自己的力量信心不足的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要在市上逛逛，偶尔出其不意地走到鮑伯·索耶先生那里，希望碰巧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关于那位小姐的下落消息。

因此，第二天早上山姆就出发去搜寻了，前途希望虽然非常黯淡，而他却决不沮丧；他不断地走过一条街又走上另外一条——我們本来要說他走下一条坡子又走上一条坡子，不过在克列夫頓却全是上坡路呢——他沒有遇着任何东西或任何人能給他正在进行的問題一綫最微弱的光明。在馬路上溜馬的馬夫們，在小路上带孩子散步的保姆們，山姆同他們交談了很多；但

是无論从前者或从后者都不能引出和他的費尽心机探問的目的有一点关联的东西。許許多多人家都有年輕的小姐，其中的大部分按照男女僕人乖覚的怀疑都深深眷恋着什么人，或者是充分准許如此，只要有机会。但是这些小姐里面却沒有个爱拉白拉·爱倫小姐，所以山姆所得到的智慧还是跟原来的完全一样。

山姆在岡子上迎着强烈的風掙扎着前进，納悶在这个地方是否永远需要用两只手按住帽子；他走到一个树木茂蔭的偏僻处所，在那一带散散落落地散布着一些外表上显得很安靜和隐僻的小别墅。在一条无路可通的長而黑的小徑尽头，馬厩的門外面有一个穿便服的馬夫在閑逛，显然还自以为是用一把鏟子和一輛手推車在做什么正經事一样。这里我們不妨說一句，我們看見的在馬厩附近偸懶的馬夫几乎沒有一个不是或多或少地成了这种奇怪的幻覚的犧牲者。

山姆覚得不妨和这个馬夫談談，正如和任何别的馬夫談談一样，况且他走得很累，在小車的对面正好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所以他大步走上小徑，在那石头上坐了，用他所特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談开了。

"早上好，老朋友，"山姆說。

"下午，你是說下午吧，"馬夫答，愠怒地斜眼看了山姆一眼。

"你很对，老朋友，"山姆說；"我是說下午呢。你好嗎？"

"嗯，見了你我倒沒有覚得更好一点呢，"坏脾气的馬夫回答。

"那倒奇怪了——奇怪，"山姆說，"可是你的样子这么高兴，而且简直是这么兴高采烈，叫人見了你心里真舒服哪。"

含怒的馬夫听了这話，似乎更不高兴了；但那却不足以影响

山姆，他馬上带着很急切的臉色問他，他的主人是不是叫华卡。

“不是，”馬夫說。

“也不是布朗吧，我想？”山姆說。

“不是。”

“也不是威尔孙？”

“不；也不是，”馬夫說。

“唔，”山姆答，“那末是我弄錯了，我以为他有和我认識的光荣，他却沒有。你不用由于客气守在这里，”馬夫推起小車，打算关上園門的时候山姆說。“用不着多礼啊，老朋友；我会原諒你的。”

“我要敲掉你的腦袋，为了半个克朗，”惱怒的馬夫說，把園門的一半門上。

“凭这个条件你可办不到，”山姆回答說。“它至少值你一辈子的工錢，还算便宜的哪。替我在里面問候問候。教他們不要等我吃飯，告訴他們不要操心留什么飯，因为等我来的时候会冷掉的。”

那大怒起来的馬夫咕嚕說他怀着伤害什么人的願望，作为答复；但是他沒有加以实行就走了：怒冲冲地砰的一声随手把身后的門带上，完全不理睬山姆要他走之前留一把头发的热情要求。

山姆继續坐在大石头上想怎么样才好，腦子里轉着一个念头，要敲遍布列斯托尔周圍五哩之內的大門：每天敲这么一百五十家或者二百家，企图用这方法来找爱拉白拉小姐，但是，这时候，突然之間，“偶然”給了他纵使在那里坐一年也找不到的东西。

他坐在那里的那条小徑，里面开着屬于三四家的三四个園

門，那几家人家虽然是分門別戶的，不过它們之間只隔着花園。花园大而长，种植了許多树木，所以屋子不但离得很远，而且大部分几乎是被遮得看不見的。在那馬夫进去的園門过去一家的園門，外面有一个垃圾堆，山姆把眼睛盯着它，脑子里却一心在想着他現在这个任务的困难，这时門开了，一个女僕走到小路上，抖落臥室地毯的灰尘。

山姆正一心一意地想心思，所以很可能他只抬头說一句她的身材长得非常漂亮也就算了的，可是他看見沒有人帮她的忙，而那地毯似乎太重，她独力难以胜任，因此深深地激起了他的豪俠的心情。維勒先生是具有他自己所特有的豪俠精神的紳士，所以他一看到这种情形，連忙从大石头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我的亲爱的，"山姆說，用很尊敬的态度輕輕走过去，"假如你一个人抖这些地毯的話，你会把你的漂亮身体搞得不像样了。让我帮你的忙。"

那位害羞地装做不知道有一个男子在附近的年輕女士，听見山姆說話的时候轉过身来——无疑是要拒絕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种提議（确如她以后所說的）——但是，她任何話都沒有說，却吃惊地倒退一步，发出一声半遏制住的叫唤。山姆几乎也是同样地惊異，因为他看出那漂亮女僕原来正是他在圣范倫泰节选出的情人，納普金斯先生家的美丽女僕。

"啊，瑪丽，我的爱！"山姆說。

"嗳唷，維勒先生，"瑪丽說，"你可把人吓坏了！"

山姆对于这句埋怨沒有作語言的回答，我們也不能够确切地說他究竟作了怎样的回答。我們只知道过了一小会儿之后瑪丽說："嗳呀，不要，維勒先生！"还有就是再前一会儿他的帽子落

在地上了——根据这两个征象看来，我們不妨說他們接过一次吻；或者不止一次。

“呃，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瑪丽在那受到阻扰的談話恢复了的时候說。

“当然是来找你的罗，宝貝，”維勒先生答；让他的感情战胜他的誠实一次。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瑪丽問。“誰会告訴你我到伊普斯威契别人家干活了，而他們后来又搬到了这里呢？誰能够告訴你呀，維勒先生？”

“啊，可不是，”山姆說，做了一个狡猾的眼色，“那眞是一个問題呵。誰告訴我的呢？”

“不是麦士尔先生吧，是嗎？”瑪丽問。

“啊，不是，”山姆答，庄重地摇一摇头，“不是他。”

“那一定是厨娘，”瑪丽說。

“当然一定是的罗，”山姆說。

“啊，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这种事情！”瑪丽叫。

“我也是的啊，”山姆說，“但是瑪丽，我的爱——”說到这里山姆的态度显得极端地多情了——“瑪丽，我的爱，我手上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呢。我的东家有一个朋友——文克尔先生，你記得他吧。”

“那个穿綠色上衣的嗎？”瑪丽說。“是呀，我記得的。”

“唔，”山姆說，“他害了可怕的相思病，弄得昏头昏脑，死去活来了。”

“天呀！”瑪丽插嘴說。

“是嘛，”山姆說；“不过只要我們能够找到那个小姐，那就都不要紧了；”于是山姆忠实地叙述了文克尔先生目前的情况——

并且时时离开本题扯了许多关于玛丽的美丽，和自从他从上一次看见她以来所体验到的说不出的苦楚。

“嘿！”玛丽说，“他这种人我从来没见过！”

“当然罗，”山姆说，“谁也没有见过，将来谁也不会看到；而现在弄得我走来走去象个流浪的犹太人——这种古怪家伙你也许听说过的罗，玛丽，我的爱，他永远想跟时间比，从来不睡觉——为了找这个爱拉白拉·爱伦小姐。”

“什么小姐？”玛丽说，大吃一惊。

“爱拉白拉·爱伦小姐，”山姆说。

“我的老天爷！”玛丽说，指着那坏脾气的马夫随手关上的园门，“就是那一家呀；她在里面住了六个星期了。那是有一天早上，家里人都没有起床的时候，那个上手女仆，也是侍女，在洗衣房那边告诉我的。”

“什么，就在你们旁边那一家？”山姆说。

“就在紧旁边嘛，”玛丽答。

维勒先生听见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以致绝对需要抱住他的这个报告消息的美人儿，才能支持得住；在他们之间经过了诸种小小的爱情节目之后，他这才镇定下来回到这个题目上。

“好了，”山姆终于说，“假如这还不算有趣，那就没有什么算得上了，就象那市长说的罗，——因为内阁大臣在饭后提议喝酒祝他太太的健康。就是那旁边的人家！嘿，我要给她送个信，我苦了一整天就是为的这个。”

“啊，”玛丽说，“不过你现在不能送信，因为只有在黄昏的时候她才在花园里散步，而且只是一会儿；她从来不出门，除非有那老太太在一起。”

山姆想了一会儿，最后想到了如下的办法：他到黄昏时候再

来——那是爱拉白拉經常散步的时候——由瑪丽带进她家的花園，想办法从一棵可以有效地把他遮蔽住的大梨树的突出的树枝下面爬过墙；給她送个信，并且，假使可能的話，为文克尔先生布置一个会晤，让他在随后一天同样的时候来。很快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他就帮助瑪丽作那耽擱了很久的抖地毯的工作。

抖那些小小的地毯，这件事可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純，一半也沒有。至少是，虽然在抖的时候幷无大害，而折叠它們却是件非常具有潛伏的危險性的事。只要是还在继續抖灰，两个人相隔一毯之遙，那可以設想而知倒是一桩要多单純有多单純的乐事；不过，当折叠开始，而他們之間的距离逐渐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以至十六分之一、以至三十二分之一的时候，那就危險起来了。我們不能精确地知道那时他們折了几条地毯，不过我們可以冒昧說一句，地毯有多少条，山姆就吻了那美丽的使女多少次。

維勒先生在最近的一家酒店里有节制地款待了自己一番，直到将近黃昏的时候，才走回那条无路可通的小路。他被瑪丽放进花園里，又接受了这位女士叫他当心四肢和脖子的安全的种种警告之后，就爬进梨树的掩蔽里，等候爱拉白拉走过来。

他等候了好久，那被他急切期待的事幷不发生，正当他开始覺得根本不会发生的时候，听見碎石路上的輕微脚步声，随后就看見爱拉白拉若有所思地走了过来。她剛走近树下，山姆就做出种种穷凶极恶的声音，算是温和地表示他在那里；他那种声音，对于一个从嬰儿时期就害了喉头炎、哮喘兼百日咳的中年人，也許倒是挺自然的。

听見这声音，那位小姐就对那些可怕的声音的来处急忙看了一眼；她看見树枝中間有一个男子，所以她先前的惊駭一点也

沒有減少。幸而是恐惧剝夺了她行动的能力，使她扑通倒在幸而碰巧就在她旁边的一張花园坐椅里，否則的話，她一定会逃走，把家里人都惊动起来了。

"她暈过去了，"山姆大为惶恐地自言自語說。"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些年輕女人偏偏要在不应該发暈的时候暈过去。喂，年輕女人，鋸骨头的小姐，文克尔太太，不要呵！"

不知道是由于文克尔这个名字的魔力呢，还是由于室外空气的清澈，还是由于有点儿記起了維勒先生的声音，使爱拉白拉神志复苏了，这无关紧要。她抬起头来无力地問："誰呀，干什么呀？"

"别响！"山姆說，輕輕蕩到墙上，把身体縮在尽可能小的范圍里伏在那里，"是我呵，小姐，是我。"

"匹克威克先生的僕人！"爱拉白拉热烈地說。

"正是，小姐，"山姆答。"文克尔先生可眞要死要活地不得了啦，小姐。"

"啊！"爱拉白拉說，走近垣墙一点。

"的确嘛，"山姆說。"昨天夜里我們簡直要不得不給他穿上紧背心①了；他发了一天瘋；他說假如明天夜里过完以前还不能見到你，他要不投水自杀的話就不是人。"

"呵不能，不能，維勒先生！"爱拉白拉說，合着手掌。

"那是他說的呀，小姐，"山姆冷淡地說。"他是一个說話算数的人，照我看他会做的，小姐。他从戴遮眼②的鋸骨头的人們那里听到了你的一切。"

"从我的哥哥那里吧！"爱拉白拉說，对于山姆的描写模模糊

---

① 拘束瘋人动作的紧身衣，未必一定是背心。

② 遮眼，驴馬推磨时戴的，乡人以此諧称眼鏡。

糊地有些猜得出。

“我不大清楚哪一个是你的哥哥呢，小姐，”山姆答。“是不是那两个中间顶脏的一个？”

“是的，是的，维勒先生，”爱拉白拉回答说，“说下去。快一点，请你。”

“好，小姐，”山姆说，“他从他那里听说了一切；东家的意思，假如你不赶快见他，那些锯骨头的就会多弄些铅放进他的脑袋，那就要妨碍这个器官的发展，如果以后还要用它的话。”

“啊，我能用什么办法阻止这种可怕的争吵呀！”爱拉白拉喊。

“都是为了一种怀疑，说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爱情，”山姆答。“你还是见见他好，小姐。”

“但是怎样办呢？——在哪里呢？”爱拉白拉叫。“我不敢单独离开这里。我的哥哥是这么不和气，这么不讲理！我知道我这样对你说话显得多么奇怪，维勒先生，但是我是非常、非常不幸呵——”说到这里，可怜的爱拉白拉那么伤心地啜泣起来，又激起了山姆的豪侠之心。

“你跟我谈这些话也许象是很奇怪的，小姐，”山姆很兴奋地说；“但是我能说的是，我不仅准备而且情愿做点什么，好把事情弄好；假如要把锯骨头们随便哪一个摔出窗子的话，你找我好了。”山姆·维勒说了这话，不顾跌下墙头的危险，从墙上抬起身来挽袖子，表示他准备立刻实行。

这些好意的表白虽然这样叫人欢喜，爱拉白拉却坚决拒绝加以利用（山姆觉得真是不可解呵）。有一阵子她执拗地拒绝山姆那么令人感动地请求她见文克尔先生一面的要求；但最后，因为有不受欢迎的第三者要来，谈话有被打断的危险，她才带着许

多感激的表示，匆匆地告訴他說，那仅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天晚上比現在迟一点钟的时候她也許会在花园里。山姆充分地理解这一点；于是要拉白拉賜与了他她的一种最甜蜜的微笑，就优雅地碎步走了；撇下維勒先生停留在高度贊美她的風姿和神采的状态之中。

維勒先生安全地从墙上下来，并沒有忘掉用几分钟时間来搞一下他自己这一門的事，然后就拚命赶回布熙，那里的人因为他长久不回来，已經引起了許多的猜測和若干的惊惧了。

"我們一定要小心呵，"匹克威克先生傾听了山姆的叙述之后說，"不是为了我們自己，是为了那位小姐。我們一定要很謹愼呵。"

"我們！"文克尔先生說，带着显著的强調語气。

匹克威克先生一听这种語气，一时間流露出一种憤慨的神色，但是他答話的时候已經平靜下去，变成了他所特有的仁爱的表情了：

"我們，先生！我要陪你去。"

"你！"文克尔先生說。

"我，"匹克威克先生溫和地回答。"那位小姐給你这个会面机会的时候，她是采取了一种自然的、但也許很不愼重的步驟。假使我——双方的一个朋友，年齡大得足够做双方的父亲——在場的話，以后就沒有人可以說誹謗她的話了。"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說的时候，因为自己有这种預見而高兴得眼睛发光了。文克尔先生看見他对于他朋友爱护下的年輕女子所抱着的这种微妙敬意而感动起来，于是怀着类似尊崇的敬仰之情握住了他的手。

"你要去就去吧，"文克尔先生說。

“我要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山姆，把我的大衣和圍巾預备好，明天晚上叫一部車子在門口等，最好比实际需要的时間提早一点，让我們可以及时赶到。”

維勒先生举手触帽行个礼，作为服从命令的保証，就出去为这趟出征作必需的准备了。

馬車按指定的时間来了；維勒先生好好地把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安排在車廂里之后，就在御者座上靠着車夫坐好。他們按照預先的約定，在距离会晤地点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下了車，叫車夫等他們回来，就徒步前进。

到这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才带着許多微笑和种种得意的表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遮光灯来，那是他特地为这事預备的，他一路走一路給文克尔先生解釋它的手工的精美，使路上碰着的少数行人吃惊不小。

“我那次夜里在花园里假使有这个东西就好些了；呃，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得意地回过头来看看在后面跟着跋涉的追随者。

“东西是很好的，假如处僵得很好的話，先生，”維勒先生答；“不过，当你不願意被人看見的时候，我想倒是蜡烛熄掉之后比点着的时候好一些。”

匹克威克先生似乎被山姆的話打动了，因为他重新把灯放进了口袋，大家默然前进。

“走这儿，先生。”山姆說。“让我带路。这就是那条小胡同，先生。”

他們走进小胡同，那里可真够黑暗的。他們摸索前进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把灯拿出来用了一两次，它在他們面前投射出一片很亮的光，直徑大約一呎。那是非常好看的，不过似乎使周

園的东西显得更黑暗了。

最后他們到了那大石头跟前。山姆劝他主人和文克尔先生坐在这块石头上，他就去偵察一番，并且弄确实瑪丽是否还在等着。

山姆去了五分或者十分钟，回来說，園門是开着的，一切都很寂靜。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蹑手蹑脚地跟着他，不久就到了花园里。在这里每人都說了好多次"别响"；这样做了之后，每人似乎都不大了然第二步該做什么了。

"爱倫小姐还在花园里嗎，瑪丽？"文克尔先生問，非常激动。

"我不知道，先生，"那美丽的女僕答。"最妙的办法是，先生，让維勒先生把你举到树上，匹克威克先生不妨費心看着有沒有人走进胡同来，我呢，在花园那一头看守着。嗳呀，那是什么？"

"那盞該死的灯要把我們大家的性命都送掉了，"山姆发脾气地喊。"当心你在做着什么，先生；你剛好使一道光射进后客堂的窗子里了。"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說，連忙閃到一边，"我并沒有要那样做呀。"

"現在对着第二家了，先生，"山姆抗諫地說。

"啊唷！"匹克威克先生喊，又轉了个身。

"現在是照着馬房，他們要以为那里失火了，"山姆說。"关掉，先生，你关不关呀？"

"这眞是一盞我生平所見过的最古怪的灯！"匹克威克先生叫，由于他这种无意之中所造成的結果搞得大为狼狽。"我从来沒有見过这种强的反射鏡。"

"那对于我們可太强了，假如你一直这样照下去的話，先

生，"山姆答，那时匹克威克先生經过几次不成功的努力之后，把遮光板关起来了。"可以听到那位小姐的脚步声了。喂，文克尔先生，上去吧。"

"慢，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一定要先和她說說。帮我爬上去，山姆。"

"輕点儿，先生，"山姆說，把头抵在墙上，用背做成一座平台。"踩住那只花盆，先生。喂，現在上来吧。"

"我怕我要使你受伤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要介意，先生，"山姆答。"扶他一把，文克尔先生。站稳了，先生，站稳了，这就行了！"

山姆說着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用一种在他这样年龄和体重的紳士說几乎是超自然的努力，想尽法子爬上了山姆的背；山姆慢慢地抬起身体，匹克威克先生紧紧抓住墙头，同时文克尔先生牢牢地抱着他的腿，就这样他們費力地使他的眼鏡剛剛超出墙头的遮檐之上。

"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对墙那边看看，看見了爱拉白拉。"不要怕，我的亲爱的，是我。"

"啊，請你走开吧，匹克威克先生，"爱拉白拉說。"叫他們都走。我害怕得要命。亲爱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要待在那里。你会跌下来摔死的，我知道的。"

"喂，請你不要惊慌吧，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撫慰地說。"沒有一点害怕的理由，我向你担保。站稳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头看看下面說。

"是啦，先生，"維勒先生答。"最好是不要太久了，先生。你未免重了点儿哪。"

"再待一会儿就行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不过是

要你知道，我的亲爱的，假使你所处的境地使我的青年朋友还有任何变通的余地的話，我是不会让他在这样鬼鬼祟祟的方式之下見你的；为了免得这一步骤不恰当会使你不愉快，我的亲爱的，知道我在这里，你也許会满意的。就是如此，我的亲爱的。”

“眞的，匹克威克先生，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和体諒，”爱拉白拉答，用手絹拭干眼泪。她可能还要說些話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头忽然迅速地消失了，因为他在山姆的肩膀上踏空了一脚，因而突然跌下了地。然而他馬上爬了起来，一面叫文克尔赶快去完成相会的事宜，一面跑到胡同里去守望了，那份勇气和热心完全像个青年。文克尔先生在那情景的鼓励之下馬上上了墙；只停留了一下叫山姆照应他的主人。

“我会照看他的，先生，”山姆答。“把他交給我就是了。”

“他上哪去了？他在干什么呀，山姆？”文克尔先生問。

“上帝保佑他那双旧长靴子，”山姆答，看着花园門外面。“他拿着那遮光灯在胡同里守望着，像个有趣的盖·浮克斯[1]似的罗！我一生一世也沒有見过这样有趣的人。見鬼，我眞相信他的心一定比他的身体迟生了二十五年呢，至少！”

文克尔先生可不停下来去听称贊他的朋友的这些話。他已經跳过了墙，这时已經投身于爱拉白拉脚下，正在訴說他的爱情的忠誠，滔滔不絕，一如匹克威克先生。

当这些事在露天里进行着的时候，相隔两三家的屋子里有一位上年紀的有科学成就的紳士，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写一篇哲学論文，时时用摆在他旁边的一只看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瓶子里

---

① 盖·浮克斯(Guy Fawkes)是所謂“火药阴謀案”的主犯之一，今指奇形怪状之人。一六〇五年有少数罗馬天主教徒企图在十一月五日国会开会时用火药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事泄。盖·浮克斯即为預定执行爆炸者。

面的紅葡萄酒滋潤他的身体和劳作。这位老紳士在苦苦构思中有时看看地毯，有时看看天花板，有时看看墙壁；当无論地毯、天花板或者墙壁都不能給予他所需要的灵感的时候，他就看着窗子外面。

有一次在这种創作的停頓状态之中，科学家老紳士正茫茫然地凝視着外面的濃厚的黑暗的时候，非常惊異地看見了一道强烈的光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滑过，而且几乎随即就消失了。不久这現象又重現了不止一两次，而是好几次；最后，科学紳士放下了笔，开始思索这种現象是出于什么样的自然原因。

它們不是流星；它們太低。它們不是螢光虫；它們太高。它們不是鬼火；不是流螢；不是烟火。它們是什么呢？是自然界的某种特異而奇怪的現象，以前还沒有任何哲学家見过吧；是某种特地留下让他来发現的現象吧，他会因为使后代获益非淺而名垂不朽了。科学紳士一脑子这种想头，又拿起了笔，在紙上把那些独一无二的現象記录下来，記了年、月、日、时、分以至出現的那一秒；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一部具有高深研究的浩瀚大作的材料，那著作一旦发表，一定要惊动在这文明的地球上任何一部分活着的、一切的气象学者的。

他向后一仰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默想着他的未来的偉大。那神秘的光比先前更明亮地出現了；好像是在胡同里跳上跳下；这边那边地閃着，就像彗星似的循着离心的軌道运动着。

这位科学紳士是个独身汉。他沒有妻子可以叫来让她也吃惊一下，所以他按鈴叫了僕人。

“普魯夫尔，”科学紳士說，“今天夜里空中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你看見了嗎？”科学紳士指着窗子外面說，那时那光重新出現了。

"是的，我看見了，先生。"

"你想是什么，普魯夫尔？"

"我想嗎，先生？"

"唔。你是生长在这里的。你覺得这些光是什么道理呀？"

科学紳士微笑着預料普魯夫尔会回答說他一点也說不出是什么道理。普魯夫尔沉思着。

"我想是小偸們，先生，"普魯夫尔終于說。

"你是个傻瓜，你可以下楼去了，"科学紳士說。

"謝謝你，先生，"普魯夫尔說。于是他下去了。

但是科学紳士想到他所計划的具有发明天才的論著不能出世，就安不下心去；而假使机伶的普魯夫尔先生的想法不是一落地就被扑灭了的話，那种結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戴上帽子迅速走进花园，决定把事情探察个水落石出。

且說，正当科学紳士走进花园之前不久，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尽快地跑回来，来报告一个假警报，說是有人走过来了。他一路时而把灯上的遮光片拉开照照路免得掉进沟里去。警报发出了之后，文克尔先生馬上就爬过墙来，爱拉白拉馬上跑进屋子；园門被关上之后，这三位冒險家拚命快快地走出胡同，恰巧碰上科学紳士开他的园門，吓了他們一跳。

"站住，"山姆用耳語声說；当然他是走在最前的一位罗。"把灯光放出一秒钟，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照着做了，山姆看見离他自己的头半碼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子的头在很細心探望着，就用捏紧的拳头輕輕給了它一下，使它撞在园門上发出一声咕咚的声音。极其突然而熟练地完成了这一着丰功偉績之后，維勒先生把匹克威克先生向背上一背，跟着文克尔先生跑出胡同，那种速度着实可惊，因

为他所負的重量是要考慮在內的呢。

“你透过气来了嗎，先生？”他們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山姆問。

“好了——現在好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那末来吧，先生，”山姆說，放下他的主人，使他重新站在地上。“走在我們中間，先生。跑不到半哩路啦。你只当是夺錦标，先生。現在开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样鼓励之下尽量撒开了腿子，可以大胆地說，从来沒有一双黑靴子比匹克威克先生的这双在这可紀念的場合跑在路上的姿态更出風头了。

馬車在等着，馬是精力充沛的，路很好走，車夫是很起勁的。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喘息还沒有平息下去的时候，大家已經安全地到了布煦。

“馬上进去吧，先生，”山姆說，扶着主人走下馬車。“經过这一番运动，一秒钟也不要在街上耽擱啦。請你原諒，先生，”山姆継續对下了車的文克尔先生說，并且举手触帽致敬。“希望沒有先入为主的爱情吧，先生？”

文克尔先生撒住他的卑微的朋友的手，凑着他耳朵說，“都很好，山姆；很好；”听了这話，維勒先生在鼻子上一清二楚地敲了三下，表示懂得；微笑一下，霎霎眼睛，动手把踏板翻上去，臉上带着活潑的滿足的神情。

至于那位科学紳士，在一篇杰出的大作里說明了那些奇怪的光是电力作用；为了清晰地証明这点，他詳細叙述了如何当他探首門外的时候有一道光在他眼前一跳，如何他就受了电力的震击，使他昏迷了整整一刻钟之久；这篇論著使所有的科学团体高兴得无以复加，并且使他从此以后被公认为科学界的名流。

第四十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引到人生的偉大戏剧中一个新的、并且是并不乏味的場面里

匹克威克先生在巴斯逗留的其余的时間过得平平常常，沒有发生任何重要事情。三一开庭期①开始了，在它的第一周終結时，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們回到倫敦；他就照样由山姆侍候着徑自到了他在乔治和兀鷹的老下处。

他們到了之后的第三天早上，正是滿城的大钟分别打着九下、合起来大約有九百九十九下的时候，山姆正在乔治广場散步，忽然看見一輛新噴了油漆的古怪車子駛了过来，从車上很敏捷地跳出一位古里古怪的紳士，随手把韁绳丢給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那位古里古怪的紳士好像生来就为了坐那車子的，那車子也像是特地做了給他坐的。

那車子不是普通两輪单馬車，也不是那种有高座及特別的边的两輪馬車。既不是有两只背对背座位的两輪单馬車，又不是农用双輪輕馬車，又不是两輪有篷輕馬車，又不是处刑时用的那种两輪輕馬車。但是各种車輛的特性它却似乎兼而有之。它漆的是淺黃色，車杠和輪子漆的是黑色；駕車的人按照正統派的行家风格坐在叠得比扶手高出約两呎的坐墊上。馬是一匹栗色馬，怪漂亮的牲口；可是有一种浮华輕佻的風度，跟那車子和他

① 英国旧时法院第四期开庭期，从三一节后第一个星期二起至七月底止。

的主人是調和得令人贊叹不置的。

主人是四十来岁的男子，长着黑头发和細心梳理好的鬍鬚，穿戴得非常华丽，戴了大量的珠宝飾物——全都比一般紳士們通常戴的要大三倍光景——外面再加上一件粗质地的大衣。他下車就把左手插进大衣的一只口袋，同时用右手从另外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条非常耀眼的絲手絹，用它撣一撣靴子上的一两点灰尘，然后把它捏在手心里，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胡同。

山姆在这人下車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穿着掉了几只鈕子的棕色大衣的襤褸相的男子，他本来是在街对面藏藏掩掩地走着，这时穿过馬路走到車子附近站住不动了。山姆对于那位紳士光临的目的不仅是怀疑而已，所以就在他前面先走到乔治和兀鷹門口，突然轉过身来，站在大門的中心。

"喂，我的好家伙！"穿着粗大衣的人用傲慢的口气說，同时想要推开山姆走进去。

"喂，先生，什么事情呀？"山姆回答說，用复利报复了他那一推。

"嘿，别来这一套，我的家伙；这样对我是不行的，"粗大衣的所有者抬高了声音說，臉发了白。"来，斯毛奇！"

"什么毛病呀？"穿棕色大衣的人恶狠狠地說，他在交換那短短几句对話的时間里已經慢慢溜进胡同来了。

"不过是这个青年人无礼取鬧罢了，"那个首脑說，又推了山姆一把。

"得啦，别胡鬧了，"斯毛奇咆哮說，也推了山姆一把，推得比較猛。

这最后一推产生了那位老练的斯毛奇先生打算造成的效果；因为，急于回敬的山姆正把那人的身体往門框上挤的时候，

那首脑溜进去到柜台那边去了；山姆和斯毛奇先生对駡了几句之后，也就跟了进去。

“早上好，我的亲爱的，”那首脑对柜台里的年輕女人說，带着澳洲灣的大方和新南威尔士的文雅；① “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間在哪里呀，我的亲爱的？”

“带他上去，”女子对一个茶房說，答話的时候竟不屑于对那装束华丽的男子再看一眼。

茶房应命領路上楼，穿粗大衣的人跟着他，山姆又跟着他，一面上楼一面尽情做了种种表示极其鄙夷的姿态；使僕役們和其他的旁观者們說不出地满意。害着哑了嗓子的咳嗽病的斯毛奇先生留在下面，在过道里吐痰。

来得未免太早的来客由山姆跟着走进房間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还熟睡在床上。他們进房的声响惊醒了他。

“刮臉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从幃幕里面說。

“馬上就把你刮光，匹克威克先生。”客人說，拉开床头的一片幃幕。“关于巴德尔的案子，我带来强制你执行的命令。——这是拘票。——民事高等裁判所的。——这是我的名片。我想你会光临舍間的吧。”那位执行官的屬員——原来他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匹克威克先生肩膀上友善地拍了一下，把名片向被单上一丢，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根金牙签来。

“姓南比，”匹克威克先生从枕头下面摸出眼鏡戴起来看名片的时候，那位执行官的代表說。“南比，貝尔胡同，科尔門街。”

这时，一直把眼睛盯着南比先生的油光发亮的海狸皮帽子的山姆，插嘴說：

---

① 澳洲灣和新南威尔士俱澳洲地名。此处意謂并不大方文雅。

“你是个教友会会員[①]嗎？”山姆說。

“在我和你办完交涉之前，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的，”那位憤憤然的官吏回答說。“有那么一天，我会教訓你懂点規矩的。”

“謝謝罗，”山姆說。“我也会同样地对付你呢。脫了帽子吧。”說着，維勒先生就用极其熟练的手法把南比先生的帽子敲到了房間的那一头，这一下子来得那么猛，而且几乎使他把金牙签吞了下去。

“你看呀，匹克威克先生，”惊慌失措的官吏說，喘着气。“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在你的房間里被你的僕人毆打。我受肉体的威胁。我要你作見証呀。”

“什么見証都不要作，先生，”山姆接上說。“你把眼睛閉紧了，先生。我要把他摔到窗戶外去，可惜跌不了多远，因为外面有鉛板。”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用发怒的声音說，那时他的随从正做出种种敌意的表示，“假使你再說一句話，或者对这个人加以一点干涉，我馬上就辞退你。”

“但是，先生，”山姆說。

“閉嘴，”匹克威克先生打断他的話，說。“把那帽子拾起来。”

但是这件事山姆却毅然决然地拒絕执行；当他受了主人的严厉叱斥之后，那位迫不及待的官吏自己屈尊去拾起来了，同时对山姆发泄了一大堆种类繁多的威胁的話，但是那位紳士泰然由着他去駡；只是說，假使南比先生高兴把帽子再戴上的話，他就要再把它敲掉。南比先生呢，也許觉得这种办法可能会給他惹出麻煩，所以拒絕加以引誘，接着就喊斯毛奇上来。南比先生告

---

① 教友会系一种基督教宗派，自称为教友会，外人譏称为“顫抖教徒”。此宗派无特殊教条或主張，势力不大，現几消灭。称人为教友会会員有嘲諷之意。

訴他，逮捕已經完成，他只要等犯人穿好衣服，于是自己大搖大擺出去，乘着車子走了。斯毛奇用倨傲的态度要求匹克威克先生："尽可能爽快些，因为正是忙的时候，"就拉了一張椅子在門口坐下，等他穿戴完毕。于是山姆被打发出去雇一輛出租馬車，三个人坐上去向科尔門街出发。路程幸而不远；因为斯毛奇先生除了沒有动人的談話才能以外，而且，由于我們在別处提过的他那身体方面的缺陷，使他成为一个在狹小的空間之內决不討人欢喜的同伴呢。

馬車駛进一条又狹又黑的街上，在每只窗戶都安着鉄栏干的一座房子前面停了；門柱上写着名字和官銜："南比，倫敦执行官的屬員"；一位可能被看作斯毛奇先生被遺棄的孿生弟兄的紳士开了內室的門，他有一把大钥匙隨身帶着，专为开門用的；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引到"咖啡間"里。

这咖啡間是一間前房；它的主要特征是布滿新鮮的沙土和腐臭的烟草烟味，匹克威克先生对他进去的时候已經坐在里面的三个人行了个礼，打发山姆去通知潘卡以后，就退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怀着几分好奇心从那里打量他的新同伴們。

其中之一是一个只有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孩子，那时候虽然还不到十点钟，他就在喝摻上水的杜松子酒，抽着雪茄；从他的紅肿的臉色看来，这两种娛乐是他过去一两年之內經常热心从事的。在他对面，用右脚的靴尖在拨动炉火的，是一个粗鹵的大約三十岁的青年人，有一張病容的臉孔和一条沙哑的嗓子；显然是深通世故的，并且有种迷人的放蕩不羈的派头，那是从酒店里和低級的彈子台上得来的。这房里的第三位房客是一个中年男子，穿了一套很旧的黑色衣服，他的样子蒼白而憔悴，不断在房里走来走去，时时停下来非常焦急地望望窗外，好像在等什么

人，然后又重新走动。

“今天你最好还是借我的剃刀用一用吧，艾厄斯莱先生，”撥炉火的人說，一面对他的朋友那个孩子丢了个眼色。

“謝謝你，不啦，我用不着；我想个把钟头之內我就会出去了，”那一位匆匆回答說。随后走到窗口，又一次失望而回，深深叹一口气，就走出了房間；一看这情景，另外那两位发出一陣大笑。

“唔，我从来沒有見过这样有趣的事情，”那位貢献出剃刀的紳士說，他的名字叫做普拉斯。“从来沒有！”普拉斯先生咒罵了一声来証实他的断語，然后又大笑起来，那个孩子呢（他认为他的同伴是世上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当然也笑了。

“你簡直想不到吧，”普拉斯对匹克威克先生說，“那家伙在这里到昨天就是一个星期，沒有剃过一次髯子，因为他覚得他有把握半个钟头之內就出去，所以他以为不妨到了家里再剃。”

“可怜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他脫离苦难的机会眞的那么大嗎？”

“見鬼的机会，”普拉斯答；“他連半点影子的机会也沒有。十年之后上街走走的机会还談不上呢。”說着，普拉斯先生鄙夷地彈一彈手指，拉鈴叫人。

“給我一張紙，克魯基，”普拉斯先生对侍者說，从那人的服装和一般的样子看来，像个介乎破产的畜牧家和破产的牛羊販子之間的人；“还要一杯摻水白兰地，克魯基，听見沒有？我要給我的父亲写信，我一定要喝一点刺激的东西，否則就不能够有声有色对老家伙吹一通了。”那年輕的孩子听了这句滑稽話当然又捧腹大笑起来，几乎是无需乎說的罗。

“对的，”普拉斯先生說。“不要丧气。有趣儿啊，是嗎？”

"妙！"年輕的紳士說。

"你总算有种，有种，"普拉斯説。"你倒是見識过点儿世面的。"

"我相信我是見識过点儿的！"孩子答。他透过酒吧間的污秽的玻璃窗見識过啊。

这段对話，以及談这話的两个人的神情和态度，都使匹克威克先生覺得頗为討厌，所以正打算探問一下，他能否弄到一个私人房間坐坐，这时进来了两三个上等人派头的陌生人；孩子一看見他們，就把雪茄向火里一丢，嘘嘘地告訴普拉斯先生他們是来替他"解决問題"的，就跟他們坐到房間尽那头的一張桌上去了。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像青年紳士所預期的那么快就可以解决；随着来的是一場很长的談話，匹克威克先生不可避免地从里面听到些发怒的片断，說到放蕩的行为和三番五次的饒恕。最后，其中一位最年长的紳士很清楚地說到什么白十字街，那青年紳士一听这話，尽管他是"好样的"和"有种"，而且还見識过世面，却把头伏在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这青年人的勇气的突然垮台，和声調的大为低下，使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满意，于是他拉鈴叫来了人，依他自己的要求，被領到一个私人房間里，那里有地毯、桌子、椅子、食器橱和沙发，还陳設了一面穿衣鏡和几种古旧的版画。他在这里有机会听到南比太太在他的头上彈奏一只方形鋼琴，同时他的早餐也在准备；后来早飯开来的时候，潘卡先生也来了。

"啊哈，我的好先生，"那矮小的人說，"到底被抓住了，呃？唉，唉，我倒不覺得难过呢，因为現在你会明白这种行为的荒唐了。我已經把法院开出来的訟費和賠償金的总数記下来了，我們还是馬上付掉不耽擱的好。我相信，南比这时候已經回家了。我

的好先生，你說是我签支票还是你签？”矮小的人一面說一面装作愉快地搓着手，但是对匹克威克先生脸上一看，忍不住向山姆·維勒丢一种失望的眼光。

“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請你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話。我看留在这里沒有好处。所以我打算今天夜里进监獄。”

“你不能上白十字街去呵，我的好先生，”潘卡說。“不可能！一間牢房里有六十張床；而且鉄門在二十四小时之中有十六小时閂着。”

“假使能够，我願意到别的牢里去，”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不能够，我只好在那里面尽量对付了。”

“假使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坐牢的話，我的好先生，你可以到弗利特去，”潘卡說。

“行呀，”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一吃过早飯就走。”

“且慢，且慢，我的好先生；一点也不需要这么狠命地赶进那大多数人只想出来的地方呵，”好脾气的矮小代理人說。“我們一定要有人身保护法① 的手續。不到下午四点钟，法官不会到公事房去。你得等到那个时候。”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抱着无动于衷的耐性。“那末我們两点钟的时候在这里吃一頓吧。去看看，山姆，关照他們准时弄好。”

尽管潘卡一个劲儿劝諫和爭辯，匹克威克先生还是坚持不动；吃的东西出現了而又消失了；于是他被放进另外一輛出租馬

---

① 人身保护法源出“大宪章”，而于一六七九年頒布施行的法令。其要点为防止濫行拘押，由法官訓令将被拘押者本人提到法庭审判，并由十二人組成的陪审官决定其有无犯罪，凡被捕者至迟須在二十日內送交法院正式审訊。

車，到法院胡同；动身之前等南比先生等了大約半个钟头，因为他有个午宴，决不能打扰。

在大律师院出庭的有两位法官——一个是高等法院的，一个是高等民事裁判所的——假使拿着一束束文件忙着进进出出的那些律师的办事員們的人数可以作証，那末摆在两位法官面前等待办理的公事似乎多得很呢。匹克威克先生他們到达大律师院入口处的拱門之后，潘卡逗留了一会儿和馬車夫爭論車錢和找头；匹克威克先生呢，走到一边躲开那进进出出的人潮，抱着几分好奇心看着周圍。

最吸引他的注意的是三四个摆穷架子的男子，他們对經过的許多代辯士們触帽致敬，似乎有正經事情的样子，匹克威克先生却猜不透是什么事。他們是些样子古怪的人。一个很瘦弱，腿有点跛，穿着变了色的黑衣服，圍一条白領巾；另外一个又胖又粗蠢，穿着同样的衣服，頸子里圍一大条黑里带紅的布；第三个是样子矮小、枯萎、像喝醉了酒似的人，一張長滿粉刺的臉。他們在那里徘徊着，手背在身体后面，时而带着焦急的臉色对匆匆走过的夹着文件的紳士們耳朵里搗几句鬼話。匹克威克先生記得他路过的时候时常看見他們在拱門下面徘徊；他的好奇心大发，想知道这些齷齪相的游蕩者可能是屬于怎样的职业部門。

南比紧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旁边，吮着小拇指上的一只大金戒指，匹克威克先生正打算向他提出这問題，这时潘卡匆匆赶来，說时間不能耽擱了，就領路进了院。匹克威克先生跟着走的时候，那跛腿的人走过来对他殷勤地触一触帽子，递上一張写好的卡片；匹克威克先生不願意拒絕而伤害那人的感情，就有礼貌地接过来放在背心口袋里。

“喂，”潘卡說，要走进办公室之一，事先轉过身来看看他的

同伴們是否跟在后面。“进去吧，我的好先生。哈罗，你有什么事呀？”

这最后的問話是对跛子說的，他在匹克威克先生沒有注意的时候已經插足于他們一群之中了。那个跛子听見这句問話，就用尽一切想像得出的礼貌又触一下帽子，并且对匹克威克先生指点一下，作为回答。

“不，不，”潘卡带笑說。“我們不需要你，我的好朋友，我們不需要你。”

“請你原諒，先生，”跛子說。“那位紳士接了我的卡片。我希望你雇用我，先生。那位紳士对我点过头的。我要他自己决定。你对我点过头的呵，先生？”

“呸，呸，廢話。你沒有向任何人点头吧，匹克威克呵？誤会，誤会。”潘卡說。

“那位紳士把他的卡片递給我，”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卡片来。“我接下了，因为他似乎是願意这样的——我的确是有点好奇，等我有工夫的时候，想看一看。我——”

矮小的代辯士大笑一声，把卡片还給了跛子，对他說那完全是誤会；那人怒气冲冲地走开的时候，他凑近匹克威克先生的耳朵告訴他那人只是一个保人。

“一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个保人，”潘卡答。

“一个保人？”

“是呀，我的好先生，这里有半打这样的人呢。无論多大的数目都保你，而且只要半克朗的費用。这一行生意很古怪吧？”潘卡說，款待自己一撮鼻烟。

"什么！竟有这样的事，这些人謀生的办法就是在这里等着，到堂堂的法官面前罰伪誓，一个罪恶换半克朗！"匹克威克先生喊，听見透露这件事大为惊駭。

"嘿，关于伪誓这一层我确实是不知道的，我的好先生，"矮小的紳士答。"难听的字眼呵，我的好先生，眞是难听的字眼。那是法律上的假定呵，我的好先生，如此而已。"說着，代辯士聳聳肩，微微一笑，吸了第二撮鼻烟，領头走进法官的文书的办公室。

这是一間看上去特别骯髒的房間，天花板很低，候墻板很旧；而光綫又是那么坏，虽然外面是大白天，桌子上却点着粗大的兽脂烛。房間一头有門通到法官的私室，門周圍聚集着一群代辯士和办事員，他們按照約定的次序被叫进去。每次門开了，出来一組人，第二組就急急忙忙冲进去；而且，除了等着見法官的紳士們之間的无数交談之外，还有那些見过法官的大部分人私人之間也在作种种的爭吵，所以那里人声之嘈杂是达到那小小的房間里可能发生的限度了。

而冲耳而来的还不仅是这些紳士的談話声。在房間的另外一头一排木栅栏后面的証人席上站着一位戴眼鏡的文书，他在"办宣誓书"，这东西由另外一个文书一次一次地大批送到法官那里去签字。要宣誓的代辯士的文书們是很多的，一下子让他們都宣好誓确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紳士为了接近戴眼鏡的文书而起的挣扎，就像国王陛下光临戏院因而群众向正厅的門里拥挤的情形一样。另外一位公务員时时运用他的肺叶叫喚那些已經宣过誓的人的名字，为了把法官签过字的宣誓书交还他們，这又引起了一陣混战；这一切同时进行着，所发生的喧嘩使最活动的和最易于兴奋的人也覺得尽够受的了。然而还有另

外一批人——他們在等着他們的雇主拿出来的傳票以便出席，而出席与否在对方的代辯士是随意的——他們的工作就是时时叫喚对方代辯士的名字；为了确定他沒有不通知他們就出席了。

举例說，倚在墻上，紧靠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座位，是一个十四岁的公事房小厮，男高音的喉嚨；靠近他有一个习慣法的文书，低音的喉嚨。一个文书拿着一束文件匆匆走进来，四下張望。

“史聶格尔和布林克，”男高音喊。

“帕金和史諾伯，”低音吼。

“史登比和德肯，”新来的人說。

沒有人答应；走进来第二个人，于是全体三个人都向他呼喚；而他又叫喚别人；随后又是什么人大声吼叫别人；等等。

在这全部时間里，戴眼鏡的人辛苦工作着，叫文书們宣誓；誓詞老是那一套，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大多是如下的字眼：

“把《圣經》拿在右手这是你的名字和亲笔你宣誓你的陈述书內容是眞实的上帝帮助你一先令你应該有零錢我我沒有。”

“喂，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他們已經預备好了人身保护法公文吧。”

“是吧，”山姆說，“我希望他們把人生不二法門使出来。老叫我們在这儿等，眞不舒服。要是我，这时候半打人生不二法門都准备好了，头头是道的。”

究竟山姆·維勒把人身保护法的公文当成了什么麻煩而难办的玩意，那可不知道，因为潘卡这时走过来，带着匹克威克先生走了。

通常的手續办过之后不久，塞繆尔·匹克威克的正身就被交給警吏看守，以便押送到弗利特监獄去坐牢，等到巴德尔控匹克威克案所判的賠償金和訟費的总数完全付淸才能出来。

"那会是很长的时期呢，"匹克威克先生笑着說。"山姆再叫一部馬車。潘卡，我的好朋友，再会啦。"

"我要同你一道去，看你在那边平平安安住好，"潘卡說。

"眞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倒願意除了山姆之外不带别人去。我安頓好了之后馬上就写信通知你，希望你立刻来。那时候再会了。"

匹克威克先生說了这話，就坐上刚刚到的馬車；警吏也跟着坐了进去，山姆坐上馭者座，于是馬車轰隆轰隆地走了。

"眞是个古怪透了的人！"潘卡說，停下来戴上手套。

"他这样的破产者倒少見呢，先生，"站在旁边的劳頓先生說。"他使那些办公事的人窘死了！他們說要押他，他却根本看不起他們，先生。"

这位律师听了他的文书对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所作的这种內行的批評，似乎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一言不发地走了。

那輛出租馬車在弗利特街顚簸着前进，是出租馬車的老調門。它們前面有着什么的时候，据車夫說，馬就"走得好些"(假使前面沒有什么呢，它們就不得不用非常特别的步子走了)，所以馬車就跟在一輛大車后面；大車停，它也停；大車再走，它也照样。匹克威克先生坐在警吏对面；警吏坐在那里吹口哨，把帽子夹在兩膝之間，看着馬車窗外。

时間完成奇迹。在这位有力的老紳士①的帮助之下，連出租馬車也走下半哩之遙了。他們終于停下，匹克威克先生在弗利特监獄的大門口下了車。

警吏扭过头来，看見他所引渡的犯人紧跟在他背后，就領头

① 指时間老人。

走进了监獄；他們进門之后向左一轉，从一扇敞开的門走到一条走廊里；那里面有一扇沉重的鉄門，正对着他們进来的門，并且有一个手里拿着钥匙的胖獄卒在看守着，这門就直达监獄的內部。

他們在这里停住，警吏递了他的公文；通知匹克威克先生説他要留在这里等候这种窍門的人們所謂"坐着让人画像"的仪式完成。

"坐着让人画我的画像！"匹克威克先生説。

"把你的肖像画下来呵，先生，"胖獄卒説。"我們这里都是画像的能手。不一会儿就画好的，而且都很像。請进来吧，先生，不要拘束。"

匹克威克先生同意了这个邀請，坐下来；那时候站在椅子背后的山姆对他耳語説，所謂坐着画像，只不过是让各个看守把他察看一番，使他們能够把他和来宾們分别开来的另外一种説法。

"那末，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説，"我希望这些画家就来吧。这里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呀。"

"他們就来的，先生，我相信，"山姆答。"有一只荷兰造的钟呢，先生。"

"我看見的，"匹克威克先生説。

"还有一只鳥籠，先生，"山姆説。"輪子里有輪子，监牢里有监牢。可不是嗎，先生。"

維勒先生説了这句哲学味儿的話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发覚他的"坐着画像"已經开始。胖看守已經交了班走过来坐了，时而漫不經心地对他看看，一个接了他的班的瘦长的看守也走过来两手倒背在燕尾里，站在对面对他盯了好久。第三位有点儿好发脾气的样子的紳士，显然是妨碍了他吃茶点，因为进来的时

候还在解决着面包皮和黃油的最后的殘余，他緊靠匹克威克先生的旁边站着，把两手撑在腰眼里，精細地察看着他；另外还有两位夹杂在他們中間，带着极其专一而深思的臉色研究他的相貌。匹克威克先生在这行为之下退縮了好多次，似乎在椅子里坐得很不自在；不过在进行这桩事的时間里他沒有对任何人說一句話，連山姆在內；山姆呢，俯身靠在椅子背上，想着心思，一則是想他的主人的处境，再則是想，假使把聚集在一起的看守們一个挨着一个狠狠地揍一頓是合法而稳当的話，就大为快意了。

最后，肖像画好了，匹克威克先生接到通知說現在他可以进监獄了。

“我今夜睡在哪里？”匹克威克先生問。

“今夜睡在哪里我可不大清楚哪，”胖看守答。“明天你会被派到什么人的房里去同住，那就舒舒服服的了。第一夜通常是不大定心的，但是明天你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妥貼了。”

討論了一会儿，发現看守們之一有一个鋪位出租，匹克威克先生可以租了过夜，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你跟我来，我可以馬上让你看看，”那人說。“它并不大；不过那可是眞正內行的人住的地方。这里走，先生。”

他們穿过了里面的門，下了一小段台阶。钥匙在他們背后一旋就鎖上了，匹克威克先生这一辈子破天荒头一次发現自己已經置身于債务人监獄的圍墻之內了。

第四十一章

进了弗利特之后，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么事；
看見了些什么犯人；以及怎么度过了第一夜

湯姆·洛卡先生，陪着匹克威克先生进监獄的那位紳士，下了那短短的一段台阶之后突然向右一轉，領路前进，穿过一扇正开着的鉄門，跨上另外一层短短的台阶，就进了一条又狹又长的过道，那里旣污秽又低，下面鋪了石头，光綫很坏，只有相隔頗远的面头各有一只窗戶透进些微弱的光。

"这里，"那位紳士說，把两手向口袋里一插，掉过头来不以为意地看看匹克威克先生。"这里是敞厅組。"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低头看着一层黑暗而污秽的台阶下面，那里通到一排地下的潮湿阴暗的石头地牢，"那些呢，我想是犯人們貯藏他們的少量煤炭的小地窖吧。啊，那种地方走下去是不大愉快的；不过很方便，我相信。"

"是呀，要說很方便呢，那是并不奇怪的，"那位紳士回答說，"因为明明有几个人非常舒服地住在里面呢。那是市場，那里。"

"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不是眞的說那些骯髒的地牢里有人生活着吧？"

"不嗎？"洛卡先生答，带着一种憤憤然的惊訝表情；"我为什么不呢？"

"生活！——生活在那下面！"匹克威克先生叫。

"生活在那下面！是嘛，还死在那下面呢，那是常事！"洛卡

先生答；"那有什么呢？有誰讲过什么閑話嗎？生活在那下面——那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地方呢，不是嗎？"

洛卡对匹克威克先生說这些的时候带着恶狠狠的神情，而且还用激昂的态度咕嚕着說了一些咒詛自己的眼睛、四肢和血液循环的难听的話。因此，后面一位紳士覚得还是不要再談下去为妙。随后洛卡先生走上另外一层楼梯——像通到剛才曾經成为討論題目的那个地方的楼梯一样的污秽——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紧跟他爬了上去。

"瞧，"洛卡先生說，停下来喘气，那时候他們走到一条像下面的一样大小的过道里了，"这是咖啡間組；这上面是第三层，再上面是頂层；你今天晚上去睡的房間是看守室，从这里去的——来吧。"洛卡先生一口气說了这話，就爬上另外一层扶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維勒跟在他后面。

这些楼梯从一些靠近地板的各式各样的窗戶得到光綫，窗戶外面是很高的一堵磚墙圍住的一块鋪石子的空地，墙头上有防賊鉄釘。那块空地，从洛卡先生的話里看来，是网球場，又据这位紳士所說，似乎在靠近法林顿街的那一部分监獄，有一块小些的場子叫做"画場"，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得名的：在很久以前，它的墙壁上曾經一度出現过类似扯着所有的帆而行駛的若干战舰的繪画和一些别的艺术品，都是一位坐牢的画师在閑散无事的时候画的。

他說了这些消息，他的目的显然不仅为了开导匹克威克先生，而更多的是为了发泄一件要紧的心事。最后，他們到了另外一条过道里，于是这位向导領他們走进尽头的一条小过道，打开一扇門，露出一間样子一点不討人欢喜的房間，里面有八九張鉄架子的床鋪。

“瞧，”洛卡先生說，用手扶住門让它开着，得意地回头看着匹克威克先生，“就是这房間！”

然而，匹克威克先生看見他的寓所时臉上所表現的滿意神情那么輕微，洛卡先生只好盯住直到現在一直保持着威严的沉默的山姆·維勒的臉，寻求感情的共鳴了。

“就是这房間呵，青年人，”洛卡先生說。

“我看見了，”山姆答，平靜地点一点头。

“你在法林頓旅社也不用想找着这样的房間，你想是嗎？”洛卡先生說，喜洋洋地微笑一下。

听了这話，維勒先生把一只眼睛随便而自然地閉一下作为回答；这可以被认为表示他想是的，也可以被认为他想不是的，也可以說是他根本沒有去想，随便观察者怎么想好了。他干了这一手之后，又把眼睛睜开，就問哪一張床是洛卡先生所吹捧的內行的人去睡的。

“那就是，”洛卡先生答，指着在角落里的一張生滿鉄銹的。“那張床呀，能使任何人睡覚，不管他們要不要睡。”

“我想是的吧，”山姆說，斜眼看了他的主人一眼，好像看看他的决心有沒有被这种种所見所聞动搖了的任何征象，“我想睡在此地的另外几位都是紳士們吧。”

“可不是么，”洛卡先生說，“他們中間有一位，一天喝十二品脫啤酒，哪怕在吃飯的时候，也是烟不离嘴。”

“他一定是个头等角色了，”山姆說。

“天字第一号，”洛卡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甚至听了这种消息，也一点不丧气，微笑着宣布說他决定今天夜里尝一尝那張催眠性的床的滋味；洛卡先生告訴他，随便什么时候他要睡就睡，旣不需要給任何通知也不需

要办任何手續，說罢就走了，留下他和山姆立在过道里。

天黑下来了；那就是說，有几个煤气噴口在这从来不明亮的地方点着了，作为对于降临室外的夜晚的致意。因为天气有点儿热，过道两旁无数小房間里的一些房客就把房門半开着。匹克威克先生走过的时候带着好奇心和兴趣向里面張望。有一間里面有四五个粗大汉，透过一重烟草的云雾隐約可見；他們俯在半空的啤酒瓶之上閙嚷嚷地談論着，或者用一副非常油污的牌玩着全福四[1]。在邻近的房間里可以看見一个孤独的人，借着兽脂烛的微弱光綫注視着一束污垢而破碎的紙，由于灰尘而变成黃色，由于年代久远而脫落成一張張的了；他在上面第一百次地嚕嚕苏苏写着訴苦的話，預备給什么大人物看，虽然它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眼前，或者永远也不会打动他的心。第三个房間里，可以看見一个带着妻子和一大群孩子的男人，在地上，或者在两三張椅子上搭成个不像样的床鋪，給最小的孩子睡觉。还有第四个房間、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又是喧嘩、啤酒、烟草烟、紙牌，等等一切，比先前的規模来得更大了。

就在过道里，尤其在樓梯口上，有一大堆人逗留着：他們来到这儿，有些是因为房間里又空洞又寂寞，有些是因为房間里又拥挤又悶热，而大部分是因为坐立不安和不舒服，并且不知道如何自处的秘訣。这里有許多阶級的人，从穿着粗布上衣的劳动者到穿着披巾样式的睡衣——当然是破得露出胳臂肘来了——的破产的浪子；但是他們全都有一种神气——一种沒精打采的、囚犯派头的、滿不在乎的大模大样神气；这种光棍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風度，完全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但是任何人假使願意的

[1] 全福四：一种紙牌戏。

話，立刻就能够理解它，只要他抱着匹克威克先生那样的兴趣，踏进最近便的債务人监獄，看一看在里面看到的第一群人。

"我很吃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倚在扶梯頂的鉄栏干上，"我很吃惊，山姆，負債而受监禁簡直不是什么处罰。"

"你以为不是嗎，先生？"維勒先生問。

"你看这些人是怎样的又喝酒、又抽烟、又叫嚷呀，"匹克威克先生答。"要說他們在乎的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啊，問題正在这儿罗，先生，"山姆答复說，"他們并不在乎；对于他們，是一种例行的休假——只是喝黑啤酒和玩九柱戏。吃不消的倒是另外一些人；这些沮丧的家伙旣不能直着嗓子灌啤酒，又不会玩九柱戏；他們只要出得起錢总是出了算了，被人关起来的話可就难过了。我告訴你是什么道理吧，先生；那些老在酒店里閑蕩的人根本不吃亏，那些老是尽力工作的人倒受害不淺。'不公平啊，'就像我的父亲看到酒精和水不是一半对一半摻起来的时候常說的罗——不公平，毛病就出在这里。"

"我想你說得不錯，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想了一会儿之后說，"很对。"

"也許常常有些誠实的人是欢喜这种事情的，"維勒先生用深思的語調說，"不过我回想起来却是一个都沒有听說过，除了那穿棕色上衣的髒臉孔的矮小的人；而那还是靠习慣的力量。"

"他是誰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嘿，問題就在这儿罗，什么人都不知道嘛，"山姆回答說。

"但是他做了些什么呢？"

"啊，他做了那时候許多比他有名的人都做过的事，先生，"山姆答，"他和警察賽跑贏了。"

"換句話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就是他負了債了。"

"正是，先生，"山姆答，"結果呢，到时候他上这里来了。数目幷不大——强制償付的是九鎊，費用五倍；不过他还是坐了十七年牢。假使他的臉上有皺紋，也給汚垢塡平了，因为他那副髒臉和那件褐色上衣，从开头到末了，完全是'原封不动'。他是个非常溫和善良的矮小的人，老是忙着替人家做事，或者打打网球，却从来不得胜；到后来，看守們变得非常欢喜他了，他每天夜里都在看守室和他們閑談，讲故事，等等。一天夜里，他照样又在那里，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一个很老的朋友，那时候他値班管着鎖，忽然他說，'毕尔，我好久沒有看見外面的市場了，'他說(那时候弗利特市場就在那边)——'我好久沒有看見外面的市場了，毕尔，'他說，'有七年了。''是呀，'那看守說，抽着烟斗。'我很想看它一会儿呢，毕尔，'他說。'很可能的，'看守說，使勁抽着烟斗，装作不知道那小矮子要的是什么。'毕尔，'小矮子比先前更冒失地說，'我想到一件事。让我在臨死之前再看一次大街；除非中了風，否則五分钟之內我一定回来。''假如你眞中風了那我怎么办？'看守說。'嘿，'那矮小的人說，'无論誰看見我都会把我弄回来的，因为我口袋里有卡片呢，'他說，'第二十号，咖啡間組。'那是眞的，的的确确，每当他結識一个新来的人的时候，总是掏出一張小小的硬卡片，上面就是那几个字，沒有别的；因为这个緣故，他老被叫做二十号。看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最后用严正的态度說，'二十号，'他說，'我信任你；你可不要叫你的老朋友为难呵。''不，我的朋友；我希望我这里面还有点好东西呢，'①那矮小的人說，說着就在他的小背心上用勁一拍，于是每一只眼睛都流出一顆眼泪：那是非常特別的事情，因为大

① 意謂"我相信我是有良心的"，所以他把胸口一拍。

家认为水是永远不会碰到他的脸的。他和看守握握手，就出去了——"

"就一去不复返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这回偏偏說錯了，先生，"維勒先生答，"他回来的，还提早了两分钟，气得要命，說几乎被一輛出租馬車压死；他不习慣了，还說他要不写信报告市长他就不是人。他們終于使他平静下来；而此后的五年，他連向門崗的大門外面張一眼都沒有过。"

"在那时期終了他就死了，我想是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沒有死，先生，"山姆答。"他起了一个念头，到对街的一家新开的酒店去喝啤酒；那間房子非常好，所以他后来每夜都想去，这样干了好久，每次都有規律地在关大門之前一刻钟回来，一切都是舒舒服服的。最后，他开始愜意得太过份，就常常忘掉时間，或者根本不把时間放在心上，越到后来回家越迟；后来有一夜，他的老朋友正在关門的时候——实际上已經把鎖旋上了——他才回来。'慢一点，毕尔，'他說。'什么，你还沒有回家，二十号？'看守說，'我以为你早进来了。''沒有呵，'小矮子說，微笑一下。'那末，我要告訴你，我的朋友，'看守說，很慢地并且很不高兴地把大門打开，'我认为你最近交上坏朋友了，那是我很不贊成的。现在我不願意干叫你下不去的事，'他說，'不过，你假使不能把稳只和好人在一道，稳当得像你現在站着那样，按时候回家，我就要把你根本关在外面了！'小矮子吓得大大地抖了一陣，从此以后就再沒有走出过监獄的圍墙！"

山姆說完之后，匹克威克先生慢慢地折回身子走下楼梯。天黑了，画場上几乎闃无一人，他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兜了几圈之后，他告訴維勒先生說，他认为是他歇夜的时候了；他叫他在附近的酒店里找一張鋪位，早上早一点来，准备到乔治和兀鷹去搬

主人的衣服。塞繆尔·維勒先生对于这个要求尽量装出高兴的神情加以服从，然而又带着很强烈的勉强表情。他甚至試着作了种种无效的暗示，表示他躺在石子上过夜很便利；但是他看到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种提議固执地不加理睬，最后只好退出了。

无可否认，匹克威克先生覺得很沮丧和不快乐——并不是因为沒有人作伴，因为监牢里人多得很，而一杯葡萄酒就馬上可以买到一些优秀分子的最高友誼，无需乎其他任何介紹的礼节；不过他是独自置身于粗俗的人群之中，因为想到自己被囚禁而沒有釋放的希望，当然感覺到精神上很沮丧和心情很消沉了。至于滿足道孙和福格的毒辣心腸而解救自己，这个念头却一瞬都沒有涌上他的心头。

他在这种心情之下重新走进咖啡間組的过道，慢慢地来回走着。这地方髒得令人不能容忍，烟草的烟味十分令人窒息。那些房門不断地随着进进出出的人发出呼呼嘭嘭的响声；人們的說話声和脚步声的喧嘩經常在过道里迴蕩而又迴蕩。一个青年妇女，手里抱着一个由于衰弱和貧困几乎还不会爬的嬰孩，和她的丈夫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談話，因为他沒有别的地方接待她。他們从匹克威克先生身旁走过的时候，他可以听見那女子在辛酸地抽噎；有一次，她的悲伤突然发作起来，不得不倚在墙上以免跌倒，而男子就把小孩抱过来，并且試想安慰她。

匹克威克先生的心实在沉重得不能再忍受了，就上楼去睡覺。

那間看守的房間虽然很不好；装璜和設备的每一点都比一所州立监獄的普通病房要差几百倍，但是现在却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匹克威克先生之外，里面沒有一个人。所以他在他的小鉄床的脚头坐下，开始設想看守每年会由这間污穢的房間弄多少

錢。他用数字計算一下来满足了自己，知道那大約相当于有着倫敦郊外一条小街的产权的岁收，于是又想到是什么引誘力使那只在他褲子上爬着的骯髒的蒼蝇在可以挑选外面空曠地方的时候，却钻进这狭小的牢房里来；他的思路引导他所达到的不可避免的結論是，那昆虫发了瘋。解决了这一問題他开始发覺自己睡意蒙矓了，所以就从口袋里拿出早上特地塞在里面的睡帽，从容地脱了衣服，进了被窝，睡着了。

“好啊！踮起脚尖来——快跑——干呀，西風，歌剧院要不是你的地盘算我該死。干下去。嗚拉！”說这些話的声音非常响亮，并且随之而起的是几声雷鳴般的哄笑，把匹克威克先生从沉睡中惊醒了；他这一覺实际上只睡了半个钟头光景，但是睡的人却仿佛覺得已經延长了三四个星期似的。

声音刚静下来，房屋却摇得那么厉害，連窗子都在框子里震动起来，他的床架又发抖起来。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坐起身，在默默惊恐之中望着眼前的景象楞了几分钟。

在地板上，有一个穿着寬边綠色上衣、条紋棉布短褲和灰色棉紗袜子的男子，正在表演最通俗的水手舞的步法，那种粗俗而滑稽化了的优雅和活泼，配上他的服装的非常別致的特色，荒着得无以形容。另外一个男子，显然是大醉了，也許是被同伴們扔上床的吧，坐在被子里像鳥叫似的想背出一只滑稽歌，带着极其强烈的感伤表情。第三位呢，坐在一張床上，带着一位高明的鉴賞家的神气称贊着两位演員，用刚才已經惊醒匹克威克先生的那种洋溢奔放的感情在鼓励他們。

最后这位是某一阶层的一个可敬的标本，除了在这种地方，否則永远也不能够見到他們的充分的完整形态的；——在馬厩的院子里和在酒店里，偶尔可以遇到处在不完整的状态中的他

們；但是除非在这种温床里，他們决不能达到全盛的地步；这种温床几乎像是立法机关专为培植他們而苦心設計的。

他是一个高个儿，有一張橄欖形的臉，黑色的长头发，一副很濃的在下巴下面連成一片的絡腮鬍子。他沒有打領带，因为打了一天的球，他的敞开的衬衫領子里露出茸茸的毛。头上戴着一頂普通的十八便士一頂的法兰西式便帽，上面垂下一大撮漂亮的纓絡，和他的粗斜紋布上衣偏巧非常調和。他的腿很长，但苦于很衰弱，穿上一条紫藍色的褲子，足以显出它們的勻称。不过因为系得馬虎，而且掉了些鈕子，所以两条褲管不甚雅观地垂在一双后跟塌得厉害的鞋上，露出一双純白的袜子。他全身有一种放蕩的、光棍派头的时髦和一种囂張的流氓气，那是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

第一个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在旁边看着的，就是这位；因此他对那位西風霎霎眼睛，用嘲弄的庄重态度請他不要惊醒那位紳士。

"嗳呀，保佑这位紳士的誠实的心和灵魂！"西風說，轉过身来做出极端惊訝的样子；"这位紳士已經醒了。喂，莎士比亚！你好嗎，先生？瑪丽亚和撒拉怎么样，先生？还有家里那位亲爱的老太太呢，先生，——呃，先生？請你把我的問候附在你要寄去的第一个小包裹里好不好，先生，就說我早想致敬了，只是怕在貨車里打破了呵，先生？"

"不要用平常的礼貌来麻煩这位紳士，你沒看見他急于要喝点什么嗎？"长着絡腮鬍子的紳士带着开玩笑的神情說。"你为什么不問問这位紳士要喝哪一样呢？"

"嗳呀——我倒全忘了，"那一位答。"你要喝什么呢，先生？你要紅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先生？我可以推荐你喝啤酒，先

生；或者，也許你高兴尝一尝黑啤酒吧，先生？允許我有这样的荣幸，替你把睡帽挂起来吧，先生。”

說着，发言者就一把从匹克威克先生头上搶去那件服飾用品，一霎眼之間就套上了那醉汉的头，醉汉呢，还是坚决相信他是在替一个人数很多的集会取乐，继續用无以复加的最忧郁的調子乱哼着滑稽歌。

用粗暴的手法从一个人的額头上夺走睡帽，并且戴到一个骯髒的不相識的人的头上，无論这事本身是多么美妙的詼諧勾当，却无疑是一种所謂的恶作剧。匹克威克先生的看法恰恰是如此，所以他絲毫不透露目的地，猛然跳下床来，給那西風当胸一拳，打得猛烈，使他失掉很大一部分有时带上他这名字的商品；[①] 随后，夺回了睡帽，勇敢地把身体摆成一副防御姿态。

“喂，”匹克威克先生說，由于激昂，也同样由于耗費了太多的力气而喘息着，“来吧——你們两个——两个都上来！”說过这句大方的邀請話，这位可敬的紳士把他的捏紧的拳头掄了一圈，为的是显一显他的拳术来吓倒敌手們。

或許是匹克威克先生的非常出人意外的勇敢，或許是他跳下床来連头带脚扑向舞蹈家的那种微妙复杂的样子感动了他的敌手們吧。他們是感动了；因为，他們并沒有照匹克威克先生暗中預料的当时当地就进行杀人的勾当，反倒停止了动作，互相凝視了一会儿，而終于哄然大笑起来。

“好；你有种，因此我更欢喜你了，”西風說。“还是跳上床去吧，否則你要害風湿病了。沒有恶意吧，我希望？”那人說着伸出一只手来，像手套鋪子的門上有时挂着的一丛黃色的手指那么

---

① 指空气；意謂一拳打得他胸口瀉了許多气。

大小。

“当然沒有，”匹克威克先生很敏捷地說；激动已經过去，他开始覚得腿有点冷了。

“賞我一个光，先生？”那位长着絡腮鬍子的紳士說，伸出右手，他把“光”說成“公”。

“荣幸之至，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长久而庄严地握了一陣手之后，重新进了被窩。

“我的名字叫史門格尔，先生，”长着絡腮鬍子的人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是叫弥文斯，”穿长統袜子的人說。

“我很乐于知道，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哼，”史門格尔先生咳嗽一声。

“你說什么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我沒有說什么，先生，”史門格尔先生說。

“我以为你說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这一切都是很文雅而愉快的；为了使得事情更加愉快，史門格尔先生多次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証他对于一位紳士的心情抱着很高的敬意；这个意見的确使他获得了无限的信誉，因为假使他不說，那无論如何也不能設想他居然是懂得的。

“你在过庭嗎，先生？”史門格尔先生問。

“在过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說。

“上法庭啊——葡萄牙街的——解决那个——你知道的。”①

“啊，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不，不是。”

---

① 指葡萄牙街的破产法庭。后文詳及。

“要出去了吧，也許是？”弥文斯試探說。

“我恐怕还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拒絕付賠償費，所以就到这里来了。”

“呵，”史門格尔先生說，“紙头毁了我。”

“做文具生意的吧，我猜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天真地說。

“文具生意！不，不；天打雷霹——不是那么低三下四的呢。不做什么生意。我所謂紙头，是說賬单呵。”

“啊，你的話是这种意思。我懂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該死！一位紳士一定要走逆运的，”史門格尔說。“那又怎样呢？我現在进了弗利特监獄。唔；好呀。那末又怎样呢？我并沒有因此搞得更坏呀，不是嗎？”

“一点儿沒有呵，”弥文斯先生答。他說得很对的；因为，史門格尔先生的情形非但一点沒有坏，反倒好了些，为了使自己适应这地方，他毫无代价地弄到些珠宝飾物，那是在好久以前进了当鋪的。

“得啦；但是，”史門格尔先生說，“这是枯燥的工作啊。让我們弄一点滚烫的白葡萄酒漱漱口吧；新来的人請客，弥文斯去搞，我帮忙喝。无論如何，那是公平而紳士派头的分工呵——見鬼！”

匹克威克先生不願意冒着再爭吵一次的風險，高高兴兴地贊同了这提議，把錢交給弥文斯先生；这位呢，因为已經快十一点了，就不再耽擱，立刻上咖啡間去，完成他的使命。

“我說呀，”史門格尔看見他的朋友一出房間就用嘘嘘的耳語声說；“你給他多少錢呀？”

“半鎊，”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是个邪气得有趣极了的上流家伙，”史門格尔先生

說——“有趣得要命。我不知道还有誰赶得上他；不过——”史門格尔先生說到这里突然停止了，用暧昧不明的态度摇摇头。

“你不是說他可能把这笔錢擅自挪用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不——注意，我不是那种意思；我老老实实說吧，他是个邪气的上流家伙，”史門格尔先生說。“不过我覺得，假如有个把人下去看看也好，免得他偶然之間把他的嘴巴伸进酒壶里，或者犯了什么該死的錯誤，上楼的时候把錢丢掉。喂，你老兄跑下楼去一趟，照应照应那位紳士好不好？”

这要求是对一个矮小的、畏縮的、神經质的、样子显得非常劳苦的男子說的，他一直蹝縮着坐在他的床上，显然被自己所处的奇異环境搞得完全不知所措。

“咖啡間在哪里你知道的，”史門格尔說；“跑下去吧，告訴那位紳士你来帮他拿酒的。或者——等一下——我对你說吧——我要告訴你我們要叫他怎样办，”史門格尔說，露出狡猾的神色。

“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告訴他叫他把找的零錢去买雪茄。好主意。跑去告訴他吧；听見沒有？錢不能浪費，”史門格尔轉过来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抽烟。”

这个手段玩得如此巧妙，而且又是以如此不动声色的安詳和冷静神情干出来的，使匹克威克先生簡直不想加以干涉，纵使他有这样的权力。不久弥文斯先生拿着白葡萄酒壶回来了，史門格尔先生倒在两只裂了縫的小酒杯里，体貼入微地說，在那样环境之下一位紳士是不能太讲究的，就他自己而論吧，他可不是高傲得不能就着酒壶来喝的；为了表示他的誠意，他于是就着酒壶喝一大口取信于众人，这一口就把里面喝掉一半。

由于这种媒介，促成了相互間的出色的諒解，史門格尔先生

于是叙述他过去不断发生的种种浪漫的奇遇来款待他的听众，那里面有許多有趣的插曲是关于一匹純种馬和关于一位华貴的犹太妇女的，这两者都是美得举世无双的，也都是这些国度里的貴族和上流社会所垂涎欲滴的。

远在这些从一位紳士的傳記里摘出的精华被叙述完毕之前，弥文斯先生已經上了床，呼呼大睡了；留下那位畏縮的陌生人和匹克威克先生来充分享受史門格尔先生的經历。

就是最后提到的这两位紳士，也沒有充分受到叙述出来的那些动人的情节所应有的教益。匹克威克先生打了一陣瞌睡，后来模模糊糊觉得那个醉汉又唱起滑稽歌来，所以史門格尔先生拿一把水壶作为媒介給了他一种温和的暗示，表示他的听众是不欢迎音乐的。随后他又睡着了，有一种混乱的感觉，觉得史門格尔先生仍旧在讲着一个冗长的故事，其中的要点仿佛是，他在他加以詳細叙述的某場合，同时"对付了"一笔賬目和一位紳士。

第四十二章

这里好像前一章，說明一句古話，災难使人結識陌生的共患难的人。还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对塞繆尔·維勒先生的出奇而惊人的宣告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晨睜开眼睛，头一眼看見的就是塞繆尔·維勒，他坐在一只小小的黑皮箱上，显然是在极其出神的状态中密切地注視着雄赳赳的史門格尔先生的魁梧的身体；而

史門格尔先生呢，已經穿好了一部分衣服，坐在自己的床上，毫无希望地拚命想用眼光把維勒先生瞪得張惶失色起来。我們說毫无希望地拚命想要，是因为山姆继續目不轉睛地用那种把史門格尔先生的帽子、脚、头、臉、腿和鬍子一网打尽的一目了然的眼光看着他，带着极其滿意的表示，不过对于史門格尔先生本人的感想如何却沒有在意，正如他是在观察一具木头雕像或者一个肚子里塞着草的盖·浮克斯[1] 一样。

"得啦；你将来还会认識我嗎？"史門格尔先生說，皺一下眉头。

"我发誓走到天边我都认得你了，先生，"山姆答，兴冲冲地。

"不要对一位紳士无理，先生，"史門格尔先生說。

"一点也沒有，"山姆答。"假如他醒了之后你对我这样說，我就会摆出至高无上的好礼貌了！"这話隐隐約約地暗示史門格尔先生并不是紳士，使他光起火来。

"弥文斯！"史門格尔先生說，带着激昂的神情。

"什么花样？"那位紳士从他的床上回答說。

"这鬼家伙是什么人？"

"嗨，"弥文斯懶懶地从被子下面往外看看說，"我得問你呀。他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嗎？"

"沒有，"史門格尔先生答。

"那末把他打下楼去。对他說，在我起来去踢他之前不要妄想爬上来，"弥文斯先生接过去說；作了这暗暗提醒人的忠告之后，那位高尚的紳士就又睡覺了。

---

[1] 意謂用草扎成的盖·浮克斯像。

这談話透露出分明快要打架的征兆，匹克威克先生认为到了該插嘴的时候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那位紳士答应。

“昨天夜里以来出了什么新的事情沒有？”

“沒有什么值得說的，先生，”山姆答，瞥一眼史門格尔先生的鬍子；“最近流行的悶騰騰的空气倒是有利于杂草的生长，长起来怕死人；不过除了那个例外的事情，一切都平靜得很。”

“我要起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說；“給我些干淨衣服。”

不管史門格尔先生可能抱着怎样的敌意，他的思想却由于皮箱的打开而很快轉換了方向；那里面的东西好像使他立刻对匹克威克先生发生了最大的好感，不仅对匹克威克先生，对山姆也一样，所以他赶紧利用机会，用大得足以使那位怪人听見的声音宣称他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奇人，因此正是中他的意的人。至于对匹克威克先生呢，他对他所怀着的摯爱更是无限了。

“現在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效劳嗎，我的亲爱的先生？”史門格尔說。

“我想沒有，多謝你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沒有衬衣要送給洗衣妇去嗎？我知道外面有一个討人欢喜的洗衣妇，一个星期来两次取我的衣服；而且，該死！——什么鬼运气呀！——今天正是她要来的日子。我把那些小东西和我的放在一起吧？不用客气了。混賬王八旦！假使一个紳士倒了楣，却不肯稍为犧牲一点来帮助另外一位同样处境的紳士，那末还有什么人性呀？”

史門格尔先生这么說着，同时把身体尽可能往皮箱那里移动，做出极其热情而毫无私心的友爱表情。

“你沒有什么东西要拿給僕人去刷嗎，我的好人，有嗎？”史門格尔先生继續說。

“什么都沒有，我的好朋友，”山姆搶着回答說。“也許让我們中間的一个去干，不去麻煩僕人，那对于大家都好些呢，就像教員在那些小少爷反对挨廚司的鞭打的时候說的罗。”

“沒有什么东西要放在我的小箱子里送給洗衣妇嗎？”史門格尔撇开山姆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态度有点狼狽。

“什么都沒有，先生，”山姆反駁說；“恐怕事实上那小箱子一定被你自己的东西塞滿了吧。”

这話还附带着看看史門格尔先生的这一部分服装的意味深长的眼光——衬衣的外貌是洗衣妇的被巧的一般的考驗呵——使他不得不轉过身去，而轉匹克威克先生的錢袋和衣箱的念头，无論如何在目前是只好放棄了。因此他怒冲冲地走出房間到网球場去，把昨夜买的雪茄抽了两支，算做一頓簡便而补益的早餐。

弥文斯先生是不抽烟的人，而他的杂貨鋪零星物品的賬也已經写到了石板底下，并且已經“轉”到另外一面，就继續留在床上，照他自己的話来說，“用睡覺来貼补。”

匹克威克先生在毗連着咖啡間的一个小房間——那小房間被題了“雅座”这个堂皇动听的名称，里面的暫时占据者因为付一小笔額外費用的原故，就可以享受一种說不出的利益，在里面听得到那个咖啡間里的一切談話——用过早餐，并且派了維勒先生去办什么必要的差使以后，就走到“門房”去找洛卡先生商量他将来的宿处。

“宿处嗎，呃？”那位紳士說，参考着一本大簿子。“那有的是呵，匹克威克先生。你的同房票是在三僂二十七号。”

"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的什么，你說？"

"你的同房票呵，"洛卡先生答；"你懂不懂？"

"不大懂，"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微笑一下。

"嗳，"洛卡先生說，"那是明明白白的呵。你在三楼二十七号有一張同房票，那房里的人們就是你的同房。"

"他們人很多嗎？"匹克威克先生間，犹疑不定地。

"三个，"洛卡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声。

"他們中間有一个是牧师，"洛卡先生說，一面說一面在一小片紙头上塡写什么；"另外一个是屠夫。"

"哦？"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个屠夫，"洛卡先生重复一遍；把笔尖在写字桌上一敲，医治它书写不便的毛病。"他原来是个多么彻底的好汉呀！你記得湯姆·馬丁嗎，南廸？"洛卡先生对門房里另外一个男子說。那人正用一把二十五刃的小刀子削鞋子上的泥。

"我想是記得的，"被問的人回答說，在人称代名詞上用了很强的重音。

"哎呀！"洛卡先生說，慢腾腾摇着头，茫然凝視着面前的鉄栏窗戶外面，好像沉溺地回忆着他青年时代的什么和平情景；"他在碼头旁边的狐狸岡揍那运煤夫的事就像是昨天哪。我覺得我現在还能够看見他由两个守衙的人扶着走在海濱路上，伤痕使他清醒了点儿，右眼皮上敷了醋，貼了褐色紙，还有那只后来咬了那小孩子的可愛的恶狗跟在他后面。时間眞是多古怪的东西呵，是不是，南廸？"

听他說話的那位紳士，似乎是沉默寡言好深思的那一类人，仅仅应了一声；洛卡先生抖抖身子赶走了剛才不自覺中露出的

詩意而忧郁的思緒，屈尊来搞生活上的平凡事务，重新拿起笔来。

“你知道第三位是什么人嗎？”匹克威克先生問，关于他的未来伙伴們的这种描写并不十分使他满意。

“那个辛普孙是什么样的人，南廸？”洛卡先生对他的同伴說。

“哪个辛普孙？”南廸說。

“就是这位紳士要去和他同住的、三楼二十七号里面的那个啊。”

“啊，他呀！”南廸回答說：“他什么也算不上。从前是个卖假药的，他現在是个一条腿。”

“啊，我想起来了，”洛卡先生答，關上那本簿子，把那一小片紙头放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那就是票子，先生。”

对于他的身体的这种簡捷的处置，使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摸不着头脑，他走回监房，脑子里盘算怎样做才好。然而他相信，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还是先去看看那些提出和他住在一道的三位紳士，并且和他們談談为是，所以他一直向三楼走去。

他在过道里摸索了一陣，并且試想在昏暗的光綫里辨认各个房門上的号头，終于还是問了一个酒店杂役，他正好在从事早晨收拾酒具的工作。

“二十七号是哪一間呀，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

“过去五个門，”酒店杂役答。“門上有粉笔画着一个人，絞死了，还抽着烟斗。”

匹克威克先生依照这个指示慢慢沿着过道前进，直到遇到上述样子的“一位紳士的肖像”之后，就用食指的关节在他的脸上敲起来——先是輕輕地，后来响些。这样重复了几次却毫无

效果以后，他就冒昧推开門向里窺探。

房里只有一个人，他正倚在窗口，几乎失去平衡地探身窗外，非常坚持地拚命往下面运动場上他的一个知己朋友的帽頂上吐口水。无論說話、咳嗽、打噴嚏、敲門，或者任何其他的吸引注意的通常办法都不能使这人觉察来了客人，所以匹克威克先先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就走到窗口跟前，輕輕拉拉他的上衣的燕尾。那人很迅速地縮回头和肩膀，对匹克威克先生从头到脚打量着，用生气的声調問他有什么——这里是个駡人字眼——事。

“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看他的票子，“我想这里是三樓二十七号吧。”

“怎么样？”那位紳士答。

“我因为接到这片紙头所以到这里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拿来瞧瞧，”那位紳士說。

匹克威克先生照办了。

“我觉得洛卡是应該叫你到别处去住的，”辛普孙先生(因为他正是一条腿)像是很不满意地停頓了一陣之后說。

匹克威克先生也觉得如此；但是，在那情形之下，他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辛普孙先生随后默默想了一会儿，于是把头探到窗外，打了一个尖銳的唿哨，大声叫喚了几个什么字眼，重复了好几次。是什么字眼，匹克威克先生听不出；不过他推想那是馬丁先生的别号，因为下面的場子上有許多紳士立刻开始大叫“屠夫”！并且模仿着社会上这种有用的阶級慣于每天用来使人知道他們出現在广場栅栏附近的那种声調。

随后的事情証实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印象的正确性；隔了几

秒钟，一位照他年龄說来未免胖得过早的紳士，穿着作买卖人穿的藍斜紋布上衣，圓头的高統靴子，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房，后面紧跟着另外一位紳士，穿的是非常襤褸的黑衣服，戴一頂海豹皮便帽。后面这一位，上衣用鈕子和别針交錯着一直扣到下巴底下，有一張很粗的紅臉孔，看上去像个喝醉了的牧师，而他的确是的。

这两位紳士輪流看了匹克威克先生的住宿券之后，有一位表示說那是"搗蛋"，另一位确信那是"一个麻煩"。

他們用这些非常清晰易解的字眼表示了感慨之后，就在难堪的沉默中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并且互相看看。

"眞气人，我們三个人正睡得舒舒服服的，"牧师說，看看那三床各自用毯子卷起来的污秽的被褥。它們在白天占据着房間的一角，形成一条板子似的东西，上面放了用普通的带藍花的黄色陶器制成的、裂了縫的旧臉盆、水罐和肥皂碟。"眞气死人。"

馬丁先生用更强硬一些的字眼表示了同样的意見；辛普孙先生呢，用許多沒有任何实质名詞作伴的咒駡言語"大放厥詞"之后，就卷起衣袖来开始洗菜做飯了。

当这事在进行之际，匹克威克先生观察了污秽不堪和浊悶不堪的房間。那里絲毫沒有地毯、幃幕或窗帘的痕迹。甚至一个壁橱也沒有。毫无疑問，纵使有一个的話，也沒有多少东西可放；不过，虽然东西的种类少，数量小，却还是有面包渣、干酪片子、湿手巾、肉屑、衣服、殘缺不全的陶器、沒有噴嘴的風箱和沒有尖的烤叉之类散乱放在三个无所事事的男子共同起居和睡覺的小房間里，而呈現出叫人看来很不舒服的景象。

"我想这是有办法解决的，"沉默了很久之后，屠夫說。"你覺得罰一罰怎么样呢？"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答。"你說的什么? 我不大懂。"

"你覚得罰一点錢行嗎?"屠夫說。"正規的同房費是两个半先令。你出三个先令吧?"

"——还加上一个六便士的銀币,"做牧师的紳士說。

"得, 那也沒有关系; 不过每人多两个便士罢了。"馬丁先生說。

"那你覚得怎么样?我們一星期罰你三先令六便士。来吧!"

"还要請一加侖啤酒,"辛普孙先生附和着說。"嘿!"

"当場喝下去,"附屬牧师說。"来吧!"

"我眞的不懂这地方的規矩,"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所以你們的話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能够住在别的地方嗎? 我想是不能的吧。"

听了这种問話, 馬丁先生带着极其惊訝的臉色对他的两个朋友看看, 随后三位紳士各自用右手的大拇指朝左肩膀上面一挑。这个动作有一个不充分的語言的解釋, 就是那非常之不得力的成語"不見得吧"; 它由若干位慣于一致行动的女士們或紳士們执行起来的时候,有非常优雅和活潑的效果;这說法带着一种輕松和打趣的諷刺意味。

"能够!"馬丁先生重复匹克威克先生的話,带着一种怜憫的微笑。

"唉,假如我那样不懂人情世故,我就会吃了我的帽子,还会把扣子吞下去,"做牧师的紳士說。

"我也会这样,"好运动的那位,庄严地加上一句。

說了这种序言之后, 三位同房者就一口气告訴了匹克威克先生, 金錢在弗利特正和在外面一样; 他要什么, 它几乎立刻就能使他得到; 假使他有錢, 并且不反对花錢, 那末他只要表示願

意独自住一間房子，他半小时之內就可以占有一間，而且还有家具和装备。

随后，大家分手了，双方都很滿意，匹克威克先生重新走回門房，那三位同伴呢，走到咖啡間，去花掉那位牧师由于令人贊美的精明和远見而特地向他借来的五先令。

“我知道嘛！”匹克威克先生把回去的目的說明之后，洛卡先生說，并且格格地笑了一声。“我不是說过嗎，南廸？”

那把万能小刀的哲学气的主人咕嚕着肯定地回答了一声。

“我知道你需要一間独自一个人住的房間嘛，好人！”洛卡先生說。“让我想想看。你需要些家具的。你要向我租吧，是嗎？那才对呢。”

“非常高兴，”匹克威克先生答。

“在咖啡間楼上有一間呱呱叫的房間，那是屬于一个高等法院的犯人的，”洛卡先生說。“一个星期要破費你一鎊。我想你不在乎吧？”

“一点都不，”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末就同我一起去吧，”洛卡先生說，很迅速地拿起帽子；“只要五分钟事情就可以解决。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說你願意大大方方地拿出錢来呢？”

正像看守所預言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那高等法院的犯人在那里住了很久，久得失去了朋友、財产、家庭和幸福，获得了独自住一个房間的权利。然而，既然他处在常常缺乏面包的麻煩情况之下，吃尽苦头，所以他热心地傾听匹克威克先生租房子的提議了。为了每周二十先令的租費，他乐意立下契約让出那房間的单独占有权，让随便什么要住的人們去負担。

他們交易办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带着痛心的关切观察他。

他又高又瘦、面无人色，穿着一件旧大衣和一双拖鞋，两頰深陷，眼光閃爍不定，而且很銳利。他的嘴唇沒有血色，骨骼又突出又瘦削。上帝保佑他！囚禁和貧困的鉄齿已經慢慢地折磨了他二十年。

"这么着你可住在哪里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把預付的第一星期的租金放在搖搖晃晃的桌子上。

那人用战抖的手把錢收起来，回答說他还不知道；他得去看看他可以把他的床搬到什么地方。

"恐怕，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手輕輕地和同情地放在他的手臂上；"恐怕你不得不在什么拥挤嘈杂的地方去住了。那末，在你需要安靜的时候，或者你的朋友們来看你的时候，就請你把这房間当作自己的吧。"

"朋友們！"那人插嘴說，他的声音在喉嚨里咯咯地响着。"假使我死了葬在世界上最深的地洞里，躺在我的棺材里牢牢地用螺絲釘釘住和焊起来，在那带着粘泥在这監獄的地基下的流下去的黑暗而汚穢的沟里腐烂掉，我也不会比現在我在这里更被人遺忘和无人理睬了。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对于社会說是死了，甚至沒有获得他們給予那些灵魂要去受审判的人的怜憫。朋友們来看我！我的上帝！我在这个地方从生命的盛年陷入了老境，当我死了在床上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人举起手来說一句，'他去了倒是天恩！'"

他說話时候很激动，使他臉上放射出一种不常有的光采，到他說完之后，那种激动神情也就消失了，他把枯萎的两手匆促而慌張地拱一拱，拖着步子走出房間。

"倒很倔强，"洛卡先生說，微笑一下。"啊！他們像那些象；它們随时会心血来潮，发起野性来！"

說了这种深表同情的話，洛卡先生开始布置房間；他办得如此迅速，不多一会儿房里就有了一張地毯、六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張沙发床、一把茶壶和各种小物件，这些都是租的，租金非常合理，每星期二十七先令六便士。

“那末，現在还有什么事我們可以替你办嗎？”洛卡先生問，怀着极其滿意的心情四面看看，快快活活地把第一周的租錢握在手里，弄得叮当地响。

“啊，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他沉思了一会儿。“这里有什么人可以使喚一下去做点什么嗎？”

“打发到外面去吧，你的意思是？”洛卡先生問。

“是的；我是說能够到外面去的人。不是犯人們。”

“不錯，有的，”洛卡先生說。“有个不幸的家伙，他有个朋友在穷人部，他情願做任何这一类的事情。他当临时的零工，已經有两个月了。我要去叫他嗎？”

“請吧，”匹克威克先生答。“且慢——不。穷人部嗎，你說？我倒想去看看；——我亲自去找他吧。”

債务人监獄的穷人部，正如它的名称所說明的，里面关的是負債者中間最穷苦和最微賤的阶层。派到穷人部的犯人不用付租金或者同房費。他的費用照他坐牢的日期折減，他有权利得到一份少量的食物；那是因为时常有少数慈善人士在遺囑里留下区区的遺产而得供給的。我們的大多数的讀者都还記得，直到最近几年之前弗利特监獄的圍墻里面还有一种鉄籠子，那里面站了一个饥餓相的男子，时时摇着錢箱，用可怜的声音叫喚，“做做好事，記住穷苦的負債人；做做好事，記住穷苦的負債人。”这箱子假使有任何收入，就分給穷苦的犯人：而这下賤的工作是由穷人部的人互相輪着班做的。

虽然这种习惯已經廢除了，鐵籠子現在是用木板釘起来了，而这些不幸的人的悲苦和貧穷的情形依然如故。我們不再让他們在监獄的大門口向过路的人們哀求布施和怜憫了；但是，为了让后代尊崇和称羡，我們的法令却只字不改，公正而健全的法律規定了强壮的囚犯应該給吃給穿，而不名一文的負債人却只能听任他們餓死冻死。这并不是捏造的。要不是受到难友們救济的話，那各个債务人监獄里，将每星期都有人由于穷困的慢性痛苦而不可避免地死去。

匹克威克先生一面爬上洛卡先生把他带到它脚下就走了的楼梯，心里一面在想着这些事，逐漸兴奋到要命的程度；他想到这問題变得如此兴奋，以致他已經冲进了他要去的房間，自己却还不明白置身何处或者为何而来。

那房間的全貌使他馬上醒悟了；但是他的眼光刚对一个俯在积滿灰的火炉上面的男子看了一眼，就不覺地让手里的帽子掉在地板上，惊駭得呆呆地站住，动彈不得。

是的，衣服破烂，沒有上装；普通的白洋布衬衫发了黃而且成了碎片；头发披在臉上；面色痛苦得变了样，饥餓得縮作一团，坐着的正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他的头托在手上，他的眼光盯住火炉，他的整个形像表現着貧穷和落魄的神情！

附近，一个身材魁梧的乡下人沒精打采地倚在墻上，用一根損坏的猎鞭在輕輕抽打着穿在右脚上的高統靴，他的左脚呢（因为是随随便便穿的），却伸在一只旧拖鞋里。馬、狗和酒胡里胡塗地就把他弄到这里来了。那孤独的靴子上有根生銹的馬刺，他时时把它向空中一踢，同时就把靴子痛快地抽一下，嘴里还咕嚕着猎人催馬的一种声音。这时候他想像他在騎着馬作什么拚命的野外賽馬。可怜的家伙！他騎着他的高价换来的馬群里最

快的牲口去竞賽，从来也沒有一次比得上他在以弗利特为終点的路上狂奔的速度的一半呵。

在房間的另一边有一个老年人坐在一只小木箱上，眼光盯在地板上，他的臉上呈現一副最深沉最絕望的灰心表情。一个小女孩子——他的小孙女——纏在他旁边，用千百种孩子气的計策努力想吸引他的注意；但是老年人旣不看她也不听她。在他听来曾經像音乐一样的声音，在他看来好像光明一样的两只眼睛，現在却引不起他任何感觉。他的四肢由于疾病而顫抖着，痲木病控制了他的脑子。

房間里还有两三个人，集成一小团在喧嘩地談論着。还有一个瘦削憔悴的女人——一个犯人的妻子——她在很操心地給一棵枯萎的植物的殘桩澆水，那棵东西显而易見是决不会再发出一片綠叶来的——那也許是她到这里来尽义务的一种非常明确的象征呢。

这些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駭然四顾的时候呈現在他眼睛里的东西。什么人急促地、跌跌撞撞地走进屋里来的声音惊动了他。他把目光轉向房口，遇到一个新来的人；他透过这人的襤褸衣服、污垢和穷相，看出他所熟識的乔伯·特拉偸先生的相貌。

"匹克威克先生！"乔伯大声喊。

"嗳？"金格尔說，从坐的地方跳起来。

"啊——正是的嘛——古怪的地方——稀奇的事——报应得好——非常好。"說了这話，金格尔先生把双手向他的褲袋原来所在的地方一插，把下巴垂到胸口，扑通又坐回椅子上了。

匹克威克先生被感动了；这两个人显得这样可怜。金格尔对乔伯带进来的一小片生的羊腰所投射的不由自主的銳利的眼光，比两个钟头的解释更能够說明他們的落魄的处境。他溫和

地看着金格尔，說：

“我想和你单独談談。你出来一会儿好嗎？”

“当然，”金格尔說，連忙站起来。“走不远——这里沒有走累了的危險——斯派克[1]公园——場子呱呱叫——浪漫，就是不大——开放給大家参观的——家庭就在街上，家长小心得要命——非常小心。”

“你忘了上衣了，”把門随手带上走向楼梯口去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說。

“呃？”金格尔說。“当鋪——好亲戚——湯姆大叔——沒有办法——得吃呵，你知道。天生的欲望——等等。”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不在了，我的好先生——最后一件上衣——沒有办法。靠一双靴子过活——整整十四天。綢伞——象牙柄——一星期——事实——不扯謊——問乔伯吧——知道的。”

“靠一双靴子和一把象牙柄的綢伞活三个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喊，他只听說过海船失事之后有这类事情，或者只从“康斯泰布尔从书”[2]里讀过。

“真的，”金格尔說，点着头。“当鋪——当票在这里——小小的数目——簡直算不了什么——全是流氓。”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听了这番解釋之后恍然大悟了：“我懂了。你当了衣服。”

“一切东西——連乔伯的——所有的衬衫都沒有了——不要紧——省得洗。不久就完了——躺在床上——挨餓——死——驗尸——小太平間——穷犯人——普通的必需品——不要声

① 俚語謂貧民收容所。

② 一种廉价万有文庫。

張——陪审席的紳士們——看守的手艺人——弄得妥当——自然的死——驗尸官的命令——貧民收容所的葬仪——活該——一切都完蛋——閉幕。"

金格尔用他所习惯的滔滔不絕的口吻，并且抽搐好几次，臉上装出微笑，說完了他的人生前途的这种出奇的概括敍述。匹克威克先生不难看出他的淡漠是假装出来的，于是正視着——但并不是不和藹地——他的臉，看見他的眼睛已經被泪所湿潤了。

"好人，"金格尔說，握住他的手，扭过头去。"忘恩負义的东西——哭得无聊——沒有办法——发高燒——衰弱——病——餓。都活該——可是苦得很——非常苦。"这个沮丧的江湖戏子，完全不能够再装模作样了，也許是因为拚命装模作样反而更糟了，向楼梯上一坐，用手掩住臉孔像小孩子一样抽噎起来。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大为感动，"我們想想办法吧，等我把事情統統弄明白的时候。来呀，乔伯；那家伙在什么地方呀？"

"有，先生，"乔伯喊。

"过来，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努力做出严厉的样子，而四顆大眼泪滚下背心了。"接受了吧，先生。"

接受什么呢？这种說法照通常的情形听来，应該是接受一頓打的意思。照世俗的情形，那应該是結結实实的一拳；因为匹克威克先生曾經被这个穷光蛋欺騙和虐待过，而現在他却完全在他的掌握中。我們必須說真話嗎？那是从匹克威克先生的背心口袋里掏出来、交到乔伯手里的时候叮当作响的东西啊；而給予这东西，不知为了什么原故，使我們的卓越的老朋友匆匆走掉的时候眼睛里发出一种閃光，心头充滿着一种得意的心情。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山姆已經回来。正在察看为他的舒适而作的布置；显出一种叫人看来很有趣的凶狠的滿意神情。維勒先生因为根本坚决反对他的主人到牢里去，所以他似乎认为他有一个重要的道义的責任，对于所做、所說、所暗示、所提議的一切都不要显得太高兴。

“嗳，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嗳，先生，”維勒先生答。

“現在很舒服了，呃，山姆？”

“很好，先生，”山姆答，用輕蔑的态度四面看看。

“你見到特普曼先生和我的其他朋友們沒有？”

“我見到他們了，先生，他們明天来，他們听說不要他們今天来，觉得非常惊訝，”山姆答。

“你把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嗎？”

維勒先生回答的时候指指他已經尽可能很整齐地放在房間一个角落里的各种包裹。

“很好，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稍为迟疑一下之后說；“听着，我要对你說几句話，山姆。”

“是罗，先生，”維勒先生答，“呃，先生。”

“我一开头就觉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很庄重地說，“这里不是带青年人来的地方。”

“也不是老年人来的地方呵，先生，”維勒先生发表意見。

“你說得很对，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老年人可能是由于他們自己的不当心和不怀疑到这里来；青年人可能是由于他們所服侍的人的自私而被带到这里来。对于那些青年，从任何观点說，都是不留在这里的好。你懂得我的話嗎，山姆？”

“不，先生，我不懂，”維勒先生答，很固执。

“想想看，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得啦，先生，”稍为停了一下之后山姆回答説，“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假使我了解得不错，我覚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就像邮差对他遇到的暴風雪說的罗。”

“我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除了我不願意你将来在这种地方鬼混之外，我覚得在弗利特的債务人而有男僕侍候，也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必須离开我一个时期。”

“啊，一个时期嗎，先生？”維勒先生有点譏諷地答。

“是的，就是我留在这里的一个时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的工錢我继續照付。我的三个朋友中間任何一个都会乐意用你的，纵使单单为了尊敬我而論。如果我有一天离开这里的話，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带着假装高兴的神情加上一句說：“假使我有这么一天，我保証你可以立刻回到我身边。”

“那末我对你說了吧，先生，”維勒先生說，声調又沉重又庄严，“这种事情根本不行，所以我們再也不要去說它了。”

“我是认眞說的，而且是决定了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是这样的嗎，你，先生？”維勒先生决然地問。“很好，先生。那末我就只好这样了。”

这么說着，維勒先生极其謹严地把帽子戴在头上，突然走出房間去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追着喊。“山姆！来！”

但是，长长的过道里再听不見脚步的迴声，山姆·維勒走了。

第四十三章

說明塞繆尔·維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煩

在葡萄牙街林肯院里，有一間光綫很坏而通風設备更坏的高高的房間，那里几乎經年累月坐着些戴假发的紳士，看情形而定，有时是一位，有时两位、三位或四位；他們面前的小小写字台是按照一般法官所用的那种式样造的，上面用法兰西漆画着横綫。他們的右手是律师席；左手是破产的債务人席；他們的正面是一片斜坡，挤滿了非常污秽的臉孔。这些紳士就是破产法庭的委員們，他們坐的地方就是破产法庭。

这个法庭，有——并且从忘却了的时候以来，早就有一种奇怪的命运，就是：不知为什么，倫敦的一切貧穷的破落戶不約而同地把它当作他們的共同的去处和每天的避难所。它永远挤滿了人。啤酒和燒酒的蒸气不断地升騰到天花板上，由于热气的凝結，就像雨水似的从墙壁上流下来；那里而在任何时候所有的一套套旧衣服，比全洪茲廸契十二个月之內出卖的还多；所有沒有洗过的皮肤和斑白的鬍子，就是用泰本到怀特却波尔的全部水龙头和理发店来对付的話，从日出到日落也收拾不好。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中間有人在他們这么不厌倦光临的地方有一点点儿事情，或者和这地方有一点点关系。假使有的話，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而这事的特異的地方也就立刻不存在了。他們之中，有些在坐着的大部分时間里都在睡覚；有些带来一点便于攜带的食物，包在手絹里或者突出在破口袋之外，

一面嚼一面听，对两者同样地津津有味；但是据了解从来也沒有誰对于进行着的任何案件有一点最輕微的利害关系。不管他們怎样做法，总之他們在那里从一开始一直坐到最后。在下大雨的天气，他們都是渾身湿透地进来，在这种时候法庭上的蒸汽就像培养香菌的地窖里的一样。

一个不速之客会以为这地方是襤褸的神仙們的庙宇。里面沒有一个傳达或执事，穿着一件为自己定制的上衣；除了一个矮小的、白头发的、苹果臉的警吏，整个屋子里沒有一个人清洁得还說得过去，或者带着一副健康的样子；即使这个警吏，也像一顆浸在白兰地里的沒有长好的樱桃，彷佛是人为地弄干了，使枯萎成了蜜餞，絲毫不能归功于自然。律师們的假发也沒有拍好粉，并且那些鬈发缺少波紋。

但是在委員們之下的空桌子旁边坐着的辯护士們，更是最大的宝貝。这些紳士們之中比較富裕的几个的职业配备，就是一只藍色的公文袋和一个学徒：通常是个犹太青年。他們沒有固定的办公地方；他們的法律事务是在酒店的房間里或者监獄的院子里进行的：他們成群地到那些地方去，像公共馬車的車夫那样几兜攬主雇。他們外表上又油膩又发霉；假使能說他們有坏习慣，那也許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喝酒和欺騙。他們的住所通常在"指定区"[①]的外边，主要是在距离圣乔治广場的方光石塔的一哩方圓之內。他們的神色并不討人欢喜，他們的态度很特别。

所罗門·派尔先生是这博学多識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是个肥胖、軟弱、蒼白的人，穿着一件一时发綠色一时发褐色的緊身

---

① 指监獄之外指定的区域，允許保証不逃走的犯人居住其中。

长外套，外套的天鹅絨的領子也同样是变幻无常的顏色。他額狹，臉闊，头大，鼻子歪在一边，好像大自然在他初生的时候就看出他沒出息，于是憤憤地拉了它一把，它也就一直沒有恢复过来。然而，他生来就是短脖子，并且有气喘病，因此主要是通过这个面部器官呼吸；所以，或許是，在装飾上缺欠的地方，在实用上倒补足了。

"我一定会叫他平安无事的，"派尔先生說。

"的确嗎？"那位被保証的人回答說。

"当然的确，"派尔答；"不过，假使他去請教什么未正式挂牌的律师，你可記住，那将来的后果我是不負責任的。"

"啊！"那一位張着嘴說。

"不，那我可不負責任，"派尔先生說；于是噘着嘴，皺皺眉头，神秘地搖搖头。

原来談这場話的地点是正对着破产法院的一家酒店；而參与談話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大維勒先生，他是来安慰一个朋友，那人要求免予执刑的起訴状預定今天过庭，而他那时所請教的正是那人的代辯士。

"乔治在哪里呢？"那位老紳士問。

派尔先生把头一扭，表示在后房：維勒先生立刻走到那里，馬上有大約半打他的同行的兄弟們用最热烈和最恭維的态度欢迎他，作为他来了他們很欣慰的表示。那位破产的紳士呢，似乎仍旧非常之好，正在用小虾和黑啤酒鎮定着他的激动的心情；他是因为感染了一种投机的可是不愼重的热情，要兼程赶路，所以給他惹了現在这种麻煩。

維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見面礼是严格遵从着这行业的規矩的；包括右手腕猛地轉一圈，同时把小指在空中一挑。我

們知道从前有两个有名的馬車夫(他們現在死了,可怜的人們),他們是双胞兄弟,他們之間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热誠的依恋。二十年来他們每天都在达泮路上打一个照面,除此以外,从来沒有打过别的招呼;但是,当一个死了之后,另外一个也憔悴下去,不久就跟着去了!"

"喂,乔治,"大維勒先生說,脫掉上衣,带着他习惯了的庄重神情就了座。"怎么样啦?后面都妥当了、里面都滿了嗎?"①

"都妥当了,老朋友,"那位很为难的紳士回答說。

"那匹灰色母馬轉让給别人了沒有?"維勒先生操心地問。

乔治点头作了肯定的答复。

"唔,那很好,"維勒先生說。"馬車也安排好了?"

"托付給靠得住的人了,"乔治答,揪掉半打虾子的头,以后毫不費力地吞了下去。

"很好,很好,"維勒先生說。"下坡的时候永远要注意煞車呵,路单已經搞清楚,送去了嗎?"

"清单②,先生,"派尔說,猜維勒先生指的是什么。"清单是清楚而令人满意的,笔墨所能办到的不过如此了。"

維勒先生点点头,那态度說明了他对于这些处置衷心里是贊許的;于是,指着他的朋友乔治对派尔先生說:

"你什么时候把他的衣服剝掉呢?"③

"嗳,"派尔先生答,"他是被告名单上的第三名,我想大約半点钟之后就輪到他了。我关照过我的文书到时候来通知我們。"

① 这句是馬車夫临开車时惯于問的話,現在不过是"統統預备妥当了嗎?"的意思。

② 想必是破产者的財产清单,而維勒所謂路单是他本行的术語,原指乘客登記表或运貨单。

③ 想必是借用馬車夫脫去馬衣,准备上路的說法。

維勒先生很佩服地把代辯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强調地說：

“你吃点什么呢，先生？”

“嘿，眞是，”派尔先生答，“你是非常——說老实話，我不习慣——現在还是大清早上呵，所以，的确，我几乎——好，你不妨給我弄三个便士的甜酒吧，我的好人。”

那端酒的少女在他們沒有叫酒之前就預料到了，端来一杯放在派尔面前，然后退出。

“紳士們，”派尔先生說，环顾在座的人，“祝你們的朋友成功！我不欢喜吹牛，紳士們；那不是我的作風；不过我不得不說，假使你們的朋友要不是幸而碰到——但是我不想把我要說的說出来了。紳士們，我向各位敬一杯。”一瞬間干了杯，派尔先生咂咂嘴，滿意地环顾聚集在那里的馬車夫們，他們显然是把他看作一种神了。

“让我想想看，”这位法律权威說——“我剛才說什么来着，紳士們？”

“我想你是說你不反对照样再来一杯，先生，”維勒先生說，带着一本正經的滑稽神情。

“哈，哈，”派尔先生大笑。“不坏，不坏。眞是个专家！在这样大清早上，那未免是一种太好的——罢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不妨再来一杯吧，随你高兴，哼！”

这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庄严而高貴的咳嗽，因为派尔先生看見他的听众里面有人有发笑的非礼傾向，所以觉得应該这么来一下。

“已故的法官大人是非常欢喜我的，紳士們，”派尔先生說。

“而且他是非常可欽佩的人呢，”維勒先生插嘴說。

“注意，”派尔先生的訴訟委托人贊同地說。“为什么他会不

是这样的人呢？”

“啊——的确呵！”一个脸孔很紅的人說，他一直还沒有說过話，而且看样子极像不会再說什么。“他为什么不是呢？”

一陣喃喃的同意声掠过人群中。

“我記得，紳士們，”派尔先生說，“有一次和他一同吃飯；——只有我們两个人，但是一切就像預备二十个人吃飯一样丰富——一顆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自动食品架上，一个带囊发①、穿盔甲的人守着职仗②，带着出鞘的刀，穿了长絲袜——那是永远如此的，紳士們，无論日夜；那时他說話了，‘派尔，’他說；‘不是假殷勤，派尔。你是个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通过破产法庭这一关，派尔；你的国家要以你为光荣。’这一字一句都是他說的——‘我的大人，’我說，‘你在恭維我。’——‘派尔，’他說，‘假使我是恭維，我就該受处罰。’”

“他那么說的嗎？”維勒先生問。

“他嘛，”派尔答。

“唔，那末，”維勒先生說，“我說国会应該办这件事；假如他是一个穷人，他們早就不饒他了。”

“不过，我的好朋友，”派尔爭論說，“那是私下說的呵。”

“什么？”維勒先生說。

“私下說的。”

“啊！很好，”維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答。“假如他私下处罰自己，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是的罗，”派尔先生說。“那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出的呀。”

---

① 假发之一种，后部塞以囊。

② 矛形武器，象征长官权力的仪仗之一种。

“那末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維勒先生說。“說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說了，先生，”派尔先生說，声调低沉而严肃。“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談話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秘密的，紳士們。紳士們，我是一个专家。在我这一行里我也許很受人看重，也許并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說。在这个房間里，已經发表过許多伤害我的高貴的朋友的声誉的議論。你們要原諒我，紳士們；我疏忽了。我覚得不得到他的同意我沒有权利提这件事，謝謝你，先生；謝謝。”派尔先生这么說了之后，就把手插进口袋，恶狠狠地皺着眉头向大家看看，怀着可怕的决心把三个半便士銅币捏到軋軋直响。

剛作出这种有道德的决定之后，学徒和藍色公文袋——他們是形影不离的伴侶——横冲直撞地冲进房来，說(至少学徒說了，因为藍色公文袋沒有參加发言)案子馬上开庭了。一接到这消息，全体連忙赶到对街，开始向法庭里挤——这种預备手續，照平常的情形計算要花費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間。

維勒先生因为是胖子，所以立刻冲进人群，拚命希望能够終于挤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地方。他的成就和他的期望可不十分相等；因为他疏忽了，忘了脫掉帽子，所以重重地踩着了一个沒有看清面目的人的脚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眼睛上。显然，那人馬上就后悔自己孟浪了；因为，他喃喃地发出一声不清晰的惊呼，就把老头子拖到过道里，經过一番猛烈的挣扎以后，解放了他的头和臉。

“塞繆尔！”維勒先生因此能够看見他的救星之后，叫喚說。

山姆点点头。

“你是个又孝順又爱父母的孩子呵，是不是？”維勒先生說，

“把你的老父亲的帽子拉得遮住眼睛？”

“我怎么知道你是誰呀？”儿子答。“你以为凭着你的脚的重量我就知道是你嗎？”

“唔，不錯，山姆，”維勒先生回答說，立刻就心軟了；“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老板在这里沒有好处的，山姆。他們不会通过那种判决书；他們不会通过的，山姆。”于是維勒先生怀着合法的尊严摇摇头。

“多么固执的老滑头呵！”山姆喊，“老是什么判决书呀，不在場的証明书呀，等等。誰說过什么判决书的呢？”

維勒先生不答，但是又极其胸有成竹地摇一摇头。

“别再让你那脑袋瓜子乱动了，假如你不想叫它的发条完全脫榫，并且要按道理行事的話，”山姆不耐地說。“我昨天夜里到格兰堵侯爵找你去了。”

“你看見格兰堵侯爵夫人沒有呀，山姆？”維勒先生問，叹一口气。

“看見的，”山姆答。

“那可爱的人看来怎么样？”

“很古怪，”山姆說。“我想她是在用太多的波罗甜酒和其他这类猛烈的药品在慢慢地自杀呢。”

“你这話是眞的嗎，山姆？”老的一个說，非常认眞地。

“当眞的，”小的一个答。

維勒先生抓住儿子的手，握一握，又放开。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忧愁或恐惧，倒是有点怀着希望的甜蜜和温和的性质。并且，当他慢慢說出下面的話的时候，一种“听天由命”的，甚至是高兴的光彩掠过他的脸孔：“我不能十分确定，山姆；我不想說我是完全肯定的，免得将来失望，不过我的

确觉得，我的孩子——我的确觉得——那牧师是得了肝病啦！”

“他的气色不好嗎？”山姆問。

“他蒼白得很厉害，”父亲答，“除了鼻子比往常更紅了。他的胃口不过平平常常，可是喝起来可眞惊人。”

維勒先生說过这話，想甜酒的念头似乎闖进了他的脑子，因为他显出忧郁和滿腹心事的样子；但是他很快就恢复过来，可以由一連串的霎眼睛証明，因为他一向只是在特别高兴的时候才如此。

“得啦，”山姆說，“說說我的事情吧。你留神听着，在我說完之前不要开口。”說了这样簡短的序言，山姆就尽可能簡洁地叙述了一下他和匹克威克先生最后一次令人难忘的談話。

“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怜的人！”大維勒先生叫，“沒有人陪他！那不行的，塞繆尔，那不行的。”

“当然不行的，”山姆断言說；“我来找你之前，就知道的。”

“唉，他們会活活地吃掉他的，山姆，”維勒先生喊。

山姆点头表示同意。

“山姆，”維勒先生用隐語說，“他进去的时候是生的，出来的时候呢，焦得那么厉害，連最熟的朋友也不认得他了。紅燒鴿子也比不上它呀，山姆。”

山姆·維勒又点点头。

“不应該那样的，塞繆尔，”維勒先生庄严地說。

“决不可以的，”山姆說。

“当然罗，”維勒先生說。

“得啦，”山姆說，“你預言得很好，就像那些六便士的书上画着像的是紅脸的尼克孙似的罗。”

“他是什么人呀，山姆？”維勒先生問。

"不要管他是什么人，"山姆駁斥說；"他不是一个馬車夫；那在你就够了。"

"我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旅館馬夫，"維勒先生說，想着。

"不是他，"山姆說。"这位紳士是个預言家。"

"什么是預言家？"維勒先生問，严肃地看着他儿子。

"嗳，就是把将要发生的事情說出来的人罗，"山姆答。

"我希望我认得他，山姆，"維勒先生說。"說不定他会对于我們剛才說的肝病預言些什么名堂呢。不过他假如已經死了，又沒有把这生意傳給什么人，那也就完啦。說下去吧，山姆，"維勒先生叹了一口气說。

"好吧，"山姆說，"你已經預言过了，东家假如单独留在那里的話会怎么样。那末你想有什么办法照顾他嗎？"

"我想不出，山姆，"維勒先生带着沉思的臉孔說。

"一点也沒有办法嗎？"山姆問。

"沒有，"維勒先生說，"除非——"一道聪穎的光輝照亮了他的臉，同时他放低声音，湊近儿子的耳朵——"除非，山姆，把他藏在一張翻过来的床里，或者扮成一个戴綠色面网的老太婆，不让看守知道，弄他出来。"

山姆·維勒用意想不到的輕視态度来接待这两个提議，又提出他的問題。

"不行，"老紳士說；"假如他不肯让你留在那里，我看就根本沒有办法。沒有路走，山姆——沒有路走。"

"那末，我告訴你怎么办吧，"山姆說，"麻煩你借給我二十五鎊。"

"那又有什么用处呀？"維勒先生問。

"沒有关系，"山姆答。"也許，五分钟之后你就向我討；也許

我就說不給，还大吵大鬧起来。你不是想要为了这笔錢把你自己的儿子抓起来，送进弗利特去嗎，是不是，你这逆天理的流氓？”

听了山姆这个回答，父子两个交換了一整套点头和表情的密电号碼，然后大維勒在一級石阶上坐下，笑得臉都发了紫。

“多么要不得的老偶像呀！”山姆叫，气憤浪費时間。“那么多該做的事，你却坐在那里把你的臉变成敲門的銅环！錢在哪里？”

“在靴子里，山姆，在靴子里，”維勒先生答，使臉色鎮定下来。“拿住我的帽子，山姆。”

解除了这个累贅之后，維勒先生就把身体突然向一边一歪，于是技术高明地一扭，变着法把右手伸进一只极大的衣袋里，經过好大一番努力之后，从那里面抽出一本大八开的有一条大皮带扎住的皮夹子。从这本总賬簿里，拿出两根鞭梢，三四个带扣，一小袋样品谷子，最后是一小卷污垢的鈔票；他从里面抽出来需要的数目，交給山姆。

“那末，山姆，”鞭梢、带扣、样品都放回原处，而皮夹也重新放进原来的口袋里之后，老紳士說了。“那末，山姆，我知道这里有一位紳士，他会馬上替我們把其余的事情办好——他是法律的爪牙①，山姆，法律的神經就像青蛙的一样，混身散布得都是，直到手指尖上呢；他是法官大人的朋友，山姆，只要告訴他怎么做，他就能把你关上一輩子。”

“我說，”山姆說，“可不要这样。”

“不要什么样？”維勒先生問。

---

① 指律师、执法官吏、法警及其他雇来作法律事务之人。

"噯，不要用那种違反宪法的方法呵，"山姆斥責說。"人生不二法門，对于永恒运动，从来就是发明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东西。我常常在报紙上讀到的。"

"可是这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呢？"維勒先生問。

"是这样的，"山姆說，"我要保护那个发明，这样进去。不要对大法官搗鬼話——我不欢喜那个主意。涉及到再出来的問題，那也許是不完全妥当的。"

維勒先生听从了儿子对这事的意見，立刻去找那位博学的所罗門·派尔，通知說他要求立刻出一道拘票，叫一个叫做塞繆尔·維勒的人馬上償付二十五鎊的債款，还有訴訟費用；至于所罗門·派尔所应得的酬劳，可以預付。

那位代辯士正高兴得了不得；因为那位吃官司的馬車夫已經得到立刻釋放的命令。他极其贊許山姆对主人的忠心；說那事强烈地喚醒了他自己对他的朋友大法官的忠誠的感情；于是立刻領着大維勒先生到法院里，宣誓呈递討債的訴状——那是他的学徒借着藍色公文袋的帮助当場拟就的。

同时，山姆呢，作为貝尔·塞維奇的維勒先生的子嗣，正式被介紹給那位解除了官司的紳士和他的朋友們之后，受到了特別的招待，并且被邀請了和他們宴飲，来庆祝这个良緣：这个邀請，他一点儿不迟疑地加以接受了。

这一阶級的紳士們的作乐，通常是具有庄严和沉靜的性质；不过这次却是一种有特别喜庆意义的場合，所以他們就相当放任，相当喧鬧地举杯祝賀过首席委員和那天表現了那么卓越的才能的所罗門·派尔先生之后，一位披了藍色披肩的、臉上有雀斑的紳士提議什么人唱一只歌。于是有人明白表示，既然有雀斑的紳士急着听歌曲，就該自己来唱；但是这一点那有雀斑的紳

士坚决而且有点让人不痛快地加以拒絕了；因此，像在这类情势之下常有的情形一样，接着是一番有点气恼的談話。

“紳士們，”那位馬車夫說，“为了免得扰乱这次快乐的聚会的和諧，或許塞繆尔·維勒先生願意賞大家个臉呢。”

“老实說，紳士們，”山姆說，“沒有乐器，我唱起来不大习慣；不过，平稳无事第一呵，就像那人接受灯塔上的位置的时候說的罗。”

說了这个引子，塞繆尔·維勒先生立即脫口唱出来下面的粗野而美丽的民間故事，由于我們认为这歌并非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們冒昧地加以引述。我們要求諸君特别注意第二行和第四行末尾的单音节，那不仅能够让唱的人在那些地方換气，而且对于音韵是大有帮助的。

浪漫故事

I

有一次，勇敢的委宾在洪斯洛草原，
騎着他的雄壮的母馬貝斯——勃，
那时候他看見了主教的車子
在馬路上得得地奔馳——勃。
他就貼近馬腿飞馳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头頸；
主教說，“就像蛋是蛋一样明显，
这一定是勇敢的委宾！”

合唱

主教說，“就像蛋是蛋一样明显，

这一定是勇敢的委宾！”

II

委宾說，“你会食言說了不算吧，
弄顆鉛彈当做調味的酱——油；”
所以他拿手枪刺进他的嘴巴，
把子彈射进他的咽——喉。
主教的馬車夫对这一套并不爱，
就催馬飞奔逃开，
但是狄克把两顆丸子投进他的脑袋，
說服他停了下来。

合唱（諷調地）

但是狄克把两顆丸子投进他的脑袋，
說服他停了下来。

“我认为那只歌是对我們这一行的誹謗，”长着雀斑的紳士这时候插嘴說。“我要問問那个馬車夫的名字。”

“沒有人知道，”山姆答。“他沒有把名片带在口袋里。”

“我反对牵涉到政治，”长着雀斑的紳士說。“我认为，在现在，那只歌是政治的；而且那并不眞实。我說那个馬車夫沒有逃走；他是勇敢战死的——像野鸡一样勇敢；相反的說法我一概不要听。”

长着雀斑的紳士的語气非常有力而坚决；大家对这問題的意見似乎分成了两派，有引起新的口角的危险，这时，凑巧得很，維勒先生和派尔先生来了。

“行了，山姆，”維勒先生說。

“警官四点钟的时候到这里来，”派尔先生說。“我想你不会

在那时候逃走吧——呃？哈！哈！”

“也許我的殘酷的爸爸不到那时候就心軟下来了，”山姆答，牙朗地露齿一笑。

“我可不，”大維勒先生說。

“請吧，”山姆說。

“决不，”屹然不动的債权人答。

“我还你的賬，每月六便士，”山姆說。

“我不接受，”維勒先生說。

“哈，哈，哈！很好，很好，”在开手續費賬单的所罗門·派尔先生說；“眞是一場很有趣的小風波呵！班杰明，把这抄出来，”于是他叫維勒先生看了总数，又微笑一下。

“謝謝，謝謝，”这位专家接下維勒先生从那皮夹里拿出来的另外一張油膩的鈔票說。“三鎊十先令加一鎊十先令是五鎊。非常感謝，維勒先生。你的儿子是一个极其有价値的青年人——的的确确，先生。那在青年人的性格里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特性——的确如此，”派尔先生一面把鈔票扣在衣袋里，一面圓滑地向大家笑笑的时候，又这样加了一句。

“多滑稽！”老維勒先生說，发出一陣格格的笑声。“眞正是个郎当儿子！”

“浪蕩——浪子，先生，”派尔先生溫婉地提醒他。

“沒有关系，先生，”維勒先生神气十足地說。“我样样都知道的，先生。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会問你，先生。”

到那警官来的时候，山姆已經使自已如此地深得人心，所以与会的紳士們决定全体一同送他进监獄。他們出发了；原告和被告手挽手地走着，警官在前，八位强壮的馬車夫殿后。走到大律师院的咖啡室，全体停下来喝了一点东西；法律手續完成之

后，重新前进。

由于坚持四个人一排在两翼前进的八位紳士的兴致太高，在弗利特街上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騷动；并且发現了有把斑臉紳士留下和一个脚夫作战的必要：約好朋友們回来的时候喊他。一路不过发生了这些小事。走到弗利特大門口的时候，队伍向原告逦融了一些时間，为被告大声欢呼三次，然后一一握手而别。

山姆被正式交付在看守的看管之下：使洛卡大为惊異，甚至毫无感覚的南廸也显得动容；然后立即走進监獄，一直走到他的主人的房間，敲起門来。

“进来，”匹克威克先生說。

山姆出現了，脫下了帽子，微笑着。

“啊，山姆，我的好孩子，”匹克威克先生說，又看見他的卑微的朋友显然是很欢喜的；“我昨天說的話，我的忠实的孩子，并沒有伤害你的感情的意思啊。把帽子放下吧，山姆，让我稍为詳細一点把我的意思解釋一下。”

“現在不要吧，先生？”山姆問。

“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过为什么現在不要呢？”

“我想还是現在不要，先生，”山姆回答說。

“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

“因为——”山姆說，犹疑着。

“因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問，很奇怪他的随从的态度。“說吧，山姆。”

“因为，”山姆答，“因为我还有点小事情要办一下。”

“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問，山姆的惶恐的态度使他吃惊了。

“沒有什么要紧的，先生，”山姆答。

"啊，假使不要紧，"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說，"你就先和我談談吧。"

"我想还是馬上去办了的好，"山姆說，仍然迟疑着。

匹克威克先生显出莫名其妙的样子，但是沒有开口。

"事实是——"山姆說，突然停住。

"得！"匹克威克先生說，"說吧，山姆。"

"嘤，事实是，"山姆說，拚命努了一把力，"也許我还是先去看定我的床鋪，再做别的事情的好。"

"你的床鋪！"匹克威克先生惊訝地喊。

"是的，我的床鋪，先生，"山姆答。"我是一个犯人。我被捕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欠債。"

"你为了負債被捕！"匹克威克先生喊，扑通坐在一張椅子里。

"是的，欠了債，先生，"山姆答；"那叫我坐牢的人是决不会放我出去的，除非到你出去的时候。"

"保佑我的心和灵魂！"匹克威克先生脫口喊出来。"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所說的罗，先生，"山姆接过去說。"纵使我坐四十年牢，我也是很高兴的；纵使是在新門监獄，那也是一样。现在眞相大白，見他的鬼，一切都解决了！"

山姆說了这話，并且用力而粗暴地重复一遍，在一种极其异乎寻常的激动中把帽子向地上一摜，然后叉着两臂，坚决而凝神地盯着他主人的臉。

第四十四章

叙述弗利特监狱里发生的一些小事，和文克尔先生的神秘的行为；并且說明那可怜的高等法院犯人如何終于获得解脫

匹克威克先生被山姆的依恋的热情感动得实在太厉害，所以对于他所采取的自願无限期委身于債务人监獄的这种冒失行动不可能流露出任何生气或不高兴的表示了。他唯一坚持要求稍为加以解釋的問題是拘留山姆的債权人的姓名，但是这一点維勒先生却坚持不說。

"那沒有用处的；先生，"山姆一再地說。"他是一个坏心腸的、有恶意的、头脑庸俗的、怨恨的、爱报复的人，他的一顆狠心是不会軟的：就像那个善心的牧师說那害水肿病的老紳士罗——因为他說他认为把財产留給他的妻子比拿去造一个小教堂好。"

"但是你想想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劝他，"数目那样小，很容易就可以償付的；而且我决定你可以留在这里，你該想想假使你能到监牢外面的話，会有多大的用处。"

"非常感謝你，先生，"維勒先生庄重地回答說；"不过我倒不願意。"

"不願意什么，山姆？"

"嗳，先生，我不願意让自己低三下四去向这个狠心的仇人去討情啊。"

"不过教他收下錢来并不是討情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辯解說。

"請你原諒，先生，"山姆回答說；"但是把錢还給他未免是太大的情面罗，他不配的；就是这个原故，先生。"

讲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有点煩惱的神情抹抹鼻子，維勒先生觉得为謹慎計还是把話題換一換好。

"我采取我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先生，"山姆說，"而你也是有同样的根据才采取的；这倒叫我想起那个有道理的自杀的人；你是当然听說过的罗，先生。"維勒先生說到这里住了口，滑稽地从眼角上向他主人看了一眼。

"这里說不上'当然'两个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尽管山姆的固执使他不痛快，却忍不住逐漸露出一絲微笑来了。"談到的那位紳士的名气我从来沒有听到过。"

"沒有，先生！"維勒先生喊。"你使我吃惊了，先生；他是政府机关里的一个文书，先生。"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呵，先生，"維勒先生答；"而且是个非常可爱的紳士——是那种精細和爱整洁的人，逢到阴天就把脚放在小小的印度橡皮消防水桶里，并且絕对沒有什么貼心的朋友，只有野兎皮；他有道理地省下錢来，有道理地每天穿一件干淨衬衫；有道理地不和他的哪一个亲戚說話，怕他們要向他借錢：的确完全是个不平常的教人欢喜的人物。他的头发有道理地每两星期剪一次，他的衣服是按經济的原則定做的——一年三套，把旧的送回去掉换。他既然是个非常刻板的紳士，所以每天都在老地方吃中飯，那里是一先令九便士割一块腱子肉；老板时常眼泪滚滚地說，他割的总是很好的和再上算不过的；更不用說冬天的时候他把火

炉撥得那样旺，那每天就是四便士半的純粹損失；不用說，老板看見他那样干的时候是气得不得了罗。而且还是那样大的架子！'赶快来伺候，'他每天一走进来就这样喊。'托馬斯，把《泰晤士报》找来；让我看看《先鋒晨报》，别人放手的时候就拿来；也不要忘了替我预約《紀事报》；把《报知》就拿来吧；'后来他就坐着把眼睛盯在钟上，到一定时候的四分之一分钟之前赶出去拦住送晚报来的孩子，把那份报紙看得那样起劲和持久，使得其他的顾客簡直要拚命和发疯，尤其是一位容易动气的老紳士，茶房老是要在这时候特别照应他，免得他用切肉刀做出什么冒失的举动。得啦，先生，总之他把这里最好的位置一占就是三个钟头，而且吃了飯之后决不再吃任何东西，只有打打瞌睡，随后他到离开不远几条街的一个咖啡店里，喝一小壶咖啡吃四只烤餅，然后就走回肯辛頓的家里上床睡覺。一天夜里，他病得很厉害；請了医生；医生坐了一輛綠色的輕馬車来了，带着一副魯濱孙·克罗索式的踏脚梯，那东西他下車的时候可以放下，上了車子又可以拉上去，这就省得馬車夫下来，也就免得大家看出他只穿着一件制服上衣、却沒有制服褲子来配衬。'什么事呀？'医生說。'难过得很，'病人說。'你吃了什么呢？'医生說。'紅燒小牛肉，'病人說。'你最后吞的是什么！'医生說。'烤餅，'病人說；'那就是了，'医生說。'我馬上送一盒丸药給你，你再也不要吃了，'他說。'不吃什么呀？'病人說——'丸药吧！''不；烤餅，'医生說。'为什么？'病人說，从床上跳起来；'我每天夜里吃四只烤餅，已經十五年了，有道理的。''那末你以后是丢了的好，有道理的，'医生說。'烤餅是合乎卫生的，先生，'病人說。'烤餅是不合乎卫生的，先生，'医生恶狠狠地說。'但是它們是这样便宜，'病人說，退让了一点，'而且是这样合算。''再便宜对于你还是貴

的；你出錢买来吃就是貴的，’医生說。‘每天晚上四只烤餅，六个月就叫你完結了！’病人对他臉上紧紧盯着，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說了，‘你这話是确实的嗎，先生？’‘我可以拿我这一行的名誉打賭，’医生說。‘你覚得一次吃多少烤餅就可以叫我立刻死掉呢？’病人說。‘我不知道，’医生說。‘你看半个銀币的烤餅能不能够？’病人說。‘我想可能的，’医生說。‘我想三先令的就一定能够了？’病人說。‘当然，’医生說。‘很好，’病人說；‘夜安。’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生了火炉，叫了三先令的烤餅，把它們都烤一烤，全吃了下去，就完了蛋。”

“他这样做是干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突兀地問；他听見这故事的悲惨的結局大为惊动了。

“他这样干什么，先生！”山姆重复他的話說。“嗳，为了支持他的烤餅是合乎卫生的大道理呵，为了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呵！”

維勒先生就是用諸如此类的躲閃和变换的談話，在他第一夜住到弗利特的时候来应付他的主人的詢問。匹克威克先生发現一切温和的劝告終归无效，最后就勉强同意了他按周計算租了一个住处，那是在上面一层由一个秃头皮匠承租下来的一間小小的傾斜的房間里。維勒先生搬了一副从洛卡先生那里租来的床鋪到这卑微的房間里；夜里躺到上面的时候，他是那么自在，就仿佛他是从小在监牢里長大、他的整个家族已經在里面生活了三代。

“你上床之后老是要抽烟的嗎，老公鸡？”維勒先生和他的房东两人都上床之后，維勒先生这样問他。

“是呀，小矮脚鸡，”皮匠答。

“对不起，請問你为什么把你的床鋪在那張松木板桌子下面

呀?"山姆說。

"因为我沒有到这里之前睡慣了四根柱子的床，我发現用桌子的四条腿来代替正好也一样，"皮匠答。

"你是个怪人，先生，"山姆說。

"我身上可沒有一点古怪的东西，"皮匠答，摇着头；"假使你想遇見一个的話，恐怕你会发現，在这个挂号处要找一个合你的意的是很难的。"

上述短短的对話发生的时候，維勒先生正在房間的一头他的垫褥上躺着，而皮匠是在房間的另外一头他自己的褥子上面；照亮那房間的是一盞灯草灯和皮匠的烟斗的光，烟斗在桌子下面像一块通紅的煤一样放着光。这段談話虽短，却强有力地使維勒先生对他的房东发生了好感；于是他用手肘把身体撑起来，以便比較长久地观察一下他的外貌，因为直到現在，他既沒有时間也沒有意思这样做呢。

他是个病容满面的人——一切皮匠都是的；有一部又硬又密的鬍子——一切皮匠都有的；他的臉是一种古怪的、和善的、五官不正的精工制品，装飾了一对从前一定具有非常快乐的表情的眼睛，因为它們現在还閃着光。他的年龄有六十岁，天知道他坐了多少年牢，所以他还有类似欢乐或者满足的表情，那算是奇怪的。他是个矮小的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把下半段身体縮上去，看来就像沒有腿那么长。他嘴里銜着一根紅色的大烟斗，一面抽着烟，一面凝視着灯草灯，带着一种令人妒忌的平静神情。

"你在这里很久了嗎?"山姆問，打破了已經持續了相当时間的沉默。

"十二年了，"皮匠答，一面說一面咬他的烟斗头。

"藐視[1]?"山姆問。

皮匠点点头。

"那末，"山姆带着有点严厉的口气說，"你一定要这样頑固干么：在这放大了的官立兽栏里浪費你宝貴的生命？干么你不让步，对大法官說你很抱歉叫他的法庭受到藐視，你再也不了？"

皮匠把烟斗塞在嘴角里，同时微微一笑，然后又把它放回老地方，但是沒有說話。

"你干么不呢？"山姆說，不灰心地追問一句。

"啊，"皮匠說，"你不大懂这些事情的。那末，你以为是什么事情毁了我呢？"

"嗳，"山姆說，剪着灯花，"我想开头是你欠了債，呃？"

"一个小錢也沒有欠过，"皮匠說；"再猜猜看。"

"那末，也許，"山姆說，"你买了房产，这句英国的妙語就是說你发了瘋，或者，你盖起房子来，这句医药术語就是說你是不可救药了。"

皮匠摇摇头說，"再猜猜看。"

"你沒有打官司吧，我希望？"山姆說，很怀疑。

"生平沒有，"皮匠答。"事实是，我被毁了是因为我得了遺产。"

"呃，呃，"山姆說，"这是什么話。我倒希望什么发財的仇人用这种方法来毁我哪。我会让他干的。"

"啊，恐怕你是不会相信的，"皮匠說，静静地抽着烟斗。"我要是你，我也不相信；不过那完全是真事。"

---

[1] 指藐視法令罪。匹克威克先生犯的也是这罪名。

"怎么回事呢?"山姆問，已經被皮匠对他看的眼光引誘得有一半相信了。

"就是这样，"皮匠答;"有一位老紳士，我是替他做工的，他住在乡下，我的女人——她死了，上帝保佑她吧，并且感謝上帝的恩典吧！——我的女人是他的一个卑微的亲戚，他害了一場病，离开了。"

"到哪儿去了?"山姆問，他經过白天的种种事情之后，現在渴睡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到哪儿去了?"皮匠說，在尽情享受烟斗的时候由鼻孔里說。"他死去了。"

"啊，原来如此，"山姆說。"后来呢?"

"后来，"皮匠說，"他留下了五千鎊。"

"他这么做真是大家風度啊，"山姆說。

"他把遺产留給了我一部分，"皮匠說，"因为我娶了他的亲戚，你知道的。"

"很好，"山姆喃喃地說。

"因为一大堆的侄儿侄女們包圍着他，这些人老是互相爭吵和爭夺遺产，所以他就要我做他的执行人，把其余的遺产委托我保管，① 照定下的遺囑分給他們。"

"你說遺产委托保管是什么意思?"山姆問，稍为清醒了一点。"假如不是現款，那有什么用处?"

"那是个法律术語，如此而已，"皮匠說。

"我不相信，"山姆說，摇着头。"那个鋪子是不大讲信用的呢。不过不管它，說下去。"

---

① 委托保管是資产阶級遺产法的一种規定，继承人有产权，而保管权則屬于遺囑所僧托之他人。

“唔，”皮匠說，“那末我去取遺囑檢驗权的時候呢，那些侄儿侄女們因为沒有得到全部的錢失望得要命，就上了一个請願书[1]反对。”

“那是什么东西？”山姆問。

“一种法律手段，那意思就等于說，不行，”皮匠說。

“我明白了，”山姆說，“是人生不二法門的小舅子之类的东西。唔。”

“但是，”皮匠继續說，“他們发現他們之間不能取得一致，結果就不能成立反对遺囑的案子，所以他們撤消了請願书，我就付了一切的訴訟費用。我剛付了錢，有一个侄儿上了一个訴状要求取消遺囑。这案子，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保罗教堂广場附近的一間后房里，在一位耳聾的老紳士面前开了审；有四个法律顧問經常每天輪流着去麻煩他，于是他考虑了一两天，讀了六卷証件，就下判断說，那立遺囑人的脑子不大健全，我应該把全部的錢都还回去，还要付全部的費用。我上訴了；案子在三四个睡意蒙矓的紳士們面前过了堂，他們在别的法庭上已經听見过这件事，在那些法庭上他们是没工作的律师；唯一的不同，就是，在那边他們叫做博士，在另外的地方叫做代表，那你也許还不懂呢；他們呢，很尽責地証实了那老紳士的判决。之后，我們就上了高等法院，現在我們还在里面，而且将来我也会永远在里面的了。我的律师早把我的一千鎊都拿去了；又是‘产业’——他們是这么說法的——又是費用，我要付一万鎊，所以我就来了，而且还要留在这里，直到我死，补着鞋子。有人談起要向国会去告，我要不然也这样做了，只是因为他們沒有工夫到我这里来，而我又沒

[1] 此种請願书特指要求对方在提出反証之前停止支付的法律手續。

有权力到他們那里去；他們看厌了我的長信，就把这事丢开了。这是絕对眞理，沒有减一个字，也沒有加一个字，在这里和在外面总共有五十个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皮匠停下来估量他的故事对山姆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是发現他已經睡着了，他就敲掉烟斗里的灰，叹了一口气，放下烟斗，把被子拉起来蒙住头，也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匹克威克先生正独自坐着吃早飯；山姆正在皮匠的房里忙着給主人的鞋子擦油和刷黑色的綁腿，这时，門上敲了一声，而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来得及叫"进来"的时候，接着就出現了一只毛茸茸的头和一頂棉紗天鵝絨便帽，这两样东西他不費勁地就认出是史門格尔先生的私产。

"你好嗎？"那位名士說，还附带着把头点了一两下；"我說呀——你今天早上約定了什么人沒有？三位男子——呱呱叫的紳士派的家伙——在楼下找你，在飲厅組的每一扇門上敲着；因此被那些嫌开門麻煩的大学生[1]駡得狗血噴头。"

"嗳呀！他們多笨呵，"匹克威克先生說，站起来。"是的；我相信一定是我的一些朋友，我还以为昨天他們会来的。"

"你的朋友們！"史門格尔叫喊說，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不用再說了。我該死，他們从这一分钟起就是我的朋友了，而且也是弥文斯的朋友。弥文斯是个有趣得要命的、紳士派的家伙呵，是不是？"史門格尔很动感情地說。

"我不大认識这位紳士，"匹克威克先生說，犹豫着，"所以我——"

"我知道，"史門格尔插上来說，抱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肩膀。

---

① 英俚称牢獄为高等学校，故謔称犯人为大学生。

"你将来就会更了解他的，你会喜欢他的。这个人呵，先生，"史門格尔带着庄严的臉色說，"他有一种会使德勒里胡同戏院覺得光荣的滑稽才能。"

"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发誓是真的！"史門格尔答。"听他变成小車子里的四只猫吧——一点不含糊的四只猫，我凭荣誉发誓。那你就知道他是伶俐得要死了！真混賬，你看見他有这些特色的时候，你也不能不欢喜他啊。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我对你說过的那点小毛病，你知道。"

因为史門格尔先生說到这里就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和表示同情的态度摇摇头，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人家在期望他說点什么話，所以就說了"啊！"于是不安地看着門口。

"啊！"史門格尔先生响应他，还带着一声长叹。"这个人是个討人欢喜的伙伴，先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比他更好的伙伴；不过他有那么一点美中不足。假使这时候他祖父的鬼魂出现在他前面，先生，他也要向他討那笔借去买十八便士印花的債。"

"嘜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是的，"史門格尔先生接着說；"假使他有力量叫他复活，他在两个月零三天之內就要和他重新算賬的！"

"这些是非常特别的特色呵，"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过恐怕我們在这里談的时候，我的朋友們却要因为找不到我急得要命了。"

"我去領路，"史門格尔先生說，走向門口。"日安。他們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想打扰你，你知道。順便說一句——"

史門格尔說了最后这五个字之后突然停了下来，把已經打

开的門又关上了，輕輕走向匹克威克先生身边，踮着脚走近他，用非常温和的耳語声說：

"借給我半个銀币，到下星期的周末还你，你方便不方便？"

匹克威克先生几乎忍不住笑，勉强設法保持着庄重的神情，拿出錢来放在史門格尔先生的手心里；因此，那位紳士点了好多下头和霎了好多次眼睛，暗含着深奥的神秘，于是去請那三位客人，并且不久就同他們一道进来；又咳嗽三声，点了三下子头，仿佛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証他不会忘記归还，然后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态度和大家一一握手，終于走了。

"我的亲爱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說，輪流和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所謂三位客人就是他們——握握手，"我看見你們很高兴呵。"

这三位大为感动。特普曼先生悲哀地摇头；史拿格拉斯先生带着不加掩飾的感情掏出了手絹；文克尔先生退到窗戶口，大声地吸鼻子。

"早，紳士們，"山姆說，恰恰在这时候拿着鞋子和綁腿进来；"别忧郁了吧，就像小孩子在他的女教員死掉之后說的罗。欢迎到敝校来，紳士們。"

"这个傻瓜，"匹克威克先生在山姆跪下来替主人扣綁腿的时候拍拍他的头說，"这个傻瓜使自己被捕了，为了靠近我。"

"什么？"三位朋友喊。

"是的，紳士們，"山姆說，"我是——站稳了，先生，請你——我是一个囚犯，紳士們；我在这里'坐牢①'，就像坐月子的女人說的罗。"

---

① 原文是"禁于一处"之意，可解作"坐牢"，也可解作"坐月子"。

"囚犯！"文克尔先生喊，用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猛勁。

"哈罗，先生！"山姆答应他，抬起头来。"什么事呀，先生？"

"我本来希望，山姆，希望——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文克尔先生慌慌張張地說。

文克尔先生的态度里有一种那么突兀而不安的东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望望他的两个朋友，要求他們加以解釋。

"我們不知道呵，"特普曼先生說，用高声答复这无言的詢問。"过去两天以来他一直非常兴奋，他的整个的神态很不像平常的样子。我們怕是出了什么事，不过他坚决否认。"

"沒有呵，"文克尔先生說，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注視之下臉紅起来；"真是沒有什么呵。我保証沒有什么，我的好先生。我必須离开倫敦几天，为了去处理一些私事，我本来希望說服你让山姆陪我去的。"

匹克威克先生比以前显得更吃惊了。

"我想，"文克尔先生結結巴巴地說，"山姆是不会反对这样办的；不过，自然罗，他既是这里的囚犯，那末这事情就不可能了。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文克尔先生說这些話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有点惊訝地感覺到山姆的手指在綁腿上抖着，好像他不是吃惊就是发慌。文克尔先生說完的时候，山姆也抬起头来对他看着；虽然他們互相交換的眼光只是轉眼之間的事，他們似乎是互相了解的。

"这事你知道不知道，山姆？"匹克威克先生严厉地問。

"不，我不知道，先生，"維勒先生答，开始极度勤勉地扣鈕子。

"的确嗎，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嗳，先生，”維勒先生答应說；“我說的完全确实，以前我从来沒有听說过这件事。假如我猜呢，”山姆加上了一句，同时看看文克尔先生，“我沒有任何权利来說那是什么事，怕的是会猜錯。”

“我沒有权利再往下追究一个朋友的私事，不管是多知己的朋友，”在短短的一陣沉默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我只能这样說，我根本不了解这事。得——这个問題我們談得很够了。”

这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就把談話引到别的題目上，于是文克尔先生漸漸显得比較安心些了，虽然离开完全安心还差得很远。他們要談的話非常多，所以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到三点钟的时候，維勒先生在那小小的飯桌上摆上一只烤羊腿和一块大肉餅，还有一碟一碟的蔬菜，和几壶黑啤酒，有的放在椅子上，或者床架子上，或者其他地方；每个人都覺得要飽餐一頓，虽然买肉和燒肉以及做餅和烤餅都是在附近的监獄厨房里做好的。

接着来了一两瓶非常好的葡萄酒，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派人到民法博士会的号角咖啡館买的。所謂一两瓶，实际上，說一瓶或六瓶更恰当，因为，在酒喝完、茶用过的时候，通知客人退出的鈴声已經响了。

但是，假使說文克尔先生上午的行动已經是不可思議的，那末，在他自己的感情的影响之下，并且在分享了那一瓶或六瓶酒的影响之下，准备和他的朋友告别的时候，那行动就变得十分神秘和严肃了。他滞留在后面，等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走掉之后，于是热狂地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脸上带着一种表情，其中的强烈而巨大的决心和濃重而实在的忧郁可怕地混

合在一起。

“夜安，我的亲爱的先生！”文克尔先生低声說。

“保佑你，我的亲爱的朋友！”热心腸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回报他的青年朋友的紧紧的握手。

“走吧！”特普曼先生在过道里喊。

“来啦，来啦，馬上，”文克尔先生答。“夜安！”

“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說。

又夜安了一次，再又一次，然后又說了五、六次，而文克尔先生还是紧紧抓住他朋友的手，并且还带着那种奇怪的表情盯着他臉上。

“有什么事嗎？”匹克威克先生終于說，那时候他的手臂已經因为握手搞得很痠了。

“沒有什么，”文克尔先生說。

“好，那末夜安，”匹克威克先生說，想把手掙脫出来。

“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光荣的伴侶，”文克尔先生喃喃地說，抓住他的手腕。“不要看待我太苛刻呵；不要呵，当你知道，被絕望的阻碍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

“走吧，”特普曼先生說，又出現在門口。“你走呢，还是让我們都被关在里面呢？”

“来了，来了，我就来，”文克尔先生答。于是費了好大勁才掉头而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默然的惊訝之中目送他們在过道里走去的时候，山姆·維勒在楼梯口出現，并且对文克尔先生的耳朵里嘘嘘地說了一些什么。

“啊当然，你相信我好了，”那位紳士大声說。

“謝謝，先生。你不会忘記吧，先生？”山姆說。

“当然不会，”文克尔先生答。

“祝你幸运，先生，”山姆說，触帽致敬。“我非常想跟你去，先生；但是东家自然是第一要紧的呵。”

“你留在这里是有道理的，”文克尔先生說。說了这些，他們就下楼去了。

“非常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說，回到自己房間里，坐在桌子旁边想心思。“那个青年人究竟要做什么事呀。”

他坐着沉思了这事一会儿，忽然听見看守洛卡的声音在問是否可以进来。

“当然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給你拿来一只軟一点的枕头，先生，”洛卡說，“换掉你昨天夜里临时用的。”

“謝謝，”匹克威克先生說。“喝一杯葡萄酒嗎？”

“你眞好，先生，”洛卡先生答，接住递过来的杯子。“祝你好，先生。”

“謝謝，”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很难过，先生，你的房东今天夜里不好得很哪，”洛卡先生說，放下杯子，察看着他的帽子的衬里預备再戴在头上。

“什么！那个高等法院犯人！”匹克威克先生喊。

“他做高等法院犯人是不会很久了，先生。”洛卡答。把帽子轉了一个身，让厂家的名字正面向上，同时还在向帽子里面看着。

“你說得我毛骨悚然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呀？”

“他害痨病很久了，”洛卡先生說，“今天晚上他的呼吸非常困难。六个月之前医生就說过，除非轉地疗养，否則什么都救不

了他的命。"

"老天爷！"匹克威克先生喊；"这个人被法律慢性地謀杀了六个月！"

"那我可不知道，先生，"洛卡答，用两手提住帽沿掂掂它的重量。"我想他无論在哪里都一样的。他今天早上进了病房；医生說，要尽可能保持他的元气，看守从自已家里替他送去葡萄酒和肉湯等等。那不是看守的过失呵，你知道，先生。"

"当然不是，"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

"然而，"洛卡搖着头說，"恐怕他全完了。我剛才还和南廸打賭呢，我贏了他給我一枚六便士，輸了他拿我两枚六便士，不过他当然是拿不到的罗。謝謝了，先生。夜安，先生。"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热忱地說。"这个病房在哪里？"

"就在你睡过的房間那边，先生，"洛卡答。"假使你要去，我可以給你領路，"匹克威克先生不声不响抓起了帽子，立刻跟他去了。

看守默默地带着路，輕輕拔起一扇門上的插梢，示意匹克威克先生进去。那是一个寬敞的、无摆設的、凄凉的房間，有好几張鉄床架子；有一張上面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蒼白、灰敗、而无人色。他的呼吸又艰难又急促，一呼一吸都要痛苦地呻吟。床边上，坐着一个系着皮匠的圍裙的小老头，借一副角质眼鏡之助，在高声誦讀一本《圣經》。他就是那位幸运的遺产承受人。

病人把手放到陪伴者的手臂上，示意叫他停止。他闔了书，把它放在床上。

"打开窗戶，"病人說。

他做了。客車和貨車的喧声，車輪的軋軋声，男人們和孩子

們的叫喚，充滿生气和事业的偉大人群的一切忙碌的声响，混合成为一片深沉的嘈杂声，涌进了房間。在这沙啞而响亮的嗡嗡声之上，时时发出一声狂笑；或者是什么輕狂的人群里面所发出的片片断断的悦耳的歌声，它一下打进人們的耳朵，随后又消失在人的喧嚷声和脚步的践踏声中——这些永无休止的生命之海的巨浪，奔騰冲击，自管自地滔滔前进。在默默的傾听者任何时候听来都是忧郁的声音；在死亡的床边的看守人看来那又是何等的忧郁！

"这里沒有空气，"病人无力地說。"这地方污浊了空气；我多年以前在外面走的时候，外面的空气是新鮮的。但是一过这些墻就变得悶热了。我不能呼吸。"

"我們一同呼吸它有很久了呢，"那老年人說。"别管它吧！"

一陣暫时的沉默，这时两个旁观者走近了病床。病人把他的老难友的一只手拉到自己面前，深情地把它紧握在自己的两手之間，留着不放。

"我希望，"他隔了一会儿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說——声音那么微弱，所以他們把耳朵湊到床上去听他那沒有血色的嘴唇所发出的半有半无的声音——"我希望我的慈悲的裁判者[①]会記住我在世上受到的重罰。二十年，我的朋友，在这可憎恨的坟墓里二十年！我的孩子死的时候我心都碎了，而我連在他的小棺材里吻他一下也不能够。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切喧嘩和扰攘中間的孤独，是非常可怕的啊。上帝寬恕我吧！他看到我的凄凉的、拖了很久的死亡的。"

他合了两手，喃喃地又說了些他們听不出的話，就睡着

① 指教徒所信奉的上帝。

了——仅仅最初是睡着了，因为他們看见他微笑。

他們互相耳語了一会儿，那个看守俯身在枕头上，又連忙縮回。

“他已經得到釋放了，天！——”看守說。

他是得到了。不过他活着的时候已經变得那么像死人，所以他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掉的。

第四十五章

描写塞繆尔·維勒先生和家屬的一場动人的会晤。西克威克先生在他所居住的小世界游历一番，并且决定，將来尽可能少和它打成一片

塞繆尔·維勒先生入獄之后不多几天，一个早晨，用尽心机收拾好主人的房間并且看見他舒服的坐下来埋头于书籍和文件之中以后，就退出来把随后的一两个钟头自己来尽情享受一下。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山姆想到，在戶外喝一品脫黑啤酒一定会使他輕快这么个把钟头，正像沉醉在别的什么小娛乐里一样的。

得出了这个結論，他就走到酒吧間，买了啤酒，并且弄到了“不过是昨天的前一天的”报紙，于是走到九柱戏場子上，在一張板凳上坐了，开始用非常沉着而有法則的态度自得其乐起来。

首先，他喝了一口啤酒提提神，其次，抬头望望一扇窗戶，对在那里剝馬鈴薯皮的一位青年女子丢了一个柏拉图式[1]的眼

①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式恋爱，一般指强調精神結合的恋爱。

風。随后打开报紙，把它折得使警察局的报告露在外面；而这在刮着一点風的时候做起来却是件麻煩而困难的事，所以他完成这項工作之后又喝了一口啤酒。随后，他讀了两行报，突然停止，去看两个快要打完板球的人，那一局完結的时候，他用嘉許的态度喊了一声“很好”，环顾一下旁观者們，探查他們的感覺是否和他自己的相符合。这又包括抬头看看窗戶的必要；因为那青年女子还在那里，所以，再丢一个眼風，并且再喝一口啤酒用演哑戏的手势表示祝她健康，这些普通的礼貌，山姆都做了；而且对一个睜大了眼睛注意到他这种行动的小孩子恶狠狠地皺了皺眉头，就把一条腿架到另外一条上面，双手捧住报紙，开始專心專意地讀起来。

他差不多才使自己平心静气到了那种不可缺少的出神状态，就覺得好像听見老远的过道里有人喊他自己的名字。他一点也沒有搞錯，那名字很快从一張嘴巴傳到另一張嘴巴，几秒钟的工夫空中就充滿了“維勒！”的叫喚。

“在这里！”山姆用洪亮的声音吼叫說。“什么事呀？誰找他！是有专差來說他乡下家里失火嗎？”

“敞厅里有人找你，”一个站在附近的人說。

“当心那报紙和酒壶吧，老朋友，行嗎？”山姆說。“我就来。該死，假使他們喊我上酒吧間，是不可能这么大叫大鬧的。”

山姆說了这話，附带着在那位不知道要寻找的人就在近旁、还在狠命尖叫“維勒！”的青年紳士的头上輕輕一拍，連忙穿过場子，跑上台阶，到厅堂里去。在这里，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东西就是他最心爱的父亲，坐在楼梯最下面的一級上，帽子拿在手里，用他的最大的嗓子叫着“維勒！”每半分钟一次。

“你吼什么？”山姆暴躁地說，那时老紳士剛好又叫完了一

声；“弄得你自已这么滚热，就像一个惹人生气的吹玻璃瓶子的人似的。什么事情呀？”

“啊哈！”老紳士答。“我开始担心你到摄政公园附近散步去了，山姆。”

“得啦！”山姆說，“不要拿貪婪的牺牲品开玩笑了，离开那楼梯板吧。你坐在那里干么？我又不住在那里。”

“我有那样一个大笑話告訴你呢，山姆，”大維勒先生說，站了起来。

“慢一点，”山姆說，“你背后全是白粉。”

“那倒对了，擦掉吧，山姆，”維勒先生說，他的儿子替他撣灰。“在这里假如衣服上带了白粉[①]走来走去，是要让人說閑話的啊，呃，山姆？”

因为說到这里維勒先生露出快要格格大笑的明确无疑的征兆，山姆就插上来加以阻止。

“别响，請你，”山姆說，“世上从来沒有像你这样的一張老画牌[②]。那末，你高兴的什么呀？”

“山姆，”維勒先生說，擦着额头，“我恐怕在这几天中間我会笑得中風了，我的孩子。”

“那末你这为了什么这样呀？”山姆說。“你有什么話要說呢？”

“你想想看，誰和我一道来的，塞繆尔？”維勒先生說，退后一两步，噘着嘴，展开了眉毛。

“派尔？”山姆說。

---

① 由白色塗料轉为掩飾污点之意。作动詞用，为代人开脫掩飾之意。英俗尤指使破产者解除債务，所以維勒先生借此幽默起来。

② 指牌中画着人像的那种，或称花牌。

維勒先生搖搖头，他的紅臉蛋被努力找寻出路的笑意脹得凸出來。

“臉上长着雀斑的家伙吧，也許？”山姆想起來說。

維勒先生又搖搖头。

“那末是誰呢？”山姆問。

“你的后娘，”維勒先生說；幸而他說出来了，否則他的两頰一定会由于那种极其不自然的膨脹不可避免地裂开。

“你的后娘呵，山姆，”維勒先生說，“还有那紅鼻子的人，我的孩子；那紅鼻子的人。嗬！嗬！嗬！”

說了这話，維勒先生捧腹大笑起來！山姆对他看看，带着一种露出牙齿的开朗的笑容，慢慢地那笑散布到整个臉孔。

“他們来和你作一次严肃的談話，塞繆尔，”維勒先生說，擦擦眼睛，“不要把不合人情的債权人的事漏了風声，山姆。”

“什么，他們不知道是誰嗎？”山姆問。

“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父亲答。

“他們在哪里？”山姆說，酬答着老紳士的所有的露齿笑。

“在酒吧間里，”維勒先生答。“找紅鼻子的人可不要到有酒的地方去找；他是不去的罗，塞繆尔——他是不去的。我們今天早上从‘侯爵飯店’来，这一路車子坐得很愉快呵，山姆，”維勒先生說，这时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用音节分明的口气来說話了。“我赶着那匹花斑马，駕了属于你后娘的第一个妈的小双轮车，擺进去一張安乐椅給牧师坐。我一点都不瞎說，”維勒先生带着深深輕蔑的神色說——“我一点都不瞎說，他們搬了一副活动踏脚在我們門口的路上，給他爬上馬車的呢。”

“眞的嗎？”山姆說。

“是眞的呵，山姆，”他父亲答，“我眞希望你看見他上車的时

候有多么紧地握住扶手呢，就像他怕要直挺挺地栽下来跌成几百万原子。不过他到底摇摇摆摆地爬上車了，我們就动身了；而我倒覺得——塞繆尔，我說我倒覺得——我們轉弯的时候他发現顛得有点太厉害哪。”

“什么，我想你是碰巧撞着了一两根街上的柱子吧？”山姆說。

“恐怕是，”維勒先生答，把眼睛連霎一陣，“恐怕是撞着一两根，山姆；他一路上老飞出那安乐椅。”

說到这里老紳士把头来回晃着，发出一陣嗄哑的內在的咕噜噜的声音，附带着面部的一陣猛烈的膨脹和臉上一切器官的闊度突然增加——这些征象使他的儿子吃惊不小。

“不要害怕，山姆；不要害怕，”老紳士說，那是他靠着很大的挣扎和抽筋似的在地上頓了好多次脚、恢复了說話的能力之后說的。“那不过是我正要发出来的一种溫和的大笑罢了，山姆。”

“唔，假如是这样的話，”山姆說，“你頂好还是不要再发出来吧。你会发現它是一种危險的发明呢。”

“你不欢喜嗎，山姆？”老紳士問。

“一点也不喜欢，”山姆答。

“唔，”維勒先生說，眼泪还在从两頰往下滾，“我假如发作完了，那对于我是很大的方便，有的时候就可以使你的后娘和我之間省掉許多話；不过恐怕你是对的，山姆：它太像中風那一类事情了——太像了，塞繆尔。”

这談話把他們带到了酒吧間的門口，山姆在門口停一下，回头对他的还在后面傻笑的可敬的长輩詭秘地瞟了一眼，随即領头走了进去。

“后娘，”山姆說，有礼貌地对那位妇女致敬，“非常感謝到这

里看我。牧师，你好嗎？”

“啊，塞繆尔！”維勒太太說。“这眞可怕呀。”

“一点儿也不呵，媽，”山姆答。“是嗎，牧师？”

史的金斯先生举起两手，翻着眼睛，翻到只看見眼白——不如說是眼黄——但是沒有答話。

“是不是这位紳士害了什么痛苦的毛病？”山姆說，望着他的后娘要求解釋。

“这个好人因为看見你在这里，所以伤心了，塞繆尔，”維勒太太答。

“啊，是这样的，是嗎？”山姆說。“我还担心，由他的样子看来，他是吃最后一根胡瓜的时候忘掉撒胡椒了①。算了吧，先生；駡人并不要額外花錢的，就像国王責駡大臣們的时候說的罗。”

“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像煞有介事地說，“恐怕你并沒有因为吃了官司軟化下来吧。”

“請你原諒，先生，”山姆答，“你賞光說的是什么呀？”

“我担心，青年人，你的本性沒有因为受到这种懲誡变軟了一点吧，”史的金斯先生大声說。

“先生，”山姆答，“你說这話太抬举我了。我希望我的本性不是軟的呵，先生。非常感謝你的好意，先生。”

話談到这里的时候，一种无礼的近乎笑声的声音从老維勒先生所坐的椅子那里发了出来；維勒太太听見了，匆匆考虑了这一切的情景，觉得她有慢慢发作起歇斯底里来的义务。

“維勒，”維勒太太說（老紳士坐在一个角落里）；“維勒！过来。”

---

① 照英人口味，胡瓜不撒胡椒，其味不佳，所以吃得做出鬼相来了。

“非常多謝你，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答；“不过我在这儿很舒服。”

听了这話，維勒太太哇地一声哭了。

“出了什么毛病啦，媽？”山姆說。

“啊，塞繆尔？”維勒太太答，“你的父亲叫我难过呵。难道什么东西对他都沒有益处嗎？”

“你听見沒有？”山姆說，“太太問你，是不是什么对于你都沒有益处。”

“非常感謝維勒太太的客气的探問呵，山姆，”老紳士回答說。“我想一根烟斗对于我是大有好处的，可以通融一下嗎，山姆？”

这时候維勒太太又淌了些眼泪，史的金斯先生哼了起來。

“哈罗！这位不幸的紳士又发病了，”山姆說，看看大家。“你覚得現在毛病在哪里呀，先生？”

“在老地方，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回答；“在老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呀，先生？”山姆問，外表上非常憨直的样子。

“在心里，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答，把他的雨伞压在馬甲上。

听了这句动人的回答，那位完全不能够压制自己感情的維勒太太大声抽噎起来，并且說她深信紅鼻子的人是一个先知；因此大維勒先生就低声大胆地說，他一定表面上是圣西門、而内里边是圣华卡[1]这两者的联合教区的代表。

“恐怕，媽，”山姆說，“这位臉上抽筋的紳士是有点儿口渴了，因为他眼前摆着这种忧郁的景象的关系，是这样嗎，媽？”

---

① 圣西門即圣彼得，或称圣西門·彼得，为十二使徒之一；圣华卡并无其人；英国俚語中“华卡”有“瞎話”或“无稽之談”之意，可見此处之諷刺。

那位可敬的妇人看看史的金斯先生，等着他的答复；那位紳士呢，眼珠乱轉，用右手卡住自己的嗓子，模仿着吞咽的动作，表示他是口渴了。

“恐怕，塞繆尔，他的确是伤心到这种地步了，”維勒太太悲哀地說。

“你是喝慣了什么口味的呀，先生？”山姆答复說。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一切的口味都是无聊的东西呵！”

“太对了；眞是太对了，”維勒太太說，咕咕嚕嚕地哼了一声，并且表示同感地搖着头。

“唔，”山姆說，“我相信也許是的，先生；不过哪一种你觉得是特别无聊的东西呢？你最欢喜哪一种无聊的东西的味道呢，先生？”

“啊，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我是統統輕視的。假使，”史的金斯先生說，“假使它們中間有哪一种比較不那么可憎可恶，那就是叫做甜酒的那种液体了——热的，我的亲爱的青年朋友，还要放三块糖在平底的大玻璃杯里。”

“說起来眞是抱歉得很，先生，”山姆說，“他們偏偏不允許在这里卖这一种特别无聊的东西。”

“啊。这些积习难改的人心多狠呵！”史的金斯先生脫口而出地喊。“啊，这些不人道的迫害者的可詛咒的殘酷呵！”

說了这些，史的金斯先生又翻着眼珠，并且用雨伞拍打着胸口；假使我們說他的憤慨的确是显得非常眞实不假，那对于这位可敬的紳士是完全公道的。

維勒太太和紅鼻子的紳士共同用非常猛烈的态度对这种不人道的习俗加以抨击、并且对它的創設者痛痛快快发泄了种种

虔信而神圣的咒駡之后，后者就提議来一瓶紅葡萄酒，加点儿水、香料和糖，热一热，那末旣有益于胃，尝起来又不像許多别的混合品那样沒味道。因此就吩咐这样去办；在等着的时候，紅鼻子和維勒太太望着大維勒，并且大声叹息。

"喂，山姆，"那位紳士說，"我希望这次愉快的会面能使你感觉得精神提了起来。非常愉快而有益的談話呵，是不是，山姆？"

"你是个墮落的人，"山姆答；"我希望你不要再对我說那些不体面的話。"

維勒先生非但沒有被这种非常正当的回答教导得好些，反而立刻露着牙大笑起来；这不听劝告的行为使那位女士和史的金斯先生都閉起了眼睛，难堪地在椅子里前后摇着；他呢，还趁兴打了几下手势，暗示要捶打和扭那位史的金斯的鼻子；他这么做做手势，似乎給予他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有一次，老紳士几乎被拆穿秘密，因为尼加斯酒[①]送来的时候史的金斯突然一动，使他的头刚好和維勒先生的攢紧的拳头碰上，因为他那拳头伸在离他耳朵不到两吋的地方描摹想像中的空中的爆竹的，已經伸了好一会儿了。

"你干么这样野蛮地伸出手来接杯子？"山姆很机敏地說，"你沒看見你打着这位紳士了嗎？"

"我沒有去打他呀，山姆，"維勒先生說，因为这意外事件的发生多少有点害羞了。

"試一試內服剂吧，先生，"紅鼻子的人带着一副悲哀的臉孔揉着头的时候，山姆說。"你覚得来这么一杯滚热的无聊的东西怎么样呀，先生？"

---

① 即上述用香料、糖等与葡萄酒混合之飲料，为英人尼加斯所創，故名。

史的金斯先生口头上沒有答复，不过他的态度是富于表情的。他尝了尝山姆放在他手里的那只杯子里的东西，把伞放在地板上；又尝了一口，用手輕輕摸了两三次肚子；随后一口气全喝完了，咂着嘴，伸出那只平底杯还要添一点。

維勒太太在痛飲这种混合剂上，也不甘落后。这位好太太开始的时候坚决声明說她一滴也不能沾——后来就喝了一小口——后来就一大口——后来就許多口；她的感情的性质屬于非常容易受强烈的飲料的影响的那一种，她喝一口尼加斯酒就淌一滴眼泪，这样下去，越来越感伤，最后竟然达到了非常可观的可悲的地步。

大維勒先生带着許多鄙夷的表示看着这些情景；当史的金斯先生喝完第二壶同样的东西开始带着悲伤的态度叹气的时候，他就公开表示不贊成这全部行为，說了許多不連貫的杂乱无章的話，只听得出他屡次憤怒地反复說"胡鬧"这两个字。

"我告訴你吧，塞繆尔，我的孩子，"老紳士对他的太太和史的金斯先生目不轉睛地注視了好久之后，凑着儿子的耳朵低声說；"我想你后娘的肚子里一定有什么毛病，那个紅鼻子的人也是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山姆說。

"我的意思是这样呵，山姆，"老紳士答，"他們喝下去的东西好像一点也不滋补。馬上变成了热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你相信我好啦，山姆，那是天生的缺陷呵。"

維勒先生发表这种科学見解的时候做了許多加以証实的皺眉和顚脑袋。維勒太太看見了，她认为是在說她或对史的金斯先生或者他們两位的坏話，正要无休无止地发作下去，这时候，史的金斯先生尽力掙扎着站起来，开始发表一通有教益的演讲

給大家听，特别是給塞繆尔先生听，他用动人的字句严厉地要求山姆在把他投入的罪恶深淵里小心警惕；戒絕一切虛伪和驕傲心；并且一切事情上都要拿他（史的金斯）作榜样，那样的話，他迟早才可能有指望得到这样的可慰的結果，就是說，像他一样，是一个最可敬的和无可責难的人，而他的一切熟人和朋友都是毫无前途地被上帝拋棄的放蕩的可怜虫；这种想法，他說，不能不給予他最大滿足。

他进一步又要求他，首要的是避免醉酒的罪恶，他把那比做猪的污穢习慣，說那些喝在嘴里的有毒的和害人的麻醉药是要偸掉人的記忆的。演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可敬的并且长着紅鼻子的紳士異样地語无倫次了，在他的雄辯的激昂慷慨之中来回地搖晃着，只好抓住椅背来保持直立的姿势。

史的金斯先生并沒有要求他的听众警戒那些假先知和卑鄙的宗教嘲諷者；这些人既沒有解釋宗教的首要的教义的常識，也沒有感受它的首要的原則的心胸，在社会上是比普通的犯罪者更危險的分子；他們必然是欺騙那些天性最軟弱的和最不明事理的人，輕侮和鄙視那应該被視为最神圣的事，并且使許多优秀宗派里的大量善良而端正的人名誉有一部分扫了地；但是，他在椅子背上倚了好久，閉着一只眼，把另外一只大霎而特霎，所以我們假定他是想到这一切的，不过沒有让人知道罢了。

演讲之际，維勒太太在每一段的末尾都嗚咽和哭泣；同时，山姆騎着坐在一張椅子上，把手臂擱在椅背的頂端，抱着极温和而殷勤的态度看着說話的人，时而丟一种賞識的眼光給老紳士，他呢，开头的时候倒很高兴，到了大約一半的时候却睡着了。

"了不得！非常妙！"山姆說，那时紅鼻子的人已經說完，戴上了他的破手套；因此他的手指穿出破洞，指关节也露在外面

了——"非常妙。"

"我希望这对你会有好处，塞繆尔，"維勒太太庄重地說。

"我想会的，媽，"山姆答。

"我但願我能够希望这对你的父亲也会有好处，"維勒太太說。

"謝謝，我的亲爱的，"大維勒先生說。"你覚得那对你自己怎么样呢，我的爱？"

"嘲弄者！"維勒太太喊。

"你簡直是瞎子摸黑呀！"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說。

"假如我不能弄到比你的月亮光更好的光明，我的可珍貴的人呵，"大維勒先生說，"那末很可能我会一直继續赶夜車，直到完全离开了大路。那末，維勒太太，假如斑馬还在馬房尽挺下去的話，我們回去的时候它就什么也挺不住了，說不定那只安乐椅連同坐在里面的牧师会一道翻身撞上什么树籬了。"

听了这种假設，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显然大为惊恐，連忙拿起帽子和雨伞，提議立刻出发；維勒太太也同意。山姆陪他們走到看守閒的大門口，于是合乎礼节地告别了。

"别了，塞繆尔，"老紳士說。

"什么别了？"山姆問。

"得，那末再会吧，"老紳士說。

"啊，你就是指的这个呵，是嗎？"山姆說，"再会了！"

"山姆，"維勒先生低声說，小心地四面望望；"替我問候你的东家，告訴他，假如他把这里的事情想通了，就通知我吧。我和一个家具匠想出一个弄他出去的方法。一架鋼琴，塞繆尔——一架鋼琴！"維勒先生說，用手背拍着儿子的胸膛，自己退后一两步。

“你讲的是什么?”山姆說。

“一架鋼琴呵,塞繆尔,”維勒先生答,态度更神秘了,“他可以租一架来的;一架不能彈的,山姆。”

“那有什么好处呀?”山姆說。

“让他叫我的朋友家具匠弄回它来,山姆,”維勒先生答。“現在你懂了沒有?”

“不懂,”山姆答。

“里面沒有机器呵,”父亲小声說。“把他装在里面不成問題,連他的帽子和鞋子都在內,从腿中間呼吸,那是空的。准备好了到美国去的船票。美国政府决不会放棄他的,只要他們发現他有錢花,山姆。让东家留在那里,等巴德尔太太死掉,或者等道孙和福格受了絞刑,后面这一件事情我想是頂可能先发生的,山姆;然后再让他回来,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书,那就可以把用掉的錢都賺回来还不止了,假如他把他們痛駡个够的話。”

維勒先生用非常热心的耳語声說了他的計划的草率的要点;随后,好像怕再談下去会削弱这令人心惊的消息的效果,就行了一个馬車夫的敬礼走掉了。

山姆剛剛使被他的尊长的秘密消息所大为扰乱的脸孔恢复了平常鎮靜状态,匹克威克先生就向他招呼了:

“山姆,”那位紳士說。

“先生,”維勒先生答。

“我要在监獄里兜个圈子走走,我希望你跟着。我看見一个我們认識的犯人走过来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着。

“哪一个,先生?”維勒先生問;“那个戴假发的紳士嗎,还是那个穿长統袜的有趣的俘虏?”

“都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你的一个更老的朋友,

山姆。"

"我的朋友，先生？"维勒先生喊。

"那位绅士你是记得很清楚的，我敢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否则，你就比我所想象的更不关心你的旧相识了。别响！一句话也别说，山姆——一个字也别说。他来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的时候，金格尔先生走来了。他看来没有先前那么可怜相了，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衣服，那是靠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帮助从当铺里赎出来的。他并且还穿着干净衬衫，头发也剪过了。然而他非常苍白和瘦削；当他拄着一根手杖慢慢地象爬一样地走过来的时候，很容易看出他曾经遭受疾病和穷困的严重磨难，现在仍然非常衰弱。匹克威克先生招呼他的时候，他脱了帽子，并且看见了山姆·维勒似乎很卑屈和羞惭。

紧跟在他后面走来的是乔伯·特拉偷先生，在他的罪恶目录里，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对伴侣缺乏忠诚和依恋这一条的。他仍然是又褴褛又污秽，但是他的脸已经不大象前几天初遇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时候那样的塌陷了。他对我们的仁慈的老朋友脱下帽子的时候，含糊地说了些不连贯的感激话，咕噜着救他免于饿死什么的。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和山姆跟在后面吧。我要和你谈谈，金格尔。你不扶着他能走吗？"

"自然，先生——不成问题——不要太快——腿发抖——头发晕——尽兜圈子——象地震似的感觉——非常象。"

"喂，把手臂伸给我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不，"金格尔答；"不可以的——还是不那样的好。"

"胡说，"匹克威克先生说；"倚住我吧，我要求你，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看见他又窘又兴奋，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就直

截了当用自己的胳臂挽住那害病的江湖戏子的手臂，扶着他走，一句話也不再提。

在这全部时間里，塞繆尔·維勒先生所显露的是想像力所能描繪的最不可遏制的和撩动人心的惊訝表情。他在极度的沉默中从乔伯看到金格尔、又从金格尔看到乔伯之后，輕輕地喊着“唔，我眞見鬼了！”并且重复了至少有二十遍，这之后，似乎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又在默默的迷惑之中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来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回头看看。

“来了，先生，”維勒先生答，机械地跟着他的主人；还是目不轉睛地望着在他旁边默默走着的乔伯·特拉偸先生。

乔伯把眼光盯着地上，好一会儿。山姆呢，因为紧盯着乔伯的臉，就老撞上走路的人，碰着小孩子，給楼梯和栏杆绊得东倒西歪似乎完全不知不覺，直到乔伯偸偸抬起头来說：

“你好嗎，維勒先生？”

“正是他呀！”山姆喊；确认无疑地驗明了乔伯的正身之后，就拍了拍大腿，打了一声又长又尖銳的唿哨来发泄他的感情。

“我的情形已經改变了，先生，”乔伯說。

“我想是的吧！”維勒先生大声說，怀着毫不掩飾的惊奇打量着他的同伴的破衣服。“倒不如說坏了，特拉偸先生，就像那位紳士把一只好好的半个銀币换了成問題的西先令六便士吉利錢[①]的时候說的罗。”

“的确是，”乔伯回答說，摇着头。“現在是不可能欺騙了，維勒先生。眼泪，”——乔伯带着轉瞬之間的狡猾神情說——“眼泪

① 吉利錢是一种藏于袋中不用的镍币。

幷不是困苦的唯一的証据，也不是最好的証据。”

“可不是，”山姆富有表情地回答說。

“它們也許是假装的，維勒先生，”乔伯說。

“我知道嘛，”山姆說；“眞的，有人永远把它們預先装好，在願意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塞子拔开。”

“是的，”乔伯答；“不过这类事情也不是很容易假装的呢，維勒先生，而且装起来是很痛苦的事情呀。”他說了之后，指着他的病容的塌陷的两頰，幷且卷起衣袖露出一只好像一碰骨头就会断的手臂；它在薄薄的皮肉的掩盖之下显得多么突出和脆弱呵。

“你怎么折磨起你自己来了？”山姆答，吓得往后退。

“什么也沒有做呵！”乔伯答。

“什么也沒有！”山姆像回声似的說。

“过去好多星期我一点事情也沒有做，”乔伯說；“吃喝也几乎沒有。”

山姆对特拉偸先生的瘦臉和破衣服总括起来一瞥，随后，抓住他的膀子，使用暴力拖他向别处走。

“你上哪儿去呀，維勒先生？”乔伯說，徒然在他的老仇敌的有力的掌握之下掙扎着。

“来呀，”山姆說；“来呀！”他不作任何解釋，一直拖他到酒吧間里，叫了一瓶黑啤酒；酒很快拿来了。

“喂，”山姆說，“喝了吧，一滴都不要剩；喝了把酒瓶翻过来，让我看看你把酒喝下去了。”

“但是我的亲爱的維勒先生，”乔伯抗辯說。

“喝下去，”山姆强制地說。

受到这样的訓誡，特拉偸先生就把壶举到唇边，于是輕輕地和几乎覚察不出地一点一点使它在空中傾斜下去。他停頓了一

次，喘一口长气，只此一次，而且并沒有从酒壶上抬起脸来，随后不久，他就伸直了胳臂把酒壶举出去，底朝上。沒有什么落在地上，除了很少的几点泡沫，慢慢地脫离壶边，懶洋洋地滴下去。

"干得好，"山姆說。"你这么一来觉得怎样了？"

"好些了，先生，我想我好些了，"乔伯回答說。

"当然的罗，"山姆好发議論地說。"就像往气球里打气；我用肉眼也看得出你这么一来胖些了。再来这么一下，你說怎么样？"

"我想不用了，我非常感謝你，先生，"乔伯回答說——"真是不用了。"

"好，那末你說来点吃的怎么样？"山姆問。

"多謝你的可敬的东家，先生，"特拉偸先生說，"在三点差一刻的时候我們已經吃过半只羊腿了，那是烤的，下面放着馬鈴薯，省得煮。"

"什么！他在供养你們嗎？"山姆加强語气問。

"他在供养，先生，"乔伯答。"还不止这样呢，維勒先生；我的主人病得很重，他替我們弄了一个房間——以前我們是在狗窩一样的房子里——替我們出房錢，先生；在夜里什么人也不知道的时候来看我們。維勒先生呵，"乔伯說，这次眼睛里眞含着眼泪了，"我情願服侍这位紳士，直到我倒在他脚下死掉。"

"我說呀，"山姆說，"对不起，我的朋友——别提这話！"

乔伯·特拉偸吃惊了。

"别提这話，我告訴你，青年人，"山姆坚决地重复說。"除了我，沒有人能服侍他。我們現在說到这里，我就让你再知道一个秘密吧，"維勒先生付啤酒賬的时候說。"你注意，我从来沒有听說过，也沒有在小說上讀到过，也沒有在画上見过什么穿紧身褲

和打綁腿的安琪儿——連戴眼鏡的也沒有，照我記得的，虽說同那样打扮相反的东西倒也許有的——不过，乔伯·特拉偷，你記住我的話，虽然如此，他却是一个眞正徹头徹尾的安琪儿；我倒要看看，有誰敢对我說他知道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呢。”說着这样挑战的話，維勒先生把找头放进旁边的一个小口袋里扣好了；順便做了許多表示确信的点头和手势，就出发寻找話中的那个人了。

他們发現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尔在一起，很恳切地談着，对于聚集在板球場上的人群一眼也不看；那一堆堆的人群是很混杂的，很値得看一看，假使有那份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的話。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时山姆和他的同伴走近了，“你要看看你的健康变得怎么样，同时你想一想吧。你覚得自己胜任这項工作的时候，就把意見写出来給我，我考虑了之后就和你討論。現在你回房間去吧。你累了，你还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呢。”

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昔日的活潑勁儿一点都沒有了，連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困境中第一次无意間碰見他的时候他装出来的那点悲伤的愉快勁儿也沒有了——不声不响地深深鞠了一躬，示意乔伯不必現在就跟着他去，于是爬一样地慢慢走了。

“奇怪的場面呵，是嗎，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掉头看看說。

“非常奇怪，先生，”山姆答。“怪事层出不穷，”山姆自言自語加上一句，“假如那个金格尔不是在干洒水車那一类的事情，那我就大錯而特錯！”

弗利特监獄的这一部分，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那里的由

墻壁圍成的場子，恰好寬闊得足够做一个板球場：一边当然就是圍墻，另外一边是监獄的一部分——这里正对着（或者不如說假使沒有圍墻的話就是正对着）圣保罗大教堂。許多的負債者，带着种种百无聊賴的神态在那里蕩着或坐着，他們之中的大部分是在监獄里等待上破产法庭去被宣告"垮台"的日子，而另外一些却已經在那里拘押了一期又一期，尽可能在虛度岁月。有几个襤褸不堪，有几个穿得漂漂亮亮，污穢的很多，清洁的很少；但是全都像动物園里的野兽一样沒精打采，在那里懶洋洋地閑蕩瞎混，和偸偸摸摸地走动着。

有許多人在懶洋洋地靠在俯瞰运动場的那些窗戶口；有的在和下面熟人鬧嚷嚷地談話，有的在和下面的一些鹵莽的擲球手玩球；另外一些在看着人家打板球，或者注意着报分数的孩子們。污垢的、穿着塌跟鞋的女人們在通到位于場子一角的厨房去的路上来来去去；另外一个角落里，孩子們叫着、打着和玩着；球柱的翻滚和玩球的人們的叫喚，和不斷地和这些以及其他千百种声音混杂着；完全是一片喧嘩和騷乱——除了几碼之外的一个可怜的小棚子里，那里寂靜而可怖地停着昨天夜里死掉的高等法院犯人的尸体，等候着驗尸的作弄。尸体！这个法律家的术語所指的就是构成活人的一切忧虑、爱恋、希望和悲苦之动乱迴旋的总体呵。法律占有了他的身体；它現在停在那里，裹着尸衣，作为法律的大慈大悲的庄严的見証。

"你要去看看使用嗓子的鋪子嗎，先生？"乔伯·特拉偸問。

"你說的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反问。

"使用嗓子鋪子呵，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

"那是什么呢，山姆？鳥店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上帝保佑你，不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說；"鋪子，先生，就

是卖燒酒的地方呀。”于是乔伯·特拉偸先生簡单地解釋說，任何人都不可以把燒酒拿进债务人监獄，違犯者要受重罰；而这种商品却是拘禁在里面的女士們和紳士們所极其看重的：所以不知哪个投机的看守，为了某种进賬的原故，默許两三个犯人零售杜松子酒这种受寵爱的东西，为了使他們自己落点好处。

“这个办法，先生，已經逐漸推广到所有的債务人监獄里了，”特拉偸先生說。

“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山姆說，“除了送錢給看守的，无論誰想做这种坏事，看守們都非常当心地加以禁止，所以有时报紙上称贊他們的机警呢；这有两种結果——吓得别人不敢做这生意，和抬高他們自己的品格。”

“完全是这样的，維勒先生，”乔伯說。

“对，但是这些房間沒有被搜查，看看有沒有燒酒藏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說。

“当然搜查过的罗，先生，”山姆答；“不过看守們事先就知道了，通知了叫叫儿，你去看的时候大約只好暗自在肚子里叫叫罢了。”

这时，乔伯已經敲了一扇門，有一位蓬头的紳士开了，他們走进去之后他又把門閂了，于是咧开嘴巴露齿一笑；乔伯报之以同样一笑，山姆也是：匹克威克先生呢，覺得人家或許希望他也如此，就一直微笑到这会晤的末了。

蓬头的紳士似乎对于他們的交易上的这种无言的宣布頗为滿意；从他的床下拿出一只扁平的石头甕子，那大約可以装两夸尔，从里面倒出三杯杜松子酒，乔伯·特拉偸和山姆用非常熟练的态度喝了下去。

“还要嗎？”那位叫叫儿紳士說。

"不要了，"乔伯·特拉偸答。

匹克威克先生付了錢，門拔了閂，他們走了出来；洛卡先生剛好走过，蓬头紳士对他友善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从这里走出之后，游遍了所有的过道，上下了所有的楼梯，又重新在院子里各处兜了一圈。监獄的居民們大体上似乎全是弥文斯、史門格尔、牧师、屠夫和腿子的重重复复。在每个角落里，都是同样地污秽，同样地騷乱和喧嚣，有同样的共同特征；在最好的方面或最坏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整个的监獄似乎是不安定而騷乱的，而人們来来去去地爬过、掠过，好像不安的睡梦中的黑影。

"我看够了，"匹克威克先生投身于自己的小房間里的一只椅子上的时候說。"这些景象叫我头痛，我的心也痛。从此以后我要做我自己房間的囚犯了。"

匹克威克先生頑强墨守着这个决定。整整三个月，他都是整天关在房里；只在夜里偸偸地出去呼吸空气，那时候他的同獄的难友們大部分已經睡在床上或者正在房間里纵酒。他的健康显然开始因为严密的监禁而受損害了；但是，无論潘卡和他的三位朋友的屢次請求，或者塞繆尔·維勒先生的更加常常提出的警告和劝誡，都不能使他把頑强的决定改变絲毫。

第四十六章

記述微妙的感情的一幕动人的情景，連带着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所做的趣事

在七月末一周的一天，有一辆单馬双輪出租馬車，号头不

辟，在高斯維尔街上疾馳而行；除了車夫，还有三个人挤在里面，車夫呢，当然是坐在他所特备的那个旁边的駕駛座上；在帷幕上面，挂着两条披肩，显然是屬于坐在帷幕下面的两位瘦小的潑妇相的妇女的；她們之間藏着一位紳士，被压縮在很小的范圍之內，他的神态又迟鈍又馴順，每次鼓起勇气来說話，总被上面所提的那两位潑妇相的妇女之一所打断。这时候，两位潑妇相的妇女和那位迟鈍的紳士正在向車夫发互相矛盾的命令，目的都是要他把車子开到巴德尔太太門口，不过迟鈍的紳士反对并且公然違拗两位潑妇相的太太的意見，认为那大門是綠色的而不是黃色的。

"停在綠色大門的房子面前，开車的，"迟鈍的紳士說。

"啊！你这頑固的人！"潑妇相的太太之一叫喚說。"車夫，到黃色大門的房子面前去。"

听了这話，那位在綠色大門的房子面前突然使勁勒住馬、因而把馬拉得如此之高几乎使它跌进車子来的馬車夫，就让那牲口的前腿重新落了地，按繮不动。

"我到底要到哪里？"車夫問。"你們自己先弄清楚吧。我要問的一句話就是哪里？"

这时候爭执又更加剧烈地开始了；那匹馬被一个蒼蝇在鼻子上麻煩着，馬車夫就根据抗激法[1]的原則，仁慈地利用閑暇时間抽它的头。

"多数就是胜利，"潑妇相的太太之一終于說了。"黃色大門的房子，車夫。"

单馬双輪車冲向黃色大門的房子，"弄出"——照潑妇相的

① 抗激法或譯反对刺激法，实不甚妥；其意为刺激外部以求內部痛苦之解除，或刺激某一生理系統以解除另一生理系統之痛苦。

太太之一得意洋洋所說的——“眞比坐了自备馬車来还要神气的声响”，于是車夫下車扶了两位太太出来以后——但是，从一扇窗戶里伸出来的托馬斯·巴德尔少爷的小小的圓腦袋，却在离开几家的一所房子里，那是紅色的大門。

“气人，”上面說的那位潑妇相的太太說，对迟鈍的紳士拋了一道令人畏縮的眼風。

“我的亲爱的，那不是我的过錯呵，”那紳士說。

“不要跟我說話，你这人，不要跟我說，”那位太太斥責說。“紅色大門的那所房子，車夫。啊！假使世上有一个女子受着一个凶恶的人的折磨，他把利用一切机会在陌生人面前羞辱他的妻子当作得意的事，假使世上有这样的女子，那就是我！”

“你自己应該害羞呵，賴得尔，”另外一位瘦小的女人說，她不是别人，正是克勒卒斯太太。

“我做了什么呀？”賴得尔先生問。

“不要对我說話，不要开口，你这畜生，不要害我火起来，忘記了我的教規来打你，”賴得尔太太說。

这段对話进行着的时候，車夫极其丢人地用韁绳拉着馬走到紅門的房子面前，巴德尔少爷已經把門打开了。这是一种下賤而低三下四地到一个朋友家去的派头呵！不是牲口带着满腔的火气和勁头冲到門口；不是車夫一跃而下；不是砰砰地敲門；不是直到最后一瞬間才嚓地一声拉开了帷幕，免得太太們坐在風口里，然后車夫把披肩递上去，仿佛他是一个私人馬車的車夫！風头完完全全减色了——比徒步走来还乏味。

“喂，湯姆，”克勒卒斯太太說，“你的可怜的好媽媽怎么样呀？”

“啊，她很好，”巴德尔少爷答。“她在前客厅里——預备好

了，我也預备好了，我。"說到这里，巴德尔少爷把两只手向口袋里一插，从門口的台阶的最下一級跳下去，又跳上来。

"还有别人同去嗎，湯姆？"克勒平斯太太說，整理着长披肩。

"山得斯太太要去的，"湯姆答，"我也去，我。"

"呸，这孩子，"瘦小的克勒平斯太太說。"他只想到自己。喂，湯姆，亲爱的。"

"唔，"巴德尔少爷說。

"还有誰去呀，宝貝？"克勒平斯太太用籠絡的态度說。

"啊，洛杰斯太太要去的，"巴德尔少爷回答，他說这个消息的时候把眼睛睁得非常大。

"什么！是租了房子的那个太太嗎！"克勒平斯太太脫口而出地喊。

巴德尔少爷把手向口袋里插得更深些，点了恰恰三十五次头，表示正是那位女房客，不是别人。

"哎呀！"克勒平斯太太說。"今天的集会可眞好。"

"啊，你假使知道碗橱里有什么东西，你就会这么說了，"巴德尔少爷回答。

"什么东西呢，湯姆？"克勒平斯太太用哄騙的口气說，"我知道，你会告訴我的，湯姆。"

"不，不告訴你，"巴德尔少爷答，摇着头，又跳到最下一級上。

"呸，这孩子！"克勒平斯太太咕嚕說，"多惹人生气的一个小坏蛋！来吧，湯姆，告訴你的亲爱的克勒貝吧。"

"母亲說我不能告訴的，"巴德尔回答說，"我要去吃点呢，我。"在这种展望的鼓舞之下，这个早熟的孩子用更大的勁玩起

他的幼稚的脚踏水車来①。

这样对一个幼年的孩子进行盘問的时候，賴得尔先生和太太正和馬車夫为了車錢討价还价，結果对車夫是有利的，賴得尔太太气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嗳呀，瑪丽·安什么事情呀？”克勒平斯太太說。

“簡直使我全身都发抖了，貝特賽，”賴得尔太太答。“賴得尔不像一个男子汉；他什么都不管。”

这对于不幸的賴得尔先生簡直是不公平的，爭吵剛一开始他就被他的好太太推在一边，并且专横地命令他閉嘴。然而他沒有得到为自己辯护的机会，因为賴得尔太太显出了明显的要昏暈的象征；这被客厅窗口的人看見了，于是巴德尔太太、山得斯太太、女房客和女房客的女僕都慌慌張張冲出来，把她抬进屋里；同时全都異口同声地說着許多怜惜和慰問的話，好像她是尘世上最痛苦的人之一。把她抬进前客厅之后，把她安置在一張沙发上；那位从二楼来的太太跑上了二楼，带回一瓶揮发盐，于是紧紧抱住賴得尔太太的頸子，用非常合乎女人的那种温柔和怜爱，把那瓶子凑在她的鼻子下面，直到那位夫人挣扎了好多次，終于甘心申明她是确实好些了才罢。

“啊，可怜的人！”洛杰斯太太說，“我知道她的心情的，知道得太清楚了。”

“啊，可怜的人！我也知道的，”山得斯太太說。于是所有的女人異口同声地叹息，并且說她們知道那是什么心情，而她們真的从心里可怜她呢。連女房客的小女僕，只有十三岁大，三呎高，都喃喃地表示同情。

---

① 脚踏水車原为西欧古时獄中处罰犯人作苦役之用。此处或者指巴德尔在阶石上跨上跨下好像踏水車。

“不过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巴德尔太太說。

“噯，是什么事情使你心乱了呀，太太？”洛杰斯太太問。

“我被弄得心乱如麻啊，”賴得尔太太带着譴責的态度回答說。因此太太們都对賴得尔先生投射憤慨的眼光。

“唉，事实上是，”那位不幸的紳士說，走近一步，“我們在这門口下車的时候，跟那单馬双輪車①的車夫发生了一点爭执，”——說到单馬双輪的时候他的妻子发出了一声又高又尖的叫喚，使得下面的解釋都听不見了。

“你最好还是让我們来安慰她吧，賴得尔，”克勒平斯太太說。“你在这里她永远不会好的。”

所有的女人都同意这意見；所以賴得尔先生就被推出了房間，敎他到后院呼吸呼吸空气，他这样做了大約一刻钟光景，那时巴德尔太太来了，带着庄严的臉色对他說，現在他可以进来，但是对待他太太要非常当心。她知道他并不是存心不善；不过瑪丽·安身体很不强健，他假使不小心謹愼，他会无意中失掉她的，那就造成他以后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回忆了，等等。这一切，賴得尔先生极順从地听着，随即带着极其像羔羊似的神态回到客厅里。

“噯，洛杰斯太太，”巴德尔太太說，“还沒有給你們介紹过呢，夫人！賴得尔先生，夫人；克勒平斯太太，夫人；賴得尔太太，夫人。”

“——她是克勒平斯太太的姊妹，”山得斯太太加以提示。

“啊，是么！”洛杰斯太太端庄有礼地說；因为她是房客，而她的女僕在旁边侍候着，所以她是庄严多于亲密，才适合她的地

① 单馬双輪車是出租馬車里最“沒有派头”的，所以說不得。

位。"啊，是么！"

賴得尔太太甜蜜地微笑，賴得尔先生鞠躬，克勒平斯太太說，"她确信她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被一位她久聞大名的叫做洛杰斯太太的女士所认識"——上述的女士优雅而謙虛地接受了这句恭維。

"喂，賴得尔先生，"巴德尔太太說；"我相信你应該觉得非常光荣，因为你和湯姆是一路护送着这許多太太上罕普斯德的西班牙花园去的仅有的两位紳士。你想他应不应該呢，洛杰斯太太啊？"

"啊，当然啦，夫人，"洛杰斯太太答。她說了之后，所有其他的太太都响应說，"啊，当然啦。"

"我当然感觉得光荣啊，夫人，"賴得尔先生說，搓着手，露出一点儿略为起劲的傾向。"眞的，說老实話，我說，我們一路坐着单馬双輪車——"

又听到这个喚起許多痛苦回忆的字眼的时候，賴得尔太太就又把手絹捂到眼睛上去，并且发出一声半遏制的尖叫；因此巴德尔太太对賴得尔先生皺皺眉头，示意他最好还是不要再开口，并且装模作样地叫洛杰斯太太的女僕"开席"。

这是把壁橱里藏着的財宝陈列出来的信号，財宝包括許多盘橘子和餅干，一瓶陈得浮上渣滓的紅葡萄酒——是一先令九便士买来的——还有一瓶十四便士的有名的东印度白葡萄酒，这些都是为了招待那位女房客預备的，它們使在座的每个人都无限地滿意。克勒平斯太太的脑子里曾經一度被引起很大的惊慌，因为湯姆企图叙述怎么盘問他关于当时正要出場的那些食品的情形（幸而这一企图一开始就被半杯陈得浮起渣滓的"噎住"而打消，他的小生命因此发生了几秒钟的危險呢），之后，大伙

儿就动身去雇一輛到罕普斯德的驛車。車子不久就雇到，两个钟头之內全体安全抵达西班牙花园的"花园茶座"，在那里，不幸的賴得尔先生的第一个举动就几乎使他的好太太旧病复发：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他叫了七客茶，而实际上（正如女太太們異口同声說的），让湯姆喝任何人或每个人杯子里的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茶房不看着的时候就是了，那就可以省掉一客茶錢，而茶却一样喝得很舒服！

然而，沒有办法了，茶盘端来了，七只茶杯和茶托，面包和牛油如数。巴德尔太太被一致推为主席，洛杰斯太太坐在她右手，賴得尔太太在左手，于是这頓吃喝愉快而輕松地进行了。

"哎呀，乡村眞是可愛呀！"洛杰斯太太慨叹地說；"我簡直願意我永远住在乡下。"

"啊，你不会欢喜这样的，夫人，"巴德尔太太連忙回答說；因为就房东的立場而言，鼓励这种念头是一点儿沒有好处的；"你不会欢喜的，夫人。"

"啊！我想你不会满足于乡村的，因为你太活潑、人緣太好了，夫人，"矮小的克勒平斯太太說。

"也許是的，夫人。也許是的，"那位二楼的房客叹气說。

"孤独的人們，沒有人关心或者沒有人照顾，或者他們精神上受了伤害，或者这一类事情，"賴得尔先生說，提起了一点兴致，一面說一面看看大家，"乡村对于他們的确是非常好的。人們都說，乡村是适合于受了伤害的精神的呵。"

唉，这不幸的男子，他不管說什么也要比說这样一句話好呵。巴德尔太太听了，当然就哭起来了，并且要求立刻带她离席；看見这种情形，那深情的小孩子也开始极其悲伤地号啕大哭起来。

"有人相信嗎，夫人，"賴得尔太太恶狠狠地对二楼房客大声

叫着説，"一个女人会嫁給这样一个不像男子汉的东西，像这样随时随刻玩弄女人的感情，夫人？"

"我的亲爱的，"賴得尔先生抗辯説，"我的話一点沒有什么用意呵，我的亲爱的。"

"沒有用意！先生，"賴得尔太太重复他的話説，带着很大的鄙夷和輕蔑。"滚开。我看見你就受不了，你这畜生。"

"你可不要使自己激动呀，瑪丽·安，"克勒平斯太太插上来説。"你眞要顾到自己的身体，我的亲爱的，但是你永远也不。你走开吧，賴得尔，好人，否則你只是害她生气。"

"你最好是一个人去喝你的茶吧，先生，"洛杰斯太太説，又应用那醒药瓶子了。

那位依照习慣在忙着吃面包和牛油的山得斯太太也表示了同样意見，賴得尔先生就靜靜悄悄地走开了。

这之后，那位抱起来已經太大一点的巴德尔少爷，大閙了一陣鉆到母亲怀里；他在这行动中間把靴子伸上了茶桌，在杯子和茶托中間引起了一些扰乱。不过那在妇女們中間有傳染性的昏厥的毛病是难得持久的；所以，当他被好好地吻了一陣，并且稍稍哭了几声之后，巴德尔太太恢复了平靜，把他放在地上，納悶她自己剛才怎么这样傻，又斟了些茶。

就在这时候，听見由远而近的車輪声，太太們抬头一看，看見一辆出租馬車停在花园門口。

"又来了朋友！"山得斯太太説。

"是一位紳士，"洛杰斯太太説。

"噯，要不是杰克孙先生，那个从道孙和福格那里来的青年人才怪呢！"巴德尔太太喊。"噯呀！匹克威克先生是一定不肯付賠償費的。"

"或者求婚呢！"克勒平斯太太說。

"嗳呀，那位紳士怎么这么慢騰騰的！"洛杰斯太太喊，"他干么不快一点？"

太太們說这些話的时候，杰克孙先生对一位剛从車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楷木棍子、纏着黑綁腿的衣衫襤褸的人在說什么，說了之后，他才轉身向她們坐着的地方走来；一边走一边把他的头发沿着帽子边盘好。

"有什么事嗎？发生了什么事情嗎，杰克孙先生？"巴德尔太太急切地說。

"什么也沒有，夫人，"杰克孙先生答。"好嗎，女士們？我得請你們原諒，女士們，原諒我打扰——不过我是为了法律，女士們，法律。"杰克孙先生嘴里这样道歉，微微一笑，朝着大家鞠一躬，又把头发掠一掠。洛杰斯太太悄悄地对賴得尔太太說他眞是一个文雅的青年人。

"我到高斯維尔街去拜訪，"杰克孙接着說，"听女僕人說你在这里，就雇了馬車来了。我們的先生們請你馬上就到城里去呢，巴德尔太太。"

"天呀！"那位女士脫口喊道，听見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吃一惊。

"是呀，"杰克孙說，咬着嘴唇。"是非常重要而紧急的事情，无論如何不能耽誤。的确的，道孙明明白白地对我这样說，福格也这么說。我特地留了馬車，好让你坐着回去。"

"多奇怪呀！"巴德尔太太喊。

太太們承认那是非常奇怪的事，不过一致认为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否則道孙和福格不会派人来；而且，既然事情急迫，她就应該立刻上道孙和福格那里去。

被自己的律师这样急得要命地寻找，这是相当使人驕傲和得意的；这一点，对于巴德尔太太决不是不中意的事，尤其是因为可以入情入理地推测到这件事会使她在二楼房客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她假笑了一笑，装出极其心烦和疑惑的神情，而終于得出这样的結論，說她想她必須去一次。

“不过你走了这么一趟不要吃点东西嗎，杰克孙先生？”巴德尔太太劝誘地說。

“嗳，的确沒有多少时間可以耽擱了，”杰克孙答；“并且我这儿有一个朋友，”他继續說，朝那拿着楷木棍子的人那边看看。

“啊，請你的朋友过来吧，先生，”巴德尔太太說。“請你叫你的朋友来吧，先生。”

“啊，謝謝你，我想不用了，”杰克孙先生說，态度有点不安。“他不大习慣和太太們交际，那使他害羞。假使你叫茶房拿点不掺水的酒給他，他不会馬上喝下去的，不会的呢！——不信試試看！”杰克孙先生說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手指有趣地繞着鼻子轉着，提醒他的听众他的話是譏諷口气。

茶房馬上被派到害羞的紳士面前，害羞的紳士喝了点什么；杰克孙先生也喝了点，太太們为了款待客人也喝了点。然后杰克孙說恐怕是动身的时候了；听了这話，山得斯太太、克勒平斯太太和湯姆（他們是被安排了陪伴巴德尔太太的；其余的留給賴得尔先生照应和保护）都上了馬車。

“伊薩克，”巴德尔太太正預备上馬車的时候，杰克孙說了，抬头看看坐在駕駛座上抽雪茄的带楷木棍子的人。

“唔。”

“这就是巴德尔太太。”

“啊，我知道，早就知道了，”那人說。

巴德尔太太上了車，杰克孙先生跟着上了車，他們就走了。巴德尔太太忍不住把杰克孙先生的朋友所說的話左思右想起来。机伶的家伙呵，这些吃法律飯的人：天啊，他們多么会认人呵！

“訴訟費是討厌的事，不是嗎？”杰克孙說，那时候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都睡着了；“我是說你的訴訟費的賬单呵？”

“他們拿不到这笔錢我很抱歉，”巴德尔太太答。“不过，假使你們这些搞法律的紳士做这些事情是投机，那末你們一定会时常受到損失的，你知道。”

“我听說，你在审判之后給了他們一張你的訴訟費总数的承认字据，”杰克孙說。

“是的。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巴德尔太太答。

“当然罗，”杰克孙冷冷地回答。“完全是一种形式，完全是。”

他們继續前进，巴德尔太太睡着了。过了些时，馬車一停把她惊醒了。

“天啊！”这位太太說。“我們到了弗利曼法庭嗎？”

“我們沒有走那一步，”杰克孙答。“請下車吧。”

还沒有十分清醒的巴德尔太太照着做了，那是个奇怪地方：——一堵高墙，正中有一扇大門，里面点着一盞煤气灯。

“喂，女士們，”拿棒木棍子的人叫，探头往馬車里看看，推醒山得斯太太，“来吧！”山得斯太太喊醒她的朋友，下了車。巴德尔太太倚着杰克孙的胳臂，手拉着湯姆，已經走进了大門口。她們也跟进去。

他們走进的房間比大門还要古怪。那么多的男人站在那里！而且他們那样直眉瞪眼的！

“这是什么地方呀?”巴德尔太太問，站住脚。

“不过是我們的一个公共机关罢了，”杰克孙答，催促她穿过一道門，并且回头看看别的太太們是否跟着来了。“当心点，伊薩克!”

“妥妥当当的，”拿襤木棍子的人回答。門在他們后面沉重地关起来了，他們走下一小段台阶。

“我們到底到了。万事大吉，巴德尔太太!”杰克孙說，兴高采烈地四面看看。

“你是什么意思呀?”巴德尔太太心里七上八下地問。

“是这样，”杰克孙答，把她拉到一边;“不要怕，巴德尔太太。再沒有比道孙更高明的人，太太，再也沒有比福格更仁慈的人了。公事公办，强制你来付訴訟費那是他們的責任。但是他們亟力避免使你的感情受刺激。你回想一下事情办得这样漂亮，心里多么安慰呢！这是弗利特监獄，夫人，祝你夜安，巴德尔太太。夜安，湯姆!”

杰克孙同那拿襤木棍子的人匆匆走掉的时候，另外一个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手里拿着一把钥匙的人就来領那位手足无措的女性从另外一小段台阶走进一道門。巴德尔太太拚命大叫起来;湯姆吼起来;克勒平斯太太縮做了一团;山得斯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脚就跑。因为，在那里站着受了損害的匹克威克先生，他是夜里出来透透空气;他旁边倚着塞繆尔·維勒。山姆看見巴德尔太太，带着有意挖苦的尊敬脱一脱帽子，而他的主人憤憤然地掉头而去了。

“不要为难这个女人，”看守对維勒說;“她是剛进来。”

“犯人!”山姆說，連忙戴好帽子。“原告是誰呀?为了什么呀?說吧，老朋友。”

"道孙和福格呵，"那人回答；"强制偿付訴訟費。"

"喂，乔伯，乔伯！"山姆喊，冲到过道里，"跑到潘卡先生那里去，乔伯；我要他馬上来。我看这里面有苗头。这里面有文章。嗳呀，老板呢？"

但是这問話沒有答复，因为乔伯一接到任务立刻渾身是劲地去了，而巴德尔太太实实在在地已經昏厥了。

第四十七章

主要是关于公事，和道孙和福格获得的利益。文克尔先生在离奇的情境之下重新出现。事实証明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比他的頑固更強烈

乔伯·特拉偸向荷尔蓬奔去，絕不減低速度；有的时候在街心跑，有时在人行道上，有时在阳沟里，全看一路上的男人、女人、小孩和馬車的拥挤情形而改变，在每一条大街的分岔上，他不顾一切阻碍，一步不停，一直跑到格雷院的大門口。然而，尽管他拚命赶，他到的时候大門已經关上足足有半点钟了，而当他找到潘卡先生的洗滌女僕的时候，已經离监獄关門过夜的时間只有十五分钟；这女佣和一个結了婚的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嫁給了一个不住在本区的茶房，他租了某条街上的某一号房子的二楼上，那里紧靠着一个什么糟坊，在格雷院胡同后面的什么地方。找到洗滌妇之后，还得把劳頓先生从喜鵲和殘桩飯店的后間里搜索出来；乔伯刚达到目的，交代了山姆·維勒的口信之

后，钟已經打了十点。

“瞧，”劳頓說，“現在太迟了。你今天夜里进不去了；你被关在大門外了，我的朋友。”

“不要管我，”乔伯答，“无論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睡。但是，今天晚上拜訪一下潘卡先生不是更好嗎，那末明天一早我們就可以到那边去了？”

“唉，”劳頓稍为想了一下之后回答說，“假使是旁的随便什么人的事，潘卡可是不大高兴我到他家去的；不过，旣然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呢，我想我不妨自做主張，雇一輛馬車，开上办公室的賬。”决定了按照这种办法行事，劳頓拿了帽子，要求在座的人們在他暫时缺席的期間指定一位代理主席，就領路走到最近的馬車站，叫了一部最漂亮的馬車，叫車夫把車趕到拉塞尔广場的蒙泰哥街。

潘卡先生这天正举行宴会，足以証明的是：客厅窗戶里的灯光，一架矯正过音的大鋼琴的声音，和从里面发出的一种可以矯正一下音色的細小的鋼琴声；还有一股几乎压倒一切的肉味，瀰漫在台阶和門口，事实上，是有两位非常好的乡村代理人剛好同时进城，所以就召集了一次愉快的小小集会来欢迎他們，包括人寿保險处的秘书史尼克斯先生，优秀的法律顧問普劳西先生，三位律师，一位破产法院的委員，一位法学院来的特别律师，他的一位学生，小眼睛的专横的青年人，写过一部关于让渡法的有趣的书，那里面有許許多多旁注和引証；另外还有几位优秀而出色的人物。矮小的潘卡先生听見低声通报他的文书求見，就从一群人中間走出来；走到飯厅里，看見劳頓先生和乔伯·特拉偸模模糊糊地显現在一支厨房蜡烛的光綫下面；那蜡烛是一位由于按季拿工錢而降低身价地走出来的、穿着絲絨短褲和棉袜子的紳

士、带着看不起文书和一切与“写字間”有关的东西的适当的轻蔑、放在桌上的。

“喂，劳頓，”矮小的潘卡先生說，关上房門，“什么事呀？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信件？”

“不是，先生，”劳頓答。“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那里来的人，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里来的嗎，呃？”那位矮小的人說，迅速轉过来对着乔伯，“好；什么事情呢？”

“道孙和福格强制巴德尔太太偿付訴訟費了，先生，”乔伯說。

“不会的！”潘卡叫，两手插进口袋，倚在碗橱上。

“是真的，”乔伯說。“好像审判之后他們就从她那里搞到一張訴訟費的承认字据。”

“了不得！”潘卡把两只手由口袋里抽出来，用右手的指关节敲着左掌，加重語气說，“他們真是同我打过交道的人中間最伶俐的无賴了！”

“我見識过的最厉害的律师呵，先生，”劳頓发表意見。

“厉害！”潘卡响应說。“真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們。”

“真是的，先生，真不知道，”劳頓答；随后，师徒两位带着高兴的臉色，深思了一会，好像他們是在思索人类的智慧得出来的最妙、最聪明的一种发現。等他們从贊叹的出神状态稍稍恢复过来一点的时候，乔伯·特拉偸就把他的任务的其余部分也都說了。潘卡深思地点点头，掏出表来。

“明天十点正，我就到那里，”矮小的人說。“山姆是很对的。告訴他吧。你要喝杯葡萄酒嗎，劳頓？”

“不，謝謝你，先生。”

"我想你的意思是要的，"矮小的人說，轉身在碗橱里找酒瓶和杯子。

劳頓的意思眞的是要的，所以他就不再提了，却用一种听得見的低語問乔伯挂在壁炉对面的潘卡的画像是不是像得出奇，乔伯当然回答說是的。这时酒倒出来了，劳頓就举杯祝賀潘卡太太和孩子們的健康，乔伯就举杯祝賀潘卡。穿絲絨短褲和棉袜子的紳士认为送出写字間的人不在他的責任范圍之內，所以言行一致地拒絕应鈴，于是他們就只好自己送自己了。律师回客厅去了，文书去喜鵲和殘桩飯店，乔伯就上道院花园菜市去找一只菜籃子过夜。

第二天早上准确地在約定的时間，那位好心的矮小的代理人敲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門了，山姆·維勒很敏捷地开了門。

"潘卡先生来了，先生，"山姆向匹克威克先生通报，那时匹克威克先生正带着沉思的神情坐在窗口。"非常高兴你偶然来看看，先生。我想东家有一句半句話要和你談談呢，先生。"

潘卡会意地看了一看山姆，表示他懂得不要說他是被請来的；并且招呼他走过去，凑着他的耳朵簡略地低声說了几句什么。

"喂，眞的嗎，先生？"山姆說，极其吃惊地倒退了一步。

潘卡点点头，微笑。

塞繆尔·維勒先生看看这位矮小的律师，然后看看匹克威克先生，然后看看天花板，然后又看看潘卡；咧开嘴巴露一露牙齿，纵声大笑，最后，从地板上抓起他的帽子，不作其他解釋，就跑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匹克威克先生問，惊訝地望着潘卡。"什么事情把山姆搞成这种非常奇怪的状态呀？"

"啊，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潘卡答。"喂，我的好先生，把你的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来。我有許多話要对你說呢。"

"那是些什么文件呀？"小矮子把一小卷用紅毛綫扎着的文件放在桌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問。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子的文件，"潘卡答，用牙齿咬开綫結。

匹克威克先生把椅子的腿在地上軋軋地一拉，然后扑通向里面一坐，合起双手，严厉地——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眞有严厉的态度的話——望着他的法律界的朋友。

"你不高兴听見这个案子嗎？"那个小矮子說，还在忙着解結。

"不，的确不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眞抱歉，"潘卡接过去說，"因为这就要做我們談話的題目了。"

"我倒願意我們之間永远不再提到这个題目呢，潘卡，"匹克威克先生連忙插嘴說。

"呸呸，我的好先生，"小矮子說，解开那一卷东西，犀利地斜着眼睛看着匹克威克先生。"这事必須提一提。我特为这事来的。喂，你預备好听我要說的話沒有，我的好先生？不忙，你假使沒有預备好，我可以等等。我这里有今天的晨报呢。我总会等得的。瞧！"說到这里，小矮子把一条腿往另外一条上面一架，做出开始看报的样子，又悠閑又专心。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叹一口气，但是同时軟了下来，微笑着。"你要說什么，就說吧；还是老一套吧，我想？"

"有一点不同，我的好先生；有一点不同，"潘卡回答，慢騰騰地折起报紙，又放进了口袋。"巴德尔太太，这案子里的原告，是

在这些圍墙里了，先生。”

“我知道的，”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回答。

“很好，”潘卡反駁說。“我想，你知道她怎么来的吧；我的意思是說，为了什么理由，誰控告的？”

“我知道；至少我已經听山姆說过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裝作若无其事。

“山姆所說的，”潘卡答，“我敢說是十分正确的。那末，我的好先生，我要問的第一个問題就是，这个女子要不要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应声說。

“留在这里呵，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向后靠在椅背上，并且牢牢盯着他的訴訟委托人。

“你怎么能問我呢？”那位紳士說。“那在于道孙和福格呀；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一点都不知道，”潘卡反駁說，很坚决。“那不在于道孙和福格；你知道这些人的，我的好先生，就像我知道得那样清楚。那完完全全地全在于你。”

“在于我！”匹克威克先生脫口喊道，神經质地由椅子上站起身来，馬上又坐了下去。

小矮子在他的鼻烟壶盖子上敲了两下，打开，捏了一大撮，又盖上，重复了一声，“在于你。”

“我說，我的好先生，”小矮子继續說，他似乎在从鼻烟里汲取勇气；“我說呀，她很快得到自由，或者永远受到监禁，在于你，并且只在于你。听我說完，我的好先生，請你，并且不要这么激动，因为那只会使你出一身大汗，沒有別的好处。我說呀，”潘卡继續說，說一个字就輪流用一根手指在桌上点一点。“我說沒有別人，只有你能够把她从这悲慘的洞窟里救出来；你要救她，只

要把那案子的訴訟費——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訴訟費——付給弗利曼法庭的那两个騙子手就是了。喽，請你安靜一点呵，我的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的臉色在听这段話的时候发生了极其惊人的变化，显然就要大发脾气了，但是他尽力克制他的怒气；潘卡呢，又吸了一撮鼻烟来加强他的議論力量之后，继續发言。

"我今天早上已經見了那个女子。付了她的訴訟費，就可以完全免除清偿賠偿金；另外——这一点，我知道是更值得你多多考虑的，我的好先生——以她的名义，用写信給我的形式，发表一种自願的陈述，声明这件事一开始就是由道孙和福格这两个人教唆、鼓励和惹起来的；說她非常后悔，做了煩扰和伤害你的工具；并且說她要求我出面調解，請求你原諒。"

"你是說，假使我替她付訴訟費的話吧，"匹克威克憤憤然地說；"眞是个有价値的証件！"

"这里沒有什么假定的余地，我的好先生，"潘卡得意地說。"我所說的那封信在这里了。我还沒有踏到这个地方或者和巴德尔太太通什么消息，另外一个女子在今天早上九点钟就送到我的办公室了，凭信淨說。"矮小的律师从那一卷文件里拣出那封信，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胳臂肘前面，一連吸了两分钟的鼻烟，眼睛一霎也不霎。

"你要說的都說完了嗎？"匹克威克先生溫和地問。

"不見得，"潘卡答。"我現在还不能說，那承认字据的措辞、名义問題以及我們所能搜集到的关于起訴的全部經过的証据，已經足以証明那是阴謀的誣告。我恐怕还不能說，我的好先生；他們太狡猾了，我想。我是說，无論如何，把全部事实合起来看，已經足以在所有明白道理的人的心目里替你辯明是非了，喂，

我的好先生，我来征求你的意見，这一百五十鎊，或者上下一点——算个概数吧——在你是算不了什么的。你受了不利的判决；对，他們的判决是錯的，不过，他們是作为对的来决定的，而那是于你不利的。你現在有一个机会，只要很輕易的条件，就可以使你的地位同继續留在这里大不相同了；你留在这里，在不了解你的人看来，那完全是出于单純的、执迷不悟的、残酷的頑固而已，我的好先生，相信我吧。这机会可以使你回到你的朋友們那里，可以恢复你的旧事业、你的健康和娛乐；可以解放你的忠誠依恋的僕人，否則他就要陪你坐牢坐到你死，那末，对于利用这个机会，你还有什么犹疑？尤其是，可以使你以德报怨，来把这个女子从悲慘和墮落的景况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的好先生，那是合乎你的心思的。假使照我的意思做的話，哪怕是男子也不应該被送到这种环境中去，这种痛苦加在一个女子身上，那就更加可怕和野蛮了。我的好先生，不仅作为你的法律顾問，而且作为你的非常忠实的朋友，我問你，你是否只为了那种无謂的顾虑，怕让不多的几鎊金錢落到那两个流氓的口袋里，就放棄可以达到这么多目的和做这些好事的机会？其实这錢对于他們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只会使他們越来越貪心不足、因而更快地做出必然会以毁灭为結束的暴行来。我把这些須要考虑的事实向你提出了，我的好先生，我說得旣沒有力量又不充分，但是我請你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尽管多想一会儿好了；我在这里非常耐心地等着你的回答。”

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来得及答复；潘卡先生还沒有来得及把发表了这样长篇大套的議論之后所迫切需要的鼻烟吸掉二十分之一，外面就发出了一陣低低的嘰咕声，随后，門上发出一声迟疑的敲声。

“嗳呀，”显然已經被他朋友的呼吁搞得很激动的匹克威克先生叫起来；“那門多搗蛋呀！誰呀？”

“我，先生，”山姆·維勒答，伸进头来。

“我现在不能够同你談話，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現在有事，山姆。”

“請你原諒，先生，”維勒先生答。“不过这里有一位女士，先生，說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告訴你。”

“我不能見任何女士，”匹克威克先生答，他的脑子里充滿了巴德尔太太的形象。

“我不大相信呢，先生，”維勒先生鼓劲說，摇着头。“假如你知道誰在附近，我相信你的口气就会变了；就像那老鹰听見知更鳥在角落里唱歌的时候，大笑一声說的罗。”

“是誰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你見她嗎，先生？”維勒先生問，用手带住了門，好像他在門后藏着什么奇怪的活动物似的。

“我想我必須見她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对潘卡看看。

“那末好，开始吧！”山姆喊。“打鑼，开幕，两个阴謀家出場。”

山姆·維勒說完，就推开了門，那生髯尔·文克尔先生慌慌張張冲进来了，搀着手跟在他后面一位青年女士，正是在丁格来谷曾經穿过毛皮口子的靴子的那位；她現在由于露出逗人喜欢的嬌羞和惶恐，穿戴着紫丁香色的絲衣服、漂亮的軟帽和貴重的面紗，显得比以前更美丽了。

“爱拉白拉·爱倫小姐！”匹克威克先生喊，立起身来。

“不，”文克尔先生答，跪下来了，“文克尔太太。請原諒，我的亲爱的朋友，請原諒！”

假使不是有潘卡的笑脸以及背景上有山姆和那漂亮女僕的形体作为确切的旁証，匹克威克先生几乎不能相信，或者簡直就不相信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潘卡他們正怀着最高兴的满意神情靜靜地注視着这些行动。

“啊，匹克威克先生，”爱拉白拉說，声音低低地，像是被沉默吓慌了，“你能够原諒我的輕率嗎？”

匹克威克先生对这懇求沒有用語言答复；只是連忙摘下眼鏡，抓住靑年女士的两只手，吻了她許多次——或許比絕对必需的要多好多次呢——然后，仍旧握着她的一只手，对文克尔先生說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小伙子，叫他站起来；文克尔先生呢，已經在一种悔罪的态度中間用帽子边括了几秒钟鼻子，就照着做了；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在他背上拍了几下，然后热烈地和潘卡握握手，潘卡呢，在祝賀上并不落后，用适当的善意恭賀了新娘和漂亮的女僕两位，又极其誠懇地使勁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之后，就用鼻烟来收拾起他的快乐的表示，吸了那么多，足以叫六、七个长着普通鼻子的任何男子打一辈子噴嚏。

“嗳，我的亲爱的姑娘，”匹克威克先生說，“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来，坐下，让我听一听吧。她多好看呀，不是嗎，潘卡？”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一面緊看着爱拉白拉的脸孔，带着仿佛她是他的女儿似的得意和狂喜神情。

“討人欢喜，我的好先生，”矮小的人回答。“假使我不是結了婚的人，我就难免要妒忌你了，你这小伙子。”这么說着，矮小的律师对文克尔先生胸口戳了一下，那位紳士也回敬了一下；然后两人都纵声大笑，但是沒有塞繆尔·維勒先生笑得响，他在碗橱的門掩蔽之下剛剛吻了那漂亮女僕，发泄了一陣感情。

“我对你眞感激不尽呢，山姆，的确的，”爱拉白拉說，再甜蜜

不过地微笑一下。“我不会忘記你在克列夫顿花园里尽的力。”

“不要再提那事情了，夫人，”山姆答。“我不过是順其自然呵，夫人；就像那大夫給孩子放血使他死掉的时候对他母亲說的罗。”

“瑪丽，我的亲爱的，坐下来，”匹克威克先生打断这些客套話，說。“喂——你們結婚多久了，嗄？”

爱拉白拉羞答答地看看她的丈夫，他回答說，“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嗎，呃？”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这三个月你們做什么来呢？”

“啊，可不是，”潘卡插嘴說；“說吧！說明一下懈怠的原因。你們看匹克威克唯一觉得吃惊的是，这一切沒有在几个月之前做好。”

“事实是，”文克尔先生答，看着他的害羞的年輕妻子，“我很久都不能够說服白拉逃出来；等我說服了她，又隔了好久才找到机会。而且瑪丽也得早一个月辞工，才能离开隔壁那家人家，而我們沒有她的帮助事情是不大可能办好的。”

“嗄呀呀，”匹克威克先生喊，他这时又戴好眼鏡，从爱拉白拉看到文克尔，又从文克尔看到爱拉白拉，他的臉上流露出热心和温情能够給予人类臉孔上的最大的愉快——“嗄呀呀！你們所采取的步驟似乎是非常地有条有理哪。这一切你哥哥全都知道了嗎，我的亲爱的？”

“噢，不，不，”爱拉白拉答，变了臉色。“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一定只能从你那里——只能从你的嘴里知道。他是那样粗暴，那样地抱着成見，并且是那样地——那样地急着为他的朋友索耶先生着想，”爱拉白拉低下头来继續說，“所以我怕那結果怕得要命。”

“啊，可不是，”潘卡庄严地說。“你一定要为他們处理这件事，我的好先生。这些青年人纵使不肯听別人的話，却是尊敬你的。你一定要防止发生毛病，我的好先生。火气大——火气大。”小矮子吸了警告性的一撮鼻烟，疑惧地摇摇头。

“你忘記了，我的爱，”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說，“你忘記我是一个囚犯了。”

“不，我自然是沒有忘記，我的亲爱的先生，”爱拉白拉答。“我从来沒有忘記；我不住地想你处在这种可怕的地方你的痛苦有多大；不过我希望，你为了自己所不肯做的事，也許为了我們的幸福你肯做。假使我的哥哥首先从你那里听到这事，我觉得我們是一定能够言归于好的。他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屬，匹克威克先生，除非你替我說說情，不然恐怕我連他也要失去了，我做錯了——大錯特錯，我知道的。”說到这里，可怜的爱拉白拉把臉藏在手帕里痛哭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的天性被这眼泪大为感动了；但是当文克尔先生替她揩眼泪、用非常甜蜜的声音中的最甜蜜的調子哄她和求她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显然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才好，那是由他撫摩眼鏡片、鼻子、紧身褲、头和綁腿的种种神經质的动作表露出来的。

潘卡先生（好像这年輕的一对今天早上曾經到他那里去过的样子）利用这些犹疑不决的征象，就用法律的观点和伶俐，极力說，老文克尔先生現在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在人生的阶段上迈了这重要的一步；而这位儿子的前途完全依靠那位老文克尔继續用毫不衰退的眷爱之情对待他，假使这件大事长期隐瞞着他呢，那末他不見得会那样的；匹克威克先生上布列斯托尔去找爱倫先生的时候，不妨为了同样的理由到伯明罕找一找老文克尔

先生；最后，老文克尔先生是有充分的权利认为匹克威克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儿子的监护人和忠告者的，因此，当然也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的个性的关系，他就应该亲自和亲口去对那老文克尔先生说明事情的全部情况和他在那件事里所参加的部分。

陈述到这一阶段，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极其凑巧地来了，因为必须把发生的一切，包括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种种理由，向他们解释一下，所以全部辩论从头重复了一遍，之后，每人都照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或长或短的言词极力申辩地说一番。到最后，匹克威克先生完全被辩驳和规劝得推翻了他的全部决定，并且被搞得几几乎有头昏脑晕的危险，就把爱拉白拉抱在怀里，宣称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从一开头就总是非常欢喜她的，说是他决没有心思妨害青年人的幸福，他们高兴要他怎么就怎么好了。

一听见这种让步，维勒先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乔伯·特拉偷到那位著名的派尔先生那里去，请他按有效手续发出正式的释放文件，那是他的谨慎的父亲出于先见之明留在那位饱学的绅士手里，以备万一需要时用的；他的第二件行动是用他的全部现款，买了二十五加仑酒性不太凶的黑啤酒，他亲自在板球场上分给每个要分享的人，做了之后，就在那建筑物的各个地方欢呼，直到哑了嗓子，然后，安安静静地沉入他通常的那种镇静而富有哲学家风度的状态里。

那天下午三点钟，匹克威克先生最后看了他的小房间一眼，尽可能从那些急切地赶上来握他的手的那一群债务人里挤出去，走到看守室的台阶上。他在这里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周围，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光了。在拥挤在那里的所有没有血色的憔悴脸孔里，没有一张没有因为他的同情和仁慈而快乐了一些。

“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說，招呼一个青年人过来，“这是金格尔先生，就是我对你談过的那个人。”

“很好，我的好先生，”潘卡回答，对金格尔紧紧地盯着。“明天，你会再看見我的，青年人。我希望我要告訴你的消息你会永远記住和覚得深深感动，先生。”

金格尔恭敬地鞠了个躬，抖得非常厉害地握了握匹克威克先生伸給他的手，就走开了。

“你知道乔伯的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介紹那位紳士。

“我知道这个流氓，”潘卡高高兴兴地說。“照应你的朋友，明天下午一点钟不要跑开。听見沒有？喂，还有什么事情嗎？”

“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你把我叫你送去的小包裹交給你的老房东了嗎，山姆？”

“交了，先生，”山姆答。“他哭起来了，先生，他說你非常慷慨和周到，他但願你能够替他种上一場奔馬性肺痨病①，因为他那位在这里住了好多年的老朋友死了，他沒处找到第二个。”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上帝保佑你們，我的朋友們！”

匹克威克先生說了这句告别的話，群众发出一陣大声的叫喚。他們中間又有許多人挤上来握他的手，这时，他挽住潘卡的胳臂連忙跑出监獄，这一瞬間，他比最初进来的时候还要悲哀和忧郁得多。唉！有多少悲哀和不幸的人被他抛在后面了呢！他們又有多少仍然被囚禁在那里呵？

那天晚上，至少对于乔治和兀鷹那一方面，是个快乐的晚上；而第二天早上从它的善于款待客人的門口出現的两顆心是

---

① 种，如种牛痘之种；奔馬性肺痨，急性肺痨。

輕松而愉快的。这两顆心的所有者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維勒，这两位之中的前者很快坐到一部舒服的驛車里面，車尾有一个小小的尾座，后者很矯健地攀登上去。

“先生，”維勒先生对他的主人喊。

“噯，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把头由窗口伸出来。

“但願这些馬在弗利特待过三个多月，先生。”

“为什么，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嗨，先生，”維勒先生喊，搓着手，“假如它們待过，它們要怎样地跑法呀！”

第四十八章

叙述匹克威克先生如何靠着塞繆尔·維勒的帮助，企图軟化班杰明·爱倫先生的心，緩和罗伯特·索耶先生的怒气

班·爱倫先生和鮑伯·索耶先生一道坐在鋪子后面的一間小小的外科手术室里，討論着剁牛肉和将来的前途，这时候，并不是不自然地，討論轉移到鮑伯的业务状况，和他目前从他所献身从事的光荣职业里获得一份足以自立的財产的可能性。

“——那，我想，”鮑伯·索耶先生說，接着这題目說下去，“我想，班，那是相当成問題的。”

“什么相当成問題？”班·爱倫先生問，同时喝一口啤酒来磨练一下他的智力。“什么成問題？”

“哪，可能性呵，”鮑伯·索耶先生答。

“我忘了，”班·爱倫先生說。“啤酒提醒了我，使我知道，鮑伯——是的；是成問題。”

“奇怪得很，旁人有多么眷顾我呀，”鮑伯·索耶先生說，回想着。“他們整夜沒有一小时不敲門把我叫起来；他們吃的药多到难以想像的程度；他們用起泡膏药和水蛭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眞配干件什么大事；他們給家庭里添起人口来快得眞吓人。最后这項中間有六个預約，都在同一天，而且都委托了我！”

“那是非常愜意呵，不是嗎？”班·爱倫先生說，拿起盘子添上一点斬碎的牛肉。

“啊，非常愜意，”鮑伯答；“不过可不大像病家因为能省一两个先令才信任你那样愜意。这个生意，广告里描写得很妙，班，这是一种业务，一种非常大的业务——就是这样。”

“鮑伯，”班·爱倫先生說，放下刀叉，眼睛盯着他朋友的臉孔，“鮑伯，我告訴你。”

“什么事呀？”鮑伯·索耶先生問。

“你一定要尽量地赶快使自己成为爱拉白拉的一千鎊的主人。”

“年利百分之三的統一公債，现在用她的名义存在英格兰銀行里，”鮑伯·索耶用法定的字眼补充說。

“一点不錯，”班說。“这笔錢在她成年或者結婚的时候就归她所有。再有一年她就成年了，假使你鼓起勇气的話，不要一个月她就結婚了。”

“她是非常动人和討人欢喜的女子，”罗伯特·索耶先生答道；“据我所知道的，她只有一个缺点，班。不幸得很，这唯一的缺点就是沒有眼光。她不欢喜我。”

“按我的意見，她并不知道欢喜什么，”班·爱倫先生輕蔑地

说。

“也许，”鲍伯·索耶先生说。“不过按我的意见，她知道不欢喜什么的，这一点更重要哪。”

“但愿，”班·爱伦先生咬牙切齿说，那样子与其说象个用刀叉吃牛肉的温和的青年绅士，不如说象个用手指撕生狼肉吃的野蛮武士，“但愿我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流氓曾经勾引过她，企图获得她的爱情。我相信我要杀死他呢，鲍伯。”

“假使我发现了他，我要请他吃一颗子弹，”索耶先生说，喝了几大口啤酒以后停了一下，从酒壶上射出恶毒的眼光。“假使这样还干不了他，我就再替他开刀取子弹，那样来结果他。”

班杰明·爱伦先生心不在焉地对他的朋友默默凝视了几分钟，然后说：

“你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向她求过婚吧，鲍伯？”

“没有。因为我知道没有用的，”罗伯特·索耶先生答。

“二十四小时之内你一定要提出来，”班斥责地说，带着极其冷静的神情。“她会要你的，否则我就要弄清楚是什么原故，我要行使我的权威。”

“好了，”鲍伯·索耶先生说，“我们走着看吧。”

“我们走着看吧，我的朋友，”班·爱伦先生凶暴地回答。停顿了几秒钟，他又用激动得哽咽起来的声音说，“你从小就爱上她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在学校里做小学生的时候你就爱上她了，就是在那时候她也很任性，轻视你那幼稚的感情。有一天，你抱着一个小孩的爱情的全部热情，用笔记本的纸把两块葛缕子饼干和一块苹果脯整整齐齐地包成一个圆包裹，坚持要她接受，你还记得吗？”

“记得，”鲍伯·索耶答。

“她很輕視，是吧？”班・爱倫說。

“是的，”鮑伯答。“她說我把那包东西放在我的灯芯絨褲子的口袋里那么久，苹果热得討厌。”

“我記得，”爱倫先生阴沉沉地說。“因此我們就自己吃了，輪流地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鮑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倫先生之間正在交換着这些議論；那个穿灰色制服的孩子正在詫異这頓飯怎么吃得異乎寻常的慢，时时在向玻璃門里投射着焦急的眼光，不安地盘算着最后能剩下多少牛肉来供他个人享受，正被这种內心忧惧搞得心煩意乱，就在这时候，有一輛漆了暗綠色的私人轎車，在布列斯托尔的街道上稳重地行駛着。車子由一匹肥肥的栗色馬拉着、由一个上身穿車夫的上衣而腿上却是馬夫打扮的脾气很大的僕人駕駛着。这样的外貌，是一些惯于打算盘的老太太所具有和保有的車子所共有的特征；这輛車里坐的主人和所有者，是一位老太太。

“馬丁！”老太太从前窗里喊那个坏脾气的僕人。

“嗳？”坏脾气的僕人說，对老太太触帽致敬。

“到索耶先生那里，”老太太說。

“我就是去那里，”坏脾气的僕人說。

老太太点头表示满意，这是坏脾气的僕人的先見之明給予她的諷情的；坏脾气的僕人給了那匹肥馬着着实实的一鞭，就都往鮑伯・索耶先生那里去了。

“馬丁！”轎車在罗伯特・索耶先生的門口停下的时候老太太說。

“嗳？”馬丁說。

“叫那小伙計出来看着馬。”

“我打算自己来看着，”馬丁說，把鞭子放在車頂上。

“我不允許，无論如何也不允許，”老太太說；“你的証言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带着你到里面去。我們談話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始至終不离开我旁边。你听到沒有？”

“听到了，”馬丁答。

“好，那你还站着做什么？”

“不做什么，”馬丁答。說着，这位用右脚的脚尖踏在車輪上平衡着身体的坏脾气的僕人，悠閑地下了車輪，喊出来穿灰色制服的孩子，就打开車門，放下踏板，伸进一只戴着黑色軟皮手套的手，拉出了老太太——那不关心的样子，就仿佛她是一只大紙盒子。

“嗳呀，”老太太叫，“現在到了这里我是这样地慌張，渾身都发抖了，馬丁。”

馬丁先生掩在黑色軟皮手套后面咳嗽一声，但是沒有表示同情；所以老太太强作鎮定，小跑着走上鮑伯·索耶先生的台阶，馬丁先生在后跟着。老太太剛走进鋪子，班杰明·爱倫先生和鮑伯·索耶先生——他們已經把摻水的燒酒喝光了，并且打翻了嘔吐药来驅除烟草味——愉快和感动得不得了地急忙赶了出来。

“我的亲爱的姑母，”班·爱倫先生喊，“你多仁慈啊，来看我們！这是索耶先生，姑母；我的朋友鮑伯·索耶先生，我对你說过的，关于——你知道的，姑母。”在这里，当时并不是非常清醒的班·爱倫先生加上了“爱拉白拉”这个字眼，他本来打算用耳語声說的，实际上却听得特别明了和清晰，任何人都不会听不見，纵使他不想听。

“我的亲爱的班杰明，”老太太說，急促地喘着气，从头到脚

都抖着——"不要吃惊，我的亲爱的，不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和索耶先生单独談几句，一会儿——只要一会儿。"

"鮑伯，"班·爱倫先生說，"你带我的姑母到外科手术室去好嗎？"

"当然，"鮑伯用极其职业化的口气回答。"請到这里，亲爱的夫人。不要害怕，夫人。我們能够在很短的时間內替你弄得妥妥当当，那是无疑的，夫人。这里，亲爱的夫人。現在开始吧！"說着，鮑伯·索耶先生把老太太搀到一張椅子上，关了房門，拉过另外一張椅子靠着她坐好，等着她把什么毛病的征候詳細說出来，他从这上面正确地見到一大串利益和好处。

老太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摇了好多次，开始哭起来。

"神經质，"鮑伯·索耶得意地說。"樟脑精羼水，每天三次，夜里吃安神剂。"

"我不知道怎样开口說才好，索耶先生，"老太太說。"那是非常痛苦和难过的。"

"你不用开口說了，夫人，"鮑伯·索耶先生答。"我可以預料到你要說的一切。头有毛病呵。"

"我很抱憾，我以为是心的問題，"老太太說，輕輕呻吟一声。

"一点危險都沒有，夫人。"鮑伯·索耶回答，"根本的問題是胃。"

"索耶先生！"老太太叫，大吃一惊。

"毫无疑問，夫人，"鮑伯答。显出不可思議的聪明相。"药，按时吃，亲爱的夫人，就可以預防这一切。"

"索耶先生，"老太太說，比先前更慌張了，"这种行为，不是对于像我这种处境的人太无礼了，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假使什么药的力量，或者我可能利用的什么先見，能

够阻止已經发生了的事情，我当然早就采取了。我最好是立刻見見我的侄子，"老太太說，憤憤地旋轉着她的手提袋，一面說一面站起來。

"慢一点，夫人，"鮑伯·索耶說；"恐怕我沒有了解你。什么事呀，夫人？"

"我的侄女，索耶先生，"老太太說——"你的朋友的妹妹。"

"嗯，夫人，"鮑伯說，非常不耐煩；因为老太太虽然很激动，但是說起話来却慢得急死人，就像老太太們平常的情形。"嗯，夫人？"

"三天之前离开我家，索耶先生，借口去看我的一个姊妹，她另外的一个姑母，她办着一个挺大的寄宿学校，就在第三号里程碑那边，那里有一棵很大的金鏈花树和一座橡木門，"老太太說，說到这里停下来擦眼泪。

"啊，該死的金鏈花树，夫人！"鮑伯說，在焦急之中完全把他那一行的尊严忘了。"說得快一点吧；再加点儿蒸汽吧，夫人，請你。"

"今天早上，"老太太慢吞吞地說，"今天早上，她——"

"她回来了，我想。夫人，"鮑伯說着，精神大振。"她回来了嗎？"

"不，她沒有——她写了一封信，"老太太答。

"她說什么？"鮑伯連忙問。

"她說，索耶先生，"老太太答——"我就是为了这事，才要你让班杰明心里有个准备，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让他知道；她說她——我把信放在袋里了，索耶先生，不过我的眼鏡在馬車里；要是沒有眼鏡，我假使想指給你那地方，那不过是浪費你的时間；她說，总之一句，索耶先生，她說她結婚了。"

“什么！”鮑伯·索耶先生說——或者不如說大叫起来了。

“結婚了，”老太太重說一遍。

鮑伯·索耶不再听下去；却从外科手术室冲到外間鋪面，大声喊着，“斑，我的朋友，她逃走了！”

斑·爱倫先生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头垂过了膝头半呎的样子，他一听到这个駭人的消息，立刻向馬丁先生鹵莽地冲过去，一把揪住这位沉默寡言的僕从的領巾，表示出要把他就地扼杀的意思；由于常常随着絕望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决断，他立刻把这意图付之实行，带着很大勇气和外科手术的手腕。

馬丁先生是一个不大說話的人，沒有什么雄辯和說服的能力，所以他臉上带着非常鎮靜而和善的表情忍受着这种行动，忍了这么几秒钟；但是，那行动很快地就威胁着要落到这样的結果：使他从此以后永远无力要求什么工錢、膳宿或其他的东西了，他就咕嚕了一声含糊不清的抗議，把斑杰明·爱倫先生打倒在地上。因为那位紳士的手是纏住在他的領巾里的，所以他沒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也倒在地板上。他們两人正躺在那里掙扎着，鋪面的門就打开了，两位极其出人意外的客人来到了，增加了在場的人数。这两位正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繆尔·維勒先生。

維勒先生所看見的事情使他立刻发生的印象是这样的：馬丁先生是索耶的医务所雇来吃烈性的药或者弄得发病，用来作实驗的；或者是随时吞一点毒药，为了試驗什么新的解毒剂的效力；或者是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来促进偉大的药物科学，滿足这两位青年药剂师胸中燃燒着的热烈的探究精神。因此，山姆不想去干涉，一动不动地站着，袖手旁观着，好像他对于那悬而未决的实驗的結果感到很大的兴趣。匹克威克先生却不是这样。他

立刻用他惯有的那股劲扑到吃惊的交战者們身上，并且大声喊旁观的人来排解。

这惊醒了鮑伯·索耶先生，他直到現在为止完全被他的朋友的瘋狂吓瘫了；在那位紳士的帮助之下，匹克威克先生扶起来斑·爱倫。馬丁先生发現只有他一人在地板上，也就站起来了，四面看看。

“爱倫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什么事情呀，先生？”

“不要管，先生！”爱倫先生答，傲然不买賬的样子。

“怎么啦？”匹克威克先生問，望着鮑伯·索耶。“他不舒服嗎？”

鮑伯·索耶还沒有回答，斑·爱倫先生就一把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用悲伤的声調喃喃地說，“我的妹妹，亲爱的先生；我的妹妹呵。”

“啊，就是这样嗎！”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希望，我們很容易地就解决了这个問題。你的妹妹平安无事，我到这里来，我的亲爱的先生，就是——”

“很抱歉打断了这样有趣的行动，就像国王解散国会的时候說的罗，”向玻璃門里面窥看过一会儿的維勒先生插嘴說，“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实驗哪，先生，这里有位可敬的老太太躺在地毯上等着解剖，或者电疗，或者别的什么提神的和科学的新发明呢。”

“我忘了，”斑·爱倫先生喊，“那是我的姑母。”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可怜的老太太！輕一点，山姆，輕一点。”

“家庭里的人的奇怪的境遇，”山姆說，把姑母抱到一只椅子上。“喂，鋸骨头的助理，把揮发的玩艺儿拿出来！”

后面这句是对穿灰色衣服的孩子說的，他剛好把馬車交給守衛的人看着，跑回来看看那大呼小叫是怎么回事。穿灰色衣服的孩子、鮑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倫先生(他把他姑母吓昏过去，現在很孝順地切望她苏醒过来)，三个人忙着，老太太終于恢复了意識；随后，班·爱倫先生带着迷惑的臉色望着匹克威克先生，問他剛才打算說的、却被人那么可惊地打断了的是什么。

"我們这里全是朋友，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清一清嗓子說，并且看看那駕駛着那匹肥馬所拉的轎車的、臉色阴沉的不大开口的人。

这提醒了鮑伯·索耶先生，那穿灰色衣服的孩子正睁大眼睛和竖着貪婪的耳朵在旁观。这位初学配药的药剂师被人揪住衣領举起来摜出門外之后，鮑伯·索耶就叫匹克威克先生放心，可以毫不保留地說了。

"你的妹妹，我的亲爱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班杰明·爱倫說，"在倫敦；又健康又快乐。"

"她的快乐不是我的目的，先生，"班杰明·爱倫先生說，把手一揮。

"她的丈夫是我的目的，先生，"鮑伯·索耶說，"他将是，先生，我的距离十二步的目的，而且我要把他当做一个很好的目的呢，先生——这下流的恶棍!"这話，照样子看，原本是很妙的恐吓，并且是宽宏大量的；但是鮑伯·索耶先生在結尾加上些一般的說法，却不免削弱了它的效果，說了些打破他的头和挖出他的眼珠之类的話，比較起来自然是太普普通通了。

"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在你管那位紳士叫这些渾名之前，請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的过錯究竟有多大，还有更重要的，請你記住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呵。"

"什么!"鮑伯·索耶先生說。

"他的姓名,"班·爱倫喊。"他的姓名!"

"那生聶尔·文克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堅决地說。

班杰明·爱倫先生慢騰騰地把他的眼鏡用靴后跟踏得粉碎,拾起碎片分装在三只衣袋里,交叉着手臂,咬着嘴唇,用威胁的态度看着匹克威克先生那副温和的臉孔。

"那末,是你,先生,鼓励并且撮合这个婚姻的?"班·爱倫先生終于問。

"我想,一定是这位紳士的僕人做的好事,"老太太插嘴說,"在我家的門口閃閃躲躲地游蕩着,想勾引我的僕人們图謀反对女主人。馬丁!"

"嗳?"那坏脾气的僕人說,走上前来。

"你今天早上对我說的、你在弄堂里見过的那个年輕人,就是他嗎?"

上面已經看出来,馬丁是个不大开口的人,他对山姆·維勒看看,点点头,低沉地吼了一声,"就是他!"

向来不驕傲的維勒先生,在他的眼光同那个坏脾气的馬夫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微笑一下,算是打一个友誼的招呼,并且用有礼貌的字句說他曾經"拜識过"。

"我几乎把他扼杀,"班·爱倫先生喊,"这就是那个忠实的人!匹克威克先生,你怎么敢让你的这个家伙从事引誘我妹妹的勾当?我要求你解釋明白,先生。"

"解釋明白,先生!"鮑伯·索耶喊,恶狠狠地。

"是阴謀,"班·爱倫說。

"道地的騙局,"鮑伯·索耶先生加上一句。

"不要臉的欺騙,"老太太发言。

"完全是拆白，"馬丁說。

"請听我說，"匹克威克先生懇求說，那时班·爱倫先生倒在一張給病人們放血的椅子上，忍不住用手帕捂起臉来。"在这件事上，我除了有一次在这两个青年人会面的时候在場之外，沒有帮过忙；那次会面我阻止不了，因此我覺得，我在場的話，可以消除要不然就可能发生的有点不成体統的色彩；这就是我在这事上的全部活动，我一点都沒有想到他們存着立刻結婚的念头。然而請注意，"匹克威克先生連忙控制住自己加上一句，"請注意，我不是說，假使我知道他們想結婚，我就会加以阻止。"

"你們听見的吧，你們大家；你們听見的吧？"班杰明·爱倫先生說。

"我希望他們听見，"匹克威克先生溫和地說，对大家看看，他接下去說："而且，"說着臉色泛紅了，"我希望他們也听見，就是，据我听到的，我敢斷言你像这样企图强迫你的妹妹違反自己的心願，那是一点都不正当的，你倒是应該出于慈爱和寬恕来努力代替她从小就失掉的那更亲近的家屬的地位。至于說我的年輕朋友，我必須請你让我說一句，他在任何一点世俗的有利条件上，至少和你是平等的，纵使不說好得多；除非我們用适当的气量和审愼来討論这个問題，否則我拒絕再听任何关于这事的話。"

"我願意說一两句話，附在剛才大发脾气的那位可敬的紳士提出来的問題上面，"維勒先生走上前来說，"就是这样的話：在場的人中間有一位曾經叫我做家伙。"

"那跟这事情一点也沒有关系，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排解說。"請閉住你的嘴吧。"

"我就不說那事情吧，先生，"山姆答，"但是我只說一点。也

許那位紳士以为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爱情呢；不过沒有这种事，因为那位小姐在剛交朋友的时候就說，她对他是忍无可忍的。沒有誰排挤过他，纵使那位小姐沒有遇到文克尔先生，那对于他还是一个样。这就是我要說的，先生，我希望我現在使那位紳士的心里舒服了一点。”

在維勒先生这番安慰話之后，接着是短短的沉默，之后，班·爱倫先生从椅子上起身，声明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見爱拉白拉的面；鮑伯·索耶先生呢，不管山姆的恭維話，发了大誓要向那幸福的新郎报复。

但是，当事情正达到高潮、而且有一直这样搁置下去的危險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发現老太太是一个有力的帮手，她显然是被他为侄女辯护的态度感动了，就試着說些安慰話来劝班杰明·爱倫先生，其中主要是說，总之，也許，还不太坏就算好的了；越少張揚越可以早点补救，而她老实說，她根本不覚得这有什么不好；过去的事沒法重来，无可奈何的事就只好忍受；还有其他許多这类新奇而勉励的話。对于这一切，班杰明·爱倫先生回答說，他并沒有不尊敬他姑母或别人的意思，但是假使对于他們完全一样的話，并且他們允許他任性去做的話，他情願恨他妹妹一直恨到死，甚至到死了以后还要恨。

当这决定宣布了半百次的时候，老太太終于突然昂起头来显出很威严的样子，說她倒想知道她做了些什么，以致于对她的年齡和地位竟不加以尊敬；她自己的侄儿，她在他出世之前大約二十五年就記得他，在他嘴里沒有长一顆牙齿的时候就认識他，更不用說她亲眼看着他第一次剃头发以及在他嬰儿时代大小事情上帮过无数次忙了，他对她应該永远怀着敬爱、服从和同情的，現在却叫她不得不来求他了。

这位好太太給班·爱倫先生这些申斥的时候，鮑伯·索耶和匹克威克先生退到里面的房間里密談起来，只看見鮑伯·索耶先生几次湊到一只黑瓶子的嘴上，在这影响之下，他的臉上就逐漸展开了开朗的甚至愉快的表情。最后，他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瓶子，說他非常难过，因为自己害自己做了傻瓜，現在他提議为文克尔先生和文克尔太太的健康和幸福干杯，他对于他們的喜事非但不妒忌，而且要第一个祝賀。一听見这話，班·爱倫先生突然立起身来，抓过黑瓶子就喝那祝賀酒，喝得太热心了，而且酒性那么强烈，以至于把他的臉几乎弄成像瓶子一样地黑。最后，黑瓶子輪流在各人手里轉，直到空了为止，而握手和互相道賀是如此地紛紛不絕，連鉄臉孔的馬丁先生也屈尊微笑了。

"那末，"鮑伯·索耶說，搓着手，"我們今天可以快快活活地玩一夜了。"

"我眞抱歉，"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必須回旅館去。我近来不习慣于疲劳，我的旅行已經叫我疲倦极了。"

"你喝点茶好不好，匹克威克先生？"老太太說，带着一股不可抵抗的甜勁。

"謝謝你，我不了，"那位紳士答。老太太显著地越来越仰慕匹克威克先生，事实上，这正是他要走的主要原因。他想到巴德尔太太；老太太的每一个眼色，都使他出一身冷汗。

旣然无論如何也不能說服匹克威克先生留下来，所以立刻依照他的提議，决定由班杰明·爱倫先生陪他到大文克尔先生家去，馬車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到門口等着。他于是告别，由塞繆尔·維勒跟着，回到布煦旅館。值得一提的是，馬丁先生跟山姆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的臉抽搐得非常可怕，而且他还露出一个微笑，发出一声詛咒；根据这些征象，最熟悉这位紳士的特性

的人們认为，那是他表示很高兴和維勒先生相識，并且希望作更進一步的結交。

“我要不要去开一个私人起坐間呢，先生？”他們到布煦的时候，山姆問。

“啊，不，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在咖啡間吃飯，不久就要睡覺，所以差不多用不着了。去看看有什么人在旅客休息室里，山姆。”

維勒先生奉命而去，不久回来說，那里只有一位独眼的紳士；他正在和店主喝一碗比夏普①。

“我要去和他們一块儿玩玩，”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个独眼的家伙是个奇怪的顾客，先生，”維勒先生領路走去的时候說。“他在向那店主讲故事，先生，讲得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站在靴子底上还是帽子頂上了。”

說的那位人物，当匹克威克先生進去的时候正坐在房間里面的一头，在抽一根大大的荷兰烟斗，那只独眼紧盯着店主的圓臉。店主是个看上去很乐观的老年人，显然是听了个什么奇怪的故事，因为他正发出一串不連貫的叫喚，“嗳，我真不相信！我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奇怪的事！簡直是不可能的！”嘴里还爆发出其他的惊叹声，一面回报那独眼的人的凝視。

“在下有礼，先生，”独眼的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夜色啊，先生。”

“的确是呀，”匹克威克先生答，茶房放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一点热水在他面前。

匹克威克先生正在攙合冲水白兰地的时候，独眼的人时时

① 一种用葡萄酒、檸檬、香橙加糖調成的飲料。

掉过头来认真地打量他，最后他説：

"我想，我以前見过你。"

"我記不得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相信是的，"独眼的人説。"你不认識我，不过我认識你的两个朋友，住在伊頓斯威尔的孔雀飯店，那是大选举的时候。"

"啊，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贼。

"是呀，"独眼的人答。"我对他們讲过一个小故事，关于我的一个叫做湯姆·司馬特的朋友。也許你听見他們提到过的。"

"常常提呵，"匹克威克先生答，微笑着。"他是你的伯父吧，我想？"

"不，不——不过是我伯父的一个朋友，"独眼的人説。

"不过，他是奇怪的人呵，你的那位伯父，"店主説，摇着头。

"唔，我想是的；我想我不妨説他是的，"独眼的人回答。"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个也是关于这位伯父的故事，那恐怕会使你們相当吃惊呢，紳士們。"

"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説。"无論如何，説給我們听听吧。"

独眼的人从大碗里舀出一杯尼加斯酒，喝着；从荷兰烟斗里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呼喚在房門附近徘徊的山姆·維勒，叫他不要走开，除非打发他走，因为那故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于是把他的独眼紧盯住店主的眼睛，开始讲起下一章的故事来。

第四十九章

旅行商人的伯父的故事

“我的伯父，紳士們，”旅行商人說，“是世上最愉快、最有趣、最聰明的人中間的一个。但願你們认識他就好了，紳士們。再想一想呢，紳士們。我又不希望你們认識他，因为假使你們认識他，那末在这时候，你們大家，按照自然的正常过程，纵使沒有死，无論如何也是那么接近死亡了，只好待在家里放棄交际了；那样的話，就剝夺掉我現在能向你們說話的这种难以估量的快乐了。紳士們，但願你們的父亲們和母亲們认識我的伯父就好了。他們会非常欢喜他的，尤其是你們的可敬的母亲們；我知道她們会的。假使說美化他的性格的无数优越的美德中間有两个是最杰出的，我說那就是他做的五味酒和他在晚飯后的歌曲。請原諒我詳細叙述这位已經去世的有价値的人的忧郁的回忆；你們每天实在不容易看到像我伯父那样的人呢。

“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是我伯父为人上的一件大事，紳士們，就是，他是倫敦市卡泰頓街别尔孙和斯倫大厦的湯姆·司馬特的密友和伴侣。我的伯父替鉄近和威普斯公司收賬，不过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几乎走了和湯姆相同的路；而他們初次相逢的晚上，我伯父就看中了湯姆，湯姆也看中了我伯父。他們彼此相識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打賭一頂新呢帽，各人做一夸尔五味酒看誰做得最好，再看誰喝得最快。我伯父，評判下来在釀造方面得了胜，但是湯姆·司馬特在喝这方面快了大約半盐匙，胜过了他。

他們就各人再喝一夸尔互祝康健，从此以后就成了忠实的朋友。这类事情是命定的，紳士們；我們拿它沒有办法。

"就外貌說呢，我的伯父比中等身量矮了一点点儿；比起普通人的身材，他也胖了一絲絲儿，或許他的臉色也是紅了一些些儿。他那張臉是你們所見过的最快活的了，紳士們；有点像笨伯，鼻子和下巴还要漂亮点儿；他的眼睛老是兴高采烈地霎着和閃着光；他的臉上永远挂着一絲微笑——可不是你們那种无意义的呆头呆脑的獰笑，而是一种眞正的、愉快、开心、高兴的微笑呵。有一次他从二輪单馬車上摔出去，头朝前，撞上一块里程碑，他昏过去，躺在那里，他的臉被堆在那里的碎石子磨成那种样子，用我伯父自己的激烈說法来說，纵使他的母亲从地下复活了，也认不得他了。的确的，当我想了一想这話的时候，紳士們，我十分确信她是认不得的，因为，我伯父两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她就死了，我覺得很可能就是沒有碎石子的話，他的高統靴子也会叫那位太太吃惊不小呢，更不用說他的快活的紅臉了。总之，他躺在那里，我听我的伯父說过好多次，說是那位把他救起来的人說的：他微笑得那么开心，像是被人請客大吃一頓之后醉倒在地下的样子；当他們給他放了血，他恢复活力的第一綫微弱的閃光就是在床上跳了起来，发出一声大笑，吻了吻那捧着盆子的青年女人，并且叫立刻拿一份羊肉排骨和一只醋浸的胡桃来。紳士們，他非常爱吃醋浸的胡桃。他說他一向就欢喜那个东西，不带醋，单吃胡桃，有啤酒的味道。

"我伯父作这一次偉大的旅行是在落叶时节，那时他向北去收賬和接生意：从倫敦到爱丁堡，从爱丁堡到格拉斯哥，从格拉斯哥又回到爱丁堡，再坐漁船回到倫敦。你們要知道，他第二次到爱丁堡是为了自寻快乐。他常常是回去一个星期，看看他的

老朋友们；跟这个吃早饭，跟那个吃点心，跟第三个吃中饭，跟另外一个吃晚饭，这么着，这一个星期也没有什么空闲了。我不知道，绅士们，你们哪一位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参加了一顿真正的、实惠的、殷勤款待的苏格兰式的早餐之后，走出去小吃一蒲式耳牡蛎，十来瓶啤酒，再弄一两小杯威士忌收场。假如你们有过这种体会，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话，说以后再出去吃午饭和晚饭的话是需要相当强的头脑才行呢。

"但是，上帝保佑，所有这类事情对于我伯父可算不了什么呵！他是这样习惯了，这简直只是儿戏。我听他说过，他能够把登第[1]人灌醉，然后走回家去一步都不晃；然而登第人有的是强的头脑和强的五味酒，绅士们，就象你们可能碰到的波兰人呢。我听说过有一个格拉斯哥人和一个登第人对喝，坐在那里比赛了十五个钟头。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两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咽了气，但是，绅士们，除了这一点之外，他们是一点毛病也没有的。

"一天夜里，就在我伯父要坐船回伦敦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在他的一个老朋友家里吃晚饭，那人叫做市参议员麦克什么的，后面是四个音节，他住在爱丁堡的旧市区。在座有市参议员的妻子和市参议员的三个女儿，和市参议员的成了人的儿子，还有三四个肥胖的、眼睫毛很浓密的、活泼的苏格兰老头儿，那是市参议员为了我的伯父特地请来凑凑热闹的。那是个盛大的晚宴。有风干鲑鱼、熏鳕鱼、一只羔羊头和一块海吉斯[2]——一种有名的苏格兰的食品，绅士们，我伯父常说，这东西放上桌子的时候，他老觉得非常象一个丘必德的肚子[3]——还有其他许多

① 登第，地名，属于苏格兰。

② 海吉斯是用羔羊内脏制成的布丁。

东西，我忘記了名字，不过都是很好的东西。少女們是漂亮而討人欢喜的；市参議員的妻子呢，世上最好的女子之一；而我的伯父的兴致好透頂了：于是，在那漫长的一段时間里，年輕女士們吃吃地、格格地笑，老太太大声地笑，市参議員和别的老头子們在笑得满臉通紅。我不大記得晚餐之后每个男子喝了几杯檸檬威士忌酒；不过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大約上午一点钟光景，市参議員的成了大人的儿子正想唱'威廉酿造一貝克[4]的麦芽'的第一句的时候，失掉了知覺；而他在半点钟之前就是除了我伯父之外唯一的露在紅木桌子上的人，所以我伯父覺得差不多是应該想到走的时候了，尤其是，酒席在七点钟就开始，原来是为了他可以在恰好的时間回去啊。但是，想想馬上就走未免不大客气，我伯父就把自己选成主席，調了另外一杯酒，站起来祝他自己的健康，給自己作了一段簡捷而恭維的演說，用很大的热忱干了杯。仍旧沒有人醒过来；所以我伯父又稍稍地喝了一点——这次是沒摻水的，为了防止混合酒对他有害处——于是，粗暴地抓起帽子，毅然走出了大門。

"那是个天气恶劣的刮風的夜晚，我伯父关上了参議員的大門；把帽子紧紧戴在头上免得被風刮掉，两手插进口袋里，抬起头来对天气略略地观察了一番，烏云以最輕狂的速度由月亮上飄过去：一时使她失色；一时又使她发出全部光輝照耀着周圍的一切；不久，又用更高的速度向她冲过去，使一切都掩蔽在黑暗里。'真的，这不行，'我伯父說，对天气发言，好像他覺得他受了人身侵犯。'这跟我的航程一点儿也不对劲呀。不行，无論如何也

---

③ 丘必德是罗馬神話中的愛神，形如孩子，裸体，生两翅，手持弓箭。这里提丘必德的肚子，大概謂海吉斯光滑圓嫩，有如小孩的肚子。

④ 貝克等于九·〇六二公升。

不行，'我伯父說，非常激动的样子。重复了几遍之后，費了些力才恢复了身体的平衡——因为仰着头观看了这么久的天色，所以有点头暈了——于是快乐地走去。

"市參議員的房子在凱納該特，我伯父要到萊斯路那头，大約有一哩多路。在他的两边，以黑暗的天空为背景聳立着高大的、猙獰可怕的、零落的房屋，門面日久天长变污損了，窗戶似乎也分担了人类的眼睛的命运，因为年齡关系变成昏暗和凹陷的了。这些房屋是六层、七层、八层的樓房；一层又一层，像孩子們用紙牌搭的——它們的黑影投射在鋪得不平整的石子路上，使黑夜更黑暗。有一些星散的油灯，互相离得老远，它們的作用只是指出一些狹窄小路的污穢的入口，或者表示那里有一个公用的樓梯可以經过許多陡峭而复杂的弯弯曲曲的路通到上面各层。我伯父怀着对这些見慣了因而覺得不值得注意的那种人的神情，瞥視着这一切，在街心里走着，把两只大拇指分别插在两个口袋里，嘴里时而唱着各种歌曲的斷片，唱得那么有兴致和有精神，叫那些安靜的誠实的市民从头一覺中惊醒过来，躺在床上发抖，直到声音在远处消失为止；那时他們认定那不过是什么'做不出好事来的'醉鬼回家去罢了，就把被子盖得暖暖地重新入睡了。

"紳士們，我所以特别描写我伯父在街心里走着，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是因为，正如他时常說的（而且有很大的理由），这个故事里沒有一点特别的地方，除非你一开头就清清楚楚了解他一点儿也不是欢喜荒誕无稽或者浪漫行徑的人。

"紳士們，我伯父把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一路走着，沿着街道的中心，嘴里一时唱一节情歌，一时唱喝酒的歌；两者都唱厌了就吹吹音調和諧的口哨，直到他到了那連系爱丁堡的新旧

市区的北桥。他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看看那些在半空中一层壘一层的奇怪的不規則的光群，它們在老高的地方閃霎着，高临空中，看上去就像是繁星，从一边的堡壘的垣墙里和另一边的凱尔頓崗上射出来的。它們照耀得好像眞有什么空中楼閣；同时，古老的美丽的市鎮在下面朦朧和黑暗之中沉沉地睡着：像我伯父的一个朋友所說的，它那日夜被古老的射箭崗看守着的圣路的小教堂和宮殿，仿佛是什么脾气乖張的守护神，阴沉沉、怒冲冲地高聳在他守护了这么久的古城之上。紳士們，我說，我伯父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四面看看；然后，对那稍为开朗了些的天气——虽然月亮在落下去了——恭維了几句，就像先前一样又大模大样走下去；很神气地拣着馬路中心走，簡直好像什么人会跟他爭这个权利似的。事实上根本沒有什么人想作这种爭夺；所以，他就这样走着，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安靜得像羔羊。

"我伯父走到萊斯路尽头的时候，得穿过一块很大的荒地，才能走到他回寓所必須走过的一条小街。那时候，在这块荒地上有一片屬于一个車匠的圍場，这人是和邮局訂了契約，买那些破旧的邮車的；而我伯父非常欢喜車子，无論旧的、新的，或者半新的，所以他突然决定离开他走的路，不为别的，只为了从栅栏的縫子里望一望那些邮車；他記得看見了大約一打的車子，被棄置和被拆散了，堆在那里面。我伯父是那种非常热情的、容易动感情的人，紳士們；所以，他覚得从栅栏外面不能够看个清楚，就爬过栅栏，安安靜靜地坐在一根旧車軸上，开始带着很庄严的神情观察那些邮車。

"車子也許是一打，也許还多些——这一点我伯父沒有弄得十分确实，而他是一个对于数目字忠实得一絲不苟的人，所以他就不願意說得确确实实——不过它們全都乱七八精地放在那

里，乱得无以复加。車門已經由鉸鏈上卸下来而且搬走了；衬里已經被撕掉，只是这里那里有一只銹釘挂住一片；灯沒有了，轅杆早已不見了，鉄制品生了銹，油漆剝蝕了；風在光禿禿的木板的裂口里嘘嘘地响；积在車頂上的雨一滴一滴地滴进車里，发出空洞而忧郁的声音。它們是已死的邮車的腐朽的骨架，而在这荒凉的地方，在这深夜，它們显得沮丧而悲哀。

"我伯父把头撑在两只手里，想到多年以前坐在这些旧車子里飞奔着的忙忙碌碌的人們，現在也是沉默而改变了；他想到无数的人，这些破烂腐朽的車子之一，曾經一夜又一夜，持續了許多年，經历了一切的气候，带給他們所焦急盼望的消息，热烈期待的汇款，健康和平安的保証，疾病和死亡的突然的宣告。商人、爱人、妻子、寡妇、母亲、小学生、听見邮差敲門而蹣跚地向門口赶去的嬰孩——他們全都是多么盼望着古旧的邮車来临呵。而現在他們都上哪里去了！

"紳士們，我伯父常常說他那时候想到这一切，不过我怀疑他是以后才从什么书上学来的，因为他清清楚楚說过当他坐在旧車軸上看着那些腐朽的邮車的时候，打起瞌睡来了，后来是什么深沉的教堂钟声敲两点钟突然把他惊醒了。我伯父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迅速的人，假使他想到了这一切，我可以断定那至少他得想到正两点半才行。所以，我断定我伯父打了瞌睡，根本沒有想到什么。

"就算这样吧。教堂的钟打了两点。我伯父醒了，揉揉眼睛，吃惊地跳起身来。

"钟一敲两点，頃刻之間，整个这荒凉和寂靜的場所变成了一种最特別的活跃生动的景象。邮車的門安在鉸鏈上，衬里又有了，鉄制品像新的一样，油漆恢复了，灯点着了，坐垫和大衣放

在每个車箱里，脚夫們在把包裹丢进每一个行李車箱，車掌在收藏着邮包，馬夫們提着一桶桶的水在冲那些修补好了的車輪；有許多僕役四处奔忙着把轅杆装上每一輛車；乘客們來了；旅行箱被递上去，馬被套上了車；总之，十分显然，每輛邮車馬上都要出发了。紳士們，我伯父看見这一切把眼睛睜得那么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間他总是时常怀疑他怎么能够居然又閉下来。

"'喂！'一个声音說，同时我伯父感覚到有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你訂了一張內座。你最好是进去吧。'

"'我訂了內座！'我伯父說，掉过头来。

"'自然罗。'

"我伯父，紳士們，什么都說不出；他吃惊得那么厉害。最奇怪的是，虽然有那么一大堆人，虽然每一瞬間都有新的臉孔涌进来，却不知道他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們仿彿是用什么奇怪的方式从地下或者从空中跳出来的，而消失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脚夫把行李放进馬車、拿了搬运费之后，掉过身去就沒有了；我伯父还沒有来得及去想他是怎么回事，就又有半打新的脚夫跳出来，在那些大得像要压碎他們的包裹的重量下蹒跚地走着。旅客們也都是穿得那么古里古怪——肥大的、寬边的、滚花边的上衣，带着大的硬袖，沒有領子；还有假发，紳士們——大大的合乎礼仪的假发，后面有一个結。我伯父弄得莫名其妙。

"'喂，你进去不进去呀？'先前对我伯父說过話的人說。他打扮得像个邮車車掌，头上戴了假发，上衣上有最大的硬袖，一只手里提一盏灯，另外一只手里是一根很大的大口徑枪，正打算塞进他的小手提箱。'你就进去嗎，杰克·馬丁？'車掌說，把灯提向我伯父的臉照着。

"'哈罗！'我伯父說，倒退了一两步。'不要随随便便了！'

"'乘客表上这样写的呀，'車掌答。

"'上面沒有写着"先生"嗎？'我伯父說——因为他覺得，紳士們，一个不相識的車掌来叫他杰克·馬丁，那是放肆，假使郵局知道的話，是不会批准的。

"'沒有；那上面沒有。'車掌冷冷地答。

"'車錢付过沒有？'我伯父問。

"'当然付过了，'車掌答。

"'眞的？'我伯父說。'那末就去——哪部車？'

"'这部，'車掌說。指着一輛老式的愛丁堡倫敦綫的郵車，踏脚已經放下了，門开着。'慢着——有些别的客人来了。让他們先进去。'

"車掌剛說完，我伯父的面前立刻就出現了一位青年紳士，戴着扑粉的假发，穿一件天藍色的上衣，滚了銀边，衣裾非常飽滿和寬大，里面衬着硬麻布。那印花布和背心上有'鉄近和威普斯'的字样，所以我伯父馬上知道了那所有的料子。他穿了短褲，在他的絲袜和带着扣子的鞋上面打着一副裹腿；他的手腕那里打了襞褶，头上戴着一頂三角帽，身边佩着一把細长的劍。背心的垂边拖到大腿的半中間，蝶形領結的头子拖到腰里。他庄严地高視闊步走到車門旁边，脫下帽子，伸直手臂，把它高举在头上，同时把小指翹在空中，像有些装腔做势的人端着一杯茶的样子；然后把两脚收攏在一起，深深鞠了一个庄严的躬，于是伸出了左手。我伯父正打算走上去热烈地握它，忽然他覺察到这些殷勤不是对他献的，却是对一位那时剛剛出現在踏板前面的青年女子，她穿了古式的綠色天鵝絨衣服，罩了长长的胸衣。她头上沒有戴軟帽，紳士們，却用黑色的絲头巾包着，不过在她預备上馬車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露出的臉是那么美麗，我伯父从

来也沒有見过——哪怕是在图画里。她上馬車的时候用一只手提着衣服；我伯父讲这故事的时候老是大駡一声説，要不是他亲眼看見，他决不相信腿和脚会达到这样完美的程度。

"但是，在这美丽臉孔的这一瞥中，我伯父看出那位小姐对他投射了恳求的眼光，她似乎又恐惧又惶惑。他并且注意到，那戴着扑粉假发的青年人，虽然那些献殷勤的表示都很漂亮和高貴，却在她上車的时候紧紧抓住她的手腕，并且立刻跟着进去。一个異常恶相的戴着樱色短假发的家伙，穿着一套梅子色的衣服，带着一把很大的劍，高統靴子一直穿到屁股下面，他也属于他們这一伙；当他在那小姐旁边坐下的时候，她連忙縮到角落里去，我伯父就更确信他最初的印象，觉得正在进行什么黑暗和神秘的勾当，或者用他自己常説的話讲，'什么地方有只螺絲松了。'眞是十分可惊，他那么快就决定了不顾任何危險帮助那位小姐，假使她需要帮助的話。

"'死和閃电！'当我伯父进了馬車的时候，那位青年紳士手摸着佩劍叫。

"'血和雷！'另外一位紳士吼。説着，他就猛然拔出了劍，向我伯父一刺，也不再打什么招呼。我伯父沒有带武器，但是他很灵巧地从那恶相的紳士头上抓了他的三角帽，让劍从帽頂正中戳穿，折起帽边来，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劍。

"'从后面刺他！'恶相的紳士对他的同伴喊，一面拚命夺劍。

"'我看他最好还是不那样，'我伯父叫，用威胁的态度显一显他一只鞋子的后跟。'不然我要踢出他的脑子来，假使他有什么脑子的話，要是他沒有脑子，我就踏破他的脑袋。'这时候我伯父用全部气力从恶相的紳士手里把劍夺了下来，干脆丢出了車窗；那比較年青的紳士看見了，就又怒叫一声'死和閃电'！并且

把手伸到劍柄上，神情非常凶猛，不过他沒有拔劍。也許，紳士們，就像我伯父常常带着微笑說的，也許他是怕惊吓了那位小姐吧。

"'喂，紳士們，'我伯父說，逍逍遙遙地坐好，'在一位女士面前，我不需要什么死，无論有沒有閃电，我們这一趟旅行也已經有了足够的血和雷了；所以，如果你們欢喜的話，我們就照安安靜靜的內座乘客們的样子坐好了——喂，車掌，把那位紳士的餐刀拾起来。'

"我伯父剛說了这句話，車掌就出現在車窗外面了，手里拿着那紳士的劍。他把劍递进来的时候，举起了灯，密切地注視着我伯父的臉：这时候，借着灯光，我伯父很吃惊地看見一大群郵車車掌拥挤在窗戶外面。每人的眼睛都急切地盯着他。他一生一世从来沒有見过这样一片海似的白臉孔、紅身体和急切的眼睛。

"'这眞是我遇到过的最奇怪的事，'我的伯父想——'允許我把你的帽子奉还吧，先生。'

"恶相的紳士默默地接了他的三角帽；带着疑問的神情，看看正中間的那个洞；最后庄严地把它戴在他的假发上，但是那庄严的效果略为受了些损害，因为他这时猛然打了一个噴嚏，把帽子又震落下来。

"'都妥啦！'拿灯的車掌叫，爬进車尾他的小小的座位。他們出发了。离开車場的时候我伯父从車窗向外窺望，他看見另外的郵車带着車夫、車掌、馬匹和全部旅客，在兜着圈子赶車，大約是一小时五哩的慢速度。我伯父大为憤慨了，紳士們。作为一个商人，他覺得郵包是不能这样馬馬虎虎送的，他决定一到倫敦馬上就写信向郵局建議。

“然而，現在，他的思想放在那位小姐身上，她坐在馬車里面最远的一角，臉孔紧紧地裹在头巾里；穿着天藍色上衣的紳士坐在她对面，穿一套梅子色衣服的另外那位坐在她旁边；两人都紧張地看守着她。甚至她把她的头巾的褶襉弄出声来，他就听見那恶相的人用手抓劍的声音，从另外一个(很黑，所以看不見他的臉)的呼吸声也听得出，仿彿他是那样大的巨人，要一口吞她下去似的。这事使我伯父越来越激动，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把这弄个水落石出。他对于明亮的眼睛、甜蜜的臉和漂亮的腿和脚有很高的崇拜；总之，他欢喜所有的女人。那是我們家族的遺傳，紳士們——我也是那样呢。

“我伯父千方百計去吸引那位女士的注意，或者无論如何要引得那两位神秘的紳士談起話来。全都徒劳无功；紳士們不願意說話，女士不敢。他过些时就把头伸到窗戶外面，喊着問他們为什么不赶得快些。但是他喊哑了嗓子也沒有誰对他注意一点。他倚在座位上，想那美丽的臉、脚和腿。这倒比較好些；可以消磨时間，而且免得叫他納悶他是上哪儿去、并且怎么偏偏是他，落到这样古怪的处境。但是无論如何，这也并沒有使他太煩恼——我伯父是个了不得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滿不在乎的人呵，紳士們。

“突然，馬車停了。‘哈罗！’我伯父說，‘出了什么事啦？’

“‘这里下車，’車掌說，放下踏板。

“‘这里！’我伯父叫。

“‘这里，’車掌答。

“‘我决不干，’我伯父說。

“‘很好——那末你留在原处別动，’車掌說。

“‘是嘛，’我伯父說。

“‘得，’車掌說。

“别的乘客們对这段对話很注意；发現我伯父决定不下車，那年輕些的人就从他旁边挤过去，把那小姐扶下車。这时候，恶相的人在察看着他的三角帽頂上的洞。那青年女士走过去的时候，掉下一只手套在我伯父手里，并且輕声地对他耳語——她的嘴唇这样靠近他的臉，他的鼻子上都感觉到她的温暖的呼吸了——簡簡单单两个字，‘救命！’紳士們，我伯父立刻跳出了馬車，跳得那么猛，使車子又在彈簧上搖起来。

“‘啊！你改变了念头，是不是？’車掌看見我伯父站在地上的时候，說。

“我伯父对車掌看了一小会儿，犹疑着好不好把他的敞口枪搶过来，对那拿大劍的人臉上开一下，再用枪柄对另外一个当头打一下，搶了那青年女士一溜烟逃走。但是又一想，他放棄了这个計划，因为实行起来有点太傳奇式了，于是就跟着那两个神秘的男子：他們把女的看守在他們之間，正走进一所古老的房屋，馬車就停在这房子前面。他們轉进了过道，我伯父也跟了进去。

“在我伯父見过的一切頹廢荒凉的地方中，这里是最厉害的了。看来它好像曾經是一座很大的娛乐場所；不过屋頂好多处已經坍下来，樓梯是陡峭的、崎嶇的、破烂的。他們走进去的一間房，里面有一只巨大的火炉，烟囱被烟熏得漆黑；不过現在沒有温暖的火焰照亮它了。白色的羽毛一般的柴灰仍然鋪在炉底，不过炉子是冷的，而一切都是黑暗而阴沉的。

“‘嗨，’我伯父四面看着的时候說，‘一部郵車用一小时六哩半的速度赶路，并且在这样一个洞似的地方无限期地停下来，眞是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呢，我想。这是要追究明白的；我要写信給报紙。’

"我伯父說这話用的是很大的声音，并且是公开的毫无保留的态度，目的是尽可能地引那两个陌生人和他說話。但是，他們对他根本不注意，只是一面向他狠狠地盯着，一面互相咬耳朵。那位小姐是在房間的尽里头，她冒險揮了一次手，好像恳求我伯父救助似的。

"最后，两个陌生人走近了一点，非常认眞地开始談判了。

"'你不知道这是私人的房間吧；我想，家伙？'穿天藍色上衣的人說。

"'不，我不知道，家伙，'我伯父答。'不过假使这就是临时特地开的私人房間，那我相信公共房間一定是非常舒服的房間了。'說着我伯父就在一把高背椅子里坐下，用两只眼睛打量那位紳士；打量得这样精細，只要根据他的估計，鉄近和威普斯就可以替他做一套印花布衣服，不会大一吋，也不会小一吋。

"'离开这房間，'那两人異口同声說，抓住他們的劍。

"'呃？'我伯父說，像是一点不懂他們的意思。

"'离开这房間，否則就要了你的命，'拿着大劍的惡相的人說，同时就拔出劍来在空中揮舞。

"'打倒他！'穿天藍色衣服的紳士叫，也拔出劍来，并且倒退了两三碼。'打倒他！'那位小姐发出一声尖叫。

"我伯父呢，他向来是非常勇敢和鎮静的。他一直好像对于发生的事情那样漠不关心，但是他暗中却在四面寻找防御的武器或者投擲的器具，就在他們拔出劍来的时候，他看見火炉角落里放着一把古旧的、柄上有柳条式的把手的、細长的劍，套着生銹的劍鞘。我伯父一跳，就把它抓了过来，拔出劍英勇地在头上一揮，大声叫那小姐让开，把椅子朝着穿天藍色衣服的人摔过去，把劍鞘朝着穿梅子色衣服的人摔过去，趁他們手忙脚乱的时

候，扑上去混战起来。

“紳士們，有一个老故事——虽然是眞实的，却并不因此而减色呢——說是有一位很好的爱尔兰青年紳士，人家問他会不会彈四弦琴，他回答說他毫无疑問是会的，不过他却不能說一定，因为他从来沒有彈过。这对于我伯父和他的劍术并不是不适用的。他以前手里从来沒有拿过一把劍，除了有一次在一个私人剧院里演理查三世的时候；那次是和里士滿約好，从后面把他刺穿，根本不用在台上演决斗。但是現在他和两个有經驗的斗劍手砍着杀着，攻、防、刺、削，用无以复加的大丈夫气概和熟练的手法干着，虽說到那时候为止他从来沒有想到他对于这門技艺有一点概念。紳士們，这只是說明那句老話說得有多对，一个人决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要等做了才知道。

“战斗的声音是怕人的；三个参战者都破口大駡，他們的劍叮叮当当地打得那么厉害，像是新港市場全部的刀枪劍戟同时击撞起来。战斗达到頂点的时候，那位小姐，多半是为了鼓励我伯父，把头巾完全从脸上揭掉，露出那么令人眩目的美丽臉孔，使他甘心为了博得她一笑，和五十个人战斗到死。他先前已經做了不可思議的事了，現在更加勇猛无比，像发狂的巨人一样。

“就在这时候，穿天藍色衣服的紳士回头一看，看見那位小姐的臉孔露在外面，就发出一声忿怒和妒忌的叫喚；并且掉过劍来对着她的美丽的胸膛，照她的心口刺过去，这使我伯父发出一声使屋子都震动起来的恐怖叫喚。那位女士輕盈地閃在一旁，从那青年人的手里夺过劍来，在他沒有来得及站稳身体的时候，把他逼到墙壁上，一劍刺穿了他，連带貼墙板，只露出了劍柄，把他結結实实地釘在那里。这是个出色的榜样。我伯父发一声胜利的大叫，用不可抵抗的勇猛，逼着他的对手退到相同的方向，

把那古旧的細劍刺进他的花背心上的一朵大紅花的中心，把他釘在他朋友的旁边；他們两人都在那里站着，紳士們，痛苦地扭着手臂和腿子，像玩具鋪子的模型，被一根粗綫牵着。我伯父以后老說，要处置一个仇人，这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法子之一了；不过有一点是不无可議的，那是就費用而言，因为解决一个人就得損失一把劍呢。

"'郵車，郵車！'那位女士叫，跑到我伯父跟前，伸出美丽的手臂抱住他的頸子；'我們还来得及逃走。'

"'来得及！'我伯父喊；'嗳，我的亲爱的，再沒有别的人要杀了。不是嗎？'我伯父有点失望，紳士們，因为他覚得屠杀之后再安安靜靜地'談談恋爱'才对勁，即使是換換花样也好。

"'我們在这里一刻也不能耽擱，'那小姐說。'他（指一指穿天藍色衣服的青年紳士）是那有勢力的菲列托維尔侯爵的独生子。'

"'很好，我的亲爱的，不过恐怕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爵号了，'我伯父說，冷冷地看着那青年紳士，他像我已經描写过的小金虫似的一动不动地靠墻站着。'你絕了人家的后代，我的爱。'

"'我是被这些恶棍从我的家庭和朋友們身边擄出来的，'小姐說，她的臉憤怒得发紅了。'再过一小时那个坏蛋就要用武力娶了我了。'

"'死不要臉的！'我伯父說，对菲列托維尔的要死的嗣子投了一种非常鄙夷的眼色。

"'从你看見的事情你可以猜到的，'小姐說，'他們打算在我向人求救的时候就杀我。假使他們的同謀們发現我們在这里，我們就完了。再过两分钟就来不及了。郵車！'——她由于感情过度激动、和刺小菲列托維尔侯爵的用力，說了这些話就跌在我伯

父的怀里了。我伯父把她抱起来，抱到門口。郵車停在那里，現現成成的駕了四匹长尾巴的垂鬃毛的黑馬；但是在那些馬的前面，沒有車夫，沒有車掌，連馬夫也沒有。

“他虽然是一个独身汉，但是在这次以前已經在怀里抱过一些女子了，紳士們，我希望我这样說对于我的已故的伯父沒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我相信他确实有吻酒吧間女侍者的习慣；并且我知道，有一次或者两次，他曾經被可靠的証人撞見，看見他用一种非常明显的样子拥抱老板娘。我提这事，是为了說明那位美丽的青年女士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人，才能够像那样影响了我伯父；他常說，当她的长长的黑发拖在他手臂上的时候，当她苏醒之后她的美丽的黑眼睛凝視着他的臉的时候，他感覚到那样奇怪和紧張，两腿都抖了起来。但是，誰能够望着一对甜蜜蜜的黑眼睛而不感覚到奇怪呢？我是不能的，紳士們。我知道我害怕看一些眼睛，道理就在这里呵。

“‘你永远不离开我呵，’小姐喃喃地說。

“‘我的亲爱的救命恩人！’小姐叫，‘我的亲爱的、好心的、勇敢的救命恩人！’

“‘不要說，’我伯父說，打断她。

“‘为什么呢？’小姐問。

“‘因为你的嘴在說話的时候这样美丽，’我伯父答，‘所以我害怕我会鹵莽得去吻它了。’

“小姐举起手来像是警告我伯父不要这样做，并且說——不，她沒有說什么——她微微一笑。当你看着两片世上最美妙的嘴唇，并且看着它們輕輕地咧开淘气地一笑，假使你非常靠近它們，并且沒有别人在旁边的話，那你除了立刻吻它們，就沒有更好的法子来証明你对它們的美貌和色彩的崇拜，我伯父就是

这样做的；我因此很推重他呢。

"'听！'小姐叫，一惊。'車輪和馬的声音！'

"'不錯，'我伯父說，听着。他对于听車輪和馬蹄踐踏声是很灵敏的；不过，从远处向他們馳来的馬和馬車似乎这样多，所以不可能对它們的数目做出一个估計。那声音就像是五十部大型四輪馬車的声音，每部車子有六匹純种的馬。

"'有人追我們！'小姐叫，合着掌。'有人追我們了。我只有指望你了！'

"她的美丽的臉上显出那么恐怖的表情，使得我伯父立刻下了决心。他把她抱进馬車，叫她不要怕，又把他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面一次，然后劝她把窗子拉上来擋住冷風，就爬上車夫座。

"'且慢，爱，'小姐叫。

"'什么事？'我伯父在車夫座上說。

"'我有話对你說，'小姐說；'只是一句話——只是一句話，最亲爱的。'

"'我要下来嗎？'我伯父問。女士不答，不过她又微微一笑。那样动人的微笑啊，紳士們！——那比起来叫另外一个一錢不值了。我伯父一霎眼的工夫就跳下了車夫台。

"'什么呢，我的亲爱的？'我伯父說，把头向馬車窗戶里伸进去。那位小姐碰巧这时俯过身来，我伯父覺得她比先前更美了。他那时候非常靠近她，紳士們，所以他的确是知道这一点的。

"'什么呢，我的亲爱的？'我伯父說。

"'你除了我决不爱别人嗎——除了我决不娶别人嗎？'小姐說。

"我伯父发了一个大誓，說是他决不娶任何别人，于是那小姐縮进头去，拉上了窗戶。他跳上駕駛台，張着胳臂理好繮绳，抓

起放在車頂上的鞭子，給那右边的先导馬一鞭，于是四匹长尾巴垂鬃毛的黑馬跑了起来，一小时足足有十五哩的速度，后面拖着那部古老的邮車——嗨！他們是怎样狂奔着呵！

“但是后面的声响大了起来。那古老的邮車跑得越快——人、馬、狗联合起来在追赶，喧声可怕。但是，在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位年輕女士的声音，催促我伯父，尖叫着：‘快些！快些！’

“他們掠过黑暗的树林，像飓風扫蕩下的羽毛。他們掠过房屋、門戶、教堂、干草堆和各种的东西，那速度和声音就像突然奔放起来的怒吼着的洪水。可是追逐者的声音仍然是越来越大，而我伯父仍然听見那小姐发狂地尖叫着：‘快些！快些！’

“我的伯父連連地使用鞭子和繮绳，馬匹飞似的跑，渾身由于汗的泡沫发了白；然而后面的声音更大了；那小姐还叫着：‘快些！快些！’我伯父在这危急关头用力跺了一下靴子，于是——发現已是黎明，而他正坐在造車匠的圍場里一部旧的爱丁堡邮車的駕駛座上，又冷又湿，渾身发抖，在跺着脚取暖！他爬下来，急忙向車子里找那美丽的少女——糟糕！那馬車既沒有門也沒有座位——只是一个空壳子。

“当然，我伯父很明白这事情里面一定有点神秘，而一切恰如他常常讲的都过去了。他一直忠实地遵守着他对那美丽的少女发的大誓：为了她的原故拒絕了几个可取的老板娘，到死还是一个独身汉。他老是說，那是多奇怪的事，他由于爬过栅栏这种純粹的偶然的举动，却发現了邮車和馬的鬼魂，还有車掌、車夫和有按着規律每夜出去旅行的习惯的乘客們的鬼魂；他常常接着就說，他相信他是曾經在这些旅行中当过旅客的唯一的一个活人，我覺得他說得不錯，紳士們——至少我从来沒有听說有別人呢。”

"我不懂这些邮車鬼在他們的邮包里装的是什么，" 极其注意地听了全部故事的酒店老板說。

"死人的信呵，当然罗，"旅行商人說。

"啊，嗳——不錯，"老板答。"我倒沒有想到这一点。"

第五十章

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加速执行他的任务，以及他如何一开头就得到一个极其意外的帮手的增援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差一刻，馬匹准时套好，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維勒各自就了座，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左馬駕駛人也按时得到命令首先把車赶到鮑伯·索耶先生家，去接班杰明·爱倫先生。

馬車到达挂着一盞紅灯并且有"索耶医师"这几个非常清楚的字眼的大門口时，匹克威克先生把头伸出車窗，看見那穿灰色制服的孩子正忙着上百叶窗，眞是吃惊不小：上百叶窗这事，在早晨这样的时候，是不平常而且不合营业規矩的，所以他的脑子里立刻发生两个推测——其一，鮑伯·索耶先生的什么朋友兼病人死掉了；其二，鮑伯·索耶先生自己破了产。

"什么事情呀？"匹克威克先生問那孩子。

"沒有什么，先生，"孩子答，嘴巴咧得和脸孔一样闊。

"很好，很好！"鮑伯·索耶叫，突然出現在門口，一只手里拿

着一只又皺又髒的小旅行皮包，另外一只手臂上搭着一件粗料子的外衣和披肩。"我去，老朋友。"

"你！"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鮑伯·索耶答，"我們要正正經經旅行一次呢。喂，山姆——注意！"这样簡單地喚起維勒先生的注意之后，鮑伯·索耶先生就把那旅行皮包丢进馬車尾座，极其敬佩地望着这种行动的山姆就馬上把它藏在座位下面。以后，鮑伯·索耶先生由那孩子帮着，勉强把那稍为小了几分的粗外衣穿上，于是走到馬車窗前，伸进头去，狂笑起来。

"这样动身有多好呵——不是嗎？"鮑伯叫着說，用粗外套的一只袖口擦掉眼睛里的泪水。

"我的亲爱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有点着恼地說，"我沒有想到你同我們去。"

"不，一样的，"鮑伯答，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衣襟。"开开玩笑罢了。"

"啊，开玩笑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当然罗，"鮑伯答。"那是这事的关鍵，你要知道——丢下生意让它自己去照顾自己吧，因为它似乎打定主意不照顾我呵。"鮑伯·索耶先生指指鋪子这样解釋百叶窗的现象，又欣喜欲狂了。

"唉呀，你难道发瘋了，让你的病人得不到照应嗎！"匹克威克先生用非常认眞的口气劝諫說。

"干么不呢？"鮑伯問，作为回答。"我这才有救呢，你知道。他們沒有一个付过錢。而且，"鮑伯把声音降到一种說秘密話的耳語声，"对于他們更好；因为，我几乎缺了药，而我現在又买不起，所以就不得不統統拿甘汞給他們吃，那对于他們中間的几个

当然是不对勁的——所以只有更好哪。”

这个答复里有一种哲学，并且有一种說理的力量，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沒有預料到的。他沉吟了一会儿，比較不那么坚决地接着說：

“不过这輛馬車，我的青年朋友——这輛馬車只坐得下两个人呵；我約了爱倫先生的。”

“你不用管我，”鮑伯回答說。“我都布置好了；山姆和我合坐尾座。你瞧。这个小条子是預备貼在門口的：‘索耶医师。可向对面克列浦斯太太問訊。’克列浦斯太太是我那学徒的母亲。‘索耶先生很抱歉，’克列浦斯太太会說，‘沒有办法呵——一早就被請出去了，請他去和那些第一流的外科医生会診去了——沒有他不行——任何代价也得請他——大手术。’事实上，”鮑伯結束着說，“我想这对于我最好不过了。假使在本地什么报上登出来的話，那就是我的造化了。班来了——上車吧！”

說了这些急促的話，鮑伯·索耶先生就把左馬駕駛人推在一边，把朋友推进車廂，砰地一声关上門，拉上踏板，把条子貼上大門，把門鎖了，把钥匙放在口袋里，跳上了尾座，吩咐赶車；这一切都做得如此匆促，匹克威克先生还沒有来得及好好想一想到底鮑伯·索耶先生該不該去，馬車已經带着鮑伯作为他的隨从之一軋軋地走了。

他們的行程还沒有越出布列斯托尔的街道的时候，这位滑稽的鮑伯一直戴着他工作时用的綠色眼鏡，并且使他的态度保持着相当的庄重：仅仅发表許多詼諧的言論，让塞繆尔·維勒先生独享耳福；但是，当他們出現在空曠的馬路上的时候，他就把眼鏡和庄重都丢开了，开了許多荒唐的玩笑，存心要引起过路的人們的注意，使这馬車和車里的人物不仅成为普通好奇心的对

象而已；在他这些杰作中間，最不出色的，是极响亮地模仿一只有鍵的号角和炫耀一条大紅色的絲手絹——他把它系在手杖上，时而用各种表示尊貴和挑战的姿势在空中揮动。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在和班·爱倫談論关于文克尔先生和班的妹妹的种种好品质的极安詳的談話中間停下来說，"我不懂我們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使走过的这些人都这么盯着我們。"

"派头不小呵，"班·爱倫答，口气里带着点儿得意。"我相信，他們不是每天都看到这种事情的。"

"可能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也許是这样。也許是吧。"

匹克威克先生很可能使自己信以为真了；可是，他那时碰巧朝馬車窗外一看，看見那些过路人臉上表示的决不是敬意的惊訝，而且似乎他們和車箱外面的什么人，正通着电报式的种种消息，因此他立刻覚得这些表現可能和罗伯特·索耶先生的幽默举止有一点关系。

"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的活潑的朋友在尾座上沒有做出荒唐的事情呵。"

"啊，不会的，"班·爱倫答。"除了有点醉意的时候，鮑伯是世上最安靜的人了。"

这时候，模仿有鍵的号角的拉长的声音冲耳而来，接着是欢呼和嘶叫声，显然全是从那位世上最安靜的人——或者明白点說，鮑伯·索耶先生——的喉头和肺部发出来的。

匹克威克先生和班·爱倫先生含有深意地互相望望，前者脫下帽子，由車窗探出身去，直到几乎全部背心都伸到外面了，这才使他看到了他的滑稽的朋友一眼。

鮑伯·索耶先生不是坐在尾座里，却坐在馬車頂上，两腿随随便便岔得开开地，歪戴着塞繆尔·維勒先生的帽子，一只手拿

着极大的一块夹肉面包，另外一只拿着一个很大的有套子的瓶子，津津有味地在受用它們：为了免除单调，时而发一声叫喚，或者和任何路过的陌生人活潑地开开玩笑。大紅色的旗子仔細地扎在尾座的扶手上；塞繆尔·維勒先生呢，戴着鮑伯·索耶先生的帽子，坐在尾座的中央，在欣賞两片夹肉面包的味道，脸上是兴高采烈的；那表情表示出他对于这全部措施完全和充分贊許。

这是足够使像匹克威克先生这样循規蹈矩的紳士气恼的了，但是气人的事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部里里外外装得滿滿的公共馬車这时和他們遇了头，乘客們的惊訝表露得非常明显。而且还有大大小小一家子爱尔兰人一直緊跟着他們的馬車討飯，喊着一些簡直是喧噪不堪的恭維話；尤其这家庭中的男人的声音更吵人，他似乎认为这种招搖过市是什么政治的或者别的什么凱旋游行。

“索耶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在很激动的心情中叫喚說。“索耶先生，先生！”

“哈罗！”那位紳士答应了，怀着他一生的全部鎮靜向車箱的旁边看看。

“你发瘋了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一点也沒有，”鮑伯答，“不过是高兴罢了。”

“高兴，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脫口喊出来。“把那丢臉的紅手絹拿下来，我求你，我一定要你这样，先生。山姆，拿下来。”

山姆还沒有来得及插手，鮑伯·索耶先生就文雅地取下他的旗子，放进口袋，用有礼貌的态度对匹克威克先生点一点头，擦一擦酒瓶的嘴，湊到自己的嘴上；不用费什么口舌，就是告訴他，他喝这一口是祝他幸福和前途远大。做了这事，鮑伯小心翼翼

地塞好瓶塞，亲切地向下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咬了一大口夹肉面包，微笑起来。

“算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一时間的憤慨不大敌得过鮑伯的不可动摇的鎮靜，“让我們不要再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吧。”

“不罗，不罗，”鮑伯答，和維勒先生又交換了帽子；“我并沒有想做荒唐事，不过因为坐車子坐得太快活，忍不住了。”

“想想弄成了什么样子，”匹克威克先生劝告說；“要顾点面子呀。”

“啊，当然罗，”鮑伯說，“根本沒有那种事。都过去了，老人家。”

滿意了这个保証，匹克威克先生就又把头縮到車箱里，拉上了玻璃窗；但是他剛要接着談被鮑伯·索耶先生打断了的談話，就被一个东西稍稍吓了一跳，那是个小小的黑东西，椭圓形，露在車窗外面，并且在窗子上乱敲着，像是迫不及待地要进来。

“这是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喊。

“看样子像一个带套子的瓶子，”班·爱倫說，相当感兴趣地透过眼鏡瞧着那东西；“我看那是鮑伯的东西。”

这印象是十分正确的；鮑伯·索耶先生把那带套子的瓶子綁在手杖头子上，在用它乱敲窗戶，表示他希望里面的朋友也尝尝瓶里的东西，作为友誼和融洽的表示。

“怎么办呢？”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着那瓶子。“这行为比其他的更荒唐了。”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拿进来，”班·爱倫先生答；“拿进来扣留着，那是他应得的报应，不是嗎？”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过我——”

“我想这是我們所能采取的最适合的办法，”班答。

这忠告正合他自己的心思，匹克威克先生就輕輕放下碗子，从手杖上解下瓶子；于是手杖縮了上去，并且听見鮑伯·索耶先生尽情地大笑。

“多快活的家伙！”匹克威克說，手里拿着瓶，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同伴。

“正是呀，”爱倫先生答。

“你簡直跟他生不起气来，”匹克威克先生說。

“完全不可能，”班杰明·爱倫說。

在交換这些感想的短短的时間里，匹克威克先生心不在焉地拔下了瓶塞。

“里面是什么呀？”班·爱倫問，不在意的样子。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答，同样地不在意。“它的味道，我想，像是牛奶五味酒。”

“当眞！”班說。

“我想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說，很适当地謹防自己有說錯了的可能；“注意，不尝一尝，我不能够保証說得确实。”

“你还是尝一尝好，”班說；“那我們就知道个究竟了。”

“你这样想嗎？”匹克威克先生答。“好，假使你有这种好奇心，当然我不反对。”

永远願意为朋友的願望犧牲自己感情的匹克威克先生，立刻尝了一大口。

“是什么呀？”班·爱倫問，有点等不及地打斷他。

“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說，咂着嘴，“我簡直还沒有尝出来。啊，对了，”匹克威克先生尝了第二次之后說，“是五味酒。”

班·爱倫先生望望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望望班·爱倫先生；班·爱倫微笑了；匹克威克先生却沒有。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后面这位紳士带着几分严厉的神情說，"这是他应得的报应，把它喝得精光。"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班·爱倫說。

"可不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那末祝他健康。"說了这話，那位卓越的人物就着瓶子拚命大喝一陣，然后就递給班·爱倫，他呢，也不怠慢地学了他的样。微笑变成互相的了，牛奶五味酒逐漸地、高高兴兴地被解决了。

"說到究竟，"匹克威克先生喝干了最后一滴的时候說，"他的恶作剧真是非常討人欢喜的——非常教人高兴的。"

"可以这样說，"班·爱倫先生答。为了証明鮑伯·索耶是世上最詼諧的人之一，他就对匹克威克先生长篇大套地和詳詳細細地叙述那位紳士有一次如何喝得发了热狂，剃掉了头发；这愉快有趣的故事一直叙述到馬車到貝克萊灌木荒地的貝尔停下换馬的时候才中止。

"我說我們在这里吃飯吧，好嗎？"鮑伯从窗口向里面看着說。

"吃飯！"匹克威克先生說。"怎么，我們才走了十九哩，还要走八十七哩半呢。"

"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所以要吃点东西才支持得住啊，"鮑伯·索耶先生抗辯說。

"啊，十一点半就吃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答，看看他的表。

"不錯，"鮑伯回答說，"吃便餐正好。喂，朋友！三客便餐，馬上开来；把馬牵回去等刻把钟。叫他們把所有的冷盘都开来，弄点瓶子装的啤酒——还要让我們尝尝你們的最好的馬地拉葡萄酒。"——摆着架子匆忙地发了这些命令，鮑伯·索耶先生立刻

跑进屋里监督去了；不到五分钟，他回来宣布說，东西呱呱叫。

便餐的质量充分証明鮑伯的称贊很得当，所以，不仅那位紳士，班·爱倫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也都尽情地受用了一頓。在三位的垂青之下，瓶子装的啤酒和馬地拉很快就解决了；随后(馬匹已經重新駕上)他們重新上了座位，带着套子的瓶子装满了立时叫到的最好的牛奶五味酒代用品，鍵号吹过了，紅旗搖过了，匹克威克先生沒有再表示絲毫的抗議。

到了吐克斯貝利的霍普·波尔，他們停下来吃午飯；这次有更多的瓶子装的啤酒，更多的馬地拉，另外还有点白葡萄酒；带套子的瓶子在这里第四次又灌满。在这些混合的刺激品的影响之下，匹克威克先生和班·爱倫先生結結实实地睡了三十哩路的覺，同时鮑伯和維勒先生在尾座里唱二声合唱。

匹克威克先生清醒得能够向窗戶外看的时候，天已經很黑了。馬路旁的零零落落的茅屋，一切隐約可見的东西的模糊色彩，黑沉沉的气氛，煤渣和磚灰鋪的小路，远处熔鉄炉的通紅的火，从搖搖欲墜的高聳的烟囪里噴出来、染黑和掩蔽了周圍一切的一股一股濃烟，远处灯火的閃爍，載着鏗鏘作响的鉄条或其他沉重貨物在馬路上艰苦跋涉的笨重的貨車——一切都說明他們快接近伯明罕这个偉大的工业城市了。

他們在那些通到騷乱的市中心的狹小道路上轆轆地行駛的时候，紧張的工作的景象和声音更有力地打动了他們。街道上挤满了工人。劳动的嗡嗡声在每一座房屋里迴蕩；火光从那些頂樓的长窗格子里发出微光，輪盘的旋轉和机械的喧声震撼着发抖的墙壁。几里之外就能看到苍白慘淡的火光的一座座熔炉，在这都市的大作坊和大工厂里凶猛地燒着。鉄鎚的叮鐺声，蒸汽的冲击声，引擎的笨重的鏗鏘声，是从四面八方涌出来的粗暴

的音乐。

左馬駕駛人很快把車子赶过了空曠的街道，又开过了介于市郊和老皇家旅社之間的美丽的和灯火輝煌的商店，匹克威克先生才开始考虑到使他到这里来的任务的非常困难和棘手的性質。

这任务的棘手，和难以用一种令人滿意的方式来执行的困难，并沒有因为鮑伯·索耶先生自告奋勇来伴送而減去絲毫。說实話，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他在这事中間出面，不管他是如何地会体諒人和令人喜悅，他倒很不願意領这份情；他实在倒乐于破費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只要立刻能把鮑伯·索耶先生送到离开至少五十哩的任何地方去。

匹克威克先生从来沒有和老文克尔先生会見过，虽然和他通过一两次信，并且给了他有关他儿子的品行的滿意答复；他神經过敏地意識到，让这两位有点醉醺醺的鮑伯·索耶和班·爱倫陪着他去向他作初次的拜訪，这决不是获得他的好感的最聪明和最适当的方法。

"无論如何，"匹克威克先生說，努力使自己安心，"我一定要尽力做去；我一定今天夜里就去看他，因为是我誠心誠意答应过的；假使他們坚持要陪我去，我就尽可能使会面的时間縮短，希望他們为自己着想，不要露出馬脚。"

当他用这些念头来安慰自己的时候，馬車在老皇家旅社的門口停了。班·爱倫从沉睡中半睡半醒地醒过来，被塞繆尔·維勒先生抓住領子拖出了馬車，匹克威克先生才能够下了車。他們被領进了一間舒适的房間，匹克威克先生馬上向侍者打听文克尔先生的住宅的所在地。

"很近，先生，"侍者說，"不出五百碼，先生。文克尔先生是一

个碼头老板，先生，运河上的，先生。住宅是——嗳呀呀，先生，不出五百碼远，先生。"説到这里，侍者吹熄了一支蜡烛，装出再点上的样子，为了給匹克威克先生一个再問什么的机会，假使他要問的話。

"現在吃点什么嗎，先生？"侍者説，由于匹克威克先生沉默无言，絕望地点着了蜡烛。"茶还是咖啡，先生？吃大餐嗎，先生？"

"現在不要。"

"很好，先生。开晚飯嗎，先生？"

"現在还不。"

"很好，先生。"于是他輕輕走到門口，又突然站住，轉过身来，非常殷勤地説：

"要叫侍女来嗎，紳士們？"

"随你的便，"匹克威克先生答。

"随你的便啊，先生。"

"端点苏打水来，"鮑伯·索耶説。

"苏打水嗎，先生？是啦，先生。"因为終于得到要什么东西的吩咐，心里显然去了一个压得太厉害的重担，侍者就悄悄地消失了。侍者們是从来不走路或跑步的。他們有一种滑出房間的特殊而神秘的本領，那是别的人們所沒有的。

苏打水在班·爱倫先生身上顯起了一点活力的征兆，他接受了洗臉和洗手的劝告，并且让山姆給刷了刷身上。匹克威克和鮑伯·索耶也收拾了一下旅行在他們衣服上所造成的紊乱，三个人就臂挽臂地出发上文克尔先生家去；鮑伯·索耶一路走一路用烟草的烟来充实大气。

大約离开四分之一哩，在一条安靜的、看样子都是殷实住户的街上，有一座旧的紅磚房子，門口有三級台阶，門上有一块銅

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罗馬体正楷的"文克尔先生"几个字。台阶非常白，磚头非常紅，房子非常清洁。匹克威克先生、班杰明·爱倫先生和鮑伯·索耶先生站在这里的时候，钟敲十点了。

一个漂亮的女用人出来应門，看見三个陌生人，吓了一跳。

"文克尔先生在家嗎，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打听。

"他正在吃晚飯，先生，"女僕答。

"請你把这名片給他，"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說。"就說我很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不过我急于在今天夜里見他，我是才到的。"

女僕畏縮地看看鮑伯·索耶先生，他正用种种奇妙的怪相表示贊美她的漂亮；她瞥了一眼那些挂在过道里的帽子和大衣，关照另外一个女僕在她上楼去通报的时候看着大門。但是哨兵很快就撤除了，因为女僕馬上就回来道歉說，請原諒让他們留在街上等着，于是領他們到一間鋪了地毯的后客堂里，那是办公室兼起坐間，其中主要的有用的和作装飾的物件是一張写字台、一只面盆架带刮臉鏡子、一座靴架和脫靴器、一張高凳子、四把椅子、一張桌子和一座古老的八天钟。在壁炉上边是鉄保險箱的凹陷的門，另外还有两个悬空的书架、一个日历和几疊蒙上灰的紙，装飾了墙壁。

"非常对不起，让你們站在門口，先生，"女僕点着灯，带着迷人的微笑，对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过我完全不认識你們的；而我們这里有这許多浪人跑来，专門偸东西，那眞是——"

"完全沒有道歉的必要呵，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高高兴兴地說。

"絲毫用不着，我的爱，"鮑伯·索耶說，开玩笑地伸出两臂，跳来跳去，好像阻止这青年女子走出房間。

这青年女子一点沒有被这种引誘軟化了，因为她立刻表示

意見說鮑伯·索耶先生是个"討厌鬼"；当他更加急切地献殷勤的时候，她就在他臉上印了鮮明的手指印，說了許多嫌恶和鄙夷的話就跳出房間。

失去少女的陪伴，鮑伯·索耶先生无以消遣，就窺探写字台，看遍了桌子的所有抽屜，做出要撬开那鉄保險箱的鎖的样子，把日历掉过来面向墙壁，試着把老文克尔先生的靴子套上自己的，还用家具做了其他几种滑稽的試驗，这一切，給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不出的恐惧和痛苦，而鮑伯·索耶先生却得到了相当的愉快。

終于，門开了，一位矮小的老紳士小步走了进来，一只手里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名片，另外一只拿着一支銀烛台，他穿了一套鼻烟色衣服，他的头和臉正像是小文克尔先生的复本，只是有点秃頂。

"匹克威克先生，你好嗎？"老文克尔先生說，放下蜡台，伸出手来。"希望你很好，先生。看見你很高兴。請坐，匹克威克先生，請問先生这位是——"

"我的朋友索耶先生，"匹克威克插嘴說，"你儿子的朋友。"

"啊，"老文克尔先生說，有点严峻地看着鮑伯。"我希望你很好啊，先生。"

"太好了，先生，"鮑伯·索耶答。

"另外那一位呢，"匹克威克先生叫，"他是，你看了托我带来的信就知道了，是你儿子的一个至亲，或者不如說，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姓爱倫。"

"就是那位嗎？"文克尔先生問，用名片指着班·爱倫——他已經睡着了，睡的那副姿势使人只能看見他的背脊和衣領。

匹克威克先生正要答复，并且要詳細說班杰明·爱倫先生

的姓名和光荣的优点，但是这时那位活泼的鲍伯·索耶先生为了使他的朋友醒悟他的处境，就在他手臂的肉上狠狠地捻了一把，弄得他大喊一声跳了起来。突然发现面前有一个陌生人之后，班·爱倫先生就走上去，极其热烈地握住文克尔先生的两只手，握了五分钟的光景，用一种所不大懂的片断的辞句咕噜説他看見他非常欣慰，并且客气地問他散步之后要不要吃点什么，还是願意等到"吃午飯的时候"再吃；然后，就坐下来呆呆地盯着他，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而他的确是不知道的。

这一切都使匹克威克先生极其煩恼，尤其当大文克尔先生看見他的两位同伴的反常的——不說是特别的——行为表示出显然的惊異的时候。为了即刻使事情得到个結果，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交給大文克尔先生說：

"这信，先生，是你儿子写的。你看了內容就知道，他的未来的幸福是全靠你的慈爱的体諒来決定了。我請你极其平心靜气地閱讀一下以后再用唯一应該用的口气和精神跟我討論，那我就感謝得很了。你看我不預先通知就在这样晚的时候来拜訪，"匹克威克先生略微对两位同伴瞥了一眼，接着說，"而且是在这样的不利的情境之下，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決定对你儿子的重要性和他对这問題的极度焦急了。"

說了这番序言，匹克威克先生把四張用上等的优良信紙写得密密层层的悔过书放在吃惊的老文克尔先生手里，又坐在椅子上，注視着他的神情和态度；他很急，那是眞的，不过他却带着坦然的神色——觉得自己并沒有参与什么需要原諒或者掩飾的事的紳士所具有的坦然神色。

老碼头主把信翻过来。看了正面、反面和两边；精細地察看了封緘上的胖小孩；抬起眼睛望着匹克威克先生臉上；然后，坐

上高凳子，把灯拉近些，拆开封蜡，展开信来，举到灯光下面，預备讀了。

正在这时候，鮑伯·索耶先生——他的小聪明已經潜伏了一些时候了——把两手放在膝头上，模仿那位已故的小丑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做出一副嘴脸。碰巧大文克尔先生并不像鮑伯·索耶先生所想的专心致力地在看信，他偶尔越过信紙一看，正好看見了鮑伯·索耶先生；他正确地推测那副嘴脸是做出来嘲笑和作弄他的，于是他就用那么严厉的眼色盯住鮑伯，使得那副已故的葛列摩提先生的相貌逐漸分解成一种非常妙的卑恭和惶恐的表情。

“你在說什么嗎，先生？”在一陣沉默之后，老文克尔先生問。

“沒有，先生，”鮑伯答，丑角的殘余全都不存在了，除了两頰特别发紅。

“你真的沒有嗎，先生？”大文克尔先生說。

“嗳！沒有啊，先生，完全沒有，”鮑伯回答說。

“我想你說了，先生，”老紳士接着說，带着气憤的强調語气。“或許你是望着的吧，先生？”

“啊，沒有！先生，一点也沒有，”鮑伯答，极其有礼貌。

“听見这話我很高兴，先生，”大文克尔先生說。庄严地对难为情的鮑伯皺了皺眉以后，老紳士又把信举到灯光下面认真地看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紧張地看着他从第一頁的末尾轉到第二頁的开端，又从第二頁的末尾轉到第三頁的开端，再从第三頁的末尾轉到第四頁的开端；但是他的脸上的表情沒有絲毫的变动，可以使人看出他怀着什么心情来接受他儿子結婚的消息，而那消息匹克威克先生知道在开头的六行內就說到的。

他把信看到最后一个字；用一个事业家的小心仔細把它又折好；而正当匹克威克先生預期着一陣憤慨要大发作的时候，他却把一支笔向墨水缸里蘸蘸，像在讲賬房里的极其普通的事情一样平平靜靜地說：

"那生葛尔的通訊处是哪里，匹克威克先生？"

"乔治和兀鷹旅館，目前是这里，"那位紳士答。

"乔治和兀鷹旅館，那在什么地方？"

"乔治場，倫巴德街。"

"在首都？"

"是的。"

老紳士一板一眼地把地址写在信封后面，然后把它放进写字台里，鎖了，一面离开板凳，把那串钥匙放进口袋，一面說：

"我想是沒有别的事稽留着我們吧，匹克威克先生？"

"沒有了，亲爱的先生！"那位热心腸的人在憤然的惊異中說。"沒有了！对于我們这位青年朋友一生中的这件重大的事情，你沒有什么意見要表示嗎？不通过我告訴他你还爱他和保护他嗎？不說一些足以鼓舞和支持他，以及那向他寻求安慰和扶助的女孩子的話嗎？亲爱的先生，想想吧。"

"我会想的，"那位老紳士答。"现在我沒有什么話說，我是一个作生意的人，匹克威克先生；我对于任何事情从来不草率从事，据我所看到的說来，这事的情况我一点都不欢喜。一千鎊并不是大数目呵，匹克威克先生。"

"你說得很对，先生，"班·爱倫插嘴說，剛剛清醒得明白了他沒有費一点勁就花掉了他的一千鎊。"你是个明白人；鮑伯，他这人非常聪明呢。"

"我很荣幸，能够有你这位先生賞給我这样的恭維，"大文克

尔先生說，鄙視地看着那位正含意无穷地摇着头的班·爱倫。“事实是，匹克威克先生，当我允許我的儿子游历年把工夫来見識見識人情世故（他是在你的保护之下这样做了），免得他涉世的时候还是一个会被一切人欺騙的寄宿学校出身的膿包，我当初决沒有料想到这事的。他对于这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假使我因此撤銷我对他的支持，他是沒有惊訝的必要的。他等着我的答复吧，匹克威克先生。夜安罗，先生。瑪格萊特，开門。”

在这期間，鮑伯·索耶一直用胳臂肘推班·爱倫先生，叫他說点对勁的話；因此，班毫无預示地突然冒出了一句簡短而热烈的話。

“先生，”班·爱倫先生說，用一双非常昏花而沮丧的眼睛盯住那位老紳士，右胳臂狂暴地上下揮动着，“你——你自己应該觉得害羞。”

“作为那位小姐的哥哥，你当然是这个問題的最好的判断者了，”大文克尔先生反唇相譏。“請吧；够了，請你不要再多說了，匹克威克先生。夜安，紳士們！”

說着，老紳士端起蜡台，开了房門，有礼貌地指示着过道。

“你会后悔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咬紧牙关遏制着怒气，因为他知道这对于他的青年朋友可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目前我倒有不同的想法，”大文克尔先生冷靜地回答說。“再說一次，紳士們，祝你們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用发怒的大步子走到街上。鮑伯·索耶先生呢，完全被老紳士的态度的决断鎮压住了，也走出了門，班·爱倫先生的帽子随即滚下了台阶，而班·爱倫先生的身体也紧跟着滚下来了。全体默然地走了，沒吃晚飯就上了床；匹克威克先生在入睡之前想着，假使知道老文克尔先生是这样道地的生意

人，很可能他是决不会担負着这样的使命来拜訪他的。

第五十一章

这里，匹克威克先生遇到了一位旧相識。主要由于这次巧遇，讀者才有机会讀到这里記下的一些动人心魄的趣事，那是关于两位有权力的大名人的

在八点钟的时候扑到匹克威克先生襯綫上的晨光，一点都不能够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或者减輕他的使者职务的意外結果所給予他的沮丧。天空又黑暗又阴沉，空气潮湿而阴冷，街上又湿又滑。烟，呆呆地悬在烟囱頂上，像是缺乏上升的勇气；雨緩慢而頑固地下着，像是連傾注的精神都打不起。在馬厩那儿的一只斗鸡，完全失去了它平素那种精神抖擞的气概，悲哀地用一条腿平衡着身体站在一个角落里；一头驴子，在一間下房的狹窄的屋頂下而垂着头出神，从它的沉思而悲哀的臉色看来好像在想自杀。在街上，只看見雨伞，只听得見木屐的劈拍声和雨点的潑濺声。

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們很少談話；連鮑伯·索耶先生都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和前一天的激动心情的影响。用他自己的意味深长的說法，他是"吃癟"了。班·爱倫先生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也是这样。

在长时間期望天气轉晴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看了，倫敦来的昨天的晚报，那种强烈的兴味只有人們在极度无聊的情形中

才有的；地毯上的每一吋都在同样的坚持精神下被踏遍了；往窗戶外窺探了好多次，多得值得追加一笔附加税了；各种各样的話題都提过了，又放过去；終于，当正午来临、而情况变好一些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果斷地拉鈴叫人把輕馬車备好。

虽然路上是泥濘的，濛濛細雨比以前下得更大，虽然泥和水濺到馬車的敞着的窗戶里，弄得里面的一对和外面的一对几乎同样地不舒服，然而在这种行动中有一种东西，并且有一种起来行动的感覚，那无疑是比幽禁在一間气悶的房子里，看着气悶的雨点滴落在气悶的街上强一些，所以，他們出发的时候一致公认这种变动是很大的改进，并且奇怪他們早先怎么会不这样，却耽誤了这么久。

他們在考文特利停下来换馬的时候，那些馬身上冒出来的蒸气把馬夫都完全掩蔽住了，但是听得見他的声音在雾里說，他希望获得仁爱会下次頒发的第一个金质奖章，因为他替左馬駕駛人把帽子脫下来；要不是他极其鎮靜地很快把帽子从左馬駕駛人头上扯下来，并且用一把干草擦干了那位嘴吁吁的人的臉。这位看不見的紳士說，从帽子边淌下来的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淹死了他（左馬駕駛人）。

"这很有趣，"鮑伯·索耶說，翻起了外衣領子，并且拉起披肩捂住嘴巴，好集中剛吞下去的一杯白兰地的热气。

"非常有趣，"山姆答，泰然自若。

"你好像不在乎呢，"鮑伯說。

"嗳，我看不大出在乎又有什么好处，先生，"山姆答。

"这倒是一个駁不倒的理由呢，无論如何，"鮑伯說。

"是呀，先生，"維勒先生答。"不管怎样，对的总是对的，就像那位青年貴族說的罗，那是在人們把他登記在年俸名单里的

时候，而这又是因为他母亲的叔父的妻子的祖父有一次曾用輕便的火絨箱替王上点过烟斗。”

“这个主意不坏，山姆，”鮑伯·索耶先生贊許地說。

“正像那青年貴族以后的一生每逢四季結賬日子就說的罗，”維勒先生答。

“你以前，”山姆在短短的沉默之后，对那馬車夫瞥了一眼，把声音压低成一种神秘的耳語声說，“你以前，当你做鋸骨头的徒弟的时候，曾經被請去拜訪过馬車夫沒有？”

“我記不得拜訪过，”鮑伯·索耶答。

“在你游魂（就像他們說鬼怪的話）的那个医院里，你从来沒有見过馬車夫吧？”山姆問。

“沒有，”鮑伯·索耶答。“我想是沒有看見过。”

“你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教堂墓地里有騎馬車夫的墓碑，或者見过死的馬車夫嗎？”山姆問，接着是問答式的对話。

“沒有，”鮑伯答，“从来沒有。”

“沒有！”山姆得意地接着說。“将来也永远不会的；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沒有人看得到的，那就是死驴子——誰都沒有見过死驴子，除了那位穿黑綢短褲、认識那位养着一只山羊的少女的紳士；而那是一只法兰西驴子，所以很可能并不是純种的驴子。”

“那末，这和馬車夫有什么关系呢？”鮑伯·索耶問。

“关系在这里呵，”山姆答。“可不要像一些敏感的人那么过火，硬說馬車夫和驴子都是不死的，这就是我要說的；每逢他們覺得自己变僵硬了，做完了他們的工作，他們通常就一道走掉，一个馬車夫带一双驴子；他們的結果，誰也不知道，不过很可能他們是到另外的什么世界上寻快乐去了，因为沒有一个活人見过驴子或是馬車夫在这个世界上享乐过！”

就这样发揮着这种博学而出色的理論，并且引用着許多奇奇怪怪的統計上的和其他的事实作为論証，山姆·維勒消磨了到达邓丘奇之前的那段时間，到这里又換上沒遭雨淋的左馬駕駛人和新的馬匹；下一站是达文特利，再下一站是吐斯特；在每一站的終点雨都比每一站的起点下得大。

"我說呀，"鮑伯·索耶朝馬車窗戶里看，提出異議說，那时他們到了吐斯特的沙拉森头旅館的門口，"这可不行呵，你們知道。"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剛好由瞌睡里醒过来，"恐怕你們身上都淋湿了。"

"啊，恐怕，是嗎？"鮑伯回嘴說。"不錯，我是有点儿那个——也許是，湿得很难过。"

鮑伯真像是淋湿了，因为雨水正从他的頸子、肘子、袖口、衣裾和膝头上流下来；他混身的衣服潮得发亮，可能被錯认为一套現成油布雨衣了。

"我是淋得有点湿了，"鮑伯說，把身体一抖，向四面射出一陣水力学的小雨；他这么做的时候，就像一只紐芬兰狗剛从水里鉆出来的样子。

"我想今天夜里継續走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班插嘴說。

"完全不可能，先生，"山姆·維勒說，来帮助談判了；"要是継續走下去，对于牲口也是殘酷的。这儿有床鋪，先生，"山姆对他主人說，"一切都又清洁又舒服。非常好的小小的晚餐，先生，他們半个钟头里就能准备好——公鸡母鸡，先生，还有煎小牛肉片；法兰西豆、马铃薯、餡儿餅，清清爽爽。你最好歇在这里，先生，如果我可以推荐的話。听話，先生，就像医生說的罗。"

恰巧沙拉森头的主人这时出現了，他証实了維勒先生的推

荐的可靠性，并且作了許多可悲的推測：說馬路的情形如何不好，下一站是否換到生力的馬还是疑問，雨会下一夜是确定无疑的，明天早上天气会晴也同样是錯不了的，还有其他的旅館老板們熟习的誘人的話，来支持他的邀請。

“好吧，”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一定要用什么办法送一封信到倫敦去，那么明天一早就送到，否則我要不顾一切地再向前走。”

老板开心地微笑。“先生，用一張褐色紙头把信封好，然后交給郵局或者交給伯明罕的夜班馬車送出去，那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了。假使先生特别急着要尽量快快地送走，你就在外面写上‘立即送达’的字样，那一定会引起人的注意；或者就写‘快递郵件，送到外賞半个銀币’，那就更靠得住了。”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我們就歇在这里。”

“太阳里的光，約翰；生起火来——紳士們身上淋潮了！”——店主叫。“这儿走，紳士們；不用耽心馬上的車夫，先生；你拉鈴找他的时候我就叫他来，先生。約翰，拿蜡烛来！”

蜡烛拿来了，炉火撥旺了，并且丢进了一大块木柴。十分钟之內，一个侍者来鋪飯桌的台布，窗帘放了下来，炉火燦烂地燃燒着，一切都显得（在所有相当不錯的英格兰旅館里，一切总是这样的）好像几天之前就預料到旅客会来，为他們的舒适做好准备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旁边的一張桌旁坐了，匆匆写了封信給文克尔先生，仅仅通知說他被天气的力量所留难，但是第二天一定到倫敦；到那时候再說他进行的情形。这信很快被包成郵件，由塞繆尔·維勒先生送到柜台上去。

山姆把它交給了老板娘，在厨房的火炉前面烘干衣服以后，

正打算走回去替主人脱靴子，这时候，偶然向一道半开着的門里一瞥，却被一位紳士的形象吸引住了：那人有一头淡茶色的头发，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大扎报紙，他带着一种固定不移的冷笑在研讀一張报上的社論，那冷笑使他的鼻子和脸上其他的容貌卷縮成一种威严的高傲表情。

“嗨！”山姆說，“我应該认識那只脑袋和那副脸蛋；还有那眼鏡和闊边的高礼帽！那要不是伊頓斯威尔的人，我就是罗馬人。”

山姆立刻吃力地咳嗽起来，目的是引起那位紳士的注意；那位紳士被这声音惊动了，抬起他的头和眼鏡，露出一副深沉而若有所思的脸，原来是《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卜特先生的尊容。

“請你原諒，先生，”山姆說，鞠了一躬走向前来，“我的主人在这里呢，卜特先生。”

“别响，别响！”卜特叫，把山姆拉进房里，关了門，脸上带着神秘的恐惧。

“怎么啦，先生？”山姆問，莫名其妙地四面看看。

“我的名字提都不能提，”卜特答；“附近是淺黄党的区域。假使兴奋而容易起哄的居民知道了我在这里，我就会被撕得粉碎了。”

“哪里的話！当眞嗎，先生？”山姆問。

“我一定会成为他們的憤怒的犧牲，”卜特回答說。“且說，青年人，你的主人怎么样？”

“他是去首都路过这里歇一夜，同着两个朋友，”山姆答。

“文克尔先生在內嗎？”卜特問，微微皺一皺眉头。

“不，先生；文克尔先生现在在家里，”山姆答。“他結婚了。”

“結婚了！”卜特喊，粗声粗气得惊人，他停了一会儿，恶毒地微笑一下，用低低的、恨恨的声調接着說，“报应得好！”

对于已經失敗的敌人发泄了一陣不共戴天的恶意和冷酷的肚利威之后，卜特先生就問匹克威克先生的两个朋友是不是"藍党"；山姆对于这点知道得和卜特自己一样多，他却給了他一个滿意的肯定答复，于是卜特同意跟他到匹克威克先生房里，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随后立刻"批准"了一同吃飯的提議。

"伊頓斯威尔的情形怎么样呀？"匹克威克先生問，这时卜特在靠火的一个座位上坐了，大家也都脫了湿靴子，穿了干拖鞋。"《独立报》还存在嗎？"

"《独立报》呀，先生，"卜特答，"还在拖着苟延殘喘的生命。連少数承认它的卑微无耻的存在的人都憎恶和輕視它；被它所大量散布的污秽言語悶得要死；被它自己的粘液的臭气熏得耳聾眼瞎；这卑污的报紙，幸亏不知道它自己堕落到什么程度，却正在迅速地陷進欺詐的污泥里去，那污泥彷彿是依靠着社会上的下等卑賤的阶級而获得了堅实的立足点，正向它的可恶的脑袋上面漲着，很快就要把它永远淹沒了。"

用凶猛的音节发表了这宣言(那是他上星期发表的社論里的一部分)，編輯先生停下来喘一喘气，对鮑伯·索耶凛然地看看。

"你是个年輕人呵，先生，"卜特說。

鮑伯·索耶先生点点头。

"你也是的，先生，"卜特对班·爱倫說。

班承认了这温和的非难。

"只要我活着，我就向这些国度的人民起誓要支持和維护藍色主义，你們两人都受了很深的熏陶吧？"卜特提醒他們說。

"嗳，这我倒不大清楚，"鮑伯·索耶答。"我是——"

“不是淺黃色的吧，匹克威克先生，”卜特打断他說，把椅子拉开一点，“你的朋友不是淺黃色的吧，先生？”

“不是，不是，”鮑伯接上說，“我目前是一种格子花呢；各种颜色的混合。”

“一个动摇分子，”卜特說，很庄严，“一个动摇分子。我願意給你看看那一連串八篇社論，先生，登在《伊頓斯威尔新聞报》上的。我敢說，你不久就会把你的見解建立在坚实而巩固的藍色基础上了，先生。”

“我敢說，不用讀完，我早就变得灰溜溜的了，”鮑伯答。

卜特先生疑惑地对鮑伯·索耶看了几秒钟，掉过来对匹克威克先生說：

“过去三个月来断断續續在《伊頓斯威尔新聞报》上发表的、而且引起那么广泛的——我不妨說那么普遍的——注意和贊美的文学評論，你看了沒有呀？”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被这問題弄得有点窘了，“事实是，我被别的事情占住了，所以实在还沒有得到拜讀的机会呢。”

“你应該讀一讀，先生，”卜特带着严厉的臉色說。

“会讀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它們是論中国的一本形而上学的书評，內容丰富，先生，”卜特說。

“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是你的手笔吧，我想？”

“是我的批評家的手笔，先生，”卜特說，傲然的样子。

“我想，是个深奥的問題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深奥，先生，”卜特答，显出聪明透頂的样子。“用一个专門的但是意味深长的术語說，他是速成的；根据我的要求，他从《大英百科全书》里弄到了这个題目。”

"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不知道那部宝貴的著作里面包括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任何材料。"

"他,先生,"卜特接着說,把手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膝头上,带着智慧超人的微笑对大家看看,"他从M部找到形而上学讀了,又从C部找到中国讀了,于是把材料結合起来的,先生!"

卜特先生的臉上,因为回想到那飽学的大著所显示的力量和研究,而追加上了如此多的庄严,吓得匹克威克先生过了几分钟还沒有勇气重新开始談話;当編輯先生的臉孔逐渐恢复了它那惯常的、道德超人一等的表情的时候,他就大胆地用发問来重新开始談話。

"可以不可以問一問,是什么偉大的目的使你从家里这么老远到这里来的呢?"

"在我的一切巨大劳动中間推动我和鼓舞我的目的啊,先生,"卜特答,安詳的微笑一下,"就是我的祖国的福利呀。"

"我想是有关公益的使命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錯,先生,"卜特接着說,"是的。"說到这里,他向着匹克威克先生俯过身来,用深沉而空洞的声音說,"先生,明天晚上淺黃党要在伯明罕开跳舞会。"

"上帝保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不錯,先生,还要吃晚飯,"卜特加上一句。

"你說的是真話!"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地喊。

卜特不祥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听到这消息虽然装出大为惊恐的样子,但是他对于地方政治如此不熟悉,所以,提到的那个可怕的阴謀的重要性如何,他不能构成一种恰当的理解;看到这一点,卜特先生就拿出最近一期的《伊顿斯威尔新聞报》,照着念出如下的一段:

偷偷摸摸的淺黃党

一个爬行的同行业者，最近曾热昏了头，噴出他的黑色的毒液徒然而无望地妄想汚辱我們出色的和卓越的代表史倫开大人的荣名。远在史倫开获得他現有的高貴而崇高的地位之前，我們就預言，他将有一天，正如他現在这般，旣是他的家乡的最光彩的荣耀，和她的最驕傲的夸耀，又是她的勇敢的捍卫者和她的忠实的驕傲。我們說，我們的卑鄙的同时代者曾訕笑一只富丽地刻着花样的鍍金煤斗，那是狂喜的选民們贈送給那光荣人物的。无名的人暗示說，为了购买煤斗，史倫开大人自己通过他的管事的一个心腹朋友，繳納了认捐的全部款項的四分之三多些。嘿，这爬行的东西难道沒看出，即使这是事实，史倫开大人只会比以前显得更加——假使那是可能的——可爱和煥发嗎？岂不是甚至他的愚鈍的感觉也感觉到，实現有选民們全体的願望，这一和善的和动人的意欲必然永远使他受到那些不比猪坏的，或換句話說，不像我們的同时代者这样下流的、他的同乡們的衷心爱戴嗎？但是，这就是偷偷摸摸的淺黃党的卑劣的騙术！这些不是它仅有的詭詐。还有出卖味儿。我們勇敢地宣告——我們是受了刺激而来揭发的，我們投到国家和它的警察之前要求保护——我們勇敢地宣告，在这一刻，一个淺黃党的跳舞会正在秘密准备中；那将在一个淺黃党市鎭里的淺黃党居民的市鎭中心举行；那将由一个淺黃党司仪人主持；那将由四个过激的淺黃党国会議員出席，而入場則将用淺黃党的門票！我們的惡魔般的同行业者畏縮嗎？让他在阳萎的怨恨中扭絞吧，由于我們写出这些字眼：我們要到那里的。

"瞧，先生，"卜特說，完全筋疲力尽地疊起报紙，"就是这种情形！"

这时老板和侍者进来开飯了，因此使得卜特先生把手指按

在嘴唇上，表示他认为他的生命握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全靠他保守秘密。鲍伯·索耶和班杰明·爱倫两位先生在宣讀《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那段文章并且接着討論期間，早已失礼地睡了觉，这时在耳朵边只輕輕說一声"吃飯"这个符咒般的字眼就醒了；于是他們开始吃飯，有良好的消化伺候着食欲，有健康伺候着这两样，和一个侍者伺候着这三者。

在吃飯和飯后閑坐的时候，卜特先生曾經迁就地談了一会儿家常，告訴匹克威克先生說，伊頓斯威尔的空气不适合他的太太，所以她到几处名胜的温泉旅行，以恢复她平素的健康和精神；这是个漂亮的掩飾，事实是，卜特太太按照她屡次提出的分居的威胁，根据她兄弟陆軍中尉提出交涉来、而由卜特先生作了决定的一个协議，带着她的忠实的侍卫，凭着每年从《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編輯和发行所得到的收入和利息的一半，永久退休了。

正当偉大的卜特先生議論着这些、并且随时引用他苦心琢磨出来的許多精华使談話为之生色的时候，有一位臉色严厉的客人，从那停在旅館門口卸完包裹就要走的驛車窗戶里喊着問，假使他下車在这里过夜的話，能不能得到必要的床鋪的供应。

"当然咯，先生，"老板答。

"是嗎？"客人問，他似乎习慣于怀疑的态度的。

"沒有疑問的，先生，"老板答。

"好，"客人說。"車夫，我在这里下。車掌，我的毡呢行李袋！"

这客人用有点尖刻的态度向其他乘客道过夜安，下了車。他是一位矮矮的紳士，黑头发非常硬，剪成豪猪似的或是鞋刷子似的式样，挺硬笔直地竪滿了一头；他的神色倨傲而阴險；他的态

度很专断；他的眼睛鋭利而不安定；整个的模样显出一种很自信的情調，和一种比所有别人无限优越的意識。

这位紳士被带进了原来分派給爱国心切的卜特先生的房間；据侍者看到那无独有偶的奇事而啞然失惊之余說，他剛点上了蜡烛，那位紳士就把手伸到帽子里，掏出一份报紙开始閱讀起来，臉上所带的表情恰恰就是一小时以前使他为之瘫痪的浮在卜特庄严的臉上的那种傲然的鄙夷表情。侍者又說，卜特先生的輕蔑是被一份叫做《伊頓斯威尔独立报》的报紙所引起的，而这位紳士的殘酷的鄙薄却是一份名叫《伊頓斯威尔新聞报》的报紙所喚起的。

“叫老板来，”客人說。

“是，先生，”侍者答。

派人去叫老板，并且叫来了。

“你是老板嗎？”紳士問。

“我是，先生，”老板答。

“你认識我嗎？”紳士問。

“我沒有那份荣幸呵，先生，”老板答。

“我的名字是史罗克，”紳士說。

老板微微地低着头。

“史罗克，先生，”紳士驕傲地重复說。“現在你认識我了吧，家伙？”

老板搔搔头，看看天花板，又看看客人，輕微地笑了一笑。

“你认識我嗎，家伙？”客人带怒地問。

老板費了很大的勁，終于回答說，“唉，先生，我不认識你。”

“老天爷！”客人說，用捏紧的拳头捶着桌子。“这就是声望！”

老板向門口退了一两步；客人呢，把眼睛对他紧盯着，继續說下去。

“这，”客人說，“这就是多年为了群众而劳作和研究的报答。我潮濕而疲倦地下了車；沒有热情的人群拥上来欢迎他們的战士；教堂的钟是沉寂的；就是名字也沒有在他們的麻木不仁的胸口引起反应。这，”激昂的史罗克先生說，在房里走来走去，“真足以使你笔里的墨水凝結，足以使你永远放棄你的事业了。”

“你是說要摻水白兰地嗎，先生？”老板說，冒昧地作了一个暗示。

“甜酒，”史罗克先生凶狠狠地轉过来对他說。“你这里什么地方有火炉嗎？”

“我們馬上生一个来，先生，”老板說。

“那要到睡觉的时候才会放出热气了，”史罗克先生阻止他說。“厨房里有人嗎？”

一个人都沒有。那里有一个很美的炉火。所有的人都走开了，門已經关上过夜了。

“我靠着厨房炉子去喝摻水甜酒，”史罗克先生說。因此，他收集起帽子和报紙，庄严地高視闊步跟着老板走到那卑微的房間里，向火炉旁边的一把高背长靠椅上一坐，又摆出了譏笑的臉色，开始带着沉默的威严一边讀一边喝。

現在，正在这时候，有个什么搗乱的魔鬼在沙拉森头旅館上面飞着，完全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把眼睛向下一看，碰巧看見史罗克舒舒服服地安坐在厨房火炉旁边，而卜特在另外一个房間里喝酒喝得有点醉了；因此，这恶毒的魔鬼用不可想像的速度射进后面那間房里，立刻钻进了鮑伯·索耶先生的头，使他为他（魔鬼）的恶毒目的說了这样的話：

“喂，我們的炉子熄掉了。下雨之后冷得不得了呢，是嗎？”

“眞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打着寒顫。

“到厨房火炉旁边抽一支雪茄可不坏呀，是嗎？”鮑伯·索耶說，受了上面說的那魔鬼的煽动。

“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我想，”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卜特先生，你覺得怎么样？”

卜特先生表示同意；于是四位旅客各人手里带着自己的酒杯，立即动身到厨房里去，由山姆·維勒走在头里带路。那位陌生的客人还在讀；他抬起头来，吃了一惊。卜特先生也吃了一惊。

“什么事情？”匹克威克先生用嘘嘘的低声說。

“那个爬虫！”卜特答。

“什么爬虫？”匹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看着怕踩了什么长得特别大的黑甲虫，或者像生了水肿病的大蜘蛛。

“那个爬虫，”卜特低声說，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臂，指指那个陌生的客人，“那个爬虫——史罗克，《独立报》的！”

“也許我們还是避开的好，”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說。

“决不，先生，”卜特答——在三心两意中鼓着酒后的勇气——“决不。”說了这些，卜特先生就在对面的一把高背长靠椅上坐好，从一小卷报紙里选出一張，开始閱讀着，对抗他的敌人。

卜特先生当然看的是《独立报》，史罗克先生呢，当然是《新聞报》；两位紳士各自用怀恨的大笑和譏諷的鼻息明白表示他对另一位的作品的輕蔑；随后，他們开始运用更公然的說法，类似“荒謬”、“卑劣”、“凶恶”、“騙子”、“无賴”、“骯髒”、“齷齪”、“粘液”、“阴沟水”等批評字眼。

鮑伯·索耶和斑·愛倫两位先生怀着一定程度的愉快看着这种种敌对和仇恨的表示，以至于附带着給那正被他們用劲抽着的雪茄添了很大的味道。到他們开始觉得乏味的时候，愛玩鬼把戏的鮑伯·索耶先生很有礼貌地对史罗克說：

“你看够了你的报紙的时候，先生，允許我看一看吧？”

“你会发現你为这可鄙的东西費神是很不値得的，先生，”史罗克答，投給了卜特一种撒旦式的睨視。

“这張你現在就可以拿去，”卜特抬起头来說，忿怒得臉色发白，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話声都顫抖着。“哈！哈！这个家伙的无耻会叫你覚得有趣呢。”

“东西”和“家伙”都是用可怕的强調口吻說的；两位編輯先生的臉开始因为挑战而发燒了。

“这个可怜人的下流恶劣透了，”卜特說，装做对鮑伯·索耶說話，却怒冲冲地睨視着史罗克。

这时，史罗克先生非常开心地大笑一声，把报紙叠得便于讀新的一栏的样子，說，这个傻瓜眞叫他覚得有趣。

“这家伙是一个多么不要臉的冒失鬼呵，”卜特說，臉从粉紅色变成大紅色了。

“你讀过这个人的什么笨話嗎，先生？”史罗克問鮑伯·索耶說。

“从来沒有，”鮑伯答；“写得很坏嗎？”

“啊，坏极了！坏极了！”史罗克答。

“的确！噯呀，太可怕了！”卜特在这当儿大叫說，一面还装做专心在看报。

“假使你能够吃力地看几句恶毒、下賤、虛伪、伪誓、欺詐和伪善的文章，”史罗克說，把报紙递給鮑伯，“那你也許能有所获，

就是这不合文法的爱讲廢話的人的文笔会引得你发一陣笑。”

“你說什么，先生？”卜特問，抬着头，激昂得渾身发抖。

“那干你什么事，先生？”史罗克答。

“你說不合文法的爱讲廢話的人，是嗎，先生？”卜特說。

“是的，先生，是我說的，”史罗克答；“我还要說藍色的討厌东西，先生，假使你更欢喜那說法的話；哈！哈！”

卜特先生对于这詼諧的侮辱不置一辞，只是悠閑地疊起他那份《独立报》来，小心地撳撳平，放在靴子底下踩碎，彬彬有礼地对上面吐一口唾沫，于是把它投进火炉。

“瞧，先生，”卜特說，从炉灶旁边退开，“对付办这报的蝮蛇，我就用那样的方法，要不是我——算他运气——被国家的法律約束着的話。”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叫，跳起来；“在这种时候，先生，他是决不向法律求救的。对付他吧，先生！”

“听呀！听呀！”鮑伯·索耶說。

“再公平也沒有了，”班·爱倫先生說。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又說一遍，声音很大。

卜特先生对他射了鄙夷不屑的眼色，那眼光会叫一只鉄錨也畏縮呢。

“就这么对付他吧，先生！”史罗克又說，声音比先前更大。

“我不，先生，”卜特答。

“啊，你不，你不嗎，先生？”史罗克先生用嘲弄的态度說；“你們听見啦，紳士們！他不；不是因为他害怕；啊，不是，他不。哈！哈！”

“我把你当作，先生，”卜特先生說，被这譏諷打动了，“我把你当作一条蝮蛇。我认为你，先生，是一个由于最无耻、丢臉和

可憎的社会活动而使自己不齿于人群的人。先生，不管是你个人方面或者政治方面，我都把你看作一条最无比的和最純粹的蝮蛇。”

这憤慨的“独立者”不等听完这种人身攻击，就抓起他的塞滿了零碎东西的毡袋，趁卜特轉过身去的时候，把它举在空中，让它扫了一个圓圈落到卜特头上，恰好打中卜特的是装着一把大头发刷子的那个袋角，因此发出一声全厨房都听見的銳利的“扑通”声，并且使卜特立刻跌在地上了。

“紳士們，”卜特跳起来抓住一把火鏟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叫，“紳士們！看上天的面上考虑考虑——救命啊——山姆——来——請你們——来拉架呀，大家来呀。”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不連貫的叫喚着，冲進狂怒的交战者之間，赶上去正好身体这一边受了毡袋的打击，另外一边受了火鏟的捶打。不知道是伊頓斯威尔的公意的代表們怨恨得盲目了呢，还是因为这两位精明論客看出来有第三者在他們中間承受一切打击这种好处呢，总之他們对于匹克威克先生絲毫不加注意，只管非常有勁地激战着，毫无惧色地頻頻运用毡袋和火鏟。匹克威克先生无疑要由于他的仁慈干預而結結实实地挨一頓打了，幸亏維勒先生听見了主人的叫喚，冲了进来，随即抓起一个面粉袋把那位雄偉的卜特連头带肩套住，紧紧捏住了他的两肘，有效地拦住了这場冲突。

“把另外那个疯子的毡袋拿掉，”山姆对班·爱倫和鮑伯·索耶說，他們什么都沒有做，只是在旁边东閃西躲，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烏龟壳做的刺絡針，預备給第一个被打昏的人放血。“把它丢下来，你这无聊的小人儿，要不我就把你悶死在里面。”

“独立者”被这些威胁吓住了，也是接不上气了，所以就让人

家繳了械；維勒先生从卜特身上取下了灭烛帽①，向他下了一个警告放他自由。

"你們安安靜靜睡去吧，"山姆說，"要不我就把你們两人放在一張床上，让你們扎住了嘴巴打个分曉，就是有一打人玩这些把戏的話，我也这么办。你呢，先生，請你到这里来吧。"

对主人这么說了，山姆就拉住他的手臂，带他走了，同时，敌对的編輯先生們在鮑伯·索耶先生和班杰明·爱倫先生各別监視之下被老板分头带去睡覚；他們一路走，一路吐出許多难听的威胁話，并且含糊其辞地約定第二天拚个你死我活。然而当他們思量一番之后，觉得他們在印刷品上拚一拚更好一些，所以他們就不加耽擱地重新开始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行为；而他們的英勇就响遍了全伊頓斯威尔——在紙上。

第二天一早，别的旅客都还沒有起身，他們就各自搭了一輛馬車走了；現在天气已經晴朗了，那輕馬車上的伙伴們就又把他們的臉朝着倫敦。

第五十二章

維勒家发生了严重的变故，紅鼻子史的金斯先生太早地垮了台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假使貿然把鮑伯·索耶或者班·爱倫介紹給那年輕的伉儷，而他們还沒有充分准备接見他們的話，那

① 灭烛帽，大多銅质，似帽形，套在烛芯上作灭烛之用。

是不大好的；并且他覺得应該尽可能免得爱拉白拉难为情才好；所以他提議，他和山姆在乔治和兀鹰附近下車，而那两位青年就暫时在随便什么地方待一待。他們很乐意地贊成了这个提議，因此付之实行：班·爱倫先生和鮑伯·索耶先生就上波洛最远那头的一家隐僻的小酒店去了：这个小酒店的門后面，在从前那些日子，是常常出現他們两位的名字的——名字下面跟着一长串用粉笔写的繁复的賬目。

“嗳呀，維勒先生，”漂亮的女僕在門口迎着山姆說。

“爱我嗎，那是我巴不到的罗，我的亲爱的，”山姆答，落在后面让主人走远了听不見。“你是多么漂亮的人儿呀，瑪丽！”

“呀，維勒先生，你胡說八道什么呀！”瑪丽說。“啊！不要，維勒先生。”

“不要什么，我的亲爱的！”山姆說。

“嗳，那个，”漂亮的女僕答。“呀，滚开点。”一面这样劝告着，漂亮女僕一面笑着把山姆推到墙上，說他把她的帽子撞翻了，把她的发鬈弄乱了。

“而且，把我要对你說的話也給妨碍了！”瑪丽接着說。“有一封信在这里等了你四天；你走了沒有半个钟头就来了；不但如此，那上面还写着是封急信呢。”

“信在哪里，我的爱？”山姆問。

“我替你收好了，要不，我敢說早已弄掉了，”瑪丽答。“哪，拿去；真算你造化。”

說着，并且經过許多微妙的卖弄風情的怀疑恐惧以后，說希望她沒有弄掉了才好，于是从頸子下面的小小的精致无比的棉紗褶領里掏出信来递給山姆，他因此非常殷勤和热忱地把它大吻一陣。

“我的天老爷！”瑪丽說，整理着褶領，并且装着不覺得什么，“你似乎一下子突然欢喜起来了。”

維勒先生听了这話只霎一霎眼睛作为回答，那里面包含的热烈的意味不是任何描写所能傳达其万一的；于是簇着瑪丽在一个窗台上坐了，打开信来看了一眼它的內容。

“哈罗！”山姆喊，“这都是什么呀？”

“沒有什么事吧，我希望？”瑪丽說，从他肩头上窺探着。

“保佑你的眼睛，”山姆說，抬起头来。

“不用管我的眼睛；你讀你的信要紧，”漂亮的女僕說；她这么說的时候，却把她的眼睛霎得那么狡猾和美丽，簡直完全是不可抵抗的了。

山姆接了一吻提了提精神，讀信如下：

寄自格兰培侯鼠道金　　　　星期三日

我亲爱的山姆儿。

我很难过有这快乐給带坏小息你后娘伤風受寒因不小心欠坐雨中湿草上听牧司讲道到深夜因他灌包叁水白兰地杀不住話几点钟之后才清星一点医生說她假如吞叁水白兰地在事前不在事后就好她的輪子立克加油相到的一切辯法都做了你父亲希王她乖乖的沒事如常但是她轉上拐角我的儿走錯了路冲下坡子冲勁你沒有見过那么大医生立克下药中究母效在昨晚六点差二十分钟付过最后稅卡开完这路准时抗达或者一部分因她所带行李狠少的元古吧且說你父亲說你假如来看我山姆他是感射不已因他狠狐苦令丁塞繆尔那字他說这样写法我說不对并且有許多事要商量他相信你老板不反堆当然不的罗山姆因我狠明白他所以他代至敬意我也在內我是塞繆尔倒梅該死的你的

湯尼·維勒。

“多难懂的信呀，”山姆說；“誰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

么多他呀我的！这不是我父亲写的，除了这个用正楷写的签名；那是他的笔迹。"

"或者是他請什么人替他写了，后来自己签名的，"漂亮的女僕說。

"慢一点，"山姆答，又讀一遍，并且这里那里地停頓下来想想。"你說得对。写信的人把不幸的消息写出来的时候倒挺好的，但是后来我父亲来看了，他多管閑事，就弄得一团糟了，他就是干这种好事的。你对，瑪丽，我的亲爱的。"

查明了这一点，山姆就把信又讀一遍，似乎这才对它的內容有了个清楚概念的样子，一面折信一面深思地說：

"那末这可怜的人是死掉了！我很难过。她倒不是一个生性不好的女人，假如那些牧师不纏住她的話。我非常难过的。"

維勒先生用那么严肃的态度說了这話，所以漂亮女僕垂下眼皮，显出很庄严的样子。

"无論如何，"山姆說，把信放进口袋，輕輕叹一口气，"現在——并且已經，生米做成熟飯了，就像那老太太嫁了当差的以后說的罗。現在沒有办法了，是嗎，瑪丽？"

瑪丽搖搖头，也叹一口气。

"我要拿这个去見皇上請假，"山姆說。

瑪丽又叹一声气——那信是那么感人呵。

"再会！"山姆說。

"再会，"漂亮女僕答，掉过头去。

"喂，握握手吧，好嗎？"山姆說。

漂亮女僕伸出一只手来——那虽然是女僕的手，却是很小巧的——就起身要走了。

"我不会去很久的，"山姆說。

"你老是出去，"瑪丽說，把头极其輕微地在空中一揚。"你剛剛來，維勒先生，馬上又走。"

維勒先生把这婢僕中的美人拉得紧靠着自己，开始对她低声耳語，这談話沒有进行多久，她就掉过臉来又賞光地望着他了。当他們分别的时候，她有一种决計免不了的必要，先回到自己房里整理一下帽子和发鬈，才能够在她的女主人面前露面；她去完成这先导的仪式的时候，一面用輕盈的小步子跑上楼梯，一面从栏杆上一再朝山姆点头和微笑。

"我至多去一两天，先生，"山姆已經把他父亲丧妻的消息报告匹克威克先生之后，說。

"需要多少时候你就留多少时候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完全允許你留着。"

山姆鞠了一躬。

"你告訴你父亲，山姆，假如我对于他的現状能够有所裨益，我是极其情願和准备尽力給他帮助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謝謝你，先生，"山姆答。"我会說的，先生。"

于是，說了些互相表示好意的話之后，主僕两人就分别了。

塞繆尔·維勒从一輛路过道金的驛車的御者座上下来、站在离格兰堵侯爵几百碼远的地方的时候，正是七点钟。那是又冷又阴沉的夜晚；小街上显得寂寞而凄凉；那高貴和英俊的侯爵，他的紅木的臉上似乎带着比平常更伤心和更忧郁的表情，在風中摇来晃去，悲哀地发着嘰嘰軋軋的声音。遮窗板是拉下了的，闆板上了一部分；那些經常在門口成群游蕩的人現在一个也不見了；这里又寂静又荒凉。

山姆看到沒有人可以让他先問一些問題，就輕輕走了进去。四下一环顾，很快就远远地看到他父亲了。

那位鳏夫正坐在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間里的一張小圓桌旁边，抽着烟斗，眼睛紧盯着炉火。葬礼显然已經在那一天举行过了；因为在他还戴在头上的呢帽上，有一根大約一碼半長的黑色飄带；它从椅背上松松地拖下来。維勒先生处在非常出神和深思的状态；虽然山姆喊了他的名字几次，他还是带着那种凝神而安靜的臉色继續抽烟，直到他儿子把手掌放在他肩头上，这才把他惊醒了。

"山姆，"維勒先生說，"欢迎你。"

"我喊了你五、六次，"山姆說，把帽子挂在一只木釘上，"你都听不見。"

"沒有听到呵，山姆，"維勒先生答，又若有所思地看着炉火了。"我在幻想，山姆。"

"什么？"山姆問，把椅子向火炉边拉过去。

"在幻想，山姆，"維勒先生說，"关于她的，塞繆尔。"說到这里，維勒先生把头向道金坟場那方向一招，无言地表示他所指的是已故的維勒太太。

"我在想，山姆，"維勒先生說，很真誠地越过烟斗斜眼看着他儿子，好像要使他相信，他即将宣布的話无論显得多么离奇和难于置信，然而却是冷靜而愼重地說出来的，"我在想，山姆，整个說来，她去了我是很伤心的。"

"唔，应該这样嘛，"山姆答。

維勒先生点点头表示同意这种意見，又把眼睛盯牢炉火，噴出一陣烟遮住了自己，深深思索起来。

"她說的那些話非常有道理，山姆，"維勒先生沉默了很久之后用手驅开烟雾說。

"什么話？"山姆問。

“是她病了以后說的，”老紳士答。

“說些什么呢？”

“意思是这样的。‘維勒，’她說，‘我恐怕沒有替你做到我应該做的呵；你是个心腸很好的人，我本来应該使你的家庭更舒服点儿的。我現在才明白，’她說，‘但是已經太迟了，我才明白假如一个結了婚的女人要信奉宗教，她应該从負担家庭的責任开始，使她周圍的人們愉快和幸福，假使她要在适当的时候进教堂、小礼拜堂或者别的什么呢，千万要当心不要把这种事情变作懶惰和任性的借口。我就是这样的呵，’她說，‘我为那些比我沉湎得更厉害的人浪費了时間和財产；但是希望我死了之后，維勒，你会想想我从前沒有认識那些人的时候，想想我生来的眞正的样子。’‘苏珊，’我說——我被这些話一下子抓住了，塞繆尔呵；我不否认的，我的儿——‘苏珊，’我說，‘你是我的好老婆呵，完全是的；不要說那些了；不要失掉勇气，我的爱；你还会活着看我捶那个史的金斯的头的。’她听了这話微微一笑，塞繆尔，”老紳士說，用烟斗压住一声叹息，“但是她終于死掉了！”

“唔，”隔了三四分钟——这时間被老头子慢騰騰把头搖来搖去和庄严地抽着烟消耗掉了——山姆說話了，为了給他一点亲切的安慰；“唔，老头子，我們都是免不了的，迟早。”

“是呀，山姆，”大維勒先生答。

“那全是天意，”山姆說。

“当然罗，”他的父亲回答說，点头表示郑重贊同。“要不然，那些办丧事的人怎么得了呀，山姆？”

老維勒先生把烟斗放在桌上，带着沉思的臉色撥动着炉火，沉湎于由剛才那句話所打开的广大的推想領域里了。

正当老紳士这么着的时候，一个模样儿很健美的穿着丧服

的厨娘，原先是在酒吧間忙着什么的，輕輕走进了房間，对山姆丢了許多媚笑作为招呼之后，就靜靜地站在他父亲椅子后面，用一声輕咳宣布她的来临；这声咳嗽并沒有受到注意，所以接着又来了比較大的一声。

“哈罗！”大維勒先生說，掉过头来的时候撥火棒掉下了地，他連忙把椅子拉开一点。“什么事情呀？”

“喝杯茶吧，那才是好人呢，”那位健美的女性哄小孩似的回答說。

“我不要，”維勒先生答，态度有点暴躁，“回头我再見你，”——維勒先生連忙抑制自己，低声补充說。“走开吧。”

“嗳呀呀；倒楣事情多容易叫人改变呀！”那女士說，抬头看看。

“那是这件事和医生之間唯一能够使我改变的东西，”維勒先生咕嚕着說。

“我眞沒有見过脾气这样坏的人，”健美的女子說。

“不用介意——那完全是为我自己好呀；这話是那悔过了的小学生挨了人們鞭打之后說来安慰自己的，”老紳士答。

健美的女子带着怜惜和同情的神情搖搖头；于是向山姆訴說似的問他，他的父亲是不是眞应該努力打起精神而不应該这样消沉下去。

“你瞧，塞繆尔先生，”健美的女子說，“我昨天就和他說过，他会覚得孤单的，他不得不这样的，先生，但是他应該不要丧失勇气，因为，唉，我敢說我們都可怜他的損失，并且願意替他尽力的；人生在世沒有比这种事情更坏的了，塞繆尔先生，那是不能补償的呢。这話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对我說的，那时我丈夫才死。”发言者說到这里，把手伸出来捂住嘴巴又咳嗽一声，爱恋地

看着大維勒先生。

“对不起，太太，我現在不要听你的談話，你走开好不好？”維勒先生用郑重而坚定的声調問。

“唉，維勒先生，”健美女子說，“我敢說，我同你說話完全是出于好意呵。”

“好像是的，太太，”維勒先生答。“塞繆尔，領这位太太出去，就把門关上。”

这句暗示对那健美女子并非沒有效驗；她立刻走出房間，砰地一声带上了門，因此使大維勒先生气得向椅背上一仰，渾身冒着大汗，說：

“山姆，假如我再一个人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只要一个星期，我的儿——那个女人就要用武力嫁給我了，还不用等一个星期过完哪。”

“什么！她这样欢喜你嗎？”山姆問。

“欢喜！”他父亲答，“我簡直不能叫她离开我。假如我是鎖在一只防火的保險箱里，她也会想法子找到我的，山姆。”

“多有味儿，这样被人追求着！”山姆說，微笑着。

“我一点不以为驕傲，山姆，”維勒先生答，猛然撥着火，“这是可怕的处境。我是眞正被它赶出家去了。你的可怜的后娘还沒有断气，就有一个老太婆送我一瓶果子酱，另外一个是一瓶果子冻，还有一个泡了該死的一大壶甘菊茶亲手送来。”維勒先生带着极其輕蔑的神情住了口，随后，四面看看，用嘘嘘的低声加上一句，“她們都是寡妇，山姆，都是的，只除了送甘菊茶的那个，她是一个独身的五十三岁的年輕女子。”

山姆做出一副滑稽相作为回答，老紳士打破一个頑强的煤块，臉上带着那样认眞和恶毒的表情，好像它就是上述的一个寡

妇的腦袋似的，随后說：

"总之，山姆，我覺得我在哪里都不安全，除了在駕駛座上。"

"为什么那里比别处安全？"山姆插上来問。

"因为車夫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呵，"維勒先生答，紧盯着他儿子。"因为車夫做事可以不受怀疑，别人就不行；因为車夫可以在八十哩路当中和女人要好，却沒有人会认为他要討她們哪一个做老婆。别的人誰能这样呢，山姆？"

"唔，那倒也有点道理，"山姆說。

"假如你的老板是个車夫，"維勒先生推論說，"你想，纵使事情弄到极端，陪审官会判他的罪嗎？他們不会的罗。"

"为什么？"山姆說，有点不以为然。

"为什么！"維勒先生答复說；"因为那是違反他們的良心的呵。一个眞正的車夫是独身和結婚之間的一种锁链，每个吃法律飯的人都知道的罗。"

"什么！也許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大家寵爱的人，却又沒有人打他們的主意吧！"山姆說。

他父亲点点头。

"怎么弄成这种地步呢，"做父亲的維勒先生继續說，"那我可說不出。为什么长途馬車夫有这样的魔术，他經过每个市鎭，永远受到一切年輕女人的仰慕①——可以說是崇拜——那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是这种情形就是了；那是自然的法則呵——一种指数，就像你的可怜的后娘常說的罗。"

"气数，"山姆說，糾正老紳士的話。

"很好，塞繆尔，你欢喜的話就說气数吧，"維勒先生答；"我

① "仰慕"也可作"抬头望着"解；馬車夫高坐御者座，任何女子除非不看他，要看則必須仰望也。

管它叫指数，物价涨得这样了，他們在报上还是发表那指数，那不是我們不懂的一种安排嗎？如此而已。”

說着，維勒先生又把烟斗装上、点上，又一次显出深思的脸色，继續說道：

“所以，我的孩子，不管我願意不願意結婚，我看不出留在这里結上婚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不願意使自己跟那些社会上的有趣的人物完全隔离，我就决定去赶安全号，重新住在貝尔·塞維奇，那是我生来配去的地方阿，山姆。”

“这里的生意怎么办呀？”山姆問。

“生意，塞繆尔，”老紳士回答說，“牌子、存貨和装置，都盘掉；弄出錢来，照你后娘去世之前不久要求我的，提出两百鎊放在你的名下，去投資——那玩艺儿你們叫什么呀？”

“什么玩艺儿？”山姆問。

“就是老在首都上上下下的罗。”

“公共馬車嗎？”山姆提醒說。

“胡說，”維勒先生答。“那玩艺儿老是涨呀跌的，跟政府公債、国庫券什么的很有关系的。”

“啊！財政基金，”山姆說。

“嗳，”維勒先生答，“基金；两百鎊替你投資基金，塞繆尔；利錢四分半的‘减价統一公債’，山姆。”

“多謝这位太太想到我，”山姆說，“我非常感激她。”

“其余的錢存在我的名下，”大維勒先生继續說：“到我走完了我的路，那就归你，所以，我的孩子，你当心不要一下子就花掉了，并且当心不要让哪个寡妇打听到了你的財产，否則你就完了。”

发了这个警告之后，維勒先生带着比較开朗的脸色重新抽

起烟斗来；这些事情一宣布，似乎使他的心情大为安适了。

“什么人在敲門呢，”山姆說。

“让他敲去，”他父亲答，架子很大的样子。

山姆遵守了这指示。門上又敲一下，后来又敲一下，再后来敲了一大陣；因此山姆就問为什么不让敲門的人进来。

“别响，”維勒先生带着畏惧的神色低声說，“不要去理它，山姆，也許是那些寡妇里面哪一个啊。”

既然不理睬敲門，那位还没有让人看見的客人隔了一会儿之后就冒昧推开門朝里張望了。从那半开半掩的門里伸进来的不是女子的头，而是史的金斯先生的长长的黑头发和紅紅的臉。維勒先生的烟斗从手里滑下去了。

这位牧师用几乎覺察不出的进度一点一点把門推开，直到开的門縫刚刚足以让他的瘦长身体通过，于是溜进房間，随手很小心和很輕地把它关上。他轉身对着山姆，抬起两只手和两只眼，作为他对这家庭所遭遇的災难的說不出的悲伤表示，就把高背椅子端到火炉旁边他坐惯的角落里，在椅子边上坐下，掏出一条褐色的手絹，把它应用到他的視覺器官上。

当这些事在进行的时候，大維勒先生靠在椅背上，眼睛張得大大的，两手撑住膝头，一臉凝神和不堪的惊訝。山姆完全沉默地坐在他对面，怀着急切的好奇心等着这場面終結。

史的金斯先生把褐色手絹在眼睛前面捂了几分钟，一面恰到好处地哀哭着，随后，拚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手絹放进口袋，并且扣好袋鈕。之后，他就撥撥炉火；再后，就搓搓手，看看山姆。

“我的青年朋友呀，”史的金斯先生說，用很低的声音打破沉寂，“真是悲慘的苦难呵！”

山姆輕輕点点头。

“对于那該死的人也是的！”史的金斯先生追加說；“它使得一个人的心流血！”

山姆听見他父亲咕嚕着說要使一个人的鼻子流血；但是史的金斯先生沒有听見。

“你知道嗎，青年人，”史的金斯先生耳語說，把椅子向山姆拉近一点，“她有沒有留下什么給凌曼內尔呀？”

“这是誰呀？”山姆問。

“小礼拜堂呵，”史的金斯先生答；“我們的小礼拜堂；我們的羊栏，① 塞繆尔先生。”

“她沒有留給羊栏什么，牧羊人也沒有，畜生也沒有，”山姆断然地說；“連狗也沒有。”

史的金斯先生鬼鬼祟祟看看山姆，瞥一眼老紳士，他閉着眼坐在那里，像在睡觉；于是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說：

“沒有留給我什么嗎，塞繆尔先生？”

山姆搖搖头。

“我想总有一点儿吧，”史的金斯說，臉色蒼白得无以复加了。“想想看，塞繆尔先生，沒有一点儿紀念品嗎？”

“就像你那把旧伞的价值一样罗，”山姆答。

“也許，”史的金斯先生深思了一会儿之后迟疑地說，“也許她把我交給那該死的人照应吧，塞繆尔先生？”

“照他說过的話看起来，我想那倒是很可能的，”山姆答；“他剛才还說到你。”

“是嗎，啊？”史的金斯喊着說，高兴起来。“啊！他改变了，

① 羊栏喻教堂，正如牧羊人喻牧师，羊群喻教徒。

我敢說。我們現在可以很舒服地在一起生活了，塞繆尔先生，呃？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可以照应他的財产——照应得好好的，你知道嘛。”

史的金斯先生长叹了一口气，就住了嘴等候回答。山姆点点头，大維勒先生呢，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既不是呻吟，也不是哼，也不是喘息，也不是咆哮，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兼有这四者的特征。

史的金斯先生把这声音当做懺悔或者懊悔的表示，勇气大增，四面看看，搓搓手，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随后，輕輕穿过房間，走到屋角的一副忘怀不了的架子旁边，拿了一只平底大杯，慢条斯理地放了四块糖进去。他进行到这一步，又四面看看，忧伤地叹一口气；随即，輕輕走到酒吧間里，立刻带了半杯菠蘿甜酒回来，走向那正在火炉架上欢唱着的水壶，掺上水，攪一攪，嚐一嚐，坐了下来，于是把这冲水甜酒痛快地喝了一大口，停下来透气。

在这一切事情进行着的时候，大維勒先生继續用种种稀奇古怪的办法努力装出睡覚的样子，一句話都不說；但是当史的金斯先生停下来喘气的时候，他向他扑了过去，从他手里夺过杯子，把余下的掺水甜酒澆在他臉上，把杯子摜进火炉。随后，一把紧紧抓住这位牧师的領子，突然极其凶猛地踢起他来，每次运用他的长統靴的时候，就附带对史的金斯先生的四肢、眼睛和身体发出种种粗暴的和不連貫的咒駡。

“山姆，”維勒先生說，“替我把帽子戴紧些。”

山姆孝順地替父亲把那带着长长的黑带子的帽子戴得更紧些，老紳士就比先前更用勁地又踢起来，和史的金斯先生一起跌跌撞撞地滚出了酒吧間，滚过过道，出了前門，一直到了街

上——一路踢着，而长統靴每次揚起，那股勁非但不衰退，反而更增加。

那番光景看起来是美丽而令人兴奋的：紅鼻子的人在維勒先生的掌握中扭来扭去，他的全身在一脚緊接一脚的踢打下剧痛不堪地顫抖；但是尤其好看的是后来維勒先生經过一番有力的奋斗，把史的金斯先生的头揿进一只裝滿了水的馬槽，按在那里直到他悶得半死才放了。

"滾吧！"維勒先生終于允許史的金斯先生把头从馬槽里縮出来，把全副气力放在极其复杂的一踢上面的时候說，"随便叫哪个牧羊人来吧，让我先痛打他一頓，再淹死他！山姆，扶我进去，替我倒一小杯白兰地。我气也透不过来了，我的孩子。"

第五十三章

包括金格尔先生和乔伯·特拉倫的最后的退場；在格雷院广場里这天早上大办一番正事。潘卡先生的門上的一陣双响的敲門声結束全章

經过一番体貼入微的准备，并且再三保証一点儿也沒有灰心的理由，匹克威克先生終于把伯明罕之行的不滿意的結果告訴了爱拉白拉；她听到之后，流起眼泪来，并且高声地抽咽，用动人的辞句悲叹說，她竟会成了父子之間的任何隔膜的不幸根源。

"我的亲爱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和善地說，"那不是你

的錯。你看，要預料到那位老紳士对于儿子的婚姻会有这样深的成見，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說，瞥一眼她的美丽的臉孔，"他簡直不知道他摒棄了何等的快乐呢。"

"我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呀，"爱拉白拉說，"假使他继續生我們的气，我們怎么办呢？"

"嗳，耐心地等待呵，我的亲爱的，等他改变了念头，"匹克威克先生答，很高兴的样子。

"但是，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他父亲取消接济，那生熬尔怎么得了呢？"爱拉白拉追問。

"那样的話，我的爱，"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敢預言，他会发現别的朋友在帮助他立身于世这件事上是不畏縮的。"

这答复所包含的意义匹克威克先生并沒有掩飾好，所以爱拉白拉是懂得的。因此，她伸出手臂抱住他的頸子，热烈地吻他，比先前更大声地抽噎起来。

"别难过，别难过，"匹克威克先生說，拉住她的手，"我們在这里再等几天，看他有沒有信或者理不理睬你丈夫的书信。假使沒有，我早已想好了半打的計划，随便哪一个都会使你立刻快乐起来的。得啦，我的亲爱的——得啦！"

說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輕輕拍拍爱拉白拉的手，教她擦干眼泪，免得使她丈夫难过。爱拉白拉原是世上最可爱的女子之一，因此就把手絹放进手提袋里，等到文克尔先生来到他們这里的时候，已經充分流露出那原先俘虏了他的喜盈盈的微笑和閃爍的眼神了。

"这对于这些青年人是一种煩恼的处境呵，"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换衣服的时候想。"我要到潘卡那里去，和他商議商議。"

因为匹克威克先生还有一个迫切的願望，要到格雷院广場去和那好心的矮小律师結一結賬，所以，他匆匆吃过早飯，就那么迅速地把他的意願付諸实行了——以致到那里的时候还沒有敲十点钟呢。

他上楼走到潘卡的房間外面，离开他的办公时間还差十分钟。文书們都还沒有来，他就由楼梯旁边的窗戶往外观望来消磨时間。

晴朗的十月早晨的有益健康的光綫甚至使这些熏黑了的旧屋子也光明了一点儿；有一些积了灰的窗戶，在阳光的照射下确实都像是使人觉得爽快了。一个一个文书从这个那个入口匆匆走进广場，抬头看看屋上的大钟。于是按他的公事房名义上規定的办公时間而增減他走路的速度；九点半钟的那些人突然变得非常活跃起来，十点钟的人們却改成了派头十足的慢騰騰的脚步。钟敲十点，文书們更快地涌了进来，每人都比他的先行者冒着更大的汗。开鎖开門的声音在四面八方迴蕩而又迴蕩；人头仿佛由于魔术的摆布在每扇窗戶里出現；門房站上了他們白天的崗位；懶懶散散的洗衣妇們匆匆走掉，邮差从这屋跑到那屋；整个的法律蜂房忙碌起来了。

"你早呵，匹克威克先生，"他背后有一个声音說。

"啊，劳頓先生，"他回过头来看見是这位老朋友，就这样說。

"走走路暖得很呵，不是嗎？"劳頓說，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勃拉馬钥匙，上面带着一个小塞子，那是防灰的。

"你似乎是觉得暖了，"匹克威克先生答，朝那位名副其实地"热得通紅"的文书笑笑。

"可不是，我是一路赶来的，我告訴你吧，"劳頓答。"穿过那个'多边形'就化了半个钟头。不过，我比他先到这里，所以我放

了心。"

用这想法安慰着自己，劳頓先生拔掉钥匙上的塞子，开了房門，又把他的勃拉馬重新塞好和重新放在口袋里，拾起了邮差从信箱口子塞进来的信件，于是請匹克威克先生进办公室。这时候，只一霎眼的工夫，他就脫了上衣，并且从一張书桌里抽出一件破得露了綫的衣服换上，挂好了帽子，从不同的抽屜里拿出几張图画紙和吸墨紙，在耳朵后面夹了一支鋼笔，于是带着非常滿意的神情搓搓手。

"你瞧，匹克威克先生，"他說，"現在我齐备了。我穿上了办公衣，拿出了纳紙簿，他要来就来吧。你身上沒有带鼻烟吧，有嗎？"

"沒有，我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答。

"憾事憾事，"劳頓說。"沒有关系——我馬上跑出去弄瓶苏打来。我的眼睛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毛病，匹克威克先生？"

被喊的这位就远远地察看一下劳頓先生的眼睛，說是在臉上这些部分看不出有什么不平常的毛病。

"我很高兴，"劳頓說。"我們昨天夜里在殘桩熬得怪久的，我今天早上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且說，潘卡正在办你的事哪。"

"什么事？"匹克威克先生問。——"巴德尔太太的訴訟費？"

"不，我說的不是那个，"劳頓答。"是上次照你的意思替他每鎊还十先令了清那張貼現期票，弄出弗利特的那个人，你知道的——現在就是为了把他弄到德买拉拉去的事。"

"啊，金格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不錯，怎样呢？"

"唔，都布置好了，"劳頓說，修理着他的笔。"利物浦的經紀

人说，你做事的时候他领过你好多次情，所以他很高兴按照你的推荐接受他。”

“那好，”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听到了很高兴。”

“但是我说呀，”劳顿继续说，削着笔头的背部预备弄一个新的裂缝，“另外的那一个性格多么好呀！”

“另外哪个？”

“嗳，那个仆人，或者朋友，或者不管是什么吧——你知道的；特拉偷啊。”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微微一笑，“我看他却老是恰恰相反。”

“对，我也是的。现在据我对他的一点了解来看，”劳顿答，“那只说明难怪人们会受蒙蔽啊。他也去德买拉拉，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放弃这里给他的东西吗？”匹克威克先生喊。

“潘卡答应给他十八先令一星期，并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还增加，但是他完全不放在眼里，”劳顿答。“他说他一定要跟另外那个去，所以他们要求潘卡再写信去，给他在同一个庄园上弄了一个位置；那位置坏得很，潘卡说，还不如一个囚犯在新南威尔斯弄到的位置，假使在审判的时候他穿一套新衣服的话。”

“傻家伙，”匹克威克先生说，眼睛里闪着泪光。“傻家伙。”

“比傻还糟呢；简直叫人嗤之以鼻啊，你知道，”劳顿答；带着轻蔑的脸色削尖笔头。“他说他是他一生唯一的一个朋友，他恋恋地舍不得离开他，等类。友谊本来是好东西；例如我们在残桩吧，各人喝各人的混合酒，各人付各人的账，大家都是非常友善和舒服的；你要知道，可是哪有为了别人害自己的事！任何男子也只有两个爱好——首先是天字第一号①，其次是女人；我说就

是这样呵——哈！哈！"劳頓先生半詼諧半出乎嘲笑地大笑一声結束了，但是这笑声被楼梯上的潘卡的脚步声过早地截断了；那声音一到，他就用极其出色的矯捷勁跳上板凳，緊張地抄写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法律顾問之間的招呼，是热烈而誠恳的；但是当事人剛在代理人的安乐椅里面安置下来的时候，就听見門上敲了一声，并且有个声音問潘卡先生在不在里面。

"你听！"潘卡說，"那是我們的流氓朋友之一——金格尔本人呵，我的好先生。你要見他嗎？"

"你看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問，迟疑着。

"唔，我想还是見見好。喂，先生，你是誰呀，进来吧，好嗎？"

听从了这不拘礼节的邀請，金格尔先生和乔伯走进房来，但是一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立刻就有点惶恐地站住了。

"唔，"潘卡說，"你們不认得这位紳士嗎？"

"还消說得，"金格尔答，走上前来，"匹克威克先生——最深的感激——救命恩人——恩同再造——你决不至于后悔的，先生。"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說，"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身体像是好多了。"

"多謝你，先生——大大不同——国王陛下的弗利特——不健康的地方——非常不健康，"金格尔說，摇着头。他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乔伯也这样——他笔直站在他背后，带着鉄板的臉孔凝視着匹克威克先生。

"他們什么时候去利物浦？"匹克威克先生半側着身子問潘

---

① 即自己。

卡。

“今天晚上，先生，七点钟，”乔伯說，走上前一步。“由城里坐大馬車，先生。”

“票子买了沒有？”

“买了，先生，”乔伯答。

“你完全决定了要去嗎？”

“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說。

“关于金格尔必須出的这笔旅費，”潘卡大声对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已經做主决定了一个办法，从他每季的薪水里扣出一个小数目，总共一年为止，就可以还清。我完全不贊成你再为他破費，我的好先生，因为他不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行为而获得的。”

“当然罗，”金格尔插嘴說，很毅然决然地。“清楚的头脑——精通世故——很对——完全对。”

“为了和他的債权人和解，替他从当舖里贖衣服，弄他出监獄，还有付他的路費，”潘卡不注意金格尔的話，继續說下去。“你已經損失五十多鎊了。”

“不是損失，”金格尔連忙說。“都要还——拚命做事——积錢——每一个銅子。黃热病，也許——那沒有办法——否則的話——”金格尔先生說到这里住了口，用劲捶了一下帽頂，伸手在眼睛上擦一擦，坐了下来。

“他是說，”乔伯走上前一两步說，“假使他沒有害热病死掉，他会把錢还出来的。只要他活下去，他是会的，匹克威克先生。我一定想法使这件事做到。我知道他会做到的，先生，”乔伯着力地說。“我可以起誓。”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在潘卡叙述他的恩德的

时候曾經对他皺眉霎眼了几十次，要加以阻止，但是那矮小的代理人頑强地置之不顾，“你要当心，金格尔先生，不要再打那种不顾死活的板球了，也不要再和托馬斯·布米佐爵爷重溫旧好，我相信你会保持你的健康的。”

金格尔先生听了这句妙語，微微一笑，然而显得有点羞慚；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换个話題說：

“你知不知道你的另外一位朋友的情形——就是比較謙卑的那一个，我在洛彻斯特見过的？”

“忧郁的杰美？”金格尔問。

“对。”

金格尔搖搖头。

“伶俐的流氓——古怪的家伙，欺騙的天才——乔伯的哥哥。”

“乔伯的哥哥！”匹克威克先生贼。“唔，現在我仔細看看，是有一点相像。”

“人們总說我們相像，先生，”乔伯說，眼角上带着潛藏着的狡猾眼色，“不过我的确是个性格严肃的人，他却决不是的。他移居美洲了，先生，因为在这儿被搜索得太厉害，安逸不了；以后就沒有过消息。”

“我想那就是我为什么沒有收到‘眞实生活中的故事之一頁’的原因了，那是有一天早晨他在洛彻斯特桥上想自杀的时候約好給我的，”匹克威克先生微笑着說。“我用不着問他的忧郁行为是自然的还是假装的了。”

“他什么都能够假装，先生，”乔伯說。“你那么輕易地摆脫了他，你眞可以认为是你的大幸。愈跟他亲密的話，他的危險性就愈大，大过，”乔伯对金格尔看看，迟疑了一下，終于接着說，

“大过——大过——甚至于大过我呢。”

“你們一家子真是个前途有希望的家族，特拉偸先生，”潘卡說，把一封剛写好的信封好。

“不錯，先生，”乔伯答。“的确如此。”

“唔，”那位矮小的人說，笑着；“我希望你要引以为耻了。到利物浦之后把这信交給經紀人；我劝你們，紳士們，在西印度群島不要太自作聪明。假使你們丟掉了这个机会，你們两人都眞該受絞刑了，而我相信是免不了的呢。現在你們最好让匹克威克先生和我单独留在这里吧，因为我們还有别的事情要談，而时間是宝貴的。”潘卡說了这話，就看着門口，显然是願意他們越快告辞越好。

金格尔先生这方面是够快的。他用簡单的几句話謝了那位矮小代理人給予他的和善而迅速的帮助，于是面向他的恩人站着，默然几秒钟，像是不知道說什么或者做什么才好。乔伯·特拉偸解救了他的窘困；他对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个恭恭敬敬的、表示感謝的躬，就輕輕拉着他朋友的胳臂带他走了。

“一对很好的人！”房門在他們身后关上之后，潘卡說。

“我希望他們将来如此，”匹克威克先生答。“你覺得怎么样？他們会不会永远改好呢？”

潘卡怀疑地聳聳肩，但是，看到匹克威克先生的忧虑和失望的神色，就回答說：

“当然是可能的。我希望能够实現，他們現在无疑是悔过了；但是你知道，最近的痛苦在他們的記忆里还很新鲜。到了这些消退的时候，他們会变成怎样，那就是一个无論你我都不能解决的問題了。不过，我的好先生，”潘卡接下去說，把手擱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肩膀上，“不管結果如何，你的目标还一样是光荣的。

这一种善举——它是那么謹慎和有远見，所以根本难得有人做的，怕的是它的所有者会上了当和自尊心受了伤害——这一种善举，究竟是眞正的慈善还是世俗的虛假行为，我让比我聰明的人去判斷。不过纵使这两个家伙明天就犯盜案，我还认为那种行为是高尚的。”

潘卡說这些話的态度，比律师們通常的态度激昂和热烈得多；說完之后，他把椅子拉到写字桌旁边，听匹克威克先生叙述老文克尔先生的頑固。

“給他一个星期的工夫，”潘卡說，有先見之明地点着头。

“你认为他会回心轉意？”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想他会的，”潘卡答。“假使不，我們就試一試那位少女的說服力；这个办法，除了你，无論誰都会一开始就先試过了。”

潘卡先生臉上作出种种怪相吸一撮鼻烟，表示对于少女們的說服力的称頌，这时候，从外間傳来問答的喃喃声，劳頓来輕輕地敲門了。

“进来！”那矮小的人叫。

一个文书走进来，带着极其神秘的神情随身关上門。

“有人找你，先生。”

“誰找我呀？”

劳頓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下。

“是誰找我？你不能說嗎，劳頓先生。”

“嗳，先生，”劳頓答，“是道孙呵！还有福格同他一道。”

“哎呀！”小矮子說，看看他的表，“我約他們十一点半解决你的事情，匹克威克。我保証过給他們报酬，撤消你的案子；非常尷尬，我的好先生；你打算怎么呢，要不要到隔壁房間里去？”

所謂隔壁房間就是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待着的那个房間，

匹克威克回答說他还是留在原处的好；特别是因为，道孙和福格两先生是应該不好意思正視他的面孔的，而他看見他們却沒有难为情的地方；他带着激昂的臉色和許多憤慨的表示要求潘卡先生注意后一項。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潘卡答，"不过我要說，假使你期望道孙或者福格看見你或者任何別人就会表現出任何难为情或者惶恐的征象，那你眞是我从来沒有見过的、在自己的期望上最乐观的人了。請他們进来，劳頓先生。"

劳頓先生露着牙齿笑了笑就走了，馬上引进了那两位，按照牢不可破的、合宜的次序：道孙在前，福格在后。

"你見过匹克威克先生吧，我相信？"潘卡对道孙說，把他的笔斜着指一指那位紳士坐着的那个方向。

"你好嗎，匹克威克先生？"道孙大声說。

"嗳呀，"福格喊，"你好嗎，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你很好，先生。我想是很面熟的，"福格說，拉过一張椅子，带着微笑四面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微微地点一点头来回答这些招呼，随后，看見福格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束文件，就起身走到窗口去。

"匹克威克先生用不着避开呵，潘卡先生，"福格說，解着那扎住紙卷的紅絨綫，又微笑着，而且比先前更甜。"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些手續是相当熟悉的；我想，我們之間沒有秘密呀。嘿！嘿！嘿！"

"我想是沒有多少呵，"道孙說。"哈！哈！哈！"

于是这一对一道大笑起来——又愉快又高兴，人們在得到錢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笑的。

"我們要教匹克威克先生出偸看的錢，"福格把文件攤开的

时候，带着相当天眞的幽默說。"訴訟费总計一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四便士，潘卡先生。"

这笔損益賬目报了以后，福格和潘卡之間就比較和翻閱了一大陣文件，这时道孙用殷勤的态度对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覚得你沒有前次我有荣幸看見你的时候那么健壮啊，匹克威克先生。"

"或許是不大健壮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曾經放射了凶狠的憤慨眼光，但是对这两位厉害的办公事的随便哪一位却沒有发生一点效力；"我想是差了些，先生。我最近受了流氓們的迫害和煩扰，先生。"

潘卡猛烈地咳嗽一声，并且問匹克威克先生要不要看看晨报；对这問話，匹克威克先生給予极其坚決的否定答复。

"的确，"道孙說，"我相信你是在弗利特受了煩扰了；那里有些古怪人物哪。你的房間在哪里呀，匹克威克先生？"

"我的一間房子，"那位受了很大損害的紳士回答說，"是在咖啡間組。"

"啊，果眞的！"道孙說。"我相信那是那里面非常舒适的一部分呵。"

"很舒适，"匹克威克先生冷冷地回答。

这一切中都含着一种冷靜的态度，那对于一位容易动气的紳士，在那种情况之下，倒是一种发怒的傾向。匹克威克先生拚命压抑着他的忿怒；但是，当潘卡开了一張总数的支票，福格把它放进一只小小的皮夹里，他的长着許多粉刺的臉上浮着胜利的微笑，而那微笑又傳到了道孙的死板板的臉孔上的时候，他覚得他双頰上的血液由于憤怒都发痛了。

"那末，道孙先生，"福格說，收起皮夹，戴上手套，"我听你的

吩咐了。"

"很好，"道孙說，立起身来，"我准备好了。"

"我很高兴，"被支票弄軟了心腸的福格說，"能够有荣幸結識匹克威克先生。我希望，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要把我們看得像我們最初拜識你的时候那样坏呵。"

"我希望如此，"道孙說，是那种受了誣害的善人的理直气壮的声調。"匹克威克先生現在比較了解我們了，我相信；不管你觉得我們这种职业的人怎么样，我求你相信，先生，在剛才我的朋友提到的那次，就是在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我們的办公处里，你自以为是地說了那些話，但是我并不因此对你怀着什么恶意或者报复的心。"

"啊沒有，沒有；我也沒有，"福格用极其宽恕的态度說。

"我們的行为，先生，"道孙說，"会替自己解釋，并且我希望，会替自己辯正，任何場合都是如此。我們执行业务已經多年了，匹克威克先生，并且幸蒙許多优秀当事人加以信任呢。祝你早安，先生。"

"早安，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說；說着，把雨伞夹在腋下，脱下右手的手套，向那位极其憤慨的紳士伸出和解的手；而那位紳士却把手背在外衣的燕尾后面，用鄙視的惊訝眼光看着这位代理律师。

"劳顿！"潘卡这时候叫起来，"开門。"

"等一下，"匹克威克先生說，"潘卡，我要說話。"

"我的好先生，請你让事情就这样算了，"矮小的代理人說，他在这場会見中一直处在心神不安的忧虑中；"匹克威克先生，我請你——"

"我是不能沉默不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回答說。"道

孙先生，你刚才对我說了些話呵。”

道孙轉过身来。溫順地点点头，微微一笑。

“你对我說了一些，”匹克威克先生重复說，几乎透不出气来，“你的伙伴对我伸出手来，而你們两人都采取了那种寬恕而高貴的口气，无耻到这种程度，我真沒有料到，甚至对于你們这种人。”

“什么，先生！”道孙喊。

“什么，先生！”福格重复一句。

“你們知道我曾經做了你們的阴謀詭計的犧牲嗎？”匹克威克先生継續說。“你們知道我就是被你們监禁和掠夺过的人？你們知道你們就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原告的代理人？”

“不錯，先生，我們知道，”道孙答。

“我們当然知道罗，先生，”福格說，拍一拍他的口袋——或許是偶然的吧。

“我看你們回想起来还得意呢，”匹克威克先生說，生平第一次企图冷笑一声，但是很显然沒有做成。“虽然我早就想用眞率的話說說我对你們的看法，但是为了尊重我的朋友潘卡的願望，我甚至还打算把这机会放过去，要不是你們采取了这种难于容許的口气，还有你們那种侮辱人的放肆——我說侮辱人的放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对福格做了一个凶狠的手势，吓得那个人急急忙忙地向門口倒退。

“当心，先生，”道孙說，虽然他是他們中間最高大的人，却謹愼地躲到福格背后来保护自己，越过他的头說着話，脸色非常蒼白。“让他打你，福格先生；无論如何不要还手。”

“不，不，我不会还手，”福格說，一面說一面又退后一点；这使他的搭当显然安心了，因为，这样，他逐渐退到了外間。

"你們是，"匹克威克先生接着他議論的線索說下去，"你們是配搭得很好的一对卑鄙的、流氓气的、訟棍式的强盗。"

"好，"潘卡插进来說，"說完了吧？"

"沒說完的也都包括在这里面，"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他們是卑鄙的、流氓气的、訟棍式的强盗。"

"哪！"潘卡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說。"我的好先生們，他把要說的都說出来了；那末請走吧。劳頓，門打开了沒有呀？"

劳頓先生隐隐地格格一笑，作了肯定的答复。

"喂，喂——早安——早安——請吧，我的好先生們——劳頓先生，門！"小矮子叫，把"正中下怀"的道孙和福格推出办公室，"这边，我的好先生們——现在請不要拖延下去了——嗳呀——劳頓先生——門呀，先生——你为什么不照应着？"

"假使英格兰还有法律的話，先生，"道孙說，一面戴帽子，一面望着匹克威克先生，"你会因此吃苦头的。"

"你們是一对卑鄙的——"

"記住，先生，你会因此付出很大代价的，"福格說，晃着拳头。

"——流氓气的、訟棍式的强盗！"匹克威克先生继續說，一点不介意对他說的威吓話。

"强盗！"匹克威克先生在两位代理人下楼的时候冲到楼梯口叫。

"强盗！"匹克威克先生挣开劳頓和潘卡，把头伸出楼梯窗戶喊。

当匹克威克先生又縮回头来的时候，他的臉已經含着微笑和平靜了；他靜靜地走回办公室，宣布說，他現在心里去了一个很大的重担，他覺得十分舒适和快乐了。

潘卡一句話沒有說，直到吸空了他的鼻烟壶，打发劳頓出去再装一壶，这才大笑起来，笑了五分钟之久；笑完的时候，他說，他是应該很生气的，不过他还不能够把这事情看得很严肃——假使他能够把事情看得严肃的話，他是会生气的。

“那末，”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让我和你来算算賬吧。”

“就像剛才一样嗎？”潘卡問，又大笑起来。

“一点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摸出皮夹来，并且热烈地和那小矮子握手，“我只是說在金錢上算算賬。你帮了我很多的忙，那是我永远不能报答的，并且也不想报答，因为我宁願继續承你的情呢。”

这样开了头之后，两位朋友就埋头在一些非常复杂的賬目和单据中，由潘卡一板一眼地陈列和計算出来，立刻由匹克威克先生付清，并且附带許多尊敬和友好的表白。

他們剛达到了这一点，就听見門上发出极其猛烈而惊人的敲門声：那不是平常的双敲，而是一种持久的和不間断的一連串最大的单响的敲門声。仿佛門环有了永久的运动性，或者是敲門的人忘記了歇手。

“嗳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潘卡喊，很吃惊。

“我想是敲門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像这事还有絲毫可怀疑的地方呢！

敲門人作了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强有力的答复，继續用惊人的力量和声响敲着，一霎都不停。

“嗳呀！”潘卡說，拉鈴叫人，“我們要把全院的人都惊动了——劳頓先生，你沒有听見敲門嗎？”

“我馬上就去开啦，先生，”书記答。

敲門人似乎听到了反应，并且似乎声明他决不能等待得那

样久。敲声变成了惊人的吼声。

"真可怕，"匹克威克先生說，堵住耳朵。

"赶快，劳頓先生，"潘卡叫，"門板要敲破了。"

在一間黑暗的厠所里洗手的劳頓先生連忙赶到門口，旋开把手，看見了下一章所描写的东西。

第五十四章

包括有关敲門声的一些詳細情节和其他一些事情，其中有某些有趣的关于史拿格拉斯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士的交待，这同这部傳記决不是不相干的

呈現在吃惊的文书眼前的东西是一个孩子——一个胖得出奇的孩子——僕人打扮笔直站在擦鞋的地毯上，閉着眼，像在睡覺。他从来沒見过这样的胖孩子，无論旅行馬戏班的里面或外面；这胖孩子，再加上他那十足的鎮靜和安閑的样子，那按理是同預料中这样敲門的人的样子迥然不同的，使他吃惊得发楞了。

"什么事？"文书問。

那特别的孩子一言不发；但是他点了一次头，照文书的想像看来，似乎輕輕地打起鼾来了。

"你从哪儿来的？"文书問。

孩子毫无表示，只是呼吸很重，此外絕无动作。

文书把問題重复三遍，都沒有得到答复，正打算关起門来。那孩子却突然睜开眼，霎了几次，打了一个喷嚏，举起手来好像

又要敲門。发現門已經开了，惊訝地瞪着眼四面看看，最后把眼光盯在劳頓先生臉上。

"你到底干什么那样敲門？"文书怒冲冲地問。

"哪样？"孩子說，是低沉而渴睡的声音。

"嘿，就像四十个出租馬車夫呵，"文书答。

"因为主人說，我要一直敲到开了門为止，怕我睡着了，"孩子說。

"那末，"文书說，"你带来什么信呀？"

"他在楼下，"孩子答。

"誰？"

"主人。他想知道你們是不是在家。"

劳頓先生这时才想到望一下窗外。看見一部敞篷馬車，里面坐着一位愉快的老紳士，正焦急地抬头望着上面，他就冒昧向他打了一个招呼；老紳士一見，馬上跳下了車。

"坐馬車的就是你主人吧，我想？"劳頓說。

孩子点点头。

其他的一切問話都被老华德尔的出現所代替了；他奔上楼，仅仅和劳頓招呼一下，就立刻走进潘卡先生的房間。

"匹克威克！"老紳士說，"你的手，我的朋友！怎么前天我才知道你竟让自己被人关到牢里去呀？而你怎么让他这样做呀，潘卡？"

"我沒有办法呵，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同时来个微笑和一撮鼻烟，"你知道他多頑固。"

"当然我知道呵，当然我知道，"老紳士答。"然而，我現在看見他，我很高兴。我再也不輕易忽略他了。"

說了这話，华德尔又和匹克威克先生握一握手，随后又和潘

卡握过，就在一張安乐椅上坐下，他的快乐的紅臉上又放射着微笑和健康的光輝了。

“唔，”华德尔說，“現在花样眞多哪——你給我一撮鼻烟，潘卡，我的朋友——从来沒有过这种日子呵，呃？”

“你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問。

“什么意思！”华德尔答，“嘿，我想这些女孩子都发了瘋了；这沒有什么稀奇，你会說？也許沒有什么稀奇；不过那是事实，的的确确。”

“你別处不去，偏上倫敦来，难道就为了告訴我們这話嗎，我的好先生？”潘卡問。

“不，完全不是，”华德尔答；“虽然那是我来的主要目的。爱拉白拉怎么样？”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答，“并且我相信她看見你一定很高兴的。”

“黑眼睛的小妖精！”华德尔回答。“我本来很想有那么一天娶了她的。但是我也很高兴，非常高兴。”

“你怎么知道那消息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啊，当然是告訴我女儿們的了，”华德尔答。“爱拉白拉前天有信来，說她已經偸偸地結了婚，沒有得到她丈夫的父亲的同意，所以你曾經为这事去了一趟，因为他的拒絕并不能够阻止这个婚姻等等。我覺得是和我的女儿們严肃談談的好机会；所以我就說，儿女們不得到父母的同意就結婚是多可怕的事情，等等；但是，保佑你們，我一点也不能打动她們。她們认为沒有女儐相的婚礼倒是可怕得多的事，并且說我不妨把我的大道理对乔去宣傳宣傳。”

老紳士說到这里停下来大笑；笑得心滿意足之后，接着說：

“不过这似乎还不是頂妙的。这不过是已經在进行的恋爱和阴謀的一半。我們过去六个月一直走在地雷上，它們終于爆发了。”

“你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喊，臉色发白；“不是又有什么秘密結婚吧，我希望？”

“不，不，”老华德尔答；“还沒有那么坏——还沒有。”

“那末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問；“跟我有沒有关系？”

“我回答这个問題嗎，潘卡？”华德尔說。

“假使回答了并不連累你自己，我的好先生。”

“那末好的，跟你有关系，”华德尔說。

“怎么？”匹克威克先生急切地問。“在哪方面呢？”

“老实說，”华德尔答，“你这样一种火性子的年輕人，我几乎怕对你說了；但是，虽然如此，假使潘卡肯坐在我們中間預防发生毛病的話，我就冒險說說。”

关了房門，并且又用潘卡的鼻烟壶提了提神，老紳士就用些話进行他的重大宣布：

“事实是，我的女儿貝拉——貝拉，就是嫁給年輕的特倫德尔的，你們知道。”

“是的，是的，我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不耐煩地說。

“不要一开头就打扰我。另外一天夜里，爱米丽把爱拉白拉的信念給我听之后，因为头痛已經去睡了，我女儿貝拉在我旁边坐好，开始和我談这件婚事。‘唔，爸，’她說，‘你覚得怎样呢？’‘唉，我的亲爱的，’我說，‘我想是很好的；我希望是最好的。’我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我那时正坐在火炉旁边若有所思地喝着我的混合酒，我知道我随时插进一两个不肯定的字眼，会引誘她継續談下去的。我的两个女孩子都是她們的亲爱的母亲的图

画，我老来只欢喜她們陪我坐坐；因为她們的声音和容貌把我带回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使我暂时跟从前一样年輕，虽然心情沒有那么輕快。'那的确是有爱情的婚姻呢，爸，'稍稍沉默了一会之后貝拉說。'是呀，我的亲爱的，'我說，'不过这样的婚姻結果并不总是最幸福的。'"

"这話我有疑問，你注意，"匹克威克先生热情地插嘴說。

"很好，"华德尔答，"輪到你說話的时候你随便提任何疑問吧，但是不要打断我的話。"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說。

"多礼了，"华德尔答。"'我很难过，听見你发表反对恋爱婚姻的意見，爸呵，'貝拉說，臉稍为有点紅。'我錯了，并且我也不应該那样說，我的亲爱的，'我說，拍拍她的臉蛋——溫和得尽我这样一个粗卤的老头子所能办到的——'因为你母亲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你的也是。''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个，爸，'貝拉說。'事实是，爸，我打算和你談談爱米丽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惊。

"怎么的啦？"华德尔停止叙述，問。

"沒有什么，"匹克威克先生答。"請說下去吧。"

"我从来不会拖拖拉拉說个半天，"华德尔突兀地說。"迟早会水落石出的，假使馬上說明白，那就省了我們大家好多时間。总而言之，貝拉終于鼓起勇气，告訴我爱米丽非常苦恼；她和你的年輕朋友史拿格拉斯自从去年圣誕节之后就經常通信联絡；她已經很忠心地決定要跟他逃走，算是可嘉許地仿效她的老朋友和老同学；但是对于这事良心上有些过不去，因为我向来对她們两人是比較慈爱的，她們覚得不如先給我一个面子好，問問我对于她們照平常的实事求是的方式結婚会不会反对。你瞧，匹

克威克先生，假使你行个方便，把你的眼睛收到平常那么大，并且让我听听你覺得我們該怎么办，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这愉快的老紳士說最后一句話那种暴躁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沒有来由的；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已經变成一副楞楞的惊訝和迷惑的表情，看上去怪有趣的。

“史拿格拉斯！——自从去年圣誕节之后！”是这位惶惑的紳士嘴里最初发出的两句不連貫的話。

“自从去年圣誕节之后，”华德尔重复說；“那是很明显的，而我們竟沒有早发現，一定是我們带了非常坏的眼鏡。”

“我不懂，”匹克威克先生說，深思着；“我眞不懂。”

“很容易懂的嘛，”那性急的老紳士答。“假使你是年輕些的男子，你早就会知道这个秘密了；此外，”华德尔犹疑了一会儿又說，“实情是这样的，一点不知道这事的我，在过去四五个月里，曾經催促爱米丽好意地接受我們附近一位青年紳士的求婚（假使她能够接受的話；我决不想勉强一个女孩子的）。我完全相信，女孩子气的她，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价和提高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热情，就把这事渲染得非常厉害，他們两人就得到这样的結論，认为他們是受着可怕的压迫的一对不幸者，除了偸偸地結婚或者被热情燒成焦炭沒有出路。現在問題就是，怎么办？”

“你怎样办了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

“我是說，你那結了婚的女儿，告訴你这事之后你怎么办的？”

“啊，我当然鬧出些笑話，”华德尔答。

“正是嘛，”潘卡插上来說，他在这段談話中間做了許多不耐煩的表示，把他的表鏈扭了无数次，报复地把他的鼻子抹了好儿

袜，等等。“那是很自然的；不过怎样呢？”

“我大发脾气，把我的母亲吓得病了一場，”华德尔說。

“那倒是你賢明的地方，”潘卡說；“还有呢，我的好先生？”

“第二天我暴躁和冒火了一整天，引起了一陣大扰乱，”老紳士答。“我这样使自己煩恼，使每人都苦痛，最后我厌煩了，所以我到瑪格尔頓雇了一部馬車，套了我自己的馬，上首都来，借口带着爱米丽来看爱拉白拉。”

“那末华德尔小姐是和你一道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当然一道，”华德尔答。“她这时是在亚德飞的奥斯本旅社，除非你那位冒險的朋友在我今天早上出来之后带着她逃掉了。”

“那末你諒解了，”潘卡說。

“完全不是，”华德尔答；“她从那以后就一直哭着，露出怏怏不乐的样子，除了昨天夜里，在晚茶和晚飯之間，她装腔做势地大写其信，我假装不注意。”

“你們需要我对这件事給你們忠告吧，我想？”潘卡說，把眼光从匹克威克先生的沉思的臉上移到华德尔的着急的臉上，并且連着吸了几撮他所寵爱的刺激品。

“我想是如此，”华德尔說，看看匹克威克先生。

“当然，”那位紳士回答。

“那末，”潘卡說，站起来把椅子推开，“我的忠告是，你們两人都走开，或者步行，或者坐馬車，或者这样那样想个办法，因为我对你們厌煩了，你們自己去談这事吧。假使我下次看見你們的时候你們还沒有得到解决，我再告訴你們怎么办。”

“这倒不坏，”华德尔說，不知道是笑好还是生气好。

“呸，呸，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复說，“我了解你們比你們了解自己多得多了。无論从哪点上看，你們已經解决了。”

这样表明意見之后，那矮小紳士就用他的鼻烟壶先戳一下匹克威克先生的胸膛，再戳一下华德尔先生的背心，因此，三个人都大笑起来，后面两位紳士笑得特别厉害的，他們无緣无故地立刻又握起手来。

“你今天和我一道吃中飯阿，”华德尔在潘卡送他們出来的时候对他說。

“不能約定，我的好先生，不能約定，”潘卡答。“无論如何，晚上我会来看望你的。”

“我五点钟的时候等你来，”华德尔說。“喂，乔！”乔終于被弄醒之后，两位朋友就坐上华德尔先生的馬車走了，那馬車合乎人之常情地后面有一个尾座給胖孩子坐，假使那里只是一块踏板的話，他一打瞌睡就会滚下去送了命的。

到乔治和兀鷹，他們发現爱拉白拉一接到爱米丽通知她到了倫敦的便条，随即带了女僕雇上一部出租馬車一直到亚德飞去了。华德尔在街上要办些事情，所以就叫馬車和胖孩子先回旅館，带口信說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五点钟的时候回来吃飯。

胖孩子負了这种使命，在尾座里睡着回去，在石头上顚簸着，他却仿佛在彈簧羽毛床上一般安宁。馬車停下来的时候，他由于某种非常的奇迹，自己醒了过来，随后把身体着实搖了一陣，激起精力，于是上樓去执行他的任务。

究竟是这一搖非但沒有把他的精力安排妥当反而弄得一团糟了呢，还是在他心里喚醒了太多的新念头，使他忘記了平常的手續和礼节呢，还是（那也是可能的）表明他上樓去并未防害得他打不成瞌睡呢，不管吧，无疑的事实是，他沒有在門上敲敲就走进了起坐間；因此，他看見一位紳士摟住他的小姐的腰，非常亲热地靠着她坐在沙发上，而爱拉白拉和她的漂亮女僕却在房

間的另外一头装做专心望着窗外的样子。一看見这个現象，胖孩子发出一声惊呼，女士們一声尖叫，紳士一声咒駡，几乎是同时发出的。

“你这討厌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那紳士說，他呢，不用說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了。

听見这話，吓得不輕的胖孩子簡单地回答說，“小姐。”

“你找我做什么呢！”爱米丽問，把头扭了过去，“你这蠢貨！”

“主人和匹克威克先生五点钟来吃飯，”胖孩子答。

“出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对那狼狽的青年人瞪着眼睛。

“不，不，不，”爱米丽連忙接上去說。“白拉，亲爱的，帮我出出主意。”

因此，爱米丽和史拿格拉斯、爱拉白拉和瑪丽，都拥到一个角落里，用耳語声急切地談了几分钟，这期間胖孩子一直打瞌睡。

“乔，”爱拉白拉終于說，带着极其迷人的微笑回头看看，“你好嗎，乔？”

“乔，”爱米丽說，“你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不会忘記你的，乔。”

“乔，”史拿格拉斯先生說，走到那吃惊的孩子面前，抓住他的手，“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五先令是給你的，乔！”

“我也給你五先令，乔，”爱拉白拉說，“因为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知道，”另外一个迷人的微笑丢給那肥胖的侵入者了。

胖孩子的感覺是迟鈍的，他开头受寵若惊，用非常詫異的态度愣愣地四面看看。終于，他的闊大的臉上开始表現出一个比例相当的露齿大笑的征象；于是，把两只半克朗銀币放进了两个口袋，他的两手和手腕分别追随着进了口袋，他呵呵地傻笑起

来；这样的笑还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我看他是理解我們的，"爱拉白拉說。

"他最好是馬上有点东西吃吃，"爱米丽說。

胖孩子听見这个提議几乎又大笑起来。他們再小声說了几句之后，瑪丽从他們一伙里輕快地走出来說：

"我今天陪你吃飯，先生，假使你不反对的話。"

"这里来，"胖孩子急忙說。"那里有一个好得很的肉餅哪！"

說着，胖孩子就領头走下楼去；他的漂亮的同伴跟着他走进膳厅的时候，迷住了所有男僕和激怒了所有女僕。

那里有这青年那么热情地說到的肉餅，不仅肉餅，还有肉排、一碟馬鈴薯和一壶黑啤酒。

"坐下来，"胖孩子說。"啊，天呀，多妙！我好餓呀。"

在狂喜中把他的眼睛轉动了五六次，这青年人就在小桌子的上手坐好，瑪丽坐在下手。

"你吃一点这个嗎？"胖孩子說，把刀叉的头子完全埋进了肉餅。

"一点儿吧，你高兴的話，"瑪丽答。

胖孩子給了瑪丽一点点，給了自己許多，正打算吃了，却突然放下刀叉，在椅子里俯身向前，让他的两手带着刀叉落在膝头上，慢吞吞地說：

"我說呀，你多漂亮呀！"

这話是用贊美的态度說的，并且，就这点而言，是令人滿意的；但是在这青年紳士的眼睛里仍然有够多的吃人的野人的样子，使这恭維話成为可疑的样子。

"嗳呀，約瑟夫，"瑪丽說，装作害羞的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胖孩子逐漸恢复先前的姿势，沉重地叹一口气作为回答，若有所思地呆了一会儿，喝了一大口黑啤酒。完成了这种壮举之后又叹息一声，于是专心地献身于肉餅了。

“爱米丽小姐是多漂亮的人儿呀！”沉默了很久之后，瑪丽說。

胖孩子这时已經吃完了肉餅。他把眼睛盯着瑪丽回答說：

“我知道一个更漂亮的。”

“当眞！”瑪丽說。

“眞的！”胖孩子答，異乎寻常地活潑。

“她叫什么名字？”瑪丽問。

“你叫什么？”

“瑪丽。”

“那就是她的名字，”胖孩子說。“你就是她，”孩子咧开嘴巴笑一笑来加强这句恭維話的力量，并且把他的眼睛做出一种介乎斜視和做媚眼之間的东西，有理由相信他是打算送秋波的。

“你不能和我那样說話呵，”瑪丽說；“你不是那种意思。”

“我不是嗎？”胖孩子答；“我說——”

“唔。”

“你以后經常到这里来嗎？”

“不，”瑪丽答，摇摇头，“我今天晚上就走了。你問这話干么呢？”

“啊！”胖孩子說，是带着强烈感情的声調；“假使你在这里，我們吃飯的时候該多有趣呵！”

“也許我有时会来的，来看看你，”瑪丽說，装作难为情的样子叠弄着台布，“假使你帮我个忙的話。”

胖孩子从肉餅盆子看到肉排，仿佛他觉得所謂帮忙一定和

吃的东西有点关系；随后又掏出那半克朗銀币的一只，神經质地看看。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瑪丽說，狡猾地盯着他的臉。

他又看看那只半克朗，輕微地說，“不懂。”

“小姐們要你不要对老紳士說到那位青年紳士在楼上的事；我也要你这样。”

“就是这些呀！”胖孩子說，把那半克朗重新收到口袋里，显然安心得很了。“当然我不会說的。”

“你看，”瑪丽說，“史拿格拉斯先生很欢喜爱米丽小姐，爱米丽小姐也很欢喜他，假使你說了呢，老紳士就要把你弄到老远的乡下去，你在那里誰都看不到。”

“不，不，我不說，”胖孩子坚决地說。

“这才是好人呢，”瑪丽說。“現在我要上楼去，替我的小姐摆飯了。”

“且不要走，”胖孩子恳求說。

“必須走了，”瑪丽答。“再会，暫时。”

胖孩子带着拙笨的玩笑态度，張开手臂想强求一吻；但是要避开他却不需要怎样敏捷，所以在他手臂合攏之前，他的美丽的迷人的女人就不見了；因此，这位迟鈍的青年人带着感伤的臉色吃了一磅光景的肉排，就睡熟了。

在楼上，要說的話是这样多，要商量的計划——假使老华德尔还是那么殘忍，就怎样私奔和秘密結婚——又是这样多，所以当史拿格拉斯先生最后告别的时候离吃飯时間只差半点钟了。女士們赶忙到爱米丽的臥室里打扮，那位情人拿起了帽子走出房間。他刚走到房門外面，就听見华德尔的声音在大声談談；从楼梯栏杆上往下一看，看見他带着别的一些紳士上楼来了。史

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这座屋子的情形一点都不熟悉，在慌乱之中匆匆走回刚离开的那間房，从那里走进里面的一間(华德尔先生的卧室)，輕輕关上門，恰好这时間，他瞥見的那些人也走进起坐間了。那是华德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那生爾尔·文克尔先生和班杰明·爱倫先生，他从他們的声音里是不难辨认出来的。

“很幸运，我总算沒有糊塗，避开了他們，”史拿格拉斯先生微笑一下这样想，踮着脚尖走到靠床的另外一扇門旁边，“这門也通那条过道，我可以悄悄地和舒舒服服地走掉了。”

对于他悄悄地和舒舒服服地走掉，只有一个阻碍，那就是，門鎖着而且沒有钥匙。

“今天让我們喝点你們的最好的酒，侍者，”老华德尔說，搓着手。

“一定拿最好的来，先生，”侍者答。

“告訴女士們，我們来了，”

“是，先生。”

史拿格拉斯先生却热忱地希望女士們能够知道他又来了呢。他有一次冒險地低声对着钥匙孔喊了一声“侍者”！但是他忽然想到可能跑来一个不认識他的茶房，并且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极其类似另外一位最近被人在附近一个旅館里发現的紳士的情形(关于他的不幸情形的記載是在那天晨报的“警务栏”里出現的)，所以，他向一只皮箱上一坐，剧烈地发起抖来。

“我們一点不用等潘卡，”华德尔說，看看他的表；“他永远是准时的。假使他要来，到时候就来了；假使不来，等他也沒有用。哈！爱拉白拉。”

“妹妹！”班杰明·爱倫先生喊，极其多情地把她拥抱起来。

“啊，班，亲爱的，你渾身的烟味多厉害呀，”爱拉白拉說，有

点被这爱情表示征服的样子。

“是嗎?”班杰明·爱倫先生說,“是的嗎,自拉?唔,也許是的吧。”

也許是的;因为他剛剛离开了一間有一只大火炉的小后客堂里的一些愉快的抽烟的同伴——十二个医学生。

“不过我看見你很高兴,”班·爱倫先生說。“祝福你,自拉。”

“哪,”爱拉白拉說,湊向前去吻他的哥哥;“不要抱住我,亲爱的班呀,你把我弄得不成样了。”

亲热到这一步的时候,班·爱倫先生就让他的感情和雪茄和黑啤酒征服了自己,带着潮湿的眼鏡环顾着旁观的人們。

“沒有什么話同我說說嗎?”华德尔張开着手臂說,

“有很多呢,”爱拉白拉低声說,一面接受了老紳士的誠恳的撫爱和祝賀。“你是一个硬心腸的、沒有感情的、殘酷的怪物!”

“你是一个小叛逆,”华德尔用同样的声調答;“恐怕我不得不禁止你登我的門了。像你这样不顾别人而結了婚的人,是不应該放任你在社会上的。但是来吧!”老紳士接着大声說,“现在吃飯了;你坐在我旁边。乔;嘿,該死的孩子,他醒着呢!”

使他的主人大为苦恼的是,胖孩子的确是处在一种精神抖擻的状态中;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并且似乎要一直如此似的。而且他的神态里面还带着活潑,那也是同样不可理解的事;每逢他的眼睛碰到爱米丽的或者爱拉白拉的,他就媚笑和獰笑;而且有一次,华德尔发誓說看見他霎眼睛。

胖孩子举动上的这种变化,是由于他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增加了,他因为受到小姐們的信托而感到驕傲;那些媚笑、獰笑和霎眼,是許多表示她們可以信托他的忠誠的謙虛保証。但是这些

表示却非但沒有減除猜疑倒反引起了猜疑，而且也有点儿討厌，所以愛拉白拉时而用皺眉和搖头来回报，但是胖孩子以为那是叫他警覺的暗示，为了表示充分了解，就加倍卖力地媚笑、獰笑和霎起眼睛来。

“乔，”华德尔先生搜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之后說，“我的鼻烟壶在沙发上嗎？”

“沒有，先生，”胖孩子回答。

“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早上把它丢在梳妆台上了，”华德尔說。“跑到房里去替我拿来。”

胖孩子走进隔壁房間；隔了一会之后，带着鼻烟壶和一副任何胖孩子都不会有的最蒼白的臉色回来了。

“这孩子怎么了！”华德尔喊。

“我沒有什么呀，”乔回答說，很緊張。

“你見了什么鬼嗎？”老紳士問。

“或者喝了酒吧？”班·爱倫加上一句。

“我想你說得不錯，”华德尔隔着桌子低声說。“我确信他是醉了。”

班·爱倫回答說他想是的；因为这位紳士見过很多这种毛病，所以在华德尔脑子里浮蕩了半小时的印象得了証实，立刻得出結論：胖孩子是喝醉了。

“你盯住他看一会儿吧，”华德尔咕噜說。“我們不久就会弄清楚他到底醉了沒有。”

这不幸的青年不过是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交換了几句話：那位紳士要求他秘密地請他的朋友来解救他，随着就把他連鼻烟壶推出房間，恐怕他耽擱太久会引得人家发現他。胖孩子臉上带着极其心乱的表情想了一会儿，就出去找瑪丽。

但是瑪丽替她的女主人梳妆了之后已經回家去了，胖孩子又回来，比以前更惶恐了。

华德尔和班·爱倫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

“乔！”华德尔說。

“是，先生。”

“你出去干什么？”

胖孩子絕望地看看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脸，吃吃地說他不知道。

“啊，”华德尔說，“你不知道嗎，呃？把乳酪拿給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呢，正是健康和精神最好的时候，所以在吃飯时間里一直都是十分愉快的，他这时正跟爱米丽和文克尔先生大談而特談，說到强調語气的时候就文雅地点头，輕輕地揮动左手加重他的言辞的力量，滿脸閃耀着平静的微笑。他从盘子里拿了一块乳酪，正打算回过头去重新談話的时候，胖孩子弯下腰来把头凑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头相平的地方，用大拇指向肩膀后面指指，做了一种极其可怕可憎的鬼脸，圣誕节哑剧里最出色的也不过如此。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說，吓了一跳，“多么——呃！”他住了嘴，因为胖孩子挺起身来，睡着，或者是假装睡着了。

“什么事情？”华德尔問。

“这眞是个极其古怪的小子！”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不安地看着那孩子。“說起来似乎很奇怪，不过，我敢起誓，恐怕他有些时候是有点儿精神病。”

“啊！匹克威克先生，請你不要这样說，”爱米丽和爱拉白拉異口同声叫着說。

“当然，我并不能确定，”匹克威克先生在深深的沉默和普遍的丧气神情之下，这样說；“不过他这时对我的态度，实在是非常惊人。啊！”匹克威克先生突然尖叫一声跳了起来。“請你們原諒，女士們，不过現在他用什么尖东西戳我的腿。他的确是靠不住的。”

“他喝醉了，”老华德尔冒火地吼叫。“拉鈴！叫侍者来！他醉了。”

“我沒有，”胖孩子說，当他主人过来抓住他的衣領的时候，他跪下来了。“我沒有喝醉。”

“那末你发疯了——那更坏。叫侍者来，”老紳士說。

“我沒有疯；我挺明白的，”胖孩子答，哭起来了。

“那末，你把尖东西戳匹克威克先生的腿，到底做什么呀？”华德尔怒冲冲地問。

“他不看我，”孩子回答說。“我要和他說話。”

“你要說什么呀？”半打声音同时問。

胖孩子喘一口气，看看臥室，又喘一口气，用两只手的食指关节分别擦掉两滴眼泪。

“你要說什么呀？”华德尔問，搖撼着他。

“住手！”匹克威克先生說，“让我来吧。你要和我說什么呢，我的可怜的孩子？”

“我要凑着你耳朵說，”胖孩子答。

“我想你是要咬掉他的耳朵吧，”华德尔說。“不要靠近他；他是恶毒的；拉鈴，让他們把他弄到楼下去。”

正当文克尔先生把鈴绳抓到手里的时候，一声普遍的惊呼阻止了他；那位逃不了的情人，窘得滿臉通紅，突然从臥室里走出来，对大家“均此不另”地鞠了一躬。

“哈罗！”华德尔叫，放掉胖孩子的领子，踹跚地退后一步，“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回来了，先生，所以我就藏在隔壁房間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解釋。

“爱米丽，我的女孩子，”华德尔責备地說，“我痛恨卑鄙和欺騙。这不成話和不正派到极点了。爱米丽，你不应該这样对我呀。”

“亲爱的爸爸，”爱米丽說，“爱拉白拉知道的——这里人人都知道的；乔知道的——我同他躲藏沒有关系。奥古斯多斯，看上帝份上，解釋一下！”

史拿格拉斯先生只等人家一听他說話，立刻就叙述了一遍他怎样陷入那种窘境；怎样只是为了怕引起家庭間的糾紛，使得他在华德尔先生进来的时候避开；他如何只想从另外一道門走掉，但是发現門是鎖着的，只好逼不得已地留着。陷于这样的处境是痛苦的；但是現在他一点也不懊恼，因为給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当着他們大家的朋友們的面承认他是深深地和忠誠地爱上了华德尔先生的女儿；他带着驕傲承认这感情是相互的；纵使他們之間隔了几千哩路，或者隔了白浪滔天的海洋，他也决不会有一瞬間忘記那些幸福的日子，就是当他們最初——等等。

史拿格拉斯先生把話說到这一步，又鞠了一躬，紧盯着手里的帽子的帽頂，向門口走去。

“且慢！”华德尔喊。“嗨，凭着那一切的名义——”

“太容易冒火了，”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提示說，他以为要发生什么比較坏的事情了。

“得——就算太容易冒火吧，”华德尔采取了这字眼說；“这一切你一开头就不能对我讲嗎？”

"或者信任我呢？"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嗳，嗳，"爱拉白拉說，出头帮忙了，"現在还問这些干什么呀，尤其是，你知道你已經把你的貪財的老心放在一个更闊的女婿身上，而且又是那样凶狠，弄得除了我以外人人都怕你。跟他握手吧，并且替他叫点飯菜来，看在老天爷面上，因为他好像餓得半死了，請你馬上弄酒来喝，你至少喝过两瓶，才会不叫人討厌的。"

那位可敬的老紳士拉拉爱拉白拉的耳朵，毫不犹豫地吻了吻她，又非常慈爱地吻了吻女儿，于是热烈地握住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手。

"无論如何，有一点她是对的，"老紳士兴高采烈地說。"拉鈴叫酒！"

酒来了，同时潘卡也上楼来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在旁边的一張桌子上吃了飯，吃完之后，把椅子拉到爱米丽旁边坐了，老紳士一点沒有反对。

这个晚上妙极了。小小的潘卡先生大显身手，讲了許多滑稽故事，唱了一支严肃的歌，那几乎也跟那些逸事一样詼諧。爱拉白拉非常媚人，华德尔先生非常暢快，匹克威克先生非常随和，班·爱倫先生非常起劲，情人們非常沉默，文克尔先生非常多話，而大家都非常快乐。

第五十五章

所罗門·派尔先生由一个高尚的馬車夫委員会协助着，处理老維勒先生的事务

"塞繆尔，"維勒先生在举行葬礼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招呼他的儿子說，"我找到了，山姆。我想一定是在那里嘛。"

"你想什么在什么地方？"山姆問。

"你后娘的遺囑呵，山姆，"維勒先生答。"根据这个，我昨天对你說过的处置錢的办法，就可以实行了。"

"什么，她沒有告訴你遺囑放在哪里嗎？"山姆問。

"一点儿沒有，山姆，"維勒先生答。"我們是在磋商一些不同的小意見，我鼓励她打起精神来，所以我忘掉問这事了。我不知道，纵使沒有忘掉的話，我会不会就問她，"維勒先生接着說，"因为，你一面服侍病人，一面却轉他們的財产的念头，那是很古怪的事情呵，山姆。那就像你把一个摔下馬車的外座乘客拉起来的时候，一面却把手伸进他的口袋，一面叹气問他觉得怎样了，山姆。"

用这比喻說明了他的意見之后，維勒先生打开皮夹，拿出一張污垢的信紙来，那上面乱七八糟写着許多字。

"这就是那文件，山姆，"維勒先生說。"是在酒吧間壁橱里頂上一格的一把小小的黑茶壺里找着的。她沒有結婚以前老把鈔票藏在那里，塞繆尔。她揭开盖子拿錢付賬，我看見过不知多少次。可怜的人，她把家里所有的茶壺都装了遺囑也不会使她

觉得什么不方便了，因为近来她真是难得拿什么錢，除了开节制晚会的时候，他們要喝茶来戒酒！”

“那上面說些什么？”山姆問。

“就是我告訴你的，我的孩子，”他父亲答。“两百鎊‘減价統一公债’給我丈夫前妻的儿子，塞繆尔，我其余的一切种类的財产都給我的丈夫湯尼·維勒先生，我指定他做我的遺囑的唯一执行者。”

“就是这些嗎？”山姆說。

“就是这些，”維勒先生答。“有关系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我們当然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想不妨把这張紙燒掉算了。”

“你干什么呀，你这呆子？”山姆說，搶过遺囑来，因为他父亲完全不懂事的样子撥撥火就預备把說的話付諸实行了。“你倒是个好执行者，你。”

“为什么不是？”維勒先生問，严厉地掉过头来看看，手里拿着撥火棒。

“为什么！”山姆叫，——“因为还有証明、檢驗和宣誓等等的手續一定要办哪。”

“你这話是当真？”維勒先生說，放下撥火棒。

山姆仔細地把遺囑扣在旁边的口袋里，同时做了一个眼色，表示他說的是真話，而且非常认真。

“那末我告訴你吧，”稍为想了一下之后維勒先生說，“这是那个大法官大人的知己朋友的差使了。一定要請教派尔，山姆。他是解决法律上的难題的人。我們馬上把这玩艺儿送到破产法院去吧，塞繆尔。”

“我从来沒有見过这样一个昏头昏脑的老家伙！”山姆发火地喊。“中央刑事裁判所罗，破产法院罗，不在場的証明罗，他的

脑子总想着各种各样的胡説八道！你还是把出門的衣服穿好，进城去办正經事，可不要站在那里讲你根本不懂的大道理吧。”

“很好，山姆，”維勒先生答。“任何能够把問題早点解决的事我都很贊成的，山姆。不过，注意这一点，我的孩子，只有派尔——只有派尔才能够做法律顾問。”

“我不找另外的人，”山姆答。“那末，現在你可以走了吧？”

“等一下，山姆，”維勒先生答。他靠那挂在窗子上的一面小鏡子的帮助，扣好了披肩，現在正用极其神奇的努力在向他的上衣里钻。“等一下，山姆；你到你父亲这么大年紀的时候，就不会像你現在这么容易钻到你的背心里去了，我的孩子。”

“假使我不能这么容易地钻进去，他媽的我根本就不穿，”他儿子說。

“你現在是这样想，”維勒先生說，显出上了年紀的人的庄重神情，“但是你会发現，你变胖了些的話，你也就聪明些了。胖和聪明，山姆，永远是一道长的。”

維勒先生发表了这个沒有錯儿的金科玉律——多年的切身經驗和观察的結果——身体灵巧地一扭，就钻到上衣下面完成了任务。歇了几秒钟透过气来之后，他用胳臂肘擦了擦帽子，宣布他已經准备妥当。

“四只脑袋比两只好，山姆，”他們坐着双輪輕馬車向倫敦去的时候，維勒先生說，“因为这样一笔財产对于搞法律的紳士們是很大的誘惑，所以我們要带两个朋友去，假如他搞什么鬼的話馬上就可以揍他；找两个那天送你到弗利特去的朋友吧。他們是最好的判断家，”維勒先生用半耳語的声音追加說，“你从来沒有見过的最好的馬的判断家。”

“对于律师也是嗎？”山姆問。

"对于牲口能够加以正确判断的人，对于任何东西也就能够加以正确的判断，"他父亲答；口气如此专断，使得山姆不想辯駁了。

为了实行这値得注意的决定，就邀請那位长着雀斑面孔的紳士和另外两位非常肥胖的馬車夫来帮忙——都是維勒先生选中的，也許是为了他們的肥胖和因而产生的聪明吧；——請好之后，大家进了葡萄牙街的一家酒店，从那里打发人到对街的破产法院去請所罗門·派尔先生馬上来。

傳达消息的人幸运地发現所罗門·派尔先生正在法庭，正在吃一块阿貝納雪餅干和一条干腊腸这样的冷点心——因为生意很清淡。消息刚一低声送进了他的耳朵，他立刻就把点心塞进口袋里的許多业务文件中間，非常敏捷地赶到对街，他走到酒店里面的时候，送信的人还沒有从法庭里解脫出来呢。

"紳士們，"派尔先生說，触帽致敬，"我听各位指教了。我不是恭維你們，紳士們，但是世上任何其他的五个人都不能叫我今天走出法庭来的。"

"这么忙呵，呃？"山姆說。

"忙！"派尔答；"我簡直忙得不可开交，就像我的朋友已故的大法官大人在上議院听了控訴出来常常对我說的。可怜的家伙！他真是容易疲劳；他老覚得那些控訴使他吃不消。我真不止一次想到他会被它們压得爬不起来呢；的确的嘛。"

說到这里，派尔先生摇摇头，住了嘴；老維勒先生听了他的話，用胳臂肘暗暗地碰碰他邻座的人，教他注意这位代理人的上层关系，于是問他，那种繁重的职务有沒有对于他的高貴的朋友的体格发生什么永久的坏影响。

"我认为他从来也沒有完全恢复健康，"派尔答；"事实上，我

确信他从来没有。'派尔，'他曾經对我說过好多次，'你到底怎么受得了你做的那种脑力工作，在我真是不能理解的秘密。'——'唔，'我常这样回答，'我拿生命起誓，我也几乎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派尔，'他接着說，叹着气，并且带点儿妒忌看着我——那是友善的妒忌，你們知道，紳士們，不过是友善的妒忌呵；我从来也不介意的——'派尔，你是个不可思議的人；不可思議的人。'啊！紳士們，你們会非常欢喜他的，假使你們认識他的話。給我三便士的甜酒，我的亲爱的。"

声調里带着抑制住的悲伤，对女侍者說了最后那句話，派尔先生就叹一口气，看看他的鞋子，又看看天花板；这时候甜酒来了，他就全喝掉。

"虽然如此，"派尔說，拉了一把椅子靠桌子坐了，"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在别人需要他的法律援助的时候，是沒有权利想到私人友誼的。且說，紳士們，自从我們上次在这里分手之后，我們都为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哭过了。"

派尔先生說到哭字的时候掏出一块手絹来，但是他沒有把它用在其他的用途上，只是擦掉沾在嘴唇上的一点儿甜酒。

"我是在《广告报》上面看到的，維勒先生，"派尔继續說。"哎呀，还不到五十二呀，哎呀——想想吧。"

这种表現"用心思的精神"的話是对长着雀斑的紳士說的，因为他的眼光碰巧給派尔先生碰到；长着雀斑的人对一般事物的理解是迟鈍的，他听了那話，不安地在座位上动着，发表意見說，就已成事实而言，天曉得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这句話，里面包含了那种难于爭辯的、微妙的定理，沒有誰提出異議。

"我听說她是一个非常賢慧的女人，維勒先生，"派尔用同情的态度說。

"是的，先生，她是啊，"老維勒先生答，不大乐意用这种方式来討論这个問題，不过他总覚得，由于那位代理人和大法官大人的长期深交，对于上流社会的一切一定是最了解的。"她是非常賢慧的女人，先生，当我最初认識她的时候。她那时候，先生，是一个寡妇。"

"哪，这才怪呢，"派尔說，带着悲哀的微笑四面看看；"派尔太太也是一个寡妇。"

"那是非常奇怪的，"长着雀斑的人說。

"唔，那是奇怪的巧合，"派尔說。

"一点也不奇怪，"大維勒先生粗鹵地說。"寡妇結婚的比单身女人多。"

"很好，很好，"派尔說，"你說得很对，維勒先生，派尔太太是一个非常風雅的多才多艺的女人；她的風度是我們的邻近普遍贊美的主題。看見她跳舞的时候我很得意；在她的动作中間，有种如此坚定、高貴而又自然的風度。她的举动真是天真烂漫——啊！得了，得了！原諒我問一句，塞繆尔先生，"代理人用比較低的声音继續說，"你的后母高不高？"

"不很高，"山姆答。

"派尔太太是高个儿，"派尔說，"一个堂堂的女子，有高貴的身材，还有那只鼻子，紳士們，生得又有魄力又威严。她非常爱我——非常——而且非常关切；她的舅舅是一个法律书籍商人，因为八百鎊破了产。"

"唔，"維勒先生說，他在这場討論中間有点不耐煩起来，"說正事吧。"

这話在派尔听来是音乐。他脑子里原来就在轉念头，到底有沒有什么事情要办，还是不过請他来喝一杯搀水白兰地，或者

分享一碗五味酒，或者諸如此类的职业上的客套而已，現在这疑惑却解决了，而他并沒有表現出絲毫急于要解决的神情呢。他把他的帽子放在桌上，眼睛里发着光說：

"什么事情呢——嗯？是哪一位紳士要过法庭的关嗎？我們得要拘捕的。友善的拘捕就行了，你們知道；我想，我們这里大家都是朋友吧？"

"把那文件給我，山姆，"維勒先生說，从他那似乎对这場晤会很感兴趣的儿子手里接过遺囑来。"我們所需要的，先生，是这个玩艺儿的檢查。"

"檢驗，我的亲爱的先生，檢驗，"派尔說。

"唔，先生，"維勒先生答，粗声粗气地，"檢查和檢驗完全是一样的；假如你不懂的話，先生，我相信我能够找到懂的人。"

"不生气吧，我希望，維勒先生？"派尔馴順地說。"那末你是执行者，"他接上說，把眼睛对文件上一瞥。

"是的，先生，"維勒先生答。

"这几位紳士呢，我猜是承受遺产的人吧，是不是？"派尔問，带着祝賀的微笑。

"山姆是忍受遺产的人，"維勒先生答；"这几位紳士是我的朋友，是来监察的；——算是公証人。"

"啊！"派尔說，"很好。我不反对，的确的嘛。我要問你要五鎊再开始办事情，哈！哈！哈！"

經过委員会的决定，这五鎊可以先付，維勒先生就拿出了錢；随后，就来了无关紧要的长久的討論，在这中間，派尔先生使那些监察的紳士大为滿意，因为他表示說这件事要不是交給他办的話，一定会完全出了毛病，理由他沒有明白說出，然而无疑是充分的。迅速处理了这个要点之后，派尔先生就破費那笔財

产，用三块排骨和啤酒同酒精的混合液提了提精神；随后大家动身到民法博士协会去。

第二天，又去了民法博士协会一次，一位做証人的馬夫引起了很大的騷乱，因为他喝得烂醉，除了粗俗的駡人話什么都不說，使一位代理人兼代表人大受侮辱。第二星期，又到民法博士协会去了几次，另外还到遺产税局去了一次，并且談判租地权和营业权的处理，并取得批准，还要清点存貨，点心要用，正餐要吃，以及如此之类的有益的事情要做和大堆的文件要办，所以，所罗門·派尔先生和那学徒外加藍色公文口袋，全都变得那么胖，几乎誰都不认得他們就是几天前在葡萄牙街徘徊着的那个男子、那个孩子和那个口袋了。

好容易这一切重大的事情处置好之后，就定了一天出卖和轉让股票，并且因此要拜訪一位住在英格兰銀行附近什么地方的股票經紀人威金斯·弗賴夏老爷，他是所罗門·派尔特地介紹的。

那是一个节日，所以大家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維勒先生的高統靴是新擦的，衣服是特别加意整理过的；臉上长雀斑的紳士在鈕扣洞上戴了一朵带几片叶子的大天竺牡丹；他的两位朋友的上衣都装飾了用桂花树和别的长綠树扎起来的花球。三人都严格地穿了假日服装；那就是說，他們都一直裹到下巴下面，并且能穿多少衣服就穿了多少，那是并且曾經是，自从驛站馬車发明以来，一个驛站馬車夫的理想的盛服。

派尔先生在約定的时間在碰头的老地方等着；甚至他也穿一件干淨衬衫和戴了一副手套：前者因为常洗的原故，領子和袖口已經磨得很破了。

“两点差一刻，”派尔說，看看酒店的钟。“假使两点一刻我

們到弗賴夏先生那里，那就是最适合的时間了。”

“喝一点啤酒的話，你們觉得怎样，紳士們？”臉上长着雀斑的人提議說。

“再弄一点冷牛肉，”第二个馬車夫說。

“或者是牡蠣，”第三个說，他是一位哑嗓子的紳士，两条大粗腿撑持着他的身体。

“听呀，听呀！”派尔說；“为了祝賀維勒先生获得他的財产啊，呃？哈！哈！”

“我完全贊成，紳士們，”維勒先生答。“山姆，拉鈴。”

山姆照着做了；黑啤酒、冷牛肉和牡蠣不久就拿来了，馬上絕不辜負地被吃掉了。每人都非常活跃地參与了一份，所以要替他們分一个高下，那几乎是不公正的；不过，假使說有一位比別人表現了更多的力量，那就是那位哑嗓子的馬車夫，他吃了国定度量衡一品脫的醋和牡蠣，而且不动絲毫声色。

“派尔先生，”大維勒先生說，攪和着一杯摻水白兰地，牡蠣壳收拾掉之后每位紳士面前都放着一杯；“先生，派尔先生，我本来打算提議喝点酒开开玩笑，但是塞繆尔对我搗鬼話說——”

带着安閑的微笑靜靜地吃了他的牡蠣的塞繆尔·維勒先生，这时用很高的声音大叫一声“听”！

“——他搗鬼話說，”他父亲继續說下去，“不如把酒献給你，祝你成功和发財；并且謝謝你把这事情解决得那样好。祝你健康，先生。”

“别忙，”臉上长雀斑的紳士插嘴說，突然起了劲，“你們眼睛都看着我，紳士們！”

說着，臉上长雀斑的紳士站起身来，别的紳士們也就站了起来。臉上长着雀斑的紳士对大家察看一番，慢慢举起了手，因

此，每个人（包括脸上长着雀斑的人自己在內）吸了一大口气，各自把平底大杯举到唇边。一瞬間，脸上长着雀斑的紳士的手已經放了下来，而每只杯子也都空空地放下了。这动人的仪式所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效果是不可能描写的；既高貴、庄严，而又动人，綜合了一切堂皇的因素。

“唔，紳士們，”派尔先生說，“我所能够說的就是，这种信任的表示，对于一个干法律这一行的人必然是非常可以告慰的。我不願意說任何可能像是自負的話，紳士們，但是我很高兴，为了你們自己的原故，你們来找了我；如此而已。假使你們找了这一行里面什么低三下四的人，那我坚决相信，而且我保証那是事实，你們早已陷入絕境中了。但願我的高貴的朋友能够活着看我处理了这件案子；我說这話并不是出于自負，但是我想——然而，紳士們，我不来麻煩你們了。通常在这里可以找到我的，紳士們，不过假使我不在这里或者对面，那末这是我的地址。你們会发現我的条件是又便宜又合理的，沒有人比我更照顾当事人了，而且，我想我对于这一行还懂得一点儿。假使你們有什么机会把我推荐給你們的朋友，那末，紳士們，我非常感激你們，他們知道了我之后，他們也会感激你們的。祝你們健康，紳士們。”

这样表白着他的感情，所罗門·派尔先生放了三張写了字的名片在維勒先生的朋友面前，于是又看看钟，說恐怕是动身的时候了。根据这个暗示，維勒先生就付了賬，于是，执行者、承产者、代理人和公正人，一同出发，上市区去。

股票交易所的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的办公室是在英格兰銀行后面一条胡同里的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上；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的公館是在苏雷的布列克斯頓；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的馬和馬車是在附近的一个馬車行的馬厩里；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的

当差到西头去送什么东西去了；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的文书吃飯去了；所以，威金斯·弗賴夏老爷在派尔先生和他的同伴們敲帳房的門的时候亲自喊了声“进来”。

“早安，先生，”派尔說，諂媚地鞠着躬。“麻煩你，我們想轉让一小笔股票。”

“啊，进来吧，好不好？”弗賴夏先生說。“坐一会儿，我馬上就奉陪。”

“謝謝你，先生，”派尔說，“不忙啊。請坐吧，維勒先生。”

維勒先生坐了一張椅子，山姆坐了一只箱子，公正人們坐了他們所能弄到的，并且带着那种目瞪口呆的尊敬望着貼在墻上的日历和一两張紙头，仿佛它們是古代大师們的最好的作品。

“好，我可以和你賭半打紅葡萄酒；来！”威金斯·弗賴夏老爷拾起被派尔先生的来临暫时打断了的話題。

这話是对一位非常时髦的青年紳士說的，这人的帽子歪着戴到右边的頰鬚上，正倚一張写字台用一把簿記尺拍打着蒼蝇。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用办公室板凳的两条腿支持着身体的平衡，用一把鉛笔刀戳着一只封緘紙盒子，时常极其熟练地戳进貼在盒子外面的一張小小的紅色封緘紙的中心。两位紳士都有非常开闊的背心和非常挺的領子，非常小的靴子和非常大的戒指，非常小巧的表和非常粗大的表鏈，还有匀称的褲子和洒了香水的手絹。

“我从来不賭半打，”另外那位紳士說。“我要賭一打。”

“成，西麦利，成！”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

“上等的，注意，”另外那位說。

“当然，”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答；用一支金套子的鉛笔在一本小簿子上記了下来，另外那位也用另外一支金套子的鉛笔在

另外一本小簿子上記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張关于包福的告示，”西麦利先生說。“可怜的东西，他要被赶出屋子了！”

“我打对折和你賭十个金币，他会割断自己的喉嚨，”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

“成，”西麦利先生答。

“且慢！我不干，”威金斯·弗賴夏老爷深思地說。“也許他会上吊呢。”

“很好，”西麦利先生答，又拔出金套子的鉛笔来了。“我不反对接受你那說法。总之——毁灭了他自己。”

“自杀，事实是，”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

“正是如此，”西麦利先生答，記下来。“‘弗賴夏——十金币对五金币，包福自杀。’我們說定在多少时間之內？”

“十四天？”威金斯·弗賴夏老爷提議說。

“滚吧，不行，”西麦利先生答，停頓了一下，用簿記尺去打蒼蝇。“一个星期。”

“折中吧，”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就算十天吧。”

“好；十天，”西麦利先生答。

因此，在各人的小簿子上記了：包福要在十天之內自杀，否則威金斯·弗賴夏要給弗兰克·西麦利十个金币；假使包福是在这期間自杀了，弗兰克·西麦利就要給威金斯·弗賴夏五个金币。

“他破了产使我很难过，”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他的飯菜呱呱叫。”

“还有他的紅葡萄酒也很好，”西麦利先生說。“我們要打发我們的厨子到拍卖場去，买点那种六十四的。①”

"滚你的蛋!"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說。"我的用人也要去的。五个金币打賭我的人压倒② 你的人。"

"成。"

小簿子上又用金套子鉛笔記了一笔;这时候,西麦利先生打死了所有的蒼蝇和打好了所有的賭,就揚长而去,到股票交易所看看那里有些什么事。

威金斯·弗賴夏老爷現在就屈尊接受所罗門·派尔先生的指教,随后,填好了一些印就的表格,要大家跟他到銀行去,他們就照办了;維勒先生和他的三位朋友怀着无限的惊異瞪着眼望着这一切,而山姆是用一种什么都不能扰乱的冷靜对待一切。

穿过一个一片喧嘩的院子;經过两个装束配得上那滚动到角落里去的紅色救火車的門房;他們走进了办理他們的事情的办公处,派尔和弗賴夏先生把他們留在那里站一会儿,他們就上楼到"遺囑部"去。

"这是什么地方?"臉上长着雀斑的紳士对大維勒先生耳語說。

"'統一公債'的衙門,"执行人用耳語声回答說。

"那些坐在柜台后面的紳士是些什么人?"啞嗓子的馬車夫問。

"我想就是'减价統一公債'吧,"維勒先生答。"他們是不是'减价統一公債'呀,塞繆尔?"

"嘿,你以为'减价統一公債'是活人嗎?"山姆問,有点鄙視的样子。

"我怎么知道?"維勒先生反問;"我覺得他們很像就是了。那

---

① 貨品的价目,大概是当时通行的标价。

② 拍卖时,买主出較高的价錢胜过他人,而买定。

末，他們是什么人呀？”

“文书們，”山姆答。

“干么他們都在吃火腿夹面包呀？”他父亲問。

“因为他們在办公吧，我想，”山姆答，“那是制度的一部分；他們在这里老那么做，整天！”

維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还沒有来得及想一想这种和国家的貨币制度有关的古怪規矩，派尔和威金斯·弗賴夏就来了，并且把他們領到柜台的一处，那上面有一块圓形的黑色牌子，牌子上有大大的一个 W 字。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維勒先生問，使派尔注意那牌子。

“是死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派尔回答說。

“我說呀，”維勒先生說，轉过身来对着那几位公正人。“这里有毛病了。我們的第一个字母是 V 呀——这不行的。”①

公正人們立刻发表他們的决定意見，认为事情在 W 这个字之下进行是不合法的；所以，那是完全可能会至少僵持一天的，要不是山姆采取了迅速的、然而初看上去是不孝的行动：他拉住父亲的衣襟，把他拖到柜台旁边，把他按在那里，直到他在两張証书上签好字才罢；根据維勒先生的写字习惯，那是那么繁重和費时間的工作，所以当它完成的时候，那承办的文书已經剝了和吃了三只里伯斯頓苹果。

因为大維勒先生堅持立刻把他的一份卖掉，他們就从銀行走到股票交易所的大門口，威金斯·弗賴夏老爷进去了一小会儿，就带着一張史密斯、堵恩和史密斯的支票回来了；那是五百三十鎊，就是第二位維勒太太的公債儲金的結余，照当天的市价

---

① 牌子上原为“遺囑”縮写之第一字母，派尔故意开玩笑，因“維勒”的第一字也是 W；但維勒先生一貫自以为是 V。

算給維勒先生的。山姆的两百鎊轉到了他的名下，于是，威金斯·弗賴夏先生拿了付給他的佣金，不在乎地丢进上衣口袋，逍逍遙遙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开头，維勒先生頑固地决定支票非兌換現款金鎊不可；但是公正人們提醒他說，假使那样，他就得破費錢买一只小口袋裝錢回去了，所以他同意了接受五鎊一張的鈔票。

“我的儿子，”他們走出那銀錢业的鋪子的时候維勒先生說，“我儿子和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約会；我希望把手头这件事馬上解决掉，所以，让我們就找个地方算一算賬吧。”

不久找到了一个安靜的房間，賬目拿出来算了。派尔先生的賬单由山姆負担了，有些費用公正人沒有答应；但是，尽管派尔先生用許多庄严的誓言宣称他們对他太吝啬了，但这却是一笔比他从来办过的不知好了多少倍的生意，他靠着这笔生意解决了以后六个月的吃、住和洗。

公正人們享用了一杯酒之后，就握手告别了，因为他們当夜还得赶享下乡。所罗門·派尔发現再也沒有什么可进的了，无論在吃的方面还是喝的方面，就友善地告辞了，留下山姆和他父亲。

“喂，”維勒先生說，把皮夹放进衣服的边袋，“租地权的款子再加上这个，有一千一百八十鎊了。喂，塞繆尔我的孩子，馬头带过来向着乔治和兀鷹吧！”

第五十六章

匹克威克先生和塞繆尔·維勒之間开了一次重要的談判，山姆的父亲参与其事——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老紳士意外地来临

匹克威克先生正独自一人坐着，深思着許多事情；他的許多思虑之一，就是如何最好地供应那年輕的一对，他們目前的不安定的状态是使他經常惋惜和焦虑的。这时候，瑪丽輕輕地跨进房来，走到桌子跟前，相当急忙地說：

"啊，先生，对不起，塞繆尔在楼下，他問他父亲可不可以来見你？"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答。

"謝謝你，先生，"瑪丽說，又碎步向門口走去。

"山姆来了不久吧，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啊，不久，先生，"瑪丽急切地說。"他剛剛来。他說他不再請假了，先生。"

瑪丽說完的时候，也許自己覚察到她报告最后这一件事的时候怀着超过实际需要的热情了，或者她也許观察到匹克威克先生看着她的时候的善意的微笑了。她的确是低下了头，察看着身上那条非常漂亮的小小的圍裙的一角，仔細得完全沒有道理。

"务必叫他們馬上上来，"匹克威克先生說。

瑪丽显然大为寬慰，連忙去傳达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里踱了两三个来回；一面走，一面用左手揉擦着下巴，似乎全神贯注在思索中。

"唔，唔，"匹克威克先生終于說，是一种温和而有点忧伤的声調，"那是我能够报答他的依恋和忠誠的最好的办法了；就这样办吧，我对上天发誓。这是一个孤独的老年人的命运，他周圍的人一定会发生新的和另外一种爱恋而离开他。我沒有权利希望我自己会有什么不同，不能，不能，"匹克威克先生比較愉快地继續說，"那是自私和忘恩負义的。我应該快乐，因为有个机会可以把他安排得这样好。我是快乐的。我当然是的。"

匹克威克先生那么全神貫注在这些思索中，以致門上敲了三四次才听見。他連忙坐好，露出他素常的那份愉快的面容，发出了所要求的許可，于是山姆·維勒进来了，后面跟着他的父亲。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好嗎，維勒先生？"

"很愜意，謝謝你，先生，"那位鰥夫說；"希望你很好，先生。"

"很好，多謝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要和你稍为談几句，先生，"維勒先生說，"假使你可以为我浪費这么五分钟的时間，先生。"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答。"山姆，給你父亲端張椅子。"

"謝謝你，塞繆尔，我这里有一張椅子了，"維勒先生一面說一面端过一張来；"难得这么好的天气呵，先生，"老紳士加上一句，坐下的时候把帽子放在地板上。

"的确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非常合时。"

"我所見过的最合时的了，先生，"維勒先生答。說到这里，老紳士猛烈地咳嗽了一陣，咳完之后，点点头，霎霎眼，对他儿子做

了几个恳求的和威胁的手势，但是这一切山姆坚决地避而不看。

匹克威克先生觉察到那位紳士有什么煩心的事情，就装作专心裁手边的一本书籍，耐心地等維勒先生提出他这一次来的目的。

"我从来沒有見过像你这样惹人生气的孩子，塞繆尔，"維勒先生說，憤憤地看着他的儿子，"我这輩子从来都沒有見过。"

"他做了什么，維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他不开口說，先生，"維勒先生答；"他知道我有要紧事情的时候是說不出話来的，而他却站在那儿看着我坐在这儿占掉你的宝貴时間，并且让我自己出丑，却不哼一声帮助我。这不是孝道的行为，塞繆尔，"維勒先生說，擦着額头上的汗；"差得远哪。"

"你說你讲，"山姆答；"我怎么知道你在一开头就泄了气呀？"

"你看得出我开不了口的罗，"他父亲答；"我走錯了路，退上了栅栏，碰尽了一切釘子，你却不伸出手来帮我。我替你害羞，塞繆尔。"

"事实是，先生，"山姆說，微微鞠了一躬，"老头子收到他的錢了。"

"很好，塞繆尔，很好，"維勒先生說，带着滿意的神情点点头，"我并沒有对你生气呀，山姆。很好。这样开始很好；馬上就把要紧話說了吧。真是很好，塞繆尔。"

在极度滿意之中，維勒先生把头点了非常多的次数，于是抱着傾听的态度等山姆继續发言。

"你坐下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知道这次接見可能比他預料的要长久。

山姆又鞠一躬坐下了；他的父亲左右看看，他就继續說：

"先生，老头子，收到了五百三十鎊。"

"减价統一公債，"大維勒先生低声插嘴說。

"是不是减价統一公債都沒有关系，"山姆說，"总数是五百三十鎊，对嗎？"

"对，塞繆尔，"維勒先生答。

"在这数目之外，还有房子和营业——"

"租地权、招牌、貨物和装置，"維勒先生插嘴說。

"——弄到的錢加在一起，"山姆继續說，"总共是一千一百八十鎊。"

"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听了很欢喜。我祝賀你，維勒先生，办得这样好。"

"慢一点，先生，"維勒先生說，用不同意的态度举起一只手来。"說下去，塞繆尔。"

"这个錢呢，"山姆說，稍为迟疑一下，"他急于要放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也很焦急，因为，假使他自己管着，他就会借給什么人，或者投資去买了馬，或者丢掉了他的皮夹，或者这样那样地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埃及木乃伊。"

"很好，塞繆尔，"維勒先生說，那种滿意的样子，就好像山姆是在对他的謹愼和远見致最高的頌辞。"很好。"

"因为这些原因，"山姆继續說，心神不安地乱扯着帽子的边；"因为这些原因，他今天拿了錢就和我到这里来，无論如何要交給、或者說——"

"这样說，"老維勒先生耐不住了，"它对我沒有用处；我还要照常赶馬車，沒有地方保存，除非我出錢要車掌替我管着，或者放在馬車夹袋里，那对于內座乘客又是一种誘惑了。假使你能替我保管着，先生，我就非常感激你了。也許，"維勒先生走到匹

克威克先生面前凑着他耳朵說，"也許，它对于那个案子的化費有一点儿用处，总之一句話，請你保管着，等我向你要的时候再給我吧。"說了这話，維勒先生把皮夹塞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抓起他的帽子，就跑出了房間——那样迅速，对一个这样胖的人来說那几乎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叫他不要走，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着急地叫。"追上他；馬上带他回来！維勒先生——来——回来！"

山姆看到主人的命令是不能不服从的；他父亲正要下樓的时候，他就追上他抓住了他的手臂，用劲把他拖了回来。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抓住那位老年人的手；"你的誠恳的信任使我感动得很。"

"我认为沒有必要这样，先生，"維勒先生頑固地回答說。

"实在說，我的好朋友，我有的錢我自己都用不了呢；像我这样年紀的人，活到死都用不了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誰也不知道自己能够用多少錢，用起来才知道，"維勒先生說。

"也許，"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我并不想試一試这种經驗，所以我不大可能弄到拮据的地步。我請你一定拿回去，維勒先生。"

"很好，"維勒先生說，带着不滿的神色。"注意我的話，山姆，我要用这笔財产乱干一陣；乱干一陣！"

"你还是不要那样的好，"山姆答。

維勒先生想了一小会儿，随后，怀着很大的决心把上衣鈕子扣好，說：

"我去管卡子。"

"什么！"山姆喊。

"卡子，"維勒先生咬紧牙关回答說；"我要去管卡子。和你父亲說再会吧，塞繆尔；我把剩下来的日子交給卡子就是了。"

这威胁是如此可怕，而且維勒先生似乎完全决定要付之实行，因为他好像被匹克威克先生的拒絕弄得非常痛心的样子，所以这位紳士經过短时間的考虑之后，說：

"好，好，維勒先生，我就把錢收着吧。也許我能够比你用得更好的。"

"正是嘛，"維勒先生說，高兴起来；"你当然能够罗，先生。"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把皮夹鎖在写字台里；"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你，我的好朋友。現在再坐下吧；我要听听你的忠告。"

这次拜訪的胜利成就，使維勒先生在心底里大笑起来，在皮夹被鎖起来的时候，不仅使他的臉上，并且使他的手臂、腿和身体都抽搐起来，但是当他听見那句話的时候，它就突然被一种极其神气的庄严代替了。

"你在外面等一会儿，山姆，好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山姆立刻退出。

維勒先生显得異常地机伶和非常地惊訝，当匹克威克先生用如下的說法开始了談話：

"你是不贊成結婚的人吧，我想，維勒先生啊？"

維勒先生搖搖头。他完全說不出話来了；因为，一种模模糊糊的什么坏心眼儿的寡妇对匹克威克轉念头成了功，这种想法哽塞了他的言語。

"你剛才和你儿子来的时候，在楼下有沒有看到一个年輕的女孩子？"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我看見一个年輕的女孩子，"維勒先生簡单地回

答说。

"你觉得她怎么样？直截了当地说，维勒先生，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觉得她很丰满，生得很结实，"维勒先生说，带着评判的神气。

"不错，"匹克威克先生说，"不错。据你所看到的，你觉得她的风度怎么样？"

"很讨人欢喜，"维勒先生答。"很讨人欢喜，很那个。"

维勒先生在最后那一个形容辞上究竟加的什么意义并不清楚；但是从他说的声调听来显然是一句表示好感的话，所以匹克威克好象完全明白了一样满意。

"我对于她很关心，维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维勒先生咳嗽一声。

"我是说关心她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一种愿望，希望她生活舒适和幸福。你懂吗？"

"懂得很，"维勒先生答，他其实还是什么都不懂。

"这个年轻的女人呢，"匹克威克先生说，"爱着你的儿子。"

"塞缪尔·维勒吗！"做父亲的喊。

"是的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是很自然的，"维勒先生稍为想了一想以后说，"很自然的，不过有点儿惊人。山姆一定要小心才好。"

"你这话怎么讲呢？"匹克威克先生问。

"小心不要对她乱说什么，"维勒先生答。"要很小心，不要在无意中被弄昏了说出什么可以犯毁弃婚约的罪的话来。匹克威克先生，只要她们一转你的念头，你和她们在一起就决不安全；你想不到在哪里能找到她们，可你只要一想，她们就找到了

你。我自己第一次就是这样结了婚的，先生，而山姆就是这个阴谋的结果。"

"你没有给我多大的鼓励来说我所要说的话，"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最好还是马上说出来吧。这个青年女子不仅爱你儿子，维勒先生，而且你的儿子也爱她。"

"唔，"维勒先生说，"这对于父亲的耳朵倒是很好听的事情哪，这倒是的！"

"我曾经观察过他们几次，"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评论维勒先生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毫无疑问了。假设我愿意帮助他们结成一对夫妇，好好做点小生意或者小事情，将来有希望过点舒舒服服的生活，那你觉得怎样呢，维勒先生？"

在开头，维勒先生做了个鬼脸，来对待与他有关的任何人的婚姻的建议；但是，因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争辩，并且强调玛丽并非寡妇的事实，他就逐渐比较顺从了。匹克威克先生对于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事实上，他被玛丽的相貌打动了心，已经对她丢过几次很不合为父的身份的眼色。最后他说，他是不反对匹克威克先生的意思的，他很乐于接受他的忠告；因此，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相信了他的话，就叫山姆回到房里。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清清嗓子，"你父亲和我，谈了些关于你的事。"

"关于你的，塞缪尔，"维勒先生说，是保护者的口气，并且是令人感动的声调。

"我不是那样盲目，所以我早就看出你对于文克尔太太的侍女抱着超过友谊的感情，"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听见了吗，塞缪尔？"维勒先生还用先前那种裁判者的口吻说。

“我看，先生，”山姆对他主人说，“一个青年人注意一个好看和端庄得不可否认的青年女子，我看没有什么坏处吧。”

“当然没有，”匹克威克先生说。

“一点儿都没有，”维勒先生表示同意说，显出一副温和的然而俨然尊长的样子。

“我对于这么自然的行为，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我倒想要帮助和促进你这方面的愿望。因此，我和你的父亲稍为谈了一下；并且发现他同意我的意见——”

“她并不是个寡妇呵，”维勒先生插上一句作为解释。

“她不是一个寡妇，”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着。“我愿意把你从现在这个职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了表示我看重你的忠诚和许多优点，我要使你能够马上和她结婚，并且能够维持你们的小家庭的独立生活。我将引为骄傲，山姆，”他说，起初声音有点发颤，但随即恢复了惯常的语调，“我将感到骄傲和快乐，如我能对你一生的前途加以好意而特殊的照顾。”

短期间的深深的静默，随后，山姆说话了，他的声音低低的，有点儿沙哑，然而很坚决：

“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先生，就象感激你本人一样；但是那不行的。”

“不行！”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叫。

“塞缪尔！”维勒先生威严地说。

“我说不行，”山姆用比较高的声调重复说。“那你怎么得了呢，先生？”

“我的好朋友，”匹克威克先生答，“我的好朋友中间最近发生的变化，会使我将来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而且，我年纪又大些了，需要休息和安静。山姆呵，我的奔波劳碌完了。”

“我怎么知道呢，先生？”山姆辯駁說；“你現在这样想！假設你改了主意呢。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还有二十五岁的人的那种精神；那末沒有我你怎么得了？那是不行的，先生，不行的。”

“很好，塞繆尔，你的話很有道理，”維勒先生鼓励說。

“我是考虑了很久才說的，山姆，我一定要守約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搖着头。“新的情景已經展开在我眼前，我的奔波劳碌是要結束了。”

“很好，”山姆答。“那末，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有了解你的人跟着你，来服侍你，使你舒服呀。假如你需要一个更好的人，你就用他好了；但是，有工錢也好、沒工錢也好，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供膳宿也好、不供膳宿也好，你从波洛那个老旅館里弄来的山姆·維勒总是不离开你的，无論发生什么事情；随便一切人和一切事鬧个不亦乐乎，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一点！”

山姆极其激动地把这段表白說完的时候，大維勒先生立起身来，把时間、地点和规矩这一切考虑都置之度外，高高举起帽子揮动着，猛烈地欢呼了三次。

“我的好朋友，”当維勒先生由于自己的热情冲动有点害羞、重新坐好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也应該替那位青年女子想想呀。”

“我替她設想的，先生，”山姆說。“我替她想过了。我对她說过，我告訴过她我的处境，她預备等我准备好，我相信她会等的。假如她不等，她就不是我所认为的那种女人，那我是乐于把她放棄的。你以前就知道我的，先生。我下了决心，就什么都不能改变。”

誰能够反对这种决心呢？匹克威克先生是不能的。他的卑

微的朋友們的毫无私心的爱戴使他感到驕傲和感动，那比当代最偉大的人們的千言万語的声明所能在他心中喚起的还多哪。

当这場談話在匹克威克先生房里进行着的时候，一位穿一套鼻烟色衣服的矮小的老紳士，后面跟着一个拿着一只小旅行包的脚夫，在楼下出現了；他搞到了过夜的鋪位之后，問侍者有沒有一位文克尔太太住在这里，对于这問題，侍者当然作了肯定的回答。

“是不是她一个人在家？”那矮小的老紳士問。

“我想是吧，先生，”侍者答；“我可以去叫她的女佣人来，先生，假使你——”

“不，我不要叫她，”老紳士很快地說。“带我到她的房里去，不要通报。”

“呃，先生？”侍者說。

“你聾了嗎？”矮小的老紳士問。

“不聾呵，先生。”

“那末听着，請你——你現在可以好好听着嗎？”

“是，先生。”

“那好。带我到文克尔太太房里去，不要通报。”

矮小的老紳士发这命令的时候，塞了五先令在侍者手里，对他紧紧地盯着。

“真是，先生，”侍者說，“我不知道，先生，是不是——”

“啊！你肯吧，我看，”矮小的老紳士說。“你还是馬上做的好。省些时間。”

那位紳士的态度里有种东西是如此冷静和鎮定，使得侍者把五先令放进口袋，不再說一句，領他上楼了。

“就是这間房，是嗎？”那紳士說。“你可以走啦。”

侍者照办了，心里納悶这位紳士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矮小的老紳士等他走出視綫之外，就敲那房門。

“进来，”爱拉白拉說。

“唔，无論如何声音很好听，”矮小的老紳士喃喃地說；“不过那算不了什么。”他說了这話，就开了門走进去。正坐在那做活的爱拉白拉，看見是一个陌生人，就站了起来——有点儿莫名其妙，但是一点沒有显得尷尬。

“不必立起来呵，夫人，”那位不知名的人說，走进房来，随手关了門。“是文克尔太太吧，我想？”

爱拉白拉点头。

“就是跟伯明罕的一个老年人的儿子結婚的、那生聶尔·文克尔太太吧？”陌生人說，带着显而易見的好奇心看着爱拉白拉。

爱拉白拉又点点头，不安地四面看看，仿佛拿不定要不要喊人来。

“我看我使你吃惊了，夫人，”老紳士說。

“是有一点，我說实話，”爱拉白拉答，越来越納悶了。

“我要坐一坐，假使你允許我的話，夫人，”那陌生人說。

他坐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眼鏡盒子，悠閑地拿出一副眼鏡，架在鼻子上。

“你不认識我吧，夫人？”他說，那样紧紧地看着爱拉白拉，她开始覺得吃惊了。

“不，先生，”她畏縮地回答說。

“不呵，”那紳士說，捧住左腿；“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識我。不过，你知道我的姓的，夫人。”

“我知道嗎？”爱拉白拉說，抖着，虽然她几乎不知道为什么发抖。“我可以問問嗎？”

“馬上告訴你，夫人，馬上，”陌生人說，眼睛还是不离开她的臉。“你是最近結婚的吧，夫人？”

“是的，”爱拉白拉用几乎听不見的声音回答說，放开手里的活計；她很激动了，因为一个先前发生过的思想現在更有力地出現在她的脑子里。

“沒有建議你丈夫应当首先征詢他所依靠的父亲的意見吧，我想？”陌生人說。

爱拉白拉用手絹擦眼睛。

“甚至都沒有用什么間接的方法探听老年人对于这件他自然会覺得很关心的事情的感想吧？”陌生人說。

“我不能否认，先生，”爱拉白拉說。

“并且自己沒有足够的財产来长久支持你丈夫获取人間的福利吧，而这，你知道，假使他按照他父亲的意思結婚的話是会得到的？”老紳士說。“这就是男女孩子們所謂的毫无利害观念的爱情——直到他們自己有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才用比較粗俗的和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了！”

爱拉白拉眼泪滚滚而流，訴說她年紀輕，沒有經驗，要求寬恕；她說她只是为了爱情才做她所做的这件事；她几乎从嬰儿时代就失去了父母的忠告和指导。

“这是錯的，”老紳士用比較温和的声調說，“錯得很。这是愚蠢的，浪漫主义的，不合乎实业作風的。”

“这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先生，”可怜的爱拉白拉答，啜泣着。

“胡說，”老紳士說，“他爱上你总不是你的錯吧，我想。不过却也是的，”老紳士說，有点詭譎地看着爱拉白拉。“是你的錯。他是身不由己。”

是这小小的恭維話，或者是这小小的老紳士的古怪說法，或者是他那轉变了的态度——比开始时温和得多了——或者是这三者合在一起，使爱拉白拉在落泪中間露出了微笑。

“你丈夫呢？”老紳士突兀地問；收起剛剛在他臉上出現的微笑。

“我想他就要回来了，先生，”爱拉白拉說。“今天早上我劝他去散散步。他非常消沉和苦恼，因为沒有得到他父亲的答复。”

“苦恼嗎？”老紳士說。“活該！”

“我恐怕他是为了我呵，”爱拉白拉說；“并且，先生，我为了他也苦恼呢。我是使他陷入現在的处境的唯一的原因。”

“不要为他操心，我的亲爱的，”老紳士說。“他活該。我高兴——真正高兴，就他而言的話。”

这些話剛从老紳士的唇边发出，就听見上楼来的脚步声，这声音他和爱拉白拉似乎同时都听出来了。矮小的紳士臉色发白，拚命强作鎮靜，立起身来，而文克尔先生已經走进来了。

“父亲！”文克尔先生喊，吃惊地退縮着。

“嗯，先生，”矮小的老紳士答。“先生，你有什么要对我說的？”

文克尔先生默然无語。

“我想，你是害羞了吧，先生，”老紳士說。

文克尔先生仍然默然无語。

“你是害羞呢，先生，还是不害羞？”老紳士問。

“不，父亲，”文克尔先生答，挽住爱拉白拉的手臂，“我不为自己害羞，也不为我的妻子害羞。”

“当真的！”老紳士譏諷地喊。

"我很难过，做出了使你不像以前那样爱我的事，父亲，"文克尔先生說；"但是同时我要說，我沒有理由因为有这位女士做妻子而害羞，你也沒有理由因为她做了你的媳妇而害羞。"

"把你的手給我，那生，"老紳士改变了声調說。"吻我，我的爱；无論如何你是一个非常媚人的媳妇呵！"

几分钟之內，文克尔先生去找匹克威克先生，同他一同来了，他見了他的父亲，两人不停地握手握了五分钟。

"匹克威克先生，我极其眞誠地感謝你待我儿子的一切好意，"老文克尔先生說，說得坦白直率。"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上次我見你的时候，我又煩恼又惊慌。我現在搞明白了，我不仅滿意而已。我还要再道歉嗎，匹克威克先生？"

"哪里，"那位紳士說。"我要得到十全十美的幸福所唯一缺少的事情，你已經給我做好了。

說到这里，又握了五分钟的手，同时还說了許許多多的恭維話；这些話除了恭維的性质之外，还附带着一种值得一提的新奇东西——誠恳。

山姆孝順地送父亲到了貝尔·塞維奇，回来的时候在胡同里遇到胖孩子，他是替爱米丽·华德尔送信来的。

"我說呀，"話多得出奇的乔說，"瑪丽是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呀，不是嗎？我多欢喜她呢，我！"

維勒先生沒有說什么話来答复他，只是，对胖孩子盯了一会儿，被他这种放肆完全弄得目瞪口呆了，随后，抓住他的領子拖他到角落里，不伤害他然而多礼地給了他一脚，打发了他；之后，他吹着口哨走回家去了。

第五十七章

匹克威克社终于解散，一切都圆满结束

文克尔先生从伯明罕来临是件快乐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整整一星期里，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都是成天不在家，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脸上带着一种神秘而重要的神情，那是他们本来完全没有的。显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进行着；不过，究竟怎么回事，却有种种的猜测。有些人(特普曼先生在内)以为匹克威克先生打算结婚，但是这种想法，女士们极其坚决地加以驳斥。另外有些人却相信他有了远行的计划，现在正忙着作准备；但这又被山姆坚决否认，他被玛丽盘问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过不会有新的旅行。到最后，大家的脑子绞了六天之久，东猜西想而毫无所得的时候，一致决定要叫匹克威克先生解释他的行动，把他为什么跟崇敬他的朋友们这样疏远的道理说个明白。

因此，华德尔先生请全体在亚德飞吃饭；酒过二巡，才言归正传。

"我们都急于要知道，"那位老绅士说，"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情，使你疏远了我们，热爱一个人去散步。"

"是吗?"匹克威克先生说。"巧得很，我正打算今天自动来详细解释一下；假使你们再给我一杯葡萄酒，我就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酒器一手接一手地传递了过去，快得异乎寻常；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愉快的微笑，环顾一下他的朋友们，说："我们中间发生了

许多变化，我是指已举行的婚礼和将举行的婚礼，连带着引起的变化，使我必须冷静地立刻想一想我将来的计划。我决定在伦敦近郊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退隐；我看到一所恰恰合于我理想的房子，把它弄了下来，陈设好了。一切都已布置妥当，我想马上就搬进去，我相信我可以在那里过几年安静的退隐日子；借我的朋友们的鼓舞，乐其天年，在他们的友爱的纪念中死去。”

匹克威克先生说到这里停顿下来，桌子周围发出一阵喃喃的议论声。

“我弄的房子，”匹克威克先生说，“是在德里治；有一个大园子，地点是伦敦附近最可爱的地区。为了舒适和便利，曾加意布置过；也许还有点儿豪华；不过这你们自己判断好了。山姆在那里陪我。由于潘卡的推荐，我请了一位女管家——年龄很大的一位女管家——她认为需要的用仆我都要用。我提议在那边举行一个仪式——我对那很有兴趣——来纪念我这小小的退隐生活。我希望，假使我的朋友华德尔不反对的话，在我住进去的那天，让他的女儿在我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青年人的幸福，”匹克威克先生有点激动地说，“向来是我的生活里的主要快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看到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的幸福，那是使我的心温暖的。”

匹克威克先生又停顿一下；爱米丽和爱拉白拉出声地呜咽。

“我已经亲自去、并且写信去和社里说过，”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告诉了他们我的意思。它在我们长久离开的期间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内部纠纷；由于取消我的名字，再加上这个那个其他的条件，使它已经解体了。匹克威克社已不存在了。”

“我决不懊悔，”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说，“我决不懊悔用了两年的大部分光阴，交接了千差万别的人物，纵使我追求新事物

也許在許多人看来是无謂的。我以前的生活几乎全部用在事业上，和財富的追求上，其中有无数的景象是我先前所不了解的，現在我漸漸領悟了——我希望那足以增长我的見識和增进我的理解。假使我做过的好事情太少，我相信我做过的坏事情是更少的；我所遭遇的一切，对于我无非是晚年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回忆的来源。上帝保佑你們大家吧。”

說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用顫抖的手倒了滿滿一大杯酒喝了；在他的朋友們全体起立、由衷地对他干杯祝賀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婚礼沒有作很多的預备布置。他旣沒有父亲也沒有母亲，从小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个被监护人，所以那位紳士是十分清楚他的财产和前途的。他把这两者告訴了华德尔，华德尔非常滿意——假使他告訴他的是别的情形，他几乎也是一样滿意的，因为这位老紳士是滿心高兴和仁爱——他給了爱米丽一笔很可观的陪嫁，婚礼决定在那天之后的第四天举行；准备时間的匆促，使得三个女裁縫和一个男裁縫急得要发瘋。

第二天，老华德尔把馬車套上驛馬走了，接他母亲上倫敦来。他用他特有的急躁，把消息告訴了老太太，她立刻昏暈了，但是很快救醒过来之后，她就叫把那織錦緞袍子立刻打好包裹，并且开始叙述一件类似情形的事，那是关于已故的托林格洛娃夫人的大女儿的喜事的，这叙述占据了三个钟头，最后还沒有說完一半。

在倫敦进行的巨大的准备工作，也得通知一下特倫德尔太太；因为她怀了孕，所以消息是由特倫德尔先生轉告的，怕她会受不住；但是她并沒有受不住，因为她立刻写信到瑪格尔頓

定一顶新帽子和一件黑色的緞袍，并且宣称她决定去参加婚礼。因此，特倫德尔先生請了医生来，医生說特倫德尔太太应該是最清楚自己的情形的；对于这話，特倫德尔太太回答說，她覚得她吃得消，并且她决定要去；这医生是个聪明而又謹慎的医生，旣知道什么对于自己有好处也知道什么对于别人有好处，因此就說，也許特倫德尔太太悶在家里比出去更坏，所以或許还是去的好。于是她就去了，医生就极其小心地送了半打药来，預备給她路上吃。

除了这些麻煩之外，还托华德尔寄两封小小的信給两位小小的小姐，請她們做女儐相；接到信之后，两位小姐被逼到急得要死的地步，因为沒有現成的"东西"应付这样重要的場合，而又沒有时間弄出来，而两位小姐的两位可敬的爸爸，除了感到滿意之外并沒有其他感覚。无論如何，旧的上衣整理好了，新的軟帽做出了，两位小姐打扮得要多么好看就多么好看了；在后来行礼的时候，她們在适当的地方哭，在应該的时候抖，博得全体旁观者的贊美。

那两位穷亲戚也到了倫敦——究竟是走着去的，还是坐在驛車的屁股后面去的，还是搭貨車去的，还是互相輪流着馱了去的，那可不清楚，不过他們是到了倫敦，到了华德尔面前；在举行婚礼的早晨，最先敲匹克威克先生的門的人，就是那两位穷亲戚，两人都带着微笑和衬衫硬領。

但是他們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穷富对于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成問題的；新的僕人們又活潑又起勁；山姆处在无比的兴高采烈的心境中；瑪丽容光煥发，带着漂亮的絲带。

新郎預先在家里待了两三天，这时英俊地出发到德里治教堂去接新娘，由匹克威克先生、班•爱倫、鮑伯·索耶和特普曼先

生陪着，山姆·維勒坐在車外，鈕扣洞上插了一朵白花，那是他的情人的礼物，身上穿着特地为这喜事設計出来的一套新的漂亮僕服。他們在教堂里会到了华德尔家人、文克尔家人、新娘和女儐相們和特倫德尔家人。行礼之后，他們分乘几輛馬車得得地回到匹克威克先生家里去吃早飯，到了那里，小小的潘卡先生已經在等着了。

这时候，这件事中間的比較庄严的部分都像浮云般过去了；每張臉都快活得放起光来；只听见一片祝賀和贊美的声音。一切都是那么美！前面的草地，后面的花园，小型的温室、餐室、客厅、臥室、吸烟室，尤其是书房，里面有图画和安乐椅，有奇異的瓷室、古怪的桌子和无数的书籍，还有一只大大的暢快的窗戶，面对着一片悅人的草場，俯瞰着一切美丽的風景，这里那里点綴着几乎被树木掩蔽了的小小的房屋；再就是窗帘、地毯、椅子和沙发！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紧凑，那么整洁，有这样高雅的風味，每个人都說实在說不出哪一样最可贊美。

而在这一切中間，站着匹克威克先生，容光焕发地微笑着；那是任何男子、妇女或小孩的心都忍不住要喜爱的；他自已是大伙儿中間最快乐的一个呵；他和同一个人一再握手，而当自己的手比較空閑的时候，就愉快地搓着；每逢人家有喜慰或好奇的表示，他就团团轉地上去应接，用他的快乐的神色鼓舞着每一个人。

开早飯了。匹克威克先生領着老太太（她还在不停地叙述托林格洛娃夫人的事）坐在长桌的上首，华德尔坐了下首；朋友們排列两旁；山姆站在他主人的椅子背后；談笑停止了；匹克威克先生致了謝辞之后，稍停一会，四面看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十分快乐，眼泪滚下了他的两頰。

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留在这种最真纯的幸福的时刻吧，假使我们要追寻的话，是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幸福的时刻，来欢娱我们在尘世间的短暂的生存。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更为强烈。有些人象蝙蝠或者猫头鹰一样，对于黑暗比对于光明，更有眼力；我们呢，没有这样的眼力，却更乐于看看陪伴我们度过许多孤寂时刻的想象中的伴侣们，在世界上的短促的阳光正充分照耀着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投上临别的一瞥。

交到许多真正的朋友，又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丧失他们，那是大多数置身于广大的世界，甚至到了黄金时代的人的命运。创造想象中的朋友而又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丧失他们，那是所有的作家或编年史家的命运。而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大的不幸；因为还要求他们把那些朋友的下落作一番叙述。

为了依照这种习惯——无疑是一种坏习惯——我们添几句传记文字，说一说聚在匹克威克先生家里的这几位吧。

文克尔先生和太太，受到那老绅士十分的宠爱，所以不久就搬进了一座新造的房子，离匹克威克先生家不到半哩。文克尔先生担任了他父亲在伦敦的经纪人或联络员的职务，把他穿惯的那套服装改成了普通的英国人的装束，从此以后在一切外貌上完全显出是一个文明的基督徒的样子。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太太在丁格来谷住了家，在那里买了一小片农场经营，与其说为了赚钱，不如说为了事业。偶然会出神和忧郁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直到如今在朋友和熟人中间都享着大诗人的名气，虽然我们没有发现他写过任何诗来助长这种信念。我们知道有许多文学的、哲学的或者其他的名人，也是根据类似的条件而享盛名的。

特普曼先生呢，在他的朋友們結了婚而匹克威克先生定居之后，就在里士滿住下，并且以后一直住在那里。夏季他常常在平台上散步，带着朝气勃勃、得意揚揚的神气，这使他获得住在附近的无数单身的老妇人的贊美。他再也沒有求过婚。

鮑伯·索耶先生先上了报紙以后，就上了孟加拉，班杰明·爱倫先生陪着他一道；两位都就了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的职位。他們每人都生了十四次黃热病，于是决定試一試戒酒；从那时期以后，他們都搞得不坏。

巴德尔太太的房子租过許多談得来的单身紳士，获利甚多，但是再也沒有打过毁棄婚約的官司。她的代理人，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継續执行业务，从中获得很大的进項，并且被一致公认为是脚色中間的脚色。

山姆·維勒遵守着他說的話，一直不結婚，有两年之久。年老的女管家在这期間的末尾死了，匹克威克先生就把瑪丽提升到这个位置上，条件是要她立刻和山姆結婚，她呢，一句不說就接受了。后花园的門口常常可以看見两个胖胖的男孩子，从这事看来，很有理由断定山姆已經成了家。

老維勒先生赶了十二个月的馬車，害了風湿病，被迫退休。然而那皮夹里的东西被匹克威克先生投資运用得很好，所以他退休下来还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就靠着这經常在射者坡附近的一家很好的酒店里生活着，他在那里被当作圣賢一样敬仰着；大吹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如何亲近，并且还保留着那种难以克服的憎恶寡妇的心情。

匹克威克先生自己呢，継續住在他的新居，用空閑的时間整理备忘录，那就是后来他交給那一度馳名的会社的秘书的；或者，听山姆·維勒大声地念，念时夹着一些他自己脑子里忽然想

到的字眼，然而匹克威克先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文克尔先生和特倫德尔先生，好多次請他做他們的子女的教父，开头的时候使他覺得很麻煩，但是現在他已經习慣了，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加以履行。他从来沒有因为待金格尔先生寬大而感到后悔；因为那人和乔伯·特拉偸后来都成了社会上的杰出的人物，虽然他們老坚决反对回到他們从前时常出沒和誘惑他們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現在不很健壮了；但是他还保留着以前全部的少壮的精神，并且还常常可以看見他到德里治画廊去看画，或者晴天的时候在附近風景怡人的地方散步。附近的穷人个个都认識他，每逢他走过，他們决不会不怀着很大的敬意向他脫帽致敬；孩子們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而且周圍一带的人們全是这样对他。他每年到华德尔先生家去参加一次大規模的家庭欢聚；在这場合，正像在其他一切場合，他总是由忠实的山姆侍候着；在山姆和他的主人中間，存在着一种坚强的互相的依恋，除了死亡，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終結的。

附录:狄更斯簡介

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生于英国朴資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父亲約翰·狄更斯是海軍会計处的一个小职員。狄更斯幼时就常常溜到家里的閣楼上，津津有味地閱讀一本又一本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斐尔丁的作品、《天方夜談》、《唐吉訶德》，都是他喜爱的作品。他的幼小的心灵早就同文艺結上了不解之緣。以后他的家境日漸穷困，債台高筑，一家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居到倫敦。但移居未久，家里旧債未清，新債又来，他父亲終于被投入債务监獄。这时狄更斯才十岁。但是作为一群弟妹的大哥，而父亲又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狄更斯就不得不担起家长的責任来。十一岁，他就到一家皮鞋油厂当学徒。为了节省开支，他母亲带着弟妹們到监獄里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单独留在外面，每星期领到薪水之后，就带着錢或食物去探监，和父母弟妹团聚。这些艰苦的日子在幼小的狄更斯的心灵中遗留下永不消失的印象，使他对貧苦无告的儿童、对穷人、对被迫害者充滿同情，对英国当时的統治阶級和資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莫大的仇恨。以后他父亲获得一笔小小的遺产，出了监獄，把查尔斯·狄更斯送到威林頓高等学校(相当于高小)去讀书。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又愚昧又野蛮的人，对学生任意鞭打、辱罵。这个人物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曾經出現过很多次。家中仅有的一点錢財不久又用尽了，查尔斯·狄更斯不得不停学

就业，为糊口而奔忙。他时而作律师的书记，时而为事务所送信，时而到法院当速记员，时而为报纸作采访。艰难的生活使狄更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知识，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二十二岁时，狄更斯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畏怯地投入一家杂志社的信箱中。一个星期以后这篇小说刊出了，狄更斯就这样开始了业余写作活动。他最初为《记事晨报》写一些特写，署名"鲍斯"。一八三七年他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风行一时，畅销全国，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并使他得以靠写作维持生活，开始了著作生涯。以后他又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狄更斯著作年表附后)，终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

狄更斯曾长期居住在法国、意大利，并曾到美国游历。他对美国的观察极其深刻；美国的虚伪的民主政治、残酷的监狱、特别是暗无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极大的愤慨。他说："我已经失望了，这不是我要来看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他的游记体小说《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都对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作了有力的揭发。

狄更斯是欧洲十九世纪少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而且也在于他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是最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现象的人。他用生动而热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悲惨生活。他把贫民窟、小客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另

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社会真实面貌。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光辉四射、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他的人物形象有许多能使人一读之后就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目中。

查尔斯·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但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也就兴起了它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而且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起来。狄更斯开始写作的时期正是著名的"宪章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列宁说过："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11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这就是狄更斯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虽然在客观上伟大的"宪章运动"给了他极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的作品的批判性质的发展，而且在当时也恰恰是"宪章运动"者对狄更斯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

度本身。他憎恨金錢对人类灵魂的統治，但是找不到为什么金錢会变成全能上帝的原因。虽然馬克思就是狄更斯的同时代人，而且馬克思在倫敦住过多年，还領导过英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偉大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已經发表，而且在一八五〇年已經出版了英文版，但是狄更斯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始終只是一个小資产阶級的人道主义者。也可以說，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虽然如此，由于狄更斯眞实地、生动地描繪了十九世紀初叶的英国社会生活，由于他对人民怀着无限的深厚同情，尽管他对資产阶級还存在着幻想，致使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受了很大限制，但他还是属于进步傳統的。貫穿在他的一切作品中的基調，是对資本主义社会的統治者代表人物、即他心目中的"恶人"的憎恨，和那些处于資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和穷苦的劳动者、即他心目中的"善良的人"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直到现在还为人民所喜爱和珍視。

狄更斯死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享年五十八岁。

狄更斯著作年表

1836 《鮑斯札記》

1836--37 《匹克威克外傳》

1837—38 《奥列佛尔·退斯特》

1838—39 《尼古拉斯·尼克尔貝》

1840—41 《老古玩店》

1841 《巴那比·魯奇》

1842 《游美札記》

1843 《圣誕欢歌》(圣誕故事集)

1843—45 《馬丁·瞿什尔維特》

1844 《钟乐》(圣誕故事集)

1845 《炉畔蛩声》

1846 《生命的战斗》(圣誕故事集)

1846 《意大利风光》

1846—48 《董貝父子》

1848 《着魔的人》(圣誕故事集)

1849—50 《大卫·考柏菲尔德》

1852—53 《荒凉山庄》

1854 《艰难时世》

1855—57 《小杜丽》

1859 《双城記》

1860—61 《前程远大》

1864—65 《我們共同的朋友》

1870 《爱德文·德鲁德》(未完成)

譯后記

《匹克威克外傳》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反映了极其广闊的生活面，眞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紀初的英国社会。故事的梗概是这样：一位独身的老紳士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名流"，也是一个"学者"，又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一个社团("匹克威克社")的創办人。他带着几个"匹克威克派"出去游历，一路碰到了种种滑稽可笑的人和事，經过大約两年，他的追随者和他自己都覺得游历够了，"匹克威克社"也宣告解散了，匹克威克先生实行了"退隐"，故事也就此結束了。全部的情节是随着匹克威克等人的旅行見聞和遭遇而展开的，所以結构比較散漫，但因此也就能更多地給讀者以新鮮和灵活的感覺。作者还特地为整个故事安排了一条以匹克威克先生与流氓金格尔先生的矛盾冲突为內容的主綫，从头貫串到尾。在全书的最后，还按"有头有尾"的精神，把书中主要人物的下場，一一作了交代。但是这部作品終究不是以悲欢离合、曲折复杂的故事取胜的那一类。使人們激动、使人們历久不忘的，是那些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那些鮮明生动的生活景象，它們給人以极丰富的启发。

从表面上看，以金格尔的改邪归正为象征，这部作品的主題思想是一个抽象的老公式："善良終于战胜邪恶"，而这也是适用于狄更斯的許多作品的共同公式。但在实际上，作者的思想感

情以及作品的內容，却絕非如此干枯和庸俗，而是极其丰富和动人的。讀《匹克威克外傳》，人們随处都会被那些巧妙、生动而深刻的諷刺描写所吸引。这些奇妙的諷刺艺术，正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鋒芒所向，正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当权人物。作者怀着深恶痛絕的心情，从各个方面刻画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人物，如貴族、地主、資本家、政客、軍人、太太、小姐、主笔、牧师等等，眞实地暴露了他們丑恶的灵魂和丑恶的生活。人們看到那一幅又一幅丑态百出的肖象画和风俗画，无論如何也止不住憎恨和厌恶。但是，在一切諷刺对象之中，作者特别着重地、反复地加以抨击的則是資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监狱等上层建筑，以及資产阶級的法官、律师、官吏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描写，在书中占了大量的篇幅和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而这也就是作品的眞正的主題所在。《匹克威克外傳》簡直是对資本主义法制的一部最生动的、强有力的控訴书！

另一方面，作者对資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和被損害的弱小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見的。特別是作者用插曲形式給讀者讲的那些独立的小故事，例如“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归囚的故事”、“教堂杂役的故事”等等，都十分生动感人地描繪了許多受尽苦难的下层善良人物的形象，几乎是滿含着同情之泪在敍述着資本主义社会所加于他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磨难，这与对那些資产阶級寵儿的冷嘲热諷，适成尖銳的对照。

当然，我們也不难看到，虽然狄更斯的爱憎是强烈的，虽然他在这部书里对丑恶的和不合理的資本主义法律、司法制度以至整个政治生活的抨击是勇敢而有力的，但由于他的世界观中包含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对于資产阶級还保持着幻想，对資本主

义制度抱着改良主义的思想。他否定当时的資产阶級法律，却寄希望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教育。在他看来，那个法律(及其一切附属物)的确是不足取的，非但不足以懲誡和改造“坏人”，反而会危害“好人”（如匹克威克先生所遭到的訴訟即其一例），实际上只是另外一些更坏的“坏人”(例如道孙和福格之流)用以作恶的工具。但是，他认为根本問題还是因为社会上有“坏人”存在，所以連法律也被他們利用来做坏事了。那末，怎么办呢？出路何在呢？他的答案是：道德教育。因此，他在結束全书时让匹克威克先生用善行感化了金格尔，并且把他救出监獄(在他看来监獄本身就是罪恶)，还为他安排了工作和出路。而金格尔也就痛改前非，誠心学好，实现了作者的理想。这就是狄更斯的小資产阶級人道主义思想和阶級調和主义思想的表现，也就是他的根本弱点之所在。

与此同时，狄更斯思想上的弱点在艺术上的表現也是十分显而易見的。他总爱創造一些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来体現他的博爱、平等、善良、正直等抽象观念，以便达到他所信奉的“道德教育”的目的。但是几乎毫无例外，这样的努力只有失败。本书的匹克威克先生，原是一个描写得很成功的反面人物，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他逐渐把他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来担当“理想化身”的脚色，因而这个形象也就越来越枯燥无味，甚至令人生厌了。

虽然如此，作者对那些資产阶級的大人先生們的刻画和对資产阶級社会的批判是这样深刻，是这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直到现在讀来仍然是饒有意义的。例如第十三章关于竞选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不仅是当时英国資产阶級政党的丑恶面目的眞实写照，而且是今天的英美等資本主义国家政治生

活的某一侧面的缩影，例如美国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簡直就跟狄更斯笔下的“藍党”和“淺黄党”一模一样。象这样极其生动地和高度概括地把資产阶級的所謂“議会制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幌子的丑恶本质一針見血地揭露出来的描写，眞是文学創作中不可多得的珍宝，是会永远被人民所喜爱的。

狄更斯是一位十分关心政治和重大社会問題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了某些严肅的目标而写作的。《匹克威克外傳》决不是什么滑稽故事集，更不是供人消遣的閑书。用作者自己常用的字眼来說，它里面充滿了关于“可怜的法律”、“选举”、“监獄”、“行政官”、“財产”、“教会”、“学校”、“穷”、“富”等“大成問題的”問題，十分严肅的問題。但是，任何严肅的主題，一到他手里，总是能够通过艺术的描繪，特别是他所擅长的幽默和諷刺的手法和引人入胜的雄辯的文才，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尽管他的作品里总是不免有些冗长而并不高明的說教，总是少不了有几个蒼白的、矯揉造作的人物，結构和剪裁也总是难免有些漏洞，但却总是能够抓住讀者的心灵。你几乎无論从哪一頁翻閱起，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不自覺地看了下去，而时間就悄悄地溜过去了。

狄更斯的文章的风格是比較拖沓的，甚至有点嚕苏，但又极其矯健，好似一条长龙，旋迴起伏，气勢浩大；遣詞造句极其生动活潑，灵活多变，引人入胜，細膩的地方娓娓动人，朴素的地方簡明扼要，丰富的地方使人目不暇接。这部作品的文章，我覺得尤其写得妙趣横生，才华灿烂。慚愧的是譯者限于学力，虽然費苦心，仍未能譯好。翻譯中所碰到的疑难之处很多，以前曾承錢鍾书同志屢加指教，深为感激。这次重新排印前，又承謝素台同志加以校改，得益頗多，誠堪銘感。

无論譯文方面，或者是关于作者和作品的評述方面，錯誤和缺点必定还是很多的，敬希讀者多多賜教。

譯者，于"七一"四十周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匹克威克外传　　（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９５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６２２５３９３３